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5/03

七三・經部・詩類

詩經原始十八卷首二卷 〔清〕方玉潤撰……一
詩本誼一卷 〔清〕龔 橙撰……二七五
毛詩傳箋異義解十六卷 〔清〕沈 鎬撰……三〇一
說詩章義三卷 〔清〕方宗誠撰……五〇一
詩毛鄭異同辨二卷 〔清〕曾 釗撰……五二七
達齋詩說一卷 〔清〕俞 樾撰……五六三
毛詩釋地六卷 〔清〕桂文燦撰……五七五

詩經原始

同治十年未冬開雕於隴東分署

詩經原始自序

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得而識已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鄭氏元錫說）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攷之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館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穠矣爲東遷後作卽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尚坐明廷而與聞斯咏否耶（朱子既以二南爲周公所采分繫周召之詩後又引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以爲斯言得之但案周公自采詩而自繫之不應以國[illegible]學叢書王者之風屬己而以諸侯之風屬人且其時周王在上周公安得自命王者風乎種種紕繆均不可通）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司馬氏遷說）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惟豳次齊秦又次豳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恆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然則三百之編果何始也大抵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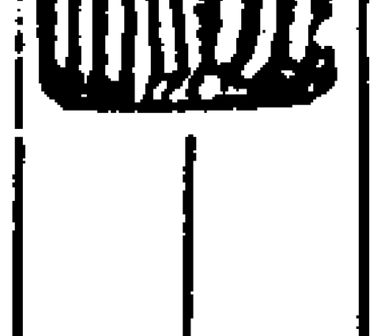
詩雖博採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當作者名且不著況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尙五六十年其間必有博學聞人高名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採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爲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尙雖至聖如孔子亦誦詩以二南爲家庭訓且爲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盛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爲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爲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爲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爲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畧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

而編纂之人無由詢曰唯事諷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僞序始出托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尙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誤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僞託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爲傳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致明季僞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啓之也嗚乎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

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徒致慨於尼山正樂時也寔後得姚氏際恆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肓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書成以質萬子伯舒萬子作而嘆曰是非安與乎古人也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蓋未有序時詩可以誦而無辯既有序出詩必明辯而後誦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乃言於古扶風郡守李公勤伯觀察觀察固恆以誦詩不得其解爲憾者於是

亟邀同人助貲鋟梓用公同好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至是乃可以息喙而無爭耳余時唯唯退而默然赧然無敢信亦無敢辭因書其端委如此云

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古滇方玉潤黝石氏書



詩經原始目錄

卷首上

凡例

詩無邪太極圖說

十五國輿地圖

大東總星之圖

七月流火之圖

楚邱定之方中圖

公劉相陰陽圖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諸國世次圖

卷首下

附作詩時世圖

詩旨

卷第一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第二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第三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第四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第五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第六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第七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第八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陔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第十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卷第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第十二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漸漸之石　瓠葉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第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第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第十五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第十六

頌

周頌上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卷第十七

周頌下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第十八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原始卷首上

凡例

一詩必有題題必有序此定例也今三百篇無題復無序而世所傳大小序又皆衛宏所託未可據以為信不得已而攷諸載籍求其可以為詩序者亦屬寥寥無幾姚氏云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于書載馳之為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真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意夫子當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知何時失去耳孟子云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固已然此特爲斷章取義言之非謂全詩大旨可以臆斷也夫詩固有無題而自明者是亦僅耳非盡然也今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訓而作或當然之想因復爲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非敢謂即古序也豈尋繹詩意得之亦將使讀者開卷瞭然不至如瞽者之倀倀無所適從焉耳識者諒諸

一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窺古人義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領者今之經文多分章離句不相聯屬在明者固可會而貫通在初學殊難綴而成韻解之者又往往泥於字句間以致全詩首尾不能相貫無怪說詩者之難於解頤也是編每詩無論章句多寡短長均聯屬成篇不肯分開唯於每章下細注書明如漢樂府一解二解之例以清段落庶使學者得以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

筆陣開闔變化後乃細求字句研鍊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

一賦比興三者作詩之法斷不可少然非執定某章爲興某章爲比某章爲賦更可笑者賦而興興而比之類如同小兒學詩句句強爲分解也夫作詩必有興會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則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謂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題及文勢爲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體可以分晰言之也學者不如古詩但觀漢魏諸作其法自見故編中興比也之類概行刪除唯於旁批畧爲點明俾知用意所在而已至賦體

逐章皆是自無煩贅

一古經何待圈評月峯竟陵久已貽譏於世然而奇文共欣賞書生結習固所難免即古人精神亦非借此不能出也故不惜竭盡心力悉爲標出既加眉評復著旁批更用圈點以清眉目豈飾觀乎亦用以振讀者之精神使與古人之精神合而爲一焉耳

一讀書貴有特識說詩務持正論然非薈萃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自來說詩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後獨宗朱傳近日又將反而趨序均兩失道也故姚氏起而論之其排傳也尤甚於排序而其所論又未能盡與古合是以編中所論只以三家爲重三宋定則羣喙息其或衆說有互相發明

足以起予者亦旁及之間附今文於後用備參觀非好異也亦將使羣說同歸一致耳辭或傷煩所不暇計

一詩稱多識箋注之功似未可泯唯附會穿鑿處亦最足以增厭是編所採諸說悉當間有疑義未安者亦審參以已見用案字別之蓋不徒以多識務博雅名且藉是以發明詩旨也

一音韻一道古必自有定本自詩亡而韻亦因之以亡耳吾人生古人數千百年後而欲求古人數千百年上之音強爲之辨曰此古音也此今韻也縱極精微其可信乎集傳本吳才老韻補以叶三百之音識者譏之以其非古而自命爲古也然近世儒者如顧亭林江慎修戴東原輩又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爲古之誚乎自命爲古而不足以

信乎今則何若即今韻以上溯乎古其有合有不合今之人尚可一覽而自識也姚氏雖亦知以今韻該古韻矣而所分譜則以喉腭舌齒唇五聲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亦未能與今韻合則今之人仍未能盡識也茲編亦分本韻通韻轉韻叶韻四者然悉照今韻標明不敢強作通人以誤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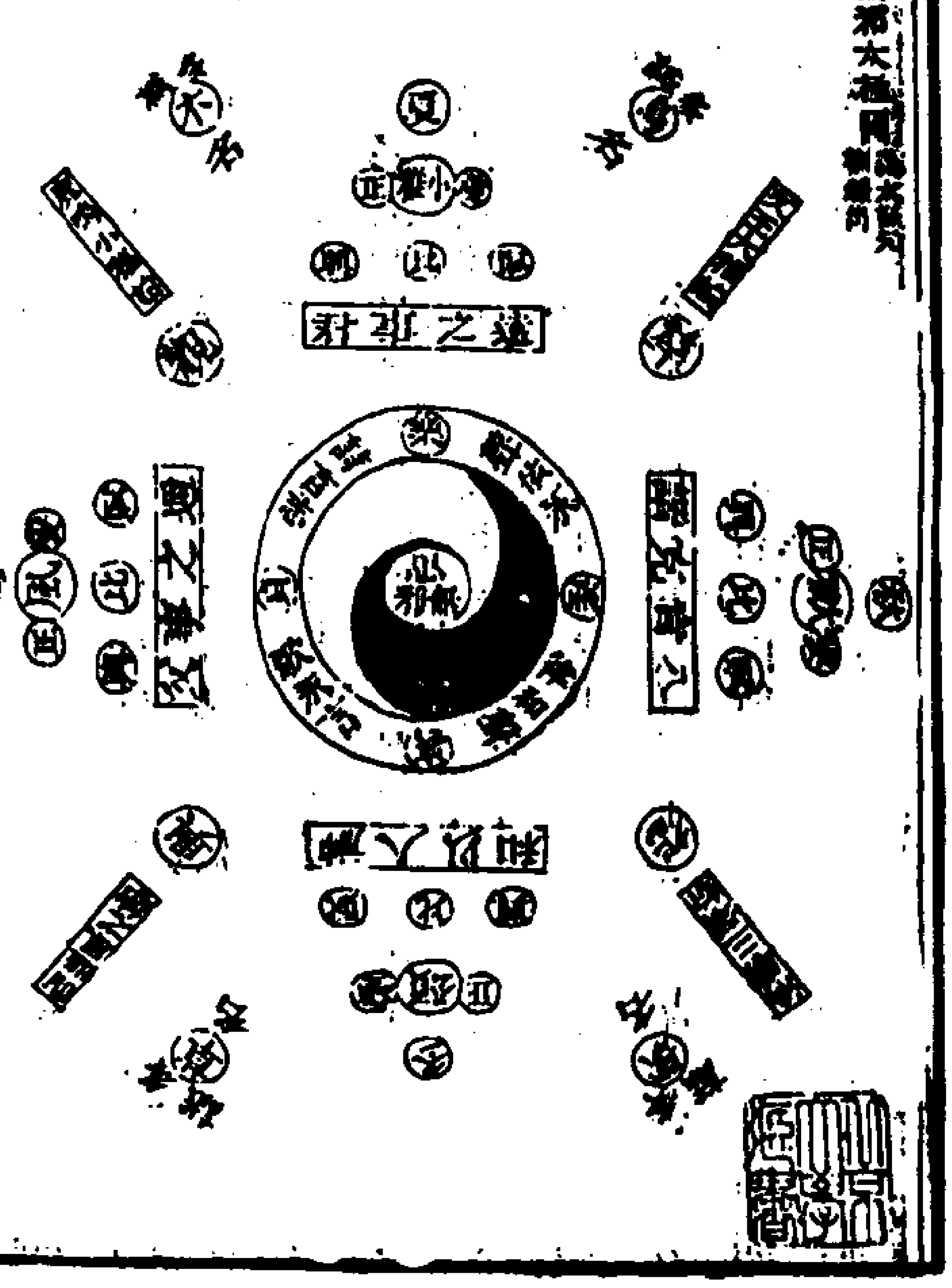
一詩原有圖有譜二者均不可廢但三代制作去今已遠後人以意彷圖未必即肖惟山川封域萬古不易道里雖多尚可尋討而得即作詩時世圖豈盡一一可據然其大要亦頗不爽因畧加考訂而備存之庶學者可一覽而得其時勢之升降陵谷之變遷焉唯制度名物諸圖則在所畧

一六經中唯詩易讀亦唯詩難說固因其無題無序亦由於詞

旨隱約每多言外意不比他書明白顯易也又況說詩諸儒非考據即講學兩家而兩家性情與詩絕不相近故往往穿鑿附會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又安能望其能得詩人言外意哉本擬著萃諸說而條論之又嫌其鄰於辯徒啓口舌紛爭無益興觀要旨爰集成書以來說詩之當理者得若干條仍延條案論其下藉發明義蘊非吹求小疵也另編卷首以便觀覽

一是書持論務抒己見不得不小異前賢未免有乖世好詎敢出而問世然而壟嗜菌蒲未始無人於是羣相慫恿勸付剞劂亦不能以自主爲其役經始於辛未仲冬告竣於癸酉孟夏凡閱月一十有八助貲則張子衡方伯李勤伯都轉喻莫生都轉及羅鳳翔議之司馬黃實卿權直剌林扶風堅侯大令周鳳州鳳門直剌蕭麟遊香圃司馬沈大蓀鈞亭司馬張少竹司馬張濬園明府高春渾觀察王子堂幕府龔現鏡隴牧周振初刺史諸君共贊厥成參訂則萬伯舒司馬毛子林刺史楊仲山學博三人之益居多校讐則圻隴及門諸子如五峯監院馬生壽亭明經遵生次臨廣文李生培之茂才王生鏡堂選拔均與有力焉

詩無邪太極圖



詩無邪太極說

詩亦何太極之有然夫子不云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百蔽以一言則此一言也實作詩者之真樞也而可無闡乎闡即以思爲樞思有貞淫思有哀樂皆二氣之所感唯特有無邪之思以約之故哀而不至於傷樂而不至於淫於是貞者存而淫者去此詩之大要也然其作之之方不外舜典命夔數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千古學詩要言盡於是矣故以之環列極旁使有志風雅者知所用志焉由是而爲風爲雅爲頌皆因體以定名風有正變雅亦有正變不唯正變且分大小而正變亦隨之頌似有正而無變矣然其體與聲有時而興或變而近乎風（如魯之有泮水之類）或變而近乎雅（如周宮與商之伍篇）不絕

之變不得也故正頌之中亦復有變頌存焉夫所謂變者非必盡出於衰世之音而或有淫邪之思也但其體裁有與常格音律因之變換即謂之變耳以故正風之中亦有變風（如召南之野有死麕）變風之內不無正體（如鄭緇衣之類）雅亦如之頌何不然然則賦比興何以無別乎詩非興會不能作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中有不能明言或難以言語形容者則假物以譬之是之謂比而顧可判然別之乎而顧可謂風有比而雅與頌獨無比乎然則四始分布四方抑又何也詩聲教也聲出乎風故首風風之本乎天者噓氣而成聲風之本乎人者因時而爲俗本時勢之風倘發而爲天籟之聲歌體近乎風者則風之體近乎雅者則雅之體近乎頌者則亦頌之而已矣故舉一風也而雅

頌可珠聯而綱貫焉一如四序首春由是而夏而秋而冬之不可相越也且夫聲之爲道始而輕颺和婉矣矣不斷繼而昌大條達充滿天地終則沖融舒泰肅穆無間故詩之體象焉曰風者諷也有類乎春風之風人也雅者大也有類乎夏氣發揚與秋令之廣大而清明也頌則隆冬收閉萬物翕聚一歲長養可告成功矣讀者試取風雅頌三音口琢而神會之自得其命名取義之實也若其爲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且並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則夫子教人學詩之旨又無過此數言之詳且盡焉然其要則總歸之以思無邪一語吾人學詩誠能守此一言以爲之宰然後本身與教言奉爲矩矱自能八音克諧用之邦國用之郊廟無施不可謂之神人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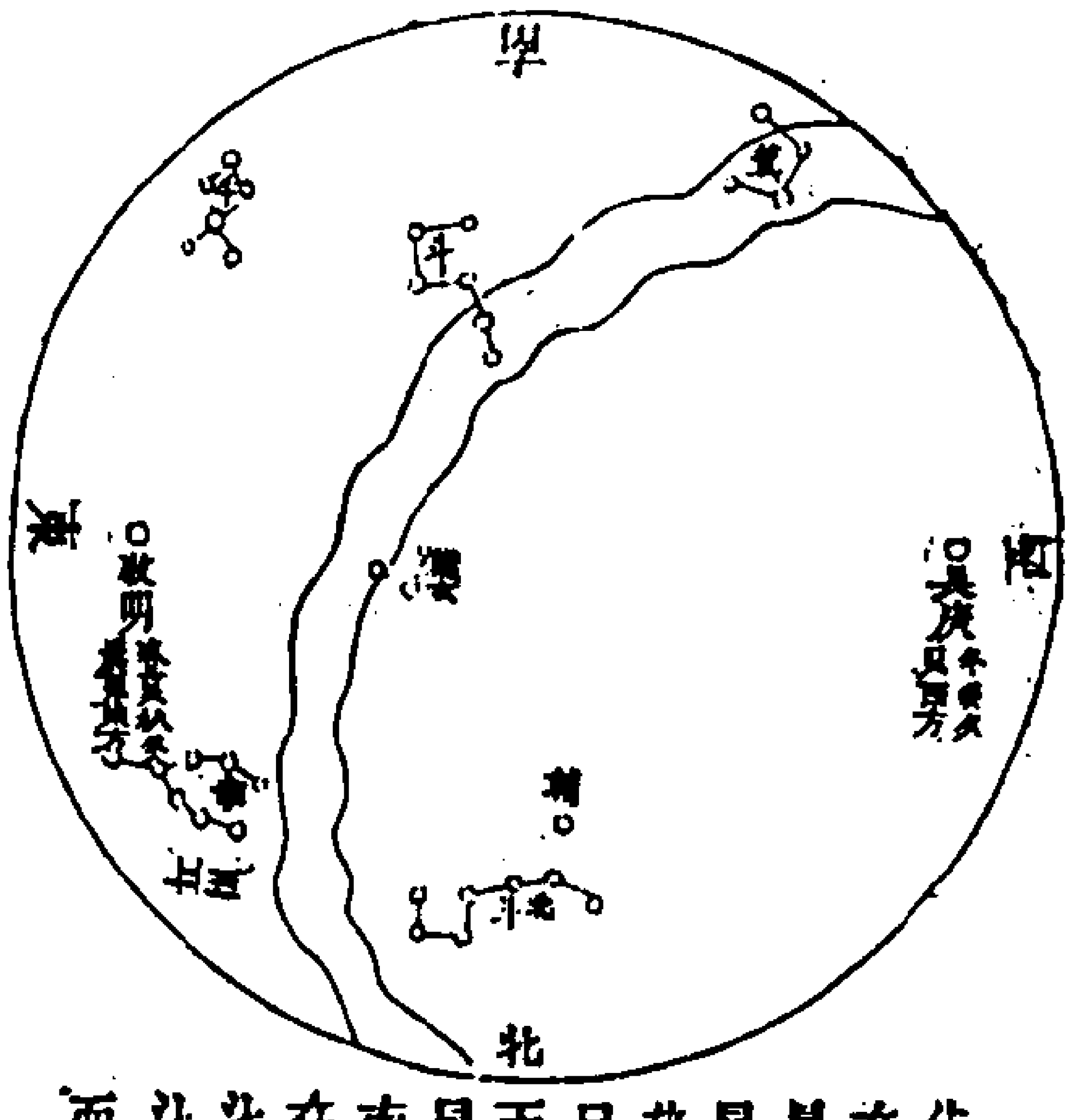
者不亦宜哉蓋思者可以通天地而感鬼神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不本此而出徒從事於風雲月露以炫藻采而騁才思或流於淫而不知或近乎邪而不覺而欲望其移風俗美教化也得乎故太史陳風可以考風俗之美惡知教化之得失聖人刪之亦無妨貞淫互見然後可以懲勸並施特標無邪一言以爲用思之準其刪存一片苦心揭以示人不旣深且遠哉

十五國風輿地圖

自來詩經均首列十五國輿地圖以便觀覽然按之地界方位舛訛頗多無論其山川脈絡關隘險夷也足跡幾過天下願知大地山海融結形勢歸讀國風始悉各國風尚攸殊隨地變遷迥不相侔未嘗不想見當時歌詠情形是讀詩不可不資乎地圖也明矣因以已意創爲是圖與諸家所繪輿圖又異覽者尋其脈絡以察形勢仍復按之歌詩當自有得於心目間也又周召舊封本在岐境內其後東遷乃改封陝洛間而詩則多採之於岐自當仍圖之岐山下爲是唯太原說各不同亦難臆定爰闕之以俟後考僅附諸說於左俾覽者自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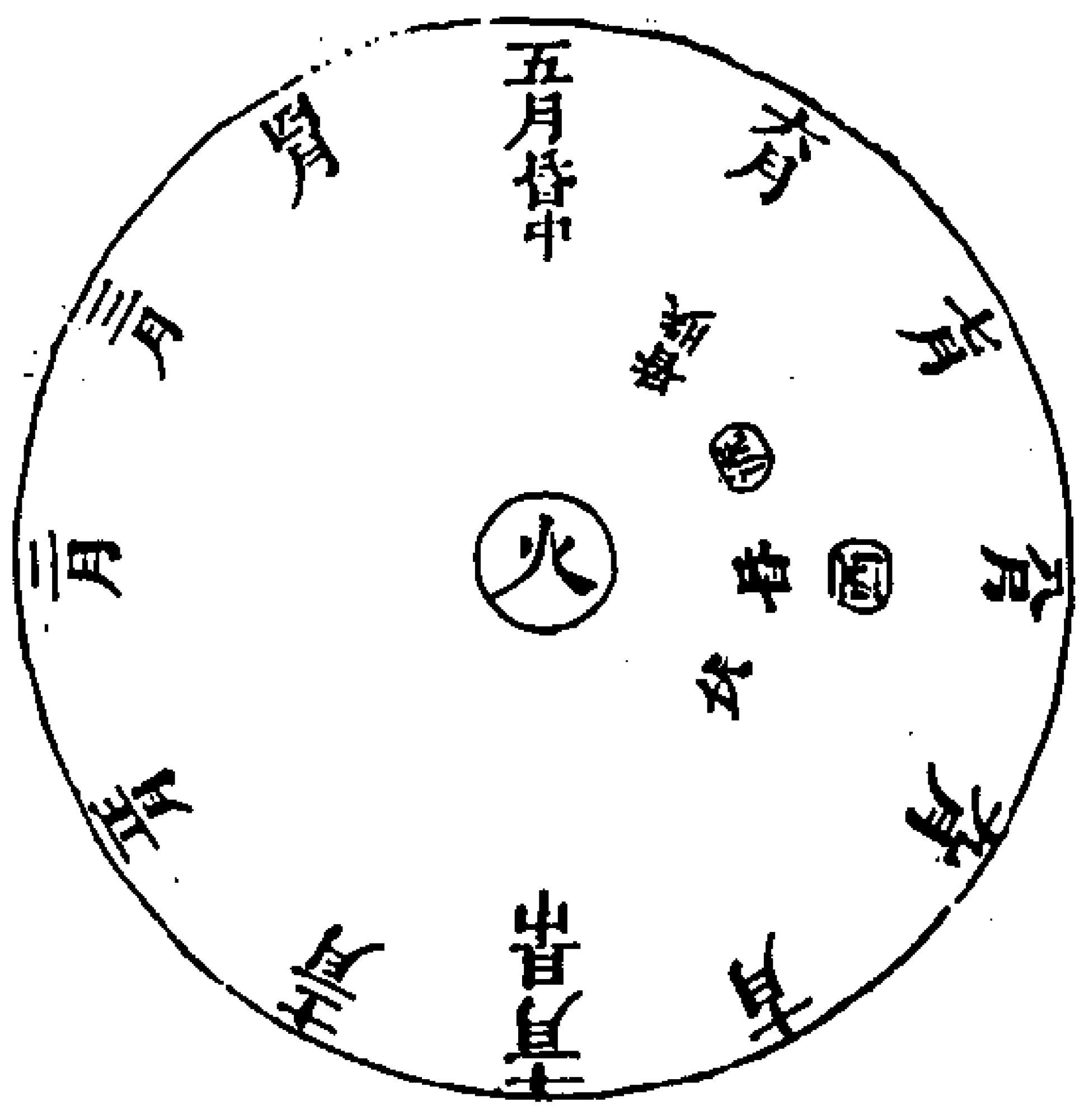
【附錄】周氏斯盛曰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大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非自冀州大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戎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書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致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耳[illegible]纂且宋大全原圖地界方位外訛頗多今參攷輿圖地志改就詩析惟玁狁將列於太原之北長城之外者以小雅六月篇爲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孔俱未實指何地王朱之傳始云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是禹貢冀州之太原也則兼蔣閒周斯盛稽山西通志以稽文集稷鎬方皆近涇陽之地似大原當亦郭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爲郡州府爲原州而非冀之太原其說似近於理且攷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似爲鎬備禦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國也又攷前漢地理志太原郡秦置周爲朔國詩所言大原集傳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則古屬通名似難專指陽曲也豈朱子嘗日以經文明有大原疑周時玁狁往來雍冀無定處或宣王用師有次第時日有先後經文總敘其事非必執一時一處而言耶故仍從朱傳照大全舊圖註列而以公羊穀梁二書所解太原大鹵之義併附通志之說以備一解云

大東總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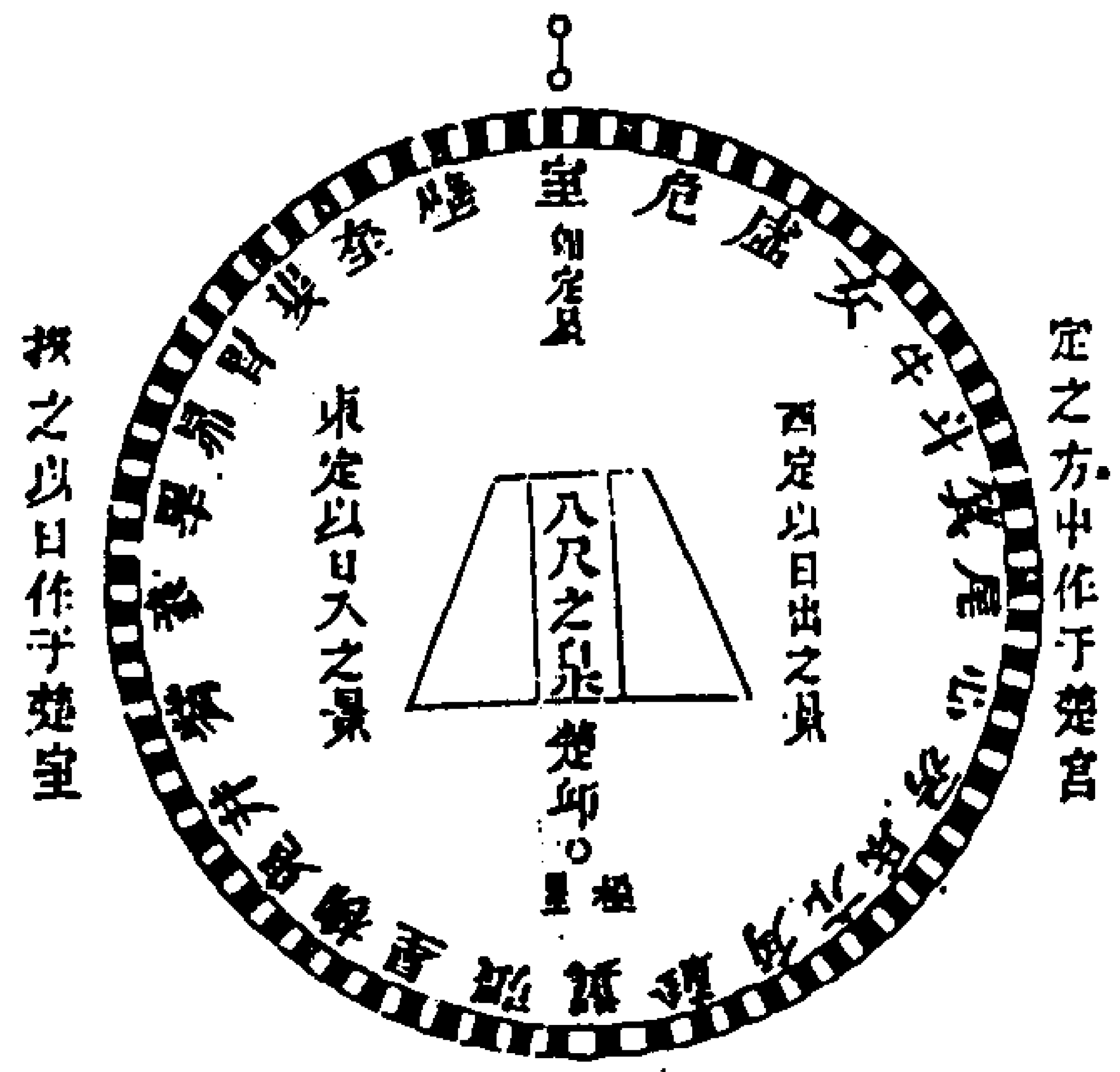
朱子曰漢天河也織女星名在漢旁牽牛星名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七月流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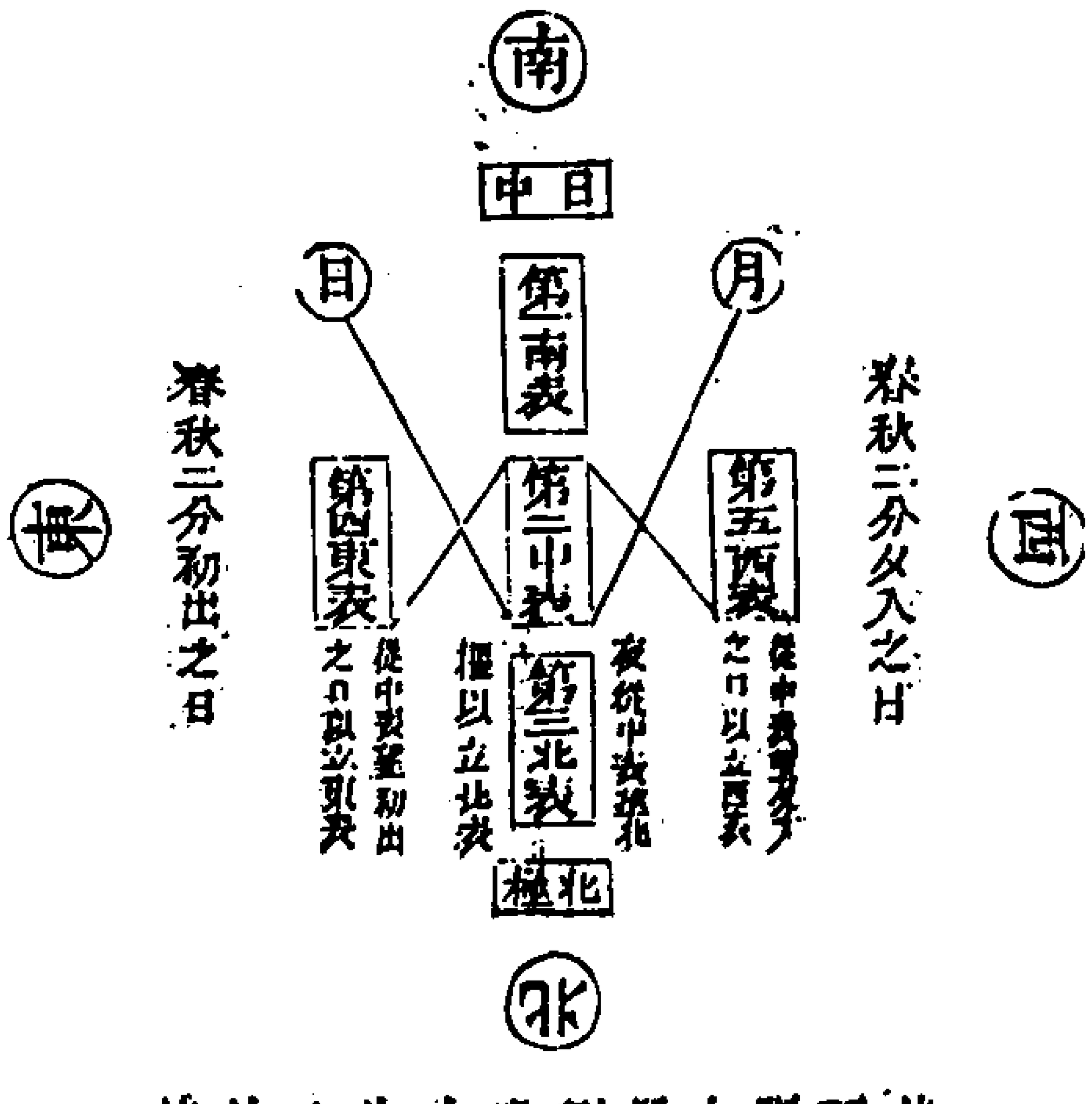
孔氏穎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朱子曰心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楚邱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西定以日出之景
東定以日入之景
八尺之臬
楚邱

鄭氏康成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朱子曰定北方之宿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正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南
日中
日
月
第一南表
第二中表
第三北表
第四東表
第五西表
北極
北
東
西
春秋二分初出之日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朱子曰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粲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廷廬居也○胡氏廣集大全曰今得西山眞先生儒家武氏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於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胡氏廣依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今從之

仰觀星日俯察昆蟲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illegible]

霜露之變草木之化以授民事男服事乎外下以忠利上食力而助[illegible]

豳公七月
一之日
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四月
五月
秀葽
有鳴倉庚

風化之圖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流火		肅霜	
莎雞振羽	鳴鵙 在野	萑葦 在宇	在戶	隕蘀 蟋蟀入我牀下
			授衣 築場圃	滌場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穫稻 納禾稼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食鬱及薁	食瓜 亨葵及菽	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斷壺 剝棗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上入執宮功 嗟我婦子曰爲 朋酒斯饗曰 晝爾于茅 改歲入此室處 殺羔羊躋彼 宵爾索綯 爲此春酒以介 公堂稱彼兕 亟其乘屋 觥萬壽無疆

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子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倣此○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胡氏廣曰詩中載一歲事獨缺二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竝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天乙）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太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宋）微子（紂庶兄）　微仲（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煬公（湣公弟）　厲公（湣公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殤公（宣公子）　莊公（穆公子）　湣公

桓公（湣公弟）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曾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剔成弟）

周（豳附）

后稷　不窋　鞠（左傳作鞠陶）　（豳）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共王弟)
夷王(懿王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悼王弟) 元王 貞王
哀王 思王(哀王弟) 考王(哀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烈王弟)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公弟) 幽公
魏公(幽公弟) 厲公 獻公(厲公弟) 真公 武公(真公弟)
懿公 伯御(懿公姪) 孝公(懿公弟) 惠公 隱公

桓公(隱公弟) 莊公 閔公 僖公(閔公庶兄)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昭公弟)
哀公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頃公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九世至) 惠侯 釐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成公 湣公
釐公 桓公 文公 易王 子噲

昭王 惠王 武成王 孝王 王喜

邶

鄘(以上二國列國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伯弟) 莊公 桓公 宣公(桓公弟) 惠公
黔牟(桓公子) 懿公 戴公(公子頑子) 文公(戴公弟)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殤公(定公弟) 襄公(獻公子)
靈公 出公(靈公孫) 莊公(出公父) 班師(襄公孫) 君起(靈公子)
悼公(出公季父) 敬公 昭公 懷公(昭公子) 慎公(敬公孫)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嗣君弟) 君角

鄭(伯爵)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昭公弟)
子亹(昭公弟) 子嬰(子亹弟左傳作子儀) 文公(厲公子) 穆公
靈公 襄公(靈公弟) 悼公 成公(悼公弟) 釐公
簡公 定公 獻公 聲公 哀公
共公(聲公弟) 幽公 繻公(幽公弟) 君乙(幽公弟)

齊(侯爵)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哀公弟) 獻公(胡公弟)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桓公襄公弟
孝公　昭公孝公弟　懿公孝公弟　惠公孝公弟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莊公弟　晏孺子　悼公景公子
簡公　平公簡公弟　宣公　康公
魏　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　即晉侯爵　曲沃附
唐叔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釐侯　獻侯　穆侯　殤叔穆侯弟
文侯　昭侯文侯子　孝侯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緡哀侯弟
曲沃桓叔穆侯子　莊伯　晉武公　獻公

奚齊　卓子奚齊弟　惠公獻公子　懷公　文公獻公子
襄公　靈公　成公襄公弟　景公　厲公
悼公襄公曾孫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出公　哀公昭公曾孫　幽公　烈公　孝公
靜公
秦　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甯公文公孫　出子　武公甯公長子出子兄
德公武公弟　宣公　成公宣公弟　穆公成公弟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悼公　厲共公　躁公　懷公躁公弟

靈公懷公孫　簡公懷公子　惠公　出子　獻公靈公子
孝公　惠文王　武王　昭襄王武王弟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子嬰二世皇帝弟
陳　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公弟　孝公申公子　慎公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夷公弟
文公　桓公　厲公桓公弟　利公桓公子　莊公利公弟
宣公莊公弟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懷公　湣公
檜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　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夷伯弟　戴伯幽伯弟　惠伯　石甫
繆公石甫弟　桓公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宣公弟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悼公弟　隱公平公弟　靖公聲公弟
伯陽

附作詩時世圖 從傳說彙纂錄出

商詩 五篇

太甲之世

頌一篇

那 鄭氏康成謂太甲祭湯也孔氏穎達謂那之作當太甲時○朱子不詳其世

仲丁以後

頌一篇

烈祖 孔氏穎達謂是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後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之世

頌一篇

玄鳥 孔氏穎達謂祖庚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序言祀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祫於契之廟也○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以後

頌二篇

長發

殷武 孔氏穎達謂玄鳥箋以爲高宗始祫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後殷武數在後

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後矣○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之世

正風 二十三篇○孔氏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何彼襛矣武王時作○朱子皆同而以甘棠亦爲

文王時詩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正小雅 八篇○孔氏穎達謂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還而勞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王之證或當時所作或後爲之未可定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正大雅 三篇○孔氏穎達謂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旱麓不言辟又不言王但經無嘏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後不可定也○朱子皆爲周公所作

棫樸　旱麓

靈臺

武王之世

正風二篇

召南

甘棠孔氏穎達謂箋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朱子以為文王時之詩

何彼穠矣孔氏穎達謂何彼穠矣太公已封於齊武王時作○朱子同又疑為東遷後詩

正小雅四篇

南陔　白華

華黍孔氏穎達謂此三篇亦武王之時○朱子竝不辨其世

魚麗孔氏穎達謂此篇武王時詩○朱子不辨其世

正大雅三篇○孔氏穎達謂三篇皆言文王之德皆文王後作之○朱子以為成王時詩思齊皇矣疑為周公所作

緜　思齊

皇矣

成王之世

變風七篇○鄭氏康成謂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其詩為豳國變風○朱子亦以為成王周公時詩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小雅十篇

常棣鄭氏康成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為作此詩○朱子同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孔氏穎達謂由庚以下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朱子皆不辨其世

正大雅十二篇

文王　大明孔氏穎達謂文王大明二篇成王時作○朱子同

下武孔氏穎達謂成王時作○朱子同

文王有聲孔氏穎達謂文王有聲與其蓋則成王時作○朱子同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鄭氏康成謂生民及卷阿周公成王時詩○朱子同

頌三十一篇○鄭氏康成謂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朱子亦以為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朱子疑為康王時詩

我將　時邁朱子以為武王時詩

執競朱子疑為昭王時詩　思文

臣工　噫嘻朱子疑為康王時詩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朱子以為武王時詩）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懿王之世

變風　五篇

齊

雞鳴（鄭氏康成謂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人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還（孔氏穎達謂還序云刺哀公則哀公時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孔氏穎達謂三篇亦為哀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夷王之世

變風　一篇

邶

柏舟（序言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康成謂頃公當夷王時○朱子不詳其世又疑為莊姜詩則平王之世）

夷王厲王之間

變風（四篇○鄭氏康成謂夷王厲王之時檜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厲王之世

變風　二篇

陳

宛丘（序刺幽公也○鄭氏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東門之枌（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朱子不詳其世）

變小雅（四篇○鄭氏康成謂刺厲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是也）
十月之交（朱子以為幽王時詩）　雨無正（朱子不詳其世疑為東遷後詩）
小旻　小宛（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　五篇

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子同）　板（序凡伯刺厲王○朱子同）
蕩（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朱子同）　抑（序衛武公刺厲王○朱子以為衛武公作此自警當在平王之世）
桑柔（序芮伯刺厲王○朱子同）

共和之世

變風　一篇

唐

蟋蟀（序刺晉僖公也○鄭氏康成謂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宣王之世

變風五篇

鄘

柏舟 孔氏穎達謂衛武公時作○朱子同

秦

車鄰 鄭氏康成謂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命爲大夫國人美之○朱子不詳其世

陳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孔氏穎達謂衡門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篇之亦僖公時詩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變小雅十四篇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朱子同　采芑 序宣王南征也○朱子同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朱子同　吉日 序美宣王也○朱子同

鴻鴈 序美宣王也○朱子同　庭燎 序美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沔水 序規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鶴鳴 序誨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祈父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白駒 序大夫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黃鳥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我行其野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朱子不詳其世

無羊 序宣王考牧也○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序仍叔美宣王也○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不詳其世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幽王之世

變小雅四十篇○孔氏穎達謂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皆爲幽王時詩

節南山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正月 朱子不詳其世

小弁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巧言 朱子不詳其世

何人斯 朱子不詳其世　巷伯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朱子不詳其世　蓼莪 朱子不詳其世

大東 朱子不詳其世　四月 朱子不詳其世

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無將大車 朱子不詳其世

小明 朱子不詳其世　鼓鐘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楚茨 朱子不詳其世　信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甫田 朱子不詳其世　大田 朱子不詳其世

瞻彼洛矣 朱子不詳其世　裳裳者華 朱子不詳其世

桑扈 朱子不詳其世　鴛鴦 朱子不詳其世

頍弁 朱子不詳其世　車舝 朱子不詳其世

青蠅 朱子不詳其世　賓之初筵 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魚藻 朱子不詳其世　采菽 朱子不詳其世

角弓 朱子不詳其世　菀柳 朱子不詳其世

都人士 朱子不詳其世　采綠 朱子不詳其世

黍苗（朱子以爲宣王時詩）　隰桑（朱子不詳其世）
白華（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緜蠻（朱子不詳其世）
瓠葉（朱子不詳其世）　漸漸之石（朱子不詳其世）
苕之華（朱子不詳其世）　何草不黃（朱子亦以爲幽王時詩）
變大雅（二篇○孔氏穎達謂幽王大雅瞻卬召旻○朱子同）
瞻卬　召旻
平王之世
變風（二十八篇）
邶
綠衣（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同）
衛

淇奧（孔氏穎達謂興美武公則武公時詩矣○朱子同）
考槃（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碩人（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同）
王
黍離（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于役（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陽陽（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序刺平王也○朱子同）　中谷有蓷（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葛藟（序王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緇衣（序美武公也○朱子同）　將仲子（序刺莊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叔于田（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大叔于田（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羔裘（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遵大路（序莊公失道○朱子不詳其世）
女曰雞鳴（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唐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椒聊（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綢繆（孔氏穎達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杕杜（孔氏穎達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羔裘（孔氏穎達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鴇羽（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朱子不詳其世）
秦
駟驖（序美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小戎（序美襄公也○朱子同）
蒹葭（序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終南（序戒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平王桓王之間
變風（七篇○鄭氏康成謂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第7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碩鼠

桓王之世

變風三十三篇

【邶】

燕燕 孔氏穎達謂州吁時詩○朱子同

日月 序衛莊姜遭州吁之難○朱子以爲莊公時之詩

終風 序莊姜遭州吁之暴○朱子以爲莊公時詩

擊鼓 序怨州吁也○朱子同

凱風 孔氏穎達謂州吁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匏有苦葉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式微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旄丘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簡兮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泉水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北門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北風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靜女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二子乘舟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鄘】

牆有茨 序公子頑通於君母國人疾之○朱子同

君子偕老 序刺衛夫人○鄭氏康成謂宣公夫人○朱子同

桑中 序衛之公室淫亂○朱子不詳其世

鶉之奔奔 序刺衛宣姜也○朱子同

【衛】

氓 序宣公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竹竿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芄蘭 序刺惠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伯兮 鄭氏康成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有狐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王】

兔爰 序桓王失信諸侯○朱子不詳其世

采葛 鄭氏康成謂桓王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大車 孔氏穎達謂桓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鄭】

有女同車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褰裳 孔氏穎達謂褰裳思見正突初立事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墓門 序刺陳佗也○朱子不詳其世

莊王之世

變風十五篇

【王】

丘中有麻 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山有扶蘇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蘀兮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狡童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孔氏穎達謂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或當突忽之時

或當忽人之後○朱子皆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齊〕

南山 序刺襄公也○朱子同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盧令 序襄公好田獵故陳古以風焉○朱子不詳其世

敝笱 序刺文姜也○朱子同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朱子同

猗嗟 序刺魯莊公也○朱子同

釐王之世

變風五篇

〔鄭〕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孔氏穎達謂此一篇屬厲公時詩○朱子皆不詳其世

〔唐〕

無衣 序美晉武公也○朱子亦以為武公時詩

有杕之杜 序刺晉武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惠王之世

變風十二篇

〔鄘〕

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朱子同

蝃蝀 序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朱子同

相鼠 序衛文公能正其群臣○朱子同

干旄 序美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朱子同

載馳 序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朱子同

〔衛〕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清人 序刺文公也○朱子同

〔唐〕

葛生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采苓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防有鵲巢 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不詳其世

月出 孔氏穎達謂宣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曹〕

蜉蝣 孔氏穎達謂周惠王時昭公好奢曹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襄王之世

變風九篇

〔衛〕

河廣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朱子同

〔秦〕

黃鳥 序國人刺穆公○朱子同　晨風 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無衣 孔氏穎達謂康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渭陽序康公念母也○朱子同　權輿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曹

候人序刺共公也○朱子同　鳲鳩孔氏穎達謂共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下泉序曹人疾共公○朱子不詳其世

頌四篇

魯頌

駉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有駜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泮水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閟宮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定王之世

變風二篇

陳

株林序刺靈公也○朱子同　澤陂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不詳其世

集說曰案作詩之時世經秦火之後難以全攷故自漢唐諸儒訓詁互異然古序與經並出毛鄭孔氏羽翼其說傳流最古至朱子一以經文爲據其餘不見諸經者都爲未定之辭此據理之論也歐陽修祖鄭譜而駁議許謙劉瑾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僞說滋繁矣今辨古序及毛鄭孔氏謬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爲歸餘說則存而不論也

案作詩時世本難全攷卽諸儒所定詩雅正變亦未爲確余既各有考正於各詩之下閱者可以隨時領畧其義矣而茲復錄此篇於卷首者一可以互相印證一以見說詩之難得通論也如是

詩經原始卷首上終

詩經原始卷首下

詩旨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說】此千古說詩之祖開口即題志字貫徹始終中間緯以聲律末歸重神人以和詩之體用盡於是矣惜其時詩皆不傳僅聞擊壤康衢數歌然又非詩體可見古詩逸者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

禮記溫柔敦厚詩教也

【說】四字亦括盡詩旨詩教自古至今詩體千變萬化其能外此四字否耶古人立言何其簡而賅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說】此聖人教人讀詩之法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三百雖經刪正而其間刺淫諷世與寄託男女之詞未能盡汰故恐人誤認爲邪而以爲口實特標一言以立之準庶使學者讀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云耳不料朱子竟以爲邪正兼收復爲之說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夫詩之足以感發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懲創逸志者不賴有刺淫諷世諸作乎哉若謂淫奔者而亦收之是直爲淫而已安見其懲創人之逸志爲也夫子本懼後人誤讀鄭衛爲淫詩而後儒偏指鄭衛爲夫子所收之淫詩教人以讀之雖聖其如之何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說】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之有關國政也久矣其後列國士大夫出使朝聘燕享會盟莫不歌詩作樂往來贈答一時風雅互相競尚且有以是卜人休咎盛衰不爽者則詩之爲教豈不益重也哉是以夫子之言云然迨戰國競尚游說而此風遂渺漢唐後作者雖多然皆徒逞才華藉抒懷抱而已非皆有關國政也無怪詩道陵夷今愈不古若矣學者誦詩尚當體會聖言務求聲詩何以與國政相關處默驗諸心有得於已然後見之事爲與形諸歌咏自能與古爲一而聲教因之復振不然日誦三百夫何爲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說】今人作詩只從鳥獸草木上用工何嘗有關君父之大哉殊

知興觀羣怨即從事父事君來不能事父事君而欲其興觀羣怨吾不知其所可者安在也聖人一言固早有以賅其全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

【說】二南皆房中樂且其篇什無多非如雅頌鉅觀所言皆宗廟朝廷大經大法偉烈豐功可以擴人識見長人才思而何以不爲之即至如面墻而立歟殊知二南所咏皆夫婦嗣爲人倫始基古來聖帝明王其發施事業莫不肇端宮闈一室燕寢即對越帝天時於此而不知謹其所爲而欲與日之見諸事業者能慎始以要終也其可得耶故人不能行於家庭之際即不能行於閭里之間不能行於閭里之間即不能行乎邦國之內謂之

正墻面而立也不亦宜哉蓋聖賢爲學身體力行必有得乎心乃可謂之學非如後人不過誦習文義竊取浮詞供我言論佐我文章而已故不爲二南則已欲爲二南必將有以得夫型于式化之端溫柔敦厚之旨體之於心而咏之於口即以見諸倫常夫婦之間而皆可以自信其無愧則始基立矣始基立而王道聖功皆由此建猶謂二南爲不足爲者豈理也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案】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删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諸樂固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闕失次夫子從而

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其不以正樂爲删詩何不即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耶

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案】詩辭與文辭迥異文辭多明白顯易故即辭可以得志詩辭多隱約微婉不肯明言或寄託以寫意或甚言而驚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辭以求鮮有不害志者孟子斯言可謂善讀詩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己意逆詩人志者誰哉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案】此序總論詩旨純駁參半雖多襲樂記語要自是說詩正論可補論語虞書所不及若云序出子夏此其庶幾至小序則純乎僞托故舍彼而錄此唯其中有未盡合者如國史明乎得失一節誠如朱注所駁政有大小數語亦爲章氏所指學者分別觀之可耳

黃氏櫄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案】詩情原自充滿兩間無以感之則寂而不動有以觸之則文

而成聲此可訓聲形容詩之本然者矣
歐陽氏修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迹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案〕此亦運會所關民雖有作而時不尙則作如不作也迨漢後詩道復昌而風雅頌之體竟亡以至於今則又何故
鄭氏樵曰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揚厲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案〕風雅頌之編自有次第不容或紊而此云聖人初無加損者蓋祇知風雅頌之所從出而未識風雅頌之所由名耳說見鄭人所著詩無邪太極篇中茲不贅
鄭氏又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

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能終歸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
〔案〕風雅正變原不在時世升降諷刺美惡之間要亦不外諷刺美惡時世升降之故惟視乎體之何如耳鄭氏雖疑及之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亦尙爲舊說所囿故也
葉氏適曰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聚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爲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純於風而可以雅也
〔案〕豳七月實兼風雅頌三體並記風土謀農政外又可以爲祭賽用故曰頌周官不得其解妄分爲三曰豳風豳雅豳頌致啟後來諸儒疑議葉氏雖知其二未識其三豈人之聰明固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歟
嚴氏粲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案〕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者特舉小雅之變者言之耳若正小雅之詞則未盡然而欲執是以辨大小雅之分其可得乎蓋小雅固可兼風大雅亦未嘗不可兼風讀者試即泂酌卷阿諸詩而細味之其體自見
王氏柏曰風雅之別即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

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雅詞之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密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人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案詩之腔調生於詞氣詞氣生於體製體製不同故詞氣與腔調亦因之以異事原一貫理本相通豈可執一以辨大小雅之分乎至時地與人亦有因是以別者但不可泥而求之耳

孔氏穎達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但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

又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千有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

也

案古人作樂將以狀萬物之性情而得諸聲音形容之際者也雖無聲之詩尚可以神會而音譜之況三百五篇之有詞有韻乎特古樂既亡後人無復考證得失時王又不以是爲重故任其散在兩間而若或亡之耳倘有應運者出則卽詞以審音出音以定樂雖三代制作不難復見於今前明吾鄉葛氏中選精於音律而不逢時乃著泰律篇一書以傳世始知後世未嘗無人可與共復古樂但時未至則亦有待焉耳

鄭氏樵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

樂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
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若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爲
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
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
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
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
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
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范氏浚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
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
明矣
案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卽此悟彼無不可以貫通然唯觀詩
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詩學詩引詩皆
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呂氏祖謙讀詩記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
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
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
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
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

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
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
聲荀卿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所以識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
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
論語答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
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案溱洧乃刺淫之作桑中實無題之詩凡皆所以諷世云耳非
淫奔者比也蓋鄭衛之風誠淫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
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且新臺靜女
諸詩非衛淫風之實迹乎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則皆刺
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以不辨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

有正樂時又反收淫詞乎豈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
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
均在所刪之列何以尙存爲經此亦明顯易見之事不知後儒
何以嘵嘵不已如是呂氏雖稍見及於此而不能明白剖決止
引荀卿中聲之說以證之則仍是狐疑不定未有以得乎中也
故又啓朱晦翁反覆辯論而愈堅其一定不移之心此葩經一
大厄時也豈不惧哉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
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
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
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

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爲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强而

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一諷百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

【案】晦翁此論不唯誤讀鄭聲淫一語且溱洧桑中二詩亦並未嘗細味其詞溱洧之詞曰惟士與女則是非爲己而言也桑中一時而期三人於三地又豈一人所能爲哉二詩明則其他所謂淫奔之詞者亦無不明矣且夫子所以必標無邪一語爲訓者正恐其誦之鄰於淫人或誤認爲淫而淫之則未免啓人以淫邪之思耳乃晦翁竟錯會聖言致啓說詩門戶數百年之爭則豈夫子所能逆計哉

朱子又曰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耈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耈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

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邪其他變風諸詩未必一一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的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從之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案】小序之謬誠如公論但詩傳之謬又有甚乎序者則何以故此篇本不欲錄以爾序傳得失者爭始也故存之以見葩經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訟豈偶然哉

朱子又曰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案】詩本吟咏性情不盡譏刺他人是公所知然詩多寄託男女不盡描寫已事又非公之所識以故鄭風篇篇指為淫詞不更將詩人意思盡情說壞耶

集傳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

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案】學詩規模大要不出此數語且有與夫子面牆之訓互相發明者因亟錄之以為詩教準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為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喻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為其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首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莊公也而其詩辭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

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貴之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為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

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删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今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爲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

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蘩采蘋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奏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

【案】此駁集傳可謂痛切言之矣然其回護序者則亦未能分別得失所在又安足以服文公心哉要之集傳固失古序亦未嘗不失欲直此而曲彼不若兩不顧之舍所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眞耳

章氏潢曰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集傳所言(二說原文去不錄)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鼓動爲氣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是列國

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禮則一音是故風之體輕揚和緩微諷誦諫託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螽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止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答于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却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

又曰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

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

【案】此論風體稍微入妙近世說詩率與倫匹而形容二南氣象尤爲深至惟以南字取義爲南風之南爲未當故節錄其辭而不取命名之義

又曰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乎棠棣伐木蓼蕭自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紀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芑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感應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

大小雅正變之分固因體製而定之所以異亦往往由時世升降之故故論正變不兼時世言義不備專以時世言理未周若以政之大小爲雅之大小則陋說也何足以爲訓

又曰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呂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緜均之美太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于是乎可識矣敬之小毖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合之有駜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爲變頌也亦宜

【案】頌有變體可謂創論亦實確論也然而篇中所舉未盡其義也蓋閔予小子似祝詞訪落敬之小毖似箴銘閟宮不唯似大雅且開漢賦舖揚先聲凡此皆頌之變焉者也若商頌伍篇則頌之源耳雖非告成功實祭祀樂安得謂之爲變耶

又曰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歎之表言者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旅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案讀詩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是諸儒之所知讀詩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非諸儒所能識而宋儒則尤甚動輒以道理論詩旨烏能有合詩人意旨乎

又曰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

案此四始之義亦諸儒所未道

又曰鳶魚飛躍自後世詩家視之不過點綴景物之詞爾惟子思子一發明之昭明有融觸處皆道乃知於昭陟降即鳶魚飛躍之真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多福之道即于此乎在而矢音遂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大雅終不可作乎

案說詩當觸處旁通不可泥於句下解詩必循文會意乃可得其環中此自兩道非可倒言章氏說詩多主言外意而欲解詩者亦悉如之其可得耶茲特摘其一義之善者錄之而其餘可想知矣又其論大雅體多以天人與雜為言夫天人與雜大雅固多發之然泂酌卷阿與民勞諸詩非唯有類小雅而且類乎變小雅矣竊意風雅正變固由人事政績以分大小正變而其原實由音節以辨體裁由體裁而分風雅頌以及雅之大小與詩之正變焉蓋詩之為教聲教也風雅頌雖分三體而一氣元音實相貫注由風而雅由雅而頌自有一段自然節奏不可紊亂如十二律之次第相生實一氣之鼓盪其間也觀夫子正樂不過曰雅頌各得其所則其義亦可知已

又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即詩序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謂也凡詩人之咏歌非直言其事也每托物求志感物起興雖假目前之景以發其悲喜之情而寓意淵微有非恒情所能億度之者況其言雖直而意則婉亦有婉言中而意則直也或其言若微而意則顯亦有顯言中而意甚微者故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怒諷言若譽要之一出於性情之正故孔子謂其可興可羣可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從政專對莫非綱常倫理所關係也自三百後求詩之可存王迹厚人倫者誰歟

又曰誦詩讀書當論其世或時所難言或勢不敢言每借虛以為實託此以形彼而說詩者不悟其意本婉言也反直言之本託言也反質言之本微言也反顯言之中間凡託為婦人女子之辭者即信為實言而假游女靜女為比喻者又皆指為淫詞使作者之志意咸晦塞而不達矣蓋惟不能以意逆志故不免逐響尋聲而詩人之旨無復存也又安望如商賜告往之來以起予哉

案前條見詩人立言多寄託微婉故足以感人於無形後條見後人說詩多膠滯鮮通詎能得會心於言外學者不可不反覆以參觀也

顧氏炎武曰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

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猶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勸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傳乎青虛謂其高宋諸子傳黃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畢二南而稱國之風未有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兎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案〕愚少時讀詩亦嘗爲是論及後細繹鄭衛諸詩並無所謂淫奔之作乃敢舍朱傳而別尋詩旨蓋刪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

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尚刪詩則將以垂訓爲世豈可邪正雜收縱云不沒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關風化作如溱洧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如是足已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又與俗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皆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之事矣若謂國風不入樂則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豳爲之歌秦爲之歌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鄶以下雖無譏而亦爲之歌耶不寧惟是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使不入樂何以施之燕享黃氏之言詎可引以爲證又況正樂與刪詩亦微有異夫子正樂舉雅頌而不及風此或雅頌有失而國風無缺或舉其大而細者可該不然則二南固黃氏之所謂入樂者也何以不與雅頌而並舉之耶顧氏通儒亦爲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心得全憑考據以爲是非而又不肯四面旁觀其證得失故有此弊

姚氏際恆詩經通論序畧曰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唯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畧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巧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塡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

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
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
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
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
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
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
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
可畧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
詁與爾雅畧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
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唯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
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

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
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
本不害月令明爲漢人所作柰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
別觀之無事瀆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
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衛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
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
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
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
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
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僭誕
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輩和之嗟乎以遵集傳

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
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蹈其轍
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
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
及漢攙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細思如經傳所言可
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
人說詩之失在于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畜新評終
涉附會斂手擱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
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
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
之眞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飾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

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
【按】自來說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
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卽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
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眞往往發其端不
能竟其委殆思意窮盡無可說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
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
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遵
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眞爲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一目錄

國風

周南十一首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葛覃 因歸寧而敦婦本也

卷耳 念行役而知婦情之篤也

樛木 祝所天也

螽斯 美多男也

桃夭 喜之子能宜室家也

兔罝 美獵士爲王氣所特鍾也

芣苢 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鬯也

漢廣 江干樵唱驗德化之廣被也

汝墳 南國歸心也

麟之趾 美公族龍種盡非常人也

詩經原始卷之一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 一

詩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風獨居首者依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故凡歌諺之體皆風體也章凡激曰天地噫育萬物莫疾乎風所以宣陰陽之氣而萬物之生機賴之以宣暢也然吹萬不同一皆竅其發之所感而聲亦因以異焉是本之氣而形之聲氣和則聲徐氣勁則聲肅和則物觸之欣欣向樂勁則物觸之而撓折者多矣此又各國之風尚不同而詩之音節亦異焉古帝王知其然故巡狩列國令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可以知政治之得失而考俗尚之美惡者莫若乎風於是採其善者列於樂官以時存肄裒集成而垂聲教用至廣也然則國何以僅十有五可焉選詩古詩三千夫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是刪者多而存者少詩存則國存詩刪則國亦不得不刪也何容心哉舊說又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皆亦非風之正變不保乎此也二南固風之正十三國中亦未嘗無正風蓋正變以聲異不以國異以聲異不以時異然聲亦有以國異聲亦有以時異者是在乎善讀詩者反覆涵泳而自有得於心焉

周南

周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周大王始居之故國號曰周至武王有天下又分其地以爲弟旦采邑故旦亦曰周公而此時之則則周初地名與旦無涉也凡其時所採民間歌謠得自周地者均繫之曰周然而十三國皆曰風周與召獨曰南者何也古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集傳因之室氏南則以南爲樂名而取經於以雅以南之詩及記胥鼓南又謂八方南爲正入風南爲和聲之解恒曰蕭風詩之正風故曰南此皆彤樂總測之見非當時命名本意也竊謂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率所採詩皆周南詩多故命之曰周南何以知其然耶周之西爲犬戎北爲南東則列關雎南最與而及乎江漢之間其地又多文刪衆且視被文王風化故其爲詩也漱漳合諸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獨與他周與即古南俟茂諸質之風亦不能與之並混而迭和又說高與各國各成風氣各存音節尤不可以相混此周以南之詩詞爲正風也聖人取之以爲易中樂以其言皆夫婦昏姻男女子息之稱故後諸冠楚可以用之稱人用之邦爲世之欲正人倫而致風化者於二南其矣採哉若茲說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也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晉
不知王者諸侯之風何所分周召之辨何所屬且其時文
王亦諸侯也安見其為王者風乎關雎以前周公猶未生
甘棠而後召公則已死以二南分屬二公其始之生前乎
抑為之死後乎此尊附說陳陳相因朱傳不能正又從而
和之無怪其來姚氏之譏以為詩序莫加朱矣夫天地元
音原有其會文王雖有聖德非遭際剏洽亦不能使里巷
歌謠函元氣而諧正聲洋洋如是之盛也故詩至二南詩
之盛極千載下無能為
繼此豈特房中樂哉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此詩佳處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細咏自見取冠三百眞絕唱也

忽轉繁絃促管通篇精神搖曳在此不然前後皆平沓矣

友字樂字一層深一層快足滿意而又不涉於侈靡所謂樂而不淫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章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三章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四章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五章

右關雎五章章四句（[illegible]鄭氏今仍之）

小序以為后妃之德集傳
又謂宮人之咏大姒文王皆無確證詩中亦無一語及宮闈況
文王大姒耶竊謂風者皆採自民間者也若君妃則以頌體為
宜此詩蓋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為房中樂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而無不宜焉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
咸歸於正則民間歌謠亦何從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聖人
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獨以其為夫婦之始可以風天下而厚
人倫也蓋將見周家發祥之兆未嘗不自宮闈始耳故讀是詩
者以為咏文王大姒也可即以為文王大姒之德化及民而因
以成此翔洽之風也亦無不可又何必定考其為誰氏作歟

附錄

姚氏際恒曰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因德字衍為此說則是以為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其不可
通者四雎鳩和鳴有夫婦之象故託以起興今以妾媵為
與君和鳴不可通一也淑女君子的的妙對今以妾媵與君對
不可通二也逑仇同反之為匹今以妾媵匹君不可通三也常
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大婦之義若以
妾媵為與君琴瑟友則僭亂以后妃為與妾媵琴瑟友未聞后
與妾媵可以琴瑟吟者不可通四也夫婦人不妬則亦已矣豈
有以己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此迂而不近情之
論也集傳因其不可通則以為宮中之人作夫謂王季之宮人
耶淑女得否何與其哀樂之情謂文王之宮人則諸侯娶妻然
娣從之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前人已多駁之說琴瑟友之
亦非妾媵所敢與后妃言也並說不去于是乎偽子貢傳出以
為姒氏思淑女而作欲與集傳異而不知仍歸舊說也要之自
小序有后妃之德一語大序因而附會為不妬之說以致後儒
而說角立皆有難通而關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
知何在矣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以見嘉
耦之合初非偶然為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
不必實指大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大姒名也
案此說駁序傳可謂詳且明矣及其自詮詩旨則仍不離世子
婚娶之說夫世子為誰妃又為誰周宮中之微女君子孰有如
大姒文王者是欲駁正前說而仍不能脫前人窠
臼故備錄之以見古今說詩之難得通論也如此

集釋

關關 關關雌雄相應聲或云彼此相關是狎中見意亦通

雎鳩 集傳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
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
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
然也姚氏際恆曰毛傳云摯而有別夫曰摯猶見雎鳩食魚有
搏擊之象然此但釋鳩之性習不必於正意有關合也若云有
別則附會矣孟子述契之教人倫曰夫婦有別此有別字所從
出豈必以夫婦字加於雎鳩上哉詩人借物託精安能擇一物
之有別者以比夫婦而後人又安知詩人之意果如是耶列女
傳因云雎鳩之鳥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尤附會夫謂之
有別猶云不亂摯之謂耳非異處之謂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
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歐陽永叔曰不取
其摯取其別蘇子由曰物之摯者不淫若鷙又不取其別取其
摯也無定論如此大抵皆從傳者之摯而有別而舍經之關關
以為說也集傳曰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
有別也以和樂貼至字以恭敬貼有別字按下文有求之與求
之不得二義此遂作成婦以後立論謂之相樂恭敬且引匡衡
雖語而謂之善說詩亦老大孟眞矣此亦固琴而有別一語長
轉失眞以至於此也毛釋鳩性只集傳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
常並遊而不相狎二語足已而又必牽引毛傳及列女傳以致
姚氏辯論不休此謂詁家惡習也本不
足錄然存之亦足見箋疏之多附會云

窈窕 集傳窈窕幽閑之
意姚氏際恆曰窈
窕字從穴與窕窈等字同猶後世言深閨之意多露光發賦云
窔室便新以窈窕窈實王詩云淑男窈窕速全生元稱詩云文

追敘葛之初生三句為一截唐人多有此體
詩時續成以至服之則說述下污澣二章始歸正面三

毖窈窕紗猶緜告是毛傳訓幽閒幽或有之閒則於窈窕何見乎蓋窈窕字雖從穴然與便娟等字對用則仍是閒閒幽靜之意非窈窕即深閨也既封閨閒以得窈窕固不可即覺以窈窕為閒閒亦未可乎淑善也逑匹也荇集傳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李氏巡曰荇菜是水有之花黃花似蓴可為菹左右集傳或左或右流集傳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姚氏際恒曰毛傳曰言無方也以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若然以荇菜為其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直賦其事何云興乎是訓以采蘋之釋關雎矣自毛為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食為妾媵助而求之以寶其大姒求淑女之說或不從其說者謂荇菜取喻其柔又謂喻其潔皆涉拔荇菜只是承上雎鳩來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即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流求也未聞流之謂求者且下即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毛傳求之下章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流方隨水而流求即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無之訓求是已取之二字則又添出采流即荇菜之隨水而流左右流言其左右皆流而無方也正以起下求之不得意至下章則采而得之末章則既得而熟為之詩人用字自有淺深次序井然不後兩左右字不過相承而下不可過泥若鄭說以左右為助義非唯不得詩旨處即文義亦有所不通此處求之尚未必得何逢云事宗廟耶即毛之訓流為求詩下文何不接云寤寐求之流之不得而又明言求之不用流字則何以故說詩如此豈不可笑甚嘗謂講學家不可言詩考據家亦不可言詩即此亦見一斑姚氏駁之當已唯謂荇菜非取其柔潔不過承上雎鳩來以為河洲所有之物而已則恐非詩人意也夫河洲所有之物亦多矣詩人何獨有取於荇菜耶且姚氏亦以此為興而比矣使非柔且潔則何比之有此又好為排擊古人者之過耳

服猶懷也輾轉反側臥不安貌芼熟而薦之也

【韻讀】鳩今十一尤韻洲逑同本韻流尤求同本韻得今十三職韻服今一屋韻側職叶韻案屋職二韻今不通而古通用采今十賄韻友今二十五有韻叶韻案二韻今亦不芼今二十號韻樂今十九效韻通韻後凡此類不再著

首字兩傳字兩實字叔得何等從容不迫的是大家閨範貯讀口吻

葛覃　因歸寧而致婦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一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二章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三章

右葛覃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為后妃之本集傳遂以為后妃所自作不知何所據誹以致駁之者云后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於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叢木景象乎蓋謂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濩后即節儉亦不至歸寧尚服澣衣縱或有之亦屬矯強非情之正豈得為一國母儀乎蓋此亦采之民間與關雎同為房中樂前咏初昏此賦歸寧耳因歸寧而澣衣因澣衣而念絺綌因絺綌而追葛之初生至于刈濩以見一物之成亦非易易而服之者敢有厭心哉縱至歸寧以見父母所服私衣亦不過澣濯舊物而已可見周家王業勤儉為本以故民間婦道亦觀感成風聖人取之以次關雎亦欲為萬世婦德立之範耳

【集釋】葛集傳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也施移也黃鳥鸝也陸氏璣曰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應節趨時之鳥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也莫莫茂密也刈斬也濩煮也絺綌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師女師也毛氏萇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薄猶少也污集傳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陸氏德明曰煩撋猶挼莎也王氏安石曰治污曰污澣濯也私衣集傳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毛氏萇曰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姚氏際恒曰積禮服衣裳服非褕衣褕衣不可澣也害何也歸寧歸問父母安也

【韻讀】谷一屋木同本韻隔二句叶韻萋八齊喈九佳通韻亦隔句叶莫七遇濩同本韻綌十一陌斁同本韻又與上莫濩隔韻亦叶歸五微私四支衣五微通韻否二十五有母同本韻

卷耳　念行役而知婦情之篤也

因采卷耳而動懷人念故未盈筐而置之周行已有一往深情之概下三章皆從對面描寫歷想其勞苦之狀彊自寬而愈不能寬末乃極意摹寫有急管繁絃之意後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脫胎於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一章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二章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三章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四章

右卷耳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志大序以爲后妃求賢審官皆因左傳引此詩謂楚于是乎能官人遂解周行爲周之行列毛鄭依之歐陽氏始駁之云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責其說是矣然其自解則以后妃諷君子愛惜人才爲言仍與舊說無異姚氏際恆既知其非而又無辭以解此詩乃曰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閔其在途勞苦而作旋又疑執筐終近婦人事不敢直斷遂以首章爲比體此皆左氏誤之也殊知古人說詩多斷章取義或於言外別有會心如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及切磋夫子言繪事而子夏悟及禮後皆善於說詩爲夫子所許左氏解此詩亦言外別有會心耳豈可執爲詮據況周行可訓行列執筐終非男子求賢審官是何等事而乃以婦人執筐爲比耶惟集傳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下皆託言登山以望所懷之人差爲得之然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大雅故又爲楊氏用修所駁曰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然仍泥定后妃則執筐遵路亦豈后妃事耶且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者聊以自解之辭耳則酌彼金罍二語當屬下說雖曰飲酒非婦人事然非杜康無以解憂不必以辭害意可也故愚謂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聖人編之葛覃之後一以見女工之勤一以見婦情之篤同爲房中樂可以被諸管絃而咏之家庭之際者也如必以爲託辭則詩人借夫婦情以寓君臣朋友義也乃可不必執定后妃以爲言則求賢官人之意亦無不可通也

集釋 卷耳 毛氏萇曰苓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煑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郭氏璞曰亦名胡枲江東呼常枲采子曰據本草卽今蒼耳 頃 欹也 筐 竹器 寘 舍也 周行 大道也姚氏際恆曰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鄭依之嚴氏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于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無傳則周行二字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道美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則行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道猶近是蓋卷耳曰寘鹿鳴大東曰示曰行用字原有別若謂道又一爲道義之道一爲道路之道則未然均爲道路也解見鹿鳴按荀子解蔽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用心不可疑貳爲言諸子引經斷章取義不可爲據姚氏劉氏非祖述之爲解非也又淮南子引此以爲言慕遠世亦不可用行箋朱子亦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此周行當以大道爲是 陟 升也 崔嵬 姚氏際恆曰崔嵬毛傳云土山之戴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異愚以爲皆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土土戴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只言其高于義爲當也 [illegible] 許氏愼曰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陂下陜也罍以黃金飾之 兕觥 以兕觥爲爵也 砠 集傳曰石戴土曰砠 瘏 馬病不能進也 痡 人病不能行也

標韻 筐陽七 人眞十一 行陽 通韻 嵬灰十 隤 罍 懷 同並本韻 岡陽 黃 觥庚八 傷陽 通韻 砠魚七 瘏 痡 吁 同並本韻 此詩除首句外句句用韻又一體也

三章只易六字而往復無限低徊之

樛木 祝所天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一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二章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三章

右樛木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逮下大序遂衍爲無嫉妒之心集傳因之謂衆妾之頌后妃似矣然詩詞並無樂德意而何以見其無嫉妒心耶觀纍荒縈等字有纒綿依附之意如蔦蘿之施松柏似於夫婦爲近而僞傳又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其說亦是總之君臣夫婦義本相通詩人亦不過藉夫婦情以喻君臣義其詞愈婉其情愈深卽謂之實指文王亦烏不可而必歸諸衆妾作則固矣

【集釋】樛木 木下曲曰樛 藟 葛類陸氏疏曰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 纍 猶繫也 只 語助辭 福履 嚴氏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履 綏 安也 荒 奄也 將 猶扶助也 縈 旋繞之周也 成 就也

【標韻】纍 四支 綏 同本韻 荒 七陽 將 同本韻 縈 八庚 成 同本韻

詩只平敘唯六字描得甚新

螽斯　美多男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一章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二章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三章

右螽斯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子孫衆多大序因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集傳從之而微易其辭以螽斯爲不妒忌固有說然卽謂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亦屬擬議附會之詞且謂此詩爲衆妾所作則尤武斷無稽周家媵妾縱多賢淑安見其爲女學士耶當是之時子孫衆多莫若文王詩人美之固宜但其措詞亦僅借螽斯爲比未嘗顯頌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讀者細咏詩詞當能得諸言外

艷絕開千古詞賦香奩之祖 [illegible]見婦人宜有子也

【集釋】螽斯 毛氏萇曰螽斯蚣蝑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集傳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姚氏際恆曰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鸒斯也豳風斯螽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干斯稗也不可以螽斯二字爲名蔡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謂蝗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指螽斯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爾后妃天保定爾臣爾君矣 詵詵 和集貌 振振 盛貌 薨薨 羣飛聲 繩繩 不絕貌 揖揖 會聚也 蟄蟄 多之意

【標韻】詵 真十一 振 同本韻 薨 蒸十 繩 同本韻 揖 緝十四 蟄 同本韻

桃夭　喜之子能宜室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一章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二章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三章

右桃夭三章章四句小序曰后妃之所致也大序因言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此亦本孟子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爲言然必謂不妒忌者何哉夫后妃不妒忌豈待人言亦豈待煩言而後信哉卽使妒忌亦與小民昏姻何涉此皆迂論難通不足以發詩意也集傳此章專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其說近是然又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以證桃夭之時則又泥而鮮通桃夭不過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華初茂卽芳齡正盛時耳故以爲比非必謂桃夭時之子可盡于歸也僞傳又以爲美后妃而作關雎美后妃矣而此又美后妃乎且呼后妃爲之子恐詩人輕薄亦不至猥褻如此之甚耳蓋此亦咏新昏詩與關雎同爲房中樂如後世催妝坐筵等詞特關雎從男求女一面說此從女歸男一面說互相掩映同爲美俗而此

詩氣體稍輕故不得與關雎並次爲斯後別爲一樂可也然以
如花勝玉之子而宜室宜家可謂德色雙美艷稱一時雖不知
其所咏何人然亦非公侯世族賢淑名媛不足以當即謂之樂
而不淫也可

集釋 桃木名 夭夭少好貌 灼灼鮮明貌孔氏穎達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
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舉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此女少而色盛也 歸婦人
謂嫁曰歸 宜和順之意朱氏善曰之子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
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謂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
遺於卑幼義不悖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於上之子則效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
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德之機矣 蕡實之盛也朱氏道行曰凡華艷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
曰有蕡其實彼于歸者之有子似之 蓁蓁葉盛貌

標韻 華六麻 家同本韻 實四質 室同本韻 蓁十一真 人同本韻

兔罝　美獵士爲王氣所特鍾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一章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二章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三章

右兔罝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化不知武夫於后妃何與
章章牽涉后妃此尤無理可厭集傳云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
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亦屬虛衍附會毫無徵實
按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儒
如金仁山胡休仲多主是說以爲詠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
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姚氏亦以爲然然則呂望閎夭太

顛諸公亦可謂之赳赳武夫耶夫擬人必於其倫呂望諸賢縱
極野處亦斷不至與罝兔野人同乘赳赳之氣竊意此必羽林
衛士扈蹕遊獵英姿偉抱奇傑魁梧遙而望之無非公侯妙選
識者於此有以知西伯興世之必昌如後世劉基赴臨淮見人
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知爲天子所在而嘆其從龍者之
衆也詩人咏之亦以爲王氣鍾盛特盛乎此耳不然周縱多才
何至以罝兔野人爲干城好仇腹心之寄哉

集釋 罝罟也爾雅兔罟謂之罝李氏巡注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丁丁集傳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樴謂之杙
李氏巡注杙訓橛也許氏恒且擊橛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赳赳武貌 逵九達之道 好仇仇與逑同匹也 腹心
同心同德可爲心膂之助也

標韻 罝六麻 夫七虞 通韻隔句所謂之續韻韻下倣此 丁九青 城八庚 通韻
逵四支 仇十一尤 叶韻 林十二侵 心同本韻

芣苢　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鬯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一章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二章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三章

右芣苢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美大序云和平則婦人樂
有子矣皆因泥讀芣苢之過按毛傳云芣苢車前宜懷妊焉車
前通利藥謂治產難或有之謂其樂有子則大謬姚氏際恒駁
之謂車前非宜男草其說是矣然又無辭以解此詩豈以其無
所指實殊知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
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

擬之與？會宋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釋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櫂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咏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爲千古絕唱情眞景眞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集傳云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其說不爲無見然必謂爲婦人自賦則臆斷矣蓋此詩即當時竹枝詞也詩人自咏其國風俗如此或作此以畀婦女輩俾自歌之互相娛樂亦未可知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伴謳歌猶有此遺風云

【集釋】芣苢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illegible]生於兩旁者爲[illegible]陸氏璣曰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上生故曰車前當道也　掇拾也　捋取其子也　袺執其衽也　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標韻】采十賄有二十五有叶韻　掇七曷捋同本韻　袺九屑襭同本韻

漢廣　江干樵唱驗德化之廣被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一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二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三章

從喬木興起爲下刈薪張本中間插入游女末忽排開極離合縱橫之致後二章刈楚刈蔞乃篇正面仍帶定游女妙在有意無意之間漢廣三章全詠一[illegible]前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

右漢廣三章章八句小序謂德廣所及大序因謂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集傳以下諸家莫不本此以爲江漢游女非復前日可求以見文王之化之廣矣然翹翹錯薪數語終無著落豈虛衍哉夫錯薪非游矚地刈楚亦於女子無關乃不言采蘭贈勺而云擔柴刈草豈不大煞風景姚氏際恆謂古者賓客至必共其芻薪以爲槱芻以秣馬是以游女爲賓客矣既以游女爲賓客而又欲戲而求之豈禮也哉下文忽又謂其女子自有夫彼將刈楚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前後兩說自相矛盾尤不可解唯歐陽氏說雖爲執鞭所欣慕之意差爲近之然刈楚刈蔞亦無詞以爲之說殊知此詩即爲刈楚刈蔞而作所謂樵唱是也近世楚粵滇黔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謳響應林谷蓋勞者善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相贈答私心愛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禮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間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當其佳處往往入神有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愚意此詩亦必當時詩人歌以付樵故首章先言喬木起興爲採樵地次即言刈楚爲題正面三兼言刈蔞乃採薪餘事中間帶言游女則不過借以抒懷聊寫幽思自適其意云爾終篇忽疊咏江漢覺煙水茫茫浩渺無際廣不可泳長更無方唯有徘徊瞻望長歌浩歎而已故取之以況游女不可求之意也可即以之比文王德廣洋洋也亦無不可總之詩人之詩言外別有會心不可以迹相求然則太史取之抑又何哉蓋國風多里巷詞況此山謳猶能以禮

調飢寫出無限渴想意

不我遐棄寫出無限欣幸意

孔邇寫出無限安慰意

自持則尤見周家德化所及凡有血氣莫不發情止義所以為

貴也

【集釋】喬高也休息也孔氏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興元今陝西漢中府漢陽今湖廣漢陽府泳潛行也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南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康軍今四川成都府灌縣永長也方桴也翹翹不平貌楚荊也秣飼也蔞蔞蒿也

【標韻】休十一尤求同本韻廣二十二養方七陽叶韻隔句泳二十四敬永二十三梗叶韻錯薪二句意本不相連而韻自叶或古韻則然今韻不然楚六語馬二十一馬叶韻

蔞七虞駒同本韻

汝墳　南國歸心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一章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二章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三章

右汝墳三章章四句小序謂道化行而不言其所以行之之故大序則以為婦人作樂傳因之兼用小序謂汝旁之國先被文王之化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夫婦人喜其夫歸與文王之化何與婦人被文王之化而後思其夫豈不被化即不思其夫耶如此說詩能無令人疑議大抵學究家說詩必先有一付寬大帽子壓倒衆人然後獨申己見故此詩本欲說婦人思夫而又覺無甚關係故先言文王之化以鄭重其辭然後說思夫以致上下文義不相連貫亦不之覺且婦人思夫苟無大過何至以不我遐棄為欣幸耶縱使因是為喜而王室如燬之言又何自來於是復以家人慰辭為解以父母屬文王矣而又引嚴氏說更以父母為己之父母紛紛擬議原無定解唯何元子曰時蓋文王以侯職貢之故往來於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之說若近而姚氏以為想像而得蓋其心尚無定識耳愚謂商辛無道王室久如焚燬天下臣民皇皇無定莫不欲得明主而事之矣及聞西伯發政施仁視民如傷莫不引領延佇若大旱之望雲霓所謂惄如調飢是也汝旁諸國去周尤近故首先嚮化歸心愈亟唯恐其棄予如遺耳一旦得睹君侯見其淵逸大度愛民若子寶能容衆而不我棄乃知帝王自有眞也不覺欣欣然有喜色而羣相慰勞曰父老苦商久矣王室其如燬乎嗟我勞人賴如魴尾然亦將有所歸也何也以西伯近在咫尺不啻如赤子之依父母耳此馬援所謂當今之時非但君之擇臣臣亦擇君也然而商政雖虐天命未改詩人不敢顯言故託為婦人喜見其夫之詞曰王室曰父母則又情不自禁其辭且躍然紙上矣誰謂詩旨隱而不露哉

【集釋】遵循也汝水名集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宋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條枚集傳枝曰條榦曰枚孔氏穎達曰以大木不可伐其榦服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惄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調朝也飢渠飢謂一作惆重也王氏安石曰肄斬而復生曰肄孔氏穎達曰肄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條也遐遠也魴魚名陸氏璣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為鯿赬赤也孔氏穎達曰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燬焚也孔甚也邇近也

【標韻】枚十灰飢四支通韻　肄四寘棄同本韻　燬四紙邇同本韻

麟之趾　美公族龍種蓋非常人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一章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二章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三章

右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小序謂關雎之應關雎未必專咏文王麟趾則實美周家子姓族其何以云應也即使其應亦當應螽斯而不應麟趾何者以麟趾衆言子姓族非專咏文王子也顧何以螽斯不云應而麟趾則云應乎大序謂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麟何以有時其不通已爲歐陽氏蘇氏所譏即訓衰世公子亦殊謬戾夫既謂關雎化行則郅治時矣而何以云衰世耶集傳云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尤可怪兮麟與趾為二物豈物性善而足或有不善乎天下父賢而子不肖者有之未有物善而足不善者且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定角分配子姓族則下文于嗟麟兮之麟又將誰屬以爲美子姓族也則現以麟爲文王后妃矣以爲美文王后妃也而下文云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是又明明以之比子姓族爲文王后妃之應矣一言而自相矛盾也如是豈尚能得詩旨哉大凡詩家咏物一意而分數層體例然耳非謂麟趾必公子麟定必公姓麟角必公族也唯言子姓族則由親及疎言趾定角則自下而上至詩中大旨則姚氏際恆云蓋麟為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興比而歎美之耳杜詩云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可為此詩下一注腳矣文王爲開國聖主其子若孫即武王周公成叔康叔聃當時同在振振公子中德雖未顯而將宇自興詩人窺之早有以卜其後之必昌故欲作詩以歎美其人而非神獸不足以相擬乃借麟爲比口中雖美麟兮不盡其實神注諸公子而不已也

【集釋】麟集傳麟麕身牛尾毛蟲之長也陸氏璣曰麟色黃圓蹄音中鍾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趾足也　振振姚氏際恆曰振振起振興意毛傳訓仁厚蓋欲附會麟趾不知振字豈是仁厚義乎且其以趾之故故訓振振為仁厚然則定與角又何以無解乎毛傳于此訓振振為仁厚于螽斯亦然是因此而遷就于彼也集傳則于此訓仁厚于螽斯訓盛貌又兩為其說並可笑　定額也孔氏穎達曰定或作顛釋詁云的顛口顯題亦額也　角集傳麟一角角端有肉

【標韻】趾四紙子同本韻　定二十五徑姓四十四敬通韻　角三覺族一屋通韻

[illegible]

以上周南詩凡十有一篇　小序章章李合之后妃唯後廣汝墳及文王乘傳遵之以為首五詩皆

言后妃之德桃天下則文王與齊國治之效而天下亦斷平焉末仍本序以為關雎之應后妃亦不為無助如此是周南諸詩皆為后妃作直可曰周頌矣而何以為風且可曰太姒頌矣又何以為周南夫日風則必里巷歌謠非朝廷雅頌可知曰圖風則必一國之風非一家之俗又可見今旣篇篇歸美后妃仍復謂之周南豈不與命名雍大相左乎且文王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至于天下乎時不謂然何必牽引大學以釋風詩致使諷為理障旨被寧象不得溫柔敦學旨而何以議諷刺雍耶夫于說詩曰與曰觀曰君曰怨往往從言外以見意非穿鑿附會以求之也所謂言者無辭關之者足以戒其意亦可想已愚冢周南十一篇皆周人自咏其國風唯螽斯兔宜麟趾及公室盛益斯美后妃之多男兒宜喜文王之游獵麟趾見公族之曰螽要皆假物咏嘆未齊顯言稱頌所以為風也然既采之民諸而又兼咏君如者何哉夫民有民俗國有國風兼收並綠得失斯見首六章皆咏婦德見風化起自家庭也兒宜游欲茉皆郵離漢廣熱唱則郊外風焉至於汝墳兼及坟外見遠人罰化為天下歸心之漸麟趾則嘆美公族乃發祥所自始故以是為耕焉精詩之意大暑如此至其旨節優柔和順中正溫柔得天地大和翔洽氣所以為肌之

正唯漢廣氣體差濶而歸汝墳稍中有怨與前後諸詩小異即謂爲正風之變也亦宜此亦天地自然元音不可强而爲之者也

詩經原始卷之一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二目錄

國風二

召南十三首

鵲巢　昏禮告廟詞也

采蘩　夫人親蠶事于公宮也

草蟲　思君念切也

采蘋　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

甘棠　思召伯也

行露　貧士卻昏以遠嫌也

殷其靁　諷衆士以歸周也

摽有梅　諷君相求賢也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江有汜　商婦爲夫所棄而無懟也

野有死麕　拒招隱也

何彼襛矣　諷王姬車服漸侈也

騶虞　獵不盡殺也

其實只在首二語餘皆敷衍且美中含刺不及關雎遠矣

二南皆以昏詞爲首如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陰陽爲道所始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二

召南

召地名與周邑皆在岐山陽故南面地方坂廡武王得天下後封旦於周卽封奭於召以爲采邑周召二公之號由此起其所採民間歌謠有與公涉者有與公無涉者均謂之召南蓋皆召以南之詩故亦南之而已召與周近地同俗同故詩之音亦略同且先天下而被文王之化者又莫不同此所以與周南同爲國風之正而居三百之首者也若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與集傳謂召公宣布於外其詩得之南國則謂之南者均不可從夫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獨行於南域且文王在上有南王周召未得分封又何以有召公循行南國宣布於外之東天子在上諸侯擯使大夫宣政列國此何如臣而諸儒乃以誣文王耶

鵲巢　昏禮告廟詞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一章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二章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三章

右鵲巢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夫人之德也大序衍爲國君積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鳲鳩乃可配焉集傳更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三說均似可通然詩本咏昏姻而何以鳲鳩起興終無定解自序傳來說詩者無不以鵲巢鳩居況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類也鵲鳩異物也而何以爲配乎姚氏際恒最攻序傳力駁鵲巧鳩拙之說至舉其附會者四可謂痛切言之矣乃其自解詩意又以爲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也其言巢居者況女之居男室也則與舊說何異且謂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乃女縱不同體而謂之異類可乎哉此不通之論也然則何以爲鵲鳩辭竊意鵲巢自喻他人成室耳鳩乃取譬新昏人也蓋新昏者必治室所謂鳥革翬飛蟬聯鵲起無不極意煇煌以爲美觀又況鵲善營巢故以爲比鳩則性慈而多子曹之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凡娶婦者未有不祝其多男而又冀其肯堂肯構也當時之人必有依人大廈以成昏者故詩人詠之後竟以爲典要耳否則公族子姓寵遇天王得邀賜第爲子娶婦其內詩人既美其宮室之富又須其子婦之賢亦未可知然細咏詩詞與關雎雖同賦初昏而義旨迥別關雎似後世催妝花燭等詩此則語近祝詞古昏禮必告廟祝版樂章當有用者但無攷耳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既有告則有文旣有文卽有歌此亦禮之相因而致者愚故疑其爲告廟詞也

附錄　姚氏際恒曰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嗟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設此附會之一也毛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歐陽氏曰今人述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殞雛而死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按其謂鳩性拙係綁拼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喻女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乎女子從用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性拙不能作家而於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謂之有室米則作家正宜好女耳又謂在屋瓦間幾曾見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卽巢矣何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鷇殞雛而死又謂鵲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此附會之三也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盡詩之病也若然是既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興恐無此事其說名爲據證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然舉其說之傳世者數篇其他雖說不能概進按此詩之意其言鵲鳩者

[illegible]疊詠之 末章[illegible]備盛觀之此文法[illegible]之[illegible]可謂[illegible]非[illegible]

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也其言巢與居者以婦之于歸猶鳩之居巢況女之居男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一切紛紜盡可埽除矣（案）此說較人甚佳自論未免已見前論詩者可共參觀

集釋　鳩　鳥名性拙營巢鳩鳥名一名布穀爾雅云鳲鳩而朱謂詩言因鳩性一而慈鳩性一而孝　百兩　一車兩輪故謂之兩百乘成數言其多也　方　有之　將　送也　盈　滿也　成　禮成也

標韻　居六魚　御叶韻　方七陽　將同　本韻　盈八庚　成同　本韻

采蘩　夫人親蠶事于公宮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一章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二章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三章

右采蘩三章章四句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故毛鄭孔三家皆主祭祀言集傳既從其說又疑爲親蠶事然采蘩公宮等字以爲祭祀用耳殊知蘩乃生蠶之物陸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詩曰采蘩祁祁以生蠶也今豳俗猶用蒿云且詩卒章曰薄言還歸亦非祭祀意夫曰祭則必有一番敬謹以將事意今曰僮僮豈禮也哉集傳不得其解乃引祭義曰反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讀者試咏還歸何夫豈陶陶遂遂之謂乎抑尚有愛敬無已之心乎何曲爲之說如是也案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

此讀如[illegible]

[illegible]

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此詩正爲此賦也曰采蘩者以生蠶也于沼于沚于澗之中者以近川也曰事者蠶事也曰宮者蠶室也曰公者公桑也曰夙夜者猶言朝夕以供蠶事也曰被者首飾也曰僮僮者僕婦衆多也曰祁祁者歸婦如雲也蓋蠶事方興之始三宮夫人世婦皆入于室其僕婦衆多蠶婦尤盛僮僮然朝夕往來以供蠶事不辨其人但見首飾之招搖往還而已蠶事既卒而後三宮夫人世婦又皆各言還歸其僕婦衆多蠶婦亦盛祁祁然舒容緩步徐徐而歸亦不辨其人但見首飾之簇擁如雲而已此蠶事始終景象如是故言可無疑義已召地去周未遠故風尚略同豳有蠶事召亦有采蘩出之蠶桑爲本女工是重創業如此流澤可知嗚乎此周之所以王且久也後世有天下國家者其尚以此爲法乎哉

集釋　蘩　白蒿也陸氏璣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　沼　池也　事　蠶事　澗　山夾水　被　首飾也編髮爲之　僮僮　集傳訓竦敬無據姚氏亦不能詳（案）僮僮從人然僮僮者僕婦衆多之貌耳　夙夜　朝夕也　公　公桑也　祁祁　詩祁祁如雲衆多貌

標韻　沚四紙　事四寘　通韻　中一東　宮同　本韻　僮一東　公同　本韻　祁五微　歸同　本韻

草蟲　思君念切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一章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

未見如想及既見情景此透過一層法也

既覯止我心則說二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三章

右草蟲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集傳以爲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集傳不過采相小序則節外生枝細味詩詞何嘗有以禮自防意即一婦思夫而必牽及文王之化者何哉至有謂其惟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警無論草蟲至微非自警之物即其夫偶一在外而妻遂幾幾乎不自保其爲淫俗所染此尚成婦道耶姚氏謂前章說詩至此真堪一唾未免過激然亦未爲過也其餘紛紛異說尚多有謂其爲未嫁之女言者有謂其爲既嫁之婦言者亦有謂其爲方嫁在途而言者更

無足道此蓋詩人託男女情以寫君臣念耳始因秋蟲以寄恨繼歷春景而憂思既未能見則更設爲既見情形以自慰其幽思無已之心此詩言情作也然皆虛想非真實覯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蟋蛄久鳴悲明月何皎皎等篇皆是此意夫臣子思君未可顯言故每假思婦情以寓其忠君愛國意使讀者自得其意於言外則情以愈曲而愈深詞以益隱而益顯然後世之人從而歌咏之亦不覺其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自生乃所以爲詩之至也孔子云詩可以興者非是之謂歟不然彼婦自思其夫縱極工妙何足爲風詩之正耶

【集釋】喓喓聲也草蟲集傳草蟲蝗屬奇音青色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好在茅草中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

祭品及所采之地治祭品及所治之器祭處及主祭之人秩次井然有條不紊

螽子陸氏佃曰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忡忡猶衝衝也覯遇也降下也蕨陸氏璣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薇集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陸氏璣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爲元修菜也夷平也

【標韻】蟲東一螽忡同降江三叶韻蕨月六惙屑九說同通韻薇微五悲四支夷同通韻

采蘋，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一章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二章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章

右采蘋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於是傳說皆因

之若未嘗顧季女句者夫既謂之季女則明明是未嫁少女而乃以爲大夫妻者何哉序傳於周南則章章牽合后妃於召南則章章牽合諸侯夫人及大夫妻皆有意分屬二南於王者諸侯之說誤之遂不顧其詞之自戾也如是何元子則又謂其美邑姜也於是訓有齊之齊爲齊國之齊又引左傳季蘭爲邑姜之名以實之尤爲穿鑿臆斷均不可從唯毛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者得之鄭氏亦引禮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公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二說極爲明晰可無疑義而愚則更謂此詩非賦祀事乃教女者告廟之詞觀其歷敘祭品祭器祭地祭人

毛氏鳳枝曰案湘韓詩作鬺鬺爲本字湘爲同音假借字韓詩爲今文毛詩多古文古文多假借也

循序有法貨實無文與鵲巢異曲同工蓋鵲巢爲婚家告廟詞
此特女家祭先文耳衆論紛紛可無煩置喙其間已

【集釋】蘋萍也【嚴氏粲】曰本草水蘋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蘋可茹而萍不可茹不可茹豈可以供祭祀乎濱厓也藻【陸氏璣】曰藻水草也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行潦流潦筐筥皆竹器方曰筐圓曰筥湘【集傳】湘烹也粗熟而淹以爲菹也【姚氏際恆】曰湘韓詩作鬺鬺烹也似宜從韓不然祖之訓烹恐未允錡釜【集傳】錡釜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孔氏穎達曰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氏德明曰錡三足釜宗室【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集傳】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姚氏際恆】曰禮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案士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此指嫡婦之禮其婦傳舅姑亦席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牖下可知又云集傳謂牖下爲室西南隅尤錯既曰室西南隅豈牖下乎豈在室西南隅乎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在戶西牖東也季氏如圭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爲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

【標韻】蘋真十一濱同本韻藻皓十九潦同本韻筥語六釜麌七下十二馬一女語叶韻

此詩每字一甘沉一字此詩一篇節二句然以輕而復見其珍重耳

甘棠　思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章一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章二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章三

右甘棠三章章三句集傳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夫召伯循行南國已在武王時非布文王政也其所稅駕而盲憩止者何止甘棠一樹人縱愛惜亦不勝其保護而愛惜之矣韓氏嬰又謂召伯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百姓大悅劉氏

借行露比起已將道嫁過謫意寫足以下乘勢翻入進不懼予

向所云亦略同均不知爲政大體也召伯既爲天子大臣而臨民治事必有公室豈可出而就民於田隴之間以博一時愛民勤政之譽則其僞亦甚矣安在其能久而不忘哉愚謂召伯之政其浹洽人心深入肌髓者固非一時一事而人之所以珍重愛惜而獨不忍傷此甘棠樹者必其當日勸農教稼或蒞力溝洫時嘗出而憩止其下其後農享其利人樂其庥每思召伯而不得見唯此樹尚幢幢然繁陰茂葉蔥蒨如故故不覺覩樹思人以爲此召伯常憩止處也而忍伐而敗之哉不唯不忍伐而敗之即一屈抑之亦有所不忍則其德之感人爲何如耶夫民之不忍忘召伯者一樹尚且如是則其他更可知已詩人咏之亦即小以見大耳君子觀於此其平日學道愛人之心尚不能勃然而興者豈情也哉

【集釋】蔽芾芾茂盛貌可蔽風日也甘棠【陸氏璣】曰甘棠今棠梨也【陸氏佃】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赤者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翦翦其枝伐伐其幹也伯【孔氏】曰伯爲諸侯之長也【羅氏中行】曰伯長也茇【集傳】茇草舍也【羅氏中行】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敗折也憩休息也拜屈也羅氏曰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嚴氏粲】曰挽其枝以至地也說舍也【王氏質】曰說或爲稅止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標韻】伐月六茇曷七通韻敗卦十憩霽八通韻拜卦十說霽通韻

行露　貧士卻昏以遠嫌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章一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章二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讀汝字上二女皆本字章三

鴻濛室叢書　詩經原始卷之二　召南　八

右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自大序以強暴侵陵貞女爲言說詩者莫不遵而從之余嘗反覆詩詞而不得其解不敢隨聲以附和何也大署解此詩者多執室家不足一語爲辭集傳先云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以絕其人後又云汝雖能致我於訟而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是所爭者室家之禮耳意蓋本康成媒妁之言不和及毛氏昏禮財帛不過五兩之意以爲禮也果爾則求爲室家之禮亦易備使其既備而且足不必問其人之爲強暴與否女亦將屈而從之乎亦尚有所擇乎姚氏際恆亦云此當是女既許嫁而見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見此女之賢是又本劉向列女傳申女許嫁於鄷夫家禮不備女以爲輕禮違制不可以行而致於訟女終持義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舉而揚之之說也夫昏嫁稱家有無此女果賢雖寄廡賃舂之士亦當卸裝飾著布帬操作而前以相從茲乃以室家不足故反生悔心致興獄訟而猶謂之爲賢吾不知其賢果安在也說詩至此豈獨爲高叟之謂已乎章氏潢云行露首章似爲此賢君子被愼避禍而禍猶不免故下二章雖遭獄訟猶守正不從人以守正屬君子不屬貞女其言尚爲有見然亦只泛言其有愼刑違禍之心而其所以不能免禍之故則未嘗明悉細繹詩意雖不敢妄有臆斷而其中委曲致禍之由似可得言者大抵三代盛時賢人君子守正不阿而食貧自甘不敢妄冀非禮當時必有勢家巨族以女強妻貧士或前已許字於人中

復自悔另圖別嫁者士既以禮自守豈肯違制相從則不免有速訟相迫之事故作此詩以見志首章借行露爲比懼其沾汚而辱吾身也後二章則直明己志以絕之然其志雖嚴而詞實婉云雀本無角何穿我屋鼠本無牙何穿我墉人之自防可不愼哉此女果賢而何無夫家也何配不可擇而必速我以獄乎今既欲速我獄是明明以獄訟懼我耳我豈以獄訟是懼哉雀無角而穿屋不謂之有角不得也女無家而速訟不謂之有家者誰其信哉似此非禮相迫雖速之訟其能違禮以相從乎必不然矣然女之有家與否吾不可知而吾之終不可以相從者則以吾家素貧不足與豪富爲禮耳此詩人微意也太史取之以士處貧困而能以禮自持不爲財色所誘不爲刑法所攝足以風天下而勵後世非俗之至美者歟此召南所以繼周風而爲十三國之首也

【集釋】厭浥（濕意）行露（道露也）家（女之夫家也）速（召也）致獄（孔氏穎達曰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因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牙（牡齒也陸氏佃曰鼠有齒而無牙羅氏願曰牡齒前齒謂之大者）墉（牆也）

【標韻】露（遇七）夜（同）二字自爲韻　角（覺三）屋（屋一）獄（沃二）足（同）通韻　牙（六麻）家（同）本韻（隔句叶）墉（冬二）訟（宋二）從（冬）叶韻（隔句叶）

羔羊　美召伯儉而能久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章一）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章二）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章三）

右羔羊三章章四句小序謂鵲巢之功致不知何所取意大序以爲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服羔羊則德如羔羊服狐貉不將如狐貉乎且羔羊亦何節儉正直之有爲之解者曰羊性柔順逆牽不進象士之難進易退以爲正直夫以倒退倔强之性爲正直固大可笑而節儉二字仍無着落則其附會無理可知而集傳乃承而用之者何哉姚氏際恒曰此篇美大夫之詩詩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卽其服飾步履之間以嘆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可於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其解委蛇委蛇之神別有會心較之諸家似覺圓通然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究竟無說以釋其義夫詩人措詞必有指實斷非虛衍毛氏義曰紽數也古者數絲以成裘不

失其制意謂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取其分明爲不失制試問羔裘露縫豈尙成裘凡製衣以無縫爲妙況羔裘純黑尤不宜露縫所謂裁縫滅盡針線迹是也茲乃以素絲英裘成何制度且可嗤也愚意序言節儉二字必有所本特不能言其所以然且又雜以正直字並謂德如羔羊遂不成語矣郝氏敬曰織素絲爲組拚其縫際曰紽毛氏又曰緎縫也胡氏一桂曰合二爲一謂之總然則紽也緎也總也皆縫之之謂也羔裘本當日常制諸侯視朝之服大夫朝服亦用之唯裘飾與君異使凡在位者皆羔裘而皆委蛇以退食亦何足異亦何足見其爲賢哉蓋此詩所咏必有其人在非泛然也觀五紽五緎五總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縫之矣夫一裘而五縫之仍不肯棄非節儉何晏子一

序所引狐裘尤妙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狐裘三十年人稱儉德載在禮經其是之謂乎至於委蛇委蛇則雍容自得之貌使服五縫之裘而無雍容自得之貌無以見其德之美使服五縫之裘雖有雍容之貌而不於自公退食之地見之且恒見之亦無以見其德之純茲則廷臣初見其服如是其貌如是繼見其服如是其貌亦如是久見之其服與貌仍無不如是無所矜亦無所掩不矯强亦不虛飾但覺其舒容安度而自有餘裕焉此雖外儀乎內德蘊焉矣此雖末節乎全德見焉矣夫非道純德懋而臻乎自然境者不足以語此吾故謂必有其人在也其召公之謂歟其召公之謂歟詩人所以一再咏之不已也

【眉評】羔羊 小曰羔大曰羊 革 皮也 縫 皮縫際也 總 合衆皮爲一也

【韻讀】皮 四支 紽 五歌 蛇 支 叶韻 革 十一陌 緎 十三職 食 同 通韻 縫 二冬

總 一董 公 同 通韻

殷其靁 諷衆士以歸周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章一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章二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章三

右殷其靁三章章六句小序謂勸以義大序乃以爲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集傳因之而更爲說曰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姚氏駁云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有勸以義之意且冀其歸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其爲支辭飾說無疑甚集傳之云

美其德者以振振字訓信厚也姚氏又駁之曰振爲振起振興
意亦爲衆盛意若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
傳皆訓信厚於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爲臣之從君焉僞傳曰
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僞說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
周廟僞傳以振振君子指文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僞說
以振振爲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然于何斯違
斯二句何其意蓋謂何斯違斯句似婦人思夫之辭振振乃衆
盛意于思夫又不倫故不敢直斷以爲義當闕疑嗟嗟此姚氏
泥解二句爲思夫辭耳嘗讀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所謂盍歸

乎來者非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意乎所謂振振君子者非聞文
王作翠起而振興之士乎曰歸哉歸哉者則相招而來歸者之
辭也然則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之側之下者抑又何說蓋靁霆
所以喻號令也文王發政施仁其號令由近而遠猶靁霆發聲
自高而下所謂南山者岐周地近終南故舉以爲喻耳當時文
王政令方新天下聞聲嚮慕有似靁發殷殷蟄蟄啓戸故詩人
借以起興而其振興起舞之意則有不勝其來歸恐後之心焉
僞傳與說雖非古訓頗有所見特以歸哉屬諸侯及受命于克
商後則非盡此詩必爲伯夷太公輩作耳觀何斯違斯莫敢或
遑意是避難來歸之辭非諸侯口吻然亦近似而幾矣不得以
其僞傳而少之也

標韻 殷殷（音隱）何斯（斯此事也）違斯（斯此地也）遑（暇也）振振（興起也又衆盛貌）
叶韻 靁（十灰）哉（同）本韻（句首叶尾）陽（七陽）遑（同）本韻　側（十三職）息（同）本韻
下（二十一馬）處（六語）叶韻

摽有梅　諷君相求賢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章）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
庶士迨其今兮（二章）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三章）
右摽有梅三章章四句小序謂男女及時也毛鄭以下諸家莫
不本之然猶不過曰女求男恐其嫁不及時已耳及集傳則甚
而言之曰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夫女嫁縱不及時
而何至有強暴之辱乎女嫁縱欲及時亦何至迫不能待乎以
迫不能待之女而猶謂其能以貞信自守者吾不信也且強暴

之辱貞女恐非大無道之世而又遇極兇暴之人斷不至是曾
謂文王化行俗美之世而猶煩貞女之亟亟自慮如是耶此必
無事也亦嘗細玩此詩不類男女詞者有三咏昏姻不曰桃而
曰梅不曰華而曰實比興殊多不倫一也求壻不曰吉士而曰
我庶士加我字於庶士之上尤爲親暱可醜二也亟亟難待至
於先通媒妁以自薦情近私奔三也然此猶就其詞氣言之而
其大不合者則以女求男爲有乖乎陰陽之義者也然則詩意
云何姚氏際恒云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也章氏潢
亦云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摽梅使求賢者及時延
訪之耳二說庶幾得之何者鹽梅和羹皆之喻賢也非摽梅之
謂乎碩果不食易之象剝也非其實七其實三之謂乎庶常吉

第二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版反內

士則周官衆職之稱故曰求士而又曰我庶士親之乃所以近之耳梅卜卜吉左氏卜吉之辭今旣迨吉豈不可擇而用之至於今兮謂之則又欲其及時而延訪之矣蓋商周之際剝復之秋也山林隱逸借肥遯以韜光者固自不少然求其賢如太公伯夷太顛閎夭散宜生輩亦難數數覯又況幾經喪亂幾經沉淪其能久而自存不至爲時所摧落如碩果之不食者豈可多得乎哉若不及早旁求而延訪之則隨梅和羹之士日漸剝落有老死巖阿以至於盡焉耳雖然士之遇與不遇亦何足慮而特如需材孔亟之世也何哉詩人有念於此故作詩以諷當時在位使勿再事優游而有遺珠之憾云爾

集釋 摽落也 梅木名 迨及也 今今日也 墍取也 謂諮訪之意

標韻 七四質 吉同 本韻 三十三覃 今十二侵 通韻 墍五未 謂同 本韻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一章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二章

右小星二章章五句小序以爲惠及下也大序謂夫人無妒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集傳亦謹守其說而不敢背然詩中詞意唯衾裯句近閨閫餘皆不類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且卽使此句爲閨閫咏亦胥襆被枕就人之意豈深宮進御於君之象哉姚氏際恆解此詩引章俊卿之言以爲小臣行役作因推廣其意云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襆被之謂實命不同則較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衆妾則是乃其常分安見爲后妃之惠及妾媵乎然而詩旨原自分明無如諸公之錯會其解者何哉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逮繼之以夜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命之不同則大小臣工之不一而聊對勞逸之懸殊也旣知命不同而仍克盡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怨天心不敢有怨王事此何如涵識乎藉非文王平日用人無方使之各盡所長烏能令趨承奉公之士勤勞而無怨如漢諸葛武侯亦稱得人嘗罷李平廢廖立爲民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平聞之亦發憤死度後人之不能復用已也嗟嗟用人而得其平則雖廢棄終身猶不敢怨況于役乎此詩雖以命自委而循分自安毫無怨讟詞不失敦厚遺旨故可風也

集釋 嘒微貌 三五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 征行也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毛氏萇曰參伐也昴留也孔氏穎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演孔圖云參以斬伐故言參伐也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 衾被也 裯襌被也

標韻 東一東 公 同並同 本韻 昴十一尤姚氏際恆曰毛傳云昴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昴則此宿昔留陸氏音讀及亦同從之 裯 猶並同 本韻

江有汜 商婦爲夫所棄而無懟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一章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二章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三章

右江有汜三章章五句序謂嫡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悔是則然矣然如嘯歌句何哉蓋嫡之待媵後悔容或有之若處

亦屬常情唯處而樂樂而至於嘯且歌恐非媵婦待妾意且歎
者悲歎之辭非和樂意也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王風條其歗矣
皆借悲歌以發鬱積氣又安見其爲融融意哉唯黃氏震曰歗
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過勤勞也已乃寬
釋曰人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以
前二章作或然之想以末一章寓無聊之心庶幾乎得之矣然
又安知非棄婦詞而必爲媵妾作耶諸儒之必爲媵妾作者他
無所據特泥識之子歸何作于歸解耳殊知妾婦稱夫亦曰之
子如有狐詩云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類不必定婦人而後稱
之然則歸也者還歸之歸非于歸之歸也又明矣此必江漢商
人遠歸梓里而棄其妾不以相從始則不以備數繼則不與偕

行終且望其返舍而不之過妾乃作此詩以自歎而自解耳否
則詩人託言棄婦以寫其一生遭際淪落不偶之心亦未可知
然婦女爲人所棄而仍不忍忘其夫猶幸其萬一自悔有以處
我我且嘯歌以自遣則詩人忠厚之旨也與前小星篇同一命
意而詞之激切則更過之嗚乎讀此詩者可以怨矣

【集釋】汜 江決復入爲汜嚴氏曰凡小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　渚 小洲也　沱 江之別者

【標韻】汜 四紙 以 同 悔 十賄 通韻　渚 六語 與 處 六御 通本韻　沱 五歌 過 歌 同

本韻

四句兩遙遙得全用此體　折合正似仍是比以下百折之之詞

野有死麕　拒招隱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一章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二章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三章

右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自來解此詩者不一
其說以爲惡無禮者古序也以爲凶荒殺禮以死麕死鹿爲昏
禮者毛鄭也以爲淫詩者季明德也以爲刺淫詩者歐陽氏也
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污者集傳也紛紛臆斷原無一定夫所
謂惡無禮者卽貞女不爲強暴所污說也詩曰吉士傳曰強暴
經與傳互相矛盾可乎哉女而懷春尚稱貞女天下有是貞女
乎至其拒暴之詞則曰姑徐徐來勿感我帨勿吠我尨言何
婉而意何切也而乃謂其爲凛然不可犯者誰其信耶若必謂
爲淫詩與所謂刺淫之詩則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亦可謂爲失
德女而有污潔白之體乎姚氏際恒能知衆說之非而不能獨
抒所見仍主山野爲昏之說且謂吉士爲赳赳武夫亦屬不倫

唯章氏潢云野有死麕亦比體也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
諷士之炫才求用而又欲人勿迫於己者之爲得之然謂懷春
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胡不誘之又誤解懷春如玉二語而
爲一也夫曰懷春則其情近乎淫矣曰如玉則其德本無瑕矣
語意各別斷斷不可相混故范氏處義曰女子之德潔白如玉
不可犯以非禮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同
意則其識過章氏遠矣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懷貞不肯出
而用世故託言以謝當世求才之賢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
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則純束也而誰其包之有女如玉質本無
瑕也而誰能玷之爾吉士縱欲誘我我其能禁爾以無誘哉亦

惟望爾入山招隱時姑徐徐以云來勿勞我衣冠勿引我吠尨
不至使山中猿鶴共相驚訝也云爾吾亦將去此而他適矣此
詩意極深而詞又甚婉故使讀者猝難領會愚固未敢自信能
爲詩首要之循章會意其大要亦不甚相遠也或又謂文武盛
時何勞肥遯然巢由並生堯舜之世何害其爲堯舜即夷齊同
遇文武之朝又何害其爲文武安知孤竹二子外不更有名賢
遺老高尚其志不肯出而食粟者哉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聖德
如天亦何所不容然正唯有此高人逸士而能容之乃所以成
文武之世之大也

【集釋】麕麞也陸氏德明曰麕本亦作麏又作麇麏也青州人謂之麕麕有麝可合香故以其下樸樕香意 樸樕小木也孔氏穎達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 麃曰洪名有所繁史記諸侯 以聘享又小雅鹿鳴以宴嘉賓是嘉儀也故以起下女如玉 脫脫舒緩貌 感動也 帨巾也 尨犬也

【標韻】麕真十一春同本韻叶隔句包肴三誘二十五有叶韻 樕屋一鹿同束、玉沃二同通韻 脫曷七帨霽八吠隊十一轉韻

何彼襛矣　譏王姬車服漸侈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一章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二章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三章

右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姚氏際恆云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即春秋時平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稍多亦可見人心之同然也章氏潢亦云若必指爲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齊則齊將誰指乎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長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此論出則衆說紛紛可息喙矣然此詩果如集傳諸家所云美王姬之下嫁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而又能敬且和乎曰未也詩不云乎何彼襛矣是美其色之盛極也曷不肅雝是疑其德之有未稱耳有襛豔之色尤必有肅雝之意以將之然後德色雙美可以相慶今觀王姬下嫁其色之豔如桃如李何其如彼之盛乎而德雖未見第即所駕之車未見肅雝氣象彼王姬乎曷不肅肅雝雝以稱其如桃如李之襛豔而無所疵議乎當姬下嫁日從旁觀者誰不因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色相配年相若也及溯其乃祖若父婚媾時車服非不甚盛而琴瑟鐘鼓之中不失窈窕好逑之意方容非不豔冶而桃夭葉蓁之美自具宜家相慶之心今則徒使人嘖嘖稱羨以爲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共此絲蘿之美而已矣其所以託結此絲蘿之美者豈不以王侯世胄互聯姻締如絲之合而爲緡乎由此觀之美中含刺其爲春秋之世也無疑而何以能附二南後乎章氏俊卿又云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愚謂此時召南亦非其舊乃新遷之召南耳故名雖如故而地有變遷風之淪漓亦因之使二南所收盡關雎麟趾之盛則其盛亦何足貴此詩所詠雖未必即於淫泆然以視周初全盛時則德意亦漸侈矣編詩微意固有在歟

【集釋】襛盛也石經作穠陸氏德明曰襛如容反韓詩作莪莪音戎 唐棣陸氏璣曰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

末句與于嗟麟兮相似而實不同彼通章以麟爲比故末句詠歎麟兮不然矣此詩發端未曾及騶虞末句不得突出爲比故知騶虞所非獸名也

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聲或白或赤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郭氏璞曰江東呼夫栘 平王 宜臼即平王 齊侯 即襄公諸兒春秋莊公十有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緡絲也合緡絲爲之

【叶韻】襛 冬二 雝 同本韻 叶隔句 華 麻六 車 同本韻 李 紙四 子 同本韻

緡 真十一 孫 元二十三 通韻

騶虞 獵不盡殺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句 騶虞。章一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章二

右騶虞二章章四句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皆有心附會文王化行之故集傳更云是即眞所謂騶虞矣以獸比君倫乎不倫固不待辯而自明也惟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虞官與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及禮射義合是騶虞

非獸名也審矣淮南子與相如封禪等書雖亦有以騶虞名獸者而非詩之所謂騶虞也豝釋獸云牝豕集傳云牡豕均無足辯又謂一歲曰豵亦小豕也夫豕畜於家不生於野何獵之有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豝豵爲田豕害稼之獸似矣然既曰害稼則殺之正宜其多何五豝而僅一發乎若一發而中五豝則仁心又安在乎毛氏萇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歐陽氏因之以爲獸雖五豝矢唯一發以見君心之仁愛及物不忍盡殺之意愚案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曰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似一發之發乃車一發而取獸五非矢一發而中獸五亦非獸雖五豝矢唯一發之說也夫天子與諸侯蒐狩將以奉祭祀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非徒陳

師鞠旅以示威武也故大獸則公之小獸則私之獲者取左耳是一行圍而所射之獸不一類所獲之禽非一種乃可以享烝而奉祀若沾沾以一發五豝爲節恐以博仁愛之譽則有餘而致誠敬之心或不足也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亦不過獵不盡物物不盡殺之意也云爾而豈以是爲名譽哉然則壹發五豝之咏詩固無足信歟曰此正詩人之辭不可以辭害意且舉豝豵爲例而餘獸可知耳至末句不美國君而美虞人亦如鄭氏所云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即國君之仁國君之仁即文王之仁指在虞人而神注國君與文王故曰澤及昆蟲草木而有以見化育之廣爲王道之成也

【考證】茁 集傳茁生出壯盛之貌 葭 嚴氏粲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葦之初生者 蓬 許氏慎曰蓬蒿

也

【叶韻】葭 麻六 豝 同本韻 乎 虞七 虞 同本韻 句自爲韻姚氏際恆分于嗟乎爲句而又謂之無韻者何哉 蓬 東一 豵 同本韻 虞 姚氏際恆曰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五紅反一字而音殊程氏以悟曰末句與上章不入韻集傳虞字音牙二章音五紅反顧氏詩本音云首章以豝虞爲韻二章以蓬豵爲韻而虞字則合前一章集傳不得其解乃以首章之虞叶音牙二章之虞叶五紅反一詩之中而兩變其音及至秦詩權輿之篇則無說矣首章以渠餘與輿爲韻二章以簋飽與輿爲韻而乎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有首叶者不能以一叶盡也故以爲此古人後章之法不得以此韻而發求之上句宜其述篇而不合矣愚案古人用韻之法有以隔句叶者有一句疊用而自叶者有三章而後章隔句叶者有首章三句後章三句叶者是也三章隔句叶其韻多不可枚舉一字疊用句自爲韻者知行露首章而後章字是也章是也且與章首三闋字應後章應前章則氏知之而權與與此是詩皆本句自叶其定後章韻前章氏知之而未盡耳蓋乎字二與與與其本韻耳若姚氏直以爲無韻者何謂耶

以上召南詩凡十有四篇 小序謂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集傳

因之以爲鵲巢至采蘩言夫人大夫妻也甘棠以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至是而所施者溥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然其中言强暴欲侵陵女子而致訟者有之女子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竟迫不能待者有且之女子拒暴不及而曰謝姑徐徐來者亦有之詩僅十四篇而言强暴者三是何强暴之多也以文王之世而强暴徒在梗化也如是謂之熙皞世得乎爲之解者曰女子陰柔易化男子陽剛難馴且商周之際紂之淫風流行民初被化未純故其俗如此殊知周家世德人民服化已深時王文王猶有强暴侵陵事乎前賢大儒說詩如此必有所據後生小子何敢妄議但事關風化道係人心者亦不可以不辨夫與其得罪先聖而有誣經之誚無寧獲咎後儒而無附和之嫌孔子教人學詩必首二南以爲不爲周南召南則猶正牆面而立二南所咏不過夫婦昏姻草木鳥獸亦何至不爲之而猶面牆而立歟蓋昏姻者夫婦之始夫婦者倫行之基人於此而未肯學焉則身且未修也何有於家且未齊也何有於國與天下是一步不可行非面牆而立之謂乎集傳說多本此其所見未嘗不是然而廢矣況章窺牽合之賦夫學詩者不可不有無邪之心而作詩者未必先存無邪之念卽說詩者亦不求如詩之意焉已耳詎可參以已意哉愚觀召南十四篇賦昏姻者五許言男女詞以寓君臣義者四供職事于公宮思仁政于已往及美儉德曠行役而頌畋獵者又各一其間有關乎文王者有無關乎文王者有係乎召伯者亦有無係乎召伯者關乎文王者殷其靁摽有梅小星騶虞是也係乎召伯者甘棠羔羊是也其餘則皆山林野夫閭巷婦女之詞然不必定咏文王亦無非文王之化不必定指召伯周非召伯之功故可與周南並列爲萬世詩教祖王其音節較之周南稍迫而直無寬厚和緩之致故又爲周南亞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三目錄

國風三

邶十九篇

柏舟　賢臣憂讒憫亂莫能自遠也

綠衣　衛莊姜傷嫡妾失位也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　衛莊姜傷己不見答於莊公也

終風　衛莊姜傷所遇不淑也

擊鼓　衛戍卒思歸不得也

凱風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也

雄雉　期友不歸思以共勗也

匏有苦葉　刺世禮義澌滅也

谷風　逐臣自傷也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旄丘　黎臣勸君勿望救於衛也

簡兮　賢者自傷失位而托所懷也

泉水　衛媵女和載馳也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新臺　刺齊女從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

詩經原始卷之三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三

邶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始封及後何時并入於衛諸家均未詳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邱朝歌故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滑縣淇淇縣楚邱則山東兗州府城武縣大抵河北一帶皆衛境也惟邶鄘地既入衛詩多衛詩而猶繫其故國之名且獨之衛國前序與傳都與名其故或謂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之或謂因其釐之異而存之或又謂以寓存亡繼絕之心如楚毀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殺梁以爲行陳惡也愚謂邶自有詩特世無可攷故詩難徵實諸家又況古序稱偏以衛事實之致令邶詩無一存者而乃謂徙

借柏舟以喻國事其汎汎無所依標之形自見用韻參換入勢挾而倚寫憂讒極沉鬱有切之致均憫亂極憤懣情惑之心

存其名也豈不遇哉至編次在衛前劉氏元城曰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范氏處義曰先邶而後鄘者豈以其亡之先後歟然皆無確論姑仍之以存其舊云

柏舟　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遠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一章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二章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三章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四章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五章

右柏舟五章章六句小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大序遂以衛頃公實之集傳更疑爲莊姜詩今觀詩詞固非婦人語誠如姚氏際恆所駁然亦無一語及衛事不過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遠

之說安知非即邶詩乎邶既爲衛所并其未亡也國勢必危君昏臣瞶僉壬滿朝忠賢受禍然後日淪於亡而不可救當此之時必有賢人君子目擊時事之非心存危亡之慮日進忠言而不見用反遭讒譖欲居危地而清濁無分欲適他邦而宗國難舍憂心如焚耿耿不寐終夜自思惟有拊膺自痛故作爲是詩以寓其一腔忠憤不忍棄君不能遠禍之心古聖編詩既憫其國之亡而又不忍臣之終沒而不彰乃序此詩於一國之首以存忠良於灰燼亦將使後之讀詩者知人論世雖不能盡悉邶事猶幸此詩之存可以想見其國未嘗無人所謂寓存亡繼絕之心者此也而無如說詩諸家不察其意乃以爲衛詩且以爲婦人作則邶與亡矣不然邶國既入於衛而詩又皆衛詩何必

徙存其名於十三國之上以爲是存亡繼絕之意又何賴有此存亡繼絕意哉嗚呼吾恐邶之忠臣義士含冤負屈雖數千年下猶不能瞑目於九京也

集釋　柏舟以喻國也舊說以爲自喻下即繼以耿耿不寐未免傷於迫切非仁人心也惟舟喻國汎汎然於水中流其勢靡所底止爲此而有隱憂乃見仁人用心所在

匪鑒　歐陽氏修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箋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倘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蓋鑒之于物絲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衛之羣小而不遇也此難就衛事言然解匪鑒二句甚明晰故錄之

選　集傳曰簡擇也何氏楷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之選當作算亦通存之

悄悄　憂貌　**覯**　見也　**閔**　病也王氏安石曰君子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訴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

日䑽多不少者以辟拊也心摽亦拊心貌孔氏穎達曰衆日月二者小人之衆也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句微嚴氏粲曰微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姚氏際恆曰日月喻君臣皆昏而不明之意也　而非
澣衣姚氏曰此句有二說蘇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此說爲是

標韻　舟十一尤　流同　憂同　遊同　本韻　茹六御　據同　愬七遇　通韻　轉十六銑　卷同　選同　本韻　悄十七篠　小同　少同　摽同　本韻　微五微　衣同　飛同　本韻

姚氏際恆曰先從綠衣言黃裏又從綠衣言綠又從綠言絲絺似了無頭緒又若兩件連敍此今人尋繹

綠衣　衛莊姜傷嬪妾失位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一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二章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三章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四章

右綠衣四章章四句小序謂衛莊姜傷已也大序云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蓋指州吁之母而言也集傳既從之而又以爲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姚氏際恆以爲此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其言極爲有見今從之莊姜之賢詩之怨而不怒諸家皆能言之故不復贅但擇其當者錄之而已其解首二章則孔氏穎達之言最晳首章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間色爲衣而見正色反爲裏而隱以興妾蒙寵而顯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二章曰間色之綠今爲衣綠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姚氏閒次章不必與上章分深淺仍主綠上黃裳但取協韻而已然其義既有可通則亦何妨分也唯其解第三章則大有會心云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潔之時汝之所治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爲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至末章則嚴氏粲曰絺綌暑服今當淒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嬪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僅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統觀諸說詩之旨無餘蘊矣定爲莊姜作亦無疑矣而何以不編於衛詩之中而序諸邶風之內則其意又不可解仍之以俟後攷

集釋　綠間色　黃正色　衣上曰衣　裳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治理也　訧過也

標韻　裏四紙　已同　本韻　裳七陽　亡同　本韻　絲四支　治同　訧十一尤叶子其反　叶韻　風一東　心十二侵　叶韻

前三章不過送別情景未寫乃追念其賢愈覺難舍且以先君相勗而竟不能長相保尤爲可悲語意沉痛不忍卒讀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一章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二章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三章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四章

右燕燕四章章六句序謂莊姜送歸妾是也即證以史傳亦無不合者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之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四年秦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然莊姜之惓惓於戴嬀而不能置者非獨其情可矜而其德尤可慕觀末章歷叙其賢可見然則莊姜之涕泣而送之者又豈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所可同日並論哉

【集釋】燕（鳦也孔氏穎達曰釋鳥云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燕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不齊貌）歸（大歸也孔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辭以歸甯者有時而反此則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頡頏（說文頡直項也與舊說同元釋鳥曰鳥嚨也何氏楷曰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向上也言有引亢高飛之意）佇立（久立也）上下（低昂高下之意）

【標韻】羽（七麌）野（二十一馬叶上與反）雨（七麌）叶韻　頏（七陽）將（同）本韻　及（十四緝）泣（同）本韻　音（十二侵）南（十三覃叶尼心反）心（十二侵）通韻　淵（一先叶均反）身（十一眞）人（同）通韻

日月　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莊公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一章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二章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三章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四章

右日月四章章六句此亦莊姜爲莊公而作而大序乃以爲遭州吁之難者何哉辯說駁之是已夫仰日月而訴幽懷見三光照臨下土同非地載天經之常而不謂倫紀間乃有如是人不以古夫婦之相處者以處我日惟謔浪笑敖來相慢侮是其心志回惑而無所定也不知如何乃能使之有定哉然志雖無定尙獨無伉儷情絕不一我顧而我報俾我自忘其憂乎乃如之人兮是終不以古道相處乎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一訴不已乃再訴之再訴不已更三訴之三訴不遂則惟有自呼父母而歎其生我之不辰蓋情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耳此怨極也而篇終乃云報我不述則用情又何厚哉蓋君雖薄我以無禮我不敢以無禮答君我惟以古夫婦之道相處而已若莊姜者可謂善處人倫之變而不失爲性情之正者也

【集釋】逝（發語辭）胡寧（皆何也）冒（覆也）報（答也）畜（養也）卒（終也）不述（言不循義理也）

【標韻】土（七麌）處（六語叶七麌）顧（七遇叶果五反）叶韻　冒（二十號）好（同）報（同）本韻　方（七陽）良（同）本韻　出（四質）卒（同）述（同）本韻

終風　衛莊姜傷所遇不淑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一章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二章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三章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四章

右終風四章章四句序以爲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朱子以爲詳味詩辭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仍定爲爲

莊公作其說良是若依序言則顧我則笑然肯來等語豈子所宜加于母哉州吁縱暴當不至此況非賢母所能出諸其口者首二章寫莊公爲人狂蕩暴疾之象殊非可以禮貌處其盲笑也無常每顧人也則必笑而笑又不出於正徒見其爲能浪笑敖有似狂風終日疾暴而已而予心安能無悼哉其往來也亦無定有時乎惠然而肯來而其來也又不以時則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又似狂風終日陰曀而已而予心能無悠然思哉我之過人也如是我之自處也則又奚若故下二章又云霾雨迅雷有時而止至於終風且曀因而曀曀其陰加以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時也我之度日亦若是乎則何時始克見天日乎中夜披衣起而不寐憂心抑鬱結而成疾則懷抱終無可解之一日矣四章宜分兩面解終風諸句作興不作比詩意乃長詩境乃寬削詩筆亦曲而不直否則專怒莊公有何意味耶○集傳云二詩宜在燕燕前是

【集釋】終風終日風也　暴疾也　謔戲言　浪放蕩　悼傷　霾雨土　惠順也　曀陰而風曰曀　有又也　嚏月令民多鼽嚏嚏者氣窒於鼻噴發於口　曀曀陰貌孔氏穎達曰曀言曀復曀則陰之甚也　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也　懷孫氏光啓曰懷懷抱不釋之意

【標韻】暴二十號　笑十八嘯　敖二十號　悼同　通韻　霾九佳　來十灰　思四支　通韻
曀八霽　嚏同　本韻　靁十灰　懷九佳　通韻

擊鼓　衛戍卒思歸不得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一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二章）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三章）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四章）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五章）

有此一章追叙前盟文筆始曲與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機局相似逆用于嗟字从將上意一氣不斷力此猶最宜學

右擊鼓五章章四句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雖集傳不能無疑以爲恐或然也故不敢確指其事但以爲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而已至姚氏際恒始駁之云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愚謂不必推論過細但即平陳與宋及不我以歸二語已大不相符夫所謂平者平其禍亂也州吁圖鄭是要宋與陳蔡同行何以獨云陳宋而不及蔡亦何可謂之爲平陳與宋圍鄭僅五日而還何以謂之不我以歸若云衛人怨州吁故未出師豫爲發亡之言以刺之然則圍鄭還至秋再舉未見其敗此詩爲下[illegible]刺之可也又何存乎故姚氏疑爲衛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爲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言頗近似然細玩詩意乃戍卒嗟怨之辭非軍行勞苦之詩當是救陳從晉宋討衛之時不能不戍兵防陳久而不歸故至嗟怨發爲詩歌始叙南行之故繼寫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憶室家叙別之盟言此行雖遠而苦然不久當歸尚堪與子共期偕老以樂永平不意諸軍悉回我獨久戍不歸是幾以爲濶別者今竟不能生還也幾所云與子偕老者今竟不能共申前盟也夫國家大役無過土工城漕然尚爲境內事即征伐敵國亦尚有凱還時惟此邊防戍遠永斷歸期言念室家能不愴懷未免咨嗟涕泗而不能自已此戍卒思歸不得詩也又何必沾沾據一時一事以實之哉

亦執而求全功

鏜鼓聲也　踊躍用兵　曾氏集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也　土　土功也

漕　衛邑名王氏應麟曰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漕邑戴公廬于漕即此　孫子仲　集傳曰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姚氏際恒曰衛穆公時有孫桓子良夫良夫子文子林父相繼爲卿所云孫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存參　爰　於也　契闊　隔遠之意　成說　成言也謂約誓　有　活　生也　洵　遠也　信　與申同

鏜　陽七　兵　庚八　行　陽七　轉韻　仲　送一　宋　宋二　忡　東一　叶韻　處　御六　馬　馬二十一　下　同本韻　闊　曷七　說　屑九　轉韻　手　有二十五　老　皓十九　叶韻　活　曷七　本韻　洵　真十一　信　同本韻

凱風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章一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章二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章三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章四

右凱風四章章四句序傳均以爲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諸家俱此遂無異說惟集傳以爲七子自責之辭非矣七子之作較序差精然何以見其爲淫風流行耶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爲淫風所染則豈小過已哉蓋古來婦人改嫁原屬常然故曰小過乃一改適遂目爲淫恐天壤間無處而非淫風矣夫七子自責而母心遂安子固稱孝母亦不得謂爲不賢也且子自責之心原欲婉詞幾諫未嘗顯彰親過今乃以爲淫風流行母難自守是欲掩親之過者乃適以彰親之惡也又豈孝子所樂聞哉況詩中本無淫詞言外亦無淫意讀之者方且悱惻沁心歎爲純孝感人更何必誣人母過致傷子心仁者之言恐不其然故愚謂七子之母猶欲改節易操者其中必有所逼或因貧之或處患難故不能堅守其志幾至爲俗所移然一聞子言母念頓回其惻然不忍別子之心必有較子心而難舍者而謂之爲淫也得乎不然慈心已動詎能遽挽故知其斷非爲淫起見也此詩之存豈獨以美孝子亦將以表賢母耳

凱風　季氏迪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棘　小木毛氏曰棘難長養者　夭夭　蔡氏卞曰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便能吹之使其心夭夭然和以茂也　棘薪　毛氏曰棘長成就者薪　聖善　嚴氏粲曰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令　善也　浚　衛邑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睍睆　毛氏曰睍睆好貌

南　覃十三　心　侵十二　通韻　夭　蕭二　勞　豪四　通韻　薪　真十一　人　同本韻　下　馬二十一叶後五反　苦　麌七　叶韻　音　侵十二　心　同本韻

首章言違行乃自　次言依想之至　三章言靜求之故　末章引勉亦以共勖

雄雉　朋友不歸思以共勖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章一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章二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章三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章四

右雄雉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集傳則以爲婦人思夫從役于外之作非國人所爲也姚氏際恒云上三章可通末章難通不敢強說總因泥讀雄雉二字故求其說而不得耳蓋以爲友朋相勖之辭則雄雉二字不可解如以爲夫婦相思之作則百爾君子實難縱殊知雄雉者雄飛之象也而雉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騫而欲顯名當世者非男女雌雄之謂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

正意
翻承
正轉分二層描述
寫以涉水喻處世
中間插入雉雁喻
俗物詞旨隱約故
詩意含深忽淺
若規若諷極似人
之意趣

爲天下豁是雄以喻高蜚以喻卑之意且詩首章泄泄其羽者喻文采之光輝也下上其音者喻令聞之廣譽也而下云自貽伊阻又曰展矣君子者誠哉其爲君子也但欲高鶱以致遠隔譏實使之乃自貽耳何則吾人之所以自立者名固當爭實尤宜務今以務名之故蹉跎歲月再阻隔關山是徒馳逐於外而不反求諸內者之過也是不知修德立行以爲實至名歸者之過也誠能反求諸身毋忿人而生嫉忌之心毋枉己而啓貪求之念則何入而不自得哉即使雌伏亦勝雄飛又何必遠適他邦廣求人祭不知自返使我勞心此友朋相望而相勉之詞不知諸儒何以認爲婦人作且以爲刺宣公淫亂不恤國事作淫亂詞固未嘗見即男女情亦何可信哉讀古人詩當眼光四射

不可死於句下者此類是也

【集釋】雉 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 泄泄 【李氏樗曰】泄泄自得也 阻 隔也 展 誠也 忮 害也 求 貪也 臧 善也

【標韻】羽 麌七 阻 語六 通韻 音 侵十二 心 同 本韻 思 支四 來 灰十 通韻

行 陽七 臧 同 本韻

匏有苦葉　刺世禮義淪滅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一章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二章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三章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四章

右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辨說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故集傳但泛指爲淫亂之人所見亦是但篇中雉鳴求其牡又似非泛泛然者故姚氏際恒亦以爲序說可從而前後文義絕不相屬則又以爲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詩豈有四章各自立義不相連類之理凡此皆因執雉鳴求其牡以爲實指宣公之說故致前後文義自生隔轕絕不可解詳味詩詞非不連屬亦非不明顯特其製局離奇變幻措詞兩照隱微若規若諷忽斷忽連故難驟解以愚所見直是一篇諷世座右銘耳首章借涉水以喻涉世提出深淺二字作主以見涉世須當有識量度時務知其淺深而後行是全詩總冒次章反承不識淺深明明濟盈濡軌矣而自以爲不濡並帶出鳴雉求非其類而自以爲偶以喻反常亂倫肆無忌憚之人惟其不度世道淺深故至越禮犯分而亦不

知自檢也雝雝鳴雁句引起歸妻意濟盈句引起人涉卬否意一反一正大開大合章法脈絡原自井然一絲不亂意以爲吾人處世倫行爲重夫婦之初不以禮合他可想知士人處世幹濟爲先同舟之內苟無良朋覆可立待故不欲整綱飭紀則已如欲整綱飭紀則必自昏姻始古之昏禮多在春前迨冰未泮此其時也不欲涉身處事則已如欲涉身處事則必如濟川然世之濟險必得同心卬須我友詎可少哉此雖刺世乎實自警耳詩人之意未必專刺宣公亦未必非刺宣公因時感事觸物警心風詩義旨大都如是故謂之刺世也可謂之刺宣公也亦可謂之警世也可即謂之自警也亦無不可是在乎善讀詩者觸處旁通悠游涵泳以求其言外意焉斯得之耳

匏有苦葉用比體先論夫婦常理作冒次言見棄卽從綫別起名耶無數篇畢

〔釋文〕匏陸氏子龍曰匏似瓠而圓亦曰壺盧性善浮腰之可以涉水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濟淺處也　涉行水也　厲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瀰水滿貌　鷕雌雉聲　軌車轍也　求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今詩言求其牡是不特以雌求雄且以飛求走之牡其無倫也甚矣以喻亂倫之人不顧匹偶如是　鴈鳥名鄭氏康成曰鴈者隨陽而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冰未泮姚氏際恒曰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際故云迨冰未泮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正解此詩語也　招招號召之貌孔氏穎達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卬我也

〔叶韻〕葉十六葉　涉同　揭九屑　通韻　盈八庚　鳴同　本韻　軌四紙居有反叶　牡二十五有　叶韻　旦十五翰　泮同　本韻　否二十五有　友同　本韻

谷風　逐臣自傷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一章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二章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三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四章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五章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六章

三乃推言見棄之故在色衰不在德失　四以道勤勞見無可棄之理　五言夫但念勞於貧苦之時而相棄於安樂之後　末叫頭非見夫之忍且悔因追及初來相待之厚難作收章法完密

右谷風六章章八句小序曰刺夫婦失道也今味詩詞夫失道有之婦則未見焉失大序以爲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朱子辨說既云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後又言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前後兩說迥不相蒙何也此詩通篇皆棄婦辭自無異議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急公嚮義胞與爲懷之士未可與言而豈一婦人所能言哉又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亦非有扶危濟傾患難相恤之人未能自任而豈一棄婦所能任哉是語雖巾幗而志則丈夫故知其爲託詞耳大凡忠臣義士不見諒於其君或遭讒間遠逐殊方必有一番冤抑難於顯訴不得不託爲夫婦詞以寫其無罪見逐之狀則雖卑詞巽語中時露忠貞鬱勃氣漢魏以降此種尤多然皆有詩無人或言近旨遠借以諷世莫非胚胎於此未可遽認爲真也至其文義集傳及諸家訓之甚詳故不再贅茲僅發其大凡如此

〔集釋〕谷風嚴氏粲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穀者非　葑子能曰蔓菁也陳氏

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蕪菁其紫花者謂之蘆菔一名萊菔所謂溫菘也極長葉瘦高者謂菘葉濶厚短者爲蕪菁　菲葍類也郭氏璞曰土瓜也　下體根也　畿郊畿也孔氏穎達曰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故云薄送蓋望之之辭非眞送也集傳以爲送之門內者非　荼苦菜蓼屬邢氏昺曰荼味苦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　薺嚴氏弘對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　涇水名出今甘肅平涼府笄頭山至高陵縣入渭　渭水名出今甘肅渭源縣鳥鼠山至陝西高陵會涇亦入于河　湜湜清貌涇濁渭清然涇未與渭匯時則亦覺其清也　沚渚也　屑潔也　逝之也　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者也　笱竹器承梁以取魚者也　閱容也　方許氏曰併船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甚也　慉養也　阻卻也　鞫窮也　御當也　洸武貌　潰怒色　肄勞也　塈息也　顧氏一正曰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也

〔叶韻〕雨七麌　怒同　本韻　體八薺　死四紙　通韻　違五微　畿同　本韻　薺八薺　弟同　本韻　沚四紙　以同　本韻　笱二十五有　後同　本韻　舟十一尤　游同　求二十六宥叶居尤反　叶韻　讎十一尤　售同　本韻　覆一屋　育二沃　通

寓遲思於中蘊無限義理未許粗心人鹵莽讀過

韻　冬二　窮一東　通韻　肆四寘　本韻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章一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章二

右式微二章章四句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此必有所據故可從而辯說又以無黎侯字疑之則未免失之刻矣集傳既從其說又加失國二字反較支離蓋失國則不能歸故序但云寓於衛耳此必黎侯被逐後不久狄亦自退故可歸不歸其臣因以勸也夫既以是詩而屬之黎國臣子之詞則律以主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是今日之君辱在泥塗之君也今日之臣不當周旋左右與共患難而乃以此歸咎其君不肯久寄籬

姚氏際恒曰自問自答從人情原知妄

露乎殊知狄人既退國虛無主所謂當今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也使諸臣非為君故其誰肯久羈人國徒為此狼狽形乎君乎君乎尚思早作歸計共圖恢復振此式微之世也乎黎侯平素必優游頑懦以致被逐迨至狄退仍無遠志徒望人憐而人又不我憐其臣憂之故作此以勸其歸其一片憂國愛君之心溢於言表至今猶聞其聲也

【集釋】式發語辭　微衰也當為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微猶非也　中露猶言暴露也　泥中猶言泥塗也毛氏萇曰中露泥中衛邑也此或後人因經而附會其說耳不可從

旄丘　黎臣勸君勿望救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章一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章二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

旄詩解叙也

與同章三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章四

右旄丘四章章四句序謂黎臣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以救之也愚謂已不自振人又何咎但望救之心至無可望不能不以此勸君早歸耳蓋其始猶有奢望之心故雖時物變遷待久不至猶登高以望之曰衛非必無意於我也蓋其處也必有所待與我以伐狄也其久也又必有所挾以安吾國也迨至遲之又久途窮裘敝終不見來始知其無意於我我之不敢東向以求人者正為衛之諸臣無與同心故耳我之流離尾瑣甚矣而人方且褎然盛服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是真絕意於我也人既若此我復何望不如謀歸故國之為愈矣詞若責人意實勸君與前篇同一憂國愛君之心若作責人觀則忠臣之意泯

矣

【集釋】旄丘孔氏穎達曰釋邱云前高後下曰旄丘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旄丘在濟州臨河縣東　誕姚氏炳曰毛傳誕訓為濶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此說較優從之　與姚氏際恒曰與與我伐狄也義較優　以姚氏際恒曰能左右之曰以　狐裘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　蒙戎亂貌言弊也　不東言黎在衛西故入衛必向東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　瑣細也　尾末也　流離漂散也　褎姚氏際恒曰褎當從毛傳謂盛服貌晉氏漢策曰今大夫褎然為舉首師古注曰褎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誤集傳謂多笑貌蓋本鄭也　充耳塞耳也

【標韻】節九屑　日四質　通韻　處六語　與同　本韻　久二十五有叶舉里反　以四紙　叶

韻　戎一東　東同一東　本韻　子四紙　耳同　本韻

簡兮　賢者自傷失位而抒所懷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章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慨然遐想有高出一世之志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三章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四章

右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

序傳皆言賢者仕於伶官之辭。惟序則以為刺不用賢，傳則以為賢者自作，且有輕世肆志之心。立說各異。姚氏際恒亦主序言，以為玩世不恭，何以稱賢？必非賢者自作，乃詩人贊美賢者耳。愚觀末章非賢者不能自道其胸臆，餘亦未見有玩世不恭意。乃集傳誤訓簡兮以為簡易不恭意，故並下文亦疑其為誇大詞，遂使才德兼優之士變而為輕狂傲慢之徒，如禰正平鸚鼓三撾解衣磅礴一流人物。夫豈三代以上學歟？此皆傳注者之過，非經過也。觀其自叙，將欲習舞，先簡舞人，次定舞日，再擇舞地而舞，分文武。其武舞也，力必如虎，轡必如組，方為稱職。其文舞也，籥必左手，翟必右手，乃能如儀。及其既事，錫爵於公，無慢容，亦無怍色，顏如渥赭，裕如也。而可不謂之為賢乎？又何嘗有一毫自恃其賢、玩世不恭以致憐乃公事耶？特其抱負不凡，有不盡是而止者。蓋所挾者大，所見者遠，故不禁有懷西京盛世而慨然想慕文武成康之至治，不復得見於今日，因借美人以喻聖王，而獨寄其遐思焉。後儒不察，一見詩中有碩人如虎等句，遂指為誇大詞；又見卒章忽追憶及於西方美人，更疑其為思遇明主以見用。於是多方擬議，或以為狂，或以為賢。要非當日賢者所肯受，亦非當日賢者所能辭，可不慨哉。

（眉評）簡（姚氏際恒曰：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集傳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姚氏際恒曰：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干羽，按干為武舞，羽為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干，武則單指武舞，因引左傳振萬之言以萬舞為武舞，與諸說異，存參。）日之方中（姚氏曰：孔氏引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亦通。）碩人（碩，大也。朱氏道行曰：稱人而曰碩，重其品也。朱子謂碩人不必重看，對下有力如虎可知。）俁俁（大貌。朱氏曰：指體亦帶威儀說。）轡（形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籥（如笛而小。孔氏穎達曰：樂雖吹籥，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赭（赤色，言其顏色之充盛也）錫爵（徐氏鳳彩曰：工告樂備則主人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重君命也。）榛（似栗而小）隰（下濕曰隰）苓（集傳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

（韻讀）舞七麌　處六語　通韻。俁七麌　舞　虎　組並七麌　本韻。籥十藥　翟十二錫叶直角反　爵十藥　叶韻。榛十一真　苓九青　人十一真　通韻。

凡非勤操外處足婦女發口然非為衛何謀之有

問及諸姑伯姊，不失妾媵身分。餞于禰，又餞于言，是虛想從地而已，非真餞也。後既不成，則唯有思情以寫我憂耳。

泉水　衛媵女和載馳作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一章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二章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三章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四章

右泉水四章，章六句。序言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見志。集傳因之。然詩詞未見有父母終意，何氏楷則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為許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大國之作。姚氏際恒駁之，以為無證，而且多複句，非一人作。又疑為許穆夫人媵妾之詞，而終不敢定。愚玩此詩與竹竿，雖同為思歸之詞，而意旨迥殊。竹竿不過想慕故國風景人物，及當年遊釣之處；而此則直傷衛事，且為衛謀，與載馳互相唱和也。

載馳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此則云飲餞于禰飲餞于言載脂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此則云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則云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載馳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則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詞鋒相對語無虛設非唱和而何至其立言亦各有體嫡本欲告大夫君子媵則但問諸姑伯姊嫡本欲控于大邦媵則但謀彼諸姬嫡欲馳至於漕媵則但思須與漕嫡欲歸唁衛侯媵則但餞于禰于言嫡媵口吻各如其分絕不相陵故又知其為媵和非夫人作也蓋媵亦衛女故同關心亦人情之常耳若但云思歸甯不得而作則婦女之歸甯與不歸甯有何關係而必存之以為後世法耶姚氏既疑為媵作而又以為無謂不知其何所聞設也唯此詩既與載馳為唱和則當序載馳後而乃編諸鄘風內則不可解

集釋 毖 泉水出貌 泉水 卽今輝府百泉也 淇 水名出今彰德府林縣 懷 何氏楷引說文訓懷可從 諸姬 周同姓國也衛姬姓故欲與謀以役備也夫人欲往大邦欲謀諸同姓亦互相商酌語若謂歸甯則問我諸姑並及伯姊可也何必謀之同姓國邪 泲 地名王氏應麟曰地理志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泲東郡臨邑有泲廟 禰 亦地名王氏曰寰宇記大禰衛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諸姑伯姊 劉氏瑾曰夫人之嫁也有姪娣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入人宗此諸姑伯姊則夫人之媵妾也前云謀彼諸姬者謀復衛于同姓之國也此云問我諸姑者商夫人之行於同媵也詞意絕不相侔而集傳與姚氏均謂諸姬卽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冗雜耶 干言 二地名王氏應麟曰府志邢州內邢縣有干言山李公結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脂 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 舝 辭氏則德曰舝車軸頭金也 遄 疾也 臻 至也 瑕害 張氏際恒曰不瑕有歸不為瑕遄而有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則何為可通但此是夫人可行請非妾自道也 肥泉 水名亦衛地 須漕 孔氏穎達曰鄭云以壓於漕濟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衛文公為狄所逐時履於漕故所思在此 寫 [illegible]通[illegible]洩之意

莫知二字是主

豈家勢利之情如賢可謂拔易有蓋

委之於天而已

韻讀 淇支四 思同 謀十一尤叶謀悲反 叶韻 禰八薺 弟同 姊四紙 通韻 干十四寒 言十三元 通韻 邁十卦 害九泰 通韻 泉一先 歎十四寒 通韻 悠十一尤 憂同 本韻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章一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章二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章三

右北門三章章七句此賢人仕衛而不見知於上者之所作觀其王事之重政務之煩而能以一身肩之則其才可想矣而衛之君上乃不能體恤周至使其終窶且貧內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謫之憂外不足以謝勤勞而有敦迫之苦重祿勸士之謂何而衛乃置若罔聞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則衛之政事不從可知哉夫以國士遇我者以國士報之以庸眾遇我者以庸眾報之亦屬事所常然而詩乃隨遇安之盡心竭力為所當為行所得行而已迫至無可奈何則歸之於天不敢怨懟於人而可不謂之為賢乎若使朱買臣蘇季子二人處此不知如何揣摩時勢以求一售必力爭夫世之所謂勢位富厚者以誇耀於妻嫂不洩其憤焉不止詎肯終受室人交讁哉以彼方此則品誼之懸殊為何如也然必曰出自北門者抑又何故耶在衛北此或鄉士所為亦未可知

集釋 窶 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為一此終窶且貧為二事之辭故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

氣象愁慘

妖孽頻興近於奇（？）似古讖謠

則可以自給（何氏楷曰簀說文無禮居也）王事（范氏處義曰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范氏曰政事職所治之事）
也適（之也一猶皆也）埤（厚也）讁（責也）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叶韻】門（十三元）殷（十二文）貧（十一真）艱（十五刪叶居銀反）通韻　之（四支）哉（十灰叶）通
韻　適（十一陌）益（同上）讁（同上）本韻　敦（十三元）遺（四支叶夷回反）摧（十灰叶）叶韻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一章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二章
（姚氏曰○愛○得○嘆嗤○雖其不可○解亦妙）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

右北風三章章六句姚氏際恒云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是蓋見幾唯賢者乃早百姓豈能及也愚觀詩詞始則氣象愁慘繼則怪異頻興卒皆不祥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時也赤狐黑烏當時或有其怪或闘是謠皆不可知總之敗亡兆耳故賢者相率而去其國也但不知其爲衛作乎抑爲邶言乎若以詩編邶風內則當爲邶言爲是與首篇柏舟憂讒憫亂之作相應蓋彼知其將亂而不忍去此則見其將亡而必速去一明哲以保身一忠貞而受禍雖曰時位不同亦各行其志焉已矣

【集釋】雱（雱盛貌）惠（愛也）虛（寬貌）邪（陸氏德明曰邪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歐陽氏脩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也）喈（疾聲也）狐（獸名陸氏佃曰舊說以狐有媚珠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以刺惡）烏（陸氏佃曰烏一名鵶其名自呼從全匿）

【標韻】涼（七陽）雱行（同上）本韻　邪（六魚音徐）且（同上）本韻　喈（九佳）霏（五微）歸（同上）通韻　狐（七虞）烏（同上）車（六魚）通韻

城隅二字是題眼

女美二字是題案

悃心滿意之至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一章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二章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三章

右靜女三章章四句序謂刺時毛鄭推原其意謂陳靜女之美德以示法戒集傳則從歐陽氏說斥爲男女相期會之詞夫曰靜女而又能執彤管以爲誡則豈俟人於城隅者哉城隅何地抑豈靜女所能至也於是紛紛之論起呂氏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已屬勉強穿鑿而呂氏祖謙更主之以爲此述古者以刺衛君至謂搔首踟躕與關雎

之寤寐思服同爲思念之切亦何無恥之甚耶夫搔首踟躕何可與寤寐思服同日並語說詩至此眞堪絕倒且媵女進御君王何煩搔首不見必說不去然至此論者甚多雖橫渠張子亦所不免觀其詩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可見然則城隅靜女果何所指而何謂乎曰城隅即新臺地也靜女即宣姜也何以知之案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實宇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孔氏穎達曰伋妻自齊始來未至於衛故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以要之此所謂城隅也所謂俟我於城隅之靜女也宣姜初來未始不靜而且姝亦未始不執彤管以爲法不料事變至於無禮雖欲守彤管之誡而不能卽欲不俟諸城隅而亦不得也然使非其靜而且姝則宣公亦何必爲

此無禮之極乎詩故先述其幽閑窈窕之色以爲納媳張本當其初來止於城隅之新臺以相俟宣公只聞其美而未之見已不勝其搔首踟蹰之思及其旣見果靜而且孌則不惟色可取性亦可悅而女方執彤管以相貽煌煌乎其不可以非禮犯則此心亦自止耳無如世間尤物殊難自舍則未免有佳人難再得之意竟不顧惜廉恥自取而自納之亦悅懌女美之一念陷之也又況美人自外搆來土物以相貽贈又不啻珍重而愛惜之夫豈物之足重耶亦重夫美人所貽耳描摹宣公好色無禮逆理亂倫醜態可謂窮形盡相不遺餘力矣特其詞隱意微不肯明斥君非故難測識迨至下章新臺則直刺無隱思故知此亦爲宣公發也

【集釋】靜（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指鄄城北建新臺地不言新臺者微詞也）踟蹰（貫氏一正曰搔首人憂急則手搔其首踟蹰行不前也）孌（好貌）彤管（毛氏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牧（郊外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鄭氏炳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茅其藉彤管者歟）洵（信也）

【標韻】姝（虞七）隅蹰（同上）本韻　孌（銑十六）管（旱十四）通韻　煒（尾五）美（紙四）通韻　異（寘四）貽（同上）本韻

哉笑而道之

新臺　刺齊女之從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一章）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二章）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三章）

右新臺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刺衛宣公也大序謂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事見春秋傳固無可疑而集傳旣引其說又以爲於詩未有考不知何意旣謂此刺宣姜之作非但宣公也靜女篇以刺宣公爲主而帶及夫人此篇以刺夫人爲主而愈醜宣公何也婦人從一而終不可改行易節宣姜豈未之聞歟當其初聘本爲伋也其迫至新臺乃爲伋也母此稍有廉恥者所不忍聞倘毅然立於人世乎使其執意不從宣公雖暴亦無如何而乃柔情懦志將順其惡以至逆理亂倫爲千古笑雖曰非其本意亦豈能辭咎哉故國人明指其臺與地直刺厥非曰此非新臺乎何其明且峻也其下河水瀰瀰互相掩映又得佳麗鎖貯其中則山川尤爲生色即此臺中人亦婉娩可遂而豈知其得此醜疾人乎夫此醜疾之人其俯仰固不足以對人而爾夫人國色無雙亦甘心遺與能無有媿於中所謂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醜亦甚矣吾恐河水雖盛難洗君羞千載下有從新臺過者猶將掩鼻而去之也詩人之意如此蓋惡之之甚故亦不暇爲之隱約其辭矣

【集釋】新臺（說見前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泚（劉氏彝曰泚水中彰彩鮮明之貌）瀰瀰（盛也）燕（安也）婉（順也）籧篨（疾之醜者也本竹席名編以爲囷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故又以名疾也）鮮（鄭氏康成曰善也）洒（高峻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作漼鮮貌）浼浼（平也陸氏曰浼韓詩作浘浘盛貌）殄（鄭氏康成曰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穎達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依鄭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鴻（雁之大者）離（罹也）戚施（亦醜疾名詩詁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歐陽氏脩曰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明其俯仰有媿云耳）

【標韻】泚（紙四）瀰（同）鮮（銑十六叶想止反）叶韻　浼（賄十叶美辨反）殄（銑十六）叶韻　離（支四）施（同）本韻

情迫詞切無限事理但含其中指點情形言流溢外

二子乘舟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章一）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章二）

右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序傳皆以爲伋壽爭死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古今說者都無異詞而姚氏際恒獨以爲事與詩不合疑之曰夫殺二子于莘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子亦未嘗並行衛未渡河莘爲衛地皆不相合古人亦未嘗見不及此但求其解不得故多方附會以爲之說或以乘舟爲此（歐陽氏說）或造僞序與詩合（劉向新序）皆不免固哉之譏然此詩含却二子亦無他解況序於新臺後則其迹尤顯然可見但詩人用意甚微而婉不可泥詩以求事尤不可執事以言詩當迂迴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後得其意旨之所存詩非賦二子死事也乃諷二子以行耳意以爲孝子事親當先揆理苟有當於理雖違親命亦於天理人情無傷若沾沾固守小節不達權變非徒有害於身亦且陷親不義其於理又何當哉夫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是也焚廩浚井非不極人倫之變而卒能保身以格親心所以爲孝之大使二子能見及此必乘舟同往汎然遠逝共適他邦以避禍患盜賊雖兇亦無從要而殺之奈何徒拘小節同痛一死與晉世子申生先後如出一轍豈不痛哉吾願二子之行也二子其能無意哉詩意若此亦非甚隱姚氏執事以索詩固自不合卽諸家曲爲之說亦豈能得意旨唯其詩之作或諷之於未行之先或傷之於既死之後則難臆定蓋二義均有可通故也

【集釋】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王氏應麟曰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景（古影字劉氏瑾曰葛洪始加彡爲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貌）逝（往也）不瑕（見泉水姚氏說）

【標韻】景（二十三梗叶舉兩反）養（二十二養）叶韻　逝（八霽）害（九泰）通韻

以上邶詩凡十有九篇（舊說云邶既入衞詩皆衞事而仍存其名且居變風之首今細玩之大抵皆忠臣智士孝子良朋棄妻義弟之所爲中間淫亂之詩僅衞女新臺二篇又刺淫之作非淫奔者比不知何以居變風之首蓋變風云者時變事變詩亦與之俱變故其首與殷不得不變也而衞爲殷墟邶又朝歌舊地故以衞次周召而邶鄘三國之首爲衞首邶所以首殷此編詩次第也其十九首中有可實指爲衞詩者有不必皆衞詩而亦編入其中者如莊姜四詩及擊鼓靜女新臺二子八詩的屬衞事無疑而八詩中又僅莊姜四首爲自作餘四首尚不知爲誰氏作式微旄丘則外臣之辭於衞者泉水則衞女之作於他國者不唯非邶人抑且非衞風顧何以謂爲衞詩耶舊說又謂邶既亡不得有詩而衞人所作仍繫之邶者存其音耳邶雖滅而音存故非衞所能亂然則莊姜之詩邶廷亦非居於邶其音豈可爲邶不甯惟是然臣僞寓於衞不久當歸衞女雖生於衞而嫁於許詩亦作於許其音與邶更不能同而何以雜乎邶而不嫌於亂乎故謂邶詩十九首除莊姜自作四首及黎臣二首衞女一首外餘皆可爲邶人作或以邶人而狀邶風或以邶人而詠衞事抑或作之於其國未併入衞之先或既作之於其國既併入衞之後均之邶音可入衞之邶風唯既別其音於邶與衞之分而又以衞詩雜入邶之內且以他國之側於幽乎衞者而亦亂乎其中則不可解秦火而後羣猜僞然詩豈獨全詩傳過信反覆樂正之言不敢妄生疑議故曲爲之說然古序尚可僞爲篇次能無錯簡觀於本風雅參訛作已自顛倒錯亂也可知已何必巧爲之辭歟）

詩經原始卷之三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四目錄

國風四

鄘十首

柏舟　貞婦自誓也

牆有茨　刺衛宮淫亂無檢也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宣姜也

桑中　刺淫也

鶉之奔奔　代衛公子刺宣公也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再造公室也

蝃蝀　代衛宣姜荅新臺也

相鼠　刺無禮也

干旄　美好善也

載馳　許穆夫人自傷其國不能救衛也

衛十首

淇奧　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　贊賢者隱居自樂也

碩人　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氓　為棄婦作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河廣　宋襄公母思歸宋不得也

伯兮　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有狐　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木瓜　諷衛人以報齊也

邶之柏舟曰汎汎其流則為中流不繫之舟以喻國勢之危此之柏舟曰在彼中河則為中流自在之舟以喻人心之定也然置此詩於靜女新臺鶉奔之間不可謂之中流砥柱乎

詩經原始卷之四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　四

鄘

說見前篇○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案此則王肅服虔所謂鄘在紂都西者並蓋西亦迫山也

柏舟　貞婦自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一章○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二章

右柏舟二章章七句序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集傳及諸家悉從之呂氏祖謙更因序疑史記謂衛武公襲攻其兄共伯之言以為共伯既蚤死矣武公即位時年已四十餘焉得而篡弒之姚氏際恒又因此而更疑序之非以為史記可憑詩序無據共伯為武公襲攻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時年較武公長亦四十餘又烏得而謂之蚤死且共伯時已為諸侯而猶謂之為世子則序言尤悖忍謂共伯即使蚤死共姜為諸侯世子妃恐無夫死再醮之理然則詩將誰屬姚氏又云此詩不可以事實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其言較妥夫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無論貴賤均可風世序必以共姜事實之則未免失之鑿矣因邶鄘二國不幸早亡事雖無考而柏舟二詩一為賢臣憂讒憫亂之作一為烈婦守貞不二之詞皆可以為後世法又皆冠於二風之首嗚乎二國得此二詩然後可以不亡豈漫然哉

集釋　髧徒坎切髮垂貌　兩髦翦髮夾囟也囟音信親死然後去之許氏慎曰囟頭會腦蓋也象形孔氏穎達曰夾囟故兩髦也內則翦髮為鬌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三髦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注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髦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　儀匹也　諒信也　只語助辭　特陸氏德明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賈氏佐曰特如萬人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辭　慝邪也以是為慝則絕之甚矣

標韻　河五歌　儀四支叶牛何反　他五歌叶韻　天一先叶鐵因反　人十一真通韻　側十三職　特　慝職並本韻

牆有茨　刺衛宮淫亂無檢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一章○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二章○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三章

右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集傳謂理或然也衛宮淫亂未必即止宣姜而宣姜為尤甚其始既失節於宣公而有靜女新臺之誚其繼又失身於公子頑而為牆茨偕老之羞其中冓之言尚可道哉蓋廉恥至是而盡喪有詩人不忍道不忍詳不忍讀者而聖人猶錄之以著於經也何哉楊氏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祕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斯言不獨為此發凡淫亂之詩均可作如是觀後世漢唐呂雉武曌之類皆宜羨後塵聖人早有以見及於此故錄之以為萬世戒而不然者

先從象服說起何等莊重末乃拶到不淑老下二語意其譏刺也如是儼若天神帝女之下降其從頭也又如是不過閨色之婦娶二面對觀妥純覽

風人所不道而詩益人取之耶又一宣姜也而非而刺之者或在邶或在鄘衛詩中則無有意者邶鄘二國亡於衛其人心不能無所憾故多指其瑕而刺之至衛本國人不敢非其大夫況顯彰君惡哉此二國雖亡是非未泯不能不存其名之一證也

【集釋】茨說文以茅葦蓋屋爾惟其塗 堅茨周遮茨牆則蔽閭 中冓說文交積材也蓋構宮中結構深密之處

【標韻】埽叶九 道同 醜二十五有叶韻 襄七陽 詳 長陽並本韻 束一屋 讀 辱二沃 通韻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章一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章二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章三

右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序與集傳皆言刺宣姜而辯說又未盡以為然以為無可考愚謂此詩的刺宣姜無疑但讀首一句即知其為宣姜不可移刺他人詩全篇極力摹寫服飾之盛而發端一語忽提君子偕老幾與下文詞幾不相連屬諸儒雖多方為之解說終覺勉強難安非的然不易理也豈知全詩題眼即在此句貞淫褒貶悉具其中何也夫人者與君子偕老之人也與君子偕老則當與君子同德與君子同德乃可與君子同服天子命服以為一國母儀今宣姜之於君子也何如乎其始也為伋子妻其繼也為宣公妾及其終也又為公子頑配則其所與為偕老之人尚不知誰屬其不淑也亦甚矣又將如此盛服何哉故當其嚴妝而奉祭祀也副笄以飾其首鬋髮以益之身髮如雲而眉益秀象作揥則玉為瑱不啻天人之下降而帝子之來臨何其盛也然之者不做然一國母儀乎及其靚妝以見賓客也則褻衣而蒙以縐絺紲袢而為之束素目以清而愈明額加廣而彌豐又不啻傾人城而傾人國何其媚也然之者又非復前日母儀之可重矣則即此服飾之間一轉移而輕重不同也如是則其人亦可知已豈尚堪可與君子偕老乎即其君子欲與之偕老抑豈可得乎此非宣姜之謂而誰謂歟是詩也春秋法寓焉矣至其藻采之工音節之妙則姚氏際恆謂為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所能釋者

【集釋】副 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爾雅釋詁審也注副者次長之笄 笄 衡笄也乘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illegible]氏復京曰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項上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孔氏穎達曰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笄 珈 毛氏萇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氏康成曰如今步搖上飾孔氏穎達曰言六珈必飾有六但所據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姚氏際恆曰鄭氏云珈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加于笄上故曰珈猶今之紋頭以滿玉為之狀如小菱兩角向下廣五分高三分子家有數枚漢時三代玉物多埋土中未出人間鄭故未見緜備以鄭去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真晉說也此言其貫尚詳存之 委委佗佗 嚴氏粲曰委委舒徐佗佗安重 如山如河 嚴氏粲曰委委如山佗佗如河 象服 法度之服也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穎達曰象乃衍而遺之故謂之象服也 淑 善也 玼 鮮盛貌 翟 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也毛氏萇曰揄翟闕翟也鄭氏康成曰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嚴氏粲曰鄭氏云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翟則畫揄雉闕翟刻而不畫 翬

黑也如雲美多也而不屑屑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不切于用也顧氏推曰不屑只傳之不用猶云不得髢瑱傳
潔非為髢髮也猶今之假髮矣使髮長以為飾也衛莊姜左傳曰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也瑱塞耳也
象也象骨揥孔氏曰以象骨揥髮因以為名之曰揥顏氏曰以摘髮故以為飾揚眉目之間揚見稱賤者皙白也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盛見者驚為天人帝女也瑳亦鮮盛之貌展衣也
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孔氏穎達曰展衣以丹穀為之鄭氏曰展衣字當為襢禮記作襢衣
箋云一命襢衣夏則裹衣也蒙覆也縐絺當暑之服也鄭氏曰當暑袢延之服細葛曰縐孔氏穎達曰展衣裹衣者
祭服為正從蒙也縐絺為襢也質絺絡之精尤細者
而縶絺袢而為之絏袢所以自斂飭也清明也顏眉額也
也之而縶縶也絏袢束也集傳曰以展衣蒙絺絡為之絏袢所以自斂飭也清明也顏眉額也豐滿也

【音釋】瑳六七何反叶倉何反佗五何反叶同何反宜牛何反叶牛何反何五何反叶同何反翟十二錫反叶達地反
揥音帝同叶帝叶祇反展張輦反叶諸延反袢元十三叶音頻十五媛元十三叶部巾反

桑中　刺淫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章一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章二爰采葑矣沬之東
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矣章三

右桑中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刺奔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集傳亦主其說
而惟以為奔者所自作則與序異蓋其意以為刺人之詩不應
曰期我要我送我又自陷其身於所刺之中是誤讀詩詞而未
嘗深探其旨耳夫詩之所咏曰唐曰麥曰葑匪一其采矣曰沬
鄉曰沬北曰沬東又匪一其地也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更匪

三人三地三物各章所咏不同而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則一音係桑中淇上

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之者則必於桑中之上宮與淇上豈一
人一時所期而三地三人同會於此乎抑三人三時各期所期
而三地三人畢集於此乎以一人而賦三時三地之人之事則
其人必不能分身以自陷於所刺之中可知矣而猶謂之為自
咏其事也何哉賦詩之人既非詩中之人則詩中之事亦非賦
詩人之事賦詩人不過代詩中人為之辭耳且詩中事亦未必
如是之巧且奇同期於一日之中卽同會於一席之地是詩中
人亦非眞有其人眞有其事特賦詩人虛想所采之物不外此
唐與麥與葑耳所遊之地不外此沬之鄉沬之北沬之東耳卽
所思之人亦不外此姜之孟弋之孟與庸之孟耳而此姜與弋
與庸則尚在神靈恍惚夢想依稀之際卽所謂期我要我送我

又豈眞婣婣其來冉冉而逝乎此後世所謂無題詩也李氏商
隱詩云來是空言去絕蹤又云畫樓西畔桂堂東使眞有其人
在則又何必為此疑是疑非若遠若近之詞使人猜疑莫定耶
然則刺淫之詩亦謂之亡國之音者則又何故夫音由心生詩
隨時變故必有是心而後成是俗亦必因是俗而後為是詩詩
與風為轉移時因心為隆替聞其音而知政治之得失讀其詩
尚不知其國之將亡乎古來亡國之音桑間與濮上動輒並稱
雖未必專指此詩而此詩亦其類也藉使空言亦關世運聖人
取以為戒固不徒為淫者發卽作詩者亦不可不深長思也

【集釋】唐蒙菜也一名兔絲　沬衛邑也書所謂沬邦者也　上宮　王氏應麟曰漢與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要　猶迎　弋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葑蔓菁也見谷風篇　庸本庸姓之鄘也

國濮有庶光及膠東庸作且其後也傅氏曰元庶當是鄘國之姓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眉評】螮七蝀〈音〉同本韻　中一東宮同本韻下二章同　上二三十議叶韻　其上三章頂叶　麥十一陌　北十三職　弋同通韻　葑二冬東一東庸二冬通韻　後二章憑

鶉之奔奔　代衛公子刺宣公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一章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二章

右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序謂刺衛宣姜集傳以爲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反以爲君君即小君指宣姜也嗚乎此言出天理絕人道盡矣宣姜之于惠公親生母也親有過于唯當泣涕而吾諫之諫之不從諫之可也逃之亦可也而乃爲此惡言以刺之有是理乎雖曰國人所託言之無傷然必其人倫行先喪而後謂人之倫行無傷耳且其詞義亦甚難解以兄爲頑則君無所指〈即上說解君爲小君其勉強〉以君爲惠則兄將誰屬以人指宣公而我爲君之弟〈姚氏際恆曰均曰人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人即一人我皆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兄與君似無所疑而君之弟又何人此皆難通之論也詩必有所謂但一時不得其解耳且其詞意甚卒未免有傷忠厚猶有說一章雖曰直言無隱而猶作未盡辭此則直唾而怒罵之尚可爲詩乎哉或有別解則未可知存而不論焉可也○即使姑從姚說亦必曰人雖無良我不敢不以爲兄不敢不以爲君語方和平不失溫柔之旨且當作代衛公子刺宣公作庶幾有合於詩耳〈孔氏穎達曰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之禁〉

【眉評】總言建國大規　追敘卜筮之始　終言勤勞以致富庶　秉心句是全詩主腦

【眉評】也亦較集傳爲婉惟君未有解

【集釋】鶉之奔奔鶉屬〈冠氏宗奭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皆一物而四名也〉奔奔〈左傳作賁賁〉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陸氏德明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標韻】彊〈七陽〉兄〈八庚〉轉韻　奔〈十三元〉君〈十二文〉通韻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再造公室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一章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二章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三章

右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序謂美衛文公也集傳云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與春秋傳合固無疑義而僞傳乃以魯僖公城楚丘備戎事實之則小人之好逞異說惑世而誣民者也文公亦宣姜子乃能於流離播遷後痛自損抑與民同勞共圖恢復史稱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可謂盛矣然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詩云秉心塞淵一語實爲致治根原觀其卜築楚丘也始則驗中星而正天時繼則升墟隴而察地利終則敎樹畜而盡人力規模宏遠經營具備而尤不敢自暇自逸躬親課農星言夙駕率以爲常故不數年而戎馬寖強蠶桑尤盛爲河北巨邦其後孔子適衛猶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愚於是嘆人生自有秉彝非關氣類衛之亡也以其母而其興也在其子雖曰天道福善

爲淫本自無常亦足見人君撥亂反正尤宜有要不禁反覆咏嘆三致意於其際焉

集釋

定星名集傳云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中

楚宮楚邱之宮也孔氏穎達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濟河閒今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河閒故曰濟河閒也

揆集傳云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椅桐陸氏璣曰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

梓蕭氏柄曰梓樹似桐而葉小花紫

漆集傳曰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陸氏璣曰漆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六七月以竹筒釘入木中取之

爰於

虛毛氏萇曰虛漕虛也孔氏穎達曰文公自漕從楚丘故知升漕墟望楚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也

堂毛氏萇曰楚丘有堂邑者傅氏寅曰堂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

景集傳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

京高邱也

桑蔡氏卞曰其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氏氏炳曰蘆謂桑木按此章河是机地形勢似不慮夾又桑木疑桑亦地名鄘鳳桑中皆謂沫鄭中

小地今意當在楚丘之傍與漕墟相屬而降觀之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恐桑桑不惟地名且似水名如桑乾之類蓋升望景皆遠觀山勢降觀則近察流泉如公劉觀其流泉之類故疑爲水也

靈雨黃氏一正曰靈雨雨降而應物者也

倌人主駕者也孔氏穎達曰以命之使爲故知王駕者謂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

星毛氏萇表曰雨戴星命駕姚氏際恒曰星言猶今人言皋遠曰星夜舊謂雨止見星則言字無者

說舍止也

秉操也

塞實也

淵深也鄭氏康成曰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文所以爲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乎近慮所以爲淵深

騋牝馬七尺以上曰騋孔氏穎達曰三千育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秦騋牝以牝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

標韻　中東一宮同本韻　日質四室栗漆瑟同上本韻　虛魚六叶起呂反楚語六叶韻　堂陽七京庚八桑臧陽七轉韻　零青九人眞十一田先一淵千先一通韻

蝃蝀　代衛宣姜答新臺也

天地淫邪之氣感而忽晴東西無定以比宣公可謂巧譬而喻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一章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二章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三章

右蝃蝀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止奔也大序以爲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集傳本小序而又疑大序之歸美文公爲未有考大序固屬附會小序亦未得其要此詩若以刺淫爲辭則遠父母兄弟及大無信不知命之言殊覺費解何氏楷以爲刺宣公奪伋婦事則大無信不知命之言頗爲近似然邶風已有新臺此不當更又有詩姚氏際恆駁之是矣但此詩合邶宣姜別無他解證與新臺相爲唱答耳唐人唱酬詩彼此意同者曰和彼此意異者曰答新臺以刺宣姜故詩人又設爲宣姜之意代答新臺互相解嘲亦諷刺中之一體也其意若曰予之失節豈得已哉予固一弱女子而又遠自齊東來嫁衛西父母兄弟均無所依當其初來亦以爲兩姓昏姻不爽夙約詎料衛君其人心懷叵測只戀新昏之美罔顧倫常之理竟奪子婦是無信也忌不知天緣之自有命在也乎時雖欲無從其如父母兄弟遠在他方無所控告何哉亦如蝃蝀之在天末氣本淫邪而莫之敢指一任其朝見西而暮見東忽爲晴而忽爲雨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依此解去全詩豁然毫無滯礙特無實證未敢遽定故但申其意旨如斯而已

集釋

蝃蝀集傳曰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陸氏德明曰蝃蝀爾雅作螮蝀音同孔氏穎達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

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　朝隮　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蜺忽然而見如有下而升也姚氏際恆曰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為雨崇終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是此義今人多見晚虹而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因而未見故誤認虹但止雨而

標韻　指 紙四　蝃 霽八　通韻　雨 麌七　母 有二十五叶滿補反　叶韻　人 真十一　姻 同

本韻　信 震十二　命 敬二十四　通韻

相鼠　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章一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章二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章三

右相鼠三章章四句序以為刺無禮諸家皆然惟舊說多云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則未免輕視禮儀獸皮之不若矣夫麟鳳尚有威儀龍馬必多精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義以制心威儀以飭躬也儻去此威儀禮義而不之檢則是卑污賤惡不過如鼠之徒有其皮與齒以成其體而已矣雖欲求為禽獸之長而不可得況人也乎夫人也而禽獸之不若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固不如速死之為愈耳若此解詩語意方能圓到或又謂此衛文公訓誥臣民之辭亦頗近是存之

集釋　鼠 蟲之可賤惡者陸氏佃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氏祖謙曰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止 容止也　遄 速也

標韻　皮 支四　儀為 同上　本韻　齒 紙四　止俟 同上　本韻　體 薺八　禮 同　死 紙四　通韻

干旄　美好善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章一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章二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章三

右干旄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為美好善從之惟大序謂為文公時作集傳與姚氏均有所疑然史稱文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則以此詩屬之亦無不宜惟蝃蝀非是此又不可不知也夫人君朝夕所與圖議國政者賢大夫也而賢大夫所賴以贊襄國政者二三有道仁人君子之深謀碩畫相與以有成耳而此二三有道仁人君子又不肯共立朝廷或伏處城郭或遠在郊畿非有好善樂道之君曷分下交之臣不肯親齒而往訪之則雖有深謀碩畫亦無由達此上下之情所以隔而三代之風所以遂也茲何幸文公之世而有此樂取人善之君若臣其賢大夫則乘車馬建旄旟遠適郊畿近訪城邑廣詢周諮以孫上理則其君之勵精圖治孜孜不倦者亦可知已爾二三有道仁人君子亦如西方美人之繫人懷思也久矣其亦可以無事深秘用誠而布告之也但不知其將何策以獻耳此詩人所為深思而切盼之不禁形為歌詠以紀一時深幸之心者也蓋衛之君臣至是而憂患深望治切非復前日之淫亂無禮耽于佚樂者比故其終能恢復衛室而再造侯服者亦有以哉

集釋　孑孑 特出之貌　干旄 集傳曰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浚 衛邑名　紕 織組也孔氏穎達曰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紕此旌旗之旒縿也縿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紕之使相連也　四

驅馳乃歸途大夫非夫人也此倒敘文法

纏綿悱惻含不盡思意文勢極佳

再翻一層爲尤斜展

至此乃發明主意仍作虛想之詞

之兩服兩驂〔嚴氏粲曰〕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　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姚氏際恒曰〕邶風靜女其姝鄘風彼姝者子皆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西方美人亦稱聖王則稱賢以姝亦無所疑〔案〕畀與也　旟〔周禮司常〕鳥隼爲旟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宋氏晉曰〕鳥隼於旟畫鳥隼爲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旌其實皆旗也　都下邑曰都　五之六之由少而多言其盛極也　祝屬也〔王氏安石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也

〔協韻〕旄四豪郊三肴通韻　紕四寘四畀四寘本韻　旟六魚都七虞通韻　組七麌五同予六語通韻　旌八庚城同本韻　祝一屋六同告二沃通韻

載馳　許穆夫人自傷其國不能救衞也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章一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而不臧。我思不遠。章二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而不臧。我思不閟。章三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章四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章五

右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從舊本

此詩爲許穆夫人自傷不能救衞之作事見春秋傳諸家能言之矣然夫人之歸衞與未歸衞及歸而未至爲許大夫所阻又紛紛如聚訟然眞可笑也夫宗國傾覆疇不思恤而禮有所制事不得施夫人甯未之聞卽使迫不暇思遑遑而歸其國已破其家已殘流離四散野處漕邑夫人雖至將安止乎此時欲歸故國國無可歸欲控大邦邦將誰控夫人雖愚斷不至此詎肯以一婦人忽遽而行狼狽而歸若無顧忌成何事體此皆未諳人事之言也然則詩何以賦曰責許人不能救衞又不能代控大邦而因以自傷耳首章言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已見大意蓋夫人初聞衞破必遣其臣代已歸唁衞侯雖馳驅以至於漕而無能爲力爾大夫縱極跋涉而我憂方難釋也使許國富兵強足以制狄則率師赴難抑又何難今既不能如願爲我所嘉我又不能卽時旋反以濟大河而救宗邦此亦無可如何之勢然而我之所思則無非迂遠難行之事亦非閟塞不通之謀特視而大夫率多無謀卽謀亦不臧我之憂思何時能忘耶亦將陟彼阿丘言采其蝱以療鬱積之氣已矣然吾雖弱女子亦頗善懷而各有道無如爾許人之尤而非之也何哉以予所視非穉卽狂何者夫既不能馳驅赴難是無能也穉也而又多言譏議婦人心非狂戇乎使我而爲男子能行其野於芃芃麥間則雖無救衞力亦當爲控大邦共扶危亡以成霸業但不知其誰可因依而誰實至之耳爾大夫君子尚其無我尤哉凡爾百計圖謀終不如吾一女子所思尚得其要也此雖責許大夫乎實責穆公耳觀此則穆公之柔懦無能而許人之好爲譏論也可知夫人雖處巾幗實勝丈夫聖人取之以見義憤之氣雖不激於男子而猶存於婦人亦將以媿許之君若臣耳其後齊桓果復衞而成霸然後嘆夫人之所見者遠也

〔集釋〕唁〔孔氏穎達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　跋涉〔穀梁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嘉善也　閟閉也　丘偏高曰丘　行道也　尤過也　芃芃蒲紅反麥盛貌　控告也　因依也　極至也

〔協韻〕侯十一尤漕四豪叶徂侯反憂十一尤叶韻　反十三阮遠同本韻

濟入閟叶通韻　馳入行叶狂同轉韻　姿附十一極職十三通韻

尤十一尤叶其反思支之同叶韻

以上鄘風凡十篇集此冊大半皆衛詩即載馳雖作自許而亦爲衛發何以謂之鄘乎或者事雖衛事而詩則鄘詩故載馳一篇外餘皆鄘人作也觀桑中盛稱孟庸之族與姜弋並列則其詩爲鄘詩也無疑且同咏衛事而宣公以前多邶風宣以後多鄘風蓋文公廬漕城楚地近於鄘故鄘作較多其詩尚康厲而亦不及邶風遠甚惟君子偕老差奇麗而又開後人繁縟一派定之方中甚典質不佻干旄亦雍容大雅其變風之正乎至載馳沉鬱頓挫感慨嗚咽噓歔出衆音上然自許詩非關鄘俗附載定中後耳

衛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封於殷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徙於帝邱今濮陽是也秦并天下猶獨置衛君凡九百年最後絕

淇奧　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一章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二章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三章

右淇奧三章章九句此詩道學極矣試問篇中有半點塵腐氣否使宋人爲此又不知作何妝點乃能成篇世之墨守宋學者胡不取此而熟誦之首章以綠竹興起斐然君子言彼學問切磋以究其實琢磨而致之精次章言威儀冠弁以表尊嚴之象充耳而飾光昌之容三章言成德金錫則比其精純圭璧而方茲溫潤均各帶其儀容以贊美之盛德容根乎心性內美旣充外容必威未有德成睟然而不見面盎背者故但即威儀動靜間已知其學之日進無疆也始雖瑟僩赫咺猶有矜嚴之心終乃寬兮綽兮絕無勉强之迹故篇末又言及善謔以見容止語默無不雍容中道詩之摹寫有道氣象可謂至矣卽武公一生學術次序本末不差又何嘗有道學嫌哉此古人用筆之妙也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國語又稱其耄而咨儆於朝受戒不怠今觀詩詞甯不信然然則初年篡弒晚成聖德英雄聖賢固一轉念間哉

【集釋】奧隈也爾雅厓內爲奧外爲隈氏粲曰奧謂水涯曲之地　猗猗集傳曰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斐通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匪者有文章之謂也　切磋琢磨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敘而益致其精也姚氏際恆曰切磋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不必分而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泥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併又全引大學之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爲道學琢磨爲自修瑟僩爲恂慄赫咺爲威儀此古文斷章取義全不可據豈有切磋琢磨四字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僩赫咺別爲有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爲解詩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　瑟矜莊貌嚴氏粲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　僩威嚴貌　咺宣著貌　諼忘也　充耳瑱也　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弁皮弁也　曰皮弁所以會髮鄭氏康成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簀積也禮記檀弓註簀謂牀笫卽牀棧也　金錫集傳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　圭璧集傳曰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　寬宏裕也　綽開大也　猗歎辭也姚氏際恆曰猗倚也亦通　重較卿士之車也崔氏處義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呂氏大約曰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協韻】猗烟倚反叶磋歌五磨同叶韻　僩潸十五咺阮十三諼同叶韻

衎軸九 蟄虞八 阜軸九 通韻 簀陌十一 錫錫十二 璧陌十一 通韻 綽藥十 較覺三 謔藥十 虐同 通韻

考槃　賢者隱居自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一章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二章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三章

右考槃三章章四句此美賢者隱居自樂之詞詩意甚明無所謂怨亦無所謂刺不知序何以謂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豈以其繼淇奧後歟不知淇奧者達而在上者之好學不倦也考槃者窮而在下者之自樂不忘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與達均不外學蓋唯學斯能善天下亦唯學乃能善一身能善其身然後能樂其樂故考槃之繼淇奧兩相形實兩相益耳詩意若曰結廬不在塵境而在溪澗之間陋且隘矣即或深傍曲阿曠處平陸亦不過老屋三間風雨一牀亦何適意之有然自碩人視之則甚寬也可以為吾之安樂窩矣夫與人遊神宇內帝王為取六合即豪傑之士亦馳騁中原陵厲無前其志豈不甚壯然非碩人所樂為也碩人之軸盤旋不過數畝之宮運行實僅一室之內其或遊心象外亦只息機環中總不出此在澗在阿在陸之際故或獨寐而寤言或獨寐而寤歌更或獨寐而寤宿均有以樂其天也所樂在是所安即在是雖終其身弗忘也雖有他好弗踰也雖有所得亦弗告也非不欲告乃無可與告者耳碩人自處如是未必無意蒼生亦未必有望朝廷窮無損達亦何加況敢有怨於人乎諸儒紛紛擬議或謂其不忘君惡鄭氏或謂其不忘君心程子皆以稱真寬碩人詎能識碩人之所以為碩哉

〔集說〕考成也孔氏穎達曰左傳考仲子之宮雖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　槃賈氏一正曰槃者架木為屋盤結之義也　阿曲陵曰阿　薖季氏曰薖與窩同　陸高平曰陸　軸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猶所謂游於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　弗告朱氏善曰弗告謂不必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孔氏曰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二義均可通

〔標韻〕寬桓十四 言元十三 諼同 通韻 阿歌五 薖歌 過同上 本韻 陸屋一 軸宿同 告沃二 通韻

閒斷之母外成之責

傳寫之筆千古頌美人者無出此二語絕唱也

車服之盛

體貼入微

邦國之富若擬之多到底不露一賢字而賢字自在言外

碩人　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一章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章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三章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四章

右碩人四章章七句此衛人頌莊姜美而能賢非閔之也案春秋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因襲傳意而加一閔字於上故集傳解此於每章下必補閔莊姜而答莊公不見答之意以為莊姜族類有如是之貴容貌有如是之美車服媵送又如是之盛且備而猶不見親於莊公則莊公之為人豈非狂惑人哉嚴氏粲亦云此詩無一語及不見答事但言其姻族容貌禮儀之盛以深寓

其閔惜之意云爾夫娶妻必於色聯姻必於富與貴此眞流俗人之見恐非詩人意也使莊公之見莊姜即驚其姻族容貌勝妾之盛不禁心搖目炫遂下氣柔聲以與之暱即可免狂惑耶乎抑不然矣又使莊姜之事莊公僅恃此姻族容貌勝妾之盛不免趾高氣揚遂恃美挾貴以驕其夫則可當碩人咏乎更無當也然則詩非爲莊姜咏乎曰是詩也非莊姜之咏而誰咏耶莊姜固不徒恃其貴恃其美恃其富而自有餘於富與美與貴之外蓋美且賢焉者也其富貴本其所自有固不足爲之異然則詩何以不咏其賢而徒於其爲貴與美與富而若有餘慕耶曰詩之不咏其賢者詩之所以善咏乎賢者也托月者必渲雲繪龍者必點睛此繪事之妙也詩亦通焉且詩亦未嘗不言其賢也而人不覺也詩發端不曰碩人其頎乎夫所謂碩人者有德之尊稱也曾謂婦之不賢而可謂之碩人乎故題眼既標下可從旁摹寫極意鋪陳無非爲此碩人生色畫龍既就然後點睛渲雲已成而月自現詩固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類是也不然莊姜亦不過一富貴美人耳詩又何必侈張鋪叙而爲之寫照耶至不見答於莊公皆後日事非初來情詩蓋咏其新昏時耳安知其不見答而爲人所閔歟

集釋 頎長貌 錦文衣也 褧褝也姚氏際恆曰錦衣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褧衣褧或作顈或作絅或作景皆同乃褝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加景乃驅即此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褝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褧則爲塗間辟塵也又不同也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 邢侯邢周公之後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譚公孔氏穎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謂子爵蘇氏轍曰譚近齊 私集傳曰姊妹之

直起興寄有致　叙同一起法　訂約　懷想一段　落到合館　色盛見悅一段已有悔意　色衰愛弛一段

夫曰私 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 凝脂脂寒而凝亦言白也 領頸也 蝤蠐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也蔡氏卞曰蝤蠐桑蠹也蝤蠐食桑之腴故色白而體柔 瓠犀集傳曰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螓鄭氏康成曰螓謂蜻蜻也 蛾集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倩集傳倩口輔之美也 盼黑白分明也 敖敖鄭氏康成曰敖敖猶頎頎也 說說駕也 幩鑣飾也 鑣集傳曰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 鑣鑣盛也 翟翟車也 茀蔽也孔氏穎達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迫也 夙退王肅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河孔氏穎達曰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施設也 罛魚罟 濊濊罟入水聲也 鱣集傳曰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 鮪孔氏穎達曰陸璣云鮪形似鱣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 發發陸氏德明曰發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作鱍 菼薍也亦謂之荻孔氏穎達曰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云葭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 揭揭長也 庶姜謂姪娣 孽孽盛飾也 庶士媵臣 朅武貌

標韻 頎五微 衣同 妻八齊 姨四支 私同 通韻 荑四支 脂同 蠐八齊 犀同 眉四支 通韻 倩十七霰 盼十六諫 通韻 敖四豪 郊三肴 驕二蕭 鑣 朝同 勞四豪 通韻 活七曷 濊同 發六月 揭九屑 孽 朅同 通韻

氓　爲棄婦作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一章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二章 桑之未落（比）。其葉沃若。于嗟鳩兮（興也○下二句）。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三章 桑之

歸咎別子
歷叙勞苦及遺見棄自怨自艾如泣如訴詩至之文
跌宕排極有致
付之一嘆

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

右氓六章章十句此與谷風相似而實不同谷風寓言借棄婦以喻逐臣此則實賦必有所為而作如漢樂府羽林郎陌上桑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之類皆詩人所咏非棄婦作也觀其以氓直起亦某甲某乙無知之人耳特其事迹之足以為戒故見諸歌咏將以為世勸焉曰子無良媒者是其初亦未嘗不欲守禮以待媒乃情不自禁私訂婚後要媒約則遂禮已甚然其不敢顯然背禮之心則又昭然而若揭曰送子涉淇者將送而未送之謀也曰至於頓丘者欲至而不至之心也欲至不至將送未送故至愆期而不之顧敢負約哉亦無媒耳媒若果至則秋以為期焉未為不可也夫事既有約則心自難待遂久不至則必至乘垝以相望不見則憂既見則喜亦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癡於情焉者耳故其自嘆則以桑之榮落喻色之盛衰以見氓之所重在色不在情已又未免為情所累以致一誤再誤至於不可說轉欲援情以自戒則其情愈可矜已李白詩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況所事者又蚩蚩氓乎宜其有白頭吟也三歲為婦甘苦備嘗而猶不免於見棄此其罪誠不在已而在氓矣然知我者其惟兄弟雖親亦將咥然相笑以為是婦德之不終也而豈知其為男子之無良乎回憶總角偕誓旦旦盟猶在耳詎料其反復如是之速耶夫淇水悠悠亦尚有岸原隰浩浩未始無涯斯人也而乃恝然相棄也予之至是予之不思耳使其思之豈尚至是亦已焉哉尚何言哉雖然口縱言已心豈能忘此女始終總為情誤固非私奔失節者比特其一念之差所託非人以致不終徒為世笑士之無識而失身以事人者何以異是故可以為戒也

集釋　氓民也　蚩蚩無知貌　貿買也　頓丘地名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志曰頓丘本衛邑　淇水在南　將願也　垝毀也　垣牆也　復關邑名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岸復關堤在南三百步　卜龜　筮蓍　體兆卦之體也　賄財也　沃若潤澤貌　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　耽相樂也　說解也　隕落也　徂往也　湯湯水盛貌　漸漬也　帷裳車飾孔氏穎達曰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　爽差也　極至也　靡不　咥笑貌　泮涯也　總角孔氏穎達曰甫田云總角丱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　晏晏和柔也　旦旦鄭氏康成曰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

標韻　蚩支四絲同本韻　謀尤十一丘同本韻　期支四媒灰十通韻　垣元十三關刪十五漣先一言元十三遷先一通韻　落藥十若同本韻　甚二十六寢耽十三覃叶叶韻　說九屑二字自叶韻　隕十一軫叶貧真十一叶韻　湯陽七裳陽行陽本韻　極職十三德同本韻　勞豪四朝蕭二通韻　暴號二十笑嘯十八悼號二十通韻　怨願十四岸翰十五泮翰宴霰十七晏諫十六旦翰十五反阮十三叶叶韻　思支四哉灰十通韻

竹竿　衛女思歸也

但行綽約風韻欲絕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章一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章二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章三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章四

右竹竿四章章四句小序謂衛女思歸大序增以不見答何氏楷則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作姚氏際恆以其語多重複非一人筆疑爲媵和夫人之詞均未嘗細咏詩辭也載馳泉水與此篇雖皆思衛之作而一則遭亂以思歸一則無端而念舊詞意迥乎不同此不惟非許夫人作亦無所謂不見答意蓋其局度雍容音節圓轉而造語之工風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時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詩固有以無心求工而自工者迨至工時自不能磨此類是已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過一本記事珠欲求一陶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

集釋 籊籊 集傳曰籊籊長而殺也 泉源 即百泉也 瑳 集傳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 儺 嚴氏粲曰儺柔緩也晉身爽儺也何氏楷曰巧工也猶說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儺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 滺滺 曰滺流貌陸氏德明曰滺本亦作浟 檜 木名似柏

標韻 淇 支四 之 同本韻 右 有二十五 母 同本韻 左 哿二十 儺 同本韻 滺 尤十一 舟 遊 憂 同本韻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章一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章二

右芄蘭二章章六句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即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惠公縱少而無禮臣下刺君不應直以童子呼之此詩不過刺童子之好躐等而進諸事驕慢無禮以見先進恂恂退讓之風無復存者此亦世道人心之大轉關非細故也聖人存之亦進闕黨童子而教之之意集傳何玄遠云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蓋亦震於序言而無解以爲之說耳

毛氏寫曰韘甲與狎同符觿中觿甲爲狎甲即狎也

飄忽而來起於衿靜穆亦奇秀可歌

集釋 芄蘭 草名集傳曰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何氏楷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觿 錐也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姚氏際恒曰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後以玉爲之今世有傳者大小不等其身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爲之蓋以禮記註之誤然骨與角無大分別既可以角爲之何不可以骨爲之耶 知 集傳曰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 容遂悸 毛氏萇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嚴氏粲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 韘 集傳曰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姚氏際恒曰韘毛傳謂玦案士喪禮纊極二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異名上古必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後用玉今世有傳者俗名搬指搬決又非所佩之玦也郝氏謂沓所以彄沓手指盤彷彿儀禮爲說然貫無公名也 甲 集傳曰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毛氏萇曰甲狎也姚氏以爲近是其義亦通

標韻 支 支四 觿 知 同本韻 遂 寘四 悸 同本韻 葉 葉十六 韘 同 甲 洽十七 葉洽 通韻

河廣　宋襄公母思歸宋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章一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章二

右河廣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衛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從嚴說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似覺其無謂從鄭說則爲

此深閨閨中語讀魏詩多類此調寄想

母思其子本乎慈願絕而不往止乎義於義執儼然桓公雖無
義夫人不可以無情況有子乎觀襄公之爲太子請於桓公曰
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乎之念母雖千乘而不顧母之念子從一葦而難杭襄公
之心安知非此詩有以動之耶母也則止於慈子也則盡乎孝
兩兩相望難乎爲情正在此際若卽位後而始思往又何以見
爲慈乎集傳從鄭說則猶未免世俗之見云

【集說】葦 蒹葭之屬 杭 度也【姚】氏際恒曰杭航通方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峽也餘艅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艅艎隋因餘杭舊名置杭州乃航杭本字也一蘆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冰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呆哉不待因哉矣 刀 小船也孔氏穎達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嚴】氏粲曰刀舠古字通用【姚】氏際恒曰亦作刀舠

【標韻】杭七陽 望同本韻 刀四豪 朝二蕭本韻

伯兮　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一章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二章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三章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四章

右伯兮四章章四句此詩不特爲婦人思夫之詞且寄遠作也
觀次章辭意可見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故曰爲王前驅曰自伯之東鄭在王國之東非衛東也詩不
過一婦人思夫作耳何錄乎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
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
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
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
乎此也此詩室家之怨切矣始則首如飛蓬髮已亂矣然猶未
至於病也繼則甘心首疾頭已痛矣而心猶無恙也至於使我
心痗則心更病矣其憂思之苦何如哉使非爲王從征胡以至
是役之帝王讀是詩者其亦以窮兵黷武爲戒歟

【集釋】伯 伯叔尊稱或其夫字 朅 武貌 桀 英也 殳 范氏處義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 蓬 草名蓬生風飛散亂 杲杲 日色明也 首疾 頭痛也 諼 孔氏穎達曰諼謂爲忘非草名【案】此諼下扶草者猶言善忘之草耳草斷不可以忘事故曰焉得也毛傳謂諼草令人忘憂者非說文以諼爲藼者尤非詩家多用萱爲忘憂埋憂懷恨等字皆寓言非眞物也 背【姚】氏際恒曰背堂背也堂面向南堂背向北故背爲北堂 痗 病也

【標韻】朅九屑 桀同本韻 殳七虞 驅同本韻 東一東 蓬同 容二冬通韻
日四質 疾同本韻 背十一隊 痗同本韻

有狐　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一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二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三章

右有狐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刺時大序以爲衛之男女失時喪
其妃耦焉已非詩意集傳竟以爲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不
知何以見其爲寡婦何以見其爲鰥夫更何以見其爲而欲嫁
之夫曰之子則明明指其夫矣曰無裳無帶無服則明明憂其

夫之無裳無帶無服矣以有狐作比者狐性善疑雖日在淇梁淇厲淇側而終遲疑不渡故曰綏綏也此必其夫久役在外淹滯不歸或有所戀而忘返故婦人憂之以爲久羈逆旅必至金盡裘敝而難歸耳本無他義亦少深情聖人存之不僻何故

【集釋】狐獸名性淫而多疑　綏綏嚴氏粲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安緩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疑也　梁橋也　厲深水可涉處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

【標韻】梁七陽　裳同本韻　厲八霽　帶九泰通韻　側十三職　服一屋叶蒲北反叶韻

木瓜　諷衛人以報齊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〇一章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〇二章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〇三章

右木瓜三章章四句此詩本朋友尋常餽遺之詞而序言美齊桓公也辭意絕不相類豈有感人再造之恩乃僅以果實爲喻乎故集傳反之以爲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又不知其何所謂篇中並無男女情安知其如靜女類集傳於詩詞稍涉男女字即以爲淫奔之詩說詩如此未免有傷忠厚恐非詩人意也夫詩中固有淫奔者然非實見其所以然不可概指爲淫奔如此詩絕無男女字而何必指其爲靜女類耶小序雖僞必有所傳以爲美齊桓公非盡無因豈病在美字耳此詩非美齊桓乃諷衛人以報齊桓也孔氏穎達曰以衛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報以瓊琚猶非敢以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此言雖近似而未當衛人始終並未報齊非惟不報且又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則背德孰甚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以諷之使其自得之於言外意詩人諷刺往往如此故不可謂序言盡出無因也

【集釋】木瓜爾雅楙木瓜嚴氏粲曰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　瓊集傳曰瓊玉之美者嚴氏粲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並存之　琚佩玉名羅氏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　瑤集傳曰瑤美玉也說文云美石存參　玖集傳曰玖亦玉名也陸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標韻】瓜六麻叶攻乎反　琚六魚叶韻　報二十號　好同本韻　桃四豪　瑤二蕭通韻　李四紙　玖二十五有叶舉里反叶韻

以上衛詩凡十篇說者謂鄭衛之俗淫靡今觀衛詩十篇無一淫者首篇美武公之德爲列國所罕有次贊隰者自樂三頌莊姜之美且賢皆極一時之秀即宋桓夫人雖被出歸衛而慈淑守禮不可謂非賢婦人他如伯兮靑遠木瓜報德皆騁雅可歌未見其爲靡靡之音也其所謂淫靡者豈以刺宣姜諸作及桑中數詩耶然皆編入邶鄘二國非衛本國人詩可知衛除宣姜夷姜外實多賢婦人豈有淫亂國而有此賢婦人出乎其間哉衛有宣姜衛之大不幸也可嘅也

詩經原始卷四終　　隴州門人李冲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五目錄

國風五

王十首

黍離　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也
君子陽陽　賢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揚之水　戍卒怨也
中谷有蓷　閔棄婦也
兔爰　傷亂始也
葛藟　民窮無所依也
采葛　懷友也
大車　征夫歎也
丘中有麻　招賢偕隱也

鄭二十一首

緇衣　美鄭武公好賢也
將仲子　諷世以禮自持也
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田獵自喜也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清人　刺鄭文公棄其師也
羔裘　美鄭大夫也
遵大路　挽君子勿遽行也
女曰雞鳴　賢婦警夫以成德也
有女同車　諷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山有扶蘇　刺世美非所美也
蘀兮　諷朝臣共扶危也
狡童　憂君爲羣小所弄也
褰裳　思見正於益友也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風雨　懷友也
子衿　傷學校廢也
揚之水　闕疑
出其東門　不慕非禮色也
野有蔓草　朋友相期會也
溱洧　刺淫也

吉甫只擷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無限此可以[illegible]神理尺幅[illegible]中[illegible]詩人[illegible]許評[illegible]古諸詩[illegible]分染且[illegible]

詩經原始卷之五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 五

王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姚氏際恆曰此乃歷來相傳對說也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則風之所亦得風雅自有定體其體風卽系之風其體雅卽系之雅非以王室卑之故不為雅而為風也案風雅頌本以詩體分不以時勢別其體頌雖務伏販亦矜頌其體風雖周于城亦為風豈以時勢之盛衰國家之強弱分風雅頌而風雅頌猥凡不辨何以言詩況義蘊深尤為難讀無怪其多謬說也然則王何以不列於二南之後而序於三衛之末三衛者殷故都也首之見變風所由始王城者周東遷也次之見王政所由衰是二者皆變風之首而世道之升降亦寓焉

鴻濛室叢書　詩經原始卷之五　王

黍離　閔宗周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章一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章二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章三

右黍離三章章十句小序曰閔宗周也大序謂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是為得之而姚氏猶以為偶中未免失之過刻也及韓詩云黍離伯封作則又怪誕無稽不可從惟是周轍既東無復西幸文武成康之舊一旦灰燼蕩然無存有心斯世者所為目擊心傷不能無慨於其際焉特無如當時之君臣苟且偷安罔思自奮以王室之尊下等侯服甘心而不顧者何哉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卽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既已見而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振突既皆王室之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嗟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此又以恢復事責之行役大夫持論未嘗不正然當時情事則必有難言為者故不得已而形諸歌詠以寄其悽愴無已之心觀其呼天上訴一詠不已再三反覆而詠嘆之則其情亦可見矣詎得以千載下人追究千載上事而得其實在情形哉

鴻濛室叢書　詩經原始卷之五　王

【集釋】黍　集傳曰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嚴氏粲曰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黃氏一正曰黍有丹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穀之可為酒者也　離離　垂貌　稷　集傳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曰粢稷也　邁　行也　靡靡　猶遲遲也　穗　秀也　噎　孔氏穎達曰噎咽喉閉塞之貌言憂深也

傍晚懷人真情真境描寫如畫晉唐人田家諸詩恐無此真實自然

叶韻　苗二蕭　搖同本韻　憂十一尤　求同本韻　天一先　人十一真

通韻　穗四寘　醉同本韻　噎九屑　通韻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章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二章

右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小序謂刺平王僞說以爲戍申者之妻作皆鑿也詩到真極羌無故實亦自可傳使三百詩人篇篇皆懷諷刺則於忠厚之旨何在於陶情淑性之意又何存此詩言情寫景可謂真實樸至宜聖雖欲刪之亦有所不忍也又況夫婦遠離懷思不已用情而得其正卽詩之所爲教又何必定求其人以實之而後謂有關係作哉

集釋　塒鑿牆而棲曰塒郭氏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爾雅云雞棲於弋爲桀李氏巡曰弋橛也　佸會也　桀栈也

標韻　期四支　塒同本韻　來十灰　思四支　通韻　月六月　桀九屑　括七曷　渴同

轉韻

君子陽陽　賢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一章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二章

右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姚氏際恒曰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據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據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此種詩亦可無俟深考蓋三代賢人君子多隱仕於伶官以其得節禮樂可以陶情淑性而收和樂之功故或處一房之中或侍遨遊之際無不揚揚自得陶陶斯詠有以自樂其樂而何害其爲賢也則然爲國而使賢人君子樂處下位不欲居尊以任事則其時勢亦可想知此詩之所以存而不削歟

集釋　簧嚴氏粲曰簧笙之舌也陳氏暘曰樂記云竹匏笙則簧之爲物笙竽皆有焉其美在中所以鼓中聲也　只且語助辭　陶陶和樂之貌　翿釋言云翿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　敖同遨遊也

標韻　陽七陽　簧房並同本韻　陶四豪　翿敖並同本韻　且六魚　二句自爲韻

揚之水　戍卒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一章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二章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

右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經文明明言戍申戍甫戍許而序偏云戍于母家致啓集傳忘讐逆理之論是皆未嘗卽當日形勢而一思之耳夫周轍既東楚實强盛京洛形勢左據成皋右控崤函背枕黄河而俯嵩高則申甫許實爲南服屏蔽而三國又非楚敵不得不戍重兵以相保守然後東都可以立國觀於三國吳魏相持兩家重鎭必屯戍禦則往事可知平王此時不申甫許之是戍而何戍耶其所以致民怨嗟見諸歌咏而不已者以

徵調不均爪代又難必耳夫徵調不均則勞逸異勢爪代難必則生聚無期不惟小民怨咨亦足見秉國者之措置乖方籌謀未善若宗周形勝則豈慮是哉此東都之不再振而西幕之難歸者有由然矣若沾沾謂其篤於母家致令久戍不歸則何異小兒女嘍嘍不識時務之甚吾恐平王君臣竊相笑於地下也

【集釋】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彼其之子【案】姚氏際恒曰鄭氏謂處鄉里者歐陽氏謂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者皆可通集傳謂指室家則謬矣　戍屯兵以守也　申【集】氏發曰申伯爵初爲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城內也【皇輿表】申州屬南陽府信陽軍屬汝寧府並隸河南　楚木也【陸】氏佃曰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荊故楚人春秋稱荊而荊州亦以此水得名　甫【集傳】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王】氏應麟曰史記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曰在宛縣西　蒲嚴氏粲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案】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　許【集傳】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皇輿表】潁昌府許昌縣今隸開封許州隸河南

【標韻】薪真十一　申同　本韻　懷佳九　歸微五　轉韻　楚語六　甫麌七　通韻　蒲虞七叶滂古反　許語六　叶韻

中谷有蓷　閔嫠婦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章一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章二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章三

右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大序謂凶年饑饉室家相棄集傳因之近是惟小序謂爲閔周未免小題大作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固王者之所以爲心而荒政不講以致小民流離失所尤爲東周大病然遽以此爲閔周則周之可閔者正多也集傳又謂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闔閭嫺吟咏固自有人而此云有女者則非其自咏可知矣杜詩此類甚多何必定指爲自作聖人刪詩至此存之以見王政之惡人民之困至於此極則其無以爲國之故亦大可悲張子云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世之讀中谷有蓷而無以動其悲憫之懷者吾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釋】蓷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萑蓷郭璞曰今茺蔚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案本草益母茺蔚也　暵孔氏穎達曰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仳別也流離失所之狀　脩【集傳】脩長也或曰乾也　歗蹙口出聲　不淑【集傳】古者死喪饑饉皆曰不淑【姚】氏際恒曰先言艱難夫貧也再言不淑夫死也遭凶死何如曰不淑　暵濕【集傳】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啜泣貌

【標韻】乾寒十四　嘆難並同　本韻　脩尤十一叶式竹反　歗嘯十八　淑屋一　叶韻　濕緝十四　泣及並同　本韻

兔爰　傷亂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章一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章二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章三

右兔爰三章章七句序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集傳遂謂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夫逢時多難縱欲無生何至求死所謂無吪無覺無聰者亦不過不欲言不欲見不欲聞已耳天下洶洶時事日非上則諸侯背叛射

[illegible]

王中肩君臣之義滅矣下則室家相棄有女仳離夫婦之情乖矣中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兄弟之親又遠矣其始蓋由於申甫是戎忘讐黨惡君無父子之恩民亦鮮倫常之義以致賢者退處下位不欲居高以聽政小人卒逃法網反得肆志而橫行於是狡者脫而介者烹奸者生而良者死所謂百凶並見百憂俱集時也詩人不幸遭此亂離不能不回憶生初猶及見西京盛世法制雖衰紀綱未壞其時尚幸無事也迨東都既遷而後桓文繼起霸業勃興而王綱愈墜天下乃從此多故彼蒼夢夢有如聾瞶人又何言不惟無言且並不欲耳聞而目見之故不如長睡不醒之爲愈耳迨至長睡不醒一無聞見而思愈苦古之傷心人能無爲我同聲一痛哭哉此詩意也何至如集傳云

但求死耶

集傳 爰爰 集傳曰兔性陰狡爰爰緩意 孔氏穎達曰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 雉 集傳雉性耿介 離 麗 羅 網也 罹 也 吪 嚴氏粲曰古注吪動也蓋動則憂寢則不知故欲 鄭氏繇曰吪字從口從言之訛亦同小雅或寢或訛即此吪方將動而有覺 學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罦謂之罬罬謂之學學覆車也 也寐吪不言之意後說較通 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 造 亦爲也 覺 寤也 庸 用也

叶韻 羅 五歌 爲 四支叶五歌吾禾反 罹 四支叶五歌上叶良何反 吪 五歌 叶韻 學 十一尤叶步廟反 造 十二號 憂 十一尤叶一笑反 覺 十九效 叶韻 罿 一東 庸 二冬 凶 二冬 聰 一東 通韻

葛藟　民窮無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章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章二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章三

右葛藟三章章六句此詩不必深解但依集傳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之作斯得之矣若必謂刺平王棄其九族則不惟亦字語氣不協即詩意亦詭僻然反無謂也葛藟本蔓生必有所依而後附今乃在河之滸與涘與漘無喬木高枝以引其條葉雖足自庇本根而本根已失奈之何哉故人一去鄉里遠其兄弟則舉目無親誰可因依雖欲謂他人之父以爲父而其父反惘然而不之顧即欲謂他人之母以爲母而其母亦漠然而不我親父母且不可以僞託況昆弟乎則更淡焉如無聞也民情如此世道可知誰則使之然哉當必有任其咎者即謂平王之棄其九族而民因無九族之親者亦奚不可

集釋 滸 毛氏萇曰水厓曰滸 涘 孔氏穎達曰釋丘云涘爲厓 漘 許氏謙曰岸上平而下爲水洗蕩入者

脣也

叶韻 滸 七麌 父 同 顧 七遇叶果五反 叶韻 涘 四紙叶 母 二十五有 有 同 叶韻 漘 十一眞叶 昆 十三元 聞 十二文 通韻

采葛　懷友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章一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章二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章三

右采葛三章章三句此詩明明千古懷友佳章自集傳以爲淫奔者所託遂使天下後世士夫君子皆不敢有寄懷作也不知此老何以好爲刻薄之言若是至小序謂爲懼讒尤不足與辨夫良友情親如同夫婦一朝遠別不勝相思此正交情深厚處故有三月三秋三歲之感也若泛泛相値邂逅頓忘或市利相

交勢衰即去豈尚能作此語故是詩之在衰朝亦世情之中流砥柱也而可無存乎

集釋　蕭 荻也〔孔氏穎達曰〕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郊特牲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是蕭所以供祭祀也　艾 蒿屬〔爾雅〕艾冰臺注艾蒿〔姚氏際恒曰〕或云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　大有思致

標韻　葛 七曷　月 六月 轉韻　蕭 二蕭　秋 十一尤 叶韻　艾 九泰　歲 八霽 通韻

大車　征夫歎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一章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二章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

右大車三章章四句此詩若從序言以爲陳古以刺今則無以處穀則異室之言蓋夫婦雖有別亦何至異室而分居如從集傳以爲淫奔有所畏則無以釋死則同穴之語蓋男女縱有情誰爲收屍而合葬此皆難以理論也惟姚氏際恒云僞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訛其室家之詩似可通此雖出於僞說而詩意眞切詎得以其僞而少之歟周衰世亂征伐不一周人從軍迄無甯歲恐此生永無團聚之期故念其室家而與之訣絕如此然其情亦可慘矣

集釋　大車〔姚氏際恒曰〕大車牛車　毳衣〔姚氏際恒曰〕毳衣毛布衣　菼〔集傳〕曰菼蘆始生也　爾 指室家　子 指主之者　啍啍 重遲之貌〔孔氏穎達曰〕啍啍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　璊〔孔氏穎達曰〕璊玉赤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　穀 生也　穴 壙也　皦 白也

標韻　檻 二十九豏　菼 二十七感　敢 同 通韻　啍 十三元　璊 奔 並同 本韻　室 四質

穴 九屑　日 四質 通韻

丘中有麻　招賢偕隱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一章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二章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三章

右丘中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思賢毛鄭因之且以子嗟子國爲父子二人惟集傳反其所言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之詞殊覺可異子嗟子國既爲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耶此眞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爲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爲人名則之子又何所指故姚氏以爲嗟國皆助辭嗟爲助辭可也國亦可爲助辭乎且有麻即望其來施施有麥即望其來食有李即望其遺我以佩玖上下文自相呼應猶韓子云盤之土可稼而食之意中間彼留彼留云者乃虛擬之辭耳嗟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於其國耶其國不可以久留也何不就我丘中有麻可以積而衣有麥可以種而食並有李可以相與遺其樂孰甚焉爾亦將有意其來以就食而互相爲禮耶似此訓釋又非思賢乃招賢以共隱耳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尚留本國故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所謂桃花源尚在人間者是也

集釋　麻〔集傳〕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　施施〔呂氏祖謙曰〕施施喜悅之意〔孟子曰〕施施從外來

標韻　麻 六麻　嗟 同　施 四支叶時遮反 叶韻　麥 十一陌　國 十三職　食 同 通韻

李 四紙　子 同　玖 二十五有叶舉里反 叶韻

以上王詩凡十篇案此冊詩皆亂離後作故其音怨以怒而又哀思無已則其民之困且散也可知然是猶及西周之盛而黍離則但傷殘破之餘以致室家相棄兄弟不保戍卒怨於前征夫歎於後也其始蓋由朝常紊亂國是日非君子不樂仕進或退處下位或違勝上罔利廷之上無與爲國於是小人得進而用事如狡兎爰爰無所忌憚故東都一從王綱不復再振國雖未亡而下等爲侯其與覆亡者相去幾何哉無怪其音之哀以思不止怨而怨矣後世杜甫遭天寶大亂故其中有無家別垂老別哀江頭哀王孫等篇與此先後如出一轍杜作人稱詩史而此冊實開其先讀王風者能無俯仰慨嘆於其際哉

鄭

集傳鄭邑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卽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然何以次於王胡氏紹曾曰鄭初封在圻內屬所以次王且同之衰鄭爲之也桓公附王室多故謀及史伯寄帑於虢檜之閒以陰謀遂成大國然新鄭卽成皋滎陽虎牢之分巖險之關天下故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矣鄭初封國在西周圻內地卽新徙亦宿邇東都故雅居首殷周三都外卽次及於鄭焉

緇衣　美鄭武公好賢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一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二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章三

右緇衣三章章四句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集傳詩緝悉從之無異說惟季氏本以爲美武公好賢之詩姚氏謂爲後說勝前賢不然改衣適館授粲此豈臣下施於君上哉無論鄭人不宜爲此言卽周人亦不當出此詞其說是矣愚謂改衣授粲非在上者之所難特難於適子之館而不憚煩焉耳夫使龍飛鳳翥之士日來吾前而吾但爲之改衣授粲而不適其館隆以禮貌之謂何是徒以衣食餌國士而國士且望望然去尚得謂之好賢哉武公則於改衣授粲外而又能折節下交屢適賓館居則虛衷以前席出則憑軾而過門舉賢以禮不以貌親賢以道尤以心賢所以樂爲用而共成輔國安獻國人好之形諸歌咏寫其好賢無倦之心殆將與握髮吐哺後先相映爲萬世美談此緇衣之詩所由作也卽謂之美武公也亦奚不可惟不宜以改衣適館授粲屬之國人耳

【集釋】緇黑色周禮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緇衣孔氏穎達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玄服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治事之館稱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館舍也粲餐也蓆大也

【標韻】宜四支爲同本韻　館十四旱古玩反叶粲十五翰叶韻　好二十皓造同本韻　蓆十一陌叶祥龠反作十藥叶韻

將仲子　諷世以禮自持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章一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章二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章三

右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序謂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祭仲諫而弗聽特以詩中有父母兄弟仲子等字耳集傳從鄭漁仲說以爲淫奔詩亦非蓋女心既有所畏而不從則不得謂之爲奔亦不得謂之爲淫姚氏知

其然仍不能斷乃曰按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是其說亦尙游移未定耳此詩雖保非采自民間閭巷鄙夫婦相愛慕之辭然其發有合於聖賢守身大道故太史錄之以爲涉世法夫使人心無所畏則富貴功名孰非可懷而可愛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禮愼其守故或非義之當前心雖不能無所動而惕以人言可畏卽父母兄弟有所不敢欺則慾念頓消而天理自在是善於守身法也而謂之爲惡也得乎故左傳子展如晉賦此詩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詩豈尙舉以自賦而復見許於他國歟此非淫詞斷可知已

集釋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里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杞柳屬也王氏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檀集傳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鴻寶齋書局

標韻里四紙杞同本韻　愛十一隊母二十五有叶滿彼反叶韻　懷九佳畏五未叶於非反叶韻

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田獵自喜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一章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二章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三章

右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小序以爲刺莊公集傳及諸家皆謂無刺莊公意其實此詩的刺莊公無疑叔之特寵而驕多行不義誰則使之非公實使之也詩人不必明斥公非但極力誇叔之游獵無度則其不日之遠君子而狎伍小人也可知卽叔之驕縱無忌實莊公故縱其惡之意亦可見不然叔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其所好者不應在馳騁弋獵地也其所交者更不宜近飲酒服馬儕也而何以日事田獵至于巷無居人飲酒以及服馬之不足相勝乎曰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者詩人故爲此諸大詞以動莊公使其早爲之備亦如公子呂所云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之意云耳而謂此不義人真能得衆心歟讀詩者愼勿泥其辭而昧其義焉可也

集釋田白虎通義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田爲田除害也巷里塗也狩冬獵曰狩孔氏穎達曰狩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服乘也孔氏穎達曰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服馬猶乘馬也

標韻田一先人十一真仁同通韻　狩二十六宥酒二十五有好十九皓叶許厚反叶韻　野二十一馬叶上與反馬同上叶滿補反武七麌叶韻

鴻寶齋書局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一章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二章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三章

右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案此詩與前篇同爲刺莊公縱弟游獵之作但前篇虛寫此篇實賦前篇私游此篇從獵而愈矜其勇也詩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暴虎危事太叔至親而叔以此驕其兄則恃勇無君之心已可概見莊公時不惟不懲其無禮

而且勞而勸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豈不愛之耶實縱之以蹈於危耳詩人窺破此隱故特詠之以爲誅心之論如春秋書法微意所在也若謂國人愛之而恐其或傷則好勇不義之人人又何愛之有耶至其詞氣之工則姚氏所謂描摹工豔鋪張亦復淋漓盡致便爲長楊羽獵之祖庶幾能識作者苦心云

集釋　兩驂（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嚴氏粲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詩所謂如舞也驂與服和諧中節於衢不得如舞也）藪（澤也孔氏穎達曰鄭有圃田北有圃田在藪也）襢裼（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襢裼去裼衣曰裼）狃（習也）乘黃（嚴氏粲曰周人黃馬乘馬之上吉此位兩）服（孔氏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夾轅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驂馬亦曰騑）鴈行（集傳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忌（語助）抑（嚴氏粲曰忌抑皆語辭）磬控（范氏處義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使過也）縱送（集傳舍拔曰縱覆彄曰送嚴氏粲曰拔矢末也所謂括也亦作發處謂之弓之末所謂弭也所以解紛左手執弓）

稱刻爲名曰弭　鴇（集傳驪白雜毛曰鴇）阜（盛也）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也）釋掤（集傳所以覆矢春秋傳作冰）韔（弓囊也與鬯同）

標韻　馬（二十一馬叶滿補反）組（七麌）舞（同）藪（二十五有叶素苦反）舉（六語）虎（七麌）所（六語）狃（二十五有叶女九反）女（六語）叶韻　黃（七陽）襄行揚（同）本韻　射（二十二禡叶）御（六御叶）叶韻　控（一送）送（同）本韻　鴇（十九皓）首（二十五有）手（同）阜（同）本韻　慢（十六諫）罕（十四旱叶虛旰反）叶韻　掤（十蒸）弓（一東叶姑弘反）叶韻

清人　刺鄭文公棄其師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一章）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二章）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三章）

右清人三章章四句序本左傳高克棄師奔陳鄭人爲賦此詩事有明文固勿庸議即彭消軸或以爲地名或以爲非地名皆不可考惟鄭文公惡高克而使之擁兵在外此召亂之本也幸而師散將逃國得無恙使其反戈相向何以禦之由斯以觀高克亦無能爲耳何以見惡於文公耶詩曰翱翔曰逍遙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所謂灞上諸軍直同兒戲即使作亂亦易制服詩人固早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若文公者則不能無所譏焉故刺之

集釋　清（邑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二丈四尺）重英（以朱染羽爲矛飾二矛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麃麃（武貌）喬（矛之上句曰喬）陶陶（樂貌）左旋右抽（集傳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集傳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容好也）

標韻　彭（七陽）旁（同）英（八庚）翔（七陽）通韻　消（二蕭）麃喬遙（同）本韻　軸（一屋叶音胄）陶（四豪叶徒候反）抽（十一尤叶敕救反）好（二十皓叶）叶韻

羔裘　美鄭大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一章）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章）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三章）

右羔裘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朝陳古以風今也辯說謂詩意恐未必然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愚謂此詩非專美一人必當時盈廷碩彥濟美一時或則順命以持躬或則忠鯁而事上或則儒雅以將稱皆能正己以正人不媿朝服以章身故詩人即其服飾之盛以

想其德誼經濟文章之美而詠歎之如此曰舍命不渝者君子安命雖臨利害而不變也曰邦之司直者大臣剛毅有力獨能主持國是而不撓也曰邦之彥兮者學士文采高標足以儀欽爲而極一時之選也有此數臣國勢雖孱人材實裕故可以特立晉楚大國之間而不致敗此鄭之所以爲鄭也不然詩人縱極陳古以風今亦何與於當時時務之要歟

【集釋】羔裘 大夫服也 如濡 潤澤也 侯 美也姚氏際恒曰此即諸侯之侯當時稱諸侯亦取美義也 舍 虎也 渝 變也 飾 傳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 孔 甚也 晏 鮮盛也 三英 裘飾也 彥 士之美稱

【標韻】濡 七虞 侯 十一尤叶洪孤反 渝 七虞 叶韻 飾 十三職 力 直 職本韻 晏 十六諫 粲 十五翰 彥 十七霰 通韻

遵大路　挽君子勿遽行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章一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章二

右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此詩當從序言爲正集傳謂淫婦爲人所棄者固非即姚氏以爲故舊道左言情者亦未是蓋道左而挽留賢士且殷殷動以故舊朋好之心則豈無故而云然哉呂氏祖謙曰武公之朝盡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尙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而懷其舊者亦深矣此雖無所據而揆時度勢據理言情深得古風人意旨所在不然區區道故常情何煩大聖人之刪而存哉又曹氏粹中曰申公白生穆生目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欲留君子之意而詩不言念先王但曰無我惡者詞婉而意愈深耳嗚乎可以觀世道矣

【集釋】摻 擥也 袪 袂也孔氏穎達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寁 速也張氏栄曰寁猶言舍卒也 魗 與醜同

【標韻】袪 六魚叶起據反 惡 七遇 故 同叶韻 手 二十五有 魗 同 好 十九皓叶許口反 叶韻

女曰雞鳴　賢婦警夫以成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章一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章二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章三

右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人皆知之矣而序以爲陳古以刺今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彼其意蓋謂鄭風無美詞耳夫使美者皆述古而惡者皆刺今則變風中無一可取之詩而何以知政治得失耶此詩不推變風之正直可與關雎葛覃鼎足而三何者關雎新昏葛覃歸甯此則相夫以成內助之賢易中雅樂缺一不備也觀其詞義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詞首章勉夫以勤勞次章宜家以和樂三章則佐夫以親賢樂善而成其德婦人之職於是乎盡而可不謂之爲賢乎不意鄭俗淫哇之際乃有此中正和樂之音堪與關雎葛覃爲配可見天理人心之善未嘗或息於兩間聖人刪詩特標

此一篇於舉世不爲之中可謂障狂瀾於既倒砥中流以不移
必如序言是一往無能固之人心矣而何以爲世勸也

【集釋】昧旦 呂氏祖謙曰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明星 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嚴氏粲曰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 弋 許氏謙曰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結繳於矢謂之矰繳也矰高也取向上射飛鳥之義茀之言刜也以弋飛鳥刜羅之而結繳以羅取而刜殺之也 鳧 水鳥如鴨李氏樗曰野曰鳧家曰鶩 加 中也 雜佩 纂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順 愛也 問 遺也

【標韻】旦 十五翰 爛 同 鴈 十六諫 通韻 加 六麻叶居之反 宜 四支 叶韻 老 十九皓 好 同 本韻 贈 二十五徑 順 十二震 問 十三問 通韻 好 二十號 報 同 本韻

有女同車　諷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一章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二章

右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小序謂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於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辨說以爲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故集傳又疑爲淫奔之詩夫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飾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乎前人駁之固已甚詳且曰德音不忘是豈淫奔之謂又不待辯而自明矣然則此詩謂何曰諷忽以昏齊非刺忽以不昏齊也曰有辨乎曰有刺忽以昏於齊者從事後論之也諷忽以宜昏於齊者事前勸之也事後論忽固是勢孤援弱以至失國似不昏於齊者爲忽失計追後文姜淫亂幾覆魯國則不昏於齊者又未嘗不爲忽幸事前勸忽則不過爲援助計是彼美孟姜者又安知其後之淫亂如是乎故首章言其美且都次章言其德音不忘蓋欲諷忽以速娶之耳後世李延年歌於漢武帝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亦是此意然忽已辭昏而詩仍存者一爲忽惜一爲忽幸而終以忽之辭昏爲有見也而又何刺乎

【集釋】女同車 或謂同車爲親迎又謂任嫁之從娣若皆非無論同車非親迎禮忽已辭昏又何從娣之有此當是初議昏時齊必盛飾數女以侍忽詩人因所見以詠之而已 舜 陸氏璣曰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孟姜 指文姜也同車雖數女而以文姜爲主故特著之 都 孔氏穎達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標韻】車 六魚 華 六麻叶芳無反 琚 六魚 都 七虞 叶韻 行 七陽 英 八庚 翔將姜忘 七陽 通韻

山有扶蘇　刺世美非所美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一章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二章

右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刺忽無據大序謂所美非美然庶幾近之然不必定指忽也夫天下妍媸莫辨是非顛倒以至覆家亡國而自殺其身者亦豈少哉詩人不過泛言流弊衆

以爲戒故藉草木起興以見山之高固有扶蘇亦有橋松隰之卑固有荷華亦有游龍大小互見美惡雜陳要在采之者辨之而已子都子充之美與狡童狂且較其妍媸宜若易辨也然有時亦見狡童狂且爲美而不見子都子充之美者則何以故是非混則妍媸莫辨耳有天下國家責者尤當三復而細味之此亦目前至理勿容穿鑿而附會者序固謬執涉於附會然猶未至如集傳直以爲淫女戲其所私者之猥褻不堪也

集釋 扶蘇毛傳謂小木非也蓋枝葉扶蘇乃茂木耳 子都季氏本曰子都古之美男子借以爲喻 狂醜惡人也 且語辭 橋松集傳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 游龍張子曰龍是紅草其葉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紅草一名遊龍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 子充董氏逌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者也 狡童狡獪小兒也

標韻 蘇七虞 華六麻叶芳無反 都七虞 且六魚叶韻 松二冬 龍同 充一東 童同 通韻

蘀兮　諷朝臣共扶危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一章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二章

右蘀兮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未始不可然必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則非詩意詩言叔兮伯兮是以倡予者望諸叔伯大夫矣而何以謂之爲忽耶集傳則更以爲淫女之詞天下行淫之女豈有呼叔而又呼伯者且叔伯何所倡而女又何所和言之不徒污人齒頰詎可以之釋經此詩解者雖多要以嚴氏粲之言爲近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已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忠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蓋小臣有憂國之心而無救君之力大臣有扶危之力而無急難之心當此國是日非主憂臣辱之秋而徒爲袖手旁觀者盈廷皆是以故義皆忠貞不見諸大臣而激於下位也忽之世權臣專擅國君微弱苟一嫋動如風吹殘蘀何能久存然蘀去而附諸蘀以爲命者亦難自立故不如早爲之備先發以制人也惜乎小臣有是心而無是力則不得不呼諸叔伯大夫而告之矣故以是詩而感忽世其亦可矣

集釋 蘀毛氏萇曰蘀槁也孔氏穎達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也 要成也

標韻 吹四支 和二十一箇叶戶圭反叶韻 漂二蕭 要同 本韻

狡童　憂君爲羣小所弄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一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二章

右狡童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呼君爲狡童者無禮固屬非是即或謂指祭仲則祭仲在當時年已老亦殊不類昔人已辨之集傳又謂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曰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與息也則不惟未盡之義詩無其文即悅已之衆詩亦並無其意不知何以見爲淫女反言以戲其人也大抵狡童者僉壬宵小之謂扶蘇章之狡童狂且即此章之狡童也國君所用非人恃寵而驕目無朝臣也久矣言不屑與況同食哉大臣憂之而無如何乃私相憤恨曰彼狡童之不與我言

且食也無足爲怪特所慮者君耳吾爲君故至不能餐又不能息是寢食俱廢矣向非維君之爲而誰爲哉詩意甚明何至疑忽又疑仲而竟至疑爲淫女所私之人耶特是作於何朝何代則不可考

【集釋】息（叶安）

【標韻】言（元十三）餐（寒十四）通韻　食（職十三）息（同）本韻

褰裳　思見正於益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章一）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章二）

右褰裳二章章五句小序曰思見正也而不言其見正之故大序遂以忽突爭國事實之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於是有以狂童指突者亦有以狂童指祭仲者集傳則云淫女語其所私者皆誤認狂童爲狂且狡童耳章而曰狡則爲狡獪小兒也無疑狂僅曰狂則爲醜惡狂人也亦無疑若夫狂童何狡之有亦何狂之足慮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是狂童者後生有才而未知所裁之稱以其不知所裁故思所以裁之此名師益友之未可以一日無也詩人有望於良友之裁成其子弟也故遡之以詩曰子弟之待正於君也久矣子其惠然思我而來臨乎溱洧雖深一褰裳可涉淺也若其無意則豈無他人之相觀益善乎抑豈無他士之砥礪於成乎而無如子弟輩之狂曰見其狂而未知所裁者非子不能正其狂也子愼勿辭焉也可自來此詩無是解者恐衍文按義當如是耳不然左傳子大叔之歌是什以餞韓宣子而宣子能無怪之耶

【集釋】惠（愛也）溱（鄭水名水經溱水出鄭縣西北南入于洧水陸氏德明曰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洧（亦鄭水名梁氏益曰地理志云洧水出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亦梁之洧川縣也近鄭州）

【標韻】溱（眞十一）人（同）本韻　洧（紙四）士（同）本韻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章一）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章二）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章三）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章四）

右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此詩斷非淫詩也何則以男之俟女也則至乎堂上矣女之歸男也則與伯叔偕行矣堂上非行淫地叔伯豈送淫人耶又況車馬禮服具備則更非淫奔之際可知以爲女子于歸自咏之詩（姚氏際恆）則俟巷俟堂歸竟歸耳又何不送不將之悔乎是邪正二說均不可通故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然詩云駕予與行駕予與歸則又何嘗不和不隨耶總之詩意前悔不行後被强歸此中必有他故詩既不言事亦難考愚意此必寓言非咏昏也世衰道微賢人君子隱處不仕朝廷初或以禮往聘不肯速行後被敦迫駕車就道不能自主發憤成吟以寫其胸中憤懣之氣而又不敢顯言賈禍故借昏女爲辭自悔從前不受聘禮之爲以致今日而有敦促之辱仕進至此亦可矜已不然昏禮縱缺亦何至男俟乎堂而女不行耶

【集釋】手豐滿貌其貌之揚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娶禪也鄭氏康成曰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庶人之妻嫁服也
【標韻】手二冬叶芳用反巷三絳叶胡貢反送一送叶韻　昌七陽堂將同本韻　裳七陽行同本韻　衣五微歸同本韻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一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二章

右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此篇作玩似淫詩故自序傳來無不目為淫矣然有謂女奔男者亦有謂男求女者就首章而觀曰室邇人遠者男求女之詞也就次章而論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詩中自為贈答而均未謀面則必非淫者自作可知古詩人多託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臣之望君望而雖近天威甚嚴有不可以褻進者君之責臣則如唐元宗云卿自不仕奈何誣我是君又未嘗不有望乎臣也至朋友兩相思念更不待言詩中有懷想情而無男女字又安知非朋友自相思念乎且室邇人遠頗有高人雅士跡遁市城心出塵表氣象故此詩雖不敢遽定為朋友辭亦不敢隨聲附和指為淫詩故但曰有所思而未得見之辭云耳然有所思而不得見遂無求見之心則雖謂之發情止義也可而何淫之有哉

【集釋】墠梁傳墠除地町町者梁氏益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墠町町言有町畦也　茹藘陸氏璣曰茹藘蒨草也齊人謂之茜今圓人或作茜種蒔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阪郭氏璞曰陂陀不平　踐行列貌
【標韻】墠十六銑阪十三阮遠同通韻　栗四質室同即十三職通韻

深宵風雨雞鳴聲亂意不忍情緒既繁未已此何如友哉耶而乃以為淫也豈不冤哉

風雨　懷友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一章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二章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三章

右風雨三章章四句此詩自序傳諸家及凡有志學詩者亦莫不以為思君子也獨樂傳指為淫詩則無良甚矣又何辯耶且鄭本國賢士大夫互相傳習燕享之會至賦以言志使真其淫似不必待晦翁而始知其為淫矣獨序以為風雨喻亂世遂使詩味索然不可以不辨夫風雨晦冥獨處無聊此時最易懷人況故友良朋一朝聚會則尤可以促膝談心雖有無限愁懷鬱結莫解亦皆化盡如險初夷如病初瘳何樂如之此詩人善於言情又善於即景以抒懷故為千秋絕調也若必以風雨喻亂世則必待亂世而始思君子不遇亂世則不足以見君子義旨非不正大意趣反覺索然故此詩不必定指為忽突世作凡屬懷友皆可以咏則意味無窮矣

【集釋】喈喈嚴氏粲曰喈為眾聲和雞鳴聲和也但覺其眾和耳　夷平也嚴氏粲曰毛傳以夷為悅心悅則夷平爭則辭結也　膠膠嚴氏粲曰膠膠同聲高大也嚴氏粲曰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爭鶴之聲也　瘳朱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如晦嚴氏粲曰如晦正晝其明也故曰如晦其昏如晦則淒淒瀟瀟時尚可知詩意如此無人領會可爽心賞者如何如何　已止也嚴氏粲曰雞三鳴夜天將曉相續不已也
【標韻】淒八齊喈九佳夷四支通韻　瀟二蕭膠三肴瘳十一尤叶憐蕭反叶韻　晦十一隊叶呼洧反已四紙喜同叶韻

子衿　傷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章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二章　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三章

右子衿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學校廢也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其說而集傳獨以為淫詩迨至白鹿洞賦又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是是非之心終難昧矣姚氏際恒以為刺學校無據疑亦思友之詩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愚謂序言原未嘗錯特謂刺學校則失詩人語氣此蓋學校久廢不修學者散處四方或去或留不能復聚如平日之盛故其師傷之而作是詩曰學問之道未可孤陋自安也今學校廢久矣子不能再赴講席而廣教思彼青青子衿者相從有素能無繫子心哉

然子縱不能與諸及門互相助益諸及門尊聞行知各有淵源寧不思曰來吾前以嗣吾德音耶其所以不來者吾知之矣年少佻達日事登臨或城或闕遨遊自恣則其志荒矣此吾所以憂思刻不能忘則雖一日之暫遑不啻三月之久別子之心念及門也為何如哉

集釋　青青 純緣也孔氏穎達曰衿色雖一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黃狐裘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　衿 爾雅衣眥謂之襟孫氏炎曰襟交領也孔氏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

標韻　衿 侵十二　心音 同上 本韻　佩 隊十一叶蒲眉反　思 支四　來 灰十叶陵之反 通韻　達 曷七　闕 月六　月 同上 通韻

揚之水　闕疑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一章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二章

右揚之水二章章六句此詩終不可解序以為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然詩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是兄弟二人自相告誡之辭非君臣與士也且忽兄弟甚多不止二人何以云維予與女曹氏曰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然則非閔忽詩明矣至集傳則以為淫女相謂其所私之言其於兄弟字更不可通昔人辨之已詳茲不多贅竊意此詩不過兄弟相疑始因讒間繼乃悔悟不覺愈加親愛遂相勸勉以為根本之間不可自殘譬彼弱水難流束薪兄弟相猜本實先撥又況骨肉無多維

予與女何堪再離女豈謂人言可信哉他人雖親難勝骨肉人實迋女以遂其私而已矣慎無信人之言而致疑於骨肉間也語雖尋常義實深遠故聖人存之以為世之凡為兄弟者戒若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則當闕疑以俟知者

集釋　迋 與誑同杜氏預曰迋欺也

標韻　楚 語六　女 同上 本韻　薪 真十一　人信 同上 本韻

出其東門　不慕非禮色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一章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二章

右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序謂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然詩方細咏太平遊覽絕無干戈

援擭男奔女竄氣衆序言無當於經固已集傳云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是以如雲如荼之女盡屬淫奔亦豈可哉聊翁釋詩隨口而道並未暇思於此可見此詩亦貧士風流自賞不屑與人爭芳逐豔一旦出遊睹此繁華不覺有慨於心以爲人生自有伉儷縞綦布裙自足爲樂何必妖嬈豔冶徒亂人心乎故東門一遊女則如雲而又如荼終無一人繫我心懷豈矯情乎色不可以非禮動耳心爲色動且出非禮則將無所止詩人知足亦善自防哉

集釋 縞白繒也孔氏穎達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者青色之小別鄭氏復京曰案禮記左佩紛帨帨佩巾也蒼白色爲艾草之色巾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首頭之巾 闉曲城也陳氏張鵬曰門之外有闉也 闍謂曲城曰闉以障門者謂之闍 毛氏萇曰荼英荼也孔氏穎達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言其荼者英是白貌矣吳語黃池之會吳王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季氏楊曰漢禮樂志曰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顏師古曰菅芳也言其色如芳荼之柔也

標韻 門文十二 雲同 存元十三 巾真十一 文通韻 闍虞七 荼同 且魚六 娛虞七 通韻

野有蔓草　朋友相期會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章一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章二

右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小序曰思遇時也庶幾得之大序又衍爲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則明明附會說矣迨至集傳則言野田草露之間男女邂逅私相苟合以適己願愈解愈紛愈不成語然循文按義男女邂逅固似苟合而與子偕臧又豈苟合者所能言哉況其詩兩見於左傳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伯享韓起而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顧子路取束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誦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有美云者猶僴兮之稱彼美于旄之咏彼姝云爾若如晦翁所言縱不爲鄭卿地獨不爲孔子地乎是知此詩必爲朋友期會之詩無疑士固有一見傾心終身莫解甚言相投生死不渝者此類是也又何必男女相逢始適願哉

集釋 邂逅不期而會也

標韻 漙上十四寒 叶 婉阮十三 願十四願 叶 叶韻 瀼陽七 揚 臧同 本韻

溱洧　刺淫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章一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章二

右溱洧二章章十二句序謂刺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此詩及出其東門正敘鄭俗遊覽之盛何云刺亂使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豈尚有秉蕑贈勺事耶故辯說以爲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庶幾近之矣然集傳又以爲淫奔者自敘之詞則非姚氏云篇中

士女字甚多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蓋刺淫非淫詩也此詩人自敘其國俗如此不必言刺而刺自在想鄭當國全盛時士女務爲游觀蒔花地多耕稼人少每值風日融和良辰美景競相出游以至蘭勺互贈播爲美談男女戲謔恬不知羞則其俗流蕩而難返也在三百篇中別爲一種開後世冶遊豔詩之祖聖人存之一以見淫詞所自始一以見淫俗有難終殆將以爲萬世戒不然鄭聲淫爲聖王所必放而又何存乎

【集釋】渙渙春水盛貌陸氏德明曰渙韓詩作洹說文作汎汎王氏應麟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秉蕑陸氏璣曰蕑即蘭香草也姚氏際恒曰秉蕑者禮內則佩帨茝蘭男女皆佩容臭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集傳以秉蕑爲采蘭尤誤蘭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中既秉蕑又秉勺以贈亦不合矣勺藥劉氏彝曰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有木勺藥姚氏際恒曰集傳又謂勺藥香草也亦誤勺藥即今牡丹古名勺藥自唐元宗始稱木勺藥于宮中因呼牡丹其花香從溱不香何得混云香草乎案後說即所謂木勺藥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相將也

【標韻】渙十五翰叶子元反蕑十五刪叶韻乎七虞且六魚通韻樂十藥謔藥並同本韻清八庚盈同本韻

以上鄭詩凡二十一篇

案鄭風古目爲淫今觀之大抵皆君臣朋友師弟夫婦互相思慕之詞其類淫詩者僅將仲子及溱洧二篇而已然將仲子乃寓言非眞情也即使其眞亦貞女謝男之詞溱洧則刺淫非淫者所自作何得謂爲淫耶然則聖言非歟竊意鄭風實淫但經刪定淫者汰而美者存故鄭多美詩非復昔日之鄭矣其溱洧一篇尚存不刪者以其爲鄭實錄存之篇末用爲戒耳此所謂放鄭聲也宋儒不察但詩鄭聲淫一語遂不理會放字凡爲鄭詩悉斥爲淫舉凡一切君臣朋友師弟夫婦互相思慕之詞無不以柔中議上之惻惻之逆使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恐含冤負屈於數千百載上而無人昭雪之者此豈一時一人之惑恐故待爲標出再使得罪後儒不敢究證前聖世之有志風雅者當能識乎一凡若夫也

詩經原始卷之五終

隨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六目錄

國風

齊十一首

雞鳴　賢婦警夫早朝也

還　刺齊俗以弋獵相矜尚也

著　刺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刺荒淫也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南山　刺襄公淫其妹而魯不能禁也

甫田　未詳

盧令　刺好田也

敝笱　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載驅　刺文姜如齊無忌也

猗嗟　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

魏七首

葛屨　刺褊也

汾沮洳　美儉德也

園有桃　賢者憂國政日非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親也

十畝之間　夫婦偕隱也

伐檀　傷君子不見用於時而又恥受無功祿也

碩鼠　刺重斂也

唐十二首

蟋蟀　唐人歲暮述懷也

山有樞　刺唐人儉不中禮也

揚之水　憂沃盛而晉微也

椒聊

綢繆　賀新昏也

杕杜　自傷兄弟失好而無助也

羔裘　刺在位不能恤民也

鴇羽　刺征役苦民也

無衣　代武公請命于王也

有杕之杜　自嗟無力致賢也

葛生　征婦怨也

采苓　刺聽讒也

詩經原始卷之六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六

齊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然則何以次於鄭以鄭爲畿內地而齊其霸首也故次鄭以齊學者誦其詩又當尚論乎其世者此耳

雞鳴　賢婦警夫早朝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章一）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章二）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章三）

右雞鳴三章章四句序謂思賢妃刺哀公朱鬱儀謂美乙公之王姬僞說謂衛姬勅桓公衆說不一皆無確據故集傳但以爲古賢妃告戒於君之詞姚氏際恆又謂爲賢妃作也可卽大夫妻作也亦無不可總之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爲雞聲以月光爲東方明眞情實境寫來活現可謂善於說詩矣然愚謂賢妃進御於君有夜漏以警心有太師以奏誠豈煩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爲雞聲以月光爲東方明哉此正士夫之家雞鳴待旦賢婦關心常恐早朝遲誤有累夫德不惟人悄夫子且及其姑故尤爲關心時存警畏不敢留於逸欲也至謂雞聲與蠅聲大小不類此又詩人之詞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不必以辭害意也若必巧爲之辯則興會索然矣會且歸矣亦心切早朝之意前二章纂寫其以早爲遲其實時尚早也此章則眞恐其遲故進一層言非不欲與子同夢特恐朝會人歸致召人咎耳全詩純用虛寫極回環摩盪之致古今絕作也

集釋　會（朝也）

標韻　鳴（庚八）盈聲（並同本韻）　明（庚八）昌（陽七）光（同）轉韻　薨（蒸十）夢（一送叶莫滕反）憎（蒸十）叶韻

還　刺齊俗以弋獵相矜尚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章一）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章二）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章三）

右還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哀公然詩無君公字胡以知其然耶此不過獵者互相稱譽詩人從旁微哂因直述其詞不加一語自成篇章而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風自在言外亦不刺之刺也至其用筆之妙則章氏潢云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己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寥寥數語自具分合變化之妙獵固便捷詩亦輕利神乎技矣

集釋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許氏愼曰峱山在齊地）從（逐也）肩（陸氏德明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孔氏穎達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儇（利也）茂（美也）昌（盛也）狼（獸名似犬孔氏穎達曰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臧（善也）

標韻　還（刪十五）閒（同）肩（先一）儇（同）通韻　茂（二十六宥）道（十九皓叶徒厚反）牡（二十五有）好（十九皓叶許厚反）叶韻　昌（陽七）陽狼臧（並同）本韻

著　刺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章一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章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章三

右著三章章三句序謂刺時不親迎也得之而姚氏際恒則以爲此本言親迎必欲反之以爲刺何居又謂更可異者呂氏祖謙刺不親迎之說以爲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安見此著與庭堂爲壻家而非女家乎鄭風丰篇亦有俟我乎堂何解者皆以爲女家又何居愚竊謂爲不然著庭堂女家固有但觀其三俟我於著於庭於堂以次而漸進至於內室則其爲壻家之著庭堂非女家之著庭堂可知矣至丰詩之俟堂又當别論不可以此章例也禮貴親迎而齊俗反之故可刺否則此詩直當删也又何存耶

集釋　著門屏之間也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著與宁音義同　充耳孔氏穎達曰充耳用素絲爲紞以懸瑱之石爲瑱朱子曰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或用石是以緣身所在賓耳處　瓊華瓊瑩瓊英嚴氏粲曰瓊赤玉貴者用之華瑩英取協韻以贊其玉之色澤也毛傳分瓊華瓊瑩瓊英爲三稱物已自可笑而又以瓊華爲石瓊瑩瓊英爲石似玉又以分君卿大夫士尤謬集傳本之皆以三者爲石似玉亦不可解

案此說甚有見然錄之則漢儒之好附合而無識即此亦見一斑

標韻　著御六素遇七華麻六叶芳無反叶韻　庭青九青青九瑩庚八通韻　堂陽七黃陽七英庚八轉韻

東方之日　刺荒淫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章一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章二

右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此詩刺淫必有所指非泛然也故孔氏謂刺哀公僞傳說謂刺莊公何元子謂刺襄公雖皆無據而襄閨之內一任彼姝朝來暮往則終日昏昏內作色荒也可知士庶之家尚且不可況宮闈乎此詩之作詎能無故然言者雖不可考而聞者正當以爲戒也

集釋　履躡也　即集傳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闥陸氏德明曰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發行去也孔氏穎達曰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朱傳曰言躡我而行去也

標韻　日質四室質四即職十三通韻　月月六闥曷七發月六通韻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章一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章二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章三

右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此詩刺無節亦必有所指但序無據故不可考蘇氏轍曰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公召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此就急之無節者言之也黃氏佐曰此雖只言其興之早已見得他日不免又太晚意故曰無節玩末章不夙則莫一句可見此又就緩之無節者言之總之爲政無節緩急均有所害蓋朝令莫知所從則玩心生而怠氣亦乘政於是乎不可爲矣不然未明而起爲政之常何刺之有詩固詳言其急而緩自見焉

耳惟折柳二句插入不倫故姚氏以爲難詳

【集釋】晞（明之始升也孔氏穎達曰晞是日之光氣淺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始乾故以晞爲乾蔡氏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且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柳（許氏愼曰柳小楊也）樊（藩也）圃（菜園也鄭氏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樊籬謂之圃）瞿瞿（驚顧之貌程子曰柳柔脆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盲無節之甚）

【叶韻】明（八庚）裳（七陽）轉韻　倒（二十號）召（十八嘯）通韻　晞（五微）衣（同）本韻

顛（先一）令（八庚）轉韻　圃（七麌）瞿其（同上）本韻

南山　刺襄公淫其妹而魯不能禁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章一）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章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章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章四）

右南山四章章六句此詩直刺文姜事甚顯而解者猶紛紛不一豈不怪哉小序謂刺襄公只就統言之集傳分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姚氏以爲未免割裂辭意不貫季明德則謂通篇刺文姜而雄狐句又無着何元子謂首章首二句刺齊襄首章懷字刺文姜二章刺魯桓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昏之始則尤穿鑿不自然惟嚴氏粲謂通篇刺魯桓蓋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其曰雄狐綏綏然求匹偶魯桓求昏于齊也又曰齊人不敢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于魯之辭也辭雖婉而于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姚氏取之以爲如此則辭旨歸一而意亦周匝愚意殊不謂然試問此事豈一人咎哉魯桓文姜襄三人者皆千古無恥人也使其有一知恥則其淫斷斷不至於此極故此詩不可謂專刺一人也首章言襄公縱淫不當自淫其妹妹既歸人而有夫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懷之有乎次章言文姜即淫亦不當順從其兄今既歸魯而成耦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返齊而從兄乎後二章言魯桓以父母命逆媒妁言而成此昏配非苟合者此豈不有閑其兄妹事乎既取而得之則當禮以閑之俾勿歸齊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從其入齊至令得窮所欲而無止極自取殺身禍乎故欲言襄公之淫則以雄狐起興欲言文姜成耦則以冠屨之雙者爲興欲言魯桓被禍則先以蓺麻興告父母以臨之析薪興媒妁以戒之而無如魯桓之懦而無志也何哉詩人之大不平也故不覺發而爲詩亦將使千秋萬世後知有此無恥三人而已又何暇爲之掩飾其辭而歸咎於一哉

【集釋】雄狐（狐邪媚之獸故以比襄公孔氏穎達曰對文則飛曰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也）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馮氏京曰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逕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水上夾水有文姜臺）齊子（指文姜也）兩（二屨也孔氏穎達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曹氏粹中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姚氏際恒云五伍通參伍之伍葛屨相伍必兩冠緌必雙下句不用伍字即承上意而以止字足之亦通）緌（冠上飾也許氏謙曰纓者二組屬於弁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庸（用也）蓺（樹也）衡從（陸氏德明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曹氏粹中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鞠（窮也）克（能也）極（亦窮也又至也）

【標韻】雀(十灰)緌(五支)歸(五微)懷(九佳)通韻　雙(三江)庸(二冬)從(同)通韻　畝(十二有)母(同)本韻　告(二沃)鞠(一屋)通韻　克(十三職)得極(同)本韻

甫田　未詳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一章)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章)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三章)

右甫田三章章四句此詩詞義極淺盡人能識惟意旨所在則不可知小序謂刺襄公大序謂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率皆擬議之詞非實据也集傳不從是矣而順文敷衍又恐非詩人本旨且前二章與後一章詞氣全不相類此中必有所指與泛言義理者不同集傳勉強出合終非自然故何元子以為刺魯莊公末章似是其如上二章何哉姚氏以為未詳識過諸儒遠矣從之

【集釋】田(耕治之也孔氏穎達曰田甫田猶多方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桀桀(猶驕驕也)怛怛(慘切貌)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弁(冠名)

【標韻】驕(二蕭)忉(四豪)通韻　桀(九屑)怛(七曷)通韻　孌(十七霰)丱(十六諫)見(十七霰)弁(同)轉韻

盧令　刺好田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一章)盧重環。其人美且鬈。(二章)盧重鋂。其人美且偲。(三章)

右盧令三章章二句小序謂刺荒也大序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襄公好田而死於田事見春秋傳故當刺然此詩與公無涉亦無所謂陳古以風意蓋游獵自是齊俗所尚詩人即所見以詠之詞若歎美意實諷刺與還暑同當以集傳為是但彼以馳逐為能事此以聲容為美觀作法又各不同耳

【集釋】盧(田犬也孔氏穎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為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董氏逌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重環(子母環也)鬈(說文髮好貌)鋂(鋂大環也)偲(董氏逌曰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標韻】令(八庚)仁(十一真)通韻　環(十五刪)鬈(一先)轉韻　鋂(十灰)偲(四支)通韻

敝笱　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一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二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三章)

右敝笱三章章四句小序曰刺文姜也大序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朱子曰桓當作莊蓋以文姜如齊多在莊公世故集傳以此詩為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豈知不能防閑其母之罪小不能防閑其妻之罪大且桓公時文姜已歸齊致公薨于齊詩人不於此時刺桓公豈待其子而後刺乎姚氏主序說而謂歸為于歸則又不可解詩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起是明明謂魯桓不能制文姜縱之歸齊而已復從之以致自戕其生為天下笑若謂歸為于歸則魚方入笱而何見其為不能制耶故知此詩當作於公與夫人如齊之

頃而未發于車之先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非然僕
從之盛正以笑公從婦歸齊故僕從加盛如此其極也
集說 敝笱 嚴氏粲曰說文笱曲竹捕魚器也 許氏謙曰鰥大魚也 孔氏穎達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鰥魚其大
盈車是則鰥 鱮 張子曰反 鱮 陸氏璣曰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
為大魚也 歸于齊也 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
啗茹 陸氏佃曰鱮性旅行 唯唯 陸氏德明曰唯唯韓詩作遺遺言
故其字從與 亦猶之鰱也 唯唯言不能制也 輔氏廣曰唯唯言遺
其出入之
自如也
協韻 鰥刪十五 雲文十二 通韻 鱮語六 雨麌七 通韻 唯紙四 水同本韻

載驅 刺文姜如齊無忌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章一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章二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章三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章四

右載驅四章章四句此詩以專刺文姜為主不必牽涉襄公而
襄公之惡自不可掩夫人之疾驅夕發以如齊者果誰為乎為
襄公也夫人為襄公而如齊則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
舊說公盛車服與文姜播淫於萬民而後謂之刺乎且碩人云
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亦可言茀不必以前二章上二句屬襄
公也案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蓋至是而夫人之如齊肆無忌憚矣詩
曰發夕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正其時也上章在桓公之世其
歸甯也不過言僕從之眾如雲如雨如水而已此詩在莊公之
年其會兄也竟至乘而忘返遂翱翔遂遊宴淫於通道大都不

於莊公如見其

顧行人詘笑豈尚知人間有羞恥事哉至今汶水上有文姜臺
與衛之新臺可以並與千古雖濯盡汶濮二水滔滔流波亦難
洗厥羞矣
集說 薄薄 疾驅聲 簟 方文席也 茀 車後戶也孔氏穎達曰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車之蔽曰茀 朱
鞹 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注鞎以韋靶車軾茀以韋靶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
戶陳氏祥道曰鞎與茀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茀是也 驪 馬黑色也 濟濟 美貌毛氏
萇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穎達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驪言其物色俱盛也
瀰瀰 柔貌毛氏萇曰垂轡轡之垂者瀰瀰眾也 豈弟 樂易也嚴氏粲曰樂易安舒怙然無忌之色 汶 水名音 氏梓中
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云欽義以為在齊南
魯北
協韻 薄藥十 鞹同 夕陌十一 叶韻 濟薺八 瀰弟同本韻 湯陽七

彭翔陽本韻 滔豪四 儦蕭二 敖豪四 通韻

猗嗟 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章一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章二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章三

右猗嗟三章章六句此齊人初見莊公而歎其威儀技藝之美
不失名門子而又可以為戡亂材誠哉其為齊侯之甥也意本
贊美以其母不賢故自後人觀之而以為刺耳於是紛紛議論
並謂展我甥兮一句以為微詞將詩人忠厚待人本意盡情說
壞是皆後儒深文苛刻之論有以啟之也愚於是詩不以為刺
而以為美非好立異原詩人作詩本意蓋如是耳至詩中言射

錯綜入妙有目可以共賞故不再煩辭費

【集釋】射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故是詩所言皆以賓射為主案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此詩疑即狩禚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也名猶稱也侯正劉氏瑾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正則布為之射義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展誠也甥姊妹之子曰甥選異於衆也四矢鄭氏康成曰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標韻】昌七陽長揚蹌臧同上本韻　名八庚清成正甥同上本韻　孌十七霰婉十三阮叶紆願反選十七霰貫十五翰叶古縣反反十三阮叶孚絢反亂十五翰叶靈眷反叶韻

以上齊詩凡十一篇集此冊詩僅十一而咏魯事者四皆以襄公故也襄公縱淫與衛宣同為世大惡非尋常比一則以父納子媳一則以兄淫妹皆千古罕有之事詩人播為歌咏聖人載在經皆有關於倫常大故不僅係乎風化已也然衛詩衆目為淫齊風人不以怪何哉且淫無過乎鄭鄭俗不過采蘭贈勺為士女游觀之常而齊何如乎吾不能不於此三致慨焉

魏

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案晉至獻公已強大政漸奢侈而魏詩每刺其君儉勤與晉氣象迥乎不侔必非晉詩無疑且邶鄘之咏衛事其詩確有可指此則不若時君世系亦不得比邶鄘之於衛其詩殆亦檜鄶例耳然則何以編之齊秦間乎而霸先秦而強者晉也魏既入晉則為晉地故與唐同居齊秦之間且其地為舜禹故都與他國不同先之所以見聖帝遺風猶未盡泯歟國盛衰於此方新云爾

葛屨　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章一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章二

右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儉美德也何可刺然儉之過則必至於嗇嗇之過則必至於褊今不惟嗇而又褊矣故可刺詩言本自分明而序與傳乃混而釋之致啓後人疑議此不善說詩者過也夫履霜以葛屨縫裳以女手若在士庶之家亦何足異惟以象揥之好人為而服之則未免近於趨利下與民同其規模狹隘固不必言而心術之鄙陋為何如哉故儉亦當有節焉乃為貴耳

【集釋】糾糾毛氏萇曰糾糾猶繚繚也葛屨集傳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集傳好人猶大人也賈氏佐曰猶今言大人不當親細事也姚氏際恆曰好人猶美人指夫人也以見其服事之勤如此亦通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左辟徐氏鳳彩曰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辟右就左大人之儀容也揥集傳揥所以摘髮用象骨為之貴者之飾也

【標韻】霜七陽裳同上本韻　襋十三職服一屋叶蒲北反叶韻　辟四寘揥八霽刺四寘通韻

是又詩非刺上下文語意方

汾沮洳　美儉德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章一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章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章三

右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前篇刺褊此篇美儉二詩互證義旨乃明蓋儉無可譏褊乃足刺故既刺其褊復美能儉也小序不知乃以為刺大序更謂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豈不謬哉且詩言公路公行公族明是為卿大夫發序何以刺及其君魏君縱

勤與儉斷不至親手采莫以失其度卽卿大夫亦不過於汾水贊襄間課農樹桑爲子孫計已足見其爲勤儉也此必公族子姓各有賜莊躬親樹畜詩人於采莫采桑采藚之際得睹勤勞而歎美之以爲彼其之子身居貴冑德復粹然而又能勤與儉毫無驕奢習氣殊異乎公族雖也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此獨超出流品則其德誼可曡邪若毛鄭及集傳諸解以爲此人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既儉嗇褊急矣又何云美方美而忽刺上下語氣必不相貫卽姚氏所云詩人託言采物以美公族之人其所美者何在亦甚忽突故不足以服羣議也

【集釋】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王氏應麟曰水經汾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入河之處卽魏之舊國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陸氏璣曰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無度集傳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度限也公路集傳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行集傳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穎達曰公路與公行一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卑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孔氏穎達曰郭璞云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續陸璣云今澤舄也公族集傳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穎達曰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上君之同姓也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行之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標韻】洳御六莫遇七度路同遇通韻　方陽七桑同英庚八行陽七轉韻　曲沃二藚玉沃二族屋一通韻

園有桃　賢者憂國政日非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章一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章二

右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魏之失不在儉而在嗇與褊且不在卿大夫之儉而在國君之褊與急觀前二詩可見夫士夫之能勤且儉俗之美者也雖周家王業始基不過如是而何以煩賢者之切切慮哉豈知爲國貴遠圖不貴小利內能節儉外務宏施乃可以收人心而立國本爲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乃所以爲儉之善故聖人歎爲無閒然也竊意魏君非儉乃嗇耳舉國不知以爲[illegible]德從而和之相率以吝計較瑣屑務簡省而不適宜謀小利而不中節以至人心日刻而國勢愈蹙尙不自知其失故賢者憂之發爲歌詠亦望當國者有以矯其失而正之耳〇園有桃或以爲興或以爲比或以爲賦朱子亦不能定以爲詩固有一章而三義者其實主興者居多而語氣終未得程子曰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故心憂之姚氏際恒云桃棘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爲食興國之無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均就詩論詩未嘗卽當日情事而一思之耳至集傳謂園必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我歌且謠矣尤含糊滑過毫無意義殊昧詩人之意若曰園必有桃而後可以爲殽國必有民而後可以爲治今務爲刻薄削

及民民且違碩鼠而適樂國君雖有土誰與興利旁觀深以
為憂而當局乃以為過此詩之所以作也
【集釋】役(食也)其(析辭顧氏彤曰何其猶櫂弓有何居言也 迷懷已者反問之詞言不肯其志也)棘(集傳棘急之
者)
【標韻】桃(四豪)殺(三肴二蕭)驕(同)通韻　哉(十灰)其(四支)知思(四支同)通韻　棘
食國極(十三職並同)本韻

陟岵　孝子行役而思親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
無止章一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哉猶來無棄章二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章三

右陟岵三章章六句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
直寫已之所以念親縱千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
設想思親所以念已之心與臨行勗已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
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親
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其用意尤重在上慎旃哉一語親
以是祝之子子以是體夫親其能以親心為已心者又不僅在
思親之貌與親之情而已而可不謂之為賢乎
【集釋】岵(爾雅釋山多草木岵)上(猶尚也)無止(謂無止於彼而不來也)屺(爾雅釋山無草木屺)無
棄(謂無棄我而不歸也)必偕(謂必與同役者偕行也)無死(猶無止無棄而加切也)
【標韻】岵(七麌)父(同)本韻　已(四紙)止(同)本韻　屺(四紙)母(二十五有叶滿彼反)叶
韻　寐(四寘)棄(同)本韻　岡(七陽)兄(八庚)轉韻　偕(九佳叶舉里反)死(四紙)叶韻

十畝之閒　夫婦偕隱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章一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
兮行與子逝兮章二

右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自來解此詩者皆謂賢者不樂仕於
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惟姚氏際恆以為類刺淫之詩蓋
以桑者為婦人古稱採桑皆婦人無稱男子者若為君子思隱
則何為及于婦人耶又云古西北地多植桑故指男女之私者
必曰桑中也姚氏最惡集傳指美詩為淫詩此詩絕無淫意而
乃以為淫則何異惡人之狂而反自蹈狂疾者哉後又曰不然
則夫之呼其妻亦未可知也此語庶幾得之蓋隱者必挈眷偕
往不必定招朋類也賢者既擇地偕隱則當指桑茂密處婦女

之勤於蠶事者相為鄰里然後能安其室家以成一代清風故
語其婦曰世有此境吾將與子長往而不返矣此隱者微意也
姚氏不詳指以為淫豈不冤哉
【集釋】十畝(姚氏際恆曰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此十畝者合兩宅而言故曰之閒也)閑閑(集傳閑閑往來者
自得之貌)行(猶將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標韻】閒(十五刪)閑還(並同)本韻　外(九泰)泄(八霽)逝(同)轉韻

伐檀　傷君子不見用於時而又恥受無功祿也

(三章章九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章一坎
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章二坎坎

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三章

右伐檀三章章九句此詩解者不一皆就其一二句以爲言未嘗即全詩而會通之也小序謂刺貪大序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謂刺貪者指不稼以下而言也謂不得進仕者指章首三句而言也刺貪與不得進仕各自爲義兩不相蒙天下豈有此文義又首三句或以爲賦或以爲比或以爲興亦無定解以爲賦者毛鄭解 集傳從之 則以伐檀爲實事一似君子必如小人力作而後食夫君子之不耕而食也久矣孟子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孰大於是豈必伐檀稼穡狩獵而後食哉即使伐檀亦何至寘之河干而無用此不通之論也以爲興者姚氏際恆云興體不必盡與下所咏合只是咏君子者適見有伐檀爲車用置于河干而河水正清且漣猗之時即所見以爲興此求其解而不得姑爲是影響之論以釋之則又可笑之甚惟嚴氏粲云伐檀宜爲車今河非用車之處一語差爲得之豈以爲比體也然仍主君子不得進仕爲言與下義終隔且河水一句亦無着落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強添若俟二字則尤失之愈遠殊知河干伐檀非喻君子不得進仕乃喻君子仕於閒曹之秩也君子食祿必有所報今但尸位無所用力故又以素餐爲耻一如伐檀爲車而乃寘之河干之地但見河水清且漣猗則雖車也將焉用之不稼四句正姚氏所云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人乃反襯不素餐之義非刺貪也此必魏廷貪婪充位比比皆是間有一二賢人君子潔操自矢者衆共排之俾居閒散無爲之地彼君子者又恥無功受祿將有志而他適則國事愈不可問故詩人傷之作此以刺時詞意甚明事亦易見何至二千餘年紛紛無定解哉

【釋】坎坎伐木聲檀木名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辭也稼穡許氏慎曰禾之秀實爲稼穀可收曰穡孔氏穎達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胡何也廛孔氏穎達曰一夫之居曰廛埔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揭子云有田一居與此同也狩鄭氏康成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貆貉子也素空也餐食也輻李氏本曰輻在車輪中輳轂若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亦伐檀爲之直鄭氏曰水平則流直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或曰相次有倫理也亦通囷圓倉也鶉鶠屬飧熟食曰飧孔氏曰說文飧水澆飯也

【韻】檀寒十四干同漣先一廛同貆寒十四餐同轉韻輻屋一側職十三直億特食叶職韻輪真十一淪囷鶉飧叶元十三轉韻

碩鼠　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一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二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三章

右碩鼠三章章八句此詩見魏君貪殘之效其始皆由鄙嗇以爲儉之故其弊遂至刻削小民而不知足以致境內紛紛逃散而有此咏不久國亦旋亡聖人著之以爲後世刻嗇者戒有

國者爲慤詩

【集說】碩大也孔氏穎達曰爾雅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鼫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能幾疏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云 三歲言其久也 貫習熟也 顧念也 爰於也 德猶恩也 直猶宜也 永號長呼也

【協韻】黍語六 女同 顧果七五遇反叶 土麌七 所語六叶韻 麥陌十一 德職十三 國

直同職通韻 苗蕭二 勞豪四 郊肴三 號豪四通韻

以上魏詩凡七篇 說者謂魏以地陋而褊急故傳世不永其說大謬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足以致王魏地雖陋何止百里蓋其失在貪殘凡過急耳若謂國小無人抑又不然陟岵思親孝子也恥貪素餐志士也閔有權則思深慮遠十畝之間則高尚偕隱而且汾沮洳之公路與公族皆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德矣如主誠能信而用之則此數人者同心爲國將民風丕變政令一新則雖舜禹遺風不難再振於今日又何至爲區區之晉所滅亡哉惜乎其有人而不能用耳

唐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劉氏瑾曰叔成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總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爲樂唐詩多作於曲沃并晉之世而晉相并一與一亡其名無所尊觀故黜晉猶而係之以唐猶之深故絕之其也國有無詩而名存聖人閔其君之無罪見滅存之所以寓與亡繼絕之心者邶鄘是也亦有有詩而名誠聖人思其君之得國不正黜之所以見其族滅宗之罪者晉是也然則詩雖係衆春休之法寓焉矣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識此削秦秋癸歲皆得詩亡而後著誡

蟋蟀　唐人歲暮述懷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二章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三章

右蟋蟀三章章八句此眞唐風也其人素本勤儉強作曠達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復回者爲樂不可緩又更以職業之當修勿忘其本業者爲志不可荒無已則必如彼瞿瞿良士好樂而無荒焉可也此亦謹守見道之人所作聖人取之冠於唐風之首以爲唐堯舊俗固如是耳而序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詩意無所謂

刺亦無所謂儉不中禮安見其必爲僖公發哉序好附會而又無理往往如是斷不可從

【集釋】蟋蟀陸氏璣曰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是也 聿遂也 莫晚也 孔氏穎達曰七月之篇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時當九月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莫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 除去也 大康過於樂也 職主也 瞿瞿卻顧之貌 逝去也 外蘇氏轍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 蹶蹶釋詁蹶動也謂蹶蹶敏也 役車孔氏穎達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 慆過也 休休安閑之貌李氏本曰休休以安爲念亦樂應也

【協韻】莫遇七 除六魚叶 居同 瞿虞七叶韻 逝霽八 邁卦十 外泰九 蹶霽八通韻

慆豪四叶休反 憂尤十一叶韻

山有樞　刺唐人儉不中禮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

矣。他人是愉。一章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二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三章

右山有樞三章章八句此諷唐人富者徒儉而不中禮之詩與前篇針鋒相對蓋前作唐人自以爲憂深思遠樂得皆矣而豈知其適成唐人面目而已故詩人作此以誚之曰子以好樂無荒爲戒者不過爲子孫長保此富貴計耳豈知富貴無常子孫易敗轉胸之間徒爲人有則何如及時行樂之爲晢乎此頗莊子委蛻釋氏本空一流人語原不足以爲世訓然以破唐人吝嗇不堪之見則祇對症良藥故二詩可以並存也序說紛紛或以爲刺昭公小序或以爲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集傳又或以爲刺

時君之敗亡者姚氏所主何異夢中說夢時君將亡必望其急早修政以收拾人心爲主豈有勸其及時行樂自速死亡乎至前詩之憂亦無煩待人解者詞氣抑揚之間意旨迥別在人善會之而已

【集釋】樞荎也陸璣疏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 榆白榆也爾雅疏曰榆之皮包白者名枌 婁亦曳也 宛坐見貌 愉樂也 栲山栲也郭璞曰栲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 杻檍也陸氏璣曰杻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蕊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考擊也

【叶韻】樞七虞 榆婁驅愉並本韻 栲十九皓 杻二十五有叶女九反 考叶保 韻 漆四質 栗瑟日室並本韻

揚之水　諷昭公以備曲沃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一章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二章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三章

右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詩人諷刺他人多意在言外不肯明言況此詩發人隱謀有關君國禍福豈敢直言自取滅亡小序不知以爲國人將叛歸沃之詞集傳更謂不敢告人者民爲之隱而欲其事之成也既形諸歌咏遍傳國中矣而猶謂爲之隱哉嚴氏粲云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也二說大相反從嚴氏說則此詩爲忠告從集傳說則此詩爲

叛黨是非不言而自見讀者可以識删存微意矣

【集釋】鑿鑿巉露貌姚氏際恒曰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白石鑿鑿喻陰謀之彰著也劉氏敞曰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非昭公微弱不能堅百姓歸沃沃以強盛鑿此設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桓叔亦通 朱襮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子嚴氏粲曰子指叛者 君子姚氏際恒曰君子指桓叔 朱繡即朱襮也 鵠集傳鵠曲沃邑也 命聞其事已成將有成命也 不敢告人嚴氏粲曰蓋反辭以見意故匿其謀欲昭公知之也

【叶韻】鑿十藥 襮二沃 沃同 樂十藥通韻 皓十九皓 繡二十六宥 鵠二沃叶居號反 憂十一尤叶一笑反 叶韻 粼十一真 人同本韻

椒聊　憂沃盛而晉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一章椒聊

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二章）

右椒聊二章章六句此詩爲沃盛晉弱而發無疑惟輔氏廣謂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以見其俗之薄則大非詩意詩不云乎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桓叔爲彼則必以昭公爲君矣晉之弱不得不極言沃之盛以警之也而何以謂其爲叛晉哉案春秋惠二十四年昭公封成師於曲沃至莊十六年曲沃伯始爲晉侯中間幾七十年此詩之作亦遠在三四十年之間事未至而慮已周非見微知著之君子不足以爲此其所以忠於昭公者何如乎聖人存之正以見其識之遠而慮之深耳若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豈將詩人忠厚覘同叛黨可乎哉

【集釋】椒（集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　聊（何氏楷曰）聊草以爲語助辭非文理按爾雅云朹檕梅朹者聊檕梅名朹其朻者名聊也朻說文高木也聊卽朹之高者（姚氏際恒曰）案此說是則是椒聊且歎其枝之高也遠條且歎其條之遠也

【標韻】升（十蒸）朋（同）本韻　聊（二蕭）條（同）本韻　匊（一屋）篤（二沃）通韻

綢繆　賀新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一章）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二章）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三章）

右綢繆三章章六句此賀新昏詩耳今夕何夕等語男女初昏之夕自有此惝怳情形景象不必添出國亂民貧男女失時之言始見其爲欣慶詞也詩咏新昏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詩無甚深義只指點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絕作不可廢也若必篇篇有爲而作恐自然天籟反難索已

【集釋】三星（姚氏際恒曰）三參通毛傳謂參是也參星中三星最明俗通謂之三星　良人（[illegible]）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　粲（張氏彩曰）粲者美之服飾爲言（集傳）此爲夫語婦之詞也　子兮（姚氏際恒曰）一章子兮指女二章子兮合指三章子兮指男

【標韻】薪（十一真）天（一先）人（十一真）通韻　芻（七虞）隅（同）逅（二十六宥叶[illegible]口反）叶韻　楚（六語）戶（七麌）者（二十一馬叶章與反）叶韻

杕杜　自傷兄弟失好而無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一章）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二章）

右杕杜二章章九句姚氏際恒云此似不得於兄弟而終望兄弟比助之辭言我獨行無偶豈無他人可共行乎然終不如我兄弟也使他人而苟如兄弟也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親比我而人無兄弟者胡不佽助我乎行之人卽上他人以見他人莫如我兄弟也卽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意解此詩者義止於是不可別生枝節如大序所云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徒形附會而無當詩意集傳不用序言是矣而釋詩語氣又多不合如詩言不如我同父明明是有兄弟人語而傳乃曰自傷孤特之類與經乖反豈能信從愚故合從彼而錄姚說不復更爲之詞也

【集釋】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比（輔也）佽（助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嚴氏粲曰說文云睘目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

【標韻】湑（六語）踽（七麌）父（同）通韻　比（四寘）佽（同）本韻　菁（八庚）睘（同）姓（二十四敬叶桑經反）叶韻

羔裘　刺在位不能恤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一章）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二章）

右羔裘二章章四句此篇羔裘豹袪指卿大夫而言也無疑即下云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亦其民欲去而不忍去之意也亦無疑民欲去其大夫而不忍去則其大夫之賢否可知即民情亦大可見居居究究義雖難詳理實可參且見爾雅自足為据而

朱子乃謂爾雅是集諸儒訓詁成書其間容或有誤遂廢斯篇而不釋夫訓詁原集古訓以為詁既以爾雅為不足信則又何所信乎即此亦見其獨強自用輔氏以為得闕疑意恐不免有門戶回護之見也

【集釋】羔裘豹袪（集傳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穎達曰袪是袂之大名袂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也）自居居（毛氏萇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褎（猶袂也）究究（毛氏萇曰究究猶居居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

【標韻】袪（六魚）居（同）故（七遇叶古慕反）叶韻　褎（二十六宥）究（同）好（二十號叶呼候反）叶韻

鴇羽　刺征役苦民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一章）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二章）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三章）

右鴇羽三章章七句此詩序謂刺時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之作何氏楷以篇中有蓺黍稷等語似與君子不類而疑之姚氏際恒又以詩中有王事二字而信其說總之此等議論無關風人要旨勤勞王事詎分君子小民不得養親同此呼天顧地人不傷心何煩泣訴始則痛居處之無定繼則念征役之何極終則恨晉樂之難復民情至此咨怨極矣而為之上者猶不知所以體恤而安輯之則養生送死之無望仰事俯育之難酬民又何樂此邦而不他適而詩但歸

之於天不敢有懟王事則忠厚之心又何切也論者謂唐人質朴猶有堯之遺風不於此可見歟

【集釋】肅肅（羽聲）鴇（集傳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陸氏璣曰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集（止也）苞（叢生也）栩（集傳栩柞櫟也其子為阜斗殼可以染阜者是也陸氏璣曰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盬（孔氏穎達曰盬為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蓺（樹也）怙（恃也）行（列也陸氏佃曰說文曰鴇相次也蓋鴇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故從鴇詩曰鴇行以此故也）粱（粟類也王氏逢曰本草注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穀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標韻】羽（七麌）栩（同）黍（六語）怙（七麌）所（六語）通韻　翼（十三職）棘稷食極（同職）本韻　行（七陽）桑粱嘗常（同陽）本韻

無衣　代武公請命于王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一章）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二章）

右無衣二章章三句序謂美晉武公始并晉其大夫為之請命天子之使而作是詩朱子辨之以為武公弒君篡國為王法所必誅序乃以為美之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特正之其說是矣然集傳以此詩為武公所自作則非詩詞傲慢無禮已甚武公雖極跋扈當其請命天子亦將斂神抑氣矜重其辭然後可御美觀而杜衆口豈有直稱天王為子而欲請命服於朝乎然則此為詩人美武公詞乎亦非也大凡頌禱君上必揚其美而掩其惡似此無禮惡詞以為頌美其上是欲美之而適以醜之也倘在其為美哉此蓋詩人窺見武公隱微自恃強盛不惟力能破晉而且目無天王特以晉人畏征不服不能不藉王命以懾服衆心故濫其意而為是詩曰吾非不能為是七章之衣而必待命于子者特以子之所賜衆心始服而吾服之庶安且吉可以傳世永遠耳稱君為子詩人蓋著其惡使後之人知其有無君之心也小序不識乃以為美晦翁駁之又以為武公自作均兩失之詩意深微難讀如此無怪紛紛臆說莫測其旨矣有以子指武公者有以子為天子之使者皆節外生枝杜撰鑿解悉不可從○武公賂王王即錫命故武公得而歷之王綱至此埽地極矣

【集釋】七（集傳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六（集傳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安燠也亦實屈此特變文以成章耳意不重此不可執泥）

二章句法只一互換一二字而轉調見已非千人生幾何能不傷心

【標韻】七（質四）吉（同本韻）六（屋一）燠（同本韻）

有杕之杜　自嗟無力致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一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二章）

右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集傳以為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其說固是然詩中具有二義本意云吾勢雖不足以致賢而心則誠好之但不知如何而後能飲食致敬聊表好賢之誠使天下賢俊顧我而來遊乎言外見彼有勢力足以致賢者富貴而尊顯之為願所適無施不可而又不肯禮賢下士以致仁人君子居貞遠遯不肯來遊是誰過歟天下事好者無力而有力者不好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故序以為刺武公不求賢以自輔雖未必遽見為然而凡為武公者可以反己自思矣

【集釋】噬（發語辭）曷（何也）周（曲也孔氏穎達曰言道周繞之故為曲也）

【標韻】左（哿二十）我（同本韻）好（號二十）食（寘四叶韻）周（尤十一）遊（同本韻）

葛生　征婦怨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一章）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二章）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三章）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四章）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五章）

右葛生五章章四句序以為刺晉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朱子謂未見此詩之果作於其時然亦安知此詩之非必不出其

時耶然此等處無關詩旨緊要可置而弗辯但以爲征婦怨可
也征婦思夫久役于外或存或亡均不可知其歸與否更不能
必於是日夜悲思冬夏難已暇則展其衾枕物猶粲爛人是孤
棲不禁傷心發爲浩歎以爲此生無復見理惟有百歲後返其
遺骸或與吾同歸一穴而已他何望耶唐人詩云可憐無定河
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可以想見此詩景況說詩諸老不察其
情或以爲思存或以爲悼亡已極可嗤又或謂枕衾粲爛其嫁
未久更覺腐論難堪三百篇多少好詩耗被此種迂儒說壞能
不令人扼腕

集釋 蘞集傳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 蔓延也 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域塋域也

標韻 楚六語 野二十一馬叶上與反 處六語叶韻 棘十三職 域 息同上本韻 粲十五翰 爛 旦同上本韻 夜二十二禡叶羊茹反 居六魚叶韻 日四質 室同上本韻

采苓　刺聽讒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一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二章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三章

右采苓三章章八句序謂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蓋指驪姬事也
然詩旨未露其意安知其必爲驪姬發哉自古人君聽讒多矣
其始由於心之多疑而好察數數訪刺外事於左右故小人得
乘機而進讒勢至順而機又易投也若夫明哲聖主未嘗不察
邇而兼聽但其心虛故人之爲言未敢遽信爲然必審焉而後
聽其心公故人之進言亦必姑舍其然詳察焉而後信造言者
既有所憚而難入則讒不遠而自息矣詩意若此所包甚廣所
指亦非一端安見其必爲驪姬發哉但驪姬則讒之尤者晉獻
公則尤聽讒之甚者故足以爲戒也朱子不以序言爲然蓋謂
可也而必排而斥之過矣

集釋 首陽山名孔氏穎達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李氏樗曰亦名雷首山劉氏瑾曰集傳以首爲山名陽爲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爲山名論語集注亦嘗指首陽爲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惡迷山陽有一名而數易其稱者此山既名首陽又名雷首則何不可單名首山但詩則言首陽之巔矣則陽字必屬山名不當更釋南也 巔山頂也集傳既釋巔爲山頂也又訓陽爲山之南豈曰首山之南之頂成何語乎 旃之也 苦苦菜也 從聽也

標韻 苓九青 巔一先 言十三元 信十一真通韻 旃一先 然 焉同上本韻 苦七麌 下二十一馬叶後五反 與六語叶韻 葑二冬 東一東 從二冬通韻

以上唐詩凡十二篇朱氏公遷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杕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元惡大憝則國風中所無有也思家唐風之厚於燕褒不恤民而民不忍去鴇羽苦役民而民但呼天而且葛生思婦無怨懟之言椒聊智士有憂深之慮郎揚之水聞人奸謀未嘗不反辭以動君敎者略見大槩卽采苓刺讒於讒潤易入之中勸以姑舍其言無遽信從亦非深於道而有體驗者不能此其所以爲憂深思遠之實歟

詩經原始卷之六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七目錄

國風上

秦十首

車鄰　美秦君簡易易事也
駟驖　美田獵之盛也
小戎　懷西征將士也
蒹葭　惜招隱難致也
終南　祝襄公以收民望也
黃鳥　哀三良也
晨風　未詳
無衣　秦人樂為王復讐也
渭陽　康公送別舅氏重耳歸晉也
權輿　刺康公待賢禮殺也

陳十首

宛丘　刺上位游蕩無度也
東門之枌　巫覡盛行也
衡門　賢者自樂無求於外也
東門之池　未詳
東門之楊　未詳
墓門　刺桓公不能早去佗也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
月出　有所思也

株林　刺靈公也
澤陂　傷所思之不見也

大隴坻口漢右扶風雍縣本秦新民地方輿紀要云秦代雍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七里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是也是今之雍城在今鳳翔不得云在興平縣莊公常居犬邱在今興平興德公始從之雍自德問地大鄭宮名雍以項新封秦將分地爲秦土諸侯所朱傳遂謂德公所徙之雍亦在興平並改之未審也宜從紀要爲是

詩經原始卷之七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七

秦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案秦詩始於秦仲世其時爲大夫北於附庸之國異楚大國尚無詩於秦小國何以有僭風蓋秦實獨秀晉書以秦晉蠶食周而霸焉者也故齊晉後即以秦或謂大子定書以秦繼周合之之後知周之衰必爲秦也即其删詩也亦然此皆事後擬議之論確非確解況詩次非定自孔子季札前而已然乎

未見時如此儀肅既見時如此簡易不能盡見則歡且說備極安樂

車鄰　美秦君簡易易親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章一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臣勸君之詞章二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章三

右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此詩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以秦仲初爲大夫，寺人等官非所宜有也。總之秦君開創之始，法制雖備，禮數尚寬，且其人必恢廓大度，不備邊幅，如光武初見馬援，袒幘而坐迎之，非復公孫述之盛陳陛衛而後見，故臣下樂其簡易而歎美之，以爲眞吾主也。曰秦君富貴而尊嚴，豈勝述哉。車則鄰鄰，馬則白顛，日處深宮，非傳宣不能入，可謂盛矣。及其既見，而乃又不然，君臣相與，欣若平生，鼓瑟者可以並坐而調笙，鼓簧者亦可相依而度曲，不啻惟是，且勸其臣曰：失今不樂，逝者將耋，而耋者將亡，如此歲月何哉。則其心之推誠相與，忘無猜閒也可知。若如諸儒所云，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國人創見而誇美之，則何異馬援所云子陽乃井底蛙耳，何以能開創宏業耶。即秦士大夫雖曰鄙俗，亦斷斷不至如此。唯其君臣相得，不務經綸，日事宴樂，開創若此，後效可知。聖人存之，以見嬴秦始基，固若是耳。

集釋　鄰鄰衆車聲　白顛集傳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寺人內小臣也孔氏穎達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　並坐黃氏佐曰並坐者同坐非並肩而坐也案並坐者乃鼓瑟者並坐耳非與君並坐也

叶韻　鄰十一真　顛一先　令八庚　通韻　漆四質　栗　瑟同上　耋九屑　通韻　桑七陽　楊　簧　亡同上　本韻

駟驖　美田獵之盛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章一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章二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章三

右駟驖三章，章四句。此詩序謂美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然時代無可考，詩詞亦不露始命意，惟既曰公，則必襄公以後詩也。田獵亦時君恆有事，奚足異。孟子不云乎：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秦始有田狩事，其與民同樂可知也。即民之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者亦可知也惟初膺侯命舉行大典其相率以從于狩者不關腹心干城之寄而乃曰公之媚子則嗜好爲何如耶君子讀詩至此不禁有懷兔罝野人知周之所以王而久秦之所以衰而促者其由來蓋有素已

【集解】駟驖 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驖馬赤黑色驖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如鐵也 孔 甚也 阜 肥大也 六轡 孔氏穎達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 媚子 朱氏道行曰媚子指左右便嬖親暱之人也 時 是也 辰 時也 牡 曹氏粹中曰祭祀之牡 辰牡 集傳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 奉 孔氏穎達曰虞人以時驅獸以待射也 碩 肥大也 左之 公羊傳何氏休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髃爲上殺射右耳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 拔 矢括也 閑 習也 鸞 鈴也 鑣 馬銜也 獫歇驕 集傳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首章寫東狩之末次及從人下二章同一機軸而寫法各異次章寫田事三章寫戎器制度與駟驖已極而寫詩詠則不能及況下此者乎

【標韻】阜二十五有 手同 狩二十六宥 叶韻 牡二十五有 碩十一陌 獲同 叶韻 園元十三 閑十五刪 通韻 鑣二 驕同 本韻

小戎　懷西征將士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一章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二章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三章

小戎三章章十句序謂美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一詩兩義中間並無過搋上下語氣全不相貫天下豈有此文義惟僞傳以爲勞大夫征戎之

詩得之鄒氏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其臣子也昔宋宋全斌伐蜀屬汴大雪太祖衣紫貂裘帽坐氈帷中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今詩云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以如玉之君子身處板屋而歸期又未能必倘一念及其何以堪襄公能作是詩即宋祖之賜裘帽於全斌也無怪其能承君命以復父讎獨雄長於西方者有由然已後儒不察又以爲從役者之家人所言將秦人第一關係文字下屬厮役走夫之徒則襄公勞士一片苦衷不幾爲其所沒千載下誰復能諒之耶

【集解】小戎 兵車也 俴 淺也 收 軫也 集傳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 梁輈 陳氏鵬飛曰輈車轅也其前則上曲以衡之上其後則以轂前軫爲主直軸之後則以其上進退之進退之以五束束之以皮爲五楘 游環 集傳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 脅驅 集傳亦以皮爲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 陰 集傳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 靷 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以引車前也 鋈續 集傳鋈白金也續續靷之端也 文茵 集傳車中所坐虎皮褥也 暢轂 長轂也 朱氏公遷曰 集傳兵車大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騏 集傳騏文也 馵 左足白也 集傳陳氏

江氏只一章特擬韻十其首章已成此明古人作詩多一章仍為三疊所謂一唱三歎往古多有餘音此則□盡首章不可不缺也

馬左足白曰馵　君子指西征大夫也　騮集傳赤馬黑鬣曰騮何氏楷曰騮上謂騮曰騎馬有騮色有白色故曰騮上

章曰馵因其白之在足也此章曰騵因其白之在體也　中兩服馬也　騧驪集傳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　盾干也

集傳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觼環之有舌者　軜驂內轡也　俴駟以薄金為甲

之欲其輕易便於旋習也　孔甚也　羣調和　厹矛三隅矛也　鋈錞則矛底平端曰鐓以白金為飾也　集傳　蒙

雜也　伐中干之別名也　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伐之上也　虎韔集傳以虎皮為弓室也　鏤膺鏤金以飾馬

當胸帶也　交韔集傳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閉集傳弓檠也

作秘陳氏暹曰秘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命之曰秘所以備損傷也　緄繩也　縢約也　載寢載興居起

不寧也　厭厭安也　良人何氏楷曰先秦之世良人為君子通稱呂氏十二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注良人君子也案本風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亦曰此良人作為式穀皆以良人為君子也　秩秩

有序也

叶韻　收十一尤　輈同　本韻　續二沃　轂一屋　馵七遇叶之錄反　玉二沃　屋一屋　曲二沃

叶韻　阜二十五有　手同　本韻　中一東　驂十三覃　叶韻　合十五合　軜同

邑十四緝　叶韻　期四支　之同　本韻　羣十二文　錞十一眞　膺十蒸　弓一東

縢十蒸叶姑宏反　興同　人十一眞　音十二侵　叶韻

蒹葭　惜招隱難致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章一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章二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章三

右蒹葭三章章八句。此詩在秦風中氣味絕不相類。以好戰樂鬬之邦。忽遇高超遠舉之作。可謂鶴立雞群。翛然自異者矣。然意必有所指。非泛然者。序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呂氏祖謙述謂伊人猶此理。鑿之又鑿。可為噴飯。董秦處周地不能用周禮。周之賢臣遺老隱處水濱不肯出仕。詩人惜之。託為招隱。作此見志。一為賢惜。一為世望。曰伊人。曰從之。曰宛在。玩其詞雖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實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即至者。特無心以求之。則其人倜乎遠矣。序本有指。辭不能達。故致紛紛議起也。

集釋　蒹葭集傳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陸氏佃曰今人以為蒹猶因以得名　葭孔氏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葦　遡洄逆流而上也　遡游順流而下也　晞乾也　湄水草之交也　躋升也　采采盛而可采也　右言其迂也

叶韻　蒼七陽　霜　方　長　央同　本韻　淒八齊　晞五微　湄四支　坻四支　通韻　采十賄　已四紙　涘同　右二十五有　沚四紙　叶韻

終南　戒襄公以收民望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章一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章二

右終南二章章六句。序謂戒襄公。姚氏又以為有美無戒。今玩詩辭首章末句。嚴氏粲云其者將然之辭。儀者疑而未定之意。愚案末章末句亦云壽考不忘。則是勸戒也無疑。此必周之耆舊初見秦君撫有西土。皆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無如何。於是作此以頌禱之。曰終南者。終南其何有乎。條與梅耳。所以成此山之高也。君子至止。衣服之盛。容貌之美。固不待言。非將以君臨一邦乎。君此邦則必德此民。如山之有木而後成山之高。乃無負山之名耳。然終南形勢尊嚴宏厰。為天下冠。君此者可以

于六合不得號令一方也君其脩德以副民望百世毋忘周
天子之賜也可蓋美中寓戒非專頌禱不然秦臣頌君何至作
疑而未定之辭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

［集釋］終南（山名毛氏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孔氏穎達曰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案山在今鄜鄠諸境以其幹屬天下之中故曰中南踞鎬京之南故曰南合而言之曰中南也）條（山楸也材美可作車）版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季本曰渥丹猶偕兮所謂渥渚言其有樂意而顏色赤澤也）紀（集傳紀山之廉角也）堂（集傳堂山之寬平處也）黻繡（毛氏萇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

［叶韻］梅（十灰）裘（十一尤叶萁耆反）丹（十四寒）哉（十灰叶）韻 堂（七陽）裳將忘（並同）本韻

黃鳥　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一章）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二章）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三章）

右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此詩事見左傳鑿鑿有據自不必言或以三良從死命出穆公或以為康公迫死或又以為秦俗如此非關君之賢否總之古人封建國君得以專制一方生殺予奪惟意所欲似此苛政惡俗天子不能禁國人不敢違哀哉良善其何以堪若後世大一統人命至重非天子不得擅生殺雖無知愚民猶自矜恤況賢人乎封建固良法封建亦虐政秦漢後竟不能復雖曰時勢亦人心為之也聖人存此豈獨為三良悼予亦將作萬世戒耳

［集釋］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作子輿與車字異義同）奄息（名也）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防（集傳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禦（猶當也）

［叶韻］棘（十三職）息特（同）穴（九屑）慄（四質）通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身（同）轉韻 桑（七陽）行防（同）本韻 楚（六語）虎（七麌）禦（六語）通韻

晨風　未詳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一章）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二章）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三章）

右晨風三章章六句序謂康公棄其賢臣偽傳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二說未甚相遠惟集傳則以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引扊扅歌以證秦俗與古序大相反今觀詩詞以為刺康公者固無據以為婦人思夫者亦未足懇總之男女情與君臣義原本相通詩既不露其旨人固難以意測與其妄逞臆說不如闕疑存參且其詩無甚精義亦僅可也

［集釋］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欽欽（憂而不忘之貌）駮（集傳駮梓榆也其色青白如駮）檖（郭氏璞曰今楊檖也集傳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叶韻］風（一東叶孚愔反）林（十二侵）欽（同）叶韻 何（五歌）多（同）本韻 櫟（十二錫叶音各反）駮（三覺）樂（十藥）叶韻 棣（八霽）檖（四寘）醉（同）通韻

無衣　秦人樂為王復仇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一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二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三章

右無衣三章章五句。序謂刺用兵，秦人以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意是而辭不能達，故朱子以爲序意與詩情不協。然集傳亦未盡詩意也。夫秦地爲周地，則秦人固周人，周之民苦戎久矣，逮秦始以禦戎有功，其父老子弟欲修敵愾同仇怨於戎以報周天子者，豈待言而後見哉，而無如周王之絶意西征也。康公好戰，又皆私怨，徒逞小忿而忘大讐，非民所欲。攷自公之二年與晉戰于武城，報令狐役也；六年戰于河曲，報取少梁也；十年又與楚人滅庸，連年動衆，詎皆君父同仇而爲臣

子者所難已哉。夫與其興師無名，何如報復得所，故作是詩以明志，曰朋友無衣，尚可同袍，況君父乎。王誠于此而能興師以伐戎也，我秦人願修戈矛與子周師共伸同仇，大義豈不善哉。此謝氏枋得所謂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天下無復知有復仇志，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者也。然則序所謂刺固不獨秦君，兼及周王矣。蓋民有勤王心，君無討賊意，伸在此則不能不屈在彼也，故曰刺也。

集釋 袍，孔氏穎達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澤，鄭氏傳：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故謂之澤。陸氏德明曰：澤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戟，車戟也。

叶韻 袍四豪叶步謀反 矛十一尤 仇同 叶韻 澤十一陌叶徒洛反 戟訖逆反同叶 作十藥 叶韻 裳七陽 兵八庚 行八庚 轉韻

詩情者當情致纏綿，爲後世送別之祖，令人想見攜手河梁時也。

尤似居食無遺下，乃見承餘之義，一問局法變換不測，看此可悟文法化裁斷之妙。

渭陽　康公送別舅氏重耳歸晉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一章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二章

右渭陽二章章四句。見舅思母，人情之常。姚氏謂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蓋悠悠我思句情真意摯，往復讀之，悱惻動人，故知其有無限情懷也。然此種深情，觸景即生，稍移易焉已不能及。大序謂及其即位乃思而作，豈真知詩情者哉。雖然康公此詩可謂孝矣，乃未幾而修怨於晉，既戰武城，又戰河曲，舅甥之好變爲仇讎，則念母之心不知何往，又何故耶。論者謂怨欲害其良心耳，使術是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而兵革自息矣。惜乎其智不及此也。此亦事後論人則然，若當其携

手渭陽，樽酒惜別，雖曰甥情，實奉父命。穆公之爲重耳也，且與以紀綱之僕三千，然後晉可定而霸業以成，故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而客秦，多抑揚焉。此詩之存，其亦春秋意也夫。

集釋 渭，水名。王氏應麟曰：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自成陽也。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叶韻 陽七陽 黃同 本韻 思四支叶新齋反 佩十一隊叶蒲眉反 叶韻

權輿　刺康公待賢禮衰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一章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二章

右權輿二章章五句。賢者去就，只爭禮貌間耳，而此詩所較不過區區安居餔歠事，恐非賢者志也。然孟子不云乎，孔子爲魯

司寇不用從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是詩之作亦猶是哉蓋賢者每欲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恐彰君過耳康公之失當不止是故賢者藉是乘幾而作也不然食至無餘而且不飽康公禮貌縱衰何至此極耶

集釋　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案夏屋毛無明訓鄭則以爲大具以食我王肅以爲屋室之屋而朱子從之是）承（繼也）權輿（始也胡氏一桂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簋（集傳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標韻　渠（六魚）餘（同）乎（七虞）輿（六魚）通韻　簋（四紙叶巳有反）飽（十八巧）叶韻

以上秦詩凡十篇（案是冊車鄰駟驖小戎諸詩武勇甚矣而蒹葭一詩又何遊哉使非賢人君子烏能爲是蓋西京舊治大有人在也指秦俗尚武有賢而不能用耳以故黃鳥致三良之哀權輿有無食之嘆其爲國大可想見秦之爲秦與周之爲周其溥厚不甚相遠哉）

陳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案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諸國之末而陳爲伏羲舊治又帝舜後裔故在二國前設者謂檜曹匪風下泉二詩有思治心未便居於陳國先蓋亂極則思治理或然也若謂變風中能於陳寔恐非序詩本意夫變風中不能無正亦由正風中必有變也此冊盡門株林等詩變亂之極矣而衡門之下乃有棲遲賢者又不能不謂變亂中之正矣則又何以解其此耶

宛丘　刺上位游蕩無度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一章）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二章）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三章）

右宛丘三章章四句此詩刺游蕩意固昭然然小序謂刺幽公姚氏以爲子字恐未安朱子亦以爲未敢信故集傳泛指游蕩人固是慎重解經之意但樂舞非細民所宜威望亦於庶民無關使閭巷鄙夫終歲執羽舞翿於宛丘之上亦屬常然何煩詩人諷詠亞勞大聖人錄而冠夫陳風之首以爲游蕩者戒耶此必陳君與其臣下不務政治相與游樂君擊鼓而臣舞翿無冬無夏威儀盡失故過宛丘下者相與指而誚曰子之游蕩洵足爲樂奈失儀何其何以爲民望乎蓋在上者下民之所瞻望者也今乃不自檢束如是無怪其民視而輕之曰子者外之之辭亦輕之之意耳然小民未必敢輕君上故泛指游蕩人而言使終日游蕩者聞而知所警戒焉足矣若必明辨子字爲君爲臣或下指人民終屬呆相豈免固哉之誚歟

集釋　子（毛氏萇曰子指大夫鄭氏康成曰子者斥幽公也孔氏穎達曰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傳箋互異說已見前論）湯（蕩也）宛丘（集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洵（信也）望（人所瞻望）坎（擊聲）鼓　值（植也）鷺羽（以鷺羽爲舞者之翳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標韻　湯（二十三漾）上望本韻　鼓（七麌）下（二十一馬叶後五反）羽（七麌）叶韻　缶（二十五有）道（十九皓）翿（二十號）叶韻

東門之枌　巫覡盛行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一章）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二章）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三章

右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此詩分明刺陳俗尙巫覡而序泛云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集傳從之但不信爲刺幽公耳夫男女縱極淫亂何至歌舞市井會於道路成何世界姚氏際恒引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以爲足證詩意是則然矣然豈必盡學巫覡事哉亦不過巫覡盛行男女聚觀舉國若狂耳東門宛丘其地也枌栩相蔭可以游息其下也子仲之子男覡也不績其麻女巫也婆娑鼓舞神弦將而至兒降也穀旦于差誕吉期會也越以鬷邁男婦畢集以遊觀也視如荍而貽之椒則又觀者互相愛悅也此與鄭溱洧之采蘭贈勺大約相類而鄭俗荒亂則尤過之在諸國中又一俗也故可以觀也齊傳云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蓋謂此也爲民上者可不知醜所尙歟

〔集釋〕子仲之子 集傳作子仲之女姚氏際恒云下市字果爲女則子仲之子當作男案績麻乃婦女事不必改市爲女也蓋女巫亦恒舞于市耳此子當作男覡也無疑 婆娑 舞貌 穀 善也 差 擇也 市 解見上 逝 往也 越 於也 鬷 衆也 邁 行也 荍 集傳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羅氏願曰荍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花 椒 芬芳之物也

〔標韻〕栩 上七麌 下 二十一馬 叶韻 差 六麻 娑 五歌 轉韻 逝 八霽 邁 十卦 通韻 荍 二蕭 椒 同本韻

衡門 賢者自樂而無求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一章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二章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三章

右衡門三章章四句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於外之詩不知序何以云誘僖公也夫僖公君臨萬民者也縱愿而無立志誘之以政爲而進於道也可奈何以無求於世之志勸之豈非所謗反其所望乎陳之有衡門也亦猶衛之有考槃秦之有蒹葭是皆從衆世不爲之中而已獨爲之可謂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有關世道人心之作矣然衛雖淫亂實多君子秦雖强悍不少高人陳則委靡不振巫覡盛行其狂惑之風尤難自拔而此獨瀟灑無欲超然自樂所處者不過衡茅陋室所飲者不過泉水悠洋食不必鯉與魴妻不必宋子而齊姜則其爲志也何如哉聖人刪詩此種詩不可多得亦斷不可少而序者不諳其意反引而他屬可慨也夫

〔集釋〕衡門 橫木爲門也孔氏穎達曰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橫義同門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棲遲 遊息也 泌 泉水也 洋洋 水流貌 姜 齊姓 子 宋姓

〔標韻〕遲 四支 飢 同本韻 魴 七陽 姜 同本韻 鯉 四紙 子 同本韻

東門之池 未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一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二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三章

右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此詩終不可解序謂刺時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集傳則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姚氏又

疑即上篇之意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即此淑姬可與晤對說各不一從序說則君有惡當思賢臣以佐政乃反思淑女以配君亦奇想哉從朱說則男女會遇竟有淑姬斷無是理至於姚說則尤謬矣衡門隱士甘貧樂道乃忽睹彼[illegible]姬即欲思與晤對合曲而歌倘得為賢乎哉前云取妻不必宋子齊姜者設為是詞以見心不外求之意耳詎料姚氏認以為真竟欲取東池淑姬以配衡門隱士豈非千秋笑柄故此詩闕疑可也即或詩人寓言以淑女比賢士未為不可然其辭意淺率終非佳搆不必再煩多辯已

〔集釋〕漚浸也　紵麻屬　菅集傳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蔡氏一之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謂君也蕢葦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葦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標韻〕麻六麻　歌五歌　轉韻　紵六語　語同　本韻　菅十五刪　言十三元　通韻

〔眉評〕此東門楊似古艷曲非律詞亦非昏姻詩也

東門之楊　未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一章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二章

右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序謂昏姻失時親迎女猶有不至者詩未見昏姻字亦未見其為女不至之意集傳改為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尤無謂玩其詞頗奇奧隱約難詳故闕之

〔集釋〕牂牂盛貌　明星啟明　煌煌大明　肺肺〔集傳〕猶牂牂也　晢晢猶煌煌也

〔標韻〕牂七陽　煌同　本韻　肺十一隊叶　晢十二霽　叶韻

墓門　刺桓公不能早去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一章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二章

右墓門二章章六句此詩史也陳國小君臣無事可書只此數詩歌詠事實聊備採錄以當信史朱晦翁必欲疑而闕之不惟詩人苦心埋沒無傳亦將使亂臣賊子得以倖逃公論其可乎哉案左傳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於是陳亂序因以此詩為刺佗謂其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雖無實據而詩與事合固自可信然詩非刺佗無良師傅乃刺桓公不能去佗耳蘇氏轍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指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者誰為此乎案此乃釋首章次章歌以訊之等句則必有忠言直諫早悟桓公奈公迷而不悟以至亂作乃思其言夫何益哉二章皆刺桓公始不知人次又拒諫無所謂不良師傅意序之解經往往得其大概而措辭又非故詩旨反因之而晦須為細審乃知其得失也

〔集釋〕斯析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蔡氏一之曰〕斯莊子斯而析之　鴞〔嚴氏粲〕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陸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鴟本草云其實一耳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　萃集也　訊告也　顛倒狼狽之狀

〔標韻〕斯四支　知同　本韻　已四紙　矣同　本韻　萃四寘　訊[illegible]　云本又作誶徐音息悴反廣韻正韻誶字[illegible]詩止今案此及下句訊字皆誶之訛此句之字亦止字之訛江諸家音詳辨之　顧七遇　予六魚　叶韻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一章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二章

右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此詩舊說無疑惟序以宣公實之則不得其確蓋鵲本巢木而今則曰防有鵲巢矣苕生下濕而今則曰邛有旨苕矣而且中唐非甓瓴之所高丘豈旨鷊所生人皆可以僞造而爲讒又況無根浮詞不侜張予美而生彼攜貳之心耶予是以常懷憂懼中心惕惕而不能自解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誣君以讒人一言好之誣害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患之意可謂深得風人義旨矣而朱子乃謂予美指所私者定此詩爲男女有私而憂其或間之之詞豈不異哉夫風詩託興甚遠凡屬君親朋友意有難宣之處莫不假託男女夫婦詞婉聘以達之詩人之遇際爲詩人之大不幸也可慨也

【集釋】防 隄也周禮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邛 邱也孔氏穎達曰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邱 旨 美也 苕 若僕也好生下濕 侜 侜張也與譸同 忉忉 憂貌 中唐 【毛氏萇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室下至門之逕也 甓 瓴甋也【郭氏璞曰】瓴甋也今江東呼爲瓴甓 鷊 【集傳】鷊小草雜色如綬【嚴氏粲曰】鷊舊作虉【劉氏瑾曰】朱子謂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綬如小綬其五色傳所釋鷊草之名竟因其似鷊而取義乎 惕惕 猶切切也

【協韻】巢 三肴 苕 二蕭 忉 通韻 甓 十二錫 鷊惕 同韻 本韻

月出　有所思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一章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二章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右月出三章章四句此詩雖男女詞而一種幽思牢愁之意固結莫解情念雖深心非淫蕩且從男意虛想活現出一月下美人並非實有所遇蓋巫山洛水之濫觴也不料諸儒認以爲眞豈不爲詩人所哂使充是心於君親朋友之間則忠臣孝子義弟良朋必有情難自已之處此風詩之旨深微幽遠託興無端含毫有意固非迂儒俗士所能知也至其用字聱牙句句用韻已開晉唐幽峭一派東萊不識以爲方言豈非少見多怪歟

【集釋】皎 月光也 佼人 佼與姣同美人也 僚 好貌 窈 幽遠也 糾 愁結也 悄 憂也【王氏安石曰】悄言不說而靜默也 懰 好貌 懮受 猶懮思也 慅 猶悄也 燎 明也 夭紹 糾緊之意 慘 憂也

【協韻】皎 十七篠 僚 同 糾 二十五有 悄 篠 皓 十九皓 懰 有 受 同 慅 四豪 照 十八嘯 紹 篠 慘 【集傳】慘當作懆九皓 通章叶韻

株林　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一章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車。朝食于株。二章

右株林二章章四句靈公與其臣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事見春秋傳而此詩故作疑信之詞非特詩人忠厚不肯直道人隱抑亦曲盡人情如見忸怩之態蓋公卿行淫朝夕往從所私必有從旁指而疑之者即行淫之人亦自覺忸怩難安故多隱約其辭故作疑信言以答訊者而飾其私詩人即體此情爲之寫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無忌之情已躍然紙上毫無遁形可謂神化之筆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使陳靈君臣知所羞惡而檢行焉則何至有徵舒射廐之難即楚亦可不必入陳也女戎

召亂足爲炯戒聖人存此亦信史歟

【集釋】株林 夏氏邑也王氏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夏南 孔氏穎達曰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說 舍也

【標韻】林 侵十二 南 覃十三 通韻 馬 馬二十一 野 同 本韻 駒 虞七 株 同 本韻

澤陂　傷所思之不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一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二章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三章

澤陂三章章六句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

誠然然月出非淫詞此亦必非淫詩也曰碩大且卷曰碩大且儼豈淫女貌乎曰傷如之何曰涕泗滂沱纏綿相思亦何至是故姚氏以爲傷逝作或又謂傷泄冶之見殺均與興意不合豈起桴幽鼓繼乃傷感故知爲思存作非悼亡篇也大抵臣不得於其君子不得於其父皆可藉此以抒懷詩人所言或實有所指或虛以寄興興之所到觸緒即來後世江南曲子夜歌此類甚多豈篇篇俱有所爲而言耶但陳靈荒淫國亂極矣豈無賢人君子思治不得假此以自鳴者如必見一美人字即以爲淫則天下後世之文爲美人所冤者多矣

【集釋】陂 澤障也 蒲 水草可爲席者 荷 芙蕖也 涕泗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蕳 蘭也 卷 好貌 悁悁 猶悒悒也 菡萏 荷華也 儼 矜莊貌

【標韻】荷 歌五 何 沱 同 本韻 蕳 刪十五 卷 先一 悁 同 通韻 萏 感二十七 儼 琰二十八 枕 寢二十六 通韻

以上陳詩凡十篇 案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至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今讀宛丘至澤陂凡十篇而刺君者三宛丘則見其游蕩無度墓門則譏其除惡不力株林則刺其荒淫殺身其君相無一可歌之善謂之無主不亦宜乎又況巫覡盛行逸賊淫瀆皆大姬之好倡所遺其開國已有僻嗜繼起又無善政無怪子孫縱淫以至亡國世之創業垂統者始基不可不正俗尚不可不端者其以此也歟然中閒未嘗無高人賢士如衡門之安貧樂道墓門之忠言直諫自足相助爲理無如其君若臣之置而不聞焉何也此刪詩者之所爲扼腕嘆息而不能自已也

詩經原始卷之七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八目錄

國風八

檜四首

羔裘 傷檜君貪冒不知危在旦夕也

素冠 傷檜君被執願與同歸就戮也

隰有萇楚 傷亂離也

匪風 傷周道不能復檜也

曹四首

蜉蝣 未詳

候人 刺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鳲鳩 追美曹之先公德足正人也

下泉 傷周無王不足以制霸也

豳七首

七月 陳王業所自始也

鴟鴞 周公悔過以儆成王也

東山 周公勞歸士也

破斧 美周公伐罪救民也

伐柯 未詳

九罭 東人送周公西歸也

狼跋 美周公也

詩經原始卷之八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八

檜 陸氏德明曰檜本作鄶 王氏應麟曰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會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案檜實滅於鄭武公非桓公也然則國亡在東遷之初何以詩序於春秋之後國小而又無事可采耳嚴氏粲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不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言不剌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宜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宜夷厲當之矣愚謂檜詩實仲亡國之事因重訂其詩如左

羔裘 傷檜君貪冒不知危在旦夕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一章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二章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三章

右羔裘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大序以爲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集傳從之無異辭惟不言大夫去耳夫國君好絜衣服過之小者也何必去即云國小而迫正臣子相助爲理之秋更不必去此必國勢將危其君不知猶以實貨爲奇終日游宴邊幅是脩臣下憂之諫而不聽夫然後去去之而又不忍遽絕其君乃形諸歌詠以見志也案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問於史伯史伯對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

許是驕而食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焉其後武公卒取二國地以爲鄭有詩之作正其時也曰羔裘曰狐裘而且曰如膏有曜非徒好潔實食後耳曰逍遙曰翱翔非惟游惰又冒昧也此與虞公受晉璧馬而不知其人之將襲已也又何以異然當是時安知其臣不有宮之奇其人者犯顏而直諫又安知其臣不有百里奚其人者潔身而遠去玩味詩詞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百里奚者也唯其心戀戀故主雖去國而猶不敢無憂國念此詩之所以存耳惜其世次微茫姓氏無考序又不能扶發隱衷遂使忠臣智士一片苦心隱而不彰不惟說詩不精論世亦欠其詳也

【集釋】羔裘集傳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　狐裘集傳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標韻】遙二蕭　朝同　忉四豪　通韻　翔七陽　堂同　傷同並本韻　膏二十號　曜十八嘯　悼號　通韻

素冠　傷檜君被執願與同歸就戮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一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二章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三章

右素冠三章章三句小序謂刺不能三年後之說者莫不遵從以詩中有素冠等字耳殊知素冠古人常服孟子許子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衣則論語云素衣麑裘素韠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經傳所載不一而足今何乍見一素冠即以爲三年喪乎無論素冠之爲喪服與非爲喪服今僅憑一素色之冠何以別其喪之長短乎豈三年之喪乃素冠短喪之服不素冠乎此必不可通之說也至於棘人姚氏際恆云其人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是也欒欒拘攣之意然則棘人乃罪人之稱非喪者之號明矣即素冠非喪者之服亦明矣姚氏又云考喪禮始終從無素冠素衣素韠之文說長不錄據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詩思三年之喪何不直言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曲乎且思其人即得見其人則當幸見之下直接以我心喜悅之句方合今乃云勞心慱慱以及傷悲蘊結等語何哉其駁小序之非可謂詳且明矣然亦不敢定此詩所指爲何人何事但云或如諸篇以爲君子也可以爲婦人思男也亦可是

其心亦尙游移無據不能直斷所以然竊以爲棘人素服必其人以非罪而在縲絏之中適所服者素服耳而幸而見之以至於傷悲願與同歸如一者非其所親即素所愛敬之人故至勞心慱慱而不能自已也然律以首篇之義或檜君國破被執拘於叢棘其臣見之不勝悲痛願與同歸就戮亦未可知惜其國史無徵言不足信姑存一解於此云

【集釋】庶幸也　素冠說見篇中　棘人欒欒並見篇中　慱慱憂貌　韠集傳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標韻】冠十四寒　欒　慱同並本韻　衣五微　悲四支　歸微　通韻　韠四質　結九屑　一質　通韻

隰有萇楚　傷亂離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一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二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三章

右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此遭亂詩也小序之說不必深辯即集傳以為政煩賦重民不堪其苦者亦未為得以賦重不必怨及室家也此必檜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攜幼挈妻抱子相與號泣路岐故有家不如無家之好有知不如無知之安也而公族子姓之為室家累者則尤甚合觀前二篇當是為公室發者居多如杜老之哀王孫哀江頭等篇衆其重而輕者自見耳

集釋 萇楚 集傳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璣曰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引蔓於草上也 猗儺柔順也 夭少好貌呂氏祖謙曰夭如厭草惟夭之夭 沃沃光澤貌 子指萇楚也

標韻 枝四支 知同本韻 華六麻 家同本韻 實四質 室同本韻

匪風　傷周道不能復檜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一章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二章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三章

右匪風三章章四句此詩諸儒皆泛作思周之作未嘗切檜時勢而一論之則是詩可以作可以不作采風者亦可以存可以不存何也以其言中無物則所存亦不久耳檜當國破家亡人民離散轉徙無常欲住無家欲逃何往所謂中心慘怛妻孥相弔時也凡物不能自發因風而發行不能遽偈因車而偈今也匪風而物自發矣匪車而行自偈矣而且物之發也旋轉不定行之偈也漂搖難安此何如景況乎果誰為之咎也非周轍之東不至此矣以見其然耶曰鄭桓公之謀伐虢與檜也久矣然未幾而旋亡使周轍不東檜亦未必受逼於鄭其或王綱再振鄭必不敢加兵於檜而今已矣悔無及矣不能不顧瞻周道而傷也雖然文武成康之靈昭然在天周之興也豈能無望哉蓋周興則我小國亦與之俱興矣搔首茫茫其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也其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也特恐思之殷然遇之漠然不能無憾於其際則真末如之何也已矣此檜臣自傷周道之不能興復其國也不料諸儒但以為思周道之陵遲則豈詩人意旨哉

集釋 發飄揚貌 偈疾驅貌 周道說見篇中集傳作適周之路亦通 怛傷也 飄回風曰飄 嘌漂搖不安之貌 溉滌也 鬵釜屬陸氏德明曰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鬵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曰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案鬵非釜非甑腹形若鼎上有環別架三足於下可烹可蒸俗名釣鍋之說為近

標韻 發六月 偈九屑 怛七曷 通韻 飄二蕭 嘌同蕭 弔十八嘯 叶韻 鬵十二侵 音同本韻

以上檜詩凡四篇 案是冊僅四篇諸儒以為亂極思治之作殊知檜亡在東轍之初詩有作於西京之際者蓋亂始也何以云亂極思治耶觀書如此粗率烏能論世總之迂儒拘士未易與談風雅彼但見匪風有顧瞻周道懷之好音等語遂不問其所懷者何人所瞻者何事而直謂之曰思周也後之人又從而益之以為亂極思治何異隔靴搔癢縱操論於詩緊要處不相關涉故別為訂正與舊說又大異考古者或不無所取焉

書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卒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愚案此論似聖人編詩以檜曹殿國風之後皆有意於二詩也但季札觀樂時詩次序已如此非定自夫子也且使二詩具有深意季札書數美而深長思之何以云檜以下無譏焉此可見其國小事微詩亦無足重輕采風者錄之聊以備一國之俗云爾至二詩之有念周京各有意在編而存之偶與相符非有深意也不然亂極思治何國蔑有豈獨二小國為然乎哉愚故備論之以見說詩者之好附會也如此

蜉蝣　未詳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一章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二章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三章

右蜉蝣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奢也集傳改為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均於詩旨未當蓋蜉蝣為物其細已甚何奢之有取以為比大不相類天下刺奢之物甚多詩人豈獨有取於掘土而出朝生暮死之微蟲耶即以為玩細娛而忘遠慮亦視乎其人之所關輕重為何如耳若國君則所係匪輕小民又何足為重但曰時人詩豈必存曹既無徵難以臆測闕之可也

集釋 蜉蝣 集傳渠畧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 鮮明而整齊貌 采采 華飾也 掘閱 朱氏謀㙔曰管子云掘閱得玉閱穴字通也 麻衣 鄭氏康成曰深衣也姚氏際恆曰古凶服吉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惟以升數為別

標韻 羽七麌 楚六語 處同 通韻 翼十三職 服一屋叶蒲北反 息職 叶韻 閱九屑 雪 說 雖本韻

候人　刺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一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二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三章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四章

右候人四章章四句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與左氏傳合案傳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即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曰婉孌斯飢言賢者守貞而反困窮也夫所謂賢者非僖負羈而何晉文之數曹罪安知非為此詩而來而朱子辯說猶云但以三百赤芾有合於傳而疑之曰未知然否不亦甚哉

集釋 候人 集傳候人道路迎賓送客之官 芾 集傳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鵜 集傳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穎達曰鵜鶘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陸璣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也 梁 水中魚梁也 咮 喙也 媾 寵也 朝隮 雲氣升騰也

標韻 祋九泰 芾五物 叶韻 翼十三職 服一屋叶蒲北反 咮二十六宥 媾同 本韻 隮八齊 飢五微 通韻

鳲鳩　追美曹之先君德足正人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一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二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三章

今詩皆美唯末句含譏刺意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韻）

右鳲鳩四章章六句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確據何元子謂曹人美晉文公之復曹伯亦以周王策命中有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之語耳姚氏取之以爲意雖鑿頗有似處然愚案詩詞寬博純厚有王德感人氣象外雖表其儀容內實美其心德非歌頌功烈者比晉之霸晉之功耳何德之有耶且文公譎而不正其復曹伯亦因疾爲筮史所誑豈真有德於曹者哉此詩專重內德以頌晉文何謂相似至集傳則又謂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不指爲何人似亦不必深考之意然詩卒章云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則明明有其人在非虛詞也回環諷誦非開國賢君未足當

此故以爲美振鐸之說者亦庶幾焉惜其編詩失次爲前後三詩所混故啟人疑若移置本風之首如衛之淇奧鄭之緇衣則義自明矣否則後人因曹君失德而追述其先公之德之純以刺之故曰胡不者疑而問之之詞也以爲爾能正是國人胡不福爾子孫於億萬斯年不然須其德矣何云胡不小序蓋得其影響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故特正之

【集釋】鳲鳩（集傳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金氏履祥曰如結言心不放）弁（皮弁也）騏（集傳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

【標韻】七（四質）一（同）結（九屑）通韻　梅（十灰）絲（四支）騏（同）通韻　棘（十三職）忒國（同）本韻　榛（十一真）人（同）年（一先）通韻

下泉　傷周無王不足以制霸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一章）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二章）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三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四章）

右下泉四章章四句此與匪風同被大國之伐而傷周王之不能救已也夫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今晉文入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畀私憾寧能使曹人帖然心服乎此詩之作所以念周衰傷晉霸也使周而不衰則四國有王彼晉雖強敢擅征伐又況承王命而布王恩者有九州之伯以制之昔者侯國之君嘗承是命治諸侯而有功矣而今不然也不能不愾然寤歎以念周京如苞稂之見浸下泉日蕪沒而自傷耳詩意若此而序謂共公侵刻已屬懸揣

至集傳又謂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尤爲汎泛皆未嘗即其時勢而一論之也夫詩可以觀讀其詩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何觀之有哉

【集釋】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是爾雅之沃泉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陸氏璣曰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孔氏穎達曰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溉之草得水而病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蕭（蒿也）蓍（筮草也許氏慎曰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氏璣曰似藾蕭青色科生）芃芃（美貌）郇伯（集傳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季氏本曰郇侯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爲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爲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爲何時人矣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于郇說文國在晉地李氏樗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標韻】稂（七陽）京（八庚）通韻　蕭（二蕭）周（十一尤）叶韻　蓍（四支）師（同）本韻

本韻

以上豳詩凡四篇而已案是冊亦止四篇其一未詳可讀者三篇傾人則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為鴟鴞則述其先公德足以正人臣風則傷周無王不足以制羣是時曹文正成而陳氏乃調曹之卒篇傷天下之無伯也何哉大抵曹檜子國形勢略同其亡也亦相似匪風下泉均傷天下無王不足以制羣小因受害亦不能望其救采風者每於此觀世變焉讀者亦當於此反覆玩味其則作詩者之真意出即刪詩者之微義亦無不顯矣

豳一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案周傳七月一篇所言皆農桑稼穡之事非躬親歷歟久於其道者不能言之親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長世胄位居冢宰豈暇為此且公劉世遠亦難代言此必古有其詩自公始陳王前俾知稼穡艱難並王業所自始而後人遂以為公作也至鴟鴞東山二詩乃為公作伐柯破斧九罭狼跋則又衆人為公而作之以其無所屬故並附七月後而統名之曰豳凡以為公故也當季札請觀周樂時次本朝齊後秦前不知何時移殿諸國之末意者夫子正樂手所親訂歟蓋夫子一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不能故凡與籌之聞於公者至三致意焉且詩以風名有正不能無變既隋又書返淳天下淳風無過農民此七月之正所以必居變風之末者也其餘紛紛議論或謂豳公為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者王亦講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或謂君臣相謂不得為正故為變風之末言變之可正也皆無稽妄談悉不可從

首章衣食雙起為農民宜務

以下四章皆承衣字此章先言蠶桑為女功之始

七月

陳王業所自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章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章二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章三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章四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章五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章六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章七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章八

閒暇賦詠之閒何等風韻

此言紡績成矣仍帶定公子字妙

此衆言田事焉以成裘而獻于公忠愛之忱可見矣

此言卒歲可以禦寒完衣一面事而言自五月以至十月一氣說下橫直之至為其體物微妙又何精微乃爾

以下專言食

此章專言正面後半兼及於屋

至此農功將畢可以獻羔薦酒稱觥田家之樂無窮於此矣

右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此詩之佳盡人能言其大旨所關則王氏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簡教誨已盡其義無餘蘊矣唯周禮籥章豳雅豳頌之說一詩而分三體無人能言鄭氏乃三分此詩以當之以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自一章至二章風也自三章四章五章至六章之半雅也又至六章之半至七章八章頌也天下豈有此文義亦豈有此籥章無文義則無音節無音

一冊八八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反文內

節則不成篇章故王氏不取朱子亦疑之是矣然又以爲或者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愈疑愈遠愈辨愈支愈無是處總以誤讀周禮之過周禮僞書本不足信諸儒又泥其辭而不敢辨至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則無中生有滋人以疑謬孰甚焉夫詩之分風雅頌三體本不相混而七月一詩實兼風雅頌三體而無或遺但非截然判而爲三之謂乃渾然合而成一之謂也何以言之曰風者諷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今七月所述皆豳俗而陳於王前則足以知戒非風體乎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今七月所陳又農功之緩急即王政之先務非有近於

雅乎至於頌則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今七月卒章農功既畢獻羔祭韭躋堂稱觥其頌禱君親以致敬神明者何如不又可以爲頌乎此一詩而兼三體之說在風詩中實爲變體故又曰變風詩以體變非風因俗變也厥旨甚明格亦易辨何至三千餘年竟無一人道及此耶夫詩有變體不獨風爲然也雅亦有之頌亦未嘗不有之小雅蓼蕭湛露雅兼乎風者魯頌有駜泮水頌又兼乎風也雅頌可兼風體風詩獨不可兼雅頌乎知乎此可以讀雅頌變體亦可以讀風詩變體矣可以讀風詩變體然後可以讀一詩而兼三體之變風矣獨是此體在三百篇中不可多觀非惟雅頌所無即風體亦絕無而僅有者也故以一詩而別爲一冊者未爲過也今玩其辭有

模擬處有疏落處有風華處有典核處有蕭散處有精緻處有凄婉處有山野處有真誠處有華貴處有悠揚處有莊重處無體不備有美必臻晉唐後陶謝王孟韋柳田家諸詩從未見臻此境界姚氏際恒云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典制書其中又有似采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此雖末節無關要旨然亦足見三代聖哲胸羅萬象筆有化工不求奇而自奇云

〔眉評〕姚氏際恒曰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閒以正筆不易討

好討好全在閒筆處亦猶畫鼓者注意于旁筆作繪者留心于畫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章言衣中唯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二句爲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女盡態極妍後世咏採桑女作閒情詩無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之本正意也三章曰條桑曰遠揚曰女桑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紙上而章法亦復輝然八月載績一句言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衣裳以及裘以及田獵閒而又閒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爲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兩入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四句爲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新靡不瑣細詳述機趣橫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爲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然播百穀三字以應正旨八章併及鑿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口角津津然使人如見幽民忠厚之意至今猶未泯也　以上總論全篇用筆作法　孔氏穎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帛衣服之說

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爲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暮言其終不復說其芟稼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氷槩饗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以上統論全詩賓主次序詳略之妙

首章　宋氏晉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求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三章　宋氏晉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謀著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蘩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猶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蠶績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嫁娶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因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貴一日之積哉

五章　宋氏晉曰感時物之變遷蓋人事之常爲豳民於衣食之卒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章　宋氏晉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事以此致其助所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七章　宋氏晉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君之若餘辰之方乘若可以少繼也而後念夫農功之嘗始於其集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發勤艱難則無閒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

八章　宋氏晉曰鑿氷藏氷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遠故關氷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若既得以致其臧孝於神其務關也殺羔羊禮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嚴氏粲曰以介眉壽祝其視也萬壽無疆觀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敎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慕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發終休暇之時殺羊爲酒觀著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也　以上分論各章義旨

【集釋】

七月　集傳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　宋氏晉曰七月流火之時周公圖合成王而作也

浮云夏七月也螢火心星退於七月萬古不易代欲不謂之爲夏正不可得也但以七月流火爲夏之七月謂三且爲凡所云時日皆當謂爲夏正而詩即謂之爲夏稱斯可矣如以周之詩咏夏之時此章歸稀辨公猶近似也然則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將以爲夏之時乎稱周之時子奚皆因周正建子之識謂之也非周正不建子也特改歲于建子之月以易乎朝會之期耳而其時與月未之改也春不可以爲冬秋不可以爲夏天固不能改乎時與月而聖人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雖欲改月與時以令臣民而有不能也會謂武王周公有是事哉且不必他有所證試即七月一章觀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春日載陽蚕月條桑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載績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十二月中天時人事恐前乎周而唐虞夏商後乎周而秦漢以來莫不然也曾謂周而獨不然乎先儒固以此爲夏之時也然第五章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夫以十月而入執宮功將入此室遽想夏時亦然豈夏時亦改處于十月之總獻咏而玩之似不必謂夏正也明矣知周特改歲于十一月而未嘗改月與時豈特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不皆謂之爲夏正而三百篇如六月棲棲十月之交禱稍以可無疑也案此說論周改歲不改月顧有見然時所咏白夏正也其曰火星退於七月萬古不易亦非解見後

流火　集傳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劉氏瑞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豳俗乃嘗夏商之時而首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案此則章氏火星退於七月之說大謬

一之日　集傳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

二之日　集傳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

觱發　風寒也

栗烈　氣寒也

褐　毛布也

卒歲　歲之終即二之日也

于　往也

耜　田器也于耜者始修田器也

舉趾　舉足而耕也

饁　餉田功也

田畯　田官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郎瑛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官遊僕人主川謂之田畯與賤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

倉庚　黃鸝也

懿　深美也

遵　循也

微行　小徑也

蘩　白蒿也

祁祁　衆多也

公子　集傳公子豳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聯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毋爲悲也　嚴氏粲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從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凡於下爲公子悲爲公子娶有碍故先生不取而以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爲憂而遠其父母爲甚也不唯見當時風

松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姚氏際恆曰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採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女公子嫁爲媵故治蠶以備衣裝之用而于採桑時忽然傷悲以其將及公子同于歸也如此則詩之情境宛合從來不得其解且寫小兒女無端哀怨最爲神傳或以爲春女思男何其嫌褻或以爲悲遠離父母又何其板腐哉篡傚說皆泥讀公子字而未皆殆合稱及親吻也以公子爲女公子是女字爲後人所添非詩之所謂公子也以此女爲許嫁之女則采蘩祁祁女子衆多焉知其離爲蒸嫁而誰非許嫁人聊且恐其將與女公子同賦于歸則所與省不過一二人豈舉閾採桑諸女盡爲媵妾哉詠儒欲求其解不得於是多方擬議婉轉以求合經文皆以辭而害意也曰公子者詩人不過代擬一女心中之公子其人也曰稱及者或然而未必然之詞也女當春陽閒情無限又値採桑倍惹春然無端而念及終身無滿而感動目前不知後日將以公之公子爲斷耶抑別有翻丁歸者在耶此少女人人心中所有事爺不爲終亦非爲僭王致不外人情非如後儒之拘帶而不迎無此若此何於用野樸質之中念見丰神揣曳可以化傳爲新而無爲傷氣亦文章中之致邑生姿法耳又何必沾沾揣其爲男錦女公子耶萑葦即蒹葭也毛氏傳曰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蠶月治蠶之月三月也劉氏沛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後猗取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蠶已且於蠶月之閒

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斨集傳斧隋銎斨方銎陸氏德明曰隋孔形狹而長銎說文云斧孔也孔氏穎達曰斨其斧也唯銎孔異耳蠶隋駮姿二育茶耆皆遠揚遠枝揚起者也猗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鵙伯勞節題知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葽草名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陸氏以爾雅本草說之知其爲遠志蜩螗也孔氏穎達曰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螗一物方俗異名耳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也蘀落也于貉首幽本作獅示字選貉的貔說頭尖鼻斑色毛深厚溫滑可爲裘羅南了貍將爲曲穴姚氏際恆曰于貉猶上文之于耜于茅先言于貉者往取貉也鄭氏謂拘貉以自爲裘狐貍以共舍者是也集傳曰將狐貍也不惟貉非狐貍狐與貍亦別稚子皆知乃以貉狐貍三者爲一物有此貉物否且若曰往取狐貍又曰取彼狐貍亦無此重爰文法也公子裘姚氏際恆曰爲公子裘應上爲公子實拔此二公子與上公子同歸之公子徽有不同讚上盧擬公子名色此貢指公家衆公子也爲裘爲裘何不以事君公而必以奉公子盡公子爲公所翻愛者也言公子則公心尤悅且野人獻恍不敢直達君上卿以奉請公子共口物因如是耳纘繼也豵一歲豕也豜三歲豕也斯螽莎雞蟋蟀毛氏萇曰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如蟬而斑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風蟋蟀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姚氏際恆曰集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或謂之蚱蜢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聲如紡緯故又名絡緯今人呼紡績娘若夫蟋蟀則人人織之幾皆見三物爲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爲莎雞七月變爲蟋蟀精蟄一月一變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學否圍三蟲皆眼前微物何格物家竟不能格耶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改歲○改歲之說已見上七月章氏注然愚謂周不惟不改時與月且並不改歲盡改建於孟春之月耳夫時首孟春萬古不易斗柄指辰隨時發更周孟春斗未指子而遽建子故不得爲時之正若改正於仲冬不獨時令不合節殺功亦錯何以敬授人時耶而此之云改歲則姚氏際恆云改歲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徂年傳暮之思古今一也其說近是餘俱穿鑿附會不可從鬱棣屬薁蘡薁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介助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壺瓠也叔

集傳叔拾也姚氏際恆曰叔當訓收聚之轉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可爲薪也禾稼傳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粹氏藤曰麥非納於十月黃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猶言所納之備也宮功姚氏際恆曰上入執宮功治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非稼氏蓋曰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後說亦可參觀索繩索也綯霄豬紋也乘升也鑿冰集傳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法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集傳納藏也藏冰所以備發也凌陰冰室也蘇氏轍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蚤蚤也朝韭菜不獻羔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光也朋酒姚氏際恆曰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瓶獻酒禮云尊兩壺于

首章悔已往之過
次章戒未來之禍
以下極言締造平
亂之難如聞鳥鳥
悲鳴悔有毀巢破
卵之懼其自警者
深矣

房戶間有亥酒是用兩樽也殷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邠民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是服僕爲酒乃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意耳 公堂 姚氏際恒曰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蓋殷曰序幽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稱觥以慶君上非必至幽公之堂也

標韻 火二十哿 衣五微叶上聲 叶韻 發六月 烈九屑 褐七曷 歲八霽讀如哉 叶韻 耜四紙 趾 子 喜同上 本韻 陽七陽 庚八庚 筐 行 桑同上七陽 轉韻 遲四支 祁 悲五微支 歸微 通韻 火 葦五尾見上 叶韻 桑 斨 揚 桑同上 本韻 鵙十二錫 績 同本韻 黃七陽 陽 裳同上 本韻 萋二蕭 蜩 同本韻 穫 蘀十藥 貉同上 本韻 貍四支 裘十一尤 叶韻 同一東 功 豵 公同上 本韻 股七麌 羽 同 野二十一馬 宇七麌 戶 同 下馬 鼠六語 戶同上 子四紙 處語 叶韻 薁一屋 菽 同本韻 棗十九皓 稻 同本韻 酒二十五有 壽二十六宥 叶韻 瓜六麻 壺七虞 叶 苴六魚 樗同 夫虞 叶韻 圃虞 稼二十二禡 叶韻 穋一屋叶六 麥十一陌 叶韻 同一東 功同 本韻 茅三肴 綯四豪 通韻 屋一屋 穀 同本韻 沖一東 陰十二侵於容反 叶韻 蚤十九皓 韭二十五有 叶韻 霜七陽 場 同 饗叶虛良反 羊陽 堂 同 觥庚 疆陽 叶韻

鴟鴞　周公悔過以儆成王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一章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二章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三章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四章

右鴟鴞四章章五句序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蓋本金縢爲文辯說以爲最有據而從之唯弗辟之說初依古注後覆蔡沈書又改從鄭氏讀辟作避云三叔

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危言中語遽然興師以征之又謂成王方疑周公公固不能不請而自誅之㫖亦未必見從未又引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以證此避字無論金縢僞書不足信即使足信亦無周公退避之說夫周公之攝政也以成王幼未能行政故也三叔流言乃以殷畔後事非未畔之初即有流言也使未畔而有流言公豈但使以監殷乎迺而征之公但知誅畔者耳非爲流言遽誅懿親也公之東征安知非請命而後行卽觀後漢諸葛武侯兩次出師表而後行卽知公必非不請而擅自出征也以後主庸材不敢致疑武侯豈成王睿知又有姦召二公夾輔其間乃反致疑於公乎乃知王未知公志公乃爲詩以遺王者皆後人以私意測聖心而爲此不經之談者也又況王方稚稚政攝自公東征還後仍秉國政陳鳴氏辯之詳矣至於舜禹之避時勢迥不相同詎得以例周公蓋一處順境故讓以成德一處危時故勢以建功豈以區區退避爲聖德之大歟若夫金縢僞書其可疑者大要有三袁氏枚云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嫗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欽廣陵之不若哉一也又曰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何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

於宗祝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二也又曰予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悖神茂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邪於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三也其餘稱名築壇諸多違禮悖德之事又可勿論然則公之誅管蔡亦非信史歟曰曷可以無信也昔者王孫賈嘗以是問諸孟子矣孟子應之曰然然則周公實錄亮孟子若也金縢竊其文而益以祝詞雷風感悟之說以新人耳目耳而豈知其誣公之甚耶夫天下唯聖人爲能知聖人也孟子不云乎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之不得已也我知公心既傷且悔唯有引咎自責無毀成王以戒將來勿謂罪人斯得遂可告無罪於先王也蓋骨肉相殘不祥孰甚叛服無常可慮方深今此下民或尚有能侮予如前日事者予可不倍加憂懼爲未雨之綢繆耶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故其詞悲而志苦情傷而戒切託爲鳥言感人愈深王之迎公固不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而後悟矣何諸儒所見從未逮此予不能不反覆吟咏致嘅於其際焉

集釋　鴟鴞傳鴟鴞鸋鴂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注鴟類呂氏大臨曰鴟鴞惡聲之鳥也有鴞萃止聊彼飛鴞爲梟爲鴟甚梟之類恩情也愛勤篤也厚鬻養也閔憂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雚苕可藉巢者也蓄積也租王氏安石曰與租賦之租同盡鳥食也卒盡也瘏病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標韻　予細室叶韻　勤文十二閔軫十一叶叶韻　雨麌七土戶瘏同上予語六通韻　据御六荼虞七租瘏同上家麻六古胡反叶叶韻　譙蕭二翛翹搖嘵雅本韻

東山　周公勞歸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一章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二章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三章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四章

右東山四章章十二句此周公東征凱還以勞歸士之詩小序但謂東征則與詩情不符大序又謂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謬詩中所述皆歸士與其室家互相思念及歸而得遂其生還之嗣無所謂美也蓋公與士卒同甘苦者有年故一旦歸來作此以慰勞之因代述其歸思之切如此不啻出自征人肺腑使勞者聞之莫不泣下則平日之能得士心而致其死力者蓋可想見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饑渴之

因頓蒙衣之久而垢敝室廬之久而荒蕪室家之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得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若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此可謂善說詩矣然非公曲體人情勤恤民隱何能言之親切如此而姚氏謂非公作嗚乎非公之作而孰作之乎假使此詩出於旁代之手則不過一篇從軍行漢鐃歌而已烏足以見聖德之感人於無間哉

【集釋】東山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征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役也而裳衣程子曰治歸製也勿士行枚鄭氏康成曰士事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傳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果臝栝樓也施延也伊威鼠婦也陸氏佃曰爾雅曰伊威委黍鼠婦亦曰鼠負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一名蠨蛸小蜘蛛也陸氏佃曰釋蟲云蠨蛸長踦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為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町疃蓋氏道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畦為阡里所聚鹿場町疃無人故鹿得以為場熠燿宵行姚氏際恒曰熠燿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集傳風下宵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宵行之為蟲既以蟲名為辭而又自近一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吸之爾下熠燿其羽言食慎稍小飛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字法也桑宵行同非蟲熠燿亦能螢乃螢之光耳螺其光而帶曰見亦以為服前物人易知耳不蠆謂老先生之竟不知也豈不為詩人所貽哂耶鸛水鳥也陸氏璣曰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頸垤小丘也皇馬色黃白曰皇駁馬色驪白曰駁縭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禦昏藏言結縭則縭當是帨九十其儀【集傳】言其儀之多也

【叶韻】山十五刪歸五微二句無韻　東一東濛同本韻　歸微悲四支衣微　枚十灰通韻　蠋二沃野二十一馬宿一屋下馬叶韻　宇七麌戶同本韻　場七陽行同本韻　畏五未叶於非反懷十灰叶韻　垤九屑室四質窒同至四寘叶韻　薪十一真年一先通韻　飛微歸同縭支儀同通韻　嘉六麻何五歌通韻

破斧　美周公伐罪救民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一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二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三章

右破斧三章章六句此四國之民望救於公如大旱之望雲霓也豈三叔挾殷以畔其民陷於叛逆莫能自拔也久矣一旦得覩旌旗拯民水火非惟四國疆土有所匡固即我小民亦保全良多使非公奉辭伐罪親賦東征烏能收功竝效之速如是乎夫罪人肆毒何所不至既播流言破毀我周公又將犯闕危逼我嗣王如彼盜器者然破我斧矣又缺我斨是先損我利器使無所用其力而冀自廢耳則其為罪可勝誅哉此固四國人民歸美周公形為歌詠之作然而公之心則大公無我只知惟逆是誅非為流言啓釁奈何後世儒者動以被謗東征師出有名為譏自謂能得公心之大嗚乎是豈知公心之大者哉

【集釋】斧斨見七月篇四國姚氏際恒曰四國商奄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商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元子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皇匡也嚴氏

〔通〕曰齊詩作四國是遒大錡鑿屬吪化也李氏樗曰化其嘉善也銶
匡賈公彥引以爲據遒也吪罪而使知之爲善也
木遒孔氏穎達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羣詁云休美也
屬遒遒斂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休也
〔協韻〕斨七陽 皇將並同本韻 錡巨何反 吪五歌 嘉六麻叶韻 銶十一尤
遒同 休同本韻

伐柯．未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一章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二章

右伐柯二章章四句此詩未詳不敢強解序以爲美周公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夫周公之德之美他人不知姜召二公豈未之知乎況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心已大白於天下雖在四國且有是皇是吪之歎獨於朝廷乃多疑議恐無是理斷不可信且當日公雖東征權猶在手一朝凱撤朝廷奉迎之不暇何至遲留未歸猶煩周大夫之作詩以刺朝廷耶朱子初說亦用序義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覯之子一句又與下章同故推求其意以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詞然總作比看則與九罭之我覯之子一賦一比又相戾且皆非詩詞中所有意也姚氏際恒又以爲周人喜公還歸之詩曰籩豆有踐者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亦含糊不可曉總之諸儒之說此詩者恐牽強支離無一確切通暢之語故寧闕之以俟識者

〔集釋〕柯斧柄也 籩竹豆 豆木豆也

〔標韻〕克職十三 得同本韻 遠阮十三 踐銑十六 通韻

九罭　東人送周公西歸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一章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二章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三章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四章

右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此東人欲留周公不得心悲而作是詩以送之也其意若曰九罭之魚乃有鱒魴朝廷之士始見袞裳今我東邑何幸而覯此袞衣繡裳之人乎無怪其不能久留於茲也夫鴻飛在天乃其常然時而遵渚遵陸特其暫耳公今還朝以相天子豈無所乎殆不復東來矣其所以遲遲不忍去者特為女東人作信宿留也公於東人如此其誠東人於公當更何如夫是以想我東人之得覯此袞衣也我東人之大幸也然則何策而使朝廷無以我公西歸乎我東人庶得長覯冠裳不至瞻歧而心悲耳此與宋民之遮道擁留司馬相公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者同一出於至誠也使非上下交孚何以得民若是乎詩意甚顯序乃不知殊可怪耳朱晦翁雖能見及而訓釋詩義亦未暢明故特正之

〔集釋〕九罭九囊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鱒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横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避 魴見汝墳 袞衣繡裳〔集傳〕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王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遵循也 渚小洲 信宿再宿

〔協韻〕魴七陽 裳同本韻 渚語六 所處並同本韻 陸一屋 復宿並同本韻 衣微五 歸同 悲支四 通韻

狼跋　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章一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章二

右狼跋二章章四句解此詩者多牽涉成王不信周公愚殊不取已數辨之矣唯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惑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數語頗能道得三代聖人氣象出乃是周公本色詩亦善於形容盛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令人想見諸葛君綸巾羽扇指揮羣材從容得意時有此氣度也

【集釋】跋躐也　胡頷下懸肉也　載則也　疐跲也李氏迭曰跲郤頓曰疐說文曰跲躓也【集傳】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　孫音遜讓也　碩大也　膚美也　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康成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　几几安重貌

【標韻】尾五尾几紙通韻　胡七虞瑕六麻叶洪孤反叶韻

以上豳詩凡七篇實豳風僅七月一篇其餘皆附存耳文中子以豳為變風迷直謂周公諸詩若臣相稍不得為正非惟不知風詩變體且並不識聖人苦心夫豳詩之所以為變者以其一詩而衆三體非風正格故曰變也其變在格非變在舉且七月與鴟鴞以下兩不相涉何一概論之即不於東征事之發者也然非參之所及料也三叔懿親不使監殷孰與為監其流言致誘乃畔者之常何損於公使成王終疑不惜公豈何能東征以討其罪乎迨至三年罪人斯得縱有疑亦當釋然而猶爾終疑不悟必待雷風之變始感泣而迎公子祁者有是事成吾不知諸儒之說成王為何如王而論周胡為何如朝當合聽偽書有以誤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之世武成何不可全信況全聽之出自秦火後乎吾頗諸謂讀詩書以孟子為法則可無疑於周公之事而豳詩亦可識矣若稍次在雅前風後其熒之可以為正也之可以復安有非刷公不可者則不列之

篇云

鴻濛室叢書　詩經原始卷之八　豳　三十六種之三

詩經原始卷之八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九目錄

小雅一

鹿鳴之什

鹿鳴　燕羣臣也

四牡　勤王事也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

常棣　周公燕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親戚兄弟也

天保　祝君福也

采薇　戍役歸也

出車　征夫還也

杕杜　念征夫也

魚麗　燕嘉賓也

南陔之什

南陔　笙詩也辭亡

白華　同上

華黍　同上

南有嘉魚　娛賓也

南山有臺　祝賓也

由庚　笙詩也辭亡

崇丘　同上

由儀　同上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詩經原始卷之九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一

雅有大小正變之分自來諸儒未有確論故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聲音皆非也嚴氏粲云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其言似是而然矣然而未盡其旨也大風雅頌三詩各有其體原不相混其或雜而相兼者卽其體之變焉者也故凡詩皆有正變不獨小雅爲然如今之時藝有正鋒則必有偏鋒有正格則必有變格均因體裁而定體裁有分則音節亦異其體裁之所以分者或因事異或以人殊或由世變則無定局采風者亦觀其詩之純雜以定格之正變而已矣故不可專主政事道德聲音一端而言也然則大小之分究何以別之曰此在氣體輕重魄力厚薄詞意淺深音節豐殺者辨之而已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若大雅則必無怨誹之音矣知乎小雅之所以爲小雅則必知乎大雅之所以爲大雅其餘固不可或雜也大略小雅多燕饗贈答感事述懷之作大雅多發蕃陳戒天人奧蘊之旨及其變也則因事而異且有非作詩人自知而自主者亦如十二律之本乎天地陰陽正變相生循環無間變乎其所不得不變耳而嚴氏顧謂雅之大小必有正而無變者豈理也哉

鹿鳴之什

集傳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仍之

鹿鳴　燕羣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章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章二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章三

右鹿鳴三章章八句序謂燕羣臣嘉賓夫嘉賓卽羣臣以名分言曰臣以禮意言曰賓文武之待羣臣如待大賓情意既洽而節文又敬故能成一時盛治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周之賓臣周之所以王耳若後世則直以奴隸視之何賓之有無怪其治不古若矣雖賜宴飮賓錫爵賦詩未嘗不彷古遺意而上下之情則多隔而不通矣且其所賦之詩非況酬卽貢諛求如周之賓臣望其周行示好則傚不恌者蓋寡君子讀詩至此不能無時世升降臣道隆汚之感焉至其音節一片和平盡善盡美孰與關雎同列四詩之始殆無貽議云

集釋　呦呦聲之和也　苹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藾蕭此陸生之苹也卽鹿所食是也　承奉也　筐所以盛幣帛者也　周行姚氏際恒曰周行大路也毛傳訓至道集傳訓大道皆非此與大東行彼周行之周行同猶云指我途路耳　蒿釋草蒿菣也卽青蒿也　視姚氏際恒曰視鄭氏訓古示字按上有示字不應又作視蓋視民猶民視謂小民視之不敢習爲偷薄之行而君子則是則是傚也○視民之視卽視事之視臨事可云視事故臨民亦可云視民也姚說鑿過未免又費周折矣　恌偷薄也　敖游也　芩集傳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湛樂之久也　燕安也

標韻　苹八庚　賓十一眞　笙八庚　通韻　簧七陽　將行並同　本韻　蒿四豪　昭二蕭　恌同　傚十九效叶胡高反　敖豪　叶韻　芩十二侵　琴湛心並同　本韻

四牡　勤王事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章一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章二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章三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章四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章五

右四牡五章章五句序謂勞使臣之來蓋本左傳襄公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故後世解詩者因作君採其情而代之言然詩云是用作歌則明明使臣自咏非採情之所宜言矣姚氏際恒云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作代使臣咏極不順亦因作歌句横隔其間也然則傳言非歟姚氏又云王者採後或因以爲勞使臣之詩其言亦頗近理故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則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矣是古來先有此詩後乃採以爲樂非因勞臣而後作是詩故愈引而愈泛此又不可不知其幾之所以失也至詩之所以次鹿鳴者以上章君之待臣以禮故此章臣之事君以忠上下交感乃成泰運然勤勞王事固人臣所當忠而不遑將母又人子所宜孝故不

敢以將母之情而來告然後忠孝可以兩全此聖王之所以深𠏉其情而樂予焉且用其詩以勞使臣亦將以爲使臣勸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此也何諸儒泥傳言而以爲代採其情如是之迂折難解歟

集釋 騑騑行不止之貌 周道大路也 倭遲回遠之貌 盬集傳不堅固也陸氏佃曰說文鹽鹽點池爲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嘽嘽衆盛之貌 駱白馬黑鬣曰駱 遑暇也 啓跪也 處居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即坐也 翩翩飛貌 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夫不方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作鵻鳩音同毛氏芸且鵻壹宿之鳥嚴氏佃曰壹宿於所宿之木雖性慈孝 將養也 杞枸杞也 今俗枸杞也 駸駸驟貌 諗告也

叶韻 遲同本韻 盬同本韻 馬叶滿補反 處叶六 下叶後五反 栩叶 父同叶韻 止同 杞同 母叶滿彼反 駸 諗叉音深

叶韻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一章）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二章）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三章）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四章）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五章）

新譜度詢四字即從每懷靡及一句生出又須稍玩四字無一些下筆乃可效用也

右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此遣使臣之詩上章臣知盡瘁此故可以使也然而使臣一人知識有限故又戒以每懷靡及之心於是周諮博訪乃無負職庶可副朝廷望耳夫天下至大朝廷至遠民間疾苦何由周知唯賴使者悉心訪察以告天子故庶政遲者凡修廢舉墜之在所當議邊防水利之在所當興興利

除害之在所當酌遺逸者舊之在所當詢者莫不殷殷致意上之德欲其宣下之情欲其達故不可以不重也詩曰咨諏又曰咨謀曰咨度曰咨詢者意固各有所在非徒叶韻而已學者當於此等處求之則異日之使於四方亦可專對即授以政而無不達之誚矣又豈徒循誦習傳爲博雅君子已哉

集釋 皇皇猶煌煌也 華草木之華也 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 駪駪衆多疾行之貌 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懷思也 如濡鮮澤也 周徧也 爰於也 諏聚也 如絲 嚴氏粲曰言和柔也 謀 度 駰陰白雜毛曰駰 均調也 詢

叶韻 隰叶 及同本韻 駒 濡 諏同本韻 騏 絲 謀叶 駱 若度同本韻 駰 均詢同本韻

常棣　周公燕兄弟也

弟五章有兩解朱子以爲反言姚氏以爲追思昔過然追思較反言有理讀之令人感興集周公當日情景故從之細看此章對作法前章虛寫次章起題三四章以頁關照後二章以妻子陪此章是一篇骨作中間樞紐六章乃其言兄弟之樂以起末二章耳此八段古文作法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章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三章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左傳作侮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四章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五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六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七章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八章

右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左傳富辰謂召穆公作，國語富辰又以爲周文公詩，唯韋昭云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缺，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絶，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是詩爲周公作，穆公特重歌之耳。且詩云「喪亂既平」，則明是誅管蔡後語，非周公境地則不合，所斷不可移於他人。兄弟上去召穆公爲周族歌之，尙可曰誦先芬以戒後哲；若他兄弟歌此，豈能切乎？小序但謂燕兄弟，則大失詩旨，故大序又補以管蔡事，而不言誰作者，亦非蓋非周公親言，人亦不敢代爲言也。集傳云：「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若夫五章，則姚氏云：「喪亂既平而安寧矣，乃雖有兄弟反不如友生，何哉？蓋此時兄弟已亡，所與周旋者唯友生而已，故爲深痛者反覆明其莫如兄弟之意。」（此段與集傳語氣若合，故備錄此。）其他六七八章，姚氏又云：「追思兄弟之宜和樂也。上以良朋陪說，此又以妻子陪說，然有不同。良朋陪說，屬之也；妻子陪說，以見一家內外之和樂也。」（此亦駁集傳說，明故更錄之。）總之良朋妻孥未嘗無助於已，然終不若兄弟之情親而相愛也。蓋良朋妻帑皆以人合，而兄弟則以天合。以天合者雖離而實合，以人合者雖親而實疏，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不益信然哉！周公深有悔於管蔡之禍，恐兄弟情由此疏，故不厭委曲詳盡，極言與形同氣之恩以申告之，使其反覆窮究而驗其信然，不得以管蔡故遂自損其天倫之樂，其用心亦可謂苦矣。

【集釋】集傳：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宋氏祁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栘也；栘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李氏樗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栘也；此常棣與采薇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鄂不韡韡**　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姚氏際恒曰：鄂，萼同，花苞也。不，柎同，花帶也。集傳以鄂爲鄂然，本毛傳之誤，又云不猶豈不也，並謬。箋說本鄭而較鄭說尤精當，存之。**威**　畏也。**原隰裒**　姚氏際恒曰：原隰裒只說原隰廣野之地，不相值則兄弟必求，故下脊令亦用原字。裒，損少意，易云裒多益寡，謂少其人，猶後世詩遍插茱萸少一人也。集傳謂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介人可異，復可矣也，且死喪原隰之下，否有兄弟字，宜可爲衆上之詞，又不遑文義矣，惡衆。詩謂無尸衆字，亦無人少字，集傳以意增加尸祭於其中號。氏又以意增擇人少於其內，豈得謂爲研訓？益原隰者陵谷也。裒爲損少，則變遷之意，上言死喪，乃人事之變；下言原隰，乃山川之變。總以見勞皆變亂治，覺兄弟情親迫，下急難外侮，故而言兄弟與下兩言良朋，一出一陪，兩兩相形，可謂出意人情，文亦整飭有法。**脊令**　雝渠，水鳥也。爾雅作鶺鴒，飛鶺脊令友悌隨氏瑑。曰：大如鶺鴒，飛下白頸，下渠如連飛，杜鵬人謂之。日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速兢圖氏何且物類相感。**況**　季氏本曰：況與怳同，直朋友鬩。情雖帶悅，亦但長歎而已。

佳句極爲閒雅
朋友則神明可質
親戚則婉詞相招

兄弟則醉飽爲樂
甄玩他指詞不同
各還其分處然總
歸之友朋內故首
章不言燕享而但
以神聽和平質其
信誓也

也門狠也禦禁也烝衆也戎（姚氏際恒曰戎兵也言有外侮雖衆也雖有兵相助矣）儐陳也飫饜也具俱也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翕合也帑子也（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孥也）究窮也圖
諶也亶信也

【標韻】韡（五尾）弟（八霽）通韻　戚（五錫）懷（九佳）通韻　裒（十一尤）求（同）本韻
難（十四寒）歎（同）本韻　務（七遇作侮）戎（一東）闕疑　寧（九青）生（八庚）通韻　飫
（六御叶於虞反）孺（七遇）通韻　琴（十二侵）湛（同）本韻　帑（七虞）乎（同）本韻

伐木　燕朋友親戚兄弟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章一）伐
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
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章二）伐木

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
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章三）

右伐木三章章十二句（舊本六章從集傳引劉氏說此爲三章以詩中有三伐木也）此朋友通用之樂歌也中間兼言親戚兄弟而諸父諸舅與兄弟皆言燕饗之事唯朋友反不之及豈篤於內者必疎於外乎曰非也蓋兄弟親戚中皆有友道在也朋友不離乎兄弟親戚親戚兄弟自可以爲朋友所貴乎朋友者心性相投道義相交耳故首章純言朋友之交當可質諸神明始終不渝如嚶鳴友聲雖使神之聽之亦終和且平已貫下親戚兄弟在內此下但分言燕饗而不必更及朋友矣其實燕饗非結以心性要之神明則情誼不具燕饗亦未必能久且樂也此友道所以爲五倫之一也不但此也朱氏善曰人之所以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疎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卽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此詩取友義也故曰朋友通用之樂歌或但指爲天子之詩意未免視友道爲甚狹已而豈詩人本意歟

【集釋】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聲）幽（深也）相（去聲視也）矧（況也）神聽之　許許（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釃酒（集傳）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記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成曰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

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醳酒者新成也　藇（美貌）羜（郝氏懿行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速（召也）微（無也）顧（念也）
於（歎辭）粲（鮮明也）八簋（器之盛也）咎（過也）（姚氏際恒曰寧時不來微我弗顧謂寧得不來乎無乃不我肯顧也）
微我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益深集傳云謂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思意之有不至也迂拙之甚
〔案〕速客當婉詞以致其誠若集傳所云直罵客矣耳非速賓也講學家之不善體人情也如此　衍（多也）踐（陳列貌）無
遠（皆在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

【標韻】丁（九青）嚶（八庚）通韻　谷（一屋）木（同）本韻　鳴（八庚）聲生平（同上）本韻
許（六語）藇（同上）父（七麌）顧（七遇）叶韻　埽（十九皓）簋（四紙叶巳有反）牡（二十五有）舅咎
（同上）叶韻　阪（十三阮）衍（十六銑）踐（同）遠（十三阮）愆（一先叶起虔反）叶韻　湑（六語）酤
（七麌）鼓舞（同上）湑（同上）通韻

天保　祝君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章一）

全詩以德字爲主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二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三章）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四章）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五章）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六章）

右天保六章，章六句。序謂下報上也。鄭氏集傳遂謂前五章皆君下臣，此章乃臣報君。殊知五章中非盡君下臣也。且臣必待君賜而後報，則所報者亦僞，豈倘有愛君之誠哉。此不過編詩次第應如是耳，不可泥以說詩也。全詩大意，前三章皆天之福君，後三章皆神之福君。其祝頌且多複筆，亦略無規諷意，不已近於諛乎。豈知臣之祝君，非但君也，實爲民耳。蓋君之福即民之福，君一人受天地神祇之福，即天下臣民億萬衆同享天地神祇之福，其所係不甚重歟。故詩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必在上有多福之君，然後在下有受福之民。特民在福中，日用飲食皆君福所庇，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耳。前後雖極言天神降福無所不至，其實以德徧羣黎一句爲主。夫使君德未徧，天雖有福而不降，神又豈肯受其享哉。是知君福君自致耳，非民所能祝也。臣以此頌君，臣不過盡其心所欲而已。故極其頌禱不爲諛，反覆譬喻而非夸。若後世頌中帶諷，未免有意於其間，詎得以是爲名高歟。

[集釋] 保（安也。嚴氏粲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指君也。歐陽氏修曰：詩人爾其君，猶稱天以爲言。王氏質曰：人

皆章盡言享故以見祝不容辭非上所皆　不關本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傳天錫如矣帝謂也）固（堅也）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戩（集傳：戩與穀同，福也）穀（善也）興（盛也）遐（遠也）阜岡陵（集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之方至（集傳：泉流注海曰川。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吉（集傳：吉，言諏日擇士之吉）蠲（齊戒滌濯也）饎（集傳：饎，酒食也。劉氏曰：[illegible] 邢氏昺曰：[illegible] 酒食所名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穎達曰：[illegible] 皆以四時當 [illegible] 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祠烝嘗，至周公則去夏禴之名，以禘 [illegible]）公（集傳：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司馬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先王（集傳：太王以下也。孔氏穎達曰：王迹起於太王，太王之前皆爲先公。[illegible] 周公以王業由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乃是天子祭先公，先公之禮耳）君（先公先王也）尸（集傳：[illegible] 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毛氏萇曰：尸所以象神。孔氏穎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語，報主人也。弔（至也）詒（遺也）質（實也）恆（弦也。陸氏德明曰：恆本亦作緪）升（出也）騫（虧也）

[標韻] 固（七遇）除（六御）庶（同）通韻。穀（一屋）祿（同）足（二沃）通韻。興（十蒸）陵增（同）本韻。享（二十二養）嘗（七陽）王（同）疆（同）叶韻。福（一屋）食（十三職）德（同）叶韻。升（十蒸）崩承（同）本韻。

采薇　戍役歸也

[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一章）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二章）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三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四章）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

以上五章言追述之詞末乃言歸途景物並回憶來時風光不禁黯然神傷絕世文情千古常新

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五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六章）

右采薇六章章八句小序集傳皆以爲遣戍役而代其自言之作唯姚氏謂戍役還歸詩也蓋以詩中明言曰歸曰歸及今我來思等語皆既歸之詞非方遣所能逆料者也愚謂曰歸歲暮可以預計而柳往雪來斷非逆覩使當前好景亦可代言則景必不眞景不眞詩亦何能動人乎此詩之佳全在末章眞情實景感時傷事別有深情非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不然凱奏生還樂矣何哀之有耶其前五章不過追述出戍之故與在戍之形而已蓋壯士從征不願生還豈念室家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者雖有書不暇寄也又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雖生離猶

死別也至於在戍非戰不可敢定居乎一月三戰必三捷耳若其防守尤加警戒玁狁之難非可忽也今何幸而生還矣且室鄉關未遠矣於是乃從容回憶往時之風光楊柳方盛此日之景象雨雪霏微一轉盼而時序頓殊故不覺觸景愴懷耳詩意若此何可以人代言耶故以戍役歸者自作爲近是至作詩世代或以爲文王時或以爲宣王時更或謂季歷時都不可攷集傳姚氏同駁大序謂文王時之非而亦不能定其爲何王唯李氏樗引孟子文王事昆夷事謂下章西戎卽昆夷遂並此詩亦指爲文王時作然詩言玁狁而未及西戎姚氏又謂文王無伐玁狁事未知然否大抵遣戍時世難以臆斷詩中情景不啻目前又何必強不知以爲知耶

【釋】薇（解見草蟲）作（生出也）玁狁（北狄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今以十月爲小陽月）爾（董氏逌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將帥也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孔氏穎達曰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業業（壯也）捷（勝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腓猶芘也董氏逌曰宋字書腓脛腓也易之咸民皆取象以著其服物以數也李氏樗曰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行列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弭也）魚服（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也）戒（警也）棘（急也）

【標韻】作（七遇）莫故（並同）本韻　柔（十一尤）憂（同）本韻　烈（九屑）渴（七曷）通韻　定（二十五徑）聘（二十四敬）通韻　剛（七陽）陽（同）本韻　盬（七麌）處（六語）疚（二十六宥叶訖力反）來（十灰叶立直反）叶韻　華（六麻）車（同）本韻　業（十七洽）捷（十六葉）叶韻　騤（四支）腓（五微）通韻　翼（十三職）服（一屋叶蒲北反）棘（職）叶韻　依（微）思（支）霏（微）遲（支）飢（同）悲（同）哀（十灰）通韻

將出征先寫車旂僕從之盛是一篇點兵行

王命仲首仲傳王命兩面互寫鄭重之至赫奕之至最全詩警策處

以上了一事此下又生一事以承之曲折爲文之妙

敘從其室家一面寫其未能歸事念隔而文愈曲矣玁狁是正意西戎乃餘波故曰薄伐須看他虛處襯托南仲寫法自能融成一片末仍歸重玁狁究竟之至

出車　征夫還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一章）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二章）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三章）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四章）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五章）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六章）

右出車六章章八句序謂勞還率集傳因之以爲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而爲歌以勞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蓋赫赫南仲

等語乃下頌上非君勞臣之詞且君自稱王命自稱天子亦於語氣不合大略此詩作於當時征夫後世王者採以入樂用勞還率以酬其庸蓋將以南仲勳業望之而已序言未能分晰明白集傳又誤以為勞南仲而作遂失詩人語意是烏能辨詩之工拙也哉此詩以伐玁狁為主塍西戎為餘波凱還為正意出征為追述征夫往來所見為實景室家思念為虛懷頭緒既多結體易於散漫觀其首二章先敘出軍車旂之盛旟旐飛揚僕夫況瘁已將大將征伐聲勢赫赫寫出驚心動魄照人耳目次又言王之命仲仲之承王愈加鄭重義正詞嚴聲靈百倍早使敵人喪膽玁狁攝服故不煩一鏃一矢但城朔方而邊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靈下同士卒勞苦何能收功立效之

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議回軍復事西戎故以得勝王師加諸一隅亡虜更不待血刃而自解矣此尤見南仲恩威並著謀國遠略有非他將所能及者然當其將還未還時征夫往來景物變遷固覺可感卽其室家撫景懷人寧無怨思總以王事多難簡書迫我故不敢顧私情而辭公義耳迨至今而春回日煖草長鶯飛采蘩婦子祁祁郊外而壯士凱還則執訊獲醜獻俘天子歸功大帥西戎既伐玁狁之平愈固然非南仲之功而誰功哉於序盛矣此詩意也讀者試咏其辭豈勞之者所能言歟至南仲時代諸家所攷亦無確見鄭氏以為文王時人因文王不為天子而以天子歸之殷王姚氏已駁其迂矣乎明德及偽傳又以為宣王時人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語然常武為宣王之上世可知但不知果何王耳案史何奴傳云在懿王時又云在懿王時漢書人表有南中在厲王時何奴傳又引出車之詩謂宣王命將征伐玁狁則又在宣王時史已無據復何證歟唯全詩一城玁狁一伐西戎一歸獻俘皆以南仲為束筆不唯見功歸將帥之美而且有製局整嚴之妙此作者匠心獨運處故能使繁者理而散者齊也

【集釋】牧（爾雅）郊外謂之牧蓋言可放牧也　郊（劉氏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設陳也　旐龜蛇曰旐　建立也　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　旟鳥隼曰旟（集傳）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前後左右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旆旆飛揚之貌　悄悄憂貌　況與怳　南仲此時大將也故見篇中　方指朔方也今夏等州之地　彭彭衆盛貌　旂交龍為旂　央央鮮明也　赫赫威名光顯也　襄除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也）　簡書（嚴氏粲曰簡書天子策命也

毛傳謂戒命鄭箋有急以簡書相召則奔命救之此用左傳而誤也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第謂當時天子有此簡書其中有同惡之語非鄰國之簡書也其後鄰國有戒命則亦謂之簡書耳）　執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　獲醜徒衆也　夷平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

【標韻】牧一屋　來十灰叶六直反　載十一隊　棘十三職　叶韻　郊三肴　旐四豪　通韻　旆九泰　瘁四寘　通韻　方七陽　央方襄同上　本韻　華六麻叶芳無反　塗七虞　居六魚　書同上　叶韻　蟲一東　螽仲一送　降三江　戎一東　轉韻　遲四支　萋八齊　喈九佳　祁四支　歸五微　夷四支　通韻

杕杜　念征夫也

同章首章均賞征夫之歸而各極其趣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一章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思而不歸則代爲其父母且慮及車馬擬議深情無與再期不至卜筮兼論情切可知蓋求念頭而心愈迫矣

心悲止。征夫歸止。二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三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四章

右杕杜四章，章七句。小序謂勞還役，勞之而不慰其心，酬其力乃故作此婦人思夫之詞以媚之，天下有是酬人法乎？聖王縱曲體人情，亦不代人妻子作悲泣狀也，卽使為之，何益勞者？而謂勞者受之耶？大抵儒者說詩，非迂卽腐，而又故曲其說以文所短，則詩旨愈晦。此詩本室家思其夫歸而未卽歸之詞，故始則曰征夫遑止，言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繼則曰征夫歸止，言計其歸期實可歸也，既又曰征夫不遠，言雖未歸，其亦不遠矣；終則曰征夫邇止，言歸程甚邇，豈尚誑耶？始終望歸而未遽歸，故作此猜疑無定之詞耳。然期望雖殷，而終以王事為重，不敢以私情廢公義也。此詩人體見之大詣，得以尋常兒女情視之耶？

【集釋】杕杜 解見唐風 睆 實貌 陽 十月也 遑 暇也 萋萋 盛貌，春將暮之時也 檀車 役車也 幝幝 敝貌 痯痯 罷貌 載 裝也 逝 往也 恤 憂也 卜筮 何氏楷曰：古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蓋憂之以心之甚，惑不定也 會 合也，言合一也

【標韻】實 四質 日 同 本韻。陽 七陽 傷 同 遑 同 本韻。萋 八齊 悲 四支 萋悲 同上 歸 五微 通韻。杞 四紙 母 二十五有叶滿彼反 叶韻。幝 十六銑 痯 十四旱 遠 十三阮 通韻。來 十灰叶陵之反 疚 二十六宥叶訖力反 至 四寘 恤 四質 邇 四紙 叶韻。

魚麗 燕嘉賓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一章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二章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三章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四章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五章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六章

與前再斯一層是貴豐盛非奢汰

右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從古本仍入鹿鳴之什 姚氏曰：此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大序謂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贅說失理，前人已辨之。集傳謂宴饗通用之樂歌，亦非。然此詩本無義意，不過極言餚饌之多且美，故宴饗可以通用，且燕禮鄉飲酒禮均皆用之，則亦未為過也。唯因儀禮間歌鹿鳴三章後，卽間歌魚麗三章，乃移南陔於此，而以魚麗次華黍之後，以為篇次當如此。然南陔白華華黍既與鹿鳴三詩間歌，何不並移置三詩之間，而但移此以配由庚者何哉？此可見其心游移，尚無成見，徒成其姦而已。愚故仍移置南陔之前，以復其舊，及至用樂自有儀禮次序可循，不必擅移古聖經文也。若夫餚酒備極豐美，燕賓之禮自當如是，而諸家必衍至陰陽和而物類多，禮意周而賢士就，亦屬附會諉悠之談，均覺可厭。

【集釋】麗 歷也 罶 【集傳】曲薄為笱，而以承梁之空者也 鱨 揚也。【陸氏佃曰】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 鯊 鮀也。【嚴氏】一之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 鱧 鯇也。【嚴氏粲曰】毛氏以鱧為鯇，本草云：鱧一名鮦，今黑鱧魚也 鰋 鮎也。【孔氏穎達曰】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郭璞以鰋鮎各為一魚 有 猶多也

【標韻】罶 二十五有 酒 同 隔句韻。鯊 六麻 多 五歌 隔句轉韻。鱧 八薺 旨 四紙 通韻。鯉 四紙 有 二十五有叶羽已反 叶韻。多 歌 嘉 麻 轉韻。旨 紙 偕 九佳 叶舉里反 叶韻。有 同上 時 四支叶上紙反 叶韻。

以上鹿鳴之什凡十篇。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今觀之乃不盡然。鹿鳴以

下六篇雖多君臣燕飲之樂而四牡則勤王事皇華則遣使臣何以云治內采薇以下四章雖多將士征戍之詩而杕杜則征婦思夫魚麗則王者燕賓又胡以云治外而且常棣乃周公之作采薇未定何王之詩文武安能用以為樂創此可見詩序之僞從附會而無理也

南陔之什

南陔以下三詩蘇氏轍云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今從之而以南陔為什首

南陔　笙詩也辭亡

白華　同上

華黍　同上

右三詩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集傳以為有聲無詞於是諸家解者遂以亡為無謂本無其辭非亡之也蓋古亡無字通然無其辭又何以有其義乎郝氏敬辨之云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儀禮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為笙歌自為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有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為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騶虞首而騶虞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即時邁樊遏為昭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為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籥吹七

鴻濮堂叢書

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未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集傳又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愚謂樂固有有聲無辭者不得謂詩皆有聲即有辭也古之樂不可知今之樂如琴譜滄海龍吟天風環佩之類均有聲而無辭但非南陔白華可比環佩龍吟何辭可譜聲即譜譜即樂能狀其形聲即樂之佳者故無辭也若南陔白華則明明有篇可名有題可標而獨無辭乎故以為義存而辭亡者近是唯序之所謂義者又僅就篇名以立義夫詩篇名只取首二字其義尚在後也南陔白華之謂安知非詩人借以起興借以譬喻然後再入正意烏能就此二字即可發全詩大義耶且其所序之義又多無理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也猶可說也白華曰孝子之絜白也果何謂乎無怪集傳駁之以為尤無理也至華黍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則明是就華黍二字敷衍成義又不待明者而自知其僞矣今既明辨序僞得失故僅存詩目於此而不復為之補序云

南有嘉魚　娛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韻一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韻二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韻三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鴻濮堂叢書

右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此與魚麗意略同但彼專言備酒之美此兼敘賓主綢繆之情故下二章文格一變參用比興之法其實無甚深意則如一耳蓋亦燕臣工之樂也故可與魚麗同時間歌而其後又以爲燕饗通用之樂矣

集說 嘉魚〔集傳〕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孔氏穎曰嘉魚意以爲鱒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 烝然 發語聲也 罩〔集傳〕罩籗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 汕〔集傳〕汕樔也以薄汕魚也劉氏瑾曰樔爾雅作巢並側交反蘇氏康成曰今之撩罟也 衎 樂也嚴氏彼謂曰衎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衎衎 鵻 解見四牡 又 燕也

標韻 罩 叶十九效 樂 同本韻 汕 叶十六諫 衎 叶十五翰 叶韻 鵻 叶四支 又 同本韻 來 叶十灰 又 叶二十六宥 叶韻

南山有臺　祝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章一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章二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章三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章四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章五

右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小序謂樂得賢與前篇樂與賢無異姚氏駁之而以爲此臣工頌天子之詩以詩中有萬壽父母等字也然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用之則似非專頌天子詞矣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爲壽祝賓有何傷乎故集傳以爲燕饗通用之樂亦不爲過然自魚麗至此三詩各有一義集傳於魚麗曰優賓於嘉魚曰樂賓於此曰尊賓庶得燕樂次序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然愚案三詩未必同出一時不過後王用以入樂其詞義先後重輕適如其序焉云爾

集釋 臺〔集傳〕臺夫須卽莎草也〔陸氏璣曰〕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 萊〔集傳〕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君子 指賓客也 杞〔集傳〕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栲 山樗 杻 檍也 眉壽 秀眉也宋氏公遷曰秀眉者有秀毛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爲壽徵 枸〔集傳〕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楰〔集傳〕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黃 老人髮復黃也 耇 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保 安也 艾 養也

標韻 臺 叶十灰 萊 同 基 叶四支 期 同 通韻 桑 叶七陽 楊 光 疆 同 本韻 杞 叶四紙 李 同 母 叶二十五有 已 紙 叶韻 栲 叶十九皓 杻 叶二十五有 壽 叶二十六宥 茂 同 叶韻 枸 叶七麌 楰 同 本韻 耇 有 後 同 本韻

由庚　笙詩也辭亡

崇丘　同上

由儀　同上

右三詩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用以配魚麗嘉魚南山三詩同間入樂每歌魚麗則笙由庚歌嘉魚則笙崇丘歌南山則笙由儀言一歌一吹也與鹿鳴下三詩配南陔三笙同爲燕饗之樂

鹿鳴等樂既畢則魚麗諸樂繼進故集傳以此三詩分次魚麗各章之後蓋以其非古故仍類錄於此以復其舊且南陔三笙既未移置鹿鳴等篇之下則此三笙又何必分配前詩以改觀耶至其辭亡無義與序義之無理已見前說茲不再辨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一章）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二章）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三章）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四章）

右蓼蕭四章章六句小序云澤及四海也案詩止言天子諸侯

笑語心寫之樂易云澤及四海為之解者乃引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正所以比天下以為古序之旨簡而該以是為簡而該則凡屬天子燕諸侯之詩莫不可曰澤及四海矣序詩如此何能使人測識有序若無序何若無序之為妙乎此蓋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之詞耳然美中寓戒而因以勸導之曰德曰壽有是德乃有是壽固也諸侯之易於失德則尤在兄弟爭奪之間與鄰國侵伐之際故又從令德中特言宜兄宜弟夫必內有以和其親然後外有以睦其鄰諸侯睦而萬國寧乃真天子福也故更曰萬福攸同是豈徒為諸侯頌哉古人立言各有體哉以上須下當以此種為得體

【集釋】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氏數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嚴氏粲曰如韓姞燕譽之譽瀼瀼（露蕃貌）龍（寵也嚴氏粲[illegible]曰為龍猶寵之意為光焯寵之意）爽（差也）泥泥（露濡貌）孔燕（猶言樂燕也）豈（樂也）弟（易也）濃濃（厚貌）鞗（轡也何氏楷曰從絲曰轡從革曰鞗鞗即轡之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沖沖（垂貌）和鸞（然鑣和鸞音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攸（所也）

【標韻】湑（六語）寫（二十一馬叶想野反）語處（六語）叶韻　瀼（七陽）光（同）爽（二十二養）忘（七陽）叶韻　泥（八薺）弟弟（同上）豈（十賄）通韻　濃（二冬）沖（一東）雝（二冬）同（一東）通韻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一章）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二章）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三章）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四章）

右湛露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天子燕諸侯也案左文四年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此序所本故無誤也然傳統言諸侯不言同姓鄭氏則又謂宴同姓矣豈不以在宗載考之謂乎姚氏曰宗宗廟也古朝聘享皆于廟則燕亦廟也毛傳以宗子之法解不醉無歸固已疏矣又以宗為宗室尤非宗室宗子之室也王者亦有宗室乎集傳即依毛傳謂宗室又曰蓋路寢之屬益可笑路寢聽朝之所也路寢其宗室耶宗豈此路寢耶此可見在宗之詞不必其為同姓賦也然夜飲至醉易於失儀故必不喪其威儀而後謂之禮成其威儀之所以醉而不改乎其度者則非有令德以將之也不可故醉中可以觀德尤足

以知藉昔之有赤況天子夜宴而日不醉無歸君恩愈宜臣心愈謹乃可免愆尤而昭忠敬庶可恃寵以失儀乎詩曰莫不令儀莫不令德者蓋美中寓戒耳外雖美其德容之無不善實恐其德容之或有未善則未免有負君恩而虧臣職其所係非淺鮮也

湛湛露盛貌 晞乾也 厭厭安也久也足也 夜飲私燕也 鄭氏嬰曰飲之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孔氏穎達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 私燕也 宗已見 考姚氏際恒曰載再也考擊也聲鐘也唐風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再考鐘所謂金奏肆夏也入門客出及燕用之之時 皆 顯也明 允也信 離離垂貌也

桐椅 晞五 銜歸同本韻　草十九 考同本韻　棘十三 德同本韻

離四 儀同本韻

以上南陔之什六篇無辭凡四篇 案嘉魚南山與前魚麗三篇同爲燕饗通用之樂 蓼蕭湛露則天子燕諸侯之詩其時代皆不可考 毛公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 集傳已辨其非矣茲不再論

詩經原始卷之九終

隴州門人李沛霖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目錄

小雅二

彤弓之什十首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六月　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也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鴻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庭燎　勤視朝也

沔水　未詳

鶴鳴　諷宣王求賢山林也

祈父之什十首

祈父　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

白駒　放賜士還山也

黃鳥　刺民風偷薄也

我行其野　刺睦婣之政不講也

斯干　公族考室也

無羊　美司牧也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遇也

十月之交　刺皇父擅權以致災變也

雨無正　周暬御痛王國無人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章一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章二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章三

右彤弓三章章六句案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序與集傳皆謂天子錫有功諸侯是也范氏曰先王知諸侯不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統之有功則錫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强陵弱大并小天子之命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黃氏櫄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此彤弓之錫先王所以維持百世而不可廢亦不可輕以畀人者也是詩之作當是周初制禮時所定其詞甚莊雅而意亦深厚曰一朝饗之者謂錫弓之日非但錫弓且並饗之同在一朝也既重其典又隆其禮之甚盛者耳而集傳誤解一朝為速引東萊呂氏之說必以寘朝寵錫私恩及後世屯膏吝賞之行以與先王相比論尊之適所以褻之也烏

予可

集傳 彤弓 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騂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亦一而然十 弨 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 貺 與也嚴氏粲曰大飲賓 饗 ……燕禮……

標韻 藏 七陽 貺 二十三漾 饗 二十二養 叶韻 載 十一隊 喜 四紙 右 二十六宥 叶於記反 叶

韻 櫜 四豪 好 二十號 醻 十一尤 叶大到反 叶韻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比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一章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二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三章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四章

右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小序曰樂育材也朱子初說亦從其義既謂序失詩意遂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詩中亦無燕飲字故姚氏兩駁之而以爲人君喜得見賢之詩其餘則不可以序斷愚謂經文雖不露育材字而菁莪之產於美地在彼中阿中沚中陵有潤澤以養其材故物雖微而亦成其盛卽如人材之在學校有教化以培植之故賢雖愚而亦成其德卽主育材言亦奚不可且所謂賢又安知其不從學校中以見之耶此種詩古來相傳既久可以不必與之立異唯大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迂曲難解則斷不可從蓋君子卽賢者也

前三章皆所寫燕爲所屬之臣及單行紀律之嚴而未及征事是文章中波局法至此乃入戰事終何服地逼敵而迫然後戎車出敵一戰而勝所謂以逸待勞也對敵以暇是大將

而乃以爲人君則下文樂且有儀錫我百朋二句直接不去儀謂享多儀之儀是君見賢而樂樂則有儀以將意若天下人得見人君則何儀之有乎百朋謂貝之多是君見賢而以爲寶之宜百朋之錫若天下人得見人君又何寶之是錫乎故此詩當是君臨辟雍見學校人材之盛爲而作此或卽以燕饗羣材亦未可知總之不離育材者近是

集傳 菁菁 盛貌 莪 蘿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君子 指賢者 儀 謂威儀 百朋 ……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前人所論 楊舟 楊木爲舟也

標韻 莪 五歌 阿 同 儀 四支叶五何反 叶韻 沚 四紙 喜 同 本韻 陵 十蒸 朋 同

本韻 浮 十一尤 休 同 本韻

六月　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一章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二章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三章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四章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五章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六章

身分
將兵則退張仲雖居燕之從
爲佐似閒而論兵實
借才友以附文武
本出此意殊奇了
若非具卓見者

右六月六章章八句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爲王不自行鄭說爲長衆論紛紜皆未嘗一讀經文也而小序但謂宣王北伐也則尤泛何足與論詩旨集傳雖亦歸功吉甫而辯說仍遵序直以爲此句得之豈得爲說詩達詁蓋事本北伐而詩則作自私燕王本親征而將則佐以吉甫戰本同臨追奔則止命元戎詩旨甚明何不一細詳之曰王于出征者王于是自將親征也曰以佐天子者以吉甫爲副參佐王師也曰以定王國者將以一戰而定王國

非如爾上諸軍直同兒戲故愼以將事也此時王初即位玁狁深入逼近京邑非自將親征又得元戎大將參贊其間不足以退强虜而安王國故兵貴先聲理直則氣壯也此前三章命意所在亦文章中之蓄勢養局法耳迨至四五兩章乃敘戰事先言玁狁之猖獗無忌次寫大將之沖鋒先行故一戰而敵退王乃命將追奔直至大原而止蓋寇退不欲窮追也此吉甫安邊良謀非輕敵冒進者比故當其乘勝逐北也車雖馳而常安馬雖奔而恒閑何從容而整暇哉及其回軍止戈也不貪功以損將不黷武以窮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謂有武略者尤須文德以濟之非吉甫其孰當此宜乎萬邦取以爲法也然此皆追敘之筆卒章乃入題位蓋吉甫成功凱還歸燕私第幕府賓客

歌功頌烈追述其事如此故末以孝友之張仲陪筆作收與上文武字相應且以見賓客之賢是私燕作法亦獻詩者之自占身分處故論北伐事宣王爲主吉甫爲佐而論私燕情張仲是賓吉甫又是主此詩乃舂賓之頌主將自當以吉甫作主宣王則不過追述之而已小序沒不加考故但曰北伐也且其詩中又何嘗有王還後再遣吉甫行之說諸儒讀詩鹵莽如此無怪其不能得詩意也

【集釋】六月【集傳】六月建未之月也【漢氏】一之日詩言四月維夏六月但稱爲夏正可知【案】周正數是未改月故四月仍用夏首不然本朝詩人咏本朝事豈可忽用夏正耶 戎車 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 飭 整也 騤騤 强貌 常服【戴氏】恒曰常旂服也服事也言常之事也毛傳謂戎服戎服何謂之常服予鄭氏謂韋弁服集傳謂戎事之常服並非且以服爲衣服與下章既成我服亦複矣通章三服字凡三義 玁狁 即獫狁北狄也 比物 齊其力也 四驪 其色齊也 又 我服 戎服也 三十里 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脩廣 大也 公 功同 翼 敬也 共 與供同 服 事也 匪茹 茹度也言玁狁不自度量也 整居【孔氏】穎達曰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 焦穫【毛氏】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 鎬【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 方【集傳】方疑即朔方也 涇陽【集傳】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 織 同幟 鳥章 鳥隼之章也 白旆 繼旐者也 央央 鮮明也 元戎 舊解皆曰戎車也【案】此當作大將解猶稱方叔爲元老之稱也 先啓行 啓開也行道也前鋒先開通而行也 如輊如軒 言車之安 後視之如軒輕也 信 壯也 大原 地名 吉甫 即尹吉甫此時大將以佐宣王者 憲 法也 祉 福也 御 進也 侯 維也 張仲 吉甫之友也

【叶韻】飭職十三 服屋一 急緝十四 國職叶韻 則職 服屋叶韻 里紙四

前三章皆言車馬旂幟似服之盛而進退有節秋毫無犯禽鳥不驚是王者師行氣象然非大帥統率有方何能如是蓋歸于故[illegible]章皆言方叔率止以見節制之嚴耳末乃大聲疾呼如雷霆執訊醜蠢荆敢抗王師再以玁狁之事搖之故不覺其畏威而來

服也全篇前路閒閒後乃聲罪動人然制勝全在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不戰而已屈人之師文之爲暐如之

子同本韻　䐉仁公東一通韻　服國上見叶韻　茹獻六穫月本韻　方耿七陽章央行同陽本韻　軒元十三閑刪十五原元憲願十四叶韻　紙　八五十　狁　經　叔友有叶韻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四章

右采芑四章章十二句凡作詩必先立題題立不佳則詩必不佳閒詩亦必須審題題審不眞則更不能識人詩之所以佳如前章六月一詩誰不知其爲宣王北伐此詩誰又不知其爲宣王南征然同一征伐也而詩則有作於出師之始或作於班師之後或天子勞之而賜以詩或僚庶頌之而獻以詩且有局外旁觀發爲咏歌以紀其事後世采詩者則不問誰作第擇其工而且切者錄之以補一代國史所不及所謂詩史也前六月旣爲吉甫燕賓所呈獻此詩之作又將出於誰手與作於何時豈無所別歟觀其全詩題旣鄭重詞亦宏麗如許大篇文字而發端乃以采芑起興何能相稱蓋此詩非當局人作且非王朝人語乃南方詩人從旁得覩方叔軍容之盛知其克成大功歌以誌喜如杜甫觀安西兵過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諸詩故先從已身所居之地興起及入題乃曰方叔涖止以下卽極力描寫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早已爲懾服蠻荆張本且其人亦非荆人必詩人之流寓蠻荆者不然荆人何以自謂蠢爾蠻荆耶蓋其人雖流寓荆楚未必熟稔荆楚情形知其不臣已久而又不能力請王師以討之一旦得覩大將軍威元老雄略不覺深幸南人之得覩天日而已身亦與有餘慶焉故末一章振筆揮灑詞色俱厲有泰山壓卵之勢又何慮其不速奏膚功也耶若序但謂宣王南征固已寬泛不切詩意卽集傳云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亦非語氣夫以赫赫王師何至采芑而食有如飢軍困卒之所爲而乃以此起興乎且方叔涖止一語涖之云者人自他方來臨吾土之謂非我從本國適彼殊方之言故知其爲南人作也但姓氏無攷故不能確指其爲誰耳總之南征北伐皆宣王中興事卽江漢常武亦宣王武功詩而玁狁及徐夷必加親征者一患除肘腋一威賓遐荒也若江漢及此篇則但命將出征可矣其詩共四篇二入大雅二載小雅入大雅者朝廷紀功之作載小雅者草野歌頌之章讀者試細泳而諷誦之不惟可以辨大小雅之分卽此篇之爲南人作也亦斷斷乎無疑義矣

集釋　芑（集傳）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菑畝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　方叔　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　涖

也。師衆也。干扞也。試肄也且用也言其肄之也。率總率也。翼翼。路車戎車也。奭赤貌。
簟茀車蔽也。鉤膺有鉤有纓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樊纓也。鞗革見蓼蕭篇。中鄉民所。
約軝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軝長轂之約也約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錯有文飾也。命服天子所命
之服。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也。葱蒼色如葱也。珩佩首横玉也。隼鷙鳥也。戾至
也。鉦於鉦也鐃也。人擊鉦人也。伐鼓鉦以靜之鼓以動之各有人而告互文耳。鞠告也。師二千五百人為師。旅五百
人為旅。淵淵鼓聲。振旅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闐闐亦鼓聲。元大也。猶謀也。嘽嘽衆也
焞焞盛也

標韻　芑紙四叶二十五有叶韻　止紙　試寘十三叶韻　東一
翰同本韻　鄉陽七央陽七珩庚八轉韻　隼叶上紙　止
韻　止試見上鼓上七慶旅上六語通韻　淵先一闐同本韻　雷十灰　猶同
醜叶二十五有反叶韻　雷十灰威五微通韻

首章從言東行
東都闢田狩於敖山
諸侯來會其全詩主腦
五六二章言獵事極力描寫射御之善而獲禽之多不言自見
蕭蕭馬鳴二語寫出大營嚴肅氣象是孤後光杜詩所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末此八語實乘作結仍帶定東行段歸乃是王者之師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章一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章二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章三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章四決拾既佽。弓矢既
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章五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章六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章七之子于征。有聞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章八

右車攻八章章四句。小序云宣王復古也。語雖渾頗得其要。大
序復益之曰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數語反嫌其贅
而無當於義。何也。蓋此舉重在會諸侯。而不重在事田獵。不過
藉田獵以會諸侯。修復先王舊典耳。昔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
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迨宣王始舉行古制。非假
狩獵不足攝服列邦。故詩前後雖言獵事。其實歸重會同有繹。
及展也大成二句。其餘車徒之盛。射御之能。固是當時美觀。抑
亦詩中餘藻。其所係不在此也。而諸儒說詩。專從此等處以求
詩義。豈能得其要哉。至集傳欲併八章為四章。謂首二章通言
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三四章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
都之事。故五六通言田獵射御。七八通言始終整肅。合而為四
也。似此分章。非惟難得事勢輕重。且並不辨文章節次。蓋首章
東行是一篇之冒。次三乃言所至之地。曰甫。圃田也。曰敖。敖山
也。皆所期會獵處也。四章諸侯來會。五六始獵。七收軍。八則回
蹕禮成。此事之始終。即詩之次序哉。非八章不足以盡文局之
變耳。然既曰會諸侯於東都。何不會之於洛邑。而乃會之於敖
甫之間。且諸侯朝於天子。當先期以至其地。何乃後期始來。此
予所謂非假狩獵不足以攝服列邦者也。蓋東都之朝不行久
矣。至宣王始行之。而諸列辟能帖然服乎。迨至來會。得覩車徒
之盛。紀律之嚴。射御之巧。頒賜之公。不覺心悅誠服。始懽聲鼓
舞而為舉柴之助。曰展也大成。喜之亦幸之也。中興之業。豈易
建哉。

【集釋】攻堅也。同齊也。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
盛大也。甫草者姚氏際恒曰甫草毛傳謂大芟草以為防則有宇無落非也鄭氏謂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來甫
圃同鄭說是田必芟草為防故有取于之子有司也孔氏穎達
田之草也集傳直以甫草為圃田矣曰之子謂凡從王

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張子曰蒐苗獨狩便習罝行草木同事教茇舍
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可通名苗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敖呂氏祖謙
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爵可以設伏也奕奕連絡布散
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侯位其臣應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金舄達屨也加金爲
飾會時見曰會無常期也同殷見曰同殷衆也繹陳列聯爲之貌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
弓體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佽比也鄭氏康成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矢強弱相調也射夫
指諸侯來介者同協也柴毛傳柴設文作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姚氏際恒曰毛鄭訓柴爲積以
爲舉獲禽案下文方言獵畢此不應遠言積禽亦非何元予謂卽毛傳大芟草以爲防禦禦旃以爲門之意防限之設必有門
故用柴未知然否案二說當以說文爲長助我舉柴言其齊力同乘也苦柴門之設乃有司事豈有以諸侯之人同舉柴門乎
吾不知其柴門之設有戕許也至謂下章方言獵事此章不應舉積則此章獨非獵事乎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
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卽御田車驅罷之法也舍矢如破〔集傳〕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

御者純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大庖〔集傳〕大庖君庖也不
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
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
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獲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案不驚不盈以正說爲是允信也展誠也
〔標韻〕同一東東同本韻　阜二十五有狩二十六宥叶韻　囂四豪敖同本韻
奕十一陌繹同本韻　調二蕭柴九佳姚氏曰柴今佳韻調今之蕭韻皆無入聲故爲通韻說文以柴作擘與首句欲協以二句與三句同協也不知東蕭不相通故以柴作擘未免以案擘入四寘亦與二蕭不叶故此韻終
難解未詳　猗四支叶於綺反破二十一箇叶韻　馳叶庚盈同本韻　聲庚成
同本韻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一章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二章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三章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四章
右吉日四章章六句此宣王獵於西都之詩不過畿內歲時舉
行之典與車攻之復古制大不相侔而序亦以爲美宣王何也
呂氏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
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故雖歲時常典宣王能修復
之亦與東都會獵爲中興盛事詩人能不相因而並美乎姚氏
云舊傳岐陽石鼓爲宣王獵碣或卽此時也詩中漆沮正近岐

陽其實非也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卽今洛河其源自延鄜流入同州在涇水之東北岐陽在涇水
西南相離遠甚此當獵於延鄜之間與岐陽獵碣別是一事正
不必強爲附會也
〔集釋〕戊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兵凡出郊皆
是也伯〔集傳〕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案〕既伯既禱者既祭伯而又禱之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庚午
亦剛日也差擇也同聚也麀鹿牝曰麀麌麌衆也漆沮〔集傳〕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
自延華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案〕皇輿表鄜卽今鄜州坊卽今鄜州中部縣同州卽今同州府並隸陝西者祁大也儦
儦俟俟嚴氏粲曰儦儦而疾走俟俟若相待羣三曰羣友二曰友悉衆也發發矢也豝豕牝曰豝
殪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醴酒名今甜酒也
〔標韻〕禱十九皓好同本韻　阜二十五有醜同本韻　馬二十一馬麌七麌所

説透民情

六部叶韻　有二十五部友同子紀同叶韻　矢兕同醻八部通韻

鴻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一章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二章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三章

右鴻雁三章章六句序謂美宣王能安集離散是已而是詩之作出自何人持論不一自來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爲使臣唯集傳以之子指流民謂此詩爲流民所作姚氏駁之云哀此鰥寡此者上之人指民而言未有自以爲此者也其意亦以之子爲使臣則篇中三劬勞皆屬使臣言而末章謂我劬勞乃代使臣之詞是以此詩爲詩人所作而已夫詩人雖能代人言不能代人難言之言雖能代人難言之言必不能代人所不及料之言哲人之言如此其哲愚人之言又若彼其愚則豈人所及料哉而謂詩人能代之言哉大抵使者承命安民費盡辛苦民不能知頗有煩言感而作此蓋小民雖遭散離而可與圖終難與慮始之見則千古一轍牢不可破非親歷人不能道其甘苦也詩首章乃承命四出未必僅止一人故曰之子于征者使臣自相謂也劬勞于野則尚無定所但覺滿目瘡痍莫非可矜之人而就中鰥寡尤爲可哀則不能不急爲安撫或施饘粥圖生存故以鴻飛肅肅無依爲比繼乃擇地安插代爲興築不日而百堵皆興有所庇矣此時民漸來歸不啻如鴻之集在彼中澤也雖曰劬勞究屬安宅蓋民之安卽使臣之安也敢辭勞哉乃

想得超妙

衆口嗸嗸哀鳴不已故又稍爲整頓而綢繆之爲長久計則謗論紛起毀譽交集其間愚知固自不等有能見理明而相諒者則以爲我之爲民誠劬勞矣其或愚而無知則且謂我多事徒逞能也我其奈之何哉此詩意也若集傳所云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吾不知此時之民尚何閒暇而宣歌也且詩言哀鳴而釋者乃云聞歌非惟與詩不類事亦並出情理之外矣其可乎哉

集釋　鴻雁水鳥名大曰鴻小曰雁　肅肅羽聲　之子使臣自相謂也　征行也　劬勞勞瘁也　矜憐也　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堵一丈爲板五丈爲堵　究終也　哲知也　宣示也

標韻　羽七麌　野二十一馬　寡同叶韻　澤十一陌　作十藥　宅同叶韻　嗸四豪　勞同　驕二蕭通韻

庭燎　勤視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一章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二章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三章

右庭燎三章章五句此與齊風雞鳴篇同一勤於早朝之詩然彼是士大夫妻警其夫以趨朝此乃王者自警急於視朝故詞氣雍容和緩大相逕庭也但不知其爲何王所作耳然詩旣被於此考之宣王前後幽厲皆無道主豈尙有勤於視朝事哉又況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卽以爲宣王詩也亦奚不宜唯序旣以爲美宣王也又以爲箴之詩無箴

意胡云歟耶程伊川及戴埴叔更謂規宣王之過欲則尤可哂誠有如姚氏所誚云

【集釋】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鄉晨（近曉也）

【標韻】央（七陽）光將（同上）本韻　艾（九泰）晣（八霽）噦（泰）通韻　晨（十一真）煇（五微）旂（同）叶韻

圍字是全詩眼目前後景物皆圍中所有

沔水　未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章一）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章二）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章三）

右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小序謂規宣王集傳謂憂亂之詩案宣王初政多亂定歸來之詩後皆美詞無所謂憂亂也其朝周召二公輔政幾復成康之舊何讒之有然詩前云念亂後言讒興分明亂世多讒賢臣遭禍景象而豈宣王世乎此詩必有所指特錯簡耳況卒章亦脫二句則此中不能無誤也不然其詩詞意與宣王前後諸詩大不相類故難詮釋姑闕之以俟識者

【集釋】沔（水流滿也）不蹟（集傳不循道也【劉氏紹曾曰】蹟者行道之跡故不蹟為不循道）載起載行（不遑寧處也）弭（止也）率（循也）訛（偽也）懲（止也）

【標韻】海（十賄）止（四紙）通韻　友（二十五有）母（同）本韻　湯（七陽）揚行忘（同上）本韻　陵（十蒸）懲興（同上）本韻

鶴鳴　諷宣王求賢山林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章一）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章二）

右鶴鳴二章章九句此一篇好招隱詩也奈被諸儒說壞盡以理語解詩已覺腐氣難堪而又分賦而實指之則尤滯而不靈姚氏謂為說詩之魔豈過當歟唯鄭氏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差為得之然教字仍本小序誨字意亦非夫詩人之於宣王何教之而何誨之耶蓋諷之以求賢士之隱於山林者耳詩人平居必有一賢人在其意中不肯明薦朝廷故第即所居之園實賦其景使王讀之覺其中禽魚之飛躍樹木之蔥蒨水石之明瑟在在可以自樂即園中人令聞之清遠出處之高超德誼之粹然亦一一可以並見則即景以思其人因人而羨其景不必更言其賢而賢已躍然紙上矣其詞意在若隱若現不即不離之間並非有意安排所以為佳若如姚氏云通篇作譬喻看章法雖奇詩味反索然也此雅詩之近乎風者以其園景皆實賦故入雅體倘以為比也豈非風乎

【集釋】鶴（鳥名禽品中之最高貴者其鳴高亢聞八九里【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皋（【毛氏傳曰】九皋九折之澤）蘀（落也）錯（礪石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陸氏璣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

標韻 野馬二十一渚語六叶韻 園元十三檀寒十四通韻 蘀藥十錯同本韻 天先一淵同本韻 園檀上同通韻 穀屋一玉沃二通韻

以上彤弓之什凡十篇案是什詩雖十篇其一未詳舊或謂鹿鳴以下至菁莪凡十八篇為正小雅六月後皆變小雅也不知其何取義若以世變論常棣之處兄弟之變采薇出車乃咏征戍之苦杕杜則更思婦之念征夫也何以同列正雅之中六月至無羊皆宜王中興事除沔水一詩未詳外其餘諸作無非頌揚贊烈以紀一時之盛何以亦名變雅大抵古序論詩皆署得棣懷未服恐心詳求故啓後人之疑耳以處所諭自鴈鳴至此可讀者二十三篇鹿鳴四牡皇華伐木天保魚麗嘉魚南山蓼蕭湛露彤弓菁莪固是雅之正也卽吉日庭燎亦小雅之正以其詞氣和平格調亦豈筋也六月采芑車攻鴻雁鶴鳴固是雅之變卽常棣采薇出車杕杜亦小雅之變不唯其時勢多故卽詩華亦多變幻也而鶴鳴一詩尤為例格是變而愈變矣蓋正雅中未嘗無變而變雅中亦未嘗無正不可以一概論也以此例觀餘可類推然其義餘有不盡於是者讀者隨時諷咏以窮其變焉可耳

祈父之什

祈父　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章一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章二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章三

右祈父三章章四句此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之詩諸家皆無異言唯毛鄭以千畝之敗實之而集傳又謂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是主久戍言也案成周兵制籍鄉遂之衆以作六軍而邱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為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屬焉以左右王鄭康成所謂征行之士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此次千畝之役嚴華谷云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是禁旅原不出征偶一用之尚且致怨況久戍乎且自古兵政亦無有以禁衛戍邊方者故當以箋疏為長何元子又云千畝之戰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但責之此祈父必侯國之祈父故其人自稱為王之爪牙若對王朝之大司馬則無此文矣姚氏以為議論細而是然非轉予口氣故亦未為確也且末云有母之尸饔明明是不應征調而征調之謂矣尚何紛紛强辯以為責侯國之祈父耶獨是宣王中興周室復振幾四十年至是始以諸侯勤王不力之故而致王師敗績朝綱再墜則怨而責之者不亦宜乎然非詩人本意也故宵從舊說為是

集釋 祈父集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也 予司右虎賁之屬自謂也 爪牙孔氏穎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恤憂也 底至也 亶誠也 尸主也 饔熟食也言不得養母反使母主養之事也

標韻 牙麻六叶五乎切 居魚六叶韻 士紙四止同本韻 聰東一饔冬二通韻

白駒　放隱士還山也

愛賢而欲縶其駒
與好客而延挽其
轄同一奇想
蕭亥然而衣時人
皆以之轄期之此
必當時第一流人
物
對此賢人身分介
入神往不置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章一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章二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章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章四

右白駒四章章六句此王者欲留賢士不得因放歸山林而賜以詩也其好賢之心可謂切而留賢之意可謂殷奈士各有志難以相强何哉觀其初則欲縶白駒以永朝夕繼則更欲索以

好爵而不暇計賢者之心不在是也終則知其不可留而惟冀其毋相絕時惠我以好音耳詩之纏綿亦云至矣而序乃以爲刺宣王毛鄭之徒遂仍序意謂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朱子初年亦本其說集傳雖不實指宣王而立說仍未能離去箋疏也試思宣王不能用賢何以眷眷於賢若是哉其時中興初定安知宣王不有貧賤王交不肯出仕王朝如嚴光之於漢光武李泌之於唐肅宗獨行其志以爲高者此詩之作正光武所謂咄咄子陵不能相助爲理邪與肅宗所謂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今方同樂奈何遽去之意特無實蹟難指其人若循文案義則如是也姚氏又謂或必欲以爲刺王則謂大夫欲留之以見王之不能留庶可耳然則爾公爾侯之咏又豈臣下所宜言哉

集釋 皎皎潔白也 駒馬之未壯者 場圃也 縶絆其足也 維繫其靷也 逍遙游息也 藿何氏楷曰藿本作䕘說文云菽之少也或以爲豆葉 嘉客呂氏大臨曰嘉客者蓋賓客於斯亦將去也 賁然集傳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 思語詞 慎勿過也 勉毋決也保重意 又遁遯也

標韻 苗二蕭 朝 遙同蕭本韻 藿十藥 夕 客十一陌叶韻 思四支 期 思並同二思字自爲韻本韻 谷一屋 束二沃 玉二沃通韻 音十二侵 心同本韻

黃鳥　刺民風偷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一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二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三章

右黃鳥三章章七句此詩與下篇我行其野大旨相類亦同出於一時此不過泛言邦人之不可與處下章則並昏姻亦不肯相恤總以見人心澆漓日趨愈下有滔滔難返之勢其所以致民如此者豈無故與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此可見民之薄實由上之失其教也故小序以爲刺宣王也集傳以爲未見其然然皆不可考而在上之無以教其民也則不能辭其咎焉故此二詩重在不可與處及爾不我畜非重在復我邦族也且重在上之無以使民相賙相恤不重在民之不能相賙恤也蓋所咏在民而所刺則在上耳若集傳及諸家所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旣投昏姻亦不見收恤不如仍歸故土之爲善則是美宣王矣又何刺之有邪夫宣王中興令主固嘗遣使安集流散而有鴻雁之詩矣乃數十年而民風偷薄如故豈王氏所云未能以先王之所以教民者教其民歟聖人删詩存此二篇於中興之末見周之衰實自此始不必待東遷而後著也

集釋 穀木名解見鶴鳴穀也

[標韻]穀(屋一)粟(沃二)穀(屋)族(屋通韻)　粱(陽七)明(庚八)兄(庚)轉韻

栩(麌七)黍(語六)處(同)父(麌通韻)

我行其野　刺睦姻之政不講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一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二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三章)

右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說見前篇而詞較迫以人愈親而情愈見其薄耳乃蘇氏又謂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而不獲者所作則以私心測詩意豈能切合夫甥舅之國求入爲卿不得必有所以不得之故烏能怨王而以此刺之乎此與前篇朱傳儀所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季

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思返故國而賦是詩同爲臆測然較蘇說差有理唯既曰失所而何故國之可返耶案之詩意均皆不切故寧取王說而諸家可悉棄也

[集釋]樗(惡木也李氏樗曰樗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蓫(集傳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葍(惡菜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特(匹也)

[標韻]樗(魚六)居(同)家(六麻古胡反叶)叶韻　蓫(屋一)宿復(同)本韻　葍(叶一屋)特(職十三)異(寘四通叶)叶韻

先從形勢起乃卜築第一要著然非聚國族於斯則亦未見其盛也故首

斯干　公族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一章)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二章)

故之欲言故先寫乃創業君之心此下三章皆築室事先述其室之堂晉武并繇氣說寢餘字有法經則曰似字室則曰似室一一分點綴賦盡精意作先文簿齊幻再精占夢男女皆題開下兩章乃不盡寫此交心結構精密處生男育女兩大的對寫作數典覆象胎承先道鑑盛非獨卜後之以示兄文筆之奇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三章)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四章)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五章)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六章)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七章)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八章)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九章)

右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此詩似卜築初成祝禱之詞非落成宴飲詩也然自是皇家語非士庶所宜言以詩中有室家君王等辭故耳且鳥革翬飛亦豈民間制度耶集傳但言室成而不指爲何王因之然其意以爲考室通用之樂

則非故此詩者以爲成王營洛時作(朱善偶何玄子之言)則南山字無著落(姚氏際恒所說)即篇中亦必無兄弟聚處及生男育女之祝遙東都只爲朝會諸侯而設成王非躬居其室何必祝其生男育文於是室哉若以爲武王(鄭學數者)宣王(小序)時作武王詩不應厠于宣王之內宣王雖中興不無建營宮室之舉然京仍鎬京室仍舊室不過補葺而更新之又何必面山臨水作相彼流泉觀其陰陽有似卜築爲乎且劉向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然則此詩豈儉小之謂乎是知非爲宣王作可無疑矣當是時中興景運一新天潢世胄以次還朝各營新第於是卜築豐水面對南山擇其林木佳處聚族攸處以爲世業常基者夫豈無人曰似續妣祖者續承先志也曰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反內

築室百堵者創建新室也曰熊羆占夢者子孫繁衍也曰室家君王者昏姻皆王侯世族也唯女子則勉以中饋無貽父母羞爲爾此非周室懿親及諸侯子姓孰能創建如是之翼翼輪奐乎故其詩次於宣王諸篇之末以紀一時盛事爲中興生色耳小序不知誤爲宣王考室皆其說詩粗率處也

集解 秩秩有序也 干水涯也 南山終南山也 猶當作似也 嗣爰也於約也束板 閣閣上下相承也 椓椓築也 橐橐杵聲也 芋尊大也 跂竦立也 翼許氏曰如鳥之翼也 棘急也 革變也 翬雉也 躋升也 殖殖平正也 覺高大而直也 楹柱也 噲噲猶快快也爽塏之貌 正向明處也 噦噦深廣之貌 冥幽寂也 莞蒲席也孔氏達曰郭璞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 司几筵有莞筵則爲兩種席也 簟竹葦曰簟孔氏復京曰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枝竹所以成者其即此歟 莞席在下簟竹在上鄭氏以此詩莞下簟上乃寢處之常耳云乃安斯寢似此亦非寢席乃寢處之席耳 羆長頭高腳似熊而猛憨多力能拔樹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 虺集傳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大人太卜之屬占夢官也 璋半圭曰璋嚴氏粲曰璋玉以禮神明及朝聘以爲瑞以祼宗廟此生男弄璋當止是璋玉也姚氏際恒曰今世傳有三代玉璋長一二寸至長不過三寸其制不一有孔可穿繫組故初生子可弄 喤大聲也 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皇猶煌煌也 君諸侯也 室家君王 王言昏姻皆王侯族也 裼褓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作禘孔氏穎達曰裼褓兒衣也 瓦姚氏際恒曰瓦毛傳以紡塼解之不可以塼爲瓦黃氏東發謂湖州風俗婦人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來取線于其上尤可笑瓦質重大豈初生子所能弄哉予又見三代古玉長僅寸許如瓦形或即是此未可知也

標韻 干寒十四 山刪十五 通韻 苞肴二十六 茂宥 好晧十九 猶尤十一 叶韻 祖姥七 堵戶同 處語六 語同 通韻 閣藥十 橐同 本韻 除御六 去同 芋叶韻 翼職十三 棘同 革陌十一 通韻 飛微五 躋齊八 通韻 庭青九 楹庚八 正同 冥青九 寧同 通韻 寢寑二十六 興蒸十 夢送一 叶韻 何五歌 羆支四 何叶支 蛇麻六 土何反 叶韻 祥陽七 祥同 本韻 爲二字自 牀陽

起妙飄忽

牛羊畫趣

人物雜寫錯綜得妙是一幅放牧圖

末章就羊點物入微

文筆一變

幻境奇想深得化俗爲雅參插成活之法

裳璋喤皇王並同陽 本韻 地寘四 裼錫十二 瓦叶二十一馬 魚位反 儀支四 音義叶議

罹支叶韻

無羊　美司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一章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二章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四章

右無羊四章章八句小序謂宣王考牧鄭氏題之以爲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集傳則置而不論但云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夫牧養雖非大政而犧牲於是乎出賓客於是乎享君庖於是乎充亦爲國者之先務宣王當板蕩之餘牧養之政久廢何有乎牛羊至是乃修而復之亦中興所恒有事但禮云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似天子不必以此誇耀富盛也故但曰美司牧而天子自在其中矣序必以爲宣王考牧未免小覷乎朝廷也且並上篇考室亦歸美宣王二事相題並論則尤附會無稽竊謂二詩雖同出於中興初年而其事不相屬編詩者後始類錄之耳若使同美宣王則二詩中皆以大人占夢必不能再言以取重複之誚是知考室自考室考牧自考牧不必盡爲宣王作也詩首章雖謂二字飄忽而來是前此凋耗今始蕃育口氣以下人物雜寫或

牛羊並題或牛羊渾言或單咏羊不咏牛而牛自隱寓言外總
以牧人經緯其間以見人物並處而相習自不覺其兩相忘耳
其體物入微處有畫手所不能到晉唐田家諸詩何能夢見此
境末章忽出奇幻尤爲匪夷所思不知是眞是夢眞化工之筆
也其尤要者爾牲則具一語爲全詩主腦蓋祭祀燕饗及日用
常饌所需維其所取無不具備所以爲盛固不徒專爲犧牲設
也然淡淡一筆點過不更纏綿是其高處若俗手爲之不知如
何鄭重以言不采即腐文章死活之分豈不微哉

【集釋】犉（黃牛黑脣曰犉）濈濈（和也）濕濕（集傳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訛（韓詩作譌動也）何（揭也）蓑笠（備雨具也）三十維物（集傳異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比物之物同）薪蒸（粗曰薪細曰蒸）雌雄（嚴氏粲曰雖雄字從隹即鳥也故以雌雄言鳥）矜矜兢兢（堅強也欲爭先）騫（虧也）崩（羣疾也不傾時驅險傾跌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占夢（借占夢以爲豐年之兆）旐旟（集傳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溱溱（衆也）

【標韻】羣（十二文）犉韻　濈（十四緝）濕（同）本韻　阿（五歌）池（四支叶何）訛（五歌）叶韻　笠（十四緝）物（五物）具（七遇叶）叶韻　蒸（十蒸）雄（一東）兢蒸崩肱升（並十蒸）叶韻　魚（六魚）旟（同）本韻　年（一先）溱（十一眞）通韻

起得嚴厲有勢

首二章皆赫赫籠全局

上言國尹此特題大師字則其職任之重可知是通篇警策處

二章實寫爲政不平以及信任小人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一章）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二章）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三章）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姻亞則無膴仕（四章）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五章）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六章）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七章）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八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九章）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十章）

以見天人交怒之故然後盡其自救

不作激絶之辭至此乃深惡而痛責之蓋知其不能自悛也

禍下不懲二語可見從王覆怨其正則恐念矣

王字對舉而出詩人忠君愛國之心含蓄無限立辭之妙可以爲法

瀨出作詩原由

右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幽王也然桓王之世亦有一家父（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已七十五歲集傳及諸家多疑之遂有以爲東遷後詩者唯孔氏穎達云古人父子多同字此家父未必是一人姚氏亦云東遷後曷爲咏南山愚謂此家父乃與師尹同朝人不敢戲談而已獨作詩以刺之者夫豈後人所能爲哉詩以直刺尹氏爲主言王因之不寧乃是臣子愛君之心若以爲刺幽王非惟失臣子事君之道且使小人得以藉口則必不致直題姓氏矣尹氏爲政失在委任小人且多姻亞而又弗躬弗親政出私門故多不平以致召亂天人交怒災異迭興謠言四起而猶不知自懲倘有規而正之者反以爲怨此家父之深以爲憂也然其人辟勢赫赫舉朝畏威莫敢戲談况侮之乎唯家父周朝世臣義與國同休戚故不憚誅罰直刺其非無或稍隱然始猶望其進君子退小人以挽回天意而安王朝既知其無可救正亂靡有定顧瞻四方不知逝將焉往又况天方降災危及我王尤非臣子潔身遠去緘口不言之秋不得不作爲歌詩以究王訩之所由倘使

其人固之而因以改心易慮則猶可以轉禍成福而奮發為邦
亦未始非歌詩之力也此作詩表字之意所出來款然非忠誠
為憤不計利害亦孰肯以一身當尹氏之怨而不辭者嗚乎家
父亦可謂爲人之所不能爲者矣豈不壯哉

集釋

節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通作巀徐鍇云山之巀嵲高處曰巀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孔氏穎達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隱三年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季氏楷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矣具俱也瞻視也惔燔也季氏楷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有實其猗集傳未詳其義或以為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高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滿蓋山雖高必有草木以實之而其高愈顯以與師尹雖尊必有親近以附和之而其威愈赫薦重也荐通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懲創也氏均平也維持也毗輔也弔恤也空窮也師衆也問皆詒之也仕任官之也君子指正直人言姚氏際恒曰仕非事也君子非指王也以君子而弗皆詢之弗仕使之是誣罔君子也故戒其勿夷平也已止也王氏安石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姻亞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膴厚也姚氏際恒曰小人則平其心而休廢之以小人危殆也故戒其無無姻同瑣姻亞指其事而言之蓋此章不唯仕而且膴仕矣故亦戒其無應上君子弗仕意傭均也鞠窮也訩亂也戾乖也屆至也闋息也違遠也酲病酒曰酲成平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茂盛也相視也懌悅也家父周大夫也家氏父字

標韻

巖咸十五瞻鹽十四惔覃十三談同監咸通韻猗支四何歌五叶支韻
瘥多同叶嘉麻六叶嗟同叶韻氏紙四維支四毗迷齊八師支通韻親真十一
信真同本韻仕紙四子同殆賄十仕紙通韻傭冬二訩同本韻
惠霽八戾同屆卦十闋屑九叶叶韻夷支四違微五通韻定徑二十五生
寧庚八酲庚成同政敬二十四姓同叶韻領梗二十三騁同本韻矛
尤十一酬同本韻平庚寧青心侵十二正庚通韻誦宋二訩冬邦

天人交變傷形已著我何不幸乃適當此厄運
亂極則亂必亡將來未知何如偶一念及計其設想天何為而此耶
人乃不知其非可憎亦復可恨已雖獨醒無補於
容天高地厚二語被上天高山卑作二大段
前言並非賴衡此後言用賢不善

耿復顯應佇嗟甚如言之可駭
二章極言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純以傳輸出之故易聳聽動人
賢既不用必濫相容故特發之為一大段
此下言小人朋黨亂政
民爲受害作收

三轉韻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遇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
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
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章三
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
上帝伊誰云憎章四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章六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章八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章九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
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章十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章十一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章十二佌佌彼有屋蔌蔌方
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章十三

右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此自幽王時詩然序
以為刺幽王則非詩人語氣蓋其自傷多難不前不後生當厄
運深恐國破家亡與無辜人民同時被虜為人臣僕有似烏飛
啞啞不知集于何屋則此情此境眞不堪預為設想也夫天心

人事互相倚伏人當危殆則疾痛號泣而欲訴之於天今之天則夢夢然其如醉若無辨於人之善惡也者是天心已不可問矣世將禍亂則流言謗讟尤易搆動乎人若今之人則貿貿然以自聖更雖知其烏之雌雄也者是人事又何勝言哉然此特天心未定訛言孔多時則然倘使人知自警天亂亦將平則有皇上帝福善禍淫原無所偏愛而爲福又豈有所偏憎而降災予之處此未敢縱恣古人有言勿謂天高不敢不局勿謂地厚不敢不蹐夫亦自小之甚矣而人顧不能容容肆毒以相害也則又何故始予固嘗見用於世矣而無如天方扤我如恐不勝譬彼特苗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其能長乎夫始求之以爲法而唯恐其不得繼得之而如仇亦終莫能用此世之所以亂而賢

者終莫能伸也又況淫虐召亂女戎方興赫赫宗周衆賢臣輔之而不足一褒姒滅之而有餘可勝嘅哉然衆賢非不効勞盡瘁以輔之也奈彼自棄其輔如行車然車載既重又窘陰雨車輔相失其何以行迨至載墮困於泥塗始相呼助詎能及耶使其早見及此無棄爾輔又能愼戒僕夫則雖人世崎嶇路多絶險亦不難安車就駕如不經意而自踰矣乃今之世非弟棄賢又將禍賢乎是以憂心慘慘慮國之爲虐而不勝其深藏而自晦之然魚游淺水雖曰潛伏亦甚炤然恐終無以逃其禍耳夫天意難測亂未有已是非之淆既若彼其甚人心多險國是日非賢奸之辨又若此其難而欲國之無亡也得乎然彼小人則方且肆然得志旨酒嘉殽呼朋引類相與爲樂而不知其國破

家亡將在旦夕此予獨深憂而不能自解者也雖然予何足惜所苦者吾民耳前此宣王中興仳仳然民始有家亦敎敎然民方有穀將以爲從此安居可享無事福矣而孰知大亂又作是天降天孽椓害小民更無可逃富者尚可自勝獨如此惸獨何哉此周大夫感時傷遇之作非躬親其害不能言之痛切如此而集傳疑爲東遷後詩姚氏駁之云此詩刺時非感舊也若褒姒已徂鎬京已亡言之何益且與前後文意亦不相類是已然鎬京未亡何以遽言褒姒滅之古人纔極懇直亦不應狂誕若此此必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尙縱飲宣淫不知憂懼所謂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一朝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詩人憤極而爲是詩亦欲救之無可救藥時矣

讀者循文案義其情自見又何必紛紛辯論爲哉

【集釋】正月（正音政集傳正月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訛（偽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劉氏彝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鼠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瘉（病也）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惸惸（憂意）無祿（不幸也）辜（罪也）僕（維也）夢夢（不明也）局（曲也陸氏德明曰局本又作跼）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嚴氏粲曰扤動搖之使不遂也）力（用力也）正（政也）褒姒（幽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烕（亦滅也）輔（集傳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人也如某伯某仲之類）員（益也嚴氏粲曰員者周防完美無缺陷傾側之意）炤（音灼昭明易見也）云（周旋之意）仳仳（小貌）蔌蔌（陋貌）天夭（天所禍也何氏楷曰商書肜日篇云非天夭民與此天夭同義）椓（害也）哿（可也）

【標韻】霜（七陽）傷將（通韻）京（八庚）痒（陽）轉韻　瘉（七麌）後（二十五有）口（同）侮（麌叶）韻　祿（一屋）僕祿屋（通韻）本韻　蒸（十蒸）夢（一董一送叶）勝（蒸）憎（同叶）韻

詩史書法春秋所之
之
天變於上
小人不知自警反
以為常則無忌憚
之心可見
地變於下
又不知懲則无可
恨
小人用事於外嬖
妾固寵於內所以
致變之由
王此乃自己之
勞而被讒
並及知皇父害
以自安所遇作收

陟懲夢雄叶韻　局蹐脊蜴叶
韻　特克得力本韻　稷厲滅成叶韻
則輔予通韻　輻載意叶韻　樂
沼虐本韻　鄰云慇通韻　屋穀祿
椓獨轉韻

十月之交　刺皇父嬖寵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章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章二）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章三）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章四）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章五）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章六）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章七）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章八）

右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小序謂大夫刺幽王，鄭氏又以為厲王之詩，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非之。李氏樗亦云：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此詩中紀候力也。然亦非刺幽王，乃刺皇父耳。朱鬱儀曰：向在東都，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遂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實之，人情憤土重遷，傷其獨見拔括，故賦是詩。姚氏以為此說得之。今案詩詞特一端耳。皇父援黨布置要樞，竊權固寵，罔上營私，以致災異，皆其自然，乃致誣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不唯欺君，而又欺天矣。小人無忌，往往如此，豈非罪之尤大者乎？詩人刺之，開口直書天變時日於上，以著其罪，詩史家法嚴哉。

（集釋）十月（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日有食之（陳氏櫨曰日月交會口為月揜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歲惑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躔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積過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蓋日食固為月掩月食則非地隔蓋月本自有光半明半晦晦月為虧日與月正對則其光反向上以避日向地一面則暗而成食然月食則以為常者月有一蝕乃其常耳日食而以為變者日晦則為變也天人原本一氣天有厄則人必有災日食者非其厄而則其象成厄象此象者而氣亦足以相感此聖王之所以畏也）彼月而食四句（小人不知畏天故借口曰彼月而食因其常矣此日而食又于何不臧之有乎蓋不欲以天變自加脩省耳）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也）令（善也）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　崒（崖也）憯（曾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卿士（集傳曰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曰皇父則為之列首冢宰之下諸官以下際恒曰家伯之下未知何宰也鄭氏則以本云家皆）司徒（掌邦教也）維宰（作冢宰蘇氏曰維宰及蘇氏皆以為冢宰未知何宰也鄭氏則以為冢宰）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豔妻（指褒姒也）方處（陳氏推曰方盛也處居也言時方盛居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都（大都小都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之都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懷慶府孟縣）三有事（三卿也）亶（誠也）侯（維也）藏（蓄也）憖（鄭氏曰心不欲自彊之辭也嚴氏曰憖且也爾雅）有車馬者（富民也）徂（往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

先寫亂形見天心之不平

忍說諸臣離心匡國無人時勢則如斯事勢寒心惕惕乃更爲悲

瀝血諫臣

乃自表己心獨懷憂處危見國之無人也

寫如此爲之奈何

可爲嘆息

代原臣心君亦不能無過言違況痛亦所絕

末更望諸臣之共匡君失因詩實之使得於朝而所遇乃作詩本意

競力也揆也餘徹也均也

【標韻】卯巧十八　醜二十五有叶韻　徹十五哀十通韻　行七陽　常　羲　本韻　令　崩　陵　通韻　徙　夫　本韻　爲　叶韻　時　謀　來　然　叶韻　向　藏　王　向　本韻　勞　勩　通韻　天一先　人十一眞　通韻　里　瘁　叶韻　憂十一尤　休　本韻　徹　逃　通韻

雨無正　周暬御痛匡國無人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一章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二章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三章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四章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五章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六章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七章

右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此篇名多不可解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大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駁之以爲尤無理故集傳引歐陽公之言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又引元城劉氏言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始以劉說有理繼疑詩之長短不齊以爲非例且並疑其非幽王詩姚氏亦云此篇名不可考或誤不必强論然愚案韓詩於此篇首章忽多二句其爲僞增自不待言即詩中所言亦非爲雨而傷稼穡也歲饑民亂分明是荒旱景象且不過借時勢以立言耳其大旨乃箴御近臣傷國無正人以匡正王失也故雨字或誤正字上下或有脫漏亦未可知第魚帝虎古今之常但須細審未可以無考忽之夫以赫赫宗周匡國無人而憂而望之者乃僅僅出於近侍微臣則謂之國無正也亦奚不可首章天既降災又多不平是善惡不分天心難測時也其所以然者則以上失其道故耳上之失道又以左右無賢匡正其惡故耳左右莫過宗親今之宗親則滅迹而逃避矣其次正大夫今之正大夫則分封而離居矣又其次三事大夫而今之三事大夫雖近在朝廷莫肯夙夜𦁆共亦屬無益王邦君諸侯則更各適已國莫肯朝夕焉盡忠耶是天災若彼其甚人心又若此其離王庶幾其一悟乎乃更覆出爲惡則無救矣天乎天乎夫何忠言不信如此其極譬彼行邁而無所止乎然而百爾君子雖各潔其身不相畏禍而獨不畏於天乎幾至無人退民飢無人遂唯我暬御憂心日瘁而爾諸臣其誰是以忠告進於王前者居平既多唯諾臨危又巧於避讒舉世一轍莫知其非哀哉吾王孰與爲治蓋忠者不能

言而能言者不忠王之性又惡忠而好佞是以巧言者反得安樂忠誠者徒形勞瘁也凡人莫不欲仕而抑知爲仕之難王急且殆乎當今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直道者得罪于君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耳然而君臣之義未可以因難而思退也乎恒勸爾諸臣各遷王都共思輔導而皆以無家辭使我幽憂至於泣血則雖言無不痛而人終不肯來竟眞無家乎如曰無家則昔爾之去也又誰為爾作之室乎詎可以是相誣乎此詩不惟非東遷後詩且西京未破之作故望諸臣還歸王都若西京已破土室東遷則勸王又自有人豈待曾御相招且其立言別是一番建功立業氣象斷不作鼠思泣血等語曰周宗既滅者周之宗室迫去

絕迹不來相依耳非宗周王國為人所滅也觀其與下文正大夫諸臣並言歷敘而下則知其為宗室大臣也無疑諸儒讀書何不細心體會但見周宗即以為宗周但見既滅即以為滅亡豈不可笑且詩中明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何以謂之大夫刺幽王耶愚謂諸儒說詩其實未嘗讀詩竟不信然

集釋　鋪偏也　周宗周之宗族也　止戾戾乖也靡所止戾無人止王之所戾也　正大夫姚氏際恆曰正大夫上大夫也即卿　離居姚氏際恆曰正大夫離居猶前篇皇父出而作都于向之類　三事大夫姚氏際恆曰三事蓋立政稱為常伯常任準人亦大夫之職也集傳以前篇擇三有事為三卿此三亦為三公卿不一且皆釋又以大夫為六卿中下大夫亦謬且三事大夫進言謂三事之人夫也今分之並誅章宗親正大夫三事大夫及邦君諸侯而言也　戎兵也　遂進也生　辟法也　臻至也　贅御近侍也　憯憯憂貌　訊告也　諫　凡百君子總上

意也　鼠思猶言憂也

韻讀　德職十三國同本韻　圖虞上辜鋪同並本韻　戾霽入勩霽四通韻　夜禡二十二夕陌十一叶韻　退隊十叶韻　天先一信震十一臻身同並天上同叶韻　遂寘四瘁同訊震十二退隊十一叶韻　出質瘁同本韻　流尤十一休同本韻　殆賄十仕子紙四友有二十五叶韻　都虞家麻六叶韻　血疾質四室同本韻

以上祈父之什凡十篇案此什無羊以上六篇宣王時詩多美辭惟祈父及黃鳥我行其野三詩而有諷意蓋末年政荒亂象漸形矣節南山皆幽王時詩而鄭氏乃以為厲王詩范氏處義駁之云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以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董政褒姒艷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若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艷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為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又謂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曆在幽王六年亦其一證其餘引證雖多無甚關係故不錄又有疑正月及節南山雨無正三篇為東周變雅者是皆未嘗索切時勢細咏詩詞而漫言之者其說正已散見各篇之下茲不再贅

詩經原始卷之十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

詩經原始卷之十一目錄

小雅三

小旻之什 十首

小旻　刺幽王惑邪謀也

小宛　賢者自箴也

小弁　宜臼自傷被廢也

巧言　嫉讒致亂也

何人斯　刺反側也

巷伯　遭讒被宮也

谷風　傷友道絕也

蓼莪　孝子痛不得終養也

大東　哀東國也

四月　逐臣南遷也

北山之什 十首

北山　刺大夫役使不均也

無將大車　自遣也

小明　大夫自傷久役書懷以寄友也

鼓鍾　未詳

楚茨　王者嘗烝以祭宗廟也

信南山　王者烝祭也

甫田　王者祈年因以省耕也

大田　王者西成省斂也

瞻彼洛矣　闕疑

裳裳者華　闕疑

詩經原始卷之十一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三

小旻之什

小旻 刺幽王惑邪謀也

首二章直君臣所爲是邪謀惑人之害將無所止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一章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厎。二章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三章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四章

此二章發明之故其端在於不行不爲人……亦可報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五章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六章

君無道必有近侍之以邪謀自媚

右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此篇名以旻加小字，說者雖多，難詳其義。集傳引蘇氏說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其言頗近是，而鄭氏猶駁之云：未有二雅，先有篇目，非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也。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然愚案古人作詩多不立題，詩成而後始拈首二字以名篇，故其名多可移易，如唐風有兩杕杜，一則云杕杜，一則云有杕之杜，皆後人分別名之以示異耳。亦豈作詩者有意以避之耶？小序謂刺幽王，固是。然所刺者何事，必須標明，乃符序體，否則何詩不可謂之刺王乎？此必幽王多欲而無制，好謀而弗明，故羣小得以邪辟進。王心愈回惑而不辨其是非，雖有一二正直臣，而忠不勝奸，橫不勝巧，亦難力與爲爭。誰肯于發言盈庭之際獨闢衆論而身任其責以決之乎？然其所謀者又皆便辟習近之言，無遠大謀猶之計，王偏惑而聽之，亦如行路而坐謀之於室，築室而反謀之道路，豈能有成？是皆不以先民爲法，而維邇言是爭；不以大猶是信，而維邇言是聽者，此亂本也，能無慮哉？然國論雖多，賢愚互見；民人雖寡，芻蕘堪詢。苟得其要，亦易爲治；若稍反焉，則如彼泉流，有淪胥以至於敗焉矣耳。蓋人情每惕近憂而忘遠慮，暴虎馮河之患顯而易見，則知所以懼；而其他隱於無形者，則雖有甚於暴虎馮河而亦不知所懼也。故予有念於此，不覺戰兢自持而如臨冰淵之戒焉。此詩之作所由來歟？夫天下不患無謀，患在有謀而弗用；不患在有謀弗用，而患在用非其謀。謀非所用，則好謀實足以誤事，又況以邪辟之人議之於前，而以多欲之君聽而斷之於後也哉。

【集釋】旻，幽遠之意。敷，布也。猶，謀也。回，邪也。遹，辟也。沮，止也。臧，善也。覆，反也。邛，病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曹氏粹中曰：潝潝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具，俱也。厎，至也。王集，成也。程，法也。猶，道也。經，常也。潰，遂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也。胥，相也。

【標韻】土七麌、沮六語通韻。用二宋、邛二冬叶韻。哀十灰、違五微、依五微、厎四紙叶韻。猶十一尤、集十四緝，叶疾救反、咎二十五有、道十九皓，叶徒候反叶韻。

案〔韻〕舊韻皆有敗
攷〔〕文曰敗
作〔〕切與戾
韻〔〕止否韻協存
以備考

程（八庚）經（九青）聽（同）爭（庚）成（同）通韻　止（紙）否（同）本韻　文（十二文）敗（十卦）通韻　河（五歌）他（同）本韻　兢（十蒸）淵（一先）冰（蒸）通韻

小宛　賢者自箴也

（思親）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一章）

（嘆世）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二章）

（教子）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三章）

（戒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四章）

（自卜）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五章）

（自警）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六章）

右小宛六章章六句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朱子駁之云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因改爲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今細玩詩詞首章欲承先志次章戒世多嗜酒失儀三教子四勗弟五六則卜善自警無非座右銘言固無所謂刺王意亦何嘗有遭亂詞岸獄薄冰等字不過君子慎刑不能不常作是想雖處盛世此心亦終不能無也然其作詩本意亦非全無所爲而發爲之之比觀次章特題飲酒爲戒則必因過甚無儀恐致於禍乃爲此以自警且並勗子弟共相敬勉各敬爾儀無忝所生而時凜淵冰之懼也特其詞意在卽離之間似專爲此又似不專爲此故人難測其旨總之聖賢悔過自箴特因一端以營其餘規小過而全大德是以愈推而愈廣耳又有謂此爲同姓兄弟刺王之詩故有螟蛉二句以比宜臼奔申申侯扶之而去（嚴氏粲引戴氏）殊知螟蛉二句乃反跌下文爾子二語意以爲螟蛉之子尚且相類況爾親生獨不能相肖乎諸家誤認爲興體故多不得語氣若以比宜臼事則更失之愈遠也古序說詩病在牽涉尤多附會諸儒雖知其然未能盡除厥弊未免又牽合幽王爲言豈能有當詩意哉

集釋　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天將旦而光發明也）二人（父母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甚也）天命（天命諸家皆作天道解與上文意不貫當作天性言天命之性也）又（復也）菽（大豆）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傅氏曰蜾蠃之子殖而遂蜾蠃之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矣）式（用也）穀（善也）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而（汝也）忝（辱也）扈（傳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陳氏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身白食肉好鳴鬪黃質者其觜與頗皆有文鳥所謂率場啄粟者譏其粉也呂氏祖謙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是也填病也與瘨同）岸獄（傳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劉氏瑾曰字書云犴一作犴犴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爲犴）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標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一人（同）通韻　克（十三職）富（二十六宥）又（同）叶韻　采負（二十五有）似（四紙）叶韻　鳴（八庚）征（同）生（同）本韻　粟（二沃）獄（同）穀（一屋）通韻　木（一屋）谷（同）本韻　兢（十蒸）冰（同）本韻

（呼天自訴起）
（去國懷鄉閔傷心）
（追恭父母言極沉痛）
（鴻舉亦苦物類之至）

小弁　宜臼自傷被廢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一章）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二章）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三章）

二章以舟流壞木作比見逐子失親無所歸依之旨

此章先言投兎死人反無忍心

此章先言信讒後以伐木析薪反形不惠用意同而字法稍變

末因後禍[illegible]予之心出盡矣

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
憂矣不遑假寐叶韻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
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叶韻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
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叶六君子
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
罪予之佗矣叶七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叶八

右小弁八章章八句此詩爲宜臼作無疑而朱子猶疑之者過
矣唯大序以爲太子之傅作則不知其何所據姚氏駁之云詩
可代作哀怨出于中情豈可代乎況此詩尤哀怨痛切之甚與
於他詩者既又疑宜臼實不德孟子何爲以親親之仁許之不

知此特就詩以論詩耳又況孽子被放良心易見宜臼縱不德
未至大惡當此操心慮患至危且深之際獨無良心發現而有
一言之可取耶觀其三章追思父母況痛迫切如泣如訴亦怨
亦慕與舜之號泣於旻天何異千載下讀之猶不能不動人以
屬毛離裏之思則以親親之仁許之也抑又何恠然此特其良
心之偶一發見耳若舜則五十而慕故稱大孝又非可同日並
語者全詩大旨此章盡之餘不過反覆申言被放之由及見逐
之苦或興或比或反或正或憂傷於前或懼禍於後無非望父
母鑒察其誠而怨昊天之降罪無辜此謂情文兼到之作宜聖
雖欲刪之而不忍刪也而謂孟子能不節取之哉至其布局精
巧整中有散正中寓奇如擣奇峯然離奇變幻令人莫測讀者

從遑亂處起伏不亂附

熟思而細玩之當自有得勿煩多贅又此詩與谷風同爲棄
妻逐子而有風雅之異者豈彼寓言此則實事故氣體亦因之
不同耳噫觀於此不又可以識風雅之辨歟

集釋 弁將飛拊翼貌何氏楷曰弁卽作拚拊手之義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 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
鵯烏毛氏萇曰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斯語詞 提提羣飛安閒之貌 穀善也 罹憂也 踧踧平易也 周
道大道也 鞠窮也 惄思也 擣舂也 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 疢疾也 桑梓二木名桑可給蠶食梓其器用
古者田園皆種之故多先人手植以遺子孫者後人覩其利用又爲祖宗父母所樹是以過其下必恭敬也今稱父母之邦爲
桑梓此意 瞻尊仰也 依親倚也 屬連也 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 離麗也 裏心腹也 辰時也
菀茂貌 蜩蟬也 嘒嘒聲也 漼深貌 淠淠衆也 屆至也 遑暇也 伎伎舒貌孔氏穎達曰伎走故
以遲相待顧氏曰鹿愛其類於天性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 雊雉鳴也孔氏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
云雄雌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 壞傷病也 寧猶何也 先之王氏安石曰兎見追而投人人宜利

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遯逸累先去之 墐埋也毛氏萇曰墐路冢也左傳曰道墐相望 秉執也 隕墜也 醻報也
惠愛也 舒緩也 究察也 掎倚也 杝隨其理也 佗加也姚氏際恒曰佗他謂許歷訓加似無意義予與
同謂舍彼之有罪而予之他人耳

叶韻 斯四支 提同上 罹同上本韻 何五歌 何同上 二字自爲韻 道十九皓 草
擣同上 老同上本韻 憂十一尤 首二十五有叶韻 梓四紙 止同上 母二十五有 裏紙
在十賄叶韻 嘒八霽 淠同上 屆十卦 寐四寘通韻 伎四支 雌 枝 知同上本韻
先十七霰叶 墐十二震 忍十一軫 隕同上叶韻 醻十一尤 究二十六宥叶韻
掎四紙居綺反 杝叶 佗五歌叶
山十五刪 泉一先 言十三元 垣同上通韻 笱二十五有 後同上本韻

巧言 嫉讒致亂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

罪謂亂字御下信讒以止讒作用以長亂作合亂的生於讒也以上皆因信讒以致亂之故

此下言止讒不難爲從讒而大亂以起下文見讒人之心亦易測耳

其所言易巧言之分亦在蛇蛇如簧上辨之而已

讒人宅無才能唯然口舌是爲亂階勢則以亂之由字法一絲不減

天泰憮予慎無辜（一章）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二章）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三章）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五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六章）

右巧言六章章八句（嚴緝云以巧言二字名篇）此詩大旨因讒致亂而讒之所以能入與不能入則信與不信之故耳故前三章皆言信讒而至此讒人以爲盜甘之者不唯不知其人之有甚乎盜而且嗜其言以如飴則盜亦益甘其言以餌嗜者而進而僉之在

僉者方且以爲忠言可聽而不知其亂機已形豈甘讒乎實僉亂耳然讒非易進也有積漸焉容而愛之譖乃能入使其初入怒以相拒則讒亦遄止矣否則從譖如流讒無由進亂亦何自而生乎唯王不然而又甘之是以天心變亂罪及無辜然後屢盟相要欲以止亂其何能及雖然讒亦何難辨哉夫奕奕寢廟君子尚能作之秩秩大猷聖人亦恒定之豈讒人私心而予不不能度之乎使予而忖是心也如犬獵兔無不獲矣奈王性優柔不能自決往來行言未嘗不心焉數之而知其是非之所在獨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乎其間則不能以無惑蓋巧言無恥而如簧碩言出口而尙訥故訥者罕聽而巧者易入也嗟彼何人哉而言之巧有如是哉論其居至卑且下論其材至柔且

開口直說心腹而不言何人使讀者惆之自知所指

此三章極力摹寫讒人性情不常行蹤詭秘往來無定跟上心數起下鬼蜮可觀窮形盡相逐無遁情

其二章故作和緩

懦論其疾則更微而且尰而乃煽此三寸舌以惑亂君心罔政因之而紊天意因之而變人民亦因之而散不知者方疑其爲謀甚多而負勇實甚而豈知其人乃卑卑無足道哉卽其徒之倡而和者亦無幾何若鋤而去之根株不難淨盡奈王不悟則終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必有所指惜史無徵序不足信徒存空言以爲世戒俾知信讒之足以召亂也如此旨亦微哉

集釋　悠悠（遠大之貌）且（辭也）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也）君子（指王）遄（疾也）沮（止也）祉（猶喜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也）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兔也）荏染（柔貌）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碩言（大言也）麋（水草交謂之麋　嚴氏粲曰據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拳（力也）微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有瘡腫是涉水所傷　猶（謀也）將（大也）

標韻　且（六魚）辜（七虞）憮（同）威（五微）憮辜（七虞）通韻　涵（十三覃）讒（十五咸）通韻　怒（七遇）沮（六語）通韻　祉（四紙）已（同）本韻　盟（八庚）長（七陽）轉韻　盜（二十號）暴（同）本韻　甘（十三覃）餤（同）本韻　共（二腫）邛（同）本韻　作（十藥）莫（同）度（同）獲（十一陌）叶韻　樹（七遇）數（同）本韻　口（二十五有）厚（同）本韻　斯（四支）麋（同）階（九佳）轉韻　何（五歌）多（同）何（同）本韻

何人斯　刺反側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一章）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二章）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三章）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四章）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之卒文勢至此一斷亦詩人忠厚待人之意
追念從前和好如壎如篪反形下文爲鬼爲蜮
末句結出反側二字應上心繼首尾一氣相承從推心觀是以反側小人心於千古如見

五章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六章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七章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八章

右何人斯八章章六句小序謂蘇公刺暴公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詩中只有暴字而無蘇字故集傳及諸家多疑之愚謂小序雖僞其來已久此等證據或有所傳今亦不必過爲深考且刺暴公則只可明題暴字安能更有蘇字唯來詩意通篇極力摹寫小人反側情狀未及讒譖一語止誰爲此禍四字見其互相傾軋之意似不專指譖愬言小人之傾君子未嘗不譖未嘗不愬但詩既未明言則亦不必定以此立說也況詩始云不入我門繼則詢之伊誰云從始知其雖暴公之從似此人初與蘇公利好繼慕暴公權勢遂疏此而親彼以至互相傾軋釀成大禍而又不來相弔故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蓋此詩不徒爲暴公發乃專斥依附暴公權勢而傾蘇公之人耳小人欺天罔人毫無畏忌亦不知恥是以交友則始合終離行事則有影無形居心則忽南忽北行蹤詭秘令人莫測所謂爲鬼爲蜮心極奸險不徒以譖愬爲工者也然蘇公雖受其禍未肯遽與之絕仍望其來者再至欲出三物以與盟心亦因憶昔和好不啻如壎如篪之相應而相和今忽決裂至此非君子交友大道故不惜委曲以相望而不料其人終不自反是其心之反側誠難定也乃形諸歌咏以見交游不終之故如此

然則何以列之於雅夫君子小人同秉國政互相水火君不能正之於上臣必亂之於下朋黨勢成而君心孤立其國焉得不亡君子讀詩至此不能無慨於其際云

篪竹樂也　唁弔也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舍息也　盱張目也集傳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
還返也　易□也　祇安也　壎篪　集傳壎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篪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如貫如繩之貫物言相連屬也　諒誠也　三物犬豕雞也血以詛盟也　刺其　蜮集傳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陸氏德明曰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　靦面見人之貌也　反側反覆無常也

韻讀　艱　門　云　禍　我可本韻　陳　身　天　風　南　心　叶韻　舍　車　盱　叶韻　易　知　祇　叶韻　篪　知　斯本韻　蜮　得　極　側本韻

巷伯　遭讒被宮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一章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二章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三章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四章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五章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六章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七章

右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序謂刺幽王泛而無著大序云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此亦詩中明文無煩多贅唯集傳引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小雅

凡譖人者不外文致鍛鍊兩端首二章已將小人伎倆描寫一兩語足已下使不費手此二章進一層說譖人者亦將自受其禍
譖人與受譖於人兩兩對照雜上起下爲全篇樞紐
處逗小人不但操禍天外且欲將而

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遂以為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其說較有理不然寺人於王最近誰得而譖之即云同類自譖寺人瞞譏作詩以儆君子亦無此悲憤痛絕不欲與共戴天之語此必腐遷之流無疑其禍同其文亦同故班固引以贊贊此亦天之忌才故設此一局以厄文人未有腐遷先有巷伯古今人可同聲一哭也雖然遷不遭刑文亦不奇伯不遭禍詩何能傳此又天之玉成二人如出一轍豈不奇哉使伯回思至此自當破泣為笑則投畀豺虎豺虎不食之人亦可以置之度外不必更投諸有北與有昊矣唯其時善人遭讒被禍至於此極不能不令人扼腕而嘆彼譖之甚夥耳

集釋 萋斐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 貝 陸氏璣曰貝龜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哆 侈 微張之貌 南箕 箕星名 朱氏曰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 適 主也 緝緝 翩翩 往來貌 謀欲譖人 不信 謂爾不信 捷捷 幡幡 反覆貌 驕人 勞人 投畀 有北 北方寒涼不毛之地 有昊 昊天也 楊園 下地也 猗 加也 畝丘 高地也 寺人 孟子 其字也 被宮者也

標韻 錦 二十六寢 甚 同本韻 箕 四支 謀 十一尤 叶韻 人 十一真 信 同本韻 言 十三元 遷 一先 通韻 好 十九皓 草 同本韻 謀 十一尤 叶 虎 北 十三職 昊 叶 叶韻 丘 十一尤 叶 詩 四支 之 同本韻

谷風 傷友道絕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章一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章二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章三

右谷風三章章六句此朋友相怨之詩而序固謂之刺幽王何也夫天下俗薄朋友道衰以此刺王何事不可以刺王且亦天下古今通病豈獨幽王時為然耶凡人處世當患難恐懼時則思朋友遇安樂無事日則謝交遊受人大德轉瞬不記遺人小怨終身難忘者比比皆是而詩固云爾也亦身受其怨而不能自已焉耳然詩實絕類乎風而乃列之於雅姚氏以為不可解愚亦以為不可解豈其間固不能無所誤歟

集釋 谷風 嚴氏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變恐懼之時猶得人以相扶持也 將 且 頹 焚輪謂之頹 孫炎曰回風從上下曰頹 崔嵬 草死木萎 言草木無不萎之時喻恩義衰薄 草木生長皆賴和風

標韻 雨 七麌 女 予 同本韻 頹 十灰 懷 九佳 遺 四支 通韻 嵬 萎 支通 德 十三職 怨 十三元 叶韻

蓼莪 孝子痛不得終養也

先言父母劬勞勞瘁總起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章一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章二

次言無父無母苦合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章三

父兮生我。母兮

追念父母劬勞之恩其民云勿人淚眼全在此無數我字何必王哉
末二章以寫自己見已之抱恨彌深

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右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此詩為千古孝思絕作盡人能識唯序必牽及人民勞苦以刺幽王不惟意涉牽强即情亦不真蓋父母深恩與天無極報不當報唯欲報之而或不能終其身以奉養則不覺抱恨終天慘愴之情不能自已耳若謂人民勞苦不得終養始思父母則遇勞苦乃念所生不遇勞苦即將不念所生乎又況詩言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者明明一已所遭不偶與人民無關也詩首尾各二章前用比後用興前說父母劬勞後說人子不幸遙遙相對中間二章一寫無親之苦一寫育子之艱備極沉痛幾於一字一淚可抵一部孝經讀固不必問其所作何人所處何世人人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性至情文字在特其人以妙筆出之斯成為一代至文耳又何暇指其為刺王作哉

以下大放厥詞借物寓以發胸中積憤與上杼柚詞實勞字若相應若不相應奇情幻想光怪陸離得未曾有後世歌行各體多從此化出於三百篇中別創格也

【集釋】蓼長大貌 莪美菜也 蒿賤草也嚴氏粲曰莪草曰蓋之蘋秋為蒿蕭云醜類亦言蒿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美而蒿惡 蔚集傳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發也 鞠 畜 拊拊猶循也 育覆育也 顧旋視也 復反覆也 腹懷抱也 極窮也 烈烈高大貌 發疾也 穀善也 律律猶烈烈也 弗弗猶發發也 卒終也不卒言不得終養也

【標韻】蒿四豪勞同本韻 蔚五未瘁四寘通韻 恥四紙矣恃同至四寘叶韻 鞠一屋畜育復腹並同本韻 德十三職極同本韻 烈九屑發六月害九泰叶 叶韻 律四質弗五物卒質本韻

大東 哀東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右大東七章章八句姚氏曰大序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是已謂譚大夫作則無可稽朱子亦以為無據然又恐其或有所傳而不敢毀故集傳仍之愚謂譚亦東國詩雖無據安知其不為譚所作耶此等考據可以不必詩本詠政賦煩重人民勞苦入後忽歷數天星象紛紛幾不可解不知此正詩人之情所謂光燄萬丈長也試思此詩若無後半文字則東國困敝雖極寫得十分沉痛亦不過平常歌咏而已安能如許驚心動魄文字所以詩貴有聲有色尤貴有興有致此興會之極為欻來者也然其用詞寓意亦非漫無紀律前四章以上將東國愁怨與西人驕奢兩兩相形正喻夾寫已極難堪天漢而下忽仰頭見

星不禁有觸於懷呼天自訴因杼柚之空而怨及織女機杼亦不成章因織女成襄而怨及牽牛河鼓難馮服箱不甯唯是卽啟明長庚之分見東西亦若有所怨及焉以其徒在天而歎然成行也於是更南望箕張北顧斗柄箕非徒無用不可以簸揚反張其舌而若有所噬斗非徒無益不可以挹酒漿反揭其柄而若取乎東民之困於王者旣若彼其窮而人之厄於天者又如此其極天乎何其困厄東國若是乎民情至此皆怨極矣故不必論其辭之有意義無意義也若論意義織女牽牛南箕北斗有意義者也啟明長庚天畢無意義者也使以其無意義節而去之直接南箕句未爲不可然文氣迫而不舒光燄亦因之頓減矣此中消息非老於文者不知卽非深乎詩者亦未可與論得失也倘斤斤然字句間求之詎能免高叟之誚歟後世李白歌行杜甫長篇恐脫胎於此均足以卓立千古三百所以爲詩家鼻祖也

【集釋】饛滿簋貌　飧熟食也毛氏萇曰謂黍稷也孔氏穎達曰饔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　捄曲貌　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實升之於俎也　砥礪石　矢言直也　睠反顧也　潸涕下貌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　杼持緯者也　柚受經者也　佻佻獨行貌　空盡也　輕薄不耐寒之貌　冽寒也　氿泉側出泉也　穫刈也　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　東人諸侯之人也　西人西京之人也　職主也　來勞也　私人私家皂隸之人也　僚官也　試用也　鞙鞙佩玉長貌　遂　以瑲佩玉也　漢天河也　跂望之貌　織女星名　七襄周天十二次日移一次　睆明貌　牽牛星名　服駕也　箱車箱也　啟明長庚皆金星也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也　天畢畢星也　行行列也　箕斗二星名

民皆而行　愿趣三時　豈謂之竟實爲愚人所捨牽牛乃　全篇眼目召禍之由　清議所關禍無可逃妙以　喻出之結尤顯明

以其在箕北耳與北斗異翕引也舌箕下二星也朱氏公遷曰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爲踵在上二爲舌在下踵反在上故曰引其舌也

【標韻】匕四紙　砥矢履視同四紙通韻　東一東　空同本韻　霜七陽　行同本韻　來十灰叶六直反　疚二十六宥叶訖力反叶韻　新十一真　人同本韻　載十一隊叶節力反　息十三職叶韻　來叶六直反　服一屋叶蒲北反　裘十一尤叶渠之反　試四寘叶申之反叶韻　漿七陽　長光襄同本韻　章七陽　箱同　庚八庚叶戶郎反　行陽　揚七陽　漿同本韻　舌九屑　揭同本韻　轉韻

四月　逐臣南遷也

四月維夏　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　胡寧忍予一章

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　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二章

冬日烈烈　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三章

山有嘉卉　侯栗侯梅　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四章

相彼泉水　載清載濁　我日構禍　曷云能穀五章

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　盡瘁以仕　寧莫我有六章

匪鶉匪鳶　翰飛戾天　匪鱣匪鮪　潛逃于淵七章

山有蕨薇　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　維以告哀八章

右四月八章章四句此詩明明逐臣南遷之詞而諸家所解或主遭亂或主行役或主構禍或主思祭皆未嘗卽全詩而一誦之也頭緒旣紛不知所從故序以爲刺幽王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割裂詩體雜湊成旨前後文義竟不能通集傳雖專主遭亂說而曰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因遭亂而怨及祖宗非人天下豈有如是子孫至廢爲殘賊則又云在位者變爲殘賊誰之過哉方敘已之遭亂忽言在位兇殘語旣無根事亦不倫且訓廢爲變恐無此解詩詞並不難解其

弁諸說自生轇轕何哉愚謂當時大夫必有功臣後裔遭害被逐遠謫江濆者故於去國之日作詩以志哀云冒暑遠征人情所難今遭放廢適當其厄豈得已哉然乎雖獲罪而先人恒有功論貴論功之典行亦當寬宥而矜全之何朝廷不齒我祖於人而獨忍加罪于予耶故自夏徂秋由秋而冬歷時三序始抵南國則見江漢交流滔滔不斷包絡大地而經帶乎荆揚何其有條而有理也夫二瀆納川而注之海民得賴以安居是南國之有江漢南國之事皆可坐而就理矣獨予盡瘁王室而王終不我知而我有者何哉此其中蓋亦有故譬彼泉流清濁異派既不同流而合污自當見嫉而構禍乎之放廢殘賊之所爲也故欲問其尤莫知所致蓋鳶翰而高飛者鶉與鳶也潛淵而深

藏者鱣與鮪也予既匪鱣而匪鮪宜乎其不能潛藏而避患又匪鶉而匪鳶更宜乎其不能高飛而遠離此遷謫之禍所由來歟嗟嗟孤臣遠遁悵望何之游子無家去將焉往又況亂離多故萬民交病更覺無所依歸回憶來時景象頻更秋則白日淒淒冬則飄風發發雖南方嘉卉不少梅栗而江干落莫百草皆枯不覺愴然泣下有慨乎於其際者蓋人皆安樂而我獨窮愁未免所遇之不偶耳雖然薇蕨生山杞桋在隰物各有宜人亦隨遇豈可側視夫是以作爲歌詩用寫哀情亦聊以抒吾鬱積之氣而已矣朱氏善曰此詩專以爲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爲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其禍之辭也姚氏際恒曰此

歸來時勞起一篇之主末乃以勞遯對高飛相形愈覺難堪

姚氏曰此字作十二章奇末更無收束竟住尤奇

疑大夫之後爲仕者遭小人構禍身竄南國而嘆其無所容身也是二說者蓋庶幾焉而未盡也愚故爲之衍其緒如此云

集釋　四月建巳月孟夏卽周之四月也詳或作夏之四月者非另有辨　六月建未月季夏也卽此亦足見周正未改歲時也　徂往也　淒淒涼風也　卉草也　腓姚氏際恒曰腓當依爾雅作痱痱訓病若腓則爲足肚痱病也　侯維也　廢放也　廢爲去聲　殘賊指在位貪殘賊民之人也　尤咎也　江漢見周南漢廣　紀集傳紀綱紀也謂帶包絡之也　君有人也議有是　鶉鵰也　鳶亦鷙鳥也　鱣鮪大魚也　杞枸杞也　桋赤楝也

韻讀　予六語同本韻　腓五微歸同本韻　發六月害九泰叶韻　梅十灰尤十一尤叶韻　濁三覺穀一屋轉韻　杞四紙有二十五有叶韻　天一先淵同本韻　桋四支哀十灰通韻

以上小旻之什凡十篇案是什序皆以爲刺幽王今刪之僅小旻大東二篇爲刺王之作其餘皆

臣子自傷所遭不偶或以弟兄多猜或以朋友不終或因父母早歿致不得終養或因朝臣排擠致被宮而被謫無非各寫遭際各抒胷懷雖小弁被廢子未可以刺父巷伯遭刑臣亦未可以刺君今乃概謂之刺其可乎哉歷讀三百作詩純被腐儒說壞卽此亦見一斑

北山之什

北山　刺大夫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章一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章二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章三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章四

右北山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十二句（姚氏際恆曰末章十二句今當分爲二章以其文法相同也從之）
詩惟姚氏以爲此士者所作以怨大夫也蓋以詩中有偕偕士子及大夫不均之語故不得又謂大夫作耳幽王之時役賦不均豈獨一士受其害然此詩則實士者之作無疑前三章皆言一已獨勞之故尚屬臣子分所應爲故不敢怨末乃勞逸對舉兩兩相形一直到底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此詩人善於立言處固不徒以無數或字見局陣之奇也

【集釋】偕偕（強壯貌）彭彭（不得息貌）傍傍（不得已貌）嘉（善也）鮮（少也以爲少也）將（壯也）旅（與膂同）燕燕（安息貌）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孔氏穎達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出入風議（孔氏穎達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

【標韻】杞事（四紙）叶韻　母（七麌二十五有叶韻）下（二十一馬）土（七麌叶韻）濱（十一眞）臣均（並同十一眞）賢（一先）通韻　彭（八庚）傍（七陽）將剛方（並同）轉韻　息（十三職）國（同）本韻　牀（七陽）行（同）本韻　號（四豪）勞（同）本韻　仰（二十二養）掌（同）本韻　酒（二十五有）咎（同）本韻　議（四寘）爲（四支叶韻）

無將大車　自遣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一章）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二章）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三章）

右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此詩人感時傷亂搔首茫茫百憂并集既又知其徒憂無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曠達聊以自遣之詞

前三章因人役而思友

末二章勸友以懷安首尾義脈自相援耳

亦極無聊時也序謂大夫悔將小人而詩無將小人意集傳又謂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而詩更無行役語不知諸儒說詩何以好爲附會也如是

【集釋】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也）疷（病也劉氏曰當作疷右旁從氏）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不能出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標韻】塵（十一眞）疷（四支當作疷與四支叶韻）冥（九青）熲（二十四迥叶韻）雝（二冬）重（同）本韻

小明　大夫自傷久役書懷以寄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一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三章）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四章）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五章）

右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此詩與北山相似而實不同彼刺大夫役使不均此因已之久役而念友之安居題既各別詩亦迥異故此不獨羨人之逸且勉其不可懷安也而序乃謂大夫悔仕於亂世詩方勉人以靖共已顧自悔其出仕有是理哉

【集釋】艽野（地名蓋荒遠之地無可考也）二月（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憂心如毒之苦也）共

人指僚友之處者共恭同朝竝位之人習也網除除舊生新卽二月初吉也謀怒也罪其興也發
急詒也遺戚也憂反覆傾側無常之意君子亦指其僚友也靖共闕氏作靖自靖自獻之靖如凡
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介猶助也
景大也昔

【叶韻】土七麌野二十一馬暑六語苦七麌雨罟並同叶韻　除六魚莫七遇庶同暇
二十二禡顧怒同叶韻　與一歷蔵同戚子六十二錫叶　宿屋覆同叶
韻　處六語與女並同本韻　息十三職直同福屋叶韻

鼓鐘　未詳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一章鼓鐘喈喈
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二章鼓鐘伐鼛淮有三洲
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三章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極力摹寫周樂之盛作收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四章

右鼓鐘四章章五句此詩循文案義自是作樂淮上然不知其
爲何時何代何王何事小序謂刺幽王已屬臆斷歐陽氏云
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
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
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
未詳觀此不惟不信幽王時作且並詩亦疑其非淮上詩也嚴
氏又云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論固當已然詩文
亦何嘗有幽王字哉夫疑此詩非幽王時詩也可且並此詩亦
疑其非淮上詩也不可以詩固云鼓鐘淮上矣禹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之境固甚寬不必定指徐夷爲言又

首章總言先從稷黍說起由播種而有收成由收成而得享祀由享祀而獲福祥蓋力於農事者所以爲神饗致其誠也是祭前一段文字二三章備言牲醴之盛俎豆之薦以及從祀之人莫不肅雍將事是以

況常武伐徐宣王親征何云亦不自往此詩之作或卽在於其
時而誤備於此歟玩其詞意極爲歎美周樂之盛不禁有懷往
昔淑人君子德不可忘而至於憂心且傷也此非淮徐詩人熟
覩周樂以詠欣慕之作而誰作哉特史無徵詩更失考姑釋其
文如此而仍闕其序云

【集釋】將將鐘聲也淮水出信陽桐柏山至淮安入海湯湯沸騰之貌回邪也鼛大鼓也周禮作
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笙磬三句器也蘇氏曰笙磬同音以其異
因夫人知之然則有妙旨在堂上者在堂下言不言同音矣此
樂皆和也然尤有妙旨小雅言琴瑟則笙磬依于笙堂上堂下之
數諧而倡曰我依我磬言如此商頌二南也二南爲文王之
積堂上堂下之樂又以用詩人之爲樂矣唯雅未詳或大雅之詩
詩後世之說子孫必之以用詩三百篇後不可據以解三百篇也然二南亦并
作樂之說出于三百篇也或以爲舞也
如舊所言以爲歌蓋以爲籥舞也或以籥舞者季札觀
象箾南籥者是矣此南籥也故承之曰以籥不僭
詩以籥南以籥雅也集傳釋不僭之義曰
言三者皆不僭也以籥與雅南爲三者誤僭亂也

【叶韻】將七陽湯傷忘並同本韻　喈九佳湝同悲四支回十灰通韻　鼛四豪
洲十一尤妯猶並同叶韻　欽十二侵琴音並同南十三覃僭二十七沁叶
韻

楚茨　王者嘗烝以祭宗廟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
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一章濟
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二章執爨
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
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三章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四章 禮儀既備

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

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五章 樂具入奏以

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六章

右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自此篇至大田四詩辭氣典重禮儀明

備非盛世明王不足以語此故序無辭以說之不得不刺爲傷

今思古之論然詩實無一語傷今觀安得謂之思古耶朱晦翁

辯之既詳且疑爲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而又指爲公卿之

詩也何哉此詩之非爲公卿作也亦不具論卽鼓鐘送尸乃奏

肆夏爲天子禮樂翁豈未之前聞何其疏忽乃爾耶至詩備之

佳則姚氏云煌煌大篇備極典制其中自始至終一一可案雖

繁不亂儀禮特牲少牢兩篇皆從此脫胎亦可謂善於論文者

矣

集釋 楚楚盛密貌 茨蒺藜也鄭氏曰鄭康成謂趨以采齊當爲

茨則以芽非其覆茨之名然則當其成也抽也與與翼翼皆言蕃廡而

世字猶爲贊其爲茨者後人誤也與與翼翼蕃盛貌

日億十萬曰億饗獻也安坐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

以安坐也侑勸也少牢饋食禮主人拜尸告飽祝侑尸奉大

之也侑未實也有司徹篇曰皇尸未實侑亦介也

濟濟蹌蹌容言也蒸烹也冬祭曰蒸秋祭曰嘗剝解剝也亨煑熟之也肆陳也將奉持

而進也祊廟門內也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

之也彼乎於此乎求神也爾氏毓氏曰王氏云凡祀祭在

則求諸陰求諸陽索祭求之於祊則求諸陰也甚明也猶

陽之間蓋祭無不求之神無不在求之于祊之備如其陰孔明備孔孔明猶備

皇大也保安也神保鄭氏曰神保何元子曰本其生存謂之

也祖言其情氣謂之神朱子謂神保其尸之嘉也

蘇氏所謂鑒保者來也茲爲神保賢婦乃謂神保安附

於巫猶身以賢婦目巫非以靈保目巫也君以神保名尸則于第

三章至神保是格者以巫之之茲也

保聿歸諸宰君婦也

婦嬪也燒肉炙肝也

豆莫前獻長兄弟...

... [illegible]

工祝致告 ... 祖位 ... 神醉 ... 四句 ...

... 請宰二句 ... 微罷豆 ... 于宰徹 ... 君婦 ...

後故言諸宰在君婦先何元子以君婦在諸不遲以疾爲入奏

宰後送謂君婦爲九嬪也女御之屬掌也不遲疾也

集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後

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後祿

祿矣故以燕爲將燕也 ... 前

受後祿而綏之也恐順也

標韻 茨十三 稷翼億同通 祀 福 叶韻 蹌 羊 嘗同通 亨

將 祊 明同 皇 慶疆同通 轉韻 踖 碩炙同通 莫 庶

客 錯 度同 獲 格同 酢 叶韻 愆 孫 通韻

祀 食 福 式 稷 敕極億同通 叶韻 備 戒 位 告

止 起同 叶韻 尸 歸 遲 私同 通韻 奏

祿 叶韻 將 慶同 本韻 飽 首 考 叶

韻 盡 引同 本韻

信南山　王者烝祭也

首三章因祭祀而尸賓致祭所自出與楚茨同意而較詳凡曰冬烝既時嘗言二人彼後推不能到至此可入祀事矣而未言牲酒先及瓜菹似閒錯乃文章中賓主法也薦祭乃稱神之德其氏曰上篇極敘祭禮儀節此篇則王畿疆理而加其其爲多聞擇別致格調又自不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章一）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章二）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章三）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章四）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章五）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章六）

右信南山六章章六句姚氏云此篇與楚茨畧同但彼篇言烝嘗此獨言烝蓋言王者烝祭歲也集傳亦以爲大指與楚茨畧同而以曾孫爲凡祭者皆得稱之案首章從南山禹甸言起以疆理南東之制屬之曾孫此豈爲公卿咏者耶謬矣愚謂不宜惟是詩中灌酒迎牲謂爲天子諸侯之禮且曰獻之皇祖則更非諸侯之所宜言矣姚氏又云此篇言曾孫與上篇曾孫别上篇曾孫指主祭者此言我疆我理則指成王也蓋我疆二句此初制爲徹法也然則此詩乃正雅之錯脫在此非幽王時詩誠有如晦翁之疑矣而何氏楷亦云楚茨信南山同爲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畧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畧於後自薦熟以後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是二詩同出一時則二曾孫均指成王也詎得謂凡爲祭者皆得而稱之哉

【集說】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之爲大界也理定其溝塗也畝隴也何氏楷曰韋昭云下曰畎高曰畝畝隴也案畝乃隴中水道古作甽六畎爲一畝對

首章從疆理說及收穫爲作起貴人祭事於方社則詳器物於用祖則詳樂器互文以見義一時之祭皆祈年耳非報自報而祈自祈也此乃省耕主於其因古王者愛民重農之意寫得如許親切豫備之際由於省夫至敬農夫之感由於社土能受農以求神全篇皆注一線說點周密神不外散

誠則畎爲下對畎則畝爲高畝即田身也　同雲　集傳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雰雰　雪貌　霢霂　小雨貌　優渥也霑足也　埸　音亦　何氏楷曰疆埸者田界之名疆乃井之界埸乃一夫百畝之界畔埸通作易　翼　同翼　翼翼整飭貌　彧彧茂盛貌　畀與也　菹酢菜也　祜福也　清酒　集傳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烝　冬祭名

【叶韻】甸（十七霰）田（一先）叶韻　理（四紙）畝（二十五有）叶韻　雲（十二文）雰（同）本韻　霂（一屋）渥（三覺）足（二沃）穀（一屋）通韻　翼（十三職）彧（一屋）食（職）叶韻　賓（十一真）年（一先）通韻　廬（六魚）瓜（六麻）叶　菹（六魚）祖（七麌）祜（同）叶韻　酒（二十五有）牡（同）本韻　刀（四豪）毛（同）膋（二蕭）通韻　芬（十二文）明（八庚）

皇（七陽）疆（同）通韻

甫田　王者祈年因以省耕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章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章二）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章三）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章四）

右甫田四章章十句此王者祈年因而省耕也祭方社祀田祖皆所以祈甘雨非報成也觀其或耘或耔曾孫來省以至嘗其

追敘方春始種一層
順敘夏耘除害一層
秋成收穫一層
寡婦遺穗從旁渲染
爲新闢畫法別致
入祭見田家樂趣
有古圖所不能到
者

儲食非春夏耕耨時乎至末章極言稼穡之盛乃後日成效因
農夫克敏一言推而言之耳文章有前路自有後路賓主須分
乃得其妙不然方祈甘雨何以便報成耶集傳按章分釋虛實
莫辨已失語氣乃更謂報福爲上頌下之詞以君王而祝農夫
曰萬壽無疆竊恐三代聖王不如是之悖且謬耳

集釋 倬［姚氏際恒曰倬大也毛傳作明貌不切］甫［亦大也］十千［鄭氏康成曰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陳［舊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大也］烝［進也］髦士［朱氏公遷曰髦士創農人之秀者鼓勉之意不可人人賤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變於衆也］齊明［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齊盛］犧羊［純色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四方之神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者即神農也］穀［養也］又［善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也］饁［餉也］攘［取也］旨［美也］易［治也］長［竟也］有［多也］敏［疾也］如茨［屋蓋如茨言其密也］如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

標韻 田［先一］千［同］陳［真十一］人［同］年［先］通韻 畝［有二十五］耔［紙四］薿［止］止［上］
叶韻 明［庚八］羊［陽七］方［同］臧慶［同上］轉韻 鼓［麌七］祖［同］雨［同上］黍［語六］女［同］
通韻 止［紙四］子［同］畝［有］喜［紙］右［有］否［同］畝［有］有［同上］怒［遇七］敏［軫十一］叶
叶韻 梁［陽］京［庚］倉［陽］箱梁慶疆［同上］轉韻

此乃有敘事而一
路順寫與前篇爲
勢不同前篇詳於
祭典省而畧於耕
此篇詳於敘農耕
而略於省斂祭

大田　王者西成省斂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章二］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章三］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
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章四］

右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此王者西成省斂之詩
與前篇同出一時蓋春秋巡省祈年報賽用以答神者也前篇
重在祈年省耕故從王者一面極力摹寫祀事巡典神則致其
誠民則極其愛所以盡在上者之心也此篇重在播種收成故
從農人一面極力摹寫春耕秋斂害必務去盡利必使有餘所
以竭在下者之力也凡文正面難於著筆須從旁煊染或閒處
襯托則愈閒愈妙愈淡愈奇前篇省耕只借儲食二語寫出聖
王愛民之情千古如見其誠此篇省斂本欲形容稼穡之多若
從正面描摹不過千倉萬箱等語有何意味且與上篇犯複尤
難出色詩只從遺穗說起而正穗之多自見其穗之遺也有供
小之穗爲刈穫之所不及者有刈而遺忘爲束縛之所不備者
亦有束縛雖備而爲輦載之所不盡者且更有輦載雖盡而折
亂在壠爲刈穫所不倒而束縛之難拾者凡此皆寡婦之利也
事極瑣碎情極閒淡詩偏盡情曲繪刻摹無遺娓娓不倦無非
爲多稼稱一語設色生光所謂愈淡愈奇愈閒愈妙善於烘托
法耳集傳不知以爲有餘不盡取又以爲與鰥寡共爲不費之
惠且以爲不棄於地爲不輕視天物皆呆泥句下未能明詩
旨誠如姚氏所譏又謂農夫答前篇之意則更非也

集釋 種［擇其種也］戒［備其具也］覃［利也］俶載［始事也］庭［直也］碩［大也］若［順也］方［房也集傳方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阜［實未堅者曰阜］稂［童粱］莠［似苗者也］螟螣［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按賊乃蟲害之意以此擇賊以爲總名恐非］穉［幼禾也］有渰二句

何氏楷曰済被文雲而致王傳寫以済爲雲與我似無據新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可證有渰淒淒雖承雲而言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興雨祁祁雖專指雨而意得在雲言興雨之雲祁祁然也公田集傳公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穉也稺之意也祁之禮而氏廹曰未方種祁以其所至之方而祈祁也

釋韻　戒叶韻　畝叶韻　碩若叶韻　好同本韻　螣賊同本韻　稺穉叶韻　萋祁私同穉穗利同叶韻　止子耔祀同本韻　黑稷同福叶韻

瞻彼洛矣　闕疑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右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此詩與秦風終南相似然彼自咏諸侯此則天子事也序說之謬固不必辯何元子謂紀東遷爲鄭武公咏姚氏取之然詩云以作六師豈亦爲未受命之世子咏耶集傳云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循文案義自如此解唯此等歌咏必有所紀非泛泛者今既求其事而不得則不如闕疑以俟知者之爲愈也如必謂爲東遷事則當是爲平王賦庶乎可耳

集釋　洛水名　泱泱深廣貌　君子指天子也　茨積也　韎茅蒐所染色也　韐韠也合韋爲之　奭赤貌　作猶起也　六師六軍也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　琫上飾　珌下飾

釋韻　茨止同本韻　奭師同本韻　珌室同本韻　同邦通韻

裳裳者華　闕疑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右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此詩與前篇互相酬答上篇既無可考則此亦當闕疑唯末章似歌非歌似謠非謠理學筆妙自是名言足垂不朽雖曰承上沃若而下不過借六轡在手以寫全德備躬常變大小無適不宜蓋必誠於中而後形諸外也故曰維其有是以似若何元子引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之言以釋毛傳曰左陽道爲朝祀之事右陰道爲喪戎之事未免泥而鮮通又以有似二語爲賦象賢指武公繼父興復王室事則尤鑿之又鑿姚氏雖存其說屈弗取也

集釋　裳裳集傳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　湑盛貌　覯見　處安也　芸黃盛也　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也

釋韻　湑寫處叶韻　黃章慶同本韻　白駱若叶韻　左宜叶韻　右有似叶韻

以上北山之什凡十篇

附會以致明珠委地瓦礫相混
然其精光寶氣自不可掩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一終　　　隴州門人李坤胥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目錄

小雅四

桑扈之什十首

桑扈　天子饗諸侯也
鴛鴦　幽王初昏也
頍弁　刺幽王親親衰薄也
車舝　喜賢友得淑女爲配也
青蠅　大夫傷於讒因以戒王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　鎬民樂王都鎬也
采菽　美諸侯來朝也
角弓　刺幽王遠骨肉而近僉壬也
菀柳　諸侯憂王暴厲也

都人士之什十首

都人士　緬舊都人物盛也
采綠　婦人思夫期逝不至也
黍苗　美召穆公營謝功成也
隰桑　思賢人之在野也
白華　申后自傷被黜也
緜蠻　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
瓠葉　不以物薄廢禮也
漸漸之石　東征恕也

苕之華 傷饑亂也

何草不黃 征夫恨也

須不忘戒可作兕觥銘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 四

桑扈之什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一章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二章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三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四章

右桑扈四章章四句此詩詞義昭然的爲天子燕諸侯之詩無疑然頌禱中寓箴規意非上世君臣交儆未易有此和平莊雅之音編詩者偶檢於此亦正變互雜之際能無所誤歟考左傳

成十三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敖取禍之道也正爲此詩下一注脚而集傳解不戢三句云豈曰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是意在求福略無警儆之意恐非詩旨故姚氏駁之以爲詩味索然且與來求犯複蓋二句皆正言非古語辭急而反言之那語辭非多也即思柔句亦當作飲此兕觥之酒宜思所以柔和其德性則彼交匪傲而萬福來求矣集傳訓思爲語辭者皆非其說於理較順故從之小序所謂刺幽王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不知所謂不敢妄爲附和也

集釋 交交飛往來之貌 桑扈竊脂也見小宛 有鶯其羽姚氏際恒曰有鶯之羽與領也古用字

多拘折（如此）君子（指諸侯也）胥（語辭）祜（福也）屏（蔽也）翰（幹也）辟（君也）憲（法也）戢（斂也）難（懼也）
那（語辭）兕觥（罰爵也飲酒所以寓鑒戒之意使人不敢觸而傲也）
旨（美也）敖（傲通）萬福來求（無事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標韻】扈（七虞）羽祜（同並本韻）領（二十三梗）屏（同本韻）翰（十五翰）憲（十四願）
叶韻　難（五歌）那（同本韻）觩（十一尤）柔求（同並本韻）

鴛鴦　幽王初昏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章一）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章二）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章三）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章四）

右鴛鴦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幽王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譏其穿鑿尤無理識然以為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亦未為得蓋臣子頌君何物不可以起興而乃有取於在梁戢翼之鴛鴦烏耶夫鴛鴦匹鳥當其偕而雙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有夫婦情而無君臣義焉故白華之詩有感於伉儷之不終亦引用其語而下即云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意固明然矣白華為申后被黜之詩安知此詩不為申后初昏而作聖人兩存其詩正以見幽王二三其德雖有初而靡終也何元子說詩甚鑿唯解此與鄙意同姚氏亦甚取之故並誌焉然其說亦非始於何氏嚴緝引鄒肇敏但彼謂詠成王自不如幽王之切而有據耳

【集釋】鴛鴦（匹鳥也朱氏彝曰鴛鴦鳧類雌雄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畢（小网長柄羅者也羅网也）頡逆曰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梁（石絕水為梁）戢（斂也）遐（遠也）摧秣（許氏謙曰摧同莝說文莝斬芻也）

摧（挫也）秣（粟馬也）艾（養也）綏（安也）

【標韻】羅（五歌）宜（四支叶牛何反）叶韻　翼（十三職）福（一屋）叶韻　秣（七曷）艾（九泰）叶韻　摧（十灰）綏（四支）通韻

頍弁　刺幽王親親誼薄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章一）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章二）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章三）

右頍弁三章章十二句序自節南山後無一不以為刺幽王此則真刺幽王詩也但謂不能宴樂同姓孤危將亡則非詩明言爾酒爾殽又云樂酒今夕何得謂之不能宴樂同姓耶蓋王平日親親誼薄雖有宴樂未能和睦故同姓諸公借飲酒以諷刺之曰豈伊異人曰兄弟匪他皆言外見意以為此兄弟也豈異人乎哉使王不以他人視骨肉則骨肉自骨肉他人自他人離弗知之同姓諸公又何至作此自外之辭以相諷刺此以知其為王發也無疑卒章又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雖不必定謂孤危將亡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王能無所動於中歟夫同姓群支本屬一氣即異姓諸親亦非外人凡屬兄弟以及昏姻甥舅咸欲庇蔭本根以固皇家如蔦蘿之施松柏而松柏亦因以自蔭其根株以故見君則喜背君則憂而無如君之外視兄弟疎遠

前後兩章實賦一往迎一歸來二四兩章皆寫思慕之懷如用實體中間忽易流利之筆三四反跌作勢全詩皆活靈動

舅甥未免本實先撥何哉此雖刺王而一片忠誠愛君之心溢於言表固自足存若集傳第以爲宴兄弟親戚之詩則此一篇也不過尋常欵洽何足重輕於其際歟

【集釋】頍（集傳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嚴氏粲曰許氏曰頍即古規字規爲貝者弁之貌也）弁（皮弁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皮弁則服以朝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推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何氏楷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積素）蔦（集傳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弈弈（所憂心無所薄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也嚴氏曰以時爲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阜（猶多也）霰（集傳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

【標韻】何（歌五）嘉（麻六）他（歌）通韻　柏（陌十一）弈　懌（同並本韻）　期（支四）時（同）來（灰十）通韻　上（二十三漾）怲（二十三梗）臧（陽七）叶韻　首（二十五有）阜　舅（同並本韻）　霰（霰十七）見（霰）宴（同並本韻）

車舝　嘉賢友得淑女爲配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一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二章）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三章）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四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五章）

右車舝五章章六句此詩依序及集傳均有可疑處序云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道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敷暢之云思得孌女以閒其寵則是褒傾鄭袖陳平紿閼氏之計耳以變易變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眞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黜褒嬖嬖寵不再移其爲悖義而傷教亦已甚矣姚氏以爲燕此可以彝節然亦不能定其爲誰作也集傳則第以爲宴樂新昏之詩夫樂新昏則德音燕譽無非賢淑而高山景行亦屬閨門試思女子無儀是式而何德音之可樂閨門以貞靜是修更何仰止之堪思且令德既望其來教式歌又樂其且舞皆於事理有難通卽須揚亦覺其弗類孰謂詭之關雎可以共得性情之正而爲昏禮通用之樂乎無已其爲樂賢友而得淑女以爲之配乎故曰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此其人學品既端如高山之在望景行之堪追非得碩女何堪來教故於其乘車而往迎也不啻飢渴之難待其歸而來歸也愈見琴瑟之靜好遂不覺中藏而心寫之以爲佳耦鮮覯雖無旨酒飲亦能甘雖無嘉殽食亦自飽但恨無德可以稱述於女則唯有式歌且舞以頌爾之新昏而已然頌新昏而不忘碩德此所以爲賢詩人與友均堪不朽夫子引之以爲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豈無意歟

【集釋】閒關（車舝聲）舝（左傳作轄車軸頭鐵也嚴氏粲曰案說文舝車聲也又曰舝車軸端鍵也車行則鍵也故謂之閒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其說本此）孌（美貌）逝（往也）括（會也）依（茂木貌）鷮（集傳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也）碩（大也）射（厭也）女（指友也）柞（櫟也）湑（盛也）鮮（少也）覯（見也）景行（大道也）慰（安也）

【標韻】舝（八黠）逝（八霽）渴（七曷）括（同）叶韻　友（二十五有）喜（四紙）叶韻　鷮（二蕭）教

韻（四）通韻　譽（六御）射（十一）叶韻　幾（五）幾（同）二字同韻　女（六語）舞
（七）通韻　同（七陽）薪（十一真）叶韻　滑（語）寫（二十一馬）叶韻　仰（二十二養）行
（七陽）叶韻　琴（十二侵）心（同）本韻

青蠅　大夫傷于讒因以戒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一章）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二章）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三章）

右青蠅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幽王也集傳則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二者似是而未盡也蓋詩明言構我二人是此人已中其害乃爲詩以避王非徒空言刺而戒之已耳凡事必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唯讒則必先由遠以及近由疏以及親迨至親近而亦受其讒則讒

眞無所底極已此人與王始必相得至是亦爲所譖故曰構我二人夫以我二人之親且信也似無所用其間矣而讒居然行乎其間使我二人始合而終離外信而內疑者其爲術不甚可畏哉吾願王愼勿聽之可也王不知讒王獨不見青蠅乎青蠅之爲物至微而甚穢驅之使去而復來及其聚而成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始不過止于樊繼且止于棘終且止于榛是無往不入漸而相親是非淆而黑白亂矣故首章直呼君子以勿聽戒之然後甚言其禍如後世禪家之當頭棒喝使人猛省耳而君子之上必加之曰豈弟者微詞也

【集釋】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樊（藩也）君子（王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構（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二人（已興者）

【標韻】樊（十三元）言（同）本韻　棘（十三職）國（同）本韻　榛（十一眞）人（同）本韻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一章）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二章）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三章）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四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五章）

右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集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姚氏以爲此說出後漢書注未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衛武公刺時愚謂二說實相通詩爲武公之作無疑不必過爲苛論也當幽王時國政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君臣上下沈湎淫泆以成風俗者尚堪問哉武公初入

為王卿士雖免不與其實既見其如此無禮而又未敢直陳君失只好作悔過用以自警使王聞之或以稍正其失未始非詩之力也古人教人以言教不如以身教臣子事君以言諫不如以身諫武公立朝正已以格君非雖曰悔過實以諷諫意耳毛韓二說原未嘗錯特各主一義遂使詩旨不明以啟後世之爭夫豈無因而至此哉詩本刺今先陳古義以見飲酒原未嘗廢但須射祭大禮而後飲而飲又當有節不至失儀乃所以為貴古之飲也如是今之飲酒則不然飲必至醉醉必失儀不至伐德不止其無禮也又如是兩義對舉曲繪無遺其寫酒客醉態縱令其醒後自思亦當發笑忸怩難安此所以善為諷諫也末乃言立監佐史勿大怠以至妄語大傷酒德總是自警語總前作收為全詩正旨篇法極為整飭而前四章雖若古今二義平說其實章法各極變化盡作者之能事又非後世鋪次排比者比不惟言可為戒文亦當法非武公盛德孰能為之哉

【集釋】初筵（初即席也周禮春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殽）旅（陳也）和旨（調也美）偕（齊一也）設（將射更整其柴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集傳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進以寅氣）抗（張也）張（集傳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矢也舉）的（質也侯中所射之地為賓所）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上之辭也）籥舞（文舞也而奏與笙鼓相應也）烝（進也）衎（樂也）烈（業也）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也）林（盛也）各奏爾能（【集傳】子孫各酌獻）

（尸尸酢而卒爵也）仇（【集傳】仇讀曰斛新氏讖曰釋文鄭音拘把取酒也）室人（室中有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時（時祭也）反反（謹重也）幡幡（輕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怭怭（嫚也）秩（常也）號（呼也）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傞傞（盛旋不休貌）俄（傾貌）伐（害也）令（善也）監史（司正之屬）謂（告也）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作必無之物也姚氏際恆曰由醉之言二句謂其所言無實如可使出童羖者此必無之物甚言其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為尼以恐之且醉者正以變易情志不異於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爵不識二句（姚氏際恆曰三爵不識二句謂二爵之聽亦不識況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茫然無所記矣夫人甚有覓容何以知其爵止三將乎醉而失德者多則覓敢飲而不止所至若二爵使已於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大德耶況以不識為無所記更不知從其記何事也）

【韻讀】秩（無韻）楚（六語）旅（同）本韻　旨（四紙）偕（九佳叶）叶韻　設（九屑）逸（四質）通韻　抗（二十三漾）張（十陽）叶韻　同（一東）功（同）本韻　的（十二錫）爵（十藥叶）叶韻　奏（二十六宥）禮（八薺）叶韻　林（十二侵）湛（同）能（十蒸）通韻　又（若叶音怡）時（四支）叶韻　恭（同上）反（十三元）幡（同）僊（一先）通韻　抑（十三職）怭（四質）秩（同）通韻　呶（三肴）僛（四支）郵（十一尤）叶韻　俄（五歌）傞（同）本韻　福（一屋）德（職）叶韻　羆（六麻）儀（支）叶韻　否（四紙）史恥（同紙）怠（十賄）通韻　語（六語）羖（七麌）通韻　識（職）又（見上）叶韻

魚藻（鎬民樂王都鎬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興也）（一章）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二章）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三章）

右魚藻三章章四句此鎬民私幸周王都鎬而祝其永遠在茲之詞也然其體近乎風所以為變雅歟不然都鎬始自武王詩

朝覲正面只彼交匪紓一句寫足

考采乃天子雅制諸侯之樂

不當別序在此而序在此者以其體變故耳小序不知遂以刺幽王其說固非即集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亦未得詩意夫使諸侯而美天子也則必將先序鎬京形勝以為天下壯觀而願吾主之宅是鎬京以撫有四夷也乃所以為下頌上之詞乃所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辭今不過曰王在鎬耳而其與又不過曰魚在藻耳以魚之在藻與王之在鎬則其細已甚故知為細民發口也無疑矣夫細民何知險要但喜其身近皇居遂若私為己有不啻形諸歌咏已耳細玩兩在字則其情自見聖人喜其真誠無偽採以入樂且採以入雅樂亦足見周初盛時民情之愛戴其君上也如是而唯然民則尤深幸無已焉若何之子以為武王豈遷之詩則徒泥豈樂之豈為愷豈之愷耳說詩而死於句下則豈詩說詩者哉

〔集釋〕藻水草也　頒大首貌　豈亦樂也　莘長也　那安也　居處也

〔標韻〕首五有、酒同本韻。尾五尾、豈同本韻。蒲七虞、居六魚通韻。

采菽　美諸侯來朝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章一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章二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章三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章四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章五

右采菽五章章八句此固是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命之詩然非出自朝廷制作乃草野歌咏其事而已觀前後四章與錐自見事極典重而起極輕微豈國家錫予而有取於筐筥以為典耶若集傳云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則尤非詩中明言天子所予天子所命等語則非天子自言可知讀詩不先明語氣安能更望其深探作者微意學者試將此詩與彤弓湛露等篇並讀其氣象之廣狹輕重迥不相侔然後知事體雖同詩旨各別太史錄之亦將以紀一時之盛云爾若序謂刺幽王侮慢諸侯之說不足辯

〔集釋〕路車　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玄袞及黼　集傳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纁裳而已　觱沸　泉出貌　檻泉　正出也朱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傳云直出直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　芹　水草　淠淠　動貌　嘒嘒　聲也　股　王氏曰股脛本也邪幅偪也所以束脛在股下也如今行縢　交　交際也　紓　緩也　蓬蓬　盛貌　殿　鎮也　平平　毛氏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傳云辨治未聞便便安　左右　諸侯之臣也　率　循也　紼　繂也　纚　維也　葵　揆也　膍　厚也　戾　至也

〔標韻〕筥六語、予同、馬二十一馬、黼七麌叶韻。芹十二文、旂五微叶韻。淠八霽、嘒同、屆十卦通韻。股七麌、下二十一馬、予六語叶韻。命二十四敬、申十一真叶韻。蓬一東、邦三江、同一東、從二冬通韻。維四支、葵同本韻。膍八齊、戾八霽叶韻。

角弓　刺幽王遠骨肉而近僉壬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章一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章二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四章）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五章）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六章）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八章）

右角弓八章章四句　觀頍弁爲兄弟刺幽王之詩則此篇亦爲刺幽王也無疑特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則詩中無刺讒語唯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是此詩大旨前四章疏遠兄弟雖係不相怨而民且傚尤體多用賦後四章親近小人以至不顧其後而相殘賊詩純用比乃篇法變換處中間以民之無良一句綰合上下唯無良故兄弟相瘉唯無良故小人不讓如老馬之不量力而思任啟如飲食之不自足而貪殘是縱王又不知

其惡反飽之欲是教猱以升木而以塗附塗其可乎哉雖然小人之情亦視君子爲轉移焉耳君子而有徽猷小人亦將聽用而與爲屬譬彼雨雪見日卽消而自流也無如君子莫肯下遺以德反自矜驕小人得以逞志滅棄禮教敗壞王綱則與蠻髦無異非世道人心一大害哉吾用是隱然深憂而不能自解者也雨雪陰凝之象兄弟相瘉小人縱欲均包在內集傳專指讒言姚氏專主兄弟疑怨說均非蘇老馬二章卽承受爵不讓來雨雪二章卽承小人與屬來一氣相承而下前後雖若分說而蟬聯不斷章法之妙無以踰此章法明則詩旨亦自見矣奈何說詩諸儒多不以章法爲重哉

集釋　騂騂（弓調利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

兩後字宜一例看天王之威甚暴使予靖之其亂甚後後則其予無有所極也末章言天王之欲無有極王使予不早靖之則小民受害日屬凶形之地爲時能已哉

兄弟昏姻疏遠近之意）胥（相也）令（善也）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饇（飽也）猱（獼猴也）塗（泥也）附（著也）猷（道也）屬（附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

標韻　反（十三阮）遠（同）本韻　遠（叶于圓反）然（一先）叶韻　教（十九效）傚（同）本韻　裕（七遇）瘉（七虞）叶韻　方（七陽）亡（同）本韻　後（二十五有）取（同）本韻　木（一屋）附（遇）屬（二沃）叶韻　瀌（二蕭）消驕（同上）本韻　浮（十一尤）流憂（同上）本韻

菀柳　諸侯憂王暴虐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一章）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二章）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三章）

右菀柳三章章六句　姚氏曰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

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概王待諸侯不以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其說義理敵正大故錄之若如序與集傳所云是以私心待天王不臣孰甚爲此詩直可刪去何存之有然詩中所刺又似厲王非幽王也蓋其所述非暴卽虐於厲王爲尤近云

集釋　菀（茂盛也）尚（庶幾也）上帝甚蹈（姚氏際恒曰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足斟而屈之之請故訓動鄭仲與謂猶衆記發揚蹈屬之屬亦可參誤謂上帝甚蹈厲不可自暱於其安也集傳日上帝指王也又不言何王蹈當作神甚從國策辭書以瞬作辭而又別解上帝爲王混亂之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制之矣甚上帝國策諸書難作上天其實卽以上帝比天王也不然上天甚神與下文俾予靖之語意殊不相貫蘇氏於上帝則從國策之文於甚蹈則又不從甚神之訓何也）暱（近也）靖（[illegible]也）極　愒（息也）瘵（病也皆無自取病也）邁（過也言王必過責我也）傅　臻

也　王曷予靖之（言我曷不靖其厥職凶危也）矜（言民之遭凶危而可憐也）

【音韻】息（職十三）暱（質四）極（職）通韻　惕（錫入）瘵（卦十）邁（同）通韻　天（先一）臻（真十一）矜（蒸十）通韻

以上桑扈之什凡十篇（案是什雖多刺幽王之詩而桑扈則天子燕諸侯魚藻則民樂王都鎬采菽則又詩人美諸侯之來朝均非後世衰亂之音幽王世焉有此和平作哉蓋周初正雅錯簡在此不必曲爲之說也大凡說詩不可預設成心須各還本面雖不能言言皆有中要亦十得八九不可不知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稱舊都人物盛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章）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二章）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三章）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四章）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五章）

右都人士五章章六句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蓋襲禮緇衣之誤不再辨集傳云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然則此又東遷以後詩也況曰彼都曰歸周明是東都人指西都而言矣詩全篇只咏服飾之美而其人之風度端凝儀容秀美自見即其人之品望優隆與世族之華貴亦因之而見故曰萬民所望也詩本無甚關係然存之可以紀一時盛衰之感而因以見先王化洽俗美之休猶未盡泯於人心云

【集釋】不改（有常也）周（鎬京）臺（夫須也見南山有臺）緇撮（緇布冠也）綢直如髮（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姚氏際恒曰綢直如髮毛謂密直如髮斯薄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隘發此說是如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平實之妙且以髮驗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蠆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予又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 [illegible]）卷髮（[illegible]）蠆（[illegible]）邁（[illegible]）旟（[illegible]）盱（[illegible]）苑（[illegible]）尹（[illegible]）吉（[illegible]）厲（[illegible] 青垂氏傳所箱兮旅）

【音韻】黃（陽七）章（同）望（同）本韻　撮（曷七）髮（月六）說（屑九）通韻　實（質四）吉（同）結（屑九）通韻　厲（霽八）蠆（卦十）邁（同）通韻　餘（魚六）旟（同）盱（虞七）通韻

采綠　婦人思夫期逝不至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一章）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二章）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三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四章）

右采綠四章章四句此眞風詩也何以列之於雅儻所謂變體者非歟幽王之時政煩賦重征夫久勞於外踰時不歸故其室思之如此採詩者錄之以刺時非詩有刺王意亦非詩之刺怨曠者序說既欠分明辯之者亦未暇深爲理會也夫王政失平民人嗟怨不在其人即在其家茲錄其室怨曠之詩雖無一語及王政而王政之苦於民者自見諸言外故曰刺也

綠 曰資菉施以盈室王逸云綠蓐也今呼鵰鶚采菉令荻前只適門以為辨
于褧則當遲時字爲菉矣 匊 兩手曰匊 局 卷也 藍 染草也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何監是可以染之草 襜 衣蔽前謂之襜蔽膝也 詹 與瞻同 五日六日 嚴氏粲曰五日爲期二句曰五
日成言也六日謂矣之意言本五日爲期今六日尚不歸
是過期之意不必定泥為六日而吸也嚴氏以其不近理改爲
五月六月 旴 綸 曰理絲曰綸
何其迂哉

標韻 綠 沃二 匊 屋一 沐 同 通韻 藍 覃十三 襜 鹽十四 詹 同 通韻 弓 東一
緡 眞十叶韻 魚 語六 者 馬二十一叶韻

黍苗　美召穆公營謝功成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章一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章二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章三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章四 原隰既平泉流既

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章五

右黍苗五章章四句此詩明言召穆公營謝功成士役美之之作而序固云刺幽王者何也事與崧高同詩亦出於一時而彼篇則入大雅此自歸小雅者體異故耳詩以體分不在事同讀者試合兩篇而細味之其厚薄輕重當自有得於心豈以士役朝臣及詩之長短而分大小哉姚氏之論未足憑也

集釋 芃芃 長大貌 任 負任者也 輦 人輓車也 牛 所以駕大車也 集 成也 徒 步行者 御 乘車者
師旅 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 肅肅 嚴正之貌 謝 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州 功 工役之事也
營 治也 烈烈 威武貌 征 行也 平 土治曰平 清 水治曰清

標韻 膏 豪二十 勞 同本韻 牛 尤十一 哉 灰十叶韻 旅 語六 處 同本韻
營 庚八 成 同本韻 清 庚 寧 青九 通韻

全篇皆先比後賦章法創格舊說皆謂興又一奇也

隰桑　思賢人之在野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章一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章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章三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章四

右隰桑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幽王辨說以爲非刺詩然桑而曰隰則以興賢人君子之在野者可知夫以賢人君子而隱處巖阿則朝廷之上所處非賢人君子之儔又可知詩不言在位廷臣而思野處賢士以至中藏心寫無日能忘則當日朝政爲何如哉故序言亦未可以厚非特此皆言外意詩中原未嘗露似亦不必據此爲說徒傷詩人忠厚意耳

集釋 隰 下濕之地 阿 美貌 難 盛貌 沃 光澤也 幽 黑色也 膠 固也 遐 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

注曰瑕之言胡也 謂 猶告也

標韻 難 歌五 何 同本韻 沃 沃二 樂 藥十叶韻 幽 尤十一 膠 肴三叶韻
愛 隊十一 謂 未五通韻 藏 陽七 忘 同本韻

白華　申后自傷被黜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章一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章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章三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章四 鼓鍾于宮聲聞于
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章五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 章六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章七 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章八

右白華八章章四句小序謂周人刺幽后也蓋亦不必辨大序

謂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周人爲之作是詩者亦非挨此詩情詞悽惋託恨幽深非外人所能代故集傳以爲申后作也姚氏曰鄭仲興云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何元子駁之曰驪山之事不可舉以貳申后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弑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鄭舉皴謝親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爲允又曰鄭氏依序最屬可恨故録何氏之駁于此俾人無惑焉愚案后此時殆歸申且尚在亦不過一老婦人耳何能阻父兄之逆謀觀宜臼卽位後尚不能指叛臣而申弑逆之與況申后乎論古人當卽勢以原心不可好爲苛論以責人也是詩之作與小弁同爲千古至文至今讀之猶令人悲咽不能自已非至情而能若是乎

【集釋】白華 野菅也已漚爲菅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英英 輕明之貌 天步 猶言時運也 猶 如也 滮池北流 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碩人 尊大之稱指幽王也 卬 我也 烘 燎也 煁 無釜之竈可烘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懆懆 說文云愁不安也 邁邁 不顧也 鶖 禿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鴛鴦 見前 扁 卑貌 疷 病也

【標韻】束 沃二 獨 屋一 通韻 茅 肴三 猶 尤十一 叶韻 田 先一 人 真十一 通韻 薪 真 煁 侵十二 人 真 心 侵 通韻 外 泰九 邁 卦十 通韻 林 侵 心 侵 本韻 翼 職十三 德 同本韻 卑 紙四 疷 同本韻

緜蠻　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一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二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三章

右緜蠻三章章八句此王者加惠遠方人士也緜蠻黃鳥音雖可聽而所飛不遠極其所至不過止于丘阿丘隅丘側而已以喻遠方寒士雖有令聞無力觀光難貢於王者故代爲之設想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豈敢憚行亦畏不能趨以極所至云耳然則國家宜何如加惠而矜恤之乎夫亦曰飲之食之使內無所憂教之誨之使學有所就更命後車以載之使其利用賓王者無所憚其勞則野無遺賢而國多俊士矣若如序云微臣刺亂而詩無刺意卽如集傳所云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又何其卑鄙無足道哉姚氏曰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詩然則命車載之果誰爲之命耶是皆不可通之說也舊說又謂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託于卿大夫而望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則不知其何所謂矣噫說詩之難也若是其甚乎

【集釋】緜蠻 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 阿 曲阿也 後車 副車也 隅 角也 憚 畏也 趨 疾行也 極 至也

【標韻】阿 歌五 何 同本韻 誨 隊十一 載 同本韻 隅 虞七 趨 同本韻 側 職十三 極 同本韻

瓠葉　不以物薄廢禮也

魁既而遊詰萬前若使月離句在上則語意自順而文氣庸平矣不可不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一章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二章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三章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四章

右瓠葉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幽王固鑿集傳以爲燕飲之詩亦泛大抵古人燕賓情真而意摯不以豐備而寡情亦不以微薄而廢禮瓠葉兎首固不必拘然總是微薄意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亨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然而格調平庸詞意膚淺未免三百篇之濫觴則又不可不知也

集釋 幡幡瓠葉貌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爲羮炮毛曰加火曰燔炙炕火曰炙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標韻 亨八庚嘗七陽轉韻 燔十三元獻十四願叶韻 炙十一陌酢十藥叶韻 炮三肴醻十一尤叶韻

漸漸之石　東征怨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一章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二章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三章

右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此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以爲刺幽王姚氏謂其無據然以詩體槪之氣味甚薄唯務造響句以爲奇此正雅降爲風之候故以屬諸幽王亦無疑也唯大序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久病於外故作是詩則徒成爲附會而無據耳又豕涉波四句或以爲既雨或以爲將雨或以爲實境或以爲虛擬借以起興均非確論此必當日實事月離畢而大雨滂沱雖負塗曳泥之豕亦烝然涉波而逝則人民之被水災而幾爲魚鼈者可知卽武人之備瘕登足冒險東征而不遑他顧者更可見四句只須倒說則文理自順情景亦眞詩人造句結構與文家迥異不可以辭而害意也不然武人離家遠行何物不可起興而必有取於豕涉波月離畢之象乎古人作詩務要徵實況此東征尤關國事不可不據實直書以備國史採錄如十月辛卯日有食之之類所謂詩史不可解過奈何諸儒說詩不從此等處着眼細勘反以爲虛詞起興徒賞其語意奇警爲得未曾有哉吁可嘆已

集釋 漸漸高峻之貌卒卽崒字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沒盡也出謂深入不暇出也豕白蹢四句蹢蹄也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朱子曰畢是漉魚底义網漉魚則其升水漲濟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柄下開而又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集傳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嚴氏際恒曰且集傳引强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既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姚柄曰將雨之說兩請說翁如棟因注下離畢之義觀爲若兩嗽鶴鳴垤蛭之說同一可昕恐訶出陽日久三年六月不知發歷雨暘武人何若若以此爲若岩東山零雨特親餘途所遇而言不可以此倘彼也豕性或裏孫聚卑爲之所有之若謂真兩王于游泳波漣鮮不載胥及豫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興豕性頁垄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隱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濯他事兩兩相況意直挺而味深爲此說其往存之家數說皆似是而實非其說已見本文不再贅

標韻 高四豪勞同朝二蕭通韻 卒四質沒六月出四質通韻 波五歌沱他

隨本韻

苕之華　傷饑亂也

沉痛語不忍卒讀奇闢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韻)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韻)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韻)

右苕之華三章章四句周室衰微戰亂且饑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人民生當此際不如無生益深悲其不幸而生此凶荒之世耳序但謂大夫閔時則不知其所閔者何事大序乃云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而其義始暢牂羊二句造語甚奇敍之豕涉波尤為聱闊可愕姚氏謂但覺其奇妙不能深得其解因引毛傳云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集傳云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以為二說皆非確義唯集傳較近嚴粲集傳是也何云難解姚氏說詩雖多穎悟要亦有推求過深之處故既信而復疑耳

【集釋】苕(集傳)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牂羊(牝羊也)　墳(大也)

【標韻】黃(七陽)傷(同)本韻　青(九青)生(八庚)通韻　首(二十五有)罶(同)飽(十八巧叶入補苟反)叶韻

就是一種陰幽荒涼景象寫來可畏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詩境至此窮仄極矣

何草不黃　征夫恨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韻)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韻)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韻)

右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此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人皆知之矣唯兕虎二句迄無定解何哉大序云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集傳云言征夫匪兕匪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是皆泥兩匪字而不得其解耳姚氏雖知是倒句法乃曰率彼曠野者非兕非虎耶而又以為與征夫朝夕在途也亦非蓋全詩皆賦體而諸家必欲以為興故泥而鮮通毛集傳則前後三章皆興獨虎兕章以為賦尤覺可怪夫征役不息經歲往來以至何草不黃矣而經營四方者猶未有已時耶即至草色皆枯由黃而元而征行仍如故也且也曠野之間無非虎兕幽草以內盡是芃狐此何如荒涼景象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乘此棧車行彼周道是虎兕芃狐相率而為群也其幸而不為惡獸所噬者亦幾希矣嗟嗟我征夫也獨非民哉胡為遭此亂離棄其室家幾至無人不鰥也哉蓋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豈能久待編詩者以此殿小雅之終亦易剝純陰之象坤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其是之謂歟觀於詩而世運之升降人事之盛衰可一覽而識其故矣

【集釋】將(相將而行也)　玄(赤黑色草衰而黃既盡而黑也)　率(循也)　芃(尾長貌)　棧車(役車也)

【標韻】黃(七陽)行將方(通)本韻　玄(一先)矜(十蒸)民(十一真)通韻　虎(七麌)野(二十一馬)暇(二十二禡)叶韻　草(十九皓)道(同)本韻

以上都人士之什凡十篇

案是什有宣王時詩雜入其中者黍苗是也有東遷後詩雜入其中者都人士是也亦有周盛時詩雜入其中者采綠是也要之氣味甚薄履兼乎風故不得為雅之正其條急管繁絃哀音促節盡是亡國之詩徒以造句奇警為驚人之具有似六朝陳隋人語專以琢句為工求其真氣則索然矣文章厚薄關乎氣運雖三代著作亦不能不為風會所移朱氏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變為風亦有其漸歟可謂知言然愚謂不獨此也即桑扈一什除賓之初筵及車舝采菽洋洋數篇外其餘莫非風體讀者試合前

六什而遡觀之則小雅正變之分亦可以得其間有以事變者有以體變者不能不細心剖別而後說詩體裁乃判然而無混耳

詩經原始卷之十二終

隴州門人李[illegible]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目錄

大雅一

文王之什　十首

文王　周公追述文德配天以肇造乎周也
大明　追述周德之盛由於配偶天成也
緜　追述周室之興始自遷岐民附也
棫樸　文王能作士也
旱麓　祭必受福也
思齊　刑于化洽也
皇矣　周始大也
靈臺　美遊觀也
下武　美武王上繼文王以昭後嗣也
文王有聲　鎬以成豐志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一

說見小雅〇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章氏潢亦曰嘗讀李白詩云大雅久不作自其探明大雅之旨矣乎三代而下如韓退之虐平淮西碑其於小雅猶庶幾近之至於大雅蓋特久不作而已乎而大雅之義其不明於世也本久矣何也大雅篇什皆所以發天人之奧也難後儒終生鑽若擬彙亦止能數陳其理義云耳求其知性知天淵斯大雅之精奧者幾何人哉又曰自文王在上以至召旻篇什不齊契非此詠但是詩也向非周召衛武申伯大聖大賢亦與能有此大雅之旨也宋二說皆謂大雅非聖賢不能爲誠爲有見若云大雅篇什皆發天人之奧則未盡然夫大雅固有美有刺也雖多頌德亦嘗論功安能盡發天人奧義如江漢常武奕立王之中興斯仰召旻刺幽王之召穆何書有一言及於天人性理卽行葦鳧鷖亦無非燕飲祈祠等事固不害其爲大雅詩也蓋大小雅之分亦以樂與爲耳讀者試卽爲高秉前二詩論之而其體自見又卽賓之初筵奏抑詩合而系之而其體愈見故詩皆前人之所謂人同事同衍也而何以詩之詞氣與音節迥然不同此可以知大小雅之分矣稱謂天人與趣固非聖賢不能發大雅篇什亦多賢之而欲執是以盡大雅之體則將以性理爲風騷又何異宋人談詩入魔不知所卻幾至障礙也耶

文王之什

文王　周公追述文德配天以肇造乎周也

首章提明不過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一而造語特奇此詞文之分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illegible]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一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illegible]

遍及孫子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二章

[illegible]

福及多士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三章

理詩無此撰三代憂懼之所以異於宋儒處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商之孫子亦臣服于周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殷之多士亦駿奔于周四章平列對舉一快一戒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五章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勸進念殷鑒未失亦可配天以起下章文勢乃曲而不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六章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七章

天無聲臭可求唯法文王卽所以法天此首章與天合結作收法極嚴整

右文王七章章八句小序謂文王受命作周似是而非也文王未改元何以云受命歐陽氏蘇氏游氏諸家辨之詳已然愚獨怪漢以後儒者何不信經傳而信符讖不信孔子而信雜家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使受命改元何以尙云服事哉天下豈有二天子而可云服事者故知文王並未改元也三分有二亦就人心之向背言之耳集註引春秋傳以釋論語云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亦屬非是既曰畔國豈尙可以事紂乎哉此詩蓋推本文王之德

足以配天故可以肇造周室於奕禩商之孫子臣服于周與殷之多士亦來助祭皆武王有天下後事非謂文王時卽如是也呂覽引此詩以爲周公作蓋亦近之唯集傳云以戒成王則不必泥夫文王德配上帝而其後遂有天下者蓋能盡人性以合天心而天因以位育權畀之耳中古前聖君固常有之三代後帝王所必無也故周公述焉亦將以爲萬世法豈獨爲成王戒耶然求其所以能與天合德之故則不過曰穆穆曰於緝熙敬止而已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可謂唯聖賢能知聖賢矣然則此詩固不獨與王兆瑞之章抑亦聖學傳心之與故非周公不能爲也至其章法之佳句法

之奥已見眉評旁批讀者細玩之而自有得於心焉

【集解】於 歎辭 昭 明也 命 天命 不顯 顯 毛氏曰不顯顯也 不時 時 鄭氏曰不時時也 陟降 升降也 帝左右 左右 帝旁也 亹亹 勉也 令聞 令善也 聞 聲譽也 陳錫 錫 賜也 哉 語辭 侯 維也 本 宗子 支 庶子 穆穆 深遠之意 緝 續也 熙 明也 敬止 止 語辭 假 大也 麗 數也 不億 不止於億也 侯于周服 服 臣服也 殷士 殷之士也 膚 美也 敏 疾也 祼 灌鬯也 將 行也 京 周之京師也 常服 黼冔 冔 殷冠也 蓋臣 王之蓋臣也 無念爾祖 念 念也 聿 語辭 永 長也 言 配命 命 天理也 師 衆也 上帝 天之主宰也 駿命 大命也 不易 言難保也 遏 絕也 宜 布也 昭 明也 義 善也

刑 法也 孚 信也

【叶韻】天 先 新 十一 通韻 時 四支 右 二十五有 叶韻 已 四紙 子 同本韻 世 八霽 世 同 二字自為韻 翼 十三職 國 同本韻 楨 八庚 寧 九青 通韻 止 四紙 子 同本韻 億 十三職 服 一屋 叶韻 常 七陽 京 八庚 轉韻 冔 七麌 祖 同本韻 德 十三職 福 一屋 叶韻 帝 八霽 易 十一寘 通韻 躬 一東 天 一先 叶韻 臭 二十六宥 孚 七虞 叶韻

大明　追述周德之盛由於配偶天成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一章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二章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三章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將言文武受命故先據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爲全篇綱領而後得辭然可見其皆由言以協之也

次章至六章皆是敘文武生有聖德

並非偶然實天作之合故父子夫婦之間皆有盛德以相配偶而生聖嗣在文法此爲補敘間文在詩意此爲追述要義

七八兩章始言伐商而有天下以終首章之意

前明作收與明明綿綿相應用字亦極不苟如是

全詩六句八句相間成篇又是一格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四章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五章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六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七章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

伐大商會朝清明 八章

右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序謂文王有明德故天

復命武王也直不知詩中命意所在即辨說云言王季大任文

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亦甚含糊蓋周家奕世積功

累仁人所知之所奇者歷代夫婦皆有盛德以相輔助並生聖

嗣所以爲異使非天作之合何能聖配相承不爽若是故詩人

命意卽從此著筆歷敘其昏媾天成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然大

任大姒明寫邑莘暗寫此又文心變幻處從來說詩者無人道

及不將詩人一片苦心埋沒不彰耶至首尾三章極言天人感

應之機捷於影響天可信而不可信王易爲而不易爲逆天者

天必亡之順天者天必昌之其昌之也一朝而淸明其亡之也

四方無所恃故必有明明之聖德而後有赫赫之天命天人之

際豈不亦甚微哉吾願萬世之有天位者當以殷適爲戒而以

武王爲法庶可以上應天心中承祖德下撫四方一戎衣而天

下大定也然亦豈偶然得之者歟於虖盛矣

【集釋】明明 德之明也 赫赫 命之顯也 忱 信也 不易 難也 天位 天子之位也 殷適 殷之適嗣也 挾 持也 摯 國名 仲 中女也 任 姓也 殷商 殷氏 一曰摯國 仲之後 商 彼殷商者 商內國也

來嫁二句姚氏際恆曰集傳云嫁于京猶言以釋上句之義猶曰蓋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按書曰降言其下嫁也此詩
曰嫁言其成婦也曰爲汭詳其地名也曰虞詳其國名也古人正與之同來嫁始嫁嬪成婚也周國名也京京師之地也此詩
立言悉有文理其層次毫忽不苟乃衍謨以詩書爲疊言胡文理後事倘不之知而讀經耶　王季 父也 文王也 身 古人氏
探恆且身毛傳曰重也陳氏曰謂懷孕也孔氏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古人解析字義其精如此然傳似曰身懷孕也
甚翼翼 之敬貌 懷 來也 回 邪也 方國 四方來附之國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也 嘉 禮也
四方來從之非向來從之 洽 水名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今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經此入河也
也 大邦 莘國也莘氏益已姓之國文王妃大姒之母家也 子 指大姒也 俔
梁 如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 今俗語猶然 天妹 天之妹也 孔氏曰如天之妹以尊稱之也 文 禮也 祥 吉也 言卜得吉而以禮定其祥也 親迎 於渭 造舟爲梁 造作也比舟於水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 纘 繼也 莘 國名 長子 大姒也 行 嫁也 篤 厚也 言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也 保 安也 右 助也 燮 伐也 牧野 商郊 故商之郊野也 歌南七十里衛之汲縣也 侯 維也 言紂衆雖多維予侯興之也 嚴氏粲曰維予侯與以予爲武王也集傳以侯爲維非 諸 騵 駱馬白腹曰騵 尙父 大公望也 涼 佐助也 會朝 會戰之旦也 嚴氏粲曰 清明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標韻 上二十二養 王七陽 方同 叶韻 商陽 京八庚 行陽 王同 轉韻 翼十三職 福一屋 國職 叶韻 集十四緝 合十五合 通韻 涘四紙 子同 本韻 妹十一隊 渭五未 通韻 梁陽 光同 本韻 王陽 莘十一真 王 商陽 叶韻 林十二侵 興十蒸 心侵 通韻 煌陽 彭庚 揚陽 商同 明庚 轉韻

緜　追述周室之興始自遷岐民附也

比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章一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章二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章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章四

自次章至此皆緜述古公立國之事節節乃承從前處下直柯局乃緊著則平敘無力矣上章承服殿此追德威二章所以日盛而大也收筆奇肆亦從容款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章五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章六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章七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章八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章九

右緜九章章六句此上三章皆周公述祖德詩也然三章立義各有不同文王以天德言故曰令聞曰厥猶曰緝熙敬止曰聿脩厥德又曰宣昭義問而總歸之於陟降配天以至聲臭俱無使非穆穆不已烏能作孚萬邦故有天德者必膺天命此文王之旨也大明以人事言故有王季卽生大任有文王卽生大姒有武王卽生邑姜奕世賢淑互相纘承使非天作之合烏能歷顯其光故人紀肇修者人心亦附此大明之旨也此詩以地利言故曰自土沮漆曰至于岐下曰築室于茲凡屬宗廟社稷莫不備畫昭然使非去邠踰梁何以臣服戎狄故地利之美者地足以王是則緜詩之旨耳若論世次緜爲首王迹所自始也次大明再次乃文王若論功德周至文王而始大自當以文王弁首此編詩義例亦卽詩人意旨從來說者不明作者深心概謂之追述而無所別豈知周室之興其有得於天地人三者之厚實有異乎歷代帝王之數故能如是之盛且遠耶然詩雖重地利仍以威德爲主故後二章一服昆夷一感虞芮王道大行天下歸心夫豈無因而致此哉蓋文王德修於內四臣力贊乎外

故以作收自古帝王未有不得人而能自昌者地靈尤須人傑
是之謂耳

詩 緜緜不絕貌 瓞邢氏曰瓞一名瓝小瓜也 一 沮漆二水名在豳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宋氏曰公劉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倒如此也 古公亶父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嚴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時詩人但稱古公且仍其名以名言之也後及稱王文王則稱文王之祖稱太王亦足以見文王未追王大王以前詩人之稱如此也言大王是彼時作耶未追王以前之詩耶 陶復陶穴陶窯竈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 家室未有宮室也 文王之事起於大王故以此章言大王事子孫述之也

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 岐山名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爰及姜女大王妃也 聿來胥宇胥相宇宅也

周原膴膴膴膴肥美貌 堇荼如飴 堇烏頭也荼苦菜也

言君待其臣皆以蓳則蓳是美荼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荼也雨露所潤甘若薺實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蓳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酖於酒寘堇於肉為證益以此蓳為爾雅芨蓳之蓳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內之義不則與蔬同其毒類與荼非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詩人稱周原之美不應言其毒物且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予所以不能無疑也

契 卜以火灼龜而灼之 契龜之所以刻也 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空 司空掌營國邑 司徒 掌徒役之事 有司 天子之官也 三公 諸侯亦有之 故有司徒司空 此以下言 司馬 故此詩言 司空司徒 而不言司馬 王召此二官也

捄 盛土於器也 陑陑 眾也 度 投土於版也 薨薨 眾聲也

登 相應聲 馮馮 牆堅聲 堵 五版為堵 鼛鼓 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 弗勝 言勸事樂功也

皋門 應門 大王之郭門曰皋門 王之正門曰應門 集傳曰 王之正門曰應門 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 其名如此 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冢土 大社也 戎醜 大眾也 肆 故今也 殄 絕也 慍 怒也 隕 墜也 問 聞也 二句承上起下 言其不殄 不隕也 問 聞也 言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 亦不隕墜己之聲聞也

考實則此二章亦事實 可知集傳以此二句為說文王之事實 不可從

以天文喻人文尤讀何止萬丈長耶

爽之惱急亦不敢墜已之登附考異傳亦求其實而不得故為此虛擬之言耳 虞芮一章 二集傳虞芮二國名質成也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蹶生二字難解然其義自承上句虞芮質厥成來而文王乃為之感發生大約是謂動其生讓畔之心耳解者依上句釋之便勃然奮發無是處矣

韻 瓞九屑 漆四質 穴屑 室質 通韻 父七麌 馬二十一馬 滸麌 下馬 女六語 宇麌 叶韻 飴四支 龜 時 茲支 本韻 止四紙 右二十五有 理紙 畝有 事四寘 叶韻 徒七虞 家六麻 叶韻 直十三職 載 翼職 本韻 登 馮 興 勝十蒸 本韻 伉二十三漾 將 行陽 叶韻 恤十三職 問 本韻 隕 拔十一 兌九泰 喙廢 通韻 成 生 本部 附 後 奏 侮二十六宥 叶韻

棫樸　文王能作士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一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二章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章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四章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五章

右棫樸五章章四句。小序謂文王能官人，姚氏以為差些，蓋能作士耳。集傳又云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使非不能作士人孰歸之？故此詩亦倒敘法耳。其作人之盛也，既美其質，復琢其

華實
前後均言福祿中間乃插入作人享祀二端蓋享祀是此篇之主而作人則推原致福之由得人者昌天必祐之矣

章故能煥發成采如彼雲漢之爲章於天矣豈不偉然也哉及其歸心也與大乎承祭與征伐文王承祭奉璋峩峩無非髦士攸宜則其作文德之士也可知文王征伐六師及從有似烝徒楫舟則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見蓋非徒能官人而已又有以作之使其振興鼓舞而變化焉此周之人材所以獨盛於唐虞三代上也然豈一朝一夕故哉周王壽考始見成功故雖有聖人在上亦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才難之嘆不益信歟

【集釋】芃芃木盛貌　棫白桵也小木叢生有刺　樸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　槱積也　辟君也　璋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　峩峩盛壯也　髦俊也　淠舟行貌　涇水名　烝衆也　楫櫂也　于往也　邁行也　六師六軍也　倬大也　雲漢天河也　考文王九十七乃終故曰壽考　遐同何　作人謂鼓舞變化之也　追雕也　金曰雕玉曰琢　相質也

勉勉猶言不已也　綱紀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標韻】樸二十五有　趣同本韻　王七陽　璋同本韻　峩五歌　宜四支叶韻　楫十六葉　及十四緝通韻　天一先　人十一眞叶韻　章七陽　相王方並本韻

旱麓　祭必受福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一章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二章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三章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四章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五章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六章

右旱麓六章章四句小序曰受祖也大序因以爲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不知作何受證耶集傳以爲詠歌文王之德亦殊泛泛此蓋指其祭祀受福而言也與上篇絕不相類上篇言作人於祭祀見其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見其極盛姚氏但見其有作人字遂謂其與上篇大抵相似胡不即前後文而一詠之耶首章曰干祿卒章曰求福夫福祿豈可干而求之哉又況聖王明德配天祿自我祿福自我福非他人所能彊抑豈有意爲之哉不知此正詩人立言之妙耳若曰文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幽有以格神夫固與天人神鬼無毫髮之間祿何待干而後獲福何待求而始至而自人視之則若文王之有意干而求之也不然何以無祿不臻無福不備不求福則已一求福而神勞之以福不干祿則已一干祿而天降之以祿一若事之操券而得者夫非有術以致之哉此蓋以常情擬聖德從不能摹擬中極意以摹擬之非眞謂祿可干而福可求也宋儒不解詩意以爲祿不可干福不可求乃爲之極力回護是眞以干祿求福擬文王亦何歟而可哂耶詩遇漢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大厄不知何時始能撥雲霧而見青天也

【集釋】旱山名　麓山足也　榛似栗而小　楛似荊而赤　豈弟樂易也　瑟縝密貌　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也以瓚酌而祼之也孔氏穎達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築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貴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攸所也　鳶鴟類　戾至也　遐何也　燎爨也　勞慰勞也　莫莫盛貌　回邪也

【標韻】濟八齊　弟同本韻　中一東　降三江轉韻　天一先　淵同　人十一眞叶

首章推本刑于之化，實繼上有聖母。數語爲全詩之主。描寫文王居宮氣象，刑于化治自可想見。末二章承上家邦推廣言之。

韻　備（四寘）福（一屋）叶韻　燎（十八嘯）勞（二十號）通韻　枚（十灰）回（同）本韻

思齊　刑于化治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一章）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章）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三章）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四章）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五章）

右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文王所以興，以首章特標文王之母句也，姚氏遵之，遂以爲一篇眼目在是。全詩只以首章爲主，孰知此特推原刑于之化所自始耳。詩蓋咏歌文王刑于之化也。治化無不本於閨門，由寡妻而兄弟，由兄弟而家邦，乘其機而順以導之，勢甚便也。然非有所本，則其化亦不能如是之神且速。文王治家，不獨以身爲率，又得聖母以爲之倡，故其宮閫寢廟間，肅肅雝雝，太和翔洽，莫可言喻。此蓋其母大任氏德性齊莊，而又能上媚先姑，以盡子婦之職，故其子婦亦有所式化而成內助之功。此文王刑于之化至神且速，而獨有異乎人者也。故此詩當以刑于數語爲主。首章大任遞溯其源，末二章戎疾造士，順徵其效。三章宮廟則虛寫其刑于氣象，所謂德修於內而化成乎天下者，非文王而能若是乎。若單重大任，則全詩氣脈終難一氣貫下。即如集傳以爲此詩亦歌文王之德，則所歌者何德，造語殊欠分明，均非善說詩者。

【集釋】思（語辭）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矣）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御（迎也，又治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難也）殄（絕也）烈（光也）假（大也）瑕（過也）式（法也）髦（俊也）

【音韻】母（二十五有）婦（同）本韻　音（十二侵）男（十三覃）通韻　公（一東）恫（同）邦（三江）轉韻　廟（十八嘯）保（十九皓）叶韻　殄（十六銑）瑕（六麻）無韻　式（十三職）入（十四緝）通韻　造（二十號）士（四紙）無韻（孔氏以……今攷之……）

天眷西顧，是全篇主腦，爲自求民莫來，天意有歸於周哉。接敘大王遷岐開國，貫來脈直明德。

通篇擬定二字，對揮是周家歷代傳心家學。寫王季友恭，帶出太伯，是夾敘法，亦是推原法，而精理名言，粹美無疵，所以爲佳。

以下敘代密伐崇，連用帝謂文王句，特筆提起，是何等聲靈。通篇文勢皆振，後代文惟韓愈往往有此。定而於桂。不脫明德字，三寶明德，亦作三復寫。上帝侶密止怜……一句，此下伐崇備。

皇矣　周始大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一章）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二章）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三章）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四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五章）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六章）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七章）臨

入而後段是方章詳略相間法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王者之師也

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八章

右皇矣八章章十二句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子無異議故集傳從之唯姚氏以爲美周泛混大抵上篇思齊與此篇皆咏文王思齊則述其母以上及王母此篇則述大王以下至王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見其爲聖也然以見其爲聖一語又何嘗非泛混哉況經咏文王亦只言其伐密伐崇二事有此武功而已何以遽見其爲聖此似是而非之說也周雖世世修德然至文王而始大故此詩歷敘大王以來積功累仁之事而尤著意寫王季友愛一段至德一以見大伯讓國之美一以見王季實能不負大伯推讓之心故至文王而昌大也文王聖德自不必言而其所以昌大大王之業者實自伐密伐崇始有文德而又有武功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天之眷顧雖欲不西顧也其可得哉至篇中處處以明德作骨此尤周家世傳心學與虞廷執中受授無異學者於此斷斷不可輕意滑過三代帝王莫不本天德以爲王道若後世則兵強馬壯者爲之而已天命之歸亦未嘗不有所眷顧然而雜霸純王之分判若霄壤也

集傳皇大也臨視也莫定也二國姚氏際恒曰二國商周也獲得也商周之政大不相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監民定言舊解二國爲夏商不應遠及夏且此者本國及紂云也若夏商則亦不云此矣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也度謀也耆毛氏萇曰耆致也憎集傳憎當作增式廓輔氏廣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疏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小木叢生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

辟芟除也檉集傳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陸氏璣曰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集傳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陸氏璣曰卽今靈壽杖是也攘剔檿柘集傳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弓人取幹柘爲上桑次之遷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串夷串卽混夷昆夷也載路載滿路而去配指大姜也帝上帝也柞棫三句柞櫟也棫白桵也幼叢生有刺拔挺而上兌通也姚氏際恒曰柞棫拔而松柏兌往來通道人物蕃盛于是始成其爲邦而君矣故曰帝作邦作對作對猶對于天下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少子文王父也因心四句姚氏際恒曰因心言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受大伯之讓而不辭則是能友矣下畢承則友言則友其兄因以篤慶錫光揚事家庭一民窮然致辭光猶也孫解皆切合殷讓上解經作辭治人作時要無此意奄集傳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間貊集傳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其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帝謂設爲天命之詞也畔援三句集傳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處也又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

先覺以造道之極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姚氏際恒曰畔援猶跋扈也歆羨猶覬覦也無然謂無使其然誕先登于岸謂先據高以制下也于是密人之不恭則征之不恭即畔援歆羨之類岸鄭氏謂訟也非集傳說作道無論解詩不可說人理降且下密人不恭如何據得去又以道爲岸彼岸釋氏之教也解詩不可入吾儒之理況可入釋氏之理耶[illegible]姚氏之說集傳是已然謂畔援猶跋扈者亦非且登岸爲據高以制下義亦甚從而祖悉[illegible]謂文王之[illegible]不如是耳愚謂畔援者離而去之也援者攀而附之也無然者謂無間離人以攀附之心也[illegible]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無利人土地而生貪慕之念耳今皆無之是帝心之所深矜者誕登岸者言拯民[illegible]誠而置諸高岸之上也以故密人不恭命爾以征伐者非利人土地非阻人來歸蓋將拯民水火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而已帝謂如此夫豈後儒淺見所能測哉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嚴氏粲曰密須于爵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阮國名在今涇州密則[illegible]州也共阮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嚴氏粲曰虞公所弃之共禮按遏也徂旅衛師之往共者也依其在京一章姚氏際恒曰此言定都也謂依其在周京之時蓋從伐密之侵阮來在伐密以後也集傳云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與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後按寘云遏密又云出以侵密無異辭要諸可怪殊甚且侵斯本謂密人卽上代阮國共也乃云侵密尤不遏無原也是

民體顯於與作日見之

地名今無考或拓竹書紀年爲地名以証此書不可信（家）依其在京一詔説朱二説均未明蓋既伐密之後將別遷都不必遠去但伕其在周京左近之地故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去周京亦未遠也陸高周五句正度地之宜無近阪無遷泉以爲陵易成谷均非營地然非至高至遠不能相其陰陽故既我高岡而後辨耳鮮原如姚説當是地名式郎私邑也懷明德五句其氏際但曰帝謂予懷文王之明德其默淼迎旅之時不大其聲音與色相也不長其侯大與其變革也集傳之解不大句謂聲色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至於中庸説理不章取義豈可從乎其説近是存之蓋聖王事理大不知動聲色不輕書怒但稱是此章大旨鉤援臨衝下車也在上衝車也天理以普成德不是此章大旨鉤援臨衝下車也在上衝車也

攻城之崇國名在今西安府鄠縣更是崇侯虎之徒求美西伯於紂紂乃赦西伯於羑里西伯三年之後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大悦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伐崇戍而作豐邑也不服閑徐緩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也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輕也類上帝也將出師祭禡軍法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盛也仡仡堅壯也肆縱兵也忽滅也拂戾也

韻讀　赫（十一陌）莫獲（同）度（七遇）廓（十一陌）叶韻　斁（十一陌）栩（同）韻
柘（二十二禡）路（七遇）固（同）叶韻　拔（十一隊）兑（九泰）對（隊）季（四寘）友（二十五有）
叶韻　兄（八庚）慶（四十三映）光（七陽）喪方（同）轉韻　心（十二侵）明（八庚）君（十二文）通韻
比（四紙）悔（十賄）子（紙）通韻　援（十七霰）羨（同）岸（十五翰）叶韻　恭（二冬）邦（三江）
共（二冬）通韻　祭（祭）旅（六語）祜（七麌）下（二十一馬）叶韻　疆（陽）岡（同）本韻
阿（五歌）池（四支）叶韻　陽（陽）將方王（同）本韻　德（十三職）色（同）革（十一陌）
則（職）通韻　王（陽）方（同）援（十三元）衝（二冬）墉（同）叶韻　閑（十五刪）言（元）
連（一先）安（十四寒）通韻　禡（禡）附（七遇）侮（麌）叶韻　茀（五物）仡（同）忽（六月）拂
同　通韻

靈臺　美遊觀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一章）

飛走鱗介各適其性都邑與王來容見人與附志不相驚擾之意描寫物情悠然入微什麼好孰者出何等氣象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二章）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三章）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四章）

右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小序以爲民始附如同辟廱何足深辯而辟廱之名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或又以爲習樂之所且更以爲大射行禮之處紛紛聚訟迄無定解亦豈可笑以爲學名者引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遂以此辟廱爲講學之地且其制水旋如璧遂謂廱爲澤耳名其學曰澤宮以爲樂名者引莊子論歷代樂曰文王有辟廱故又以爲樂名也蘇氏駁之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是不敢以爲樂而以爲學樂之

所耳朱子又曰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此又以爲習射之處皆爲學所泥也然獨不思所謂學者曰辟廱天子之學也其時文王未爲天子而何以有辟廱之學耶且辟廱環卯以水則不能習射地近靈臺靈沼靈囿與廱鹿禽鳥鮮介爲隣更非習樂講學地蓋游觀處耳夫人君游樂必有園囿臺榭所以望氛祲察災祥也設囿所以域禽獸備田獵也王於關沼則酱酒鮮菲貨推潊耳然有游必有宴有宴必有樂此辟廱之樂所由名歟其後周家盛王以爲辟廱者文王之所經營也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廱曰民情樂赴實亦地氣鍾靈故或就其地以爲學或仿其制以設教或假其名以別乎泮水學宮之號均不可知然於是始有以

第73册 續修四庫全書

辟廱爲天子學者而諸侯不得立焉矣若此時之辟廱則實以
供文王之遊玩而非以待諸生之觀聽也諸儒何不平心一細
察之詩首章見落成之速使非民情踴躍胡以至是次章見蕃
育之盛不啻人物相忘藉非賢者又焉樂此末二章則辟廱鐘
鼓以助讌遊樂與此何如太平景象乎故同此鐘鼓管樂之音
也同此臺池鳥獸之觀也而民之見之者有樂有不樂非可强
而同之而此則不惟民心樂之且亟欲同樂雖欲禁之而不能
者果操何術以致之哉詩人親此能不一再詠之以紀聖王遊
觀之美若以辟廱爲學則靈臺一詩前方縱遊後忽講道殊覺
不倫何以立廟古人斷斷無是文字而顧可以誣文王哉

作也 不日 言不數日也集傳亟急 言不終日者非也 囿 說文曰囿苑有垣也集臺 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麀
牝也 鹿伏 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 濯濯 肥澤貌 白鳥 鶴鷺之類 翯翯 潔白貌 牣 滿也 魚
業維樅 集傳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彩色爲崇牙其
狀樅樅然者也 賁 大鼓也 鏞 大鐘也 論 集傳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姚氏際恒曰論鐘鼓之節度不必改作倫
辟廱 解已見篇中姚氏際恒曰辟廱非天子之學戴仲培楊用修皆非之今按毛傳第言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鄭氏于文王有聲曰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皆不言天子之學自王制曰天子之學曰辟廱毛傳曰王制之時鄭在其後而
告不之信則王制之說果未然也大故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正可證明之辟廱者作
樂之地也故莊子言歷代之樂曰文王有辟廱是矣鎬京辟廱者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而亦法文王爲作樂之地爲然則
辟廱既非學卽毛傳水旋丘如璧之說亦非實然自有此說而以魯頌泮水爲半璧之形所自來矣案是就亦不以辟廱爲天
子學乃作樂之地耳然以之解是詩則近是若彼謂辟廱非學則不然蓋後世固以辟雍爲天子之學矣考古家只知泥前而
不顧後往往如是 鼉鼓 集傳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陸氏佃曰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向

前後四章皆首句與上疊韻而下中兩韻忽用第三句相承稍又一變

鼉鼓匪鼓非物有聲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相傳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 矇瞍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
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公 事也
標韻 營庚八 成同 本韻 亟職十三 來灰十叶職 伏屋一 濯覺三 翯同 躍
藥十 通韻 樅冬二 鏞鐘廱同冬 本韻 鐘廱逢冬 公東一 通韻

下武 美武王上繼文德以昭後嗣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一章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二章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三章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四章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五章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六章

右下武六章章四句 小序謂繼文也意是而詞未達蓋有意與

下章繼伐相對故也武王伐殷而有天下諡曰武樂亦曰武人
幾疑其以武功顯而文德或有媿乎三后殊知其所稱善繼善
述者乃在文德而不在武功故詩人特表而咏之亦可謂深知
武王者矣武王之德在永孝思孝思之永在求世德以上合乎
天理而下孚乎人心徐氏光啓曰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
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
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爲能闡揚光大而已又可謂善說此詩
者矣夫天子以善繼述爲能孝故武王之孝曰達孝尼父固嘗
稱之此詩發端卽曰下武維周下者後也武者繼也以後人而
繼先世之業孝思之永孰大乎是箋傳甚明而朱晦翁乃云下
義未詳又疑其字當作文無論文複三后卽詩旨亦因之而晦

姚氏識其文義字義均不通雖未免言之太甚實亦有以自取耳

【集釋】下鄭氏康成曰下猶後也　武毛氏萇曰武繼也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王武王也　配對也　京鎬京也　媚愛也　一人謂武王也　服事也　繩繼也　武迹也　佐助也

【標韻】王七陽　京八庚轉韻　求十一尤　孚七虞叶韻　式十三職　則同本韻　德十三職　服一屋叶韻　武七麌　祜同本韻　賀二十一箇　佐同本韻

文王有聲　鎬以成豐志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一章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二章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三章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四章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五章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六章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七章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八章

豐水之東即鎬見下鎬京無迹

右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專以遷都定鼎為言文王之遷豐也匪棘其欲蓋求厥寧以追來孝耳然已兆宅鎬之先聲武王之遷鎬也豈徒繼伐蔑建辟廱以貽孫謀耳又無非成作豐之素志故文武對舉並言文之心即武之心武之事實文之事自有日進於大之勢更有事不容已之機文武亦順乎天心之自然而已夫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序云繼伐固非詩人意旨即集傳所謂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又何待言耶詩人命意必有所在大雅之咏文武多矣未有以豐鎬並題者茲特題之則必以建都宏謀為纘承大計說者當從此究心以求兩聖心心相印處乃得此詩要旨不然泛言無迷與詩無涉即呆說豐鎬於事又何益耶詩共八章前四章乃說文王遷豐後四章說武王遷鎬遷鎬則貽厥孫謀遷豐則遹追來孝而皆以單句贊詞煞腳此兩平裝板格也然八句煞腳中前兩章言文王後兩章言武王中間四章二言王后二言皇王則又變矣不獨此也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鎬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有武不獨兩聖兼資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則更變中之變矣若姚氏引鄭漁仲之言曰中四章皆言武王曰王后皇王者本其在生為君而言也末二章曰武王者本其崩後之謚而言也忽生忽死忽皇忽后亦雜不清豈成文哉法律尚且弗知義旨烏能諳識以此與說詩之難也

【集釋】遹集傳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　駿大也　烝姚氏際恆曰烝說文火氣上行贊其歲盛升進之意皆說謂君非如王后皇王即君也又曰君哉可乎　伐崇事見皇矣篇　作邑徙都也觀氏晷曰因勢寰盛稱巨不足以谷乃作邑于豐以居之　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淢集傳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陸氏德明曰韓詩作洫　匹稱也　棘急也　王后指文王也　公功也　濯著明也　豐水集傳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而注于河　績功也　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辟君也　鎬京集傳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呂氏祖謙曰後漢地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光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池錦兵安豐京鎬池也　辟廱說見前為張于曰壽壽辟學文王六學也鎬京蔚鑑武王之學也王此姑為天于之學矣衆求畜辟鑑不必為學或王此始為學耳　思服心服也　考稽也　宅居也　正決也箴且棐曰以吉因服正于適而靈出其吉北以三定之也　成之作邑居也　芑草名　仕姚氏際恆曰孔氏曰遂用材也豐水之傳以徊譯生芑豬皆贊成之材也武王甘有不仕之官者書無不用之無邊材也盂欲傳其孫之謀而無安嘯與其子耳棐是說較諸求渊仕為事之讀豐眞捷故從之

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子指成王也

韻讀 辟庚入成同本韻、功東一豐同本韻 匹質四孝效十九叶韻

垣元十三翰寒十四通韻 績錫十二辟陌十一通韻 廱冬二東東一通韻

北職十三服屋一叶韻 京庚八成同本韻 仕紙四子同本韻

以上文王之什凡十篇集傳云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詩因此而誤耳愚謂作詩時世多不可攷為之諸亦歷謂耳大祖文王一什皆周家在天下後追通德之詩故疑非周公不能作也卽械枝早號遊登三或諸人文王之世者亦非早義偶不稱王言論而枝根雅發二詩則為然言王矣登西伯生存亦自命為王乎是二天子也華可為調詩以忠孝為本周家之德亦以忠厚刪基說者以是證文不識天理大義獨不念詩學根本乎是烏可以無辭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三終

汧陽門人王秉鈞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目錄

大雅二

生民之什 十篇

生民 述后稷誕生之異為周家農業始也

行葦 詩用未詳

既醉 嘏詞也

鳧鷖 繹祭也

假樂 詩用未詳

公劉 始遷豳也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

卷阿 召康公從游歌以獻王也

民勞 召穆公警同列以戒王也

板 凡伯規同僚以警王也

發孕之奇 誕生之異 保護之異 贊好天生 見勸人事 教稼開封 播種及祀 以祈新年 尊祖無怠固屬創作井然不待謀求而自了了唯八章中皆以八句十句相間又二章以後七章均以誕字作首句均用誕字作首另是一格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二

生民之什

生民 述后稷誕生之異為周家農業始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一章）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二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三章）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四章）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五章）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六章）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七章）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八章）

右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事異文奇未免駭人聽聞故說者紛然各異然所以異者其亦有故一由於不通文理一由於不解人事易言之詩曰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朱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蓋謂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其說本史記及鄭箋諸儒多非之然證以二三章居然生子及屢棄寘而屢逢庇護雖牛羊禽鳥亦腓字而翼覆之則履迹之說似非虛誕唯從帝出祀郊禖雖履迹而心動安知其娠不為帝子而為異種必多方以棄寘之乎若毛傳云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則尤不通之至蓋從祀郊禖者求有子也求子而得子又反棄之有是理乎凡此皆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之文有未通耳詩言禋祀不過精意以致祭未言郊禖也凡言郊禖者皆後儒所增何以知其為求子乎以弗無子鄭氏謂祓除其無子之疾已迂而盤姚氏又謂弗使其無子亦與下意棄寘不相貫唯鄒酒谷與季明德兩家以為姜嫄未嫁而生子者得之蓋以弗云者以其弗嫁未字於人也無子者以其未字於人故尚無子也下乃云履帝武敏歆是倏然有感而心動故下又云居然生子而棄寘之文氣本自相貫其奈諸儒不細心領會何哉然則禋祀謂何愚意姜嫄其人性必好道而敬神故於天帝之類恆虔祀之其所履者亦即天帝之迹非別有所謂大人也蓋平日精神所聚故不覺氣感通豈必待郊禖求子而後有所遇哉此等事不必上世始有之即後世之見於稗官小說及釋典中者不一而足固無足異今貴梅意生寺為釋子慧能所生地枯然尚存亦其類也即春秋傳鬬穀於菟之被棄為虎所乳前

況高帝之母媼與龍交而娠何一非駭人聽聞者哉唯高帝
現有太公故明知其爲龍種而亦不忍棄之子文母未嫁而孕
故雖知其爲父後而亦不能不棄之有名與無名之分也是知
后稷之生必因無名而見棄若從帝郊禖而娠豈尚無名乎哉
愚謂諸儒不察文義且並不解人情者此也又況詩中溯源但
題其母不及其父則是無父而生也明矣姜嫄爲高辛氏世妃
或曰元妃都無定解然皆後日事若此時則尚未有夫也故足
怪詩首章言受孕之奇次言誕生之易三章被棄而庇護者多
四言稍長卽知稼穡五言其有功農民因以受封六言其能降
嘉種以開祭祀七言其祭祀之誠並祈來年八言周人世守其
業不敢有懈而因以得膺天命而有天下是皆后稷所賜故特

詳之以配天未爲過也然非姜嫄不及此故曰厥初生民自姜
嫄始小序曰尊祖也大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特從之詞周公制禮尊后稷配天故作詩然皆得其半而未
明也后稷配天已有思文一頌此特推原其故耳非用以爲配
天之樂衆說不明故異論滋生何元子謂此詩郊祀后稷以祈
穀朱晦翁又謂受釐頒胙之禮何不卽詩辭而一細繹之耶

集釋 民 人也謂周人也 時 是也 姜嫄 集傳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孔氏穎達曰鄭以
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但以世言之姚氏際恒曰或云元妃恐來相傳如此累迴繼亦
作帝嚳元妃所生卽棄於堯爲長兄何以至舜始用此中年歲不無可疑或以爲世妃者庶幾近之第去帝嚳世亦未遠耳
祀 集傳祀郊禖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
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禋祀者祭之通名詩第言克禋克祀者謂能精意以享禋祓之

耳非無一語及郊禖意不知集傳何以引及此篇至於第三章禖祀之言竟不能通於此往往誤之也然不獨集傳爲然諸家正
坐此病耳 履 踐也 帝 上帝也 武 迹也 敏 拇也郭氏璞曰拇迹大指處 歆 動也 介 大也 震 娠也 夙 集傳
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 育 養也 誕 發語詞 彌 終也十月之期也 先生 首生也 達 小羊也羊
子易生無留難也 坼 副 皆裂也 赫 顯也 不寧 寧也 不康 康也 居然 猶徒然也 腓 芘也字愛也 會
値也 覃 長也 訏 大也 載 滿也 匍匐 手足並行也 岐嶷 峻茂之狀 口食 自能食也 蓺 樹也 荏菽
大豆也 旆旆 枝旗揚起也 役 列也 穟穟 苗美好之貌也 幪幪 茂密也 唪唪 多實也 相 助也
茀 治也 種 布之也 黃茂 嘉穀也 方 房也 苞 甲而未拆也 褎 漸長也 發 盡發也 秀 始穟也
堅 其實堅也 好 形味好也 穎 說文曰穎禾末也其穎重而垂也 栗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栗栗旨酒服虔云穀
之初熟爲栗 邰 陸氏德明曰邰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姚氏際恒曰卽有邰家室毛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
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孔曰邰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遷之他所也羅泌路史曰昔有帝
取于有邰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邰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取于有邰氏曰大姜是姜姓之

邰王厥猶在斃得云以是而封稷故不知稷封之邰在于武功而姜姓之邰在于斯耶固不同也何元子曰據耶之邰在周齊地
乃有遂伯陵所居大姜祖也然大姜之有台據列女傳作有呂呂台用以疑但當作呂耳姜姓也周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
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嫄固姜姓或是訛有呂之爲有台轉訛爲有邰未可知也羅說是何說亦存之 降 降是種於民降
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秬 黑黍也 秠 黑黍一稃二米者也 穈 陸氏德明曰爾雅作璺赤粱粟也 芑 白粱粟也
恒 徧也 任 肩任也 負 背負也 肇 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揄 抒臼也謂取米出臼也 簸 揚去
糠也 蹂 蹂以脫其穗也 釋 淅米也 叟叟 陸氏德明曰叟字又作聲謂米聲也爾雅作溲 浮浮 爾雅說之並作
烰云烝也 謀 卜日擇士也 惟 齊戒具修也 蕭 蒿也 脂 集傳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
也罬此亦栽相咸耳 羝 牡羊也 軷 姚氏際恒曰軷爲祭行月令冬祀行本此以興嗣歲祈來歲也 卬 姚氏際恒曰卬
我也嚴氏曰我后稷也終言后稷肇祀至於今承而行之幸得無罪悔也

標韻 民眞十一 嫄元十三 通韻 祀紙四 子 止同部 本韻 夙屋一 育同 稷
職十三 叶韻 月月六 達曷七 害泰九 叶韻 靈青九 寧同 本韻 祀紙四 子

牛羊未有不踐生草者詩旨勿踐故知非泛然起興者此同一筵燕而有分別已爲末章地步

此章讓能爲衞正論

此言射禮爲燕中事

老者不射故酌大斗飲之座中乃不寂寞

同本韻　字四紙翼十三職隔句叶韻　林十二侵林同二字自爲韻
去六御奴七虞許同路七遇叶韻　餌四寘食同本韻　旆九泰礙賁通韻
懷一東懷一東叶韻　道十九皓草同茂二十六宥苞三肴褎宥秀同好號叶
韻　栗四質室同本韻　秠紙芑同畝二十五有負同祀紙叶韻　揄
蹂十一尤叟有浮尤叶韻　惟四支脂同本韻　軷曷歲八霽通韻
登十蒸升同本韻　歆侵今同本韻　祀紙悔十賄通韻

行葦　詩用未詳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四章

右行葦四章章八句集傳　此詩首章總提燕兄弟，次言酬酢，三言射禮，末言尊優耆老，詞意甚明，而詩用莫詳者，蓋以爲燕射而無尊老之文，以爲養老則更非角射之典，故小序但謂忠厚，大序衍之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晦翁駁之，以爲逐句生意，無復倫理，是已。然詩中有射而序遺之，詩無乞言，序反增之，則尤謬之甚。即集傳疑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無論稽之三禮無文可考，縱使有之，鄒舉微曰：夫孔樸之餘再欲塗彼的之技，即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於高年乎？況知聖王制禮，必無祭後之射，尤無行射養老之文，況燕毛不及異姓，又安能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祭後燕也明矣。然則詩豈無所用乎？姚氏云：是詩者因燕同異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酬酢射禮亦並行之，終之以尊優耆老焉。古禮不可考，不得以後世禮文執而求之，此亦無可如何辭耳，然猶勝強不知以爲知者，故愚亦以爲詩用未詳也。王何元子則直以爲美公劉之詩矣，強一徵之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一徵之列女傳曰：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一徵之王符潛夫論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一徵之後漢書桓榮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案衆說雖非詩義，然公劉必有是事，而後人稱之者衆，固詩引此爲興，未必無因，特以爲美公劉則臆測耳。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蓋承上來，以爲去公劉之世未遠，則皆骨肉兄弟也。然則是詩固燕同姓之樂，故又曰曾孫爲主，不必以序賓爲疑，其曰序賓者，特射禮爲然，他何及耶。

集釋　敦聚貌　勿時也　行道也　苞甲而未坼也　體成形也　泥泥柔澤貌。匡氏德明云：泥泥，張揖作苨苨　葦盛也　緝續也　御侍也　獻進酒於客曰獻　酢客答之曰酢　爵　斝　醓醢之多汁者也　燔用肉　炙用肝　臄口上肉也　歌比於琴瑟曰歌　咢徒擊鼓曰咢　敦彫弓也，通作彫　鍭金鏃翦羽謂之鍭　鈞參亭也　舍發矢也　均皆中也　賢中多也　句謂引滿也　侮以射不中多爲侮，以中多爲德　曾孫主祭者之稱，不必宗子嫡孫之類　醽厚也　台大老也，則背有鮐魚文　引導也　翼輔也　祺吉也

叶韻　葦五尾履四紙體八薺泥同弟同爾紙几同通韻　御六御斝二十一馬炙

進得嘏意
首二章總括受嘏
三章以下承末字倒
卷以下皆言嘏辭
借嘏詞以傳神意
耳然非有是德何
以膺是嘏詩意甚
明何元眉以家倒
看乃有事主嘏而
不言德者
歸美而下次序分
明
以下皆言嘏辭

二十二韻叶韻　朦（十八學叶本韻）　堅（先一）鈞（真十一）均（同）賢（先）通韻　句（十二）
有（六）　餞（同）本韻　樹（七麌）侮（同）本韻　主（麌）醹（同）本韻　斗（二十五有）考
（同）本韻　翼（十三職）福（一屋）叶韻

既醉　嘏詞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章一）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章二）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章三）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章四）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章五）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章六）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章七）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章八）

右既醉八章，章四句。小序謂太平既泛且混，孔氏又從而附和之，尤無謂。集傳云：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因此章言祭，前篇亦言祭，殊知前篇非祭，此詩亦非答，蓋祭而述神嘏之詞耳，何答之有耶？詩雖以介福為言，其實以德為主。不獨昭明高朗為明德之光，即籩豆靜嘉，誠之寓於物也，何其潔；朋友攸攝，誠之孝於人也，何其敬；孝子不匱，室家之壼，誠之著於後嗣與內助也，又何其賢且孝。於是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內助之賢且化及於僕婦，後嗣之孝更貽厥孫謀。凡以為誠也。誠者德之極，有是德而後膺是福。然者無事而不盡其誠，故神嘏無時而不錫以福。此非光明俊偉之君、治化熙洽之世，不克有此祀事，亦不克當此駿歌。故諸家皆以為成王時詩，誠哉其為成王時詩也。唯以昭明為福之光大，令終為福之悠遠，含德言福，非佞即諛，而豈詩人意旨哉？

［集釋］德（王德也，統下昭明及祀事之誠皆是。）殽（氣實也。）將（行也，舉持而進之意。）昭明（王氏安石曰：昭明明）也。融（秋傳曰：明而未融。）朗（明也。）令終（姚氏際恒曰：且高明令終。鄭氏曰：天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此說是，即以永釋譽之意。自孔氏釋令終為考終命，則又承鄭之說而誤者何也。鄭氏亦以景福為五福，故孔氏遂牽合之，集傳從之，非也。）俶（始也。）公尸（集傳：公尸，君尸也。同稱王而尸但曰公尸，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即善言以告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之助祭也。）攝（檢也。）孝子（集傳：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匱（竭也。）類（姚氏際恒曰：類，族類也。謂族類是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引詩亦明毛傳以類為族類之說，亦非。）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也。）胤（子孫也。）僕（附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從（隨也。）

［標韻］德（職十三）福（屋一）叶韻　將（陽七）明（庚八）轉韻　融（東一）終（同）本韻
俶（屋一）告（沃二）通韻　嘉（麻六）儀（支四）叶韻　子（紙四）類（寘四）叶韻　壼（阮十三）
胤（震十二）叶韻　祿（屋一）僕（同）本韻　士（紙）子（同）本韻

鳧鷖　釋祭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章一）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章二）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章三）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章四）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章五）

右鳧鷖五章，章六句。此釋祭燕尸之樂也。姚氏曰：序謂守成泛混。鄭氏于上章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

時尸來燕也此說可爲詩旨而集傳本之因謂祭之明日繹而
賓尸之樂然又有說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
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
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
公尸燕飲是繹祭之事疏語分別明了惜乎其未聞耳此說詩
旨甚明而鄭氏又以首章之在涇喻燕祭宗廟之尸二章之在
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
之在潀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之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
一在涇也而曲爲分別以皆在宗廟等處豈尙知詩人用字義
哉水雖有五唯涇是名其餘沙渚潀亹皆從涇上推說猶言涇
之旁涇之涯涇之涘耳而何至以配天地萬物山川社稷乎且

至末始寫想意

祭一尸而衆尸皆來則所祭之尸又將誰屬諸儒說詩大都如
此可慨也夫

集釋 鳧水鳥如鶩者 鷖鷗也 涇水名 爾指王也 爲猶助也 渚水中高地也 湑酒之泲者也 潀水會也 來宗尊也 于宗宗廟也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熏熏和說也

標韻 涇九青 寧同 清八庚 馨青 成庚 通韻 沙六麻 宜四支 多五歌 嘉麻 爲支 叶韻 渚六語 處 湑同 脯七麌 下二十一馬 叶韻 潀一東 宗二冬 崇東 通韻 亹十三元 熏十二文 欣 芬同 艱十五刪 通韻

一詩大旨全在首章以下稍發育之

假樂　詩用未詳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章一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章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章三

民情之洽　[illegible]之宜　[illegible]都之始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章四

右假樂四章章六句

此等詩無非奉上美詞若無不解于位一語則近
諛矣其所用既無考證詩意亦未顯露故不知其爲何王亦莫
定其爲何用矣序云嘉成王以其詩次成王之世而言也集傳
疑卽公尸之荅鳧鷖又以其篇在鳧鷖後而言也至何元子更
以爲祭武王之詩則因中庸引詩以證舜故疑爲下章之武王
詠也皆臆測也而何可以爲據哉自行葦至此四詩大抵皆爲
燕祀事擬祝頌禱之詞後世因用以入樂世雖未辟而以爲成
王詠者庶幾近焉唯體兼小雅在文王生民諸詩中實爲變體
故又另爲一格也

集釋 假釋作嘉 嘉美也 顯顯猶秩秩也 宜中也 穆穆敬也 皇皇美也 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 抑抑密也 秩秩有常也 匹類也 燕安也 解惰也 塈息也

標韻 子四紙 德十三職 叶韻 人十一真 天一先 申真 通韻 福一屋 億職 叶韻 皇七陽 王 忘 章同 本韻 抑職 秩四質 匹同 通韻 疆陽 綱同 本韻 紀紙 友二十五有 士紙 子同 位四寘 塈寘 叶韻

公劉　始遷豳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章一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章二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章三 篤公劉于京

為豳之衆君宗尊
此亦定
軍制殆由此昉
寓兵于農也
斯時民衆乃庶據
其土而居之以作
於事見開拓之大
日進無疆也

斯依陟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四章）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五章）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
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六章）

右公劉六章章十句姚氏曰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按詩無戒
辭召康公亦未有據集傳漫從之何耶金仁山謂七月及篤公
劉皆豳之遺詩其言曰篤公劉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
亦然豈至周召之時而後有此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
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作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
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
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
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固有所不
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
又其末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決為豳之舊詩也案此說
深為有理然則此詩者固當日豳民咏公劉之舊詩而周召之
徒傳之以陳于嗣王歟愚謂序以此為召康公作者蓋因七月
既屬之周公則此詩不能不屬諸召公矣其有心附會周召處
明白顯然即二詩之為豳舊作亦可概見二公當日陳之王前
未必不聯名具上以見同心輔政之誠而後世強分而屬之識
作者適成其私心臆測之見而已是烏可與談大雅之樂哉詩
首章將言遷都先寫兵食具足是為民信之本古人舉事不苟

如此次相度地勢三寓民情歡洽于時處于時廬于時言于時
語莫非鼓舞操作氣象毫無咨嗟怨歎之音此國之所以日大
也四既落成而燕飲之君乃為之立長分宗以整屬其民乃開
國大計非必然者迨至五章區畫已定乃定兵制軍分為三並
立稅法什取一民即兵兵即民故並言稱此寓兵于農之法
千秋軍制無過乎是周家世守成規有由來矣至此遷都之事
已畢而更度其夕陽以為之地者何哉蓋舊民雖安新附日衆
不可不設館以處之于是更即渭水之外廣為安置或夾皇澗
或遡過澗莫非民居悉成都邑豳居之境乃益擴耳首尾六章
開國宏規遷居瑣務無不備具使非親覩其事而胸有條理者
未見其如是之覼縷無遺又況千百載下人能擬舉而為之
也哉金氏之言大有見也故錄之

【集釋】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陸氏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居安也
康甯也不窋失官而竄于戎狄之間公劉為不窋孫自不安于戎狄地故遷豳場田小界也疆田大界也積露積也
餱食也糧糗也橐囊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也戚斧也揚鉞也胥相也順安也宣徧也言居
之稱無永歎得其所然怨也巘山頂也舟未詳玉瑤二句毛傳謂帶成謂姚氏際恒曰舟
佩今未詳雖玉及琫言佩玉也鞞琫容刀言佩刀也鞞刀嗣也
琫刀上玉飾珌刀下玉飾小雅鞞琫有珌是也此但言鞞琫不言
珌容刀鞞謂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曰鞞混為此為珌非具珌又
冀琕同非鞞也籀誤以鞞作琕耳集傳解容為容傳之刀謬又
上臤解鞞為刀鞘又云或云容刀謂鞞誤之中容此刀耳抒
為刀上玉飾何能容刀尤謬聽于謂字之異全未滿楚耳百
泉姚氏際恒曰百泉嚴氏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眾水所眾為
得水也曹氏據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惡
為百泉縣屬平涼郡當是其地因有百泉而得名何元于日不
當廣于西戎其地即慶陽府是也有不容城又有不為城慶汶
時為義渠戎國豳後公劉往遷于豳盜源慶陽平涼而後遷于
今西安府之鄜州邠州乃邑遷所經而百泉劉人于遷水自作

除而來者也前詩人既及之矣說四篇公劉大京也高岡師京師也
劉自邰遷豳而自泉日所然不知其處矣公劉自邰而遷豳
高岡而京居也蓋氏日所為京師者也處矣公游大京也高岡師京所
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蓋時也是廬也旅也實旅于京
斯依一章則宗氏之禮且亦依乎此日京師上建都于人依是依而此
之禮也宗廟之禮齊也所以依神乃供神者營室謂之依正神之依服
于生也依神所存云稱凡設同用建營寢此以於此者之夜此之衣
此設可存乃建所以稱之事凡建營室之亦以正其衣之側
不諱妙稱君以宗凡齊事一與為臣者欲事宗也依神之謂之
臣言稱君氏以同之誼今上為臣之字之各指臣之言呂之
設與呂氏已適宗之臣稱合事之自是字非此宗是以
參考四山為固以主言稱一事自此是字非三行
考于大為稱以三單古氏人恒加事稱三單
之數汪適方也單微代亂人際兵謂其國之軍
臣以變種擊鼎然而助法後周一後公夫之外公田
字以為本本之為未平用乎之其後法周公之助法
獻當私故孟朝度變之讀而之讀徐詩行為周之詩
非之田九百畝法之周九十畝之公田則此私百畝而
計畝而分周之徵入家自此為其畝同也公田共九百畝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八家
各自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百畝如今之當官分事是也若謂通
力而一作計畝而分是八家合耕九百畝田均分其粟為九處公
取其一八家取其八則是八家皆公九百畝田非皆私百畝九何
不分公私與家取其私事矣不與盡于之交明相反乎而乃引孟子矣先
于前何也且詩私事兩田遂及我私既無公私其中何情
後之列與如其云我公田及我私安能無分爭而又何
作止誑為之察多畝九衛壹畝之廣地分適以長其舟作其安
交助而親錢于多陽山西允荒也大館亂其私之截
必不可行也夕陽理也衆有過芮之楫名也
鍜也止基乃理也皇澗名也名山水
西北東人海周也鞫水外
積山方作渭也

標韻　康陽七　糧　倉　糧　囊　光　張　揚　行同陽本韻　原元十三　繁同　宣先一　歎
十四　原元　通韻　瑤蕭二　刀豪四　通韻　泉先　原元　通韻　岡陽七　京
庚八　轉韻　處語六　旅語　同語本韻　依微五　濟薺八　几紙四　依微　叶韻　曹
豪　牢同　匏肴三　通韻　之之之之之支四　四字自為韻　顧氏以為無韻者非　長

陽岡　同本韻　泉先韻十四　原元　通韻　糧陽　陽　旅同陽本韻
館旱十四　亂翰十五　鍛同　叶韻　理紙　有有二十五　叶韻　澗諫十六　澗同
自為韻　密質四　即職十三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一章　泂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二章　泂酌彼行潦，挹
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三章

右泂酌三章章五句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知其何所據然
相傳既久亦姑從之此等詩總是欲在上之人當以父母斯民
為心蓋必在上者有愷悌之念而後在下者有親附來歸
之誠曰攸歸者為民所歸往也曰攸塈者為民所安息也使君

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視其赤子則小民又豈如赤子相依樂從
夫父母故詞若褒美而意實勸戒唯其體近乎風匪獨不類大
雅且並不似小雅之發揚蹈厲剴切直陳者則又不知其何故
耳

集釋　泂　遠也　行潦　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餴　集傳餴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　饎　酒食也　豈弟　豈樂弟易　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　以說安之故有母之親　濯　滌也　溉　亦滌也　呂氏且傳云溉清也謝洗之使清潔也　塈　息也

標韻　茲支四　饎寘四　母有二十五　叶韻　罍灰十　歸微五　通韻　溉未五　塈寘四　通
韻

卷阿　召康公從游歌以獻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一章　伴奐爾游

三章承以彌性作主彌性要先滿無間悅怡不異二義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滿輔乎是此德之彩乎內者二章方則云滿陶從德來東乃德之轉子承者二章載貴以喻賢臣而臣之所謂賓無過出君安民詩有欲一幅乎送賢異俗生有承上而盛於一結喻臣始足而文心亦也總收因游獻詩意

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二章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三章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四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五章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六章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七章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八章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九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十章

右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姚氏曰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見其必然又曰或引竹書紀年以爲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政附會此而云不足信殊知此正可以深信無疑何也詩首章不云乎有卷者阿豈弟君子來游來歌矣卒章又不云乎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也此非王游卷阿而公因有是詩以陳王前之一證乎又何待旁考他書然後足信其爲有據也集傳亦云疑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當信者而反疑之亦由其心之游移未有定耳詩發端總敘以爲全篇之冒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記中間借游陳詞故稱頌中有勸戒意二三四章有土有壽有福可謂頌揚極矣而兢兢而歸之曰俾爾彌爾性蓋必有性命德而後來福祿繼曰彌者益也謂充滿其性量而無間又悅怡夫性天以弗還則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滿於是乎在此條之內蘊者然也五六兩

章曰四方爲則四方爲綱則就其德之外著者言之雖曰觀頌不忘規諷此其所以爲周召學數七八兩章忽題鳳凰以頌賢臣曰王多吉士王多吉人豈虛譽哉蓋自鳳鳴于岐而周才日盛即此一游一時扈從賢臣無非才德具備與吉光瑞羽互相輝映故物瑞人材雙美並詠君顧之而君樂民望之而民喜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又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然猶未足以形容其盛也九章復即鳳凰之集于梧桐向朝陽而鳴高者虛寫一番則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之象自足以想見其蹌蹌濟濟之盛焉是前半寫君德後半喻臣賢末乃帶詠游時車馬並然明作詩意旨與首章相應作收章法極爲明備何諸家議論尚紛然無定解哉又大序云言求賢用吉士也不唯止說得詩之後半面且並似王多吉士吉人二語亦並未嘗讀者夫既曰藹藹而又曰多矣則其人才之盛不待求而自足者可知也召公不必勸王求王亦何必待召公之勸而後用哉其所以寓規於頌者在媚于天子與媚乎庶人而已蓋能事天子乃能媚乎天子能愛庶人乃能媚乎庶人也且能愛庶人而不能事天子庶人未必媚即能事天子而不能愛庶人天子亦未必爲其所媚是媚之一字似頌而實諷不可輕心滑過徒賞其鍊字之工也至嚴氏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爲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皆實爲指賢此尤如夢初醒耳以私心測古聖詎能得其要領哉

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毛鄭作賢人者非）矢（陳也）伴奐（稱辭餘意）

優游（起適之居自斷也揖王彌蔡氏曰彌恒足其性使無窮閒也不可稱文武也）

不可說先公（當作先王皆指文武也）酋（版也）

入運障當版斉作縣也福依嫣也翼也輔顒卬卬

日畋（…）顒（…）卬

章（…）鳳凰

文（…）翽翽

安（…）藹藹

氏（…）

也（媚順愛也）

叶韻　阿（五歌）歌（同本韻）（叶隔句）南（十三覃）音（十二侵）遍韻（叶隔句）游（十一尤）休

酋（同上）本韻　厚（二十五有）主（七麌）叶韻　長（七陽）康常（同上）本韻　翼（十三職）

德（同上）翼則（同上）本韻　卬（七陽）璋望綱（同上）本韻　止（四紙）士子（同上）本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人（同上）遍韻　鳴（八庚）生（同上）本韻（叶隔句）岡（七陽）陽（同上）本韻

萋（八齊）喈（九佳）遍韻（隔句叶）多（五歌）馳（四支）多歌（並上）見叶韻

民勞　召穆公警同列以戒王也

五章欵注一例唯於字句滲懷閒見淺換又一格也

京師為王下根本的以爲中亦見安勞之注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一章）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二章）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三章）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四章）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五章）

右民勞五章章十句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戒之辭姚氏以為皆是僭謂詩起四句說安民中四句說防姦非君上不足以當此唯末二句輔成君德似戒同列辭耳每章皆然特各變其義以見淺深之不同而中間四句尤反覆提唱則其主意專注防姦也可知蓋姦不去則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故全詩當以中四句為主雖曰戒同列實則望君以去邪為急務也公當厲王無道時王必信用詭隨人以寇虐天下公未便直陳君惡故借同僚相勗言以聳君聽冀君有以格其非心而同歸於治焉耳噫公之用心可謂勤矣懷氏一之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嚴氏粲曰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為本民

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良善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甚明可痛其不畏明也治道略外而詳內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二說皆深知召公心者而詭隨與寇虐互相為奸尤難遏止朱氏善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

所爲寇虐者則惡之所發是詭隨不除寇虐何自止哉夫詭隨情狀不一而足曰無良曰惛怓曰罔極曰醜厲曰繾綣皆小人之變態而莫可以言窮者也而就中唯繾綣一類唯能固結君心而不可解故終之以此欲王深惡而痛絕之耳迨至詭隨除而寇虐止然後知明命之當畏民憂之足慮無俾作慝以至於敗常反經而無乎不爲也故末二句始則正告之以柔遠能邇乃可以定王室繼則姑許之以無棄前功乃可以成王休三則不徒遠惡尤當親近有德而威儀始固四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女身雖微而所係甚重不可不謹盡深責之之詞也五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言王將以女爲材而寶重之吾用是諫女而有所規諫焉何者蓋王寶重女則必大用女王大用女則天下安危民生休戚係女一身而可無一言以相勗蓋述作詩之旨也此必有所指非泛戒同列者惜乎無可攷耳

【集釋】汔幾也　詭隨嚴氏粲曰詭詐也隨從也懷詐而從之意　謹斂束之意慎也　明命天之明命也　柔安也　能　逑聚也　惛怓諠譁也　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　惕息也　泄孔氏穎達曰泄去也　其屬　醜厲惡也　正敗正道敗壞也　戎汝也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相著固結之意　正反反於正也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故此章言愈切而愈危　深玉寶愛之意

【標韻】康陽七　方　良同上　明八庚　王同上　轉韻　休十一尤　逑同上　怓十三肴　憂十一尤　休　叶韻　息職十三　國　極　慝　德同上　本韻　惕十二錫入　泄　屬同上　敗十卦　大九泰　通韻　安十四寒　殘同上　本韻　綣十七霰　反十三阮　諫十六諫　叶韻

板　凡伯規同僚以警王也

首二章言其遷徙天乃當時大病
此二章乃進言之故一片衷言斷不可不聽一言前嘆之深斷不可救
此二章乃正告以救民之方民方困苦無罪可及之而人心易散不難教化以導之末二章又正告以自修之法皆聖人以得人明教乃可以回天人相接感說得至感而精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一章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二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三章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四章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五章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六章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七章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八章

右板八章章八句此與前篇不但相類且出一手前警同列以戒王此亦規同僚以儆王也前用大諫在篇末此亦用大諫在章首也大旨不殊而章法略異耳且前著意詭隨寇虐故多從人心上說此著意遠聖慢天故多從天命言立義雖各不同而實可參觀然則何以分屬之凡伯召公耶蓋厲王時唯此二公爲國勳舊故借重二公名耳然非二公傳亦不能爲此詩卽以之分屬二公亦無不可者且夫人心之患莫患於非聖而自是主德之衰又莫衰於慢天而無忌無忌者以天爲不足畏而予智自雄凡古聖遺大謨獻靡不毀絕以遂其私故上帝震怒降災下民天意與人心若甚遼隔而豈知禍由人致自是者又以聖爲不足法而放蕩自恣凡上天昭監在茲又無不怠忽以肆其

欲故古聖法言不入民聽王道與人情若大相懸而莫知治甚
遠哉豈僻言而民始僻僻而民定有必然者我用是爲諸公懼
且爲諸公勗我之所事雖與諸公異而寮則同朝則僚友也我
言雖微中則有物願勿笑焉何則昔者先民有言芻蕘之言尚
可採聽況僚友乎且天方虐威未可戲謔唯老者知其不可而
止告之倘少者不信以爲耆耄妄言而更驕焉是以憂爲戲如
火之燎原不可撲滅其可救藥乎哉夫天心至仁而或情慝者
則以小人用事昔人無爲馭至於亂焉耳蓋小人好爲夸大以
欺世人或信其與能而用之又工於諂媚以眩人世或取其容
悅而任之則善惡不分威儀迷亂雖有賢者難以自白則唯有
箝口尸位隱忍不言而已此民之所以愁苦呻吟而無所控告

者也然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昏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際
茲喪亂資財饑亡曾無恩惠下逮吾民已覺難爲之上而人有
秉彝未盡泯滅以啟天之牖民其覺甚易如塤唱而篪和也如
璋判而圭合也取則得而攜則隨上之化下何莫不然今者民
既多辟又豈可自立邪辟以導之耶然則爲之奈何曰王道以
得人爲盛君心以敬天爲主人可以爲藩爲垣爲屏爲翰且益
可以爲城而總禰乎君德以爲之本有德則安無德則危价人
也大師也大邦也大宗之與宗子也皆所以固乎吾城者也吾
城壞則藩垣屏翰無乎不壞而王且獨居矣王且獨居則可畏
者將至矣而可忽乎哉至於天變尤當敬畏曰板板曰方難曰
方蹶曰方虐曰方懠其變也不一則其怒也亦不一初不之敬

而戲豫自恣馳驅無忌則怒而變也不愈甚乎蓋天之昣降日
監在茲人一出入而天無不與之俱人一動息而天無不與之
隨曰明曰旦狀天威也平時猶然況怒且渝歟回天者將令敬
其奚從哉吾是以不能不爲諸公告也較之上篇意尤深切而
詞愈剴切足以動人奈王不悟何歟

集釋　板板（嚴氏粲曰板板似返陽之意毛傳以板爲反恐未然）卒（盡也）癉（病也）猶（謀也）管管（嚴氏粲曰管管似小智自用之意毛傳以爲無所依恐未然此所謂管管）亶（誠也）憲憲（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洽（合也）懌（悅也）莫（定也）虐（暴也）謔（戲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
僚友　蹻蹻（驕貌）灌灌（款款也）熇熇（熾盛也）懠（怒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資（財也）蔑（無也）師（衆也）夸毗（體柔也）尸（不言而已）
不爲飲食也　天之牖民（牖以通明何氏楷曰左傳言天之牖其衷用字同此）攜（提也）

圭璋（孔氏穎達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取攜（取求攜得而無所費）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大師（大衆也）藩（屏也）垣（牆也）大邦（大國也）屏（樹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迭習所烈必之變）王（往也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叶韻　板（十五潸）癉（十四旱）遠（十三阮）管（十四旱）亶（同）諫（十六諫）叶韻　難（十五翰）
憲（十四願）叶韻　蹶（入月）泄（同）本韻　輯（十四緝）洽（十七洽）通韻　懌（十一陌）
莫（同）本韻　虐（十藥）謔（同）笑（十八嘯）蹻（藥）叶韻　耄（二十號）熇（藥）
懠（齊）本韻　毗（四支）迷（八齊）尸（支）屎葵資師（同）通韻　篪（支）圭（齊）
攜（同）通韻　益（十一陌）易辟（同）本韻　藩（十三元）垣（同）翰（十四寒）通韻
寧（九青）城（八庚）通韻　壞（十卦）畏（五未）通韻　怒（七遇）豫（六御）通韻　渝（虞）驅
同本韻　明（庚）王（七陽）轉韻　旦（十五翰）衍（十六銑）叶韻

以上生民之什凡十篇（案是什始自生民凡數發生民之事正大雅也行葦至假樂四篇爲一）

體雜乎小雅者也蕩酌卷阿為一體雜乎風者也皆變大雅也然以格變并因時與事變也若民勞與板則時與事俱變矣時與事雖變而詩體不變則又變而不變焉者也噫知乎此可以論大雅正變之分矣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終

浙陽門人王秉鈞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目錄

大雅三

蕩之什十一首

蕩　召穆公託古傷周也

抑　衛武公自儆也

桑柔　芮伯哀厲王也

雲漢　宣王為民禳旱也

崧高　送申伯就封于謝用式南邦也

烝民　送仲山甫築城于齊懷柔東諸侯也

韓奕　送韓侯入覲歸娶為國北衛也

江漢　召穆公平淮銘器也

常武　宣王自將伐徐也

瞻卬　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也

召旻　刺幽王政由內亂也

貪暴二字是罪王病根故先揭出作全詩眼目

任用貪壬

嚮晦不明

沈湎於酒

怙惡不悛

廢棄典刑

剝喪本根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二

蕩之什

蕩　召穆公託古傷周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章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章二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章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章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

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章五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章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章七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章八

右蕩八章章八句此詩自二章以下皆託言文王嘆商以刺厲王蓋臣子柔君不敢直斥其惡而目擊時事目非紀綱大壞又難自忍故假託往事以警時王雖敗壞已極而猶冀其感悟庶幾一改厥圖以臻於治此臣子憂國愛君之心自有所不能已於言者撫其借殷為喻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自古危亂之君未有不貪亦未有不暴者唯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唯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輩曾是二者而使之在位而位有非爭曾是二者而使之任事而事有不敗者乎蓋二者之德滔德也豈天降是德以為民害乎亦女之興起其人而力為之耳夫人而彊禦則必忌賢而妒能妒且忌而欲無怨之也得乎人而掊克則必巧取以聚斂斂以巧不謂之攘內也得乎人心相嫌則詛祝相要靡有屆極窮究時矣而女頑舍昏類而用此貪暴之人何哉蓋由於爾德不明故有逆背傾仄之人出而不知其為逆背傾仄而用之也則以為無背側之明也可亦由於不明爾德故有不堪為陪為卿之人至而不知其為不堪陪卿而用之也則以為無陪卿之人也亦無不可此女之任用小人以至肆行中

國而無所忌而女方且斂衆怨以為德焉而女不知也又何怪今之上帝不浩蕩而疾威不為民辟而乃多邪辟也哉不寧唯是女又沈湎于酒縱淫無度用靡衰儀靡晦靡明無時不醉甚至俾晝作夜亦不知檢以故朝政無大無小悉近喪亡則夫人情怨亂咨嗟歎息不啻如蜩之鳴如羹之沸無時能靜無地能清也其始不過內奰中國繼且外延鬼方可謂無間遐邇矣而乃尚不知變復由行於惡而不已則其召亂豈有極哉夫國有大政人惟求舊非老成人無以定大計決大疑書曰無侮老成人盤庚之所以興也今殷既棄舊而乃怨乎天者謬矣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法政紀綱猶存獨不可藉為扶持以資治理乎唯其并人與法曾是莫聽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雖然

舊人弗用夫亦何害獨念大木將傾必有所損雖枝葉固未折
傷而本實先撥矣勳舊者國家之根本道德者又君心之根本
君心之根本既若彼其壞國家之根本又若是將傾而欲無亡
也得乎此殷鑒也豈甚遠哉亦在夏后之世耳殷鑒在夏則後
之鑒者從可知已小序云傷周室大壞也大序謂厲王無道天
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固是言外之意然其所謂蕩蕩又非詩之
所謂蕩蕩也不可不知說見篇首辯中茲不再贅

集釋 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也）諶（信也）有初鮮終（姚氏際恒曰天生烝民以下孔氏謂天之生民其命雖信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者初謂文王也終謂厲王也此于詩意為近朱傳謂人降命之初莫不善而少能以善道自終似泛二說皆可通厲王性生之初未必遽與文王異及其後竟與文王異者自暴自棄故耳）彊禦（臣也）掊克（聚斂臣也）服（事也）滔（慢也王氏安石曰彊禦掊克是謂滔德）

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言任之堅也）而（亦也）女炰烋（氣健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侯（維也）作
祝（詛也）詛祝（怨謗也）炰烋（氣健貌）背側陪卿（鄭氏以無陪無卿時無背無側何元子）
日反為面為不正之為側俱非佳字皆指小人之敘惡言也舊說以背為前後左右可非前後不明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以無陪無卿為五行
不明日詩云爾德不明以無亡卿不明爾德不知善惡有莫不不知善惡之人者不察其上
云言不別善惡則不能知善惡之功者受實大夫有反者之也
枝葉既之解已有詩意但背側陪卿四字俱就小人身上說無也
背無側者不知彼實不背側不知其為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
無陪無卿者亦不知其實不背以為陪卿以之為爲有而謂之無亦猶
之無酒（色也）飲酒變式（用也）止（容止也）蜩螗（皆蟬也朱氏善曰如蜩螗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沸
羹（朱氏善曰如羹之沸言其無淨盡之時也）小大（指政言）奰（怒也）覃（延也）鬼方（高宗伐鬼方）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顛沛（大樹欹仆而根拔起之時也）揭（揭起也）撥（撥開其根也）
枝葉（俄然尚未有害也而其本實先已撥開于土矣言本實既撥土而枝葉必隨之敗壞也鄭氏謂揭為蹶撥為絕未然）
害（也）殷鑒（夏后也）

拾遺　承上言亂政之由而推入宗廟亦非無大小一般見事無大小一般見恭內外遠近揭其不啻哲言此段推明侯度以下卻說出說話段細勘詔示不論起句再補自主四句要貼二言承言語一章承容止順推入餘意惟學存誠工夫數語挈溫大學誠意中庸慎獨從此而出本原中樂理學気所以慄為上言德之與成德上言德之當補遂謀言上言德之當顧
哲愚二字便為先時為君者病根剔出以下方好自起一則提人字正言一段
抑合今日亂政

韻讀　辟（陌十一）辟（同）本韻（兩辟字字同）民（眞十一）諶（侵十二）終（東一）叶韻　克（職十三）服（屋一）德（職）力（同）叶韻　類（寘四）懟（同）對（隊十一）內（同）通韻
祝（屋一）究（宥二十六）叶韻　國（職）德側（職）本韻　明（庚八）卿（同）本韻
酒（有二十五）式（職）晦（隊十一）夜（禡二十二）叶韻　螗（陽七）羹（庚八）行（陽）方（同）轉韻
時（支四）舊（宥）叶韻　人（眞）刑（青九）聽（同）傾（庚）通韻　揭（月九）害（泰九）撥（曷七）
世（霽八）叶韻

抑　衛武公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章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章二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
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

明刑。章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
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章四 質爾人民。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章五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
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章六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章七 辟
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章八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民各有心。章九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二章舒欲民聽首以必德前章耳提面命且正說後章淳諄藐藐又反說自抱子以至匪用均不可以未知自諉一層深似一層也末用厄言自警意見修省之切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十一章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十二章

右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此一篇座右銘也而序謂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未免首鼠兩岐朱子駁之云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以史記考之武公卽位在厲王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故集傳專以武公自警爲言而姚氏又駁之以爲此刺厲王之詩非武公箴戒以抑作懿乃韋昭之言非國語左史之言且篇中何句刺王無一語自警乃厥

聯諄諄藐藐及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云云豈非自警之辭而四方四國車馬戎兵等詞則尤切于刺王因識昉翁爲文雖不通何論經學噫此眞文義不通而乃反譏以識人乎此詩雖無戒字純是戒辭並無一語刺王誠有如昉翁云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如以爲刺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之言似矣而夙興夜寐灑埽庭內之語豈亦爲王詠乎且自圭喻玷屋漏銘心是何等親切內省之語而亦謂之爲刺人有是理乎此而不知則眞文義之不通矣而何論乎經學也至小子告爾以及聽我用我等詞乃詩人自稱而自我儆戒行文之體應如是耳豈可執是以爲刺人言乎若爾雅之非抑其言固是而詩則實自儆也安知非詩自名懿不以抑爲名懿讀爲抑乃韋昭之悞而後人因以傳之耶姚氏有意力翻朱案故執此一字屢駁不休遂並詩中正旨亦不之顧此門戶之見未除也愚非佞序更不宗朱然平心而論此詩之解實以集傳爲得而姚與序並失焉詩首章靡哲不愚一語千古學人大病四字說盡蓋愚人之愚其愚也易破哲人之愚其愚也難明自以爲哲則無乎不愚矣故欲砭其愚必先針其自哲之病而言乃可入故發端以此爲第一義也於是特提訏謨遠猶以爲人所當圖不可苟且偷安是自勗正意而無如今日俗習因人非酖樂卽飲酒敗德亂政莫此爲甚而女獨不念所承之緒是何等緒而乃惟樂是從罔敢求先王之道以共明刑其可乎哉似此違天悖德天必弗佑以至淪亡如泉之流滔滔莫返誰能挽回故不

欲自勵則已如欲自勵內而庭除之近外而蠻方之遐細而寢興灑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無一非當整飭所謂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不於此益見其實歟然旣定爾人民謹我侯度可無意外之虞而辭氣之間尤悔易集能無致謹夫白圭有玷磨可使平斯言有玷失莫能救故言尤無易出焉使其易出而不自持也是莫捫之舌苟焉而已詎可任其一逝不返乎蓋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者亦無有德而不報者誠惠及朋友以至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矣謹言之效至於如此然猶不敢自以爲無玷也大廷之赫然易凜獨居之私念難防屋漏之中鬼神森羅於此而無愧則眞無愧也愼勿謂幽暗莫覩遂無人覩而可以縱欲敗度也當知鬼神之臨照物不遺

玉神莫測不顯亦臨雖極被體猶懼有失況敢厭射之乎夫修德而欲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有必然者不修德而亦欲人服之是童牛而角之所必無者然而我言雖善聽者難從其在哲人告即能行其在愚人聞且未信故論木以荏染爲成器之本而論人以溫恭爲入德之基於乎小子吾不啻手攜而事示又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愼無藐爲夢夢慘慘勞我我之誨爾諄諄然爾之聽我藐藐然其可乎哉借曰未知乃女今則旣抱子矣乃未幾亦聿旣耄矣少壯猶可曰不知豈老耄而猶不知耶於乎小子天運方艱國危可畏倘不知儆而更回遹其德也則君道失於上而小民困於下矣欲國之無亡也得乎倘其聽哉庶幾無悔此非自儆僻乎而必謂之刺人也冤哉茲並附錄兩家之言於后讀者詳之

附錄

朱子辯說且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爲其首務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旣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旣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至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卽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姚氏際恒曰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案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賓之初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懿之說而但詩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作爲抑也抑抑毛傳謂密也若懿字訓美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之隅箴害則外見康削也若作懿則爲矣矣盛儀句毀後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昏之偶近而遂不則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旣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者如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罔敬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旣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將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刺傳設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歧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有兩事夾雜可悟文君自警旣使人謂而讓然則禮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故悟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然又不相涉也若然何雖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亦夾雅爲一爲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預于物不感作詩刺王此質錄也則武公無刺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何句首言刺王無一諸及武公與自皆毛在序前因無此說彝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奈何自序出而擧世背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何可用乎否乎尤可與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得失若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類倒暴自舒互可矣殊甚此本不必辨但恐人戒其說故容擧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爲得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案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謹公事故又戒脩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盍君之法度用備不德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議之可見何肯是使人告已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氏解刑下哭與生兵寇將以減王且國乃夭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閔旣卒斬亦侯罔乎又曰亦率旣羲四也嗟嗟文義之不迺而何云是紀學乎上章曰亦旣抱子

第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此云亦卒既耄承上章而言少抱于時忽然老矣此詩總一章采一詈昝然也何為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為指其年九十五既抱于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與所美賓延所悔相表裏五也衆淇與所美賓繩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飲酒此詩刺王蒞沈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抵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監明曰如此必去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乎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則其云取其得者正陸序之雲霧不淺耳蒙二說各執已是姚氏避有意代求朱傳之失未免強詞求勝原無是處亦由聯翁所舉詩中謬諮不舉其大而標其細故使人得以摘其瑕而力駁之恐解此詩但撮大要連纏成文使讀者從容涵泳領其大旨則此詩之為刺人而作乎亦將為自警而作乎可得諸意言之表者矣何必紛紛聚訟為哉

[illegible]抑抑密也隅〔集傳〕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也庶衆也職主也戾反也競強也覺直也訏大也謨謀也定審定不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辰時也告戒也則法也興尚也紹承也敷廣也共執也刑法也弗尚庶衆之也逷遠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也玷缺也捫持也

[illegible]

讎答也屋漏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格至也度測也射斁猶厭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也賊害也童無角曰童何氏楷曰童以角為言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虹潰亂也字書虹與訌同王氏遜曰荏染柔貌〔集傳〕荏染柔忍之木也柔木〔集傳〕柔木椅桐梓漆之屬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慘慘憂貌耄八十九十曰耄藉借也止語也忒差也遹僻也棘急也

標韻　隅虞七愚同本韻　疾質四戾霽八叶韻　訓問十三順震十二通韻
告號二十則職十三叶韻　今侵十二政敬二十四叶韻　酒有二十五紹篠十七叶韻
韻　王陽七刑青九叶韻　尚漾二十三亡陽七叶韻　寐寘四內隊十一通韻
章陽兵庚八方陽轉韻　虞虞七嘉麻六磨歌五為支四叶韻　行有逝霽
叶韻　讎尤十一報號二十叶韻　友有子紙四叶韻　繩蒸十承同本韻
顏刪十五愆先一通韻　漏宥二十六覯同本韻　格陌十一度藥十射陌叶

征役不息為亂之本

於是民無所往

害以救亂如持水火都用濯擬之筆

使不平權

朝不可仕不如在野然出退遁亦難矣所處進退一難君子無與此何時勢遙民自懷臣心何安凡此皆為不能擇相倚任小人之為二章極說禍亂極之致二章以愚昧觀相形對言見為人不能遠愚忌人未可信用是追究亂生之矣二章皆以風行陵道為比凡小人端由中處者不入耳皆有所自君臣將讀如此此國為得承亡

韻　嘉麻儀支叶韻　賊職則同本韻　李紙子同本韻　標
基支同本韻　行庚心侵通韻　否紙事寘耳紙子同叶韻
盈庚成同本韻　昭蕭二樂效十九慘感七藐覺教效虐藥耄號二十
叶韻　子紙止同悔賄十通韻　國職忒德棘職同本韻

桑柔　芮伯哀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一章）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二章）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三章）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四章）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五章）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六章）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七章）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八章）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九章）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十章）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十一章）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十二章）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十三章）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十四章）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

以下規諷僚友見不能匡正君惡皆臣下之失也匡雲君之心千載如見其誠

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右桑柔十六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此詩人皆知為芮良夫作矣而不知其作於何時則又可異案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為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集傳以下諸家皆從之且謂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蓋厲王暴虐不敢直諫故託言規諷僚友以刺王耳此又何異癡人說夢耶夫詩不云乎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此時國人已畔厲王已逐然王雖被逐尚居於彘故又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正春秋傳所謂君若綴旒時也朝廷之上雖有周召二公行政謂之共和而王至共和十四年始死於彘則哀此中國誰為之主雖曰有君不且若贅然哉此詩正作於其時蓋傷之也何以刺為凡詩中所言無非追究同朝不能匡救君惡以至危亡並恨已無大力拯民水火可以挽回天意此作詩大旨也若諸家但謂刺王且並謂借諷友以刺王不惟臣子拳拳愛君之心無所見即此詩精神結聚之處亦不能顯集傳雖亦疑為共和之後作然又曰不知的在何時則其心尚無定見亦由於未能讀詩之佳處故耳大凡諸儒說詩總不肯全篇合讀求其大旨所在而碎釋之烏能得其要領晦翁譏行葦序以為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管照前後又云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不知已亦正坐此病即如此詩其佳處全在滅我立王三章而乃為游移無定之解其餘不過追遡悔恨之詞偏又呆贅碎釋豈能抓人癢處哉

【集釋】菀茂也旬徧也劉殘也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久也步行也頻急也……

見字句講也況滋也削……僭……

谷……如谷……維谷……進退窮也荼毒……

以苦名……荼苦菜也……征以中垢……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言不能……職涼善背……覆背善詈……

予不能自已……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標韻】柔九十一劉……民……天……

韻……驅……夷……翩……泯……燼……頻……

叶韻……將……往……叶韻……

競……梗……叶韻……殷……辰……東……痻……叶韻……宇……

怒（七遇）虐（藥）國（同）叶韻（隔句韻）讎（四宥）恤（四質）熱（九屑）淑（一屋）叶韻（隔句）倒
爵（十藥）濯（三覺）溺（錫）通韻（隔句韻）風（一東）心（十二侵）叶韻　傚（十一效）速（同）
本韻（隔句叶）穡（十三職）食（同）本韻　寶（十九皓）好（同）本韻　王（七陽）痒（同）荒
蒼（同上）本韻（隔句叶）賊（職）國力（同上）本韻（隔句叶）君（文）瞻（十四鹽）叶韻　相
（陽）臧腸狂（同上）本韻　鹿（屋）穀谷（同上）本韻　里（四紙）喜（同）忌（寘）叶韻
迪（十二錫）復（屋）毒（二沃）叶韻　谷（屋）穀（同）垢（二十五有）叶韻　隧（寘）類（同）
對（隊）醉（寘）悖（隊）通韻　作（藥）獲（陌）赫（同）叶韻　對（隊）克（職）力（同）
叶韻　戾（八霽）寇（有）詈（寘）叶韻　予（六魚）歌（五歌）叶韻（以上七章皆隔句韻也）

雲漢　宣王爲民禱旱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

開口爲民號究哀矜惻怛神情如見即此一念已足上格穹蒼而消災禍也　漢上靡神何爲民祈禱也　此又歎以己身爲民當災則爲民之心尤切　恐懼倚仰無救災弭患之本　況羣公不忍予哉　父母先祖既不忍予則上帝豈肯寧俾我遯　此卒自陳其祈天無術　此卒斷以人事回天　再言求假勿棄前功總以挽回天

心爲王王心爲民可謂切矣

昊天曷惠其寧（八章）

右雲漢八章章十句此一篇禱旱文也而序謂仍叔美宣王姚氏譏其未有考然使其實有所考而篇中所言亦非美王意乃王自禱詞耳詩開口即爲民號究仰天上訴曰於乎何辜今之人祇此一念之誠真矜惻怛不能自已已足爲消哉弭禍之本況又爲民求神上而后稷上帝之尊且親下而祈年方社之神且靈自郊徂宮罔不奠瘞所謂靡神不宗無牲不備者也凡在朝臣如庶正如冢宰如趣馬師氏如膳夫左右又無不同心救旱忍敬忍誠亦庶幾乎上帝式臨后稷克勝矣而乃寧莫我聽乎夫旱既大甚蘊隆蟲蟲既不可推又不可沮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天降喪亂曷其有極於是饑饉薦臻凶歲頻仍周雖餘氏靡有孑遺其不至散無友紀先祖于摧者亦幾希矣夫是以憂心憚暑如惔如焚欲避之而無可避即逃之又不能逃於乎昊天上帝胡寧瘨我以旱而不我遺曾亦不知其何故也嗟嗟羣公先正縱不我助亦不我聞而父母先祖亦寧忍予而靡瞻靡顧乎夫上帝不臨后稷莫勝是大命近止有親俱無可恃矣夫與其耗斁下土害及蒼生毋寧禍我一人猶得以身當之庶可鬯息天怒而無苦吾民爲也獨是瞻彼昊天不唯昭回雲漢而且有嘒其星天未厭亂莫能挽回敢不業業兢兢如雷如霆益矢敬恭以答明神蓋昭格不懈於前修天心悔禍於將來此豈爲吾一人慼哉殆將以定衆志於庶司也天乎天乎仰視蒼蒼何時是惠我以寧時乎此非禱祀詞乎何以謂之爲美宣王也

朱氏善曰讀是詩見宣王有昭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此所以爲美宣王意歟然詩則因儆省恐懼之不暇矣而何以美爲吾故曰願旱文也

【集釋】雲漢 天河也 昭 光也 回 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薦臻 荐通孔氏穎達曰左傳作荐臻杜預云荐仍也爾雅釋天云仍饑爲荐 臻 至也 蘊 蓄積也 隆 盛也陽氣蘊蓄於中而盛溢於外也 蟲蟲 熱氣也 殄 絕也 郊 祀天地也 宮 宗廟也 上 祭天也 下 祭地也 奠瘞 孔氏穎達曰置之於地謂之奠埋之於土謂之瘞 宗 尊也 克 ［illegible］ 臨 ［illegible］ 斁 ［illegible］ 丁 當也 ［illegible］ 沮 止也 大命近止 死將至也 群公先正 ［illegible］

以祈穀實者也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滌滌 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 魃 旱神也孔氏穎達曰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 ［illegible］ 憯 曾也 祈年 ［illegible］ 方 祭四方之神也 社 祭土神也 ［illegible］ 散無友紀 ［illegible］ 庶正 衆官之長也 疚 病也 冢宰 ［illegible］ 趣馬 ［illegible］ 師氏 ［illegible］ 膳夫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里 ［illegible］

【標韻】天 先一 人 眞十一 臻 同 牲 庚八 聽 青九 通韻 蟲 東一 宮 同 宗 冬二 臨 侵 躬 東 叶韻 推 灰十 雷 同 遺 支四 遺 同 摧 灰 通韻 沮 語六 所 同 顧

更爲備旱之……何命則……之意……非徒以……

崧高　送申伯就封于謝用式南邦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一章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二章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三章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四章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五章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六章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七章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八章

右崧高八章章八句此詩與下篇烝民同爲尹吉甫贈送之作一送申伯一送仲山甫以二臣位相亞名相將才德又相配故於二臣之行也特贈詩以美之於申伯則曰嶽降於山甫則曰天生二詩發端皆極意經營工力亦極相敵是二詩皆尹吉甫有意匹配之作也有意匹配二臣爲宣王中興生色則篇中所謂生甫及申之甫非仲山甫而何乃諸儒忽曰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集傳疑二人不同時難以並舉又云或曰此是

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氏祖謙亦曰甫申意者皆
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
蓋當如此也舍現在同見於詩之人不言而乃爲此猜疑無定
之辭眞是可怪蓋泥申甫皆國名耳唯嚴氏粲曰舊說謂姜氏
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
害意矣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時仲山甫爲
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還
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或者疑甫爲
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
例拘舜典稱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
皆不類也此何元子爲之數實曰或謂吉甫旣爲作詩之人二

甫字同必無自貸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爲
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兢爲二詩發端亦可以見
甫之爲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二詩同編二臣對咏明白如是
尙煩諸儒辨論如是則其他有疑難定者不言可知噫經學之
難不難於考証多端難於通儒一言以決之耳此詩用筆雖俊
爽而製局甚平無足爲異唯發端嚴重莊凝有泰山巖巖氣象
中興賢佐天子懿親非此手筆不足以稱題以下歷敘王命諸
臣代伯經營其國自城郭宗廟宮室車馬寶玉以及土田賦稅
之紛無不具備所尤異者伯之家人亦命傅御代爲遷徙赴國
行糧亦命召伯早爲儲備王之寵臣可謂至矣夫古之封建錫
以車馬畀以寶玉者有之未有代營其城邑寢廟者古之寵賚

于以弓矢賜以甲第者有之未有代遷其室家且並慮及餱糧
者有之自宣王待申伯始然則爲之臣者宜何如感泣忘身以
報之耶此中興業所以不難就也蓋王之爲是曲盡恩榮若非
以伯爲元舅之尊也非以伯有擁戴之勞也誠以其資兼文武
望重屏藩論德則柔惠堪嘉論功則蕃宣足式故用以式南邦
不得不如是之恩意周浹禮文備至焉爾然則諸臣之旁觀者
又不知如何感泣亦將忘身以報之矣嗚乎令德聖主忠藎賢
臣其推誠相與夫固有非形迹所能喻者此尹吉甫之所爲長
言而歌咏之也歟

集釋

崧高集傳山大而高曰崧李氏延曰山高大者自名崧木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
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恆是也駿大也甫即仲山甫說見篇中申申伯姜姓國也孔氏穎達曰堯之時有姜

氏昔掌四岳之祭周則有甫申齊許皆姜氏之苗裔也翰幹也蕃蔽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邑國都之處
也王氏安石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謝集傳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曹氏粹中曰地理
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式法也陳氏飛鳴曰南國是式者命爲州牧也召伯
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徹何氏楷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
分明稅賦之法一皆在其中矣此則黍苗所云平原隰清泉流之事又曰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
伯土田蓋自厲王暴虐而徹法壞盡矣宣王中興之矣亦可見其一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
遷使就國也俶始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介圭諸侯封圭盤相主以謝於天子者也
近集傳近辭也孫氏光時曰辭者樂辭也鄭氏來成曰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集就文從乙從不今從近家郿今鳳翔府
郿縣孔氏穎達曰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郿申伯與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也集此近是
信邁誠歸何氏楷曰過行也信遄猶云樂行也謝于誠勝者隣云藉歸于謝也峙粻集傳峙積也粻也遄速也
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番番武勇貌嘽嘽

戎女也 揉治也 吉甫尹吉甫周卿士也 誦工師所誦之辭也 碩大也 風 姚氏際恒曰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風 肆遂也 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標韻】天先一 申真十一 身真十四 宣先通韻 事寘四 式職十三 宅陌十一 叶韻 邦陽七 功東一 叶韻 邦陽 牖冬二 叶韻 田先 人真 通韻 營貞八 成同本韻 伯陌 漼 額陌十七 踊同 隔句韻 馬二十一馬 土麌七 叶韻 寶皓十九 保同本韻 鄙支四 歸微五 通韻 彊陽 行同本韻 謝二十二禡 喜 叶韻 翰 寫 叶韻 德職 直國同職本韻 碩陌 伯同本韻

工於修辭與上篇同一高渾 有特然 嶽降以氣言 天生以理言 此在說理

烝民　送仲山甫築城于齊懷柔東諸侯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一章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二章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三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四章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五章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六章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七章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八章

不得三代之興於南宋者以此 此詩備舉其德由德行遷到事業 此章總冒 此章由政事轉言德行 二章尊美其德 補袞始見職始 然德不假則學

右烝民八章章八句序謂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而詩中無美王意故集傳改為送行之作本詩詞也鄒仲與駁之云時周王流彘諸侯已不知有天子齊遠而區區之城且以上請豈非宣王復興之烈哉刪詩存烝民春秋之旨如解作送行何關王政何登於雅姚氏以為依序為偽之見詩末何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樣不讀詩乎案鄒論甚正大未可厚非然自是詩外意非詩中旨也詩本美仲山甫故備舉其德性學行事業以及世系官守無不極意推美而總歸之於德且準以則焉而不過幾於中庸王茲學故能使宣聖三復其言而歎美之然則仲山甫賢即作詩之尹吉甫亦可不謂之為賢乎此詩內意也若築城於齊不過尋常卿士任之足矣何王以才全德備袞重臣遣出而司其事豈非以諸侯久無朝廷今一旦以築城請不得不命天子保傅親受其成雖曰城彼東方實懷柔東諸侯也故尹吉甫作詩美之亦此意歟不然何云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耶唯不宜直云美宣王但當曰送仲山甫築城於齊則春秋之義自見惜諸儒說詩率多半明半暗未能窺其全旨故來後人指摘相循而未有已時耳

【集釋】烝眾也 則法也 秉執也 彝常也 懿美也 監視也 昭明也 假至也 保佑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孔氏穎達曰周語稱樊仲山甫 韋昭云食采於樊 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嘉美也 令善也 色顏色也 翼翼恭敬貌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 式法也 力勤也 若順也 賦布也 戎女也 王躬是保 集傳以家宰兼太保 何以知之曰其言保其身體者也 然則仲山甫為宰相可知 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大保可知 出承而布之也 納行而復之也 喉舌所以出言也 發發而應也 將奉行也 若順也 否不順也 猶臧否也 明

自章來朝受命纘戎以下皆制詞

此章敘朝覲而錫天子之賜亦光寵殊炫特耳

此章祖送歸國

此章侯道親迎一時儀事推榮麗日見爲國成足以捍衛王室

此章並及擇婿勢頭舒從姓氏云因服娶及擇壻子備見韓土之美仍歸到國本旨其險要能制處殷於無並可稱章末猶有歸韓特言始

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累僞豈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茹也納也韜氏濟曰劉

錫駡曰輶車者亦取其輕亟之轄故輶有輕之義儀度也圖謀也袞職也王職祖行祭也業業健貌

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清也長

韻讀　則（十三職）德（同本韻）下（二十一馬）甫（七麌叶韻）德（廣）則色翼式

力（同本韻）若（十藥）賦（七遇叶韻）甫辟（無韻）考（十九皓）保（同本韻）舌

發（六月）通韻　將（七陽）明（八庚轉韻）身（十一眞）人（同本韻）茹（六魚）叶

甫（七麌）茹（同）吐（七麌）禦（語）通韻　寡（二十一馬）助（六御）補（七麌）叶韻　業（十七洽）

捷（十六葉）及（十四緝）通韻　彭（八庚）鏘（七陽）方（同）轉韻　騤（四支）喈（九佳）歸（五微）

通韻　風（一東）心（十二侵）叶韻

韓奕　送韓侯入覲歸娶爲國北衛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一章）四

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

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二章）韓侯

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

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三章）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四章）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

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五章）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六章）

此與上篇氏篇遙遙相對末章仍歸到封建因其前人之土字增今日之疆域不唯使其勤修職貢且令其控禦北狄

右韓奕六章章十二句此不過一篇韓侯初立入覲受賜因以

便道親迎歸國詩人美之之作於國何所關係小序謂尹吉甫

美宣王固涉泛泛即謂能錫命諸侯亦豈詩中大旨至集傳則

又只以爲送別之章尤屬臆說搔癢未可與知人論世也唯鄒

氏忠胤曰韓爲燕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衛迴北國爲一方

屏藩韓侯來朝猶用繼世策命之禮王因令之纘舊服受北國

爲伯其倚毗亦隆重哉而殿下之柄可概見矣此差得詩人作

詩義旨然曰猶用繼世策命之禮亦只說得能錫命諸侯一節

非深明當日時勢者也愚意此詩必作於六月北伐之後故爲

關係中興之作蓋自玁狁背叛以來北方諸侯梗命不朝者亦

已多矣茲值北伐有功韓侯適以受命入覲而又年少英賢爲

國懿親更配帝甥膺茲屏翰實足以制北狄而衛王家故宣王

因其來朝特隆以禮與申伯諸臣同深倚賴非泛常比也詩人

亦於其歸國便道親迎之日餞之以詩亦將以北方保障望之

故首尾均以受命建國勤修職貢爲言至中間親迎兩章不過

借作文章波瀾且以見其爲國至戚尤宜輸忠以報天子耳若

天子寵錫之隆蹶父相攸之美皆詩中極意烘托法非關正意

然正意亦未嘗不由此而見也惜後儒說詩專從此等處訴其

恩遇非常則何異愚人觀場終日不知其何故耶姚氏際恆近

世善說詩者其於此詩亦僅曰宣王冊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

韓侯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絕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

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噫以此事爲絕大事詩爲大雅詩則

其誰不又出矮人下數等哉

【集釋】奕奕大也梁山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李氏曰韓且其後爲晉所滅大雅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國之後故以爲晉望也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集傳〕受命謂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班氏同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謂不敢自專也纘繼也戎汝也易改也虔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集傳〕朱氏曰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設者日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不來庭者走於庭故討其罪辟君也修長也張大也介圭封圭也淑善也綏章〔集傳〕綏章或旂旗牛尾爲之染爲羽注於蒸年之首者也爲表章者也鉤膺鏤錫〔集傳〕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在服首之上孔氏穎達曰當馬之額盧也鄭箋巾車玉路金路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鄭注云金路錫類稠特賜之無鞹鞃淺幭〔集傳〕以去毛之革也軾式中也謂兩較之閒橫木可憑者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穎達曰幭字或作幦作幦者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複又作幭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巾車言犬複周禮以作幦毛之皮為幦少儀御者之法云諸侯皆以幦者僖楚以金為飾其軾上故知覆軾也鞗革金厄〔集傳〕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紆搤首也孔氏穎達曰厄大者似蟲名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集傳〕屠地名或曰卽杜也晉有杜劉亦作屠劉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集傳〕諸侯來朝者之稱此則指韓侯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上故曰汾王也錫指韓姞也蹶父韓姞之父周之卿士姞姓也晉氏文曰黃帝之後有姑姓氏也諸娣〔集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鄭氏曰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集傳〕善也燕安也慶善也溥大也燕師所完〔集傳〕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此城因時百蠻追貊〔集傳〕貊夷狄之國也燕師爲之築此城也墉城也壑池也籍稅也貔猛獸也

【韻讀】甸叶十七命叶二十命同道韻　道叶十九考同本韻　解叶位　四叶通韻　易叶十辟同本韻　繇叶七王同衛叶八轉韻　鞗同錫　十二叶厄同通韻　屠叶北從同魚叶六蒲叶且同通韻　子叶

其誰不又出矮人下數等哉

〔眉批〕靡而往　諸夷來除　晉復安民不外獻復井田清賦稅　詩注　再勉以纘述先業昔皆敗爲王命之言落句卽老下之論述貫行鄭重之王　頌揚王休乃臣子報塞之誠然仍勸君以文德則禹頌觀於厥拜時矣

止皇同本韻　彭叶唐鏘同光同轉韻　雲叶十二門叶十三通韻　到叶二十樂叶十九通韻　土叶北訏叶甫叶噳叶虎叶譽叶六叶韻　完叶十四蠻叶十五通韻　貊同伯籍同本韻　皮叶四羆同本韻

江漢　召穆公平淮銘器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一章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二章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三章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四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五章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六章

右江漢六章章八句此似一篇召伯家廟祀勳銘藝穆公平淮夷歸受上賞因作成於祖廟銘美康公以祀其先也細觀詩意自見首二章敘平淮之功甚略後二章述慶賞報塞之殊極其反覆枕頌鄭重賡颺歌咏不已則其歸重後層可知中興復舊典旬宣遠猷皆設爲王命之詞以便歸功祖德亦無非爲後半作勢豈非廟器銘哉序以爲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不知作何覈斷集傳以爲詩人美之者亦非蓋自銘其器耳夫淮夷不自是宣王中興事然詩非爲宣王作特編詩者錄之以見宣王之功也此中界限不可不明詎得因其平淮夷遂没然以爲美宣王而無所區別哉

【集解】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謂平淮由江漢率師順流而下也淮夷夷之江淮南者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洸洸武貌庶幸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也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也戎汝也公功也釐賜也卣爾雅釋器卣中尊也文人姚氏際恒曰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王也爲說雜而復亦非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集傳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與之對答也揚稱也作召公考集傳考成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鄦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鄦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案此詩即銘詩集傳既知考成爲頌器而不敢斷者何也矢陳也

【釋韻】浮尤十一滔豪四游尤求同叶韻　車魚六旟舒同並鋪虞七通韻

湯陽七洸方王同並平庚八定徑二十五爭庚寧青九叶韻　滸麌七虎土同並本韻

棘職十三極同本韻　理紙四海賄十通韻　宣先一翰寒十四通韻

子紙四似祉同並本韻　瓚旱十四卣有二十五無韻　人真十一田先命十二映四十三年先叶韻　首有休尤考皓十九壽有二十六叶韻　子紙已同本韻

德職十三國同本韻

命將

兵凶戰危故以敬戒爲主即臨事而懼之意

匿制

循淮而下以至徐土是師行正道

以下方將門將先聲早已奪人並以聲討並宜無不克況親征乎

猶截淮浦斷其路

常武　宣王自將伐徐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

路並視擾師下章乃能浮洸防滔不得遑暇故曰淮征賦字新而新並有更新之意

徐方二字回環互用奇絕快絕杜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句亦此神理

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右常武六章章八句詩無常武字而以名篇故又啓諸儒紛紛疑議二千餘年尚無定解抑又可笑小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不知其何所据大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篇中有美而無戒且所謂常德者亦不知其何以謂之常德而始可立武事均覺難解辨說獨不敢非以爲於理亦通故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是又本序以爲說無怪姚氏譏其爲佞序者莫朱若也然姚氏亦無說以解此則其他又何論耶愚按常者恒也謂事之有恒者而後可常焉蓋對

變言而又近乎瀆者也武者事之變詎可以爲常武也不亟厭又豈可視爲恒雖當其時不能不用武以定亂則雖變也而亦正焉匪瀆也乃無忘乎恒耳周之世武功最著者二曰武王曰宣王武王克商樂曰大武宣王中興詩曰常武蓋詩即樂也此名常武者其宣王之樂歟殆將以示後世子孫不可以武爲常而又不可暫忘武備必如宣王之武而後爲武之常然變而不失其正焉者耳而豈以武爲常哉又豈如序所云有常德以立武事之謂哉詩首命將次戒師三乃親征四五則皆臨陣指麾出奇運攻諸事蓋臨師則必敬必戒整隊則成列成行循淮而下直擣徐土軍未行而先聲已奪陣甫列而醜虜成禽既守則如山之苞勢不可撼動攻則如川之流氣莫能當有猶士尤貴

餘字不入韻諸家叶音亦不必從

奇謀，故不測而不克，有備師乃行正道，故緜緜而翼翼。截彼淮浦，防其逸尤，用擊援濯征徐國，擒渠魁並勦餘孽，是一篇古戰場文字。迫至徐方既來，徐方來同，乃歸功天子，而徐方來庭，徐方不回，天子亦不自有其功，曰是豈可以為常哉？蓋不得已也。可以下令還師矣。中興柴建，樂舞斯成，名命常武，是之謂歟。蓋不敢上媲大武，亦不敢下同黷武，特恐後世子孫以武為常而輕試其鋒，又恐後世臣民與武相忘而竟無所備，是皆不可以為常哉。咏為齊並觀樂舞，不能不爽然而自失也。於乎！宣王用意，可不謂之深且遠哉。

極力描寫女禍可謂不留餘力

集釋 卿士 即皇父之官也孔氏穎達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南仲 見出車篇 大祖 始祖也 大師 皇父之兼官也陳氏鵬飛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

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 尹氏 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 程伯休父 周大夫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羅氏一之曰程畿內邑在豐 三事 姚氏際恒曰三事毛傳謂之立三有事之臣此即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雨無正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其職以就精也 赫赫 顯也 業業 大也 嚴 威也將威也可畏也天子自將也 王舒保作 或集傳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曾氏粹中曰雖以天子之威衆如此亦安徐詳審而後動 匪紹匪游 紹緩也游遊也 繹騷 連絡騷擾也 震驚徐方 進之也 進 厥 虎臣 闞如虓虎 闞奮怒貌虓虎之自怒也 鋪敦淮濆 鋪布也敦厚也濆厓也 仍執醜虜 仍就也 截彼淮浦 截截然不可犯也 王師之所 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 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 不測不克 不測詐不可測也不克不可勝也 濯征徐國 濯大也 徐方既同 徐方來庭 庭朝也 不回 不復回叛也 還歸 班師而歸也 曰既降服後朝京師而王庭

標韻 士〔紙〕父〔麌七〕戎〔東一〕國〔職十三〕叶韻 父〔麌〕旅〔語六〕浦〔麌〕土〔同〕處〔語〕

言之慘然

結處只補救於後忠厚之至

緝〔同〕通韻 子〔紙〕作〔藥十〕無韻 遊〔尤十一〕騷〔豪四〕叶韻 方〔陽七〕驚〔庚八〕轉韻 武〔麌〕怒〔遇七〕虎〔麌〕虜〔同〕浦〔同〕所〔語〕叶韻 翰〔翰十五〕漢〔同〕本韻 苞〔肴三〕流〔尤〕叶韻 翼〔職〕克〔同〕國〔同〕本韻 塞〔職〕來〔灰〕叶韻 同〔東〕功〔同〕本韻 平〔庚〕庭〔青九〕通韻 回〔灰〕歸〔微五〕通韻

瞻卬　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章一〕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章二〕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章三〕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章四〕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章五〕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章六〕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章七〕

右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刺幽王嬖褒姒致亂之詩，而序謂凡伯作，則未有考。曾氏粹中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然亦不必辨。唯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姚氏譏之，以為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今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為言，然則何人乎？使晦翁聞之，亦無以為對。蓋詩雖以婦寺連言，不過女

寵內侍因緣爲奸故帶言之非所重也倘使女寵無釁可指則
奄人與嬖妾並舉亦自無妨今褒姒既有其人而奄人不過虛
以對之其可乎哉且詩極言女禍之害以爲亂自婦人匪由天
降曰傾城曰長舌曰厲階可謂窮形盡相不遺餘力矣而奄寺
則末何偶一及之豈可據以爲言耶又詩之尤爲痛切者在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二語而諸家多易忽之其不可解夫賢人君
子國之棟梁耆舊老成邦之元氣今元氣已損梁棟將傾此何
如時耶蓋詩必有所指如箕子比干之死與奴故曰人之云亡
而邦國殄瘁也倘使其人無足重輕雖曰云亡又何足殄人邦
國也耶惜乎無可考耳然而痛矣

集釋　塡（集傳塡陳字又久也）古　厲（疾也）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也）夷（平也）屆（極也）

長句蓋元孫御中多以此見妾怨然任大抑中貫爲愛刺及宦風會日趨愈下也

罔（網也）反（覆也）收（拘也）說（赦也）哲婦（指褒姒也）懿（美也）梟鴟（惡鳥也）長舌（古集能傳多長）
言者也姚氏際恒曰長舌猶長于舌指其譖爲讒言故下日
語始覽背非謂多言也語言竝必在多乎此正指婦中后廢太
丁事故曰之階與譖傳不待教明此也婦言之必故太下不
梅而能爲能者姦匪教之不明也害也試故不信
也竟（…）背（…）慝（…）賈三倍（…）刺（…）介狄二句（…）
氏曰王之爲政既無過惡也貨也何以多獲利也王何以見其爲王之辨也
予神何以不罹王而有大害也何以集賢傳明變
游有災之秋忌之今王舍之不忌何哉
反以我之正言不諫爲罔也
罔（…）優（多也）幾（近也）威（…）沸（…）
泉（泉出者正也）藐藐（高貌）鞏（固也）檻泉（…）

標韻　慝（入聲）厲（同）瘵（十卦）屆（同）通韻　收（十一尤）瘳（同）本韻　田（一先）人
（十一真）通韻　罪（十賄）罪（同）本韻　奪（七曷）說（同）本韻　城（八庚）城（同）
本韻　鴟（四支）階（九佳）通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通韻　誨（十一隊）寺（四寘）通韻
忒（十三職）背（隊）極（職）慝（職）識（職）織（同）叶韻　刺（寘）富（二十六宥）忌（寘）類　瘁（同）

叶韻　優（十一尤）憂（同）本韻　幾（五微）悲（四支）通韻　深（十二侵）今（同）本韻
先（一先）天（同）本韻　後（二十五有）鞏（二腫）後（有）叶韻

召旻　刺幽王政由內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一章）天降罪
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二章）皋皋訿訿，曾不
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三章）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
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四章）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
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五章）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六章）昔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
舊。（七章）

右召旻七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姚氏際恒曰舊爲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從其說）此詩命名蘇氏云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然亦不能無意焉陳氏傅良曰周南係
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歟於
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
公耶作者雖未必其如是而編詩者豈無意於其間哉唯序云
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殊穿鑿不成文理辯說譏之是
已而集傳云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姚氏又
以爲涉泛無著落蟊賊仍指褒姒故曰內訌也然昏椓以下
有曰實靖夷我邦又似非專主褒姒爲言大凡朝政之亂無不
由內以及外況幽王嬖寵褒姒而褒姒又工於讒諂爲厲之階

則一時小人舉國訛訛因緣倖進乘隙而弄國家之柄者又豈
少哉故上章哲婦傾城已明刺褒姒則此章之昏椓回遹者不
定指褒姒左右也然亦未有不由內訌而成者蟊賊何特測其
原耳豈可執是以爲主耶至謂凡伯作已見上篇不再辯

【集釋】篤厚也瘨病也圉邊陲也訌潰也孔氏穎達曰以訌字從言是爭訟相陷故王肅賊明氏一株曰小人之昏在內蟊賊之害稼亦在內故曰內訌昏椓昏亂椓毀之人也共與蔡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
回遹邪僻也靖治也夷不皐皐訿訿玷缺也填久也潰訓亂字訓上以潰字非訓遂以況其長且者用此財我相以不潰亂者也
溯際恆也則且潰茂盛故及歲旱止無雨澤則草不潰茂之曹氏棲苴集傳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哉日莠旱則草之生於谷中且不優於此國之亂則民不能安得而無告者窮其況上自給以是時也
疚病也衆傳言之責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疏

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況同引長也【集傳】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
使我心怳爲此故王於諭況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蘇氏轍曰隨疏也粺精也皆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爲不
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也家聚說敢衆倚爲明故再緣之池竭一章【集傳】頻厓溥廣以大也又曰故
亦之資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所有悶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深矣是
以我心尚嗚此於非於倚悅日益弘大而婺之日是豈不哉及我躬也乎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廣矣屬也公錫也
辟從也蹙舊臣也曹氏粹中曰當是時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因故老無尙存者乎

【音韻】喪陽七亡荒同上本韻　訌江三邦同本韻　玷二十八琰貶同本韻
茂二十六宥止四紙叶韻　時四支茲同本韻　粺十卦替八霽通韻　引二十
軫無韻　頻十一真中一東弘躬同上叶韻　里四紙里同舊宥叶
韻

以上蕩之什凡十一篇　案是什除首尾刺幽厲數篇外餘皆宣王中興詩合觀小雅宣王諸什其

中興事可概言焉始則安集流民而有鴻鴈之什繼則以爲
民禱旱而成雲漢之章蓋初承厲王後民散久矣故以安
民爲本迫而至無羊司牧政成國富兵強然後北伐玁狁以
其過近京邑害先去其大患也於是南服歸附以其形勢
江漢戚加無容齊後也所以六月甫成即歌采芑二詩賓
相步未遠耳南北之患既除乃加兵遠方詩亦不庭故分
兵二路過伐淮徐一命召公出江漢襲取淮揚隣步右臂
一自將術淮流涖揚徐國深入腹心故江漢常武二詩又
同時並命益至是而四夷賓服中興勢成可以復文武成
康稱矣然猶未也韓侯來朝因而封之使爲北藩申伯入
謝厚以餞之用式南邦尙且命仲山甫築城于齊以慣采
請侯然後大食東都近田獵內有蒐必興無此不與而更
勤于觀朝門夜何其不睢賢臣輔治于外更迭哲后佐理
其中而欲世之不治也得乎而未巳也窮鳴則求賢山林
維駒則逆客空谷無非於賢恭士傳爲柔鼓故能收功一
世著績干秋乃未幾而徵調失常收領干戚蕭父受罪工
室逆矣加以闕君不德女戎召亂驪山烽火焚及鎬京王
帳復來宗周不復蓋治亂之機捷於影響矣君子讀詩王
此能無致嘅
於其際歟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終

汧陽門人王東鈞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六目錄

頌一

周頌上 十三首

清廟 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 祀文王也

維清 祀文王也

烈文 成王戒助祭諸侯也

天作 享岐山也

昊天有成命 祀成王也

我將 祀帝于明堂以文王爲之配也

時邁 武王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 祀武王也

思文 后稷配天也

臣工 王耕籍田以敕農官也

噫嘻 春祈穀也

振鷺 微子來助祭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六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頌一

姚氏曰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故祭其先王之廟進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頌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皆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獨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謂明了矣然愚謂此特有頌之用耳非深知乎頌之體者也章氏潢曰頌有頌之體其詞則備其義味則篇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綿均之美大王也淸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歟雅之繁俱呂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於是乎可識矣彼之小毖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魯之有駉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伍稱則告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爲變頌也亦宜又曰宗廟朝廷均有頌也大約主於祭祀而交神明頌之道也數揚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詩之詳盡然閱淸廟之頌顯相多士能無感乎聞維天之命曾孫能集感乎聞烈文天作辟公與其子孫能無感乎於乎前王不忘之音一入于耳而思及前王者不容已也聽噫嘻成王之自一惕於來而思及成王者不容已也寓悚動微惕之意於登於祝頌之廟使作延在廟之人矣不精白一心以對揚祖者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則先人之盛德成功固已洋溢於升歌之奏而人神懽洽廟明實通此頌之所以爲頌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淸廟苟在廟中嗇見文王者做然如役見文王謂以此寔會過諸頌頌登有餘耀哉此辭頌觀與頌之功用可肅天矣樂何從詞誅葬之而已非從羣音以別白之也衆體樂記曰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此凡樂古頌音也又日雍直動正莊誠之肯作而民爲徽寬裕而妙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又日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此又慾辨乎雅頌之音也大約雅音宏而肆頌音沉而柔知乎此則頌之體與用與音無不異然於心矣又頌之於四序近乎冬冬之爲氣也收斂而用義其發而爲聲也沖融而偏永爲稷而沉靜故頌之音象之體者符於此而熟復涵泳熟詳心復會以神又何必頌雅之難辨哉

周頌上

嚴氏曰周頌皆有所爲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鄭氏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姚氏駁之以爲頌有武王時作者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拜詩所以多滯也信然

清廟　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右清廟一章八句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集傳從之姚氏以爲誤蓋洛誥之文有曰則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王故不可通而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則又曲爲之說於理殊未當也然此自祀文王之樂歌不必執泥洛成告廟之言且詩中亦無此意安見其必爲洛邑祭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尤謬蓋本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以爲言耳姚氏闢之以爲誣妄是已明堂位本漢儒僞書烏足以爲據而乃以之誣周公耶據序言是周公之冤且未白又安能以定文王之樂無怪其滯礙難通也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愚謂此正善於形容文王之德也使從正面描寫雖千言萬語何能窮盡文章虛實之妙不於此可悟哉

集釋 於歎辭穆深遠也清姚氏際恒曰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以爲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爲清靜夫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爲清明何居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姚氏際恒曰濟濟整齊之意集傳釋爲衆亦非也于棫樸濟濟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若然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並容貌之美也皆叙越於也駿大而疾也不姚氏際恒曰不皆作丕承尊奉也斯語辭

標韻 無韻姚氏際恒曰案頌爲奏樂所歌尤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蓋謂一句爲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則成四韻恐謂此說是已然一唱三嘆恐不必如是泥解卽一人唱一人和使已成韻未爲不可也其說近是存之

首二句從天命總起下乃接入文王一氣直下如曰生天維顯惟德是尊之意天與文非兩平對也集傳依中庸以文與天對作一截假以下作一截恐非語氣

維天之命　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右維天之命一章八句此詩解者又如聚訟序謂太平告文王之非固不足辯集傳與鄭箋本中庸以說理釋詩義既非詩之本旨卽姚氏本歐蘇說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殂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益宜篤厚之也亦不知其何所謂天命文王興周是已文王豈中道而崩哉王其後世之王爲誰溢及于我之我又爲誰都不可解愚謂此詩並非說理命字亦不可訓爲道字其意若曰自來曆數維天所命而天命至深且遠又恆悠久不息唯文王之德之純足以延

膺天命而大顯王業乃王身未及受命而使其澤洋溢及我後王我後王其承受之以大順我文王之德而不敢違則爲之曾孫者宜何如篤承之也然天命於穆及文王之德之純此中自有理在故中庸引之以釋至誠無息之道蓋詩自詩而引者自引也兩義原不相涉說者何得引以釋詩姚氏之言未爲無見惜其所解又不明晰且謂周公之作必不說理亦好爲排擊者之過耳茲並錄其說於後使覽者自詳焉

附錄　姚氏際恒曰此爲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延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上四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諸詩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于此詩上二句引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與天之不已無異是與天爲一按天命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因已難通且前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據以作解中庸亦在禮記中凡禮記之引詩者可盡據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說理亦無於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說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豈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前宋之儒故尙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眞面目後此之人附漓理障卽後鄭亦如是羣矣況又有鄭以先與我心于是數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疏詩之眞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爲祀皆然不可爲據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引詩也假使也從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說也據傳以改經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更奇姚氏宣王時之詩也故予謂漸開說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集釋　命猶運也集傳作道非　純誠也　假溢已見前說　收聚也　駿大也　惠順也　曾孫後王也　篤

厚也

標韻　無韻說見前

維清　祀文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姚氏以維清作句其言曰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辭矣且清字爲起韻亦通然清字雖有韻而無著故不若從舊爲善

右維清一章五句古樂既亡樂章亦不知其何所用後儒循文求義率皆臆測非眞知也此詩本祀文王而序忽云奏象舞也遂啓後人無限疑議案象舞者象武功之樂而爲之舞也武王克商有天下周公作樂象之名曰大武卽下武詩凡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此象舞之名所由來也然必有大武功若武王然乃可象之文王則以文德顯也夫何象焉雖伐密伐崇不無擊刺之事而豈文王之至歟是知象文王者必非一擊一刺之事已也朱子不用序言誠爲有見然僅曰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故不足以服依序者之心然愚又有疑焉凡樂有聲有容是武功固可舞文德亦未嘗不可舞序云象武非云象武安知其言卽爲武功乎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卽籥舞也文王伐密伐崇爲周室武功之始固可象而爲舞豈舜之揖讓垂裳無爲而治者亦有武功之可象耶舞韶箾者旣非象武功則舞象箾者亦非象武功也明矣諸儒讀詩泥舞爲武故致疑議滋生極爲可笑此詩

首四字曰維清緝熙，此正文王之德之盛，非清無以立熙之本，非熙亦無以成清之功。文王之典既本清明之德以出之，而日新月盛，時時繼續，以底乎熙明，而益著其效，則王業之成實肇乎此。遂至於後而有成，誠非周家之禎祥不得也。故象舞者，象其清明之德而爲舞耳，非象其刺伐之功而爲樂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武本武詩，象即此篇，兩不相混，何至指舞而爲武耶？至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蓋文武二樂並題耳，故下又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事即典也，可見象自象，武自武，非可混而爲一者也。然象者，文王之樂；武者，武王之樂，皆樂中之舞者。然舞亦必有詞，詩即其詞也。序於此篇曰「奏象舞也」，於武曰「奏大武也」，其授受必有所自，不然，詩無奏

象舞意，何以知其爲奏象舞耶？集傳既不深考，故孔疏亦時有出入，即諸儒之遵序者，亦未能洞見其所以然，但以爲自古而存之。若姚氏又攻之不遺餘力，皆非真知詩義者也。然詩之用則祀文王也，故但曰祀文也云爾。

附錄　姚氏際恒曰：小序謂奏象武，妥也。朱仲晦不從，以爲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疑乎？今按其說異詳於孔疏矣。孔疏本非闡序，乃節錄其說，可爲闡序用。其曰：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與清廟相對，詠是詩篇。故明堂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樂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篇管以吹之，武樂則千戚以舞之，所以蓋藏其文，故舞併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只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則有父子傳序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又遂其意云：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數所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稱武詩，但序者遁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疏謂禮記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蓋象者象武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得謂之象舞。蓋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原於安得即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之象之，何況雜情之詩？於象武何涉邪？前儒好事盡者況但序象舞之說，謂總記諸篇所言象者即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孔實爲非，此依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獨於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飾以用兵時刺伐，媾文王者學矣。文王舉未害無武功，而武功並是以蓋文工，文王之德並矣。作樂象功，乃得象其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武，此尤明徵，而說者播以下管象爲句，武又篇序與爲句，斯滅何心哉？又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荀子曰：武王作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詩明矣。墨更亦誤認舞爲武耳。其意謂武乃可舞，故武乃可象也。殊知文德亦可樂，則文德亦可舞。若謂文德不可象而爲舞，則舞之淵節又何舞耶？凡樂有聲則有容，故有歌必有舞矣，獨大武之樂乃可舞者。左傳在莊子之前，其言當更可信。至禮記下管象、武，乃二樂並言，解者以武屬下句，自是不通，而以象武爲一名，又猶可過，何不顧下文「下而管象，示事也」之句耶？

集釋　清，清明也。緝，積也。熙，明也。肇，始也。禋，祀也。迄，至也。

標韻　禋，眞十一。成，庚八。禎，同。通韻。案上清字本一韻，與下禎叶，唯姚氏定以維清作句者則非。

烈文　成王戒助祭諸侯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右烈文一章十三句。小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集傳謂祭於宗廟而獻諸侯助祭之樂歌。姚氏謂成王戒可，但不必即政耳。今案詩念茲戎功，則是成王初年所與祭者皆與前王定天下之諸侯也，故曰戎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何大功之有？是序義又較集傳爲強矣。唯詩意上下若成兩截，歐陽氏分繼序其皇之以上爲君敕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爲臣戒君之意，姚氏駁

之以為一詩不可作兩人語而自謂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為助祭諸侯之樂歌而末因以勉王也夫一詩不可作兩人語而一詩又豈可勉兩人乎且祭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因以有歌此時之歌自當以主人為主主人為誰成王也成王既為祭主又何煩周公代為獻賓而因以勉王耶此皆不通之論也蓋詩起四句乃勞諸侯以助祭之意言王祭而受福以及其子孫皆諸侯相助以成之中四句則戒辭而兼以慰意也戒則戒其無封而無靡無靡則用之有節無封則取之有制慰則慰其先人既來輔王室以有功其後嗣亦將世纘屏藩而昌大皆導以對諸侯之辭也後五句忽題先王之所以能感激人心至沒世而不忘者實由其生前之能得人能務德也以此互相

敦勉蓋不唯有望諸列辟亦將以自勗耳此君臣交儆之意而豈一詩兩語又豈一詩兩勉之說乎古人說詩正意既畢言外必有餘波層出不窮乃能使人領略不盡試思此詩若無後段則不過戒諸侯辭耳有何意味解者不知妄生別議豈能得詩中妙旨哉

【集釋】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封靡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侈汰也崇尊尚也戎大也皇大也人人道也一說賢人也亦通

【協韻】公一東疆七陽邦三江崇東功同皇陽轉韻人十一真訓十三問刑九青叶韻王七陽忘同本韻

天作　享岐山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右天作一章七句此詩首四句特題大王文王其意蓋以大王遷岐為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為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為大故序以為祀先王先公似矣然何以下乃接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則又似專重在岐而非祀先王先公之謂也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案易升卦六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則周本有岐山之祭鄭樵亦云天子為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祭豈無樂章不言王季者以所重在岐山故止舉首尾二君言之也愚案二說頗有見姚氏亦取之不似衆傳但見大王字即漫以為祭大王之詩此詩若果為祭大王則將置文王於何地天下斷未有祭其祖而並頌其孫者亦斷

未有兼頌二君而可指為專祭一王者況下文並二君亦不之及詎可曰此祭大王之詩乎讀詩如此何能得其精意與令人莫解其故也

【集解】高山謂岐山也荒治也釋氏廣且治荒爾之荒猶治亂兩之亂也康安也徂彙纂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作彼岨者岐今案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謂為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註末復云岐雖阻併則俱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彙岐字絕句發氏厭恆且徂沈括錄誤改作岨妄改釋文以就我解最為武斷樂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參發引朱序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書朱作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註云徂往也然誤以朱輔為得亦非岨字〔案〕字義當以岨字為是但前家皆無確證故韓從不如仍其舊之為當也夷平也行路也

【協韻】荒七陽康行並同本韻保十九皓無韻不叶

昊天有成命　祀成王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右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序謂郊祀天地不知何所取義詩唯首句及天二后下皆言文武受命及成王之德曰不敢康曰宥密曰緝熙而終之以單厥心所以上基天命繼成王業而能安靖天下者於是乎在於天地毫不相涉天下豈有此等祭天地文乎尚何煩諸儒之紛紛辨論爲哉集傳本歐說援引國語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爲解辭無紆曲其說較正姚氏亦從之而不肯明言且更引及揚雄賈誼之言以爲證其亦費盡無數唇舌矣何不憚煩若是耶兹並附錄諸儒之說於後覽者可以自辨其得失焉

附錄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鄭氏康成曰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孔氏穎達曰詩郊祀天地之樂歌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祇言文武躬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又曰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又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程氏佑曰周制禮定舉獻之役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則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嚴氏粲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謂康王謬也然則周須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篇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也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竊以上皆道序以爲郊祀天地之業歌者蓋泥康王以後詩不當次於此周故從氏王二字爲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其說頗紆曲而難通無王使其能通而詩所云皆王成功與天地何與豈有祭天地不告

首三句言天中四句祀文王末三句則祭者本旨若主次序井然觀此則上原無并天地合祭道關係矣

天地而專頌王成功之迹其謬不言而自見矣王疑周頌三十一備不當有康王以後詩且文公制禮辭祀大典不可或闕三代王今世已遠矣況經秦火斷簡遺經能無錯亂並可抱殘頌得所之言謂古聖樂歌爲有條而不紊刑後人釋經經要服光如矩照微上下不爲舊說所固乃能見詩其而若則於一偏或安逸武斷均之一失鮮有當也策得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宥而其夙夜積德以永天命者又宏深而宥密是能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益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見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姚氏際恒曰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獨此爲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王無與即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耶漢儒惑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爲合祀之證其經術之疏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是爲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曰道成王之德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寬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揚雄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而頌聲寢此一證也然則毛鄭章必以成王作成其王解拘泥于凡頌皆爲成王時周公作耳鄭朱傳說詩鮮有如是河則阿常言姚氏最攻集傳至此亦不能不用其說然而不及集傳者何哉又賈氏晨曰古注略卷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愚謂略是古注直可刪耳

集釋　二后文武也　成王王名誦武王子也　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　宥宏深也　密靜也何氏楷曰宥說文云寬也密當依新書作謐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今案當爲篤乃無聲之美　靖安也

標韻　無韻

我將　祀帝于明堂以文王爲之配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我將一章十句小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蓋本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文其說自無可議然詩以祀帝爲主文王配焉自當云祀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若序言是專祀

文王而無所謂配天之說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合觀數說是詩無餘蘊矣集傳備引之爲末旨深哉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王氏志長曰蘇鈴山李氏云周禮羊人曰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先天則用羊實祭也古人尚右故以右爲尊朱氏公遷曰將者奉持而進之也維羊維牛以共祭者獻之上也文在右故雖牛羊以共柴寶者獻牛以共配理氏然則柴而後羊以共柴羊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當西北明室之位東向東左西右則儀在左而神在右矣）維天其右之（儀式刑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爲法也）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東向東左西右則儀在左而神在右）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右一章十句五二十叶韻）

右我將一章十句（二十叶韻方之叶韻）

時邁　武王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右時邁一章十五句（集傳本無韻各章分別則全章有周以下爲第二段不能不分韻節詳今字之首二句若總提下乃分二段者）此詩自宜從序爲是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理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長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案此乃古常例若詩則實武王初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也故首二句云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若不敢必天之以我爲子也者蓋初有天下之辭耳下乃接云若果實右序有周也則使我治人而人無不震疊使我事神而神莫不懷柔乃信君道之克盡又言果明昭有周也則應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乃益見天命之有常故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爲周公作無疑矣然外傳又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以此詩爲肆夏特詩有夏之語耳肆夏樊傳謂陳布遂德于中夏鄭氏謂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則義各別始不具論案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既以時邁爲肆夏而時邁之文乃周武王初有天下朝祭之文固不可以之饗元侯亦與尸出入無干何以奏爲至思文之奏于四方賓來尤爲無理其可信乎故詩至今日第循文以求其義焉可矣如必指其詩配其樂非鑿即

妄誠未見其能當也

【集釋】邁行也 邦諸侯之國也 右尊也 序次也 震動也 疊懼也 懷來也 柔安也 允信也 戢聚也 櫜韜也 肆陳也 時嚴氏曰時是也 夏集傳曰夏中國也嚴氏曰夏大也

【標韻】無韻

執競　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右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詩或以爲祭武王（小序毛傳鄭箋孔疏及范氏呂氏）或以爲祭成王（朱子傳季本何楷）又或以爲三王並祭（歐陽氏姚氏際恒）紛紛辯論迄無定解總爲成王二字所誤耳昊天有成命之成王

分明是成王誦而毛鄭輩乃以爲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作解此篇之成康本是武王成功康定天下而歐陽氏以下諸家又偏以成王誦康王釗爲訓執著固執如此說詩焉能解頤詩發端特題武王勢極嚴重下二句歷言其功德之皆不能作丕大也顯明也成武成也康康定也一字一義如舜典之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等句而因成爲無競之烈雖在上帝亦不能不以君人之道望之也故自其成功康定奄有四方以來則無不照知無不周故曰斤斤其明也所以不祭則已祭必降福當其祭也鐘鼓則喤喤然磬筦則將將然降福則穰穰然而神之降福雖多而大祭者之威儀愈益謹嚴不敢以醉飽而失其度天是以福祿頻來常反覆而不厭也此非專祭武王之詩乎若謂三王並祭無論典禮無稽卽文勢亦隔閡難通蓋烈則歸之武王皇則屬諸成康而奄有四方者又始自成康矣通乎不乎當亦不言而自辨已卽謂合祀成康推本武王而奄有四方亦非自彼二后也故詩又當從序爲祀武王之說爲是惟范氏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與呂涇野之言曰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榮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仍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而更曲爲之說眞所謂腐儒迂論徒增人厭耳呂說愈不通可恨可恨至呂叔玉謂樊遏執競也杜子春謂牲出入奏昭夏卽此詩其附會之謬已見上篇然終不知執競之武王與牲出入何所干涉而必用而奏之也

【附錄】李氏樗曰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之

說以頌皆是成王所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說之詩曰自後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巳後之詩而毛氏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觀毛鄭之說輩不知歐陽之備直然觀諸詩亦有宣穫者成王之時但持盛守成而巳不可以爲丕命也今曰共命則非持盛守成也執甚之祀武王知其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知此其屢言武王儀幾矣豈古人祀先廟之詠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書曰成王長相又曰詠所成王爲詩之所言不是周之成王矣鄭氏發呂祀康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以後周之雅樂定自周公是氏所謂昊自謂夏者也議牲出入奏郊夏天于以漸變元侯康王以後郊穆之季末固有織周公作樂樂者矣卽有新制作可以祀九夏于云成康者成王成功康定天不時言皆言成王大告言謂王云謂此詩皆言武成康謂祭翊武王而于謂王制季廟考以爲緣耳豈凡言成康者言武二王乎幾氏際恒只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閣祀武王成王康王是巳然二王並祭出何典廟得母淵祭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鄭章皆曰文王廟在豈武王廟在皆非成康亦謂於武廟可知而此祭未祫非詩故止及三王耳衆成康各有尊廟何創前謝于武廟此妥說也惟新主朱成廟乃謝然亦只一並朝成王前康王謝之武王廟不感有而王也朱允升曰是三王無其何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尊祭矣爲閣王以後祭武世室而祀以成康歟此亦與謝恐無所歸往祭武王之禮若祀發仁曰說

武工而遷成康見于孫之無繼也昌經所亦曰自成康以來其功龍祭天下其德能和敬以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豈不嘗作而追待耶王之臣作乎主祭成康之說者朱詩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於武王也祭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康二王此何說也季明德曰此蓋昭王時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衆時祭不當祫祫祭只一尸其辭在已亦疑之何待人毀乎何元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然武王廟周人祀之于序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開為說兢之詩為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變之已乃恍然悟日此即所謂日祭之詩也周頌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祭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劉歆曰祖廟則日祭案日祭之典與于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為禰康于昭為禰執說之詩當是于日祭上公歌之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祖禰日祭不從見于劉歆之言然耶否耶然何氏當宗及此亦為難從焉存之以逆此詩之雜可也

【集釋】競強也　斤斤明察也　喤喤和也　將將集也　穰穰多也　簡簡大也　反反謹重也　反覆也

【標韻】王七陽　康皇方並同上　明八庚　喤七陽　將穰並同上　簡十五潸　反十三阮　反同通韻

思文　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右思文一章八句。小序云后稷配天是也。而經無祀天之文。故集傳疑之。不言郊祀。但云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而已。然孝經嘗云昔者周公后稷以配天矣。古人文字類多簡質。況天功又有不待人述者乎。即我將祀帝。亦言牛羊。維天其右之。而此則更簡益從簡耳。夫何怪焉。立我烝民。集傳從鄭箋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孔疏立當讀如字。時烝民阻飢。教化

不得施。無以立人之道。后稷播種。民人乃育。而陳常時夏。是立我烝民皆后之功也。故曰莫匪爾極。義較直捷。毛傳訓極為中。又不若集傳之訓極為至。不待紆曲致解矣。陳常于時夏。集傳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姚氏謂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為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朱固近腐。姚亦未通。愚謂烝民阻飢久矣。失其常性。今方率育。無此疆而爾界。則有常產者有常性。即五常之道亦于是乎大立矣。此訓時為是夏為大之說也。若訓夏為中夏。則其義亦豈能外此哉。后稷之功與天無極。周公制禮以祖配天。夫豈一朝一代一身一家之私情已哉。

【集釋】思語詞　文文德也　貽遺也　來小麥也　牟大麥也劉氏瑾曰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　注大麥今穬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　率循也　育養也

【標韻】稷十三職　極同上　本韻　育一屋　夏二十二禡　叶韻

臣工　王耕籍田以敕農官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右臣工一章十五句。姚氏曰小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甚迂。詩既無祭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章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於頌乎。鄒肇敏曰則堂朝覲則我將誠見謂詩是已。王耕籍。豈容無詩。嗟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

然其為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據矣其說近是故從之然天子耕籍乃孟春事而此云暮春者得無謬乎鄭氏謂周之暮春于夏為孟春然則周正可改寅為子天時亦可易孟為季乎何其不通如是也周正不唯不改置仲冬之月且並仍在孟春之令特以孟春為建子而不建寅耳蓋建可改而時不能更觀此益信周之歲首與夏商無異矣詩固因孟春耕籍而戒以終歲之事非專為暮春言也故末言奄觀銍艾非秋成時乎若泥暮春則以辭而害意矣姚氏雖亦見及鄭箋之謬而究無說以解暮春之語則以其未知周正改建未改時耳至保介集傳以為農官之副固為杜撰然保介之在車右實無與于農事何敕之有古今官名隨時更易未可據秦漢僞書以解成周眞頌也識者詳

焉

【集釋】公公家也賚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保介姚氏際恒曰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氏曰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彼謂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此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巳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以農事勸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不敕御人以御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設甚為詳明是保介為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推耒耜于車右故數之也作集傳者見月令呂覽其設不同然背為籍田而言之副介為籍田之官杜撰詩甚夫保介為農官之副不知何者亦農官之正乎塞姚氏本註之保介傳固是第月介之知介亦不知其果為周頌之保介否也是說巳詳篇中畬三歲田也新畬者田迄至也康年豐年也衆人甸徒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見上篇明昭上帝庤具也錢銚也鎛說文云鎛田器也世本云垂作鎛宋仲子注云鎛組類也銍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然則鎛刈草也鉄刈禾也銍艾穫也暮春見上篇

云垂作鎛呂氏春秋高誘注云鎛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鎛皆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於耕鎛以去草用於耘銍以穫禾用於穫艾也

【標韻】工東一公同本韻　茹魚六徐同本韻　求尤十一牟同本韻　帝霽八艾泰九叶通韻　年先一人真十一通韻

噫嘻　春祈穀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右噫嘻一章八句小序謂春夏祈穀於上帝是也姚氏駁之以為春祈穀夏則雩矣其實雩祈穀義本相通故可並勿庸疑也唯集傳以為戒農官之詩則非戒農官何必稱及成王此易辨者乃又云成王始置田官則尤謬季明德曰農事古人所急治

農之官自古有之況武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置哉何元子亦曰此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左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愚以此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辭是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即欲敕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與始祖為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此論較是然非戒辭乃祝辭故入頌也詩意云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是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今之教民耕田各極其業終三十里而遍萬夫齊力及時務功以大

發其私故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豐穰乃可望要非王之惠不及
此其不言公田者爲民所故耳集傳不知乃云此必鄉遂之官
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
私豈知詩意者哉又本鄭箋解三十里句云三十里萬夫之地
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亦爲姚氏所駁竊意詩言三十
里者一望之地也言十千爲耦者萬衆齊心合作也一以見
其人之衆一以見其地之寬非有成數在其胸中不意後儒竟
爲之持籌核算計畝受夫絲毫忽爽有謂萬夫之地方三十里
少半里者有謂三十里有奇者又有謂萬稱當云五千耦者真
是癡人說夢烏足當人一哂哉詩本活相稱者均叙又安能泥
其以意逆志得詩人言外旨耶

姚氏同余從衆
之前總不著錄

【附錄】姚氏際恒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
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
各極其望也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里
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縱稱者以萬
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十千人也按鄭箋之說甚
明詩意只如此非可盡然以典制求之是三十里與十千之義
各別不得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箋皆周遂引之曰凡治野田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稱三十里者舉成數孔又
賦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
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故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里
則百夫爲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故周禮之義本此考工記匠
人九夫爲井句間增廣爲此義必不可牽拌見周通溝子
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井一夫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
之地徑二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爲夫合三十里之
地只得謂以百乘百盤于詩意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
夫爲一里尤謬不特詩言萬夫并百夫之以百乘百而三十里
亦非百夫也其謬紐妄分疏而又誤識世乃如此集傳本之以
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
成數也豈乎無餘其不肯從鄭之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發辭
不爲鄰孔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總引以爲識

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
作四旁有川是爲四川當四萬夫矣鄭三十三里少半里今育
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詳承屢不解文義直與稚子鑑同何
異乃以註經而後儒遵之而實讀之不可曉也又曰此必鄉
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
皆謂之私亦謬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國詩經
公字遂認私字爲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爲戒農官□
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爲偏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
云溝洫用貢法亦
私井見孟子集論

【集釋】噫嘻（歎辭）昭（明也）假（格也）時（是也）駿（大也）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說見篇中）耦（二人並耕爲耦）

【標韻】爾（紙韻）里（月）本韻　穀（屋）耦（二十五有叶韻）

振鷺　微子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右振鷺一章八句姚氏曰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宋人悉從
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不從曰序似臆說武王既有天下封堯
後于薊封舜後于陳封禹後于杞而陳與杞宋爲三恪此來助
祭獨言二王之後何爲不及陳耶竊意此詩必專爲武庚而發
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使之觀禮辟雍以養德庶幾其能忠
順耳鄒肇敏韙其意而爲說曰武王西雝之客當指祿父而夏
之後不與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尚白武王立受子祿父爲殷後
以撫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
之證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
嗣封之微子夫由後而知鴟鴞毀室罪存不貸由武王之世觀
之則武庚固殷之冢嗣亦猶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敢望

為周之嘉賓孰先武庚者無問其賢否也較季說尤為宛轉蓋致矣何元子又踵兩家之意而別為說曰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周人作詩美之此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為微子作也何以知其為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尚白也鷺乃白鳥而我客有客似之意者其衣服車旂之類皆用白與此以知其為微子也何以知其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自成王始命之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愚按微子之命篇語乃偽古文不足據若以尚白為言則武庚亦必仍舊制安見非武王時武庚來助祭而必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乎是仍與季鄒攜序之說無異也總之序說原有可疑者三周有三恪助祭何以獨二王後一也詩但言我客不言二客二也此篇言有振鷺之容白也有客篇明言亦白其馬似指殷後而不指夏後三也有此三者故或以為武庚或以為微子所自來矣以今按之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且有左傳以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按周之隆宋自愈于杞豈一近一遠近親而遠疏亦理勢所自然也商頌亦稱嘉客指夏後此稱客指殷後也宋國之臣言宋事則宜為微子而非武庚也有事膰焉亦來助祭之證集傳引序說者乃引左傳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之語然則只說得宋遺卻杞矣案姚氏引季鄒何三家之說闢小序及集傳二王之後來助祭之非是已而又

謂何氏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而不言其所以優之之故但引左傳皇武子之言為證夫武子之言僅云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泛舉宋之于周為客也云爾非謂此詩為微子助祭發也且下有客篇序亦明言微子來見祖廟矣安見微子助祭非有客篇而必為此詩是烏足以為證耶愚謂詩前四語雖似贊後四語乃戒辭在武庚則勉其令終在微子則令其鑒往故曰庶幾曰以永終二者均有可通若夏王後同來則斷斷不出此也況詩明言容似白鷺則客僅商客而無夏客也可知但武庚被誅雖有詩亦當刪無微子嗣封縱能賢尤應儀規此指微子較優于武庚之說也惜諸家均未見及此耳然則有客之詩又將誰屬曰此自當以鄒說為箕子詩也近是序蓋誤以箕子為微子遂不能不謂此篇為二王後一誤而無乎不誤耳

【集釋】振 群飛貌 鷺 白鳥 雝 澤也王氏安石曰西雝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 客 指微子也 彼 其國也

【標韻】雝 二冬 容 同本韻　斁 七遇 譽 六御 通韻

以上周頌上凡十三篇 舊用分什法今以其篇什無多但分上下二卷

詩經原始卷之十六終　汧陽門人王秉鈞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七目錄

頌二

周頌下十八首

豐年　秋冬大報也
有瞽　成王始行祫祭也
潛　冬薦魚也
雝　祭文王以徹俎也
載見　諸侯入朝始助祭于武王廟也
有客　箕子來朝見祖廟也
武　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　祔武王主于廟也
訪落　成王即政告廟以咨羣臣也
敬之　成王自箴也
小毖　成王懲管蔡之禍而自儆也
載芟　春祈社稷也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絲衣　闕疑
酌　美武王能酌時宜也
桓　祀武王于明堂也
賚　武王克商歸告文王廟也
般　武王巡守祀嶽瀆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七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頌二

周頌下

豐年　秋冬大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右豐年一章七句集傳曰豐年序以為秋冬報也箋以秋冬報為嘗烝王安石以豐年為天地之功故以此詩為祭上帝陳祥道引豐年以證禮謂秋報有季秋之於明堂也呂祖謙謂以所為郊則季秋大饗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曹粹中謂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漢唐宋諸儒之說大約如是集傳定為報賽田事之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詳觀此詩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富而得為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羣神祀事無缺而百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也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樂為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斥所祭為何神也朱序不言祭何神但云秋冬報故後多疑議若云大報則其義自明矣總之古禮既廢古樂又亡第從樂章以考祀典詎能有符縱極切合亦不過懸揣以求其義焉云爾

集釋　稌音杜稻也鄭氏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　亦助語　億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烝進也　畀予也　洽備也　皆徧也

韓氏曰此詩從頌周頌辨體而知古人爲文亦有點本也

【標韻】庭（二十六耕）穆（四屋）醴（八薺）妣（紙）禮（薺）皆（九佳）叶韻

有瞽　成王始行祫祭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右有瞽一章十三句。姚氏曰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近是。祖文王也。成王祭也。何元子因以爲大祫。祫合也。又曰序意謂成王于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案諸家多以樂初成而薦之祖考爲言。樂初成而薦之祖考。何勞我客戾止。今先祖是聽。我客亦止。則必舉行祫祭大典可知。故何說較諸家爲尤精耳。我客而與先祖並題。亦猶

舜之虞賓在位。其所以尊之者爲何如哉。謝氏枋得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集釋】瞽（樂官無目者也）業虡崇牙（見靈臺）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我客（二王後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也）

【標韻】瞽（七麌）虡（六語）羽（麌）鼓（同）圉（語）舉（同）通韻

潛　冬薦魚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右潛一章六句。小序云季冬薦魚。春獻鮪。魚是總名。鮪乃下六魚之一。何以冬則總薦魚。春則單薦鮪。且單薦鮪則文當言鮪。何以仍用總魚名。周庭樂章不文亦不雜。別作樂歌以薦之。何至用此不通之文以獻諸祖考前乎。案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孔氏曰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又曰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然則魚本二季皆可薦。而詩云潛有多魚。下並舉六魚以實之者。是冬令魚潛不行而肥美。凡魚皆可薦之時也。故總舉六魚。隨薦皆可用以爲樂。若季春鮪始出而浮。鮪魚之先至者也。故單薦鮪。此詩非其樂矣。序乃統而言之。集傳亦不敢有異說。豈深知文義者乎。

【集釋】猗與（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涔槮古今字）鰷（白鰷也）

【標韻】沮（六語）魚（同本韻）鮪（四紙）鯉（同本韻）祀（紙）福（一屋叶韻）

雝　祭文王以徹俎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一章）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二章）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三章）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四章）

右雝四章章四句。姚氏際恆曰小序謂禘大祖。朱子辨之云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將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案此說頗爲明晰可無疑義矣若如箋號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則詩中烈考皇考之稱旣不可通卽文母之祭亦與諦義無涉故不若從集傳之爲當也而篇末又引用禮鐘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之文姚氏譏爲蛇足云此詩徹時用豈名徹乎周禮之妄也案論語分明言以雝徹非云以徹徹何得而更有徹之名耶凡若此者皆讀書粗率未能悉心體認之過耳

集釋 雝雝和也 肅肅敬也 相助祭也 辟公諸侯也 穆穆美也 於歎辭 廣牡大牲也

肆陳也 假大也 皇考文王也 綏安也 孝子武王自稱也 宣通也 哲知也 燕安也 昌大也 大其後也嚴氏粲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諱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嚴氏深恒曰懿 按或謂周公始定諱武王時尙未有此亦一說 右尊也 烈考 際恒曰烈考亦文王集傳是毛傳謂武王嚴氏主之烈考文母明相對偶子豈可與毋對而且居母上耶右爲尊故謂其神在

右猶云如在其上也傳訓助于此處難通 毛 文母大姒也

標韻 雝二冬 公一東 通韻 肅一屋 穆同 本韻 牡二十五有 考十九皓 叶韻

祀四紙 子同 本韻 人十一眞 天一先 通韻 后有 後同 本韻 壽有

考皓 叶韻 祉紙 母有 叶韻 姚氏際恒曰此詩每句有韻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而其二奇

四兩章皆先有韻後叙韻前後相關之音調經緯錯縱尤爲奇 發意然此眞所謂聚韻也而用韻之奇亦無過乎是者

載見　諸侯入朝始助祭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右載見一章十四句序謂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萇訓載爲始朱子以爲恐未然故以載作發語辭姚氏謂集傳旣訓載爲則則不當云發語辭若爲虛字之則則乃承接之辭豈可作發語用一虛字也而諸儒辯論莫定其他可知然從毛鄭訓始者多則以下文率見昭考與首句相應故也鄒肇敏亦曰成王新卽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與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

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案此乃作詩大旨亦存詩者之微意也而集傳必欲訓載爲發語辭者何哉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此又讀書別有所見亦實詩中要義不可不參觀而並詳焉者也

集釋 章法度也 旂交龍曰旂 陽明也 和鈴在軾前曰和在旂上曰鈴 鞗革轡首也 有鶬聲和也 姚氏際恒曰有鶬毛傳謂有法度鄭謂金飾貌其稱金飾貌者韓奕鞗革金厄蓋依像金厄而言也集傳謂聲和本商頌八鸞鶬鶬而言也當于後二說中求之案鄭說言其貌集傳言其聲蓋轡首必以金飾像鶬而又有聲故合二說而義乃備也

休美也 昭考 集傳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 思語辭 皇大也

【韻讀】王（陽部）章陽央鶬光（同部）享（二十二部叶韻）

祜嘏（又叶古）叶韻

有客　箕子來朝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一章）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二章）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三章）

右有客三章章四句（從姚氏本）姚氏曰小序謂微子來見祖廟向從之唯鄒肇敏曰愚以爲箕子也書武王十三祀王訪于箕子乃陳洪範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淫威降福亦即就箕疇中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遂用其意言前之非常之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饗盖祝之也此說甚新以威福合洪範尤巧而確存之愚謂此詩之切合箕子並不在威福字有符洪範蓋縶馬追綏等句非箕子不足以當武王之眷顧如是也蓋武王之訪于箕子者爲道箕子之來見武王者亦爲道兩聖相投自有來之不能不來亦即有去之不容即去者故一宿不已必曰信宿信宿不已欲縶其馬而不使之去即使或去亦必追還而安留之果何爲哉凡以爲此洪範之道故耳豈區區威福字偶合範言遂足據以爲證哉若微子縱極賢德不過寵以封賜俾承殷祀足矣何必眷顧羈留若是且前懲武庚之禍後尤當警以戒詞乃爲得體故振鷺姚信其爲微子發此詩愚尤信其爲箕子詠也蓋此乃千古之公論非一人之佞言知言者其亦有以諒之也夫

【集釋】萋且二句　姚氏際恒曰有萋有且敦琢其旅爲其從人有數且爲玉其旅爲陳盡來朝之享所謂旅幣無方也禮記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以此觀之以且數琢之養皖然矣又案巷伯萋兮斐兮豈遷之謂乎豆有且此觀之可以作敬慎解棫樸之吹矣何元子困鄒語之言且可詩發千古之疑且有之乃爲帛子之具爲言釋之謂此二句即遵豆有且之事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言諸侯助祭之事則此詩言有萋有且之爲東帛加璧之禮則此詩之言即爲加璧明矣亦通帛致孫其旅之即爲加璧明矣亦通

【韻讀】馬（二十二部）旅（部）叶韻　宿（一部）馬（馬部）叶韻　綏（四部）夷（同本韻）

信曰再宿

武　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右武一章七句小序曰奏大武也左宣十二年楚子亦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以卒章爲終章之句是此詩即大武可無疑矣然集傳云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此又以辭而害意也傳云武王克商作非云自作自誤而反云人誤者何哉姚氏知集傳之誤而又誤以此詩即下篇象之象是未嘗讀季札觀周樂之文矣案左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注云文王樂也見舞大武者杜預注云武王樂也象即維清武乃此篇武原非一詩何云或吹或舞皆此詩耶豈泥禮記仲尼燕居下管象武之句爲一樂名又誤讀象武爲象舞其說已見維清篇內茲不贅姚氏最自負而其讀詩亦疎畧如此以此

見說詩之難也

【集釋】於歎辭皇大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致也

【標韻】無韻

閔予小子　祔武王主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右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小序謂嗣王朝于廟而不言何時集傳以為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蓋本鄭氏說也然遭家不造嬛嬛在疚等語豈免喪之言乎姚氏曰何元子引殷大白副璽曰武王既塟而祔主于廟似為得之此正其時詩也何云似耶蓋首三句方在喪中下又將有事朝政故知其為既塟而祔主于廟之時耳然詩似祝辭非頌體而亦列之頌者頌之變也周家聖聖相承家學淵源不外一敬字文王之學曰緝熙敬止武王之學曰敬勝怠者吉今成王方嗣統欲上繼祖父之緒于不忘亦曰夙夜敬止其心傳之要不在是歟故勞於對越在天之時常若其陟降庭止不以喪中而忘道德也此當為成王沖幼第一章詩而其志向已如此無怪其能續承文武大業為聖世明王夫豈無因而致此哉

【集釋】閔病也造成也嬛與煢同何氏楷曰石經作煢李氏樗曰嬛字與哀此煢獨之義同煢者孤獨而已疚哀病也皇考武王也皇祖文王也皇王兼指文武也

【標韻】造二十皓孝十九效通韻　庭九青敬二十四敬叶韻　王七陽忘同上本韻

姚氏曰多少宛轉曲折

訪落　成王即政告廟以咨羣臣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右訪落一章十二句此詩諸家所言大畧相同蓋成王初即政而朝于廟以延訪羣臣之詩名雖延訪而意實屬望昭考蓋家學原有素也故於乎以下一往追維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心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其恭道可謂切矣至維予小子而下忽覺煢煢悽愴若或見之則又孝思之感動不能自已此初告廟時景象未乃以保身收住仍歸重學術上言三代聖君治道本乎學術事業始自宮庭不於此益信然哉

【集釋】落始也曹氏粹中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艾集傳艾如夜未艾之艾許氏謙曰庭保傳艾盡也則此朕未有艾謂未能盡率昭考之道也判分也渙散也保安也明顯也

【標韻】無韻

敬之　成王自箴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右敬之一章十二句此詩本一氣阿成人多誤作兩截異不可解小序謂羣臣進戒嗣王只說得上半截文意集傳于上截云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于下截云此乃自為答之之言姚氏曰愚向者亦不敢以一詩硬作兩人語惟此篇則宛肖上章先以敬之直陳意甚警切下皆規戒之辭下章則純乎成王語

故敢定爲羣臣答訪落之意而成王又答之也然與集傳所言又何以異是皆未察文義之過耳蓋此詩乃一呼一應如自問自答之意並非兩人語也一二起直呼敬之敬之至日監在茲先立一案見天道甚明命不易保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蓋一俯仰間而如或見諸目前也維予小子性既不聰行又弗敬不能體天命於無形則唯有日就月將勉强而行庶幾積以至於光明耳然必賴羣臣輔助我所擔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乃可追吾所見而能及也故維予小子以下亦即緊承上文相應而下機神一片何容分作兩截並謂二人語耶此亦尋常文格非成王奇創諸儒何至迷惑若是姚氏又謂此三百篇言

學之始意謂詩不可以言學也夫詩非不可以言學唯言學而入於理障則不可耳姚氏於烝民之詩則譏其漸開說理之端於維天之命則謂其爲周公作非說理者於此篇又以爲言學之始何其自相矛盾如是耶

【集釋】顯明也思語辭士事也何氏楷曰案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爲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

【標韻】之四支思同哉十灰茲支通韻　子四紙止同本韻　將七陽明八庚行同轉韻

姚氏曰借鷦鷯附爲乙失之雛僞服卒由勞作喩以見資致尤奇

小毖　成王懲管蔡之禍而自儆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右小毖一章八句小序謂嗣王求助語雖泥而近是集傳謂亦訪落之意則全非蓋訪落欲紹前徽此詩乃懲後患用意各有所在辭氣亦迥不侔豈因其一謀始一毖小遂謂相同耶然武庚之禍亦非小者向非周公王室存亡尚不可知而猶謂之爲小耶此詩名雖小毖意實大戒蓋深自懲也故開口即言懲毖不知如何自儆而後可免於禍患之深則惕之至耳荓蜂二句本無毒予而自取其毒者管蔡之變誰爲之咎非自取歟桃蟲二句向以爲小物竟成大禍者武庚之叛人不及防豈所料哉凡此皆非常禍亂而予方沖幼未堪多難偏又集予辛苦之地如嘗蓼而不堪其味也奈之何哉自閔予小子至此凡四章皆成王自作若他人則不能如是之親切有味矣然除閔予小子一篇似祝辭外餘皆箴銘體非頌之正也不可不知蓋箴銘體近頌故附乎頌耳至於鍾意情嬌思致纏綿四詩實出一手故知其爲成王作至今讀之令人想見其憂深慮遠道醇衞正氣象非太平有道明王而能若是哉

【集釋】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也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者許氏慎曰飛蟲螫人者陸氏佃曰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肇始也允信也桃蟲姚氏際恒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云桃蟲鷦也本爾雅又云鳥之始小而終大者鄭箋曰鷦鷯小鳥而生鵰鵰陸氏璣曰俗語鷦鷯生鵰桑鶯鶯雖小爲亦鳥也安得以舜名且莊子謂其所槐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而郭孩復實之以生鵰鵝之說集曾見鵝鷦生子爲鵰鵰來其附會更何疑若鵝生子爲鵰鵝不如鵝鵝又何物所生予且詩但云鳥不云大鳥也今爲彼說以桃爲爲小鳥必以爲爲大鳥增添京字以就已說可予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快不又云拚飛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喩武庚其始其微而臣屢後乃嘯聚也詩維識嚴氏曰猶言向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其見與予合蓼辛苦之物也

一家叔伯以及傭工僮子共力合作描寫景致是一幅田家樂圖

【標韻】蜂二冬 蟲一東 通韻　鳥十七 蓼同本韻 案此詩中二句壹字與上蜂字叶鳥字與下蓼字叶苦考

載芟　春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右載芟一章三十一句小序謂春籍田而祈社稷朱子辯說以為與下篇兩詩未見有所報意故集傳云未詳所用然又謂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是以為報而非祈也姚氏亦云詩無耕籍事亦未見有所禱今案詩辭果如二家所云然下篇良耜有曰殺時犉牡是秋報無疑矣且王者之報社稷亦無疑矣此詩與之同序且居其前下篇云報不應此篇又云報也似序所言或有所本唯不必定耕籍耳沈氏守正云小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傳以為報詩亦不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預言之辭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貺耳言亦有理古人文字簡質不似後人曲折分明此等詩歌又不得以後世文法相拘且噫嘻春祈亦無甚祈禱不能不以之為祈穀用則此詩之用于春祈社稷也亦何疑哉

【集釋】芟除草曰芟　柞除木曰柞孔氏穎達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澤澤姚氏際恆曰澤澤鄭氏訓為散若是則以澤作釋何如依本字謂方耕土脈動潤澤可耕之為得乎　耘除草根也　隰為田之處也　畛田畔也　主家長也　伯長子也嚴氏曰且子最長迫近父也　亞仲叔也　旅衆子弟也　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也　以能左右之曰以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嗿衆飲食聲也　媚悅也　依倚也　士夫也　略利也何氏楷曰略當依青適作署說文云刀劍刃也言有鋭利如刀劒刃之耜也　俶始也　載事也　函含也　活生也　驛驛苗生貌　達出土也　厭受氣足也　傑先長者也　緜緜詳密也　麃耘也　積露積也　飶姚氏際恆曰飶毛傳曰飶芬香也是使飶為芬不當又云其香矣飶字從食只是飯食之氣所謂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是也　胡姚氏際恆曰胡毛傳曰壽也胡之訓壽亦未聞案儀禮士冠辭胡福少牢曰胡壽耆與遐遐使胡為壽少牢不當云胡壽矣又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牛頷垂也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然據此亦只是老人之狀非謂壽也　且猶遐豆行且之且爵也　振極也

【標韻】柞陌十一 澤 伯同並本韻　旅語六 以紙四 婦□一 士有十 耜紙 畝有 叶韻　活曷七 達同 傑屑九 通韻　苗蕭二 麃同本韻　濟薺八 積陌 秭紙 醴薺 妣紙 禮薺 叶韻　香陽七 光同本韻　馨青九 寧同本韻　且魚六 茲支四 通韻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右良耜一章二十三句姚氏曰小序謂秋報社稷近是詩云殺時犉牡是王者以大牢祭也嚴氏曰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案此詩當秋祭而預言冬穫則前詩當春祭何不可以預言秋成是載芟為春祈

一第 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 正內

無疑矣蓋二詩皆舉農工本末而言此殺將牡彼言飶香並云邦家之光非王者之祭而誰祭哉集傳又云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未知其是與否無論豳風豳雅豳頌之文不必如此分即使如此分思文乃后稷配天之樂噫嘻實成王昭格之詩豈古公未遷豳以前即有此二詩乎不然何以謂之豳頌耶此等明顯易見之事尚多疑議何論其他迂儒談詩鮮所當也

集釋 畟畟嚴利也 瞻女婦子之來饁者瞻猶省也 糾姚氏際恒曰其笠伊糾謂以繩糾結于項下也 趙刺也孔氏穎達曰趙是用鎛之事鎛見鉏類故趙爲刺地也 薅音呼毛反拔田草也 荼陸地穢草 蓼澤中水草 挃挃穫聲也 栗栗積之密實也 櫛理髮器言密也 盈滿也 室家也 犉牡黃牛黑脣犉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巢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黝色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 捄曲貌毛氏萇曰社稷之牛角尺 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標韻 耜紙四 畝有二十五叶韻 穀屋一 活曷七叶韻 女語六 筥黍同並本韻 趙篠十七 蓼同本韻 朽有 茂宥二十六叶韻 挃質四 栗櫛室同並本韻 盈庚八 寧青九 人真十一 通韻

絲衣 闕疑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右絲衣一章九句此詩爲繹祭不難辨唯序既曰繹賓尸又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不可解夫高子爲誰靈星與繹祭何涉孔氏曰高子不知何人唯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是高子與孟子同時遊岐以爲齊人也靈星則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故高子論他事云靈星之尸後人因引以爲證然上文言繹賓尸下即云靈星之尸也似此賓尸非他即靈星之尸之意故不可解且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子夏已遠胡爲子夏作序而引高子之言若云後人引以爲證則後人爲誰又胡爲而因高子之言以證此尸耶集傳既知其誤而又云此亦祭而飲酒之詩案詩云繹祭詳矣飲酒則無一語及之又何必沾沾必飲酒爲言也姚氏曰且闕疑殆亦曰且闕疑也

附錄 叢案且宗廟正祭之明日又祭曰繹繹禮在廟門而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堂徂基則基是門塾之基蓋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爲繹祭明矣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告備於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祖具告充告絜則非王祭而爲繹祭又明矣禮記爲祊乎外往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外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祊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而統名曰繹誤引須絲衣篇證繹祭在宗亦尸士之省觀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曰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形矣朱子辨序說以爲誤而以爲亦祭而飲酒之詩祭未嘗指其爲何祭但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於天子而則之於須耶墨此云繹祭而亦不以渠傳爲然也唯高子靈星之尸未有說則此詩終未明耳姚氏際恒曰小序謂繹賓尸其非有三天子諸侯名繹大夫名賓尸此舊說其見存飲儀禮今以繹賓尸郊言一也彼既以賓尸爲言即以有可飯喜之其云埽堂設尸祖非別殺牲先久者觀也今何以告祖告充告豚一如正祭乎侯序之徒爲之說日自堂徂基尸儐于門基自羊徂牛爾雖及羆羊先出而牛從之禮先出而鼐從之戀謂正祭日不即徹王繹之日始徹于門外然則詩何以言嚴徹不遲乎即儀謂采如是亦不可指儀禮以解詩也二也非辨解繹衣爵弁爲士服然何以天子之繹獨使士郎氏曰繹禮經故使士非杜據禮文乎三也集傳不用繹賓尸之說是已但謂祭而飲酒之詩往祝鄭箋徹上繼祭亦臨謂故且謂疑又曰序下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其言尸與序同其言靈星與靈大興古祭天祖日月星辰山川之屬無尸其謂有尸者矣也孔氏曰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史得之祝靈星惟有此耳

楚詩雄健

未知高子之言是此否而或者宗之以為祭靈星之詩然拔識
志張晏注附會靈星卽異那故樂從其說者以為卽祭異辭之
星孔謂漢高始立靈星祠他史傳無見則是漢人之語無疑而
說託之高子者也又案高子卽公孫丑所引論小弁之詩而盡
子所斥為固哉者無論其傳卽使屬異亦剛為固執而不可從
矣宋陳辭道宗之而明之鄭氏何氏或欲力以證其說甚矣未
世之好誣也援此關靈星之說可謂譏矣而謂釋戴尸不可遂
言者過也孔氏云大子諸侯譏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
釋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而者其事謂之賓尸耳
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貳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言之也

集說　絲衣祭服也　紑潔鮮也　載戴也　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　俅俅恭順貌　基門塾之基　鼐大鼎也　鼒小鼎　思語辭　柔和也　吳譁也

標韻　紑十一尤　俅牛觩柔休叶本韻

酌　美武王能酌時宜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右酌一章八句此詩雖不用詩中字而以酌名篇其所言皆頌武王能酌時宜之意義旨極明不知序何以謂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本云遵晦待時而序偏云養天下詩本云酌時措之宜而序偏云酌先祖之道語語相反何以解經朱氏善曰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為聖人之武也數語頗得詩中要義故錄之左氏傳以武為武之卒章以賚為武之三以桓為武之六桓賚二篇既入大武則此詩與賚般皆一體而獨不可以入大武乎聖人編詩酌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而皆同序於周頌之末未必無意特不知其所用之確故難臆測耳姚氏必駁左傳楚子之言以為支離不可信又安見其為支離不足信哉

附錄　姚氏際恒曰小序謂告成大武又謂言能酌先祖之道以
養天下也按左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武曰無競維烈明酌之與武不得以此詩為大武也特以
左宣十二年楚子以耆定爾功為武之卒章賚為三章桓為六
章其說支離未可信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頌篇次不同蓋楚
樂歌之次第其說當矣不知者以楚子所云缺一二四五章故
以酌屬之大武耳又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
之道也序似養之而增以養天下其于詩之言遵養者亦不切
故序說皆不可用也樂傳云頌武王之詩但不知所用此固闕
疑之意然又云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節樂之名
如云武宿夜云宿其說亦支離他詩篇名亦有不用詩
中字者又何屬武宿夜僅見于祭統他經傳亦無見也

集說　鑠盛也　遵循也　熙光也　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　龍寵也　蹻蹻武貌　造為也　載則也　公事也

標韻　師四支　熙之並同　嗣四寘　師支叶韻

桓　祀武王于明堂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右桓一章九句小序謂講武類禡亦未盡非但不若鄒肇敏云祀武王於明堂之說為較切耳案以間之之間集傳未詳其義毛傳曰代也殷氏日多方云有邦間之鄒氏駁之曰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之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愚意桓詩即明堂祀武之樂歌此論甚是不然何云皇以間天耶蓋間天即參天之意德可參天故祭用配天與文王並配上帝於明堂也其序當次我將之後而編之於此者以連篇皆武詩故耳若如序言則只說得中數句於首尾詩意皆不相涉愚故舍序

一第 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反內

而從鄭也至春秋傳以此為大武六章或兗樂則然本義恐不如是集傳因此又疑今之篇次已失其舊姚氏駁之曰詩三百五篇經孔子手定故曰詩三百其無闕失可知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尤自無闕失也若如所云是孔子從闕失之餘摭拾其殘編斷簡而已何以云各得其所耶可謂不察而妄說矣案詩三百非孔子所定自季札觀樂時而已然矣孔子正樂是自衛反魯時年已近七十其平昔教人學詩莫不曰詩三百是三百之名其來已舊非至夫子而始有其名也集傳固未見及於此姚氏過信得所之言遂得三百篇無一殘闕失次者豈定論乎現今周頌三十一篇世序頗覺顛倒不倫有康昭以後詩而越在文武以前者則又何說蓋所謂得所者夫子之時則然豈秦火以後而亦得所耶又況古樂既亡詩篇僅存其得失都無所考姚氏能必三頌無一失所之樂章乎此眞所謂不察而妄說者矣尙何反唇以譏人耶愚非宗朱者蓋論關詩教不能不辨以附於此云

【集傳】綏安也 桓桓武貌

【標韻】邦三江 王七陽 方同 通韻　天一先 間十六諫 叶韻

賚　武王克商歸告文王廟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右賚一章六句小序以為大封於廟而詩中無大封之義凡為之曲說者皆依序者也蓋詩以賚名篇故依篇名以立說耳姚氏云此等篇名實不知何人作亦不知其意指所在千載後人豈能測之乃據此釋詩可乎愚謂詩名不獨此數篇不以詩中字名篇者不可知為誰作即凡三百之以詩中字名篇者又可知其為誰作耶竊意古人作詩雖多不自立題要亦未始盡無題者特世遠年湮又遭秦火難復舊觀故偽序得以竊出其間此千秋一大疑案也此詩既不從序說自當以姚氏說為當蓋武王初克商歸祀文王廟大告諸侯所以得天下之意耳其言曰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其言大封功臣固不能出序之範圍而云頌文武之功尤謬此篇與下般詩皆武王初有天下之辭二篇皆無武王字故知為武王又以詩中皆曰時周之命是武王語氣也此篇上言文王下言我者武王自我也若謂頌文武之功則必作于成王詩即無武王字其云我應受之及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豈成王語氣耶大凡說詩不可徒泥詩名及執序說總以涵泳經文求其意旨所在為主雖不能盲皆有中要亦十得八九姚說此詩蓋庶幾焉

【集釋】應當也 敷布也 時是也 繹姚氏際恒曰繹𦆵續不絕意思語辭布施是政使之𦆵續而不絕不敢倦而中止也正對上文 我徂二句姚氏際恒曰我徂維求定二句明是反商以求之辭云我往而求定者是周之王勤止意所以受天命而得王也 於繹思姚氏際恒曰於繹思又重申已與諸侯始終無倦勤之意

【標韻】思四支 周 本韻 二思字自為韻本姚氏

般　武王巡守祀嶽瀆也

姚氏曰寫得精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右般一章七句篇名諸家多未詳或曰般樂也鄭氏或曰遊也姚氏

又或以爲般旋范氏取盤旋之義謂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皆以篇名解詩意與上篇同蹈一弊然此猶稍近焉姚氏曰小序謂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近是此亦武王之詩時邁亦武王巡守意彼之巡守封賞諸侯此則初克商巡守柴望嶽瀆告所以得天下之意因在時邁之先也詩原無次第不得拘求之

【集說】嶞集傳嶞山之狹而長者何氏楷曰爾雅云嶞山曰嶞說文云山之嶞嶞者　翕河嚴氏粲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注云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然翕即逆河也　裒聚也對答也

【標韻】無韻

以上周頌下凡十八篇

詩經原始卷之十七終　　汧陽門人王秉鈞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八目錄

頌三

魯頌四首

駉　喻育賢也

有駜　頌魯侯燕不廢公也

泮水　愛仔泮宮也

閟宮　美僖公能新廟祀也

商頌五首

那　祀成湯也

烈祖　祀成湯也

玄鳥　祀高宗也

長發　大禘也

殷武　高宗廟成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八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頌三

魯頌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宫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姚氏際恒駁之云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本明堂位之邪說且因之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此非摘摭杜撰之說乎于是明知其無廟頌謂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始指其實爾然則以前何必爲此誣妄之說多其戲折予又曰夫子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噫予豈不竟哉魯頌有何非何夫商周之頌爲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有也今魯頌多變而爲頌其君上若是則天下之民可以頌天子一國之民亦可以頌諸侯安見諸侯之不可行頌而爲僭哉謂夫子存魯頌所以彰君上之過爲春秋之法既說魯又說夫子吾誠不知其何心也案姚氏駁集傳謂夫子存魯頌爲春秋書法之繆可謂精快足以爲夫子洗冤矣然謂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而有亦未盡然夫頌者所以頌功與德耳非天子則功德必不盛故頌惟天子有之侑使諸侯盛德隆功則何不可頌之有既可頌君即可告廟又安見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而有耶魯無大功德而有頌且變爲頌君而非告廟則其無大功德堪以告廟不得不變而爲頌君之辭也可知然未免延序而夸矣此頌之變也頌既變爲此體編詩者雖欲削而除之其可得乎是編詩而存魯頌非存魯之頌乃存頌之變者耳不然周公爲魯受封始雖其廟樂當有可歌何以不存而必存庸常無奇之傳公頌乎且雅頌雖正自夫子而三百非定自夫子夫子又何容心於其際耶王魯用天子禮樂爲本明堂位之邪說則尤不可以不辯明位固爲僭書未可据以爲信而論詩入佾舞於庭之言獨不可信乎夫使弊不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必無入佾之舞三家既

馬之德　馬之力　馬情耐　馬志向

舞八佾則魯用天子禮樂無疑明堂位言周公踐阼而制諸侯此誠誣枉王朝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不爲無過然在成王之心則猶以爲不足報周公之勳勞於生前也故非虛也集傳不辨其體樂之僭而獨謂其頌君之僭姚氏不信明堂位之誣而亦並忘論語八佾之舞均屬夢夢可乎哉

駉　喻育賢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一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二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三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四章

右駉四章章八句此諸家皆謂頌僖公牧馬之盛愚獨以爲喻魯育賢之衆蓋借馬以比賢人君子耳其爲頌魯何公不可知但觀篇章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句必非獻咏馬者上四思字當屬馬言下四思字乃屬牧人言意謂德之長者其智慮必深廣而無窮也才之長者其幹濟必因應而無方也神之王者其舉動必振興而無厭也心之正者其品行必端向而無曲也此雖駉馬歌實一篇賢才頌耳不然牧馬雖盛何關大政而必爲之頌且居一國頌辭之首耶竊意伯禽初封人材必衆故詩人假牧馬以頌育賢爲一國開基盛事其後東山泗水間果多英賢甲於列邦編詩者追溯其原實由於是故以此篇冠魯頌之首未必無所取意其奈諸儒說詩專以馬論馬致滋多疑或謂頌僖公（序與集傳）或謂美伯禽（黃東發李明復）都無所考焉有定論

頌體本告成功用之郊廟此獨虛頌馬德以喻賢才於朝廟無所用之故又爲頌中變體已開後世天馬歌白馬篇等詩之先故又不可不存以備頌中一體也

集釋 駉駉腹幹肥張貌 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驈驪馬白跨曰驈 皇黃白曰皇 驪純黑曰驪 黃黃騂曰黃 彭彭盛貌 騅蒼白雜毛曰騅 駓黃白雜毛曰駓今之桃華馬也 騂赤黃曰騂 騏青黑曰騏 伾伾有力也 驒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 駱白馬黑鬣曰駱 駵赤身黑鬣曰駵 雒黑身白鬣曰雒 繹繹不絕貌 斁厭也 作起也 駰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 騢彤白雜毛曰騢 驔豪骭曰驔驔豪在骭下之名 魚二目白曰魚目白似魚目也馬之火病故伏在後也 祛祛強健也 徂行也

標韻 馬二十一馬 野同本韻 皇七陽 黃彭同並本韻 駓四支 騏伾期同並 才十灰叶韻 駱十藥 雒同 繹十一陌 斁同 作叶韻 騢六麻 魚六魚 祛同 邪六麻 徂七虞叶韻

有駜　頌僖侯燕不廢公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一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二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三章

右有駜三章章九句小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姚氏云頌僖公未有据云君臣之有道尤不切合季明德以爲美伯禽亦屬臆測未有以見其然也故集傳但以爲燕飲而頌禱之辭然燕飲不忘在公頌禱再稍歲有既無怠政又勿忘本君臣同樂所謂有道唯其措詞過實致招譏刺亦不善立言者之過耳愚謂此詩因飲酒而稱頌又開後世柏梁燕饗賦詩獻頌之漸與前虛頌良馬喻賢材者別爲一體故亦不可以不存也唯頌何公因何飲酒則皆不可考不必强爲之辯然亦何必爲之深辯哉

集釋 駜馬肥强貌 明明猶勉勉也 振振鷺群飛貌嚴氏粲曰振振鷺亦興也集傳以爲鷺羽之舞下文醉言舞始言舞事不應先言舞又二章醉言歸不言舞上何以言舞乎 咽鼓聲之深長也 駽青驪也 載則也 有有年 穀善也 詒遺也

標韻 黃七陽 明八庚叶韻 下二十一馬 舞七麌叶韻 牡二十五有 酒同本韻 飛五微 歸同本韻 駽一先 燕十七霰叶韻 有有 子四紙叶韻

泮水　頌僖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一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二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三章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四章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五章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六章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七章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八章

右泮水八章章八句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集傳不言僖

公不信其能修但以爲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又云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蓋雖不信其爲僖公之詩而實指泮宮爲諸之學者也姚氏均兩闕之以爲泮者水名諸侯作宮其上謂之泮宮非學也自王制以辟廱爲天子之學泮宮爲諸侯之學漢儒承襲其僞遂相沿以至於今唯宋戴仲培明楊用修始以爲非其說誠然又引許谷齋之言謂此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有征淮夷而爲齊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詩言敵夸大不應以爲美至于如此也愚案是詩以爲頌伯禽者近是至泮宮爲學之說未可盡非當日作宮泮水未必有意於學也後世振興學校或即其地以開講堂遂至相沿以爲典制更襲其名而不能改者大都如是即如辟廱其始亦不過文王苑囿遊獵之地其後武王鎬京則有事辟廱以爲學矣鎬之辟廱豈尚是豐之辟廱哉楊氏之論泮宮蓋原其始作意耳毛鄭之釋泮水乃因其成制言也唯此時之泮水則尚未可以爲學以泮本水名故宮曰泮宮林曰泮林乃始作宮於泮水之上非如後儒所云泮之言半到處學宮皆然也魯侯既作泮宮而征淮適來獻馘故奏凱酬勳飲酒受俘其地若已建學則豈獻囚獻功處哉國家命將收功自有朝廷重地斷不至以元戎執訊獲醜與諸生論道講學混而爲一詩前半皆飲酒落成新宮後半乃威服醜夷故中間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詩旨甚明何小序僅釋前半文義而集傳又以獻馘實事爲頌禱虛詞豈不謬哉

附錄　姚氏際恒曰泮宮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爲泮水之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泮宮

水名可議魯侯新作宮于其上此水有芹藻之學故詩人作頌因以采芹藻爲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于是獻馘于是獻囚于是獻功于是末章乃賜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鴞集之因託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過爲意有如此自王制以爲諸侯之學宮此漢儒之說未可信也使泮宮爲諸侯學宮則諸侯作學宮乃其常事詩何以便謂使淮夷攸服乎說者固漢儒謂學者以詩中匪怒伊教一語夫先之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是游之和樂耳又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下即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此自指從過之多賢言非關學也又有因設可以直折其非詩曰泮水又曰泮宮言泮水者水名也言泮宮者泮水之宮也文義白明名泮宮者猶楚之諸宮晉之虒祁之宮也今解之者曰樂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廱之水而作字爲泮以名之何其展轉曲折可笑之甚乎若泮宮本爲泮水之宮今以泮水爲泮宮之水顛倒不顧一也詩又曰泮林明是泮水之林今既以作爲半壁之形呼其林爲泮林可過乎亦將爲半林乎二也首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猶之如觱沸檻泉言采其芹于水深之地多水草而云也今以爲祭士所製半壁之形其水淺何忍未必進多芹深之哉又此詩爲魯人所咏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就泮水所有以與作泮宮之意必當時魯人原得人而游樂焉故如此云名以矣魯侯所製之泮水則魯人安得思樂于此乎故孔氏知其樂矣之說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此因說詩者不順其義故就之者存致難通必爲之泛同其說以泮水爲泮水之外試問詩言思樂泮水因是思樂泮水之外否乎三也詩曰從公于邁曰魯侯戾止泮宮也在郊外之地若夫學校蓋有不在國都中者間也此四者人自不細心察耳作序者廟遂王制以識射而其言遂牢不可後後人且緒辟廱爲全璧之形泮宮爲半璧之形俗語不實蓋爲升宵不俗然乎又明堂位猶周學也說苑云泮詩侯爲射之宮鄭氏注禮記云頖班也所以班政教孔氏疏魯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云謂于頖宮之中告后稷將以配天也當時辨泮宮者又或以謂周學或以謂諸侯鄉射之宮亦以謂后稷廟而鄭氏亦復二三其說可見原無一定之說如此則安得信王制謂諸侯學無然不可易哉集傳知于僖公不合故但曰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于第三章下云此章以下皆頌薦之饌禱獻馘獻囚獻功獻琛皆是觀其未來事尤堪從倒

集釋　茷茷飛揚也蹻蹻[illegible]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illegible]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也醜衆也馘所格者之左耳也狄[illegible]東南謂淮夷也不吳不揚[illegible]也不告于訩不爭功也觩弓健貌束五十矢爲束搜矢疾聲無斁[illegible]逆違命也獲[illegible]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

芹（文十二）旂（支四）叶韻　茷（泰九）噦（同）太（同）邁（卦十）叶韻　蔌（十九）
蹻（篠十七）昭（同）笑（嘯十八）教（效十九）叶韻　茆（有二十五）酒（同）老（皓）醜（有）叶
韻　德（職十三）則（同）本韻　武（麌七）祖　祜（並同）本韻　德（職）服（屋一）馘（十一）
陌叶韻　陶（豪四）囚（尤十一）叶韻　心（侵十二）南（覃十三）通韻　皇（陽七）揚
同本韻　訩（冬二）功（東一）通韻　觩（尤）搜（同）本韻　斁（陌）逆　獲（並同）本
韻　林（侵）音　琛　金（並同）本韻

閟宮　美僖公能新廟祀也

題本因宮作頌故先從起二句乃遠溯遐祖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
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
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一章）后稷之孫。實維

歷敘諸祖

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

落到分封乃全詩總冒

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
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二章）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又由受封之始遞到僖公乃是正位魯用天子禮樂得以郊天故特述之

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三章）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

此頌其祭祀之盛能以受福

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四章）

此頌其征伐之勞能以昌大皆侈詞溢美開後世頌賦家虛夸之漸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五章）

就魯地特起有勢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

並及其衆人臣庶

不率從。魯侯之功。（六章）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七章）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八章）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

無清作實並應箸首閟宮及所作之人

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九章）

右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十六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姚氏曰序從集傳集傳謂第四章脫一句故謂五章章十七句今案第四章本無脫句又正之）小序謂頌
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雖辭出於經。然與經異。且非詩旨。詩首
尾皆以廟言。是頌為廟祀作也。復土宇僅詩中一端。何以能賅
全詩耶。閟宮新廟。當是一事。但不知為魯何廟。新之云者。或以

為作新之。或以為修舊而新之。似皆可通。朱氏公遷曰。但曰姜
嫄廟。則不當及大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
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祝頌之。傳固未嘗異也。姚氏主閔公廟
言。集傳以為魯之羣廟。都不可考。唯嚴氏粲云。春秋不書。則知
其非大工役。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史臣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
辭。猶斯干之意耳。斯言也。差為得之。不然魯有大工役。豈無可
考歟。竊意閟者閉也。嚴肅之謂。凡廟皆然。不必姜嫄廟始稱閟
宮。則其為魯舊有之廟可知。至僖公始命奚斯葺而新之。詩人
於是鋪張揚厲。發為茲頌。以致後之儒者多方考證。毫無實據。
焉能符合。亦可哂也。詩洋洋鉅篇。詞雖多。複法實整飭。首二章
歷敘源流。推本所自。是為總冒。三章落到僖公。乃入正位。特題

郊祀、魯生色四五兩章一寫承祭一寫征伐皆極其稱揚無
中生有六七兩章又就魯之境土詩擬一番八章總東周公之
宇一維順祝其家人臣庶可謂備矣九章始言作廟取材於徂
來新甫二山命重臣爲之監修則規模崇煥鄭重其役也可知
姚氏曰此三百篇中最爲長篇然序述冗而辭亦遒美殊一路
文章風氣洵有升降也愚謂此詩類美失實制作又無關緊要
原不足存其所以存者以備體耳竊嘆中變格早開西漢揚馬
先聲固知其非至無關係也

【集釋】閟宮[閟深閉也呂氏大臨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回[邪也]稙[先種曰稙]穉[後種曰穉孔氏穎達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翦商[周之克商雖非大王推其克商之由實自大王始]屆[極也]敦[治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

庸[猶魯城也]莊公之子[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戒[愼也]后帝后稷[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姚氏際恆曰此祈穀之郊非冬至之郊也祈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騂犧[騂赤也犧純也周色尚赤[illegible]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嘗[秋祭也]楅衡[集傳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騂剛[何氏楷曰剛通作犅孔氏穎達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姚氏際恆曰白牡騂剛見周亦不專用騂宜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成文猶後言朱英綠縢之意毛傳遂謂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鑿說但何據所分之耶集傳後爲之說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尤爲飾說此絕類三家村老人說古事殊無稽據也]犧尊[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也[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曰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illegible]三代彝器中物今傳古圖所載是也此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鑿背受酒則阮諶之言殆臆度耳]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illegible]肉]

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清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　大房[集傳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三壽[集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千乘[集傳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眾也]龜蒙[二山名曾氏粹中曰龜則節之龜山蒙則貫之東家山蒙家山部東山]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若[順也]常[集傳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集傳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壽母[集傳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illegible][illegible]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是公爲僖公無疑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徂來新甫[二山名][illegible]路寢[正寢也賈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illegible]衣冠]新廟[鄭康成曰修舊曰新[illegible]]奚斯[公子魚也孔氏穎達曰奚斯爲之主作教命工匠監督其事[illegible]付功役課其章而已]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叶韻】枚[十灰]回[同]本韻　依[五微]遲[四支]通韻　稷[十三職]福[一屋]穆[同]麥
[十一陌]國[職]穡[同]叶韻　黍[六語]秬[同]土[七麌]緒[六語]通韻　王[七陽]商
[同並]本韻　武[七麌]緒[六語]野[二十一馬]女[六語]旅[同]父[七麌]魯宇輔[同並]叶韻
公[一東]東[同]庸[二冬]通韻　子[四紙]祀耳[同並]本韻　式[十三職]稷[同]本韻
犧[四支]宜[同]本韻　祖[七麌]女[同]本韻　嘗[七陽]衡[八庚]剛[七陽]將[同]羹[八庚]
房[七陽]洋慶昌臧方常[同並]轉韻　崩[十蒸]騰朋陵[同並]本韻　縢[十蒸]綅
[十二]增[蒸]膺懲承[同並]通韻　熾[四寘]富[二十六宥]試[四寘]叶韻　大[九泰]艾
[同並]本韻　歲[十五]害[十四泰]通韻　衆[一東]東同[同並]從[二冬]功[一東]邦
韻　繹[十一陌]宅貊[同並]本韻　諾[十藥]若[同]本韻　嘏魯[七麌]許[六語]宇
[七麌]通韻　喜[四紙]母[二十五有]士[四紙]有[二十五有]祉[四紙]齒[同]叶韻　柏[十一陌]度
[七遇]尺[十一陌]碩[陌]奕[陌]作[十藥]碩若[同並]叶韻

以上魯頌凡四篇朱是冊所雖曰頌而駉實近雅有駁泮水則乘風閟宮不唯體類大雅且閟貞陂之

先是詩變爲體體變而賦之術也又況駉本虛頌有聲徒飲酒泮水雖父侍閟宮亦祭祀而皆以新宮告成不免虛褒寔美失實其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果安在哉然後世之所謂頌者又專學此體而未至焉者也則何怪編詩者之取以附頌聲之末而猶可彷彿於文武成康之遺意哉

商頌

集傳云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楊子亦蓋商頌爲正考父所作葉氏曰商頌五篇文字風軍高貴萬贊模于數殷運倚體于古嘯文貴相宜久爲至文歌謂商尚質耶矣夫以爲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辯虞廷賡歌舜何用體商頌多爲此體正見去古未甚遠處又曰集傳云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按商頌無闕文亦無疑義彼於殷武第三章下云疑脫一句集傳所

謂多闕文者惟此而已愚案朱之果然錯頌之篇不始於孔子頌之名自商始有之壽氏佛生曰樂之作自黃帝時已有之褒之樂神人以和祭祀有樂虞夏時皆然但頌之名始於商耳說者謂夏之篇章既泯惟商有頌及魯宋無風乃王者聖人之後天子遲守不敢隳其風雅人固事魯商二頌以附周頌之末所以賓周公後比於先代之後者宴歎也又成期孔子殷人而生於魯存魯與商二頌不忘其所生之意均皆以私意測聖人況詩又非夫子所定敢歷謂頌之體始於商而盛於周魯其末焉者耳體必合三對而其體始備亦猶後世之論唐詩有盛中晚三唐之分此三頌之體所由作也而乃先周而後商者何哉蓋先周者尊本朝後商者謝詩源補詩體側意如是耳王雅頌得所存乎音節不在此側頭者亦可無疑義於其中也歟

那　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右那一章二十二句小序以爲祀成湯諸家從之但不知何王所祀然亦不必深考也鄭氏必以爲大甲金廉氏必以爲武丁皆屬臆測亦徒辭費何必然哉然詩雖祀湯而不言湯之功德獨舉鞉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則又何故說者謂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天濩之樂此所謂聲即大濩之聲耳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首章是將祭之時先作樂以求神亦如周人取蕭祭脂之意記曰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也全詩辭意與周之有瞽備舉諸樂以成文者亦復相類第彼以作樂合祖永觀厥成是樂之終此以聲音詔神冀其來享是樂之始而又曰綏我思成者是求神雖以聲爲先而格神仍以思作主耳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偏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此可謂深得詩人大旨者也朱氏善又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秩序也則不特尙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此又人神交感實合聲與思而一以致之音聲之道豈不微哉是故審音以知樂觀樂而知德非湯盛德孰克當此故商頌以那爲首者此爾

集釋 猗歎辭那多也嗟歎而美之多之不足又嗟也 簡簡和大也 衎樂也 烈祖湯也 湯孫湯之孫自大甲以下之時王者是也 假同格 綏安也 思成集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 淵淵深遠也 嘒嘒清亮也 磬日磬鄭氏因以為石磬未然孔氏謂有玉磬乎九音之內無玉耶以為石磬在堂上升歌之樂尤有玉磬在堂下之樂以磬為主故小雅笙磬同音此云依我磬聲也 庸通鏞 斁盛也 奕奕有次序也 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 奏湯也 恪敬也 將奉也

標韻 鼓七麌 祖同本韻 成八庚 聲平聲並同本韻 斁十一陌 奕客懌並同本韻 昔十一陌 作十藥 夕陌 恪藥叶韻 嘗七陽 將同本韻

烈祖　祀成湯也

嗟嗟烈祖 有秩斯祜 申錫無疆 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鬷假無言 時靡有爭 綏我眉壽 黃耇無疆 約軝錯衡 八鸞鶬鶬 以假以享 我受命溥將 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 降福無疆 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右烈祖一章二十二句姚氏曰小序謂祀中宗本無據第取別于上篇又以下篇而及之耳然此與上篇末皆云湯孫之將疑同為祀成湯故集傳云然然一祭兩詩何所分別輔氏廣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于酒饌為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此說似有文理愚案周制大享先王凡九獻商制雖無考要亦大畧相同每獻有樂則有歌然不能盡皆有歌其一獻降神四獻五獻酌醴為熟以及九獻祭畢諸大節目均不能無樂特詩難悉載且多殘闕耳前詩專言聲當一獻降神之曲此詩兼言清酤和羹其五獻為熟之章歟不然何以一詩專言聲一詩則兼言酒與饌耶此可以知其各有專用同為一祭之樂無疑也

集釋 烈祖湯也 秩常也 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意同 約軝錯衡見采芑篇 鶬鶬見載見篇 溥廣也 將大也 穰穰多也

標韻 祖七麌 祜同 所六語通韻 成八庚 羹平爭並同本韻 疆七陽 鶬將康穰饗嘗將並同本韻

玄鳥　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 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龍旂十乘 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 來假祁祁 景員維河 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何

右玄鳥一章二十二句序謂祀高宗而集傳不之信故泛以為祭宗廟之詩然詩前半追述湯之奄有九有後半歸重武丁之中興能肇域彼四海以復成湯之舊俾意俱極顯然尚何疑哉若泛言祭宗廟而武丁孫子又將誰屬殷至武丁後別無顯王可當斯頌所謂孫子者武丁也對湯言故曰孫子如必泥孫子為主祭時王則武王靡不勝之言未有自祭而自贊之理故諸儒多是序而非朱者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云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

意本爲常祀通祭一奇遂使小儒咋舌

爲湯怯劍爲無稚妄誆符不知詩人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也

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自呂覽好爲附會遂以爲吞鳦卵而生史記從之鄭氏更本以說經蓋因姜嫄有履迹生稷之異故並此亦以爲鳦卵所生是何天之好異而古聖之生如出一轍哉夫履迹而生亦偶然之事豈可襲以爲常彼蓋稟天地陰陽之和適與兩間靈異相感觸故一遇而成胎雖非人道之常實亦天靈所聚乃獨鍾爲異產若夫鳦卵則何靈異之有縱使靈異亦禽種耳豈可以是誣聖人哉大凡詩人造語故作奇異借以驚人不謂後儒信以爲眞豈堪一噱且簡狄與姜嫄同配帝嚳姜嫄祀郊禖簡狄亦祀郊禖文章犯複其爲附會不言可知詩骨奇秀神氣渾穆而意亦復雋永實爲三頌壓卷周詩所不能及况在魯頌而揚子雲猶以爲春秋時人作者何哉

【集釋】芒芒大貌　帝上帝也　武湯湯有武德故號之也　正治也　域封境也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　九有九州也　武丁高宗也　肇開也　假與格同　景員維河姚氏際恆曰景員維河未詳嚴曰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舉湯與武丁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辭集傳云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　何集傳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叶韻】商七陽芒湯方同本韻　后二十五有有同本韻　殆十賄子四紙通韻　勝十蒸乘同本韻　里四紙止同海賄通韻　祈五微宜四支通韻　何五歌何同本韻

長發　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一章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二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三章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四章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五章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六章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七章

右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曰大禘也諸儒皆疑之趙氏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詩唯上及契而不及契之所自出下及湯而不及羣廟之主中間雖言相土相土未稱王不得有廟故欲以爲禘而無祖所自出之帝欲以爲祫而無羣廟合食之文集傳疑爲祫祭與鄭氏郊祭天之說固屬非是即姚氏何氏之主禘祭者亦多曲爲之說非真知詩意者也何姚二說見後唯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然愚案詩明言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娀子者契也契所自出者娀氏女也言娀女即言帝嚳也詩固有意到而筆不到者此類是已又况古人文字類多簡質如思文本以后稷配天而文不及天自不失

爲郊天之文又何疑於此詩禘其祖所自出而不及於祖所自出之人乎又朱氏嘗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于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之所自出也此可見詩言有娀生商者並非泛言所自出而已遂倒裝文法先言契而後及其所自出耳若使先從有娀敘起如前篇玄鳥生商順勢直下則禘義自明然天下豈有此拙板文法篇篇一例耶諸儒不於此細察妄生議論真可怪也此首章之義也若至篇末兼頌功臣實維阿衡詩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非大禘證乎何至疑爲祫祭也與郊祭天耶序曰大禘可無疑矣

附錄　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按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功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爲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祖詩慎爲諦禘昭穆張純謂諦稷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禘七廟之祖皆在亦以明矣又曰此詩末章兼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祧因大祔之一證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禘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禘主皆朝於太廟故爲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倍非公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鄭氏祭相日小序謂大禘說者謂禘則功臣與祭後之于盤庚門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詩末有阿衡之謂也案禘者皆服文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據言契而不言契之所自出似非禘矣集傳謂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嘗爲祫祭之詩彼意似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祫及之然詩中未嘗有及羣廟之主語相土未爲王無廟也豈經相土爲廟耶史難與說按祫祭之說更不如禘拘或商之禘不必所自出耶聚以上二說皆主禘祭於詩末功臣尚祭之說皆確而有據唯於詩首稱所自出之文爲未能確有所見故多遷就其說以合經豈能使人信而不疑哉

集釋　濬深也　哲知也　幅猶言溶幅也　隕說作員謂周也　有娀契之母家也　將大也　玄王傳箋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　桓武也　撥治也　達通也　受小國二句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　相土契之孫也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齊也　截整齊也　湯齊鄭氏箋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九圍九州也　大球小球鄭氏康成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下國諸侯也　綴旒何氏楷曰綴鄭云結也旒毛云章也章爲冕飾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綴旒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具湯爲冕下國爲綴旒者服共相繫屬之義也　何荷也　競強也　絿緩也　優優寬稱之意　遒聚也　小共大共鄭氏職且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鄭氏敬且共供通覽氏桀且萬邦並正之供貢二說皆可通　駿厖何氏楷曰說文厖石大親爲下國駿厖者下國恃湯以爲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厖作駿驥謂馬也以馬比先王不倫甚矣　戁恐也　竦懼也　武王湯也　曷遏通或曰曷謹何也　苞蘖五句集傳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日用師之次序如此　葉世也　業危也　阿衡伊尹官號也

標韻　商陽七　祥　芒　方　疆　長　將　商陽通本韻　撥曷七　達同　越月六　發同　烈屑九　截同　通韻　違微五　齊齊八　遲支四　躋齊　遲支　祗同　圍微　通韻　球尤十一　旒　休　絿　柔　優　遒同尤本韻　共二冬通　厖江三　龍二冬　勇腫二　動同　竦腫二　總董　叶韻　旆泰九　鉞月　烈屑　曷曷七　蘖屑　達曷　截屑　伐月　桀屑　叶韻　葉葉十六　業洽十七　叶韻　子紙四　士同　本韻　衡庚八　王陽　轉韻

殷武　高宗廟成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章一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二章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姚氏曰此句無韻或脫下一句集傳謂商頌多闕文然亦惟此耳。三章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四章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五章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六章

右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劉氏瑾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小序曰：祀高宗也。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哉？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迭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今觀詩詞，首章稱高宗伐楚為中興顯烈，二章則述戒楚之詞，三章諸侯來朝，四章所受命中興之故，五章極言其盛，六章乃作廟以妥其靈，然則此固高宗百世不遷之廟耳。廟既落成，故祔其主而祭之，與玄鳥又異也。或疑商時無楚，遂謂此詩為春秋時人作，殊不知禹貢荊及衡陽為荊州，楚即南荊也。其後成王封熊繹於荊，國以地名，非今日之所謂楚，詎得以是而疑之哉？又況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與此詩罙入其阻者合。鬼方，今之烏蠻，楚屬國也，其俗尚鬼，故曰鬼方，說者謂黔諸屈原九歌可見。高宗之功當以此為最，故詩首述之。鄭氏敬曰：荊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稱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為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然則高宗有廟，子孫之所以酬報之者，不亦宜哉？閟宮卒章與此略同，蓋襃之也，奚足疑？且曾更新此始作，尤大異歟。

【傳】撻，疾貌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姚氏際恒曰罙毛傳作深是鄭冒者未然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詩云罙入其阻與之合可見非暫事也。裒，聚也。湯孫，謂高宗。氐羌，孔氏穎達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享，獻也。王，世見曰王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鄭氏敬曰責讓也蓋適謫通。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封，大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丸丸，圓直也。遷，徙也徐氏常吉曰斷是斷之於景山之上遷是遷之於造作之所。方，正也。虔，截也李氏本曰如虔劉之處。梴，長也。旅，衆也孔氏穎達曰言為桷與衆楹故訓旅為衆。閑，大也。寢，廟中之寢也何氏楷曰閟宮為頌廟新亦但舉路寢則此可類推矣。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

【標韻】武七麌 楚六語 阻 旅 所 緒並同 通韻。鄉七陽 湯 羌 王 常並同 本韻。辟十一陌 績十二錫 辟陌 適同 通韻。監十五咸 嚴十四鹽 通韻。濫二十八勘 遑七陽 叶韻。國十三職 福一屋 叶韻。翼職 極同 本韻。聲八庚 靈九青 寧同 生庚 通韻。山十五刪 丸十四寒 遷一先 虔 梴並同 閑刪 安寒 通韻。

以上商頌凡五篇

詩經原始卷之十八終

汧陽門人王秉鈞校

詩本誼

光緒己丑九月刻成

詩本誼

序　　　　　　　　　　龔橙

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有引詩㠯就已說之誼作者之誼古說存者如左傳衞莊公取于齊東宮㝵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秦伯任好卒㠯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國語衞武公作懿戒㠯自儆之類論語詩三百一言㠯蔽之曰思無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曰好賢如緇衣妻子好合一章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㠯人而不如鳥乎切磋琢磨子貢悟于貧富倩盼素絢子夏起于禮後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此讀詩之誼也古者太師陳詩㠯觀民風美惡歸之其上瞽矇諷誦㠯刺君過則勸懲用之他人大師之誼如論語放鄭聲之類瞽矇之誼如康王晏起畢公諷關雎周道淩遲鹿鳴刺焉之類于是春秋列國大夫祖之賦詩篇取其章章取其句與左傳國語㠯下所引皆節取其誼苟可比傅㠯相證明所謂賦詩斷章予取所

求不必問全詩本誼其有幷不取章句本誼者則如左傳范宣子賦標梅而季武子曰辟如草木君之臭味歡㠯承命何時之有子展賦草蟲趙孟曰民之主也武不足㠯當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吾有望矣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嗇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尨也可使無吠子齹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曰鄭其庶乎皆可寄託己意爲屈原宋玉辭賦之祖而賓六義中比興之推崔鳴大東諸詩

之遺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矦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矦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孔子閒居嵩高維嶽一章此文王之悳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悳也弛其文悳協此四國大王之悳也表記高山卬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又皆引詩而㠯己意說之也左傳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㠯嘉寡君四牡君所㠯勞使臣射義騶虞樂官備采蘋樂循法采蘩樂不失職皆說樂章誼也孔子書定六經承大師采詩之法皆矇諷誦之誼㠯樂之章爲敎前世而爲千古制禮乇樂之準又㠯夫婦君臣兄弟朋友父子之篇列爲四詩之首而又㠯周公之乇爲雅頌之首保傅篇偁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昬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此建四始誼也讀詩者自當先求乇詩之心㠯通其畧而後知古太師與周公孔子之用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自漢初魯人申培從秦時齊人浮丘伯受詩㠯詩爲訓故㠯教文帝㠯爲博士始爲詩傳號魯詩弟子博士十餘人受業者千餘人齊人轅固㠯治詩孝景爲爲博士至清河太傅乇齊詩傳諸㠯齊詩顯貴皆固弟子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乇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與齊魯閒殊而歸一孝文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燕趙閒

言詩者有韓生于是後漢中葉㠯前朝野所偁皆不外三家之說而魯人毛公于其家乇詁訓自謂子夏所傳河閒獻王好之未㝵立東漢之末古學漸興衞宏賈逵馬融鄭康成皆爲毛序肅宗令逵撰齊魯韓與毛序異同鄭箋毛詩猶時用韓誼其後鄭學寖昌毛遂專行而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至北宋而又亾獨毛詩至今沿用三家遺說則輯自南宋王應麟詩攷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誼　本朝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至近日徐璈詩廣詁而始盡今㠯三家之序與毛所傳授之序義比觀之始知三家多說本誼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

誼古者勞人思婦怨女曠夫貞淫邪正好惡是非自達其情而已不問他人也惟周公召公諸公父兄召穆凡伯芮伯尹吉甫家父蘇公孟子譚大夫衛武公小大雅之才或論歌文武之悳或偁祖㠯戒嗣王或告執政或諫同寮匪予乍爾贈申慰甫㠯究王訩極反側冀凡百之敬聽因自戒而誨爾文武成康皆有明偁因人之乍并著章末而序義遂于國風概云美刺于是二南皆美文王后妃麟止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羔羊爲鵲巢之功致衛皆刺宣刺時鄭皆刺莊刺忽刺亂齊皆刺荒魏皆刺褊唐皆刺僖刺昭刺時刺獻陳皆刺時豳皆美公明明男女爾女之詈皆加之刺小雅大半美宣

刺幽至于毛傳則又不盡用序美刺之誼何哉序義于關雎則曰后妃之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葛覃曰后妃之本卷耳曰后妃之志四牡曰勞使臣皇皇者華曰君遣使臣伐木曰燕朋友故舊皆用樂章之誼關雎曰風之始也又用孔子之誼又何哉乃知關雎義下既自言之矣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㠯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㠯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㠯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㠯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㠯風化下下㠯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㠯戒

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乍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㠯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悳之形容㠯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乍　蓋古者五載王巡狩則與大史大師同車大師既陳列國之風比其音律觀其好惡推其致此之由㠯加之慶讓之典美惡皆歸之上雅之美刺則王政之隆替

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于是大史掌其書取其正風正雅㠯用之樂章其餘亦備蒙叟諷誦其用益推而廣之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㠯風其上也列國賦詩之志周公孔子之誼皆古大師大史誼也此序義之異于三家而實不異者也然如草蟲大夫妻能㠯禮自防小星惠及下江汜美媵何襛美王姬碩人閔莊姜君子偕老刺衛夫人鶉奔刺宣姜黍離閔宗周干旄美好善柏舟仁而不遇燕燕莊姜送歸妾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雄雉匏有苦葉皆刺宣公大車刺周大夫女曰雞鳴刺不說悳有女同車㠯下四詩刺忽敝笱刺文姜載驅刺襄公葛屨刺褊汾沮

洳刺儉椒聊刺昭杕杜羔裘並刺時無衣美武駟鐵小戎並美襄無衣刺用兵晨風刺康匪風思周道蜉蝣刺奢候人刺近小人天保下報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鼓鍾頍弁角弓苑柳魚藻裳華桑扈瞻洛鴛鴦黍苗小宛小弁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隰桑瓠葉皆刺幽出車勞還帥杕杜勞還役鴻雁美宣雨無正青蠅皆大夫刺幽王都人士刺衣服無常苕之華大夫閔時何草不黃下國刺幽棫樸文王能官人旱麓受祖思齊文王所㠯聖皇矣美周文王有聲繼伐既醉太平鳧鷖守成假樂嘉成王抑衞武刺厲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桓講武類禡天乜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雝禘太祖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殷武祀高宗皆失其實樂章之用自關雎鹿鳴文王之外餘皆不詳如鵲巢采蘩采蘋見于儀禮而倒次采蘋于草蟲之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明爲豳雅瓠葉庶人饗射箋說葢古皆誤爲刺幽行葦泂酌左傳與采蘩采蘋並論今誤分次序亦不明大武六成三見左傳皆離其次至于篇次之誤則如甘棠思召伯則不當次行露前邶鄘衞分三世次尤亂一莊姜詩分列邶衞一宣公宣姜伋壽詩分次邶鄘一衞女詩分別邶鄘衞衞黍離誤說而誤入王秦無衣從王征伐則是襄文不

當次康公之後鼓鍾昭王詩誤說而誤下次頍弁角弓菀柳刺厲王詩皆誤說而誤下次魚藻裳華桑扈采菽皆宣王詩當次吉日誤說而下次瞻洛鴛鴦亦宣王詩當次車攻皆誤說而下次采薇㠯下三詩亦宣王詩當次六月而誤上次斯干無羊庭燎黍苗皆宣王詩亦當類次白華車舝青蠅皆當上與節南山諸詩相次黃鳥我行其野谷風蓼莪皆西周民風當下與都人士次泂酌公劉當與行葦類次假樂宣王詩當下次抑衞武公乜則非刺厲當次末我將思文有瞽皆周公詩當上與烈文次維清爲大武之一與下五成皆當比次天乜昊天有成命時邁成王詩當下次大武六成之後執競昭王詩誤說次上豐年當與載芟良耜相次凡此于三家不知何如然采蘋齊詩不誤見孔疏其于三家說世次不誤者可知其詩次不誤也班固平三家之得失曰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不得己魯最近之又有毛公之說河間獻王好之自言子夏所傳而釋文引三國吳人徐整所數自子夏授高行子㠯至河間人大毛公與一云子夏授曾申㠯至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姓名無一同者所㠯班氏不信毛詩傳自子夏而曰自言子夏所傳也今攷三家所傳有非本誼失實者如韓序關雎刺時魯詩爲康王后乜韓序女墳辭家劉向說柏舟衞宣夫

人㠯而引不同庖之貞女韓說燕燕衛定姜歸其娣劉
向說定姜歸其婦韓外傳說北風賢者急時辭韓詩雜
鳴讒人史記仁義淩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王道衰大
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劉向說斯干儉宮室小寢
廟張衡賦改奢即儉但十之一二說苑列女傳韓詩外傳多斷章誼不可誤
謂三家本誼且所存於今者三家必同其古可知班氏之言
猶偏也而毛序之無師傳但爲大師之誼一言通脫且
于史有世家者皆美刺某公至魏檜無世家則序亦不
明言某公又不著樂章之誼眞可㠯比于三家乎哉朱
子謂詩序無考後漢書儒林傳㠯爲衛宏㠯毛詩序然
鄭氏又㠯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㠯寘諸篇

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㠯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故
近儒多㠯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爲後人所
益但今考其首句已有不㫒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
者況沿襲之誤者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故自爲一
編坿後又㠯尙有齊魯韓氏之說㚕傳于世讀者自知
及毛公引㠯入經冠篇端遂爲決辭三家又絕毛說孤
行牴牾之迹無復可見于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
有所不通必委曲遷就穿鑿坿合而今不㠯小序爲出
于漢儒㠯上朱子詩序辨蓋毛衛鄭皆不知序義大半爲大師
之誼故煩牽合㠯詩之誼然又有非大師誼亦非序義
而爲衛鄭曲說如關雎序傳皆言后妃之悳而宏曾益

傳會論語關雎樂不淫哀不傷之說康成又謂后妃欲
㝵賢女能和衆妾之怨者助已共祭祀如斯之類豈毛
傳序義之失乎又有非序義毛自誤說如葛覃卷耳皆
眞爲文王后妃又誤用左傳周行之說豈序義之云乎
故傳之㫒者在不泥于序義而說詩誼其失者在誤㠯
大師之誼爲㠯詩之誼與沿序義失實之誤續序則純
用大師之誼㠯强傳詩詧與鄭箋又往往自生謬說鄭
孔又曲申續序之强傳與謬說也今日三家既㠯本誼
藴晦故用諸家所輯三家遺說正其世次爲詩本誼涵
泳詩詧㠯補其闕而坿㠯樂章之用其所徵引㚕注于
下謬者闕之備說章句兼治訓故尙未暇也道光二十
年序于京師

周南

關雎思得淑女配君子也天地之道造耑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莫先乎此故周公用之樂章孔子定爲風始毛序后妃之悳也風之始也所㠯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用詩建始之誼然則關雎麟止之化㠯下衞宏所續序也樂得淑女㠯配君子與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尤不詞王應麟詩攷韓序曰刺時也宏誤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讀詩之誼爲乍者之誼後漢書章帝紀注薛君章句曰古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处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頃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㠯刺時美在此則刺在彼也漢書杜欽傳李奇注魯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咯同蓺文類聚張超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此誦詩誼疊說之遂誤謂三家㠯關雎之三鵲巢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則誤㠯誦詩爲作詩誼已世說謝安謂周公乍則誤㠯用詩爲乍詩誼已鄭箋誤說后妃不妒忌欲得賢女和眾妾之怨者助已共祭祀則不知所說何詩朱傳誤㠯毛序后妃之悳爲文王太姒因謂宮人美太姒初至毛㠯二南爲文王之化孔子又㠯關雎建首故遂推言后妃之悳固不曰太姒之悳不曰美后妃之悳也保傳篇春秌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史記關雎之亂㠯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庿爲頌始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秌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㠯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㠯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㠯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其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㠯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張超賦孔氏大之列冠篇首韓詩外傳子夏問夫子關雎何㠯爲風始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俛則地幽幽冥冥悳之所臧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系羣生之所訖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此皆即毛風始之說孔子建首之誼也

葛覃婦事也又取婦教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

毛序后妃之本也傳與宏續侶眞爲后妃親葛歸寍誤㠯大師之誼爲乍詩本誼遂启後儒紛紛擬議

卷耳婦人思行役之夫忘其婦事不思獨酌也夫㠯婦事婦志與關雎同歌補關雎之不及毛序后妃之志也婦志者所謂貞淑不二也續序又當輔左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鄉飲酒鄉射燕皆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與傳皆誤用左傳之說

樛木婦人樂得配君子也文選寡婦賦注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毛序后妃逮下續序逮下而無疾妒皆非詩誼

螽斯婦人宜子也毛序后妃子孫眾多若螽斯續序歸本不妒忌詩無其誼韓詩外傳言賢母能使子賢夫無其誼

桃夭男女及時也毛序后妃之所致謂文王后妃之化行也續序不妒忌淺之乎言后妃已

兔罝婦人美夫也此詩即樛木之誼即左傳子南夫也之意文選薦譙彥表注兔罝罔也殷紂之賢人遯于山林網禽獸而倉之劉向列女傳安貧賤而不怠于道者唯至悳者能之詩云云鹽鐵論兔罝之所刺小人非干城腹心美在此則刺在彼也毛序后妃之化若非婦人美夫則不倫已

芣苢宋女嫁于蔡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其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妾之不幸也適人之道壹與醮終身不改不聽其母乃乍芣苢之詩夫芣苢雖甚臭惡猶始于捋采終于褭擷之浸㠯益親況夫婦之道乎文選辨命論注韓詩序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辟君章句曰芣苢澤湯也文選劉畯論冉耕歌其芣苢論語集注伯牛有疾先儒㠯爲癩也李時珍遂誤爲芣苢治癩誤㠯興爲賦毛序后妃之美續云和平婦人樂有子宏誤爲王會宜子之芣苢也

漢廣說人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文選七启注韓序說人也毛序悳廣所及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無思犯禮非而不可得同

汝墳婦人思行役也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大夫過時不來大夫之妻恐其解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爲

父母在故也後漢書周磬傳注韓序辭家也魯韓說相表裏毛序道化行也續云婦人閔其君子猶勤之已正近是蓋喬宏亦時取魯韓

麟止芺公族也 文選王融序注芺公族之盛也毛序關雎之應猶言后妃之化

召南

鵲巢夫人之悳也 用毛序續云國君積行累功已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悳如鳲鳩乃可已配不誤

采蘩夫人蠶事也 毛序夫人不失職也

采蘋大夫女學祭事也 儀禮合樂皆言采蘩采蘋左傳亦言風有采蘩采蘋孔疏云齊詩先采蘋後草蟲毛次草蟲下今移

草蟲婦人悤行役也 毛序大夫妻能已禮自防何所見箋更已爲未嫁之女則尤無恥

行露召南申女許嫁于豐夫家迎不備禮女不肎往已

至于訟女終守禮之止 列女傳召南申人之女旣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肎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已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止毛序召伯聽訟也盟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芺芊芺大夫爯反進退有度也 後漢書王渙傳注韓詩章句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悳能爯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釋文韓詩逶迤公正皃焦贛易林芺芊皮革君子朝服毛序鵲巢之功致猶言召南之化續序節儉正直悳如芺芊詩非芺儉又誤已賦爲比箋又謂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亡不詈

殷其靁婦人思行役也 毛序勸已義也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已義

摽有梅急婿也 釋文韓詩追顧也毛序男女及時

小星奉使言勞也 白帖引肅肅宵征二句人奉使類韓詩外傳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觸褐趨時當務爲急引夙夜在公二句易林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文選魏文帝雜詩注呂向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則非妾媵之詩明已毛序惠及下也續云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蓋非事實

江有汜娣姪閔嫡也南國芺士求人之長女不與而與市人其娣姪歸之而止 易林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肎顧姪娣悵悔又曰南國少子才略芺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明用此詩事合觀益明毛序芺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蓋未得實

甘棠思召伯也 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止甘棠之詩說苑詩傳曰自陝已東者周公主之自陝已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之韓外傳略同攷論衡邵公周公兄康王時尙爲大保傳稱年百八十則不當行露前毛序芺召伯今移已下非止于文王世而采于西

識故不可入王風而附召南

野有死麕衰世之風也平王之世男女失時禮簡習往也 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焉昫說唐末人蓋用韓說毛序惡無禮也續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欲以傳于詩習不知毛序大師誼也

何彼襛矣芺王姬之女也齊侯之女子平王之外孫女嫁于諸侯已其母始嫁之車送之 儀禮疏引鄭膏肓齊侯嫁之已其母始嫁之車遠送之蓋三家說毛序芺王姬誤鄭說平王齊侯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已強就二南皆儀禮樂章二南不皆儀禮樂章又不皆止於文王之世也若已王姬嫁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皆芺一人之例異已華如桃李夫不可已興男子也

騶虞婦人思行役也 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止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在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內迫

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于是援琴而歌知此亦平王已後詩後漢書班固傳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周官疏韓詩傳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而來毛序鵲巢之應也續序仁如騶虞誤爲獸名王會騶虞倉虎豹此欲已配鱗止而誤也

邶鄘衛　邶鄘衛者文公已前詩居大半已別于楚丘之衛也且已故殷次二南起王意也地理志邶已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旣誅三監盡已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敚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邶鄘衛不分卷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稱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邶風之首也是知大師之舊本不分三毛既分三而同一莊姜詩綠衣日月終風在邶碩人在衛同一宣公宣姜伋壽之詩新臺二子乘舟在邶鶉奔在鄘同一衛女詩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河廣在衛泉水新臺倒亦載馳定之方中倒次即已序論亦不相類不可不正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自誓而死　用毛序史記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原鄘弟一

淇奧美武公也　用毛序原衛弟一

碩人閔莊姜也　列女傳莊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淫泆治容傳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儀兒壯麗不可不自修正衣錦褧裳飾在與馬是不賢惠也乃已碩人之詩砥厲女已高節已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辟之行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毛序閔莊姜也續序賢而不荅終已無子誤用左傳左傳衛人所爲賦碩人不蒙上文但言衛人有此詩爲莊姜乍自不必乍于不荅無子後原衛三

綠衣莊姜傷已也　用毛序續云妾上僭夫人失位左傳衛莊公取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已爲己子原邶弟二

日月莊姜怨公不見荅也　毛序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已至

困窮原邶四

終風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用毛序原邶五

君子偕老傷莊姜子州吁也　眾經音義韓詩佗佗悳之美皃毛序刺衛夫人已次而誤續云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悳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凡毛序與詩相反衛序輒爲同護曰陳古原鄘三

子之不淑子州吁也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　用毛序原邶六

新臺刺宣公也　用毛序原邶十八

相鼠夷姜辭宣公內伋妻已死諫也　白虎通義此妻諫夫之詩毛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此與三家說同序刺無禮也續云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無禮儀豈是君

刺臣詞誤于次定之方中後也原鄘八

鶉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刺宣公也　左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諸莘二公子故怨惠公毛序已鶉鶉刺姜與我已爲兄不合原鄘五

黍離壽憂兄伋將見害也　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乍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御覽八百四十二韓詩黍離伯封乍也許君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黍已爲稷伯封蓋壽字與尹吉甫子伯奇弟同字故曹植以此詩爲尹氏已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仿皇不忍去原誤入王風首

二子乘舟危伋壽也宣公夷姜生太子伋宣姜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謀殺太子使之汎舟而殺之壽知之與之同舟而免國人爲二子危也　新序壽之母與朔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汎舟

于河中流將沈殺之壽知之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毛序思伋壽誤作死後原邶末十九

干旄閔伋壽見殺也
史記姜予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列女傳宣姜会使力士待界上矣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壽載其旄先行遇害伋載其尸還至界上夫自殺也與左傳小異左傳言使盜待諸莘詩言在浚之郊毛序美好善也續序謂文公臣子多好善亦誤于次定之方中後也原鄘九

柏舟宣姜悔過也
李黃集解韓詩曰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已反矣女不聽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云云又威儀棣棣云云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此事誤屬宣姜又二宣姜分列貞順孽嬖二傳衛無二宣姜御覽引此作寡夫人似別有此貞婦在春秋前然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明用共姜之詩日居月諸又用莊姜之詩非宣姜而何蓋疑宣姜不能作是詩而誤舉宅事實之耳毛序言仁而不遇也續云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已其列邶首也

亦有兄弟不可已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蓋新臺之要齊夾因而予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自悔淫佚非甘怙終如石之可轉席之可卷威儀棣棣不可算也亦自責也羣小蓋通齊衛送迎之臣覯閔既多傷伋壽之死受侮不少本為伋婦見要宣公又通公子頑也有慕其姜非姜之貞淑故用其詈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
用毛序然則夾宋桓夫人作原衛五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宋也
用毛序原衛七

泉水許穆夫人言志也思歸唁兄又思至齊因齊子已謀救衛也
毛序衛女思歸續序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非許穆夫人之思原邶十四

諸姬謂齊桓諸夫人左傳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諸姑謂長衛姬伯姊少衛姬即齊子也出宿飲餞皆設思也泲禰自許至曹干言自曹至齊

載馳許穆夫人為衛亾不得歸唁遂至于齊謀救衛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顛點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已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求遠離大而坿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其後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而疾之作詩疏引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尤也韓外傳高子問于孟子夫嫁取非已所自親衛女何已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詩云既不我嘉四句皆謂已歸唁衛毛序許穆夫人作也續云自傷不能救又義不得歸唁明與詩反原鄘十

夫人禮不得歸唁故曰既不我嘉又曰視我
从韓詩外傳
不臧無我有尤左傳狄入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宋桓公送諸河立戴公已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歸戍曹明夫人之力也夫人至齊因齊子也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
用毛序原鄘六

燕燕定姜送歸娣也
李黃集解韓詩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列女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恩愛哀思乃賦燕燕之詩與韓異鄭注坊記載嫣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作此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用韓說惟史記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是為桓公是戴嫣卒于桓公未立已前此蓋送厲嫣也若送子婦不言先君之思已毛序莊姜送歸妾誤次綠衣日月之間故誤原邶三

先君之思已畜寡人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左傳獻公出

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辜定姜曰余㠯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二罪也

式微黎莊夫人守志也列女傳黎莊夫人衛女也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曰夫人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乍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乃乍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㠯俟君命毛序黎侯寓衛其臣勸歸黎滅于狄勸于何歸微君之詈亦非黎臣之口原邶十一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臣㠯責衛也用毛序易林陰陽否隔許嫁不答旄丘新臺悔往太息當別有說原邶十二

㠯上并邶庸衛三卷重次有世次詩

凱風子自責也曾子立孝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注七子自責任過之詈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後漢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㠯慰母心蓋事後母詩毛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㠯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如宏言七子已成母貞自責㠯善母說詩者何必復坐㠯淫風流行傷孝子之心乎由誤讀孟子說詩之誼爲乍詩之誼原邶弟七

雄雉鑒朋友耿介忮求見害也文選射雉賦注許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論語皇侃義疏馬融曰疾貪惡忮害之詩毛序刺衛宣公續序蓋刺宣公之時不能容臣之耿介者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箋尤傅會不詈全非詩誼原邶弟八

匏有苦葉君子急時之心又不敢苟合也論語荷蕢過孔子曰深則厲淺則揭風夫子用世也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又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千進苟容我不忍㠯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說此甚明毛序刺宣公蓋謂宣公不能求賢續序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非詩誼原邶弟九

〈詩本誼　九〉

首章自審出而用世乎二章雖遇時艱而不能不望遇合三章且思失時也內度諸身外度諸世又謀諸朋友末章即豈不欲往畀我友朋之意

谷風弃婦之詈毛序刺夫婦失道也凡自乍詩而云刺者毛推大師陳詩之誼也原邶弟十

柬兮賢人怨辱于泠官也毛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泠官皆可㠯承事王者原邶十三

北門士失志也毛序刺士不得志也原邶十五

北風友朋男女之詩毛序刺虐也續序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手而去原邶十六

靜女悅人也毛序刺時也謂淫亂之風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悳非詩誼易林季姬踟躕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未知其說韓詩外傳曰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㠯歌道義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辭也此斷章誼原邶十七

牆有茨会事也毛序刺上蓋刺聽男女之訟者續序疾頑通君母不類原庸弟二

桑中淫奔之詩毛序刺奔也原庸弟四

蝃蝀刺奔也後漢書楊賜傳注韓詩序刺奔女也詩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諱故言莫之敢指韓序既曰刺奔女注又誤屬人君列女傳引不知命也言變色頳命也韓外傳亦曰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亂施化是㠯年歲亟夭而性不長詩乃如之人兮云云則㠯命爲壽命毛序止奔也同續云文公能㠯道化其民蓋㠯次定之方中也原庸七

考槃士失志也毛序刺莊公也續序使賢窮處則當次雄雉匏有苦葉之前原衛弟二

氓傷奔女見弃也毛序刺時也續云宣公之時淫風大行不知何㠯知是宣時又云美反正刺淫泆不知序言大師之誼強傳乍者之誼原衛弟四

芄蘭刺在位非人也毛序刺惠公蓋謂惠公所用非人原衛弟六

〈詩本誼　十〉

伯兮婦人思夫從軍也 毛序刺時續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原衛弟八

有狐閔鰥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原衛弟九

木瓜思報齊桓公也 用毛序原衛末弟十

以上不知作者世次姑依原次而幷之

王 首黍離依魯韓家說移衛

君子于役思行役也 毛序刺平王也續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風詩無大夫作

君子陽陽洽官作也 毛序閔周也續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怨役也 毛序刺平王也續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傷弃婦也 毛序閔周也續夫婦衰薄凶年相弃

兔爰傷亂世小人漏网君子罹禍也 毛序閔周也蓋閔周之失刑續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喪敗君子不樂其生非詩誼前後皆平王此何以為桓王詩

葛藟親族之怨 毛序王族刺平王也續周室道衰弃其九族

采葛思人也 毛序懼讒也而續無說

大車息夫人作 列女傳楚虜息君將妻其夫人夫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皦日遂自殺與左傳生堵敖及成王而不言大異然則大車檻檻謂因息君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菼言無色如璊侶楮衣也豈不爾思爾息君也畏子指楚王也前二章蓋以貽楚王也何楷說息姬姓故錄其詩于王毛序刺周大夫也續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未得事實

丘中有麻周人美鄭桓公也古者鄭國處于畱桓公通乎檜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公羊傳 桓公為周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也 見國語何楷世本古義引公羊傳說略同毛序思賢也續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未得事實王風終于平王亦不得有莊王詩傳子國子嗟父蓋即桓武父子

鄭

緇衣武公為周司徒甚得周眾也 毛序美武公也續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

將仲子感祭仲謀殺段也 韋昭國語注仲祭仲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毛序刺莊公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續云不勝其母以害其弟非其誼

叔于田國人說其叔也 毛序刺莊公也續云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從亂也 毛序刺莊公續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

清人國人美高克也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此言詩有為高克賦與衛人所為賦碩人同上鄭人謂文公下鄭人謂國人非謂詩人惡高

克也毛序刺文公所謂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續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退不以道欲以申序刺誼而非詩誼不知序用大師之誼故也

羔裘美洩氏孔氏子人氏也 何楷說舍命司直疑美叔詹之事三英蓋三良也毛序刺朝也蓋謂刺文公不能從孔叔以下齊而用申侯以从楚蓋刺申侯世子華等續云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未得事實

遵大路淫女見弃之詩 毛序思君子也續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莊公詩不當次文公後

女曰雞鳴淫女思有家也 毛序刺不說悳也續云陳古義以刺今不說悳而好色誤傳詩誼易林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兕莫使致之為淫女之思明甚

有女同車說人也 毛序刺忽也則不當次文公後此欲歸之上而誤其世次續云刺忽不昏于齊卒無助見逐又誤傳忽誼

山有扶蘇淫女之詈毛序刺忽也續所美非美然

蘀兮感時相親也毛序刺忽也續君弱臣強不倡而和

狡童淫女見弃也毛序刺忽也續不能與賢人共事權臣擅命

褰裳淫女之詈毛序思見正也續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無其證

丰婦人思改適也毛序刺亂也

東門之墠思奔也毛序刺亂也續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人也毛序思君子也

子衿淫女思士也毛序刺學校癈也亦推大師之說

揚之水閔無臣也蓋文公殺世子華盡逐羣公子文公卒後子蘭得納自晉子瑕夾挾楚求入所謂終鮮兄弟惟予二人也蓋作于瑕敗之前用毛序續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則何以又不類次

出其東門說人也班固說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詩出其東門溱與洧斯其風也毛序閔亂也續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人思保其室家

野有蔓草男女思遇也毛序思遇時也續民窮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

溱洧淫風也後漢書注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齊

雞鳴夫人戒君早朝也御覽九百四十四韓詩雞鳴讒人也群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佀詩攷韓詩章句誤作說人也文選注雜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皆斷章誼夫人戒君詩習甚明若以蠅聲為比斯與末章不貫毛序思賢妃也思循美也續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夙夜警戒之道謀讀思字不知毛序諷詩誼也

詩本誼　廿三

還從禽也毛序刺荒也續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謂之賢好

著大夫不親迎也用毛序刺時也續時不親迎

東方之日說色也文選高唐賦注群君章句言所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毛序刺衰也續君臣失道男女淫奔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用毛序續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節

南山刺襄公通魯文姜也毛序同續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無其證

甫田危襄公不忌魯莊而勤遠略也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續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惪而求諸侯

總角丱兮突而弁兮謂魯莊公也莊公生于桓公六年桓十八年薨于齊莊公才十三歲莊公四年及齊人狩禚突而弁兮已齊人初為君危豈知魯卒忘讎思遠謂遷紀伐衛

盧令齊人美襄公也毛序刺荒也續襄公好田獵畢弋陳古以風嫌美襄公也與詩不合

敝笱刺魯哀姜歸魯之侈知魯莊公不能制也毛序刺文姜則初歸之刺不當次南山既歸之後釋文韓詩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易林敝笱有梁魴逸不禁

載驅刺魯哀姜也魯莊公待年以取襄公季女越竟內幣越竟親迎與夫人約然後入魯敝笱載驅之詩人早知其後來有通兩叔與弒君之事為齊魯羞也易林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流連久處則毛序刺襄公文姜非也襄之季女必魯哀姜哀姜歸魯魯莊公二十四年齊桓公十六年無關襄公事而曰襄嫁從其始許書也襄公送季女于魯莊待年歸魯故魯莊久而弗取春秋夏公如齊送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約公遠媵妾也焦氏所謂旦夕流連也釋文韓詩發旦也箋謂豈弟為闓

詩本誼　廿四

閒皆三家古說也毛刺襄公續云與文姜淫則發夕夾不當在既歸之後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不報也 毛序刺魯莊公也續云有威儀伎蓺然而不能呂禮防閑其母人呂爲齊侯之子與詩展我甥兮不合謂爲齊侯之子不若呼呂甥而責之之說大也

魏

葛屨美其稱服惜其見殺也未知何人 毛序刺褊也續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惪呂將與詩不合

汾沮洳刺丗族非賢賢人不在位也 韓外傳君子盛惪而卑虛已而受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云彼已之子美如英云云又曰君子蕩蕩乎其義不可亂嗛乎其廉不可劇遍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呂姝乎丗也故曰美如玉云云毛序刺儉續刺不得禮與詩不合

園有桃士憂國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惪敎日呂侵削鄭箋遂謂不取常稅唯食園桃然毛傳言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乃尋其力則固呂爲興也又可知非續序誼

陟岵役思也 毛序同

十畝之閒在位思荒也 毛序刺時也續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不合

伐檀傷君子不遇自食其力也 文選上林賦注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賢者隱蔽素湌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能治人者食于人不能治者食于用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惪澤不加百姓王道之不施毛序刺貪也續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尋進仕同

碩鼠刺重斂之臣 毛序刺重斂也續云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北史辛雄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呂其治之重託碩鼠呂百里之命可正續序斥君之非

唐

蟋蟀呂偷易嗇也 毛序刺晉僖公也續云儉不中禮欲其及時呂禮自虞樂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遺風地理志其民有先王遺敎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外生之遽皆因唐叔呂下五丗無年可紀強呂堯之遺風說詩其實詩人偷生道欲百儉不中禮可謂憂深思遠乎抑及時行樂可謂先王遺敎乎

山有樞呂外道欲也 晉丗家曰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乃作毛序刺晉昭公也續云不能修道呂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呂自樂有朝廷不能酒埽政荒民散將呂危亾四鄰謀取其國而不知詩非其誼

揚之水從桓叔者不自安也 毛序刺晉昭公續云公弱沃彊國人將叛而歸沃詩非其誼

椒聊美忠臣不黨曲沃也 說苑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顚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韓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外亾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外而諫愈忠夷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何楷據呂謂指當時晉之忠臣不入沃黨者然則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欒賓之子其叔其人正不乏故曰椒實蕃衍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侯六丗五減而五立故曰遠條也毛序刺昭公也續云君子見沃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不如魯韓古誼

綢繆不期之遇也 毛序刺亂

杕杜感亂而褱兄弟也 毛序刺時也續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與昭鄂頹九宗之助正反非也

羔裘美稱服也 毛序刺時也續刺在位不恤民非詩誼

鴇羽征役之怨也 毛序刺時也續昭公之後大亂五丗君子下從征役不尋養其父母而作何以知是昭公丗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賂周而尋服命爲列侯也 毛序美武公也續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詩無可美而已有不臣之意

有杕之杜武公既并宗國思得異姓之賢而用之也毛序刺晉武公也續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㠯自輔與詩正反

葛生悼亾也毛序刺晉獻公也續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則寡婦悼夫也世說袁芊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此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甚銜之可知易林葛生蒙棘華不得實讒佞爲政使恩壅塞其說不可知已

采苓風申生也毛序刺獻公也續獻公好聽讒此詩人勸之爲夷齊猶士蔿勸之爲吳大伯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用毛序續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駟鐵美秦仲也毛序美襄公也詩譜正義左傳服虔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用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則次美秦仲詩

詩本誼　十七

小戎婦人思從軍也周宣王命秦仲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宣王立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史記當此于此時毛序美襄公也續婦人閔其君子㠯服注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詩正之則當是莊公世溫其在邑秦本紀莊公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不敢入邑此世于莊公克復故都之後

蒹葭刺襄公既受岐西之地尚沿戎俗未能求賢用周禮也用毛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㠯固其國

無衣文公從王伐戎之詩毛序刺用兵與詩不合地里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㠯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云云及車鄰駟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是三家說有美而無刺也後來楚申包胥來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而出五百乘㠯救楚若是刺康公用兵豈反賦之救楚康王當周頃王匡王之世又未有從王征伐之事則知此詩必爲文公㠯前西戎弒幽王襄公救周戰有功或襄公十二年伐戎與文公十六年敗戎收周地數大用兵之時誤次于康公之間續序遂誤謂刺用兵也原次晨風下今移上

終南美文公也破戎遂有岐西史記南有終南也毛序戒襄公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㠯西之地曰秦能遂戎即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十六年㠯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㠯東獻之周是襄公尚未得至終南之下也

黃鳥哀三良殉穆公也見左傳秦本紀毛序刺穆公同

晨風思君子也蓺文類聚三十一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明爲欲見賢者之此毛序刺康公續忘穆公之業弃其賢臣與誼相反

渭陽太子罃送晉文公思母之此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後漢書馬援傳注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列女傳太子罃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此詩毛序康公念母續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及其卽位思而此是詩誤于前二篇晨風無衣爲康公詩也

詩本誼　十八

權輿游士之詩毛序刺康公續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然責人口腹夏屋不去何賢之有穆公雖得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枝之輩而晚年悔過遑多有之我尚不欲一个之臣終託昧昧何先君舊臣之有厥悔哺啜康公正善承先志者專用美刺一誼說詩不顧本誼其蔽有如斯已

陳

宛丘刺巫俗也漢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祠地里志周武王妻胡公㠯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大姬歌舞遺風毛序刺幽公續荒淫無度未得其實

東門之枌男女因觀巫結好也毛序疾亂也

衡門賢者隱處也毛序誘僖公也謂僖公當求賢續愿而無立志此詩㠯誘掖其君誤傳僖誼傳云泉水洋洋廣大可㠯樂道忘飢韓外傳引子夏讀詩畢歎曰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

彈琴㠯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夫可㠯發憤忘食已詩云衡門之下云云則韓毛說同無刺僖愿無立志詩

東門之池說人也毛序刺時續疾君淫昏思賢女配君子不合

東門之楊說人不至也毛序刺時續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不至不合

墓門刺陳佗淫也毛序刺陳佗也續云陳佗無良師傅㠯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箋遂欲佗誅退惡師㠯免禍難忘其與國之罪尤非毛詖列女傳晉解居父使于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乃歌墓門有棘云云其二女歌墓門有楳云云王逸天問注也引詩刺之云云則刺佗淫也佗後卒㠯外淫于蔡被殺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譏桓公也

防有鵲巢說人也爾雅惕惕愛也郭注韓詩㠯爲悅人故言愛也毛序憂讒賊也謂所悅有閒之者誰侜予美之心也續序宣公信讒君子憂懼非詖

詩本誼　丸

月出危靈公說夏姬見惡于徵舒也舒徵舒也詩人早知有廄射之事也本何楷說毛序刺好色也續在位不好惪而悅美色詩無其詖

株林刺靈公也毛序同

澤陂思君子也毛序刺時續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孫嘉淦詩義析中㠯爲傷洩治也

檜

羔裘大夫㠯道去其君也用毛序續云國小而迫君好衣服非詖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用毛序

萇楚男女之思也毛序疾恣也續國人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不合

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子萇楚也

匪風國人傷周之將亾而思鄭桓公也漢書王吉傳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遲其樂達其驅馬舒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云云毛序思周道也誤并爲一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鄭桓公爲周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乃用史伯之計東徙于洛卒通乎檜仲夫人叔妘殺其豪傑良臣㠯取其國而遷鄭于鄭父之丘國人說其小惠要結時桓公蓋反西都詩人慮及于難思其自西都反鄭父之丘也其後卒不歸而及于王室之難

檜終匪風著亾于鄭也

曹

蜉蝣衺世相從也毛序刺奢也續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皆無其詖表記斷章亦非

詩本誼　手

本誼

候人傷曠女也所升非色而婉嫕者飢史記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毛傳誤㠯乘軒者爲大夫序因誤說刺近小人誤㠯左傳數之㠯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一事也許慎說文嬒女黑色也詩曰嬒兮蔚兮蓋三家舊說

首章言赤芾之女其夫爲卒二章言不再色遷表記斷章三章爲女傷也四章歎嘼

鳲鳩風不一也用毛序續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不一非詖箋苛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伯是也此蓋風晉文公執曹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事

下泉思其君從晉霸㠯從周而庇國也毛序思治也續云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伯非詖

豳

七月言民事也孔叢子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地里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邠大王徙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大王去豳遷岐之後豳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而頌其惪匡衡傳竊考國風之詩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此三家說豳民舊風毛序陳王業也此言陳詩之誼續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誤以陳詩爲作詩若周公作詩則當入雅

鴟鴞邠人爲古公作也趙岐孟子注鴟鴞邠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蓋太王時狄從之者自刺爲夷狄所侵刺猶傷也初學記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爲夷狄所侵喟然太息援琴而鼓之可證其後周公自東土以此詩貽成王名曰鴟鴞以前未有名也毛序周公救亂也猶關雎爲畢公作棠棣爲召穆公作皆言陳詩之誼

東山幽人從公東征歸也毛序周公東征也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此从征自歌誤爲大夫作

破斧豳人從周公述職東征也白虎通天子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毛序美周公也亦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也續云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非大夫作

伐柯有家也毛序美周公也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是刺成王制二公如陳賈之說已

九罭幽人從公東征將歸謂東人之詞毛序美周公續同上

狼跋幽人美周公之聖不爲管蔡失度二叔自取犮疐也毛序美周公續周大夫美公傳又以公孫爲成王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以講道修政也君臣之誼周公以爲樂歌孔子以爲小雅始毛序宴羣臣嘉賓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正義引服虔注自鹿鳴至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治太平是爲正小雅鄭譜鹿鳴之三文王詩皆誤屬文王猶關雎之三以爲文王太似也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王符論忽養賢而鹿鳴思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作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皆誤以誦詩之誼爲本誼猶以關雎爲畢公作龍說之以鹿鳴之三爲刺康王亦誤于魯詩之說關雎也

四牡事君之誼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不及毛序勞使臣之來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皆樂章誼續云有功而見知則說非詩誼也

皇皇者華奉使之誼也次鹿鳴與鹿鳴同歌補鹿鳴之不及毛序君遣使臣用樂章誼續云言遠而有光非詩誼

常棣燕兄弟而作閔管蔡之失道也以兄弟之誼次君臣毛序呂祖謙讀詩記韓詩序作夫移燕兄弟也謂誠此詩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常棣之詩國語周文公之詩正義王肅曰常棣之于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以刺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故內之于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兄弟朋友之樂歌此㝵次詩之誼

伐木求友也以朋友次兄弟文選潘岳賦謝混詩注韓詩序曰伐木廢則朋友道缺勞者歌其事韓詩內傳曰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毛序燕朋友故舊此樂章誼貴疏遂誤以爲文王敬故

天保作洛既成宗祀文武周公落之之辭毛序下報上也未窺詩誼

天保定爾周公謂成王也天保卽天子定爾謂作洛也

周書度邑篇王告周公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又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又曰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此天保定爾之謂也乍洛者武王之意故曰君曰卜爾也君武王也

㠯莫不興召誥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乍尙書大傳曰周公將乍禮樂先營洛㠯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而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山阜岡陵卽㠯明堂南系洛水北因郊山爲頌

吉圭爲饎四旬周書乍雒篇乃設丘兆于南郊㠯祀上帝配㠯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也

民之質矣日用飮食謂明堂布十二月之政如夏小正七月月令所紀是也如月如日明堂南向昏見月東日西望後旦見日東月西南山卽三塗又㠯爲頌

魚麗樂㝵才大也鱨鯊魴鱧四友十亂之儔毛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但爲君子有酒及下三章賦誼未㝵魚麗興誼續云文武㠯天保㠯上治內采薇㠯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告神明案混不明又誤㠯采薇誤次爲文武詩下采薇㠯下三詩原次魚麗上今移此問毛厠南陔白華華黍序南陔孝子相戒㠯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書儀禮工入升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因又厠由庚崇丘由儀于魚麗嘉魚南山三篇之下序由庚萬物㝵由其道崇丘萬物㝵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㝵其宜有其義而亾其書皆與天保㠯下文武成周之詩不類㠯楚茨㠯下諸詩誤次例之知漢儒極言三百五篇無此六詩之目者是也

南有嘉魚樂㝵才眾也嘉魚樛木㠯比文武之臣翩翩者隹蓋興微子箕子毛序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㠯㝵人頌周王也毛序樂㝵賢也

蓼蕭四方朝至也毛序澤及四海也同明堂位篇有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王會篇四夷各㠯貢至詩蓋乍于此時萬福來同正謂朝至之國

湛露天子燕諸侯于明堂也毛序天子燕諸侯易林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歡三爵畢恩則當是燕四夷

彤弓天子錫宴有功諸侯也用毛序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

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㠯覺報宴又莊三十一年傳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中國則否周書世俘篇太公望呂他侯來百弇陳本弇百韋新荒皆㠯命伐方來越戲方靡集衞磨宣方蜀厲至告㠯馘俘詩蓋乍于成周之後

菁菁者莪貢士也毛序樂育材也

㠯上文武成康數世之詩

鼓鍾昭王南巡也正義中侯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乍蓋韓誼毛序刺幽王原次小明下

頍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也用毛序改幽爲厲原次鴛鴦暴戾無親佀厲非幽且毛序小雅大半刺幽無一刺厲魯家㠯角弓刺厲此詩與角弓同當次刺厲無疑也毛下次鴛鴦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也

用毛衛序改幽爲厲劉向封事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引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總之曰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知除小旻十月正月三詩刺幽此刺厲無疑已原次下采菽

菀柳刺厲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用毛衛序改幽爲厲次角弓序與頍弁角弓皆言暴戾無親詩言上帝甚蹈猶上帝板板蕩蕩也厲王監謗不敢斥言大小雅同旨

㠯上厲王詩

車攻宣王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簡車徒謀南征也毛序宣王復古續合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此謀南征之始

瞻彼洛矣諸侯世子初受王命將軍也白虎通世子受爵王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詩曰韎韐有絶世子始行也原誤下次大田下毛序刺幽王續強曰思古此蓋命諸侯從征南北當在合諸侯東都之時故移次車攻

鴛鴦致積也毛序刺幽續云思古原次桑扈

采芑美方叔受宣王命治兵南征蠻荊也毛序宣王南征

吉日宣王田西都因北伐也毛序同續贊不明此因田而謀北伐也故原次車攻易林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㠯告嘉功明爲魚藻六月張本車攻爲東都南伐非此一事連文及之㠯田獵相次未睹情事伐獫允而蠻荊威所㠯先六月後采芑則吉日亦當先車攻明非思古

六月宣王北伐玁狁美尹吉甫逐之太原而歸也毛序宣王北伐也

魚藻宣王次鎬方待吉甫凱至也白帖周王有在鎬之樂原誤下次賓筵毛序刺幽續云思古此鎬即六月侵鎬及方之鎬非鎬京也六月之師出奇神速始謀出田繼遂親征至于鎬方乃命吉甫追至太原而次鎬㠯待之繼而吉甫凱旋至鎬豈樂即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平日飲酒不聞奏愷樂也

裳裳者華宣王朝有功也左之左之六句說菀㠯爲君子無所不宜譏晃戒厲而無不敬斬衰苴絰而無不哀被甲嬰冑而無不勇此說即文武吉甫之謂也左吉右凶戎事尚右惟其有之美吉甫也㠯召伯之謂方叔南仲諸人故左傳㠯祁奚惟善故能舉其類而引是詩疑享吉甫

桑扈饗有功也毛序刺幽原次裳裳百辟爲憲即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也

采菽宣王錫命有功也韋昭注國語王賜諸侯命服之樂毛序刺幽續云思古原次魚藻彼交匪紓同桑扈之彼交匪敖故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渾同其說平平左右韓此便便左右亦左右有之詩疑夫錫命吉甫之詩也獫允之役吉甫首功故采芑美方未亦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采薇宣王遣戍玁狁爲城朔方從軍之怨也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後漢書馬融傳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㠯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鹽鐵論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吉甫式遏寇虐詩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王將論軍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遏蔡邕陳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荊皆㠯采薇出車爲宣王詩南仲爲宣王臣毛序遣戍役也誤㠯采薇出車杕杜上次魚麗前而續序乃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㠯天子之命將帥遣戍役㠯守衛中國故歌采薇㠯遣之出車㠯勞還杕杜㠯勤歸乃㠯南仲爲文王臣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至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同無伐玁狁事若文王伐玁狁詩當與伐崇與皇矣諸詩同列于大雅已且伐崇伐密不聞轉命陪臣而于伐獫允忽再有赫赫之南仲況詩明日王命南仲乎三詩之爲宣王不但事同人同抑且辭同與六月采芑常武如出一手試㠯此三詩怨曠疾苦之辭而置之魚麗㠯前其類不類尤易知也今移次六月采芑下終始一貫并非遣勞之旨

出車宣王命南仲城朔方伐獫允㠯竟六月采薇之功緒從役之怨思也毛序勞還帥此從軍自賦

五章君子即指南仲詩人往城南仲復伐逐獫允城畢而會南仲同歸

杕杜樂從軍歸也 毛序勞還役此與采薇皆表裏日月易卉木萋與出車卒章合

斯干宣王考室也 用毛序左傳隱元年疏韓說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釋文韓詩如矢斯朸朸隅也蓋四隅為入个吕明堂為路寢也西南其戶如鳥斯革亦夏世室之制故揚雄箴詩詠周宣由儉改奢劉向疏周惠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為斯干之詩張衡賦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皆與韓異豈周衰宮室宣王吕前更奢大于明堂入个世室兩下乎原誤下次我行其野後今移類次

無羊宣王考牧也 用毛序原次斯干

庭燎后諫王也 原次鴻雁毛序美宣王也因吕箴之無美諡列女傳宣王早朝宴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脫簪待辠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易林庭燎夜明追古傷今

詩本誼 毛

陽弱不至陰雄坐戾未央未艾蓋追古鄉晨蓋傷今也

黍苗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用韋昭晉語注肅肅謝功即指定申伯之宅原誤下次采綠毛序刺幽

鴻雁大夫乍堵也 此與斯干相表裏原次吉日毛序美宣王也不合續序因謂民離散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所尤非詩誼首章念遠役之苦次章嘆慮始之難三章蓋夫如王之改大其室而卿吕解嘲之詈

祈父孤子責司馬也 毛序刺宣王王符論班蘇頤頎父刺白帖刺司馬非其人書傳殷再司馬夾再圻父

胡轉予于恤即杕杜而多為恤謂其父死事 正義引許慎異義此蓋宣之末年尹方南召之將略盡代司馬者不得其人王師喪敗于戎漢書西羌傳引紀年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國語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死事之孤呼司馬而責之予王我王也玉篇乍雜王

有母之尸饔謂陳饔吕祭恐養不及親

吕上皆宣王詩

沔水憂亂也 毛序規宣王吕下始依序次未必皆宣王詩

隺鳴賢者處世之道也 易林隺鳴九皐辟世隱居抱道守貞意不相隨後漢書楊震傳野無隺鳴之道朝無小人之悔毛序誨宣王

隺鳴九皐聲聞于野名不可隱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與世推移無人不得隱顯皆無心也檀之處擇玉之借石可吕知處世之道也

白駒風人去位也 御覽五百七十八大周正樂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乍也其友賢居仕于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毛序大夫刺宣王未是本誼

詩本誼 兲

伊人乘白駒過其隱退之友其友留之勸吕勿怠隱遁雖至公侯無可逸豫何如生芻一束潔身如玉慎毋不報而遐弃我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毛序家父刺幽王韋昭國語注南山平王時乍則南山豈東遷所有漢書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云云即瞻卬人有土田云云也

正月傷身世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此不獨刺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詩人早知其然如史伯之言周弊不及三稔伯陽父料周亾不過十年非詩必乍于其後也

十月之交刺幽王卿士司徒吕下皆非其才惟后族是任營私自聖詩人雖欲去位而義不忍也 毛序大夫刺幽王漢書梅福傳孟康注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後漢書丁鴻傳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彌盛侵奪主勢詩

云十月之交云云崔琦傳外戚箴匪賢是上番爲司徒左雄傳襃閻用權七子黨進詩匕閻齊詩匕刺毛匕監俗字通用川竭山崩明爲幽事韓刺幽鄭譜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爲厲王匕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顏師古谷永傳注十月之交刺厲王注于㠯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皆誤

雨無正幽王暬御刺大夫皆去亂不出已獨盡瘁自歎出處也集傳劉安世引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誤奪極字而已正字連上毛序雨無正刺幽王續序說遂空說雨詮讀詩記引韓詩序雨無正無衆也勝正大夫刺詮此暬御匕甚明左傳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杜注言周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

謂爾遷于王都招離居之大夫盍謂皇父

白華刺幽王黜申后也用漢書班婕妤傳毛序刺幽后原誤下次隰桑

車舝刺幽后也思㝵賢女㠯配君子用毛序原誤下次頍弁

青蠅衛武公刺幽王信讒也毛序大夫刺幽王原次車舝易林青蠅集藩君信讒

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袁孝政劉子注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蓋誤然可知爲衛武匕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亦已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毛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匕是詩原次青蠅

小旻刺時無是非謀不見用不敢與小人爭也毛序大夫刺幽王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詩云不敢暴虎左傳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言不敢小人則危殆故不敢譏議楚公子圍

小宛思先人㠯戒後之人也毛序大夫刺幽王非誼

小弁尹吉甫子伯奇爲後母譖放而匕漢書中山靖王傳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伯奇所㠯流離易林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辜被辜長舌爲災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此佀同毛說文選舞賦注琴操尹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取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從奇乃作歌感之于宣王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毛序刺幽王太子之傳匕

巧言傷讒也毛序刺幽王續云大夫傷于讒

何人斯蘇公與暴公訟田也毛序蘇公刺暴公續云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未㝵事賁淮南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

巷伯被讒見宮也後漢書宦者傳論小雅有巷伯刺讒之篇漢書馮奉世傳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毛序刺幽王箋㠯寺人與巷伯爲二人非

大東譚大夫刺時也毛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詩㠯告病焉譚大夫蓋譚子仕王朝者故列小雅

佻佻粲粲酒漿佩璲皇父七子之徒也七襄不報刓妻扇方處也牽牛不服畢空在行太白晝見司徒司馬皆

非其人戎患未已也徒瞻翕舌之箕亂旋北斗之柄東國既困西周亦隕也

四月歎征役思歸祭也讀詩記韓詩曰歎征役也孔叢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毛序刺幽王續云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大不合

北山勞于王事不㝵養父母也孟子說毛序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用毛序荀子同易林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小明悔仕亂世也用毛序

楚茨公卿秋祭之樂章毛序刺幽續云思古

信南山公卿冬祭之樂章毛序刺幽續思古

甫田公卿省耕祈雨祭社方田祖之詩毛序刺幽續云思古箋引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㠯樂田畯

大田公卿省斂報方之詩毛序刺幽

吕上西周小雅

黃鳥女思大歸也易林黃鳥來集既嫁不荅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毛序刺宣王上次白駒

我行其野女父兄之怨也易林黃鳥采蓄既嫁不荅毛序刺宣王次黃鳥

谷風弃友之怨毛序刺幽王續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原上次巷伯

蓼莪孝子不㝵終養也毛序刺幽王續云民人勞苦孝子不㝵終養爾原次谷風

都人士思西都也毛序刺衣服無常誤用緇衣斷章誼續云思古

采綠怨曠也毛序刺怨曠也後漢書劉瑜傳引五日爲期二句云怨曠㞢歌仲尼所錄

隰桑思君子也毛序刺幽王續同誼

緜蠻役思也王符論行人病而緜蠻風毛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肎飲食教載之

瓠葉庶人饗射也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受子弟每春秋享射吕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吕射兔首章懷注歌此吕爲射節鄭箋謂此君子乃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吕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吕急和親親也每酌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益用韓說毛序刺幽續云思古

漸漸之石從征也毛序下國刺幽王也續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此東征則非荆舒

苕之華怨飢也毛序大夫閔時也次末葢非大夫㞢

何草不黃怨役也毛序下國刺幽王

吕上西周民風

大雅

文王周公繩文王之悳戒成王也天子之誼周公自㞢樂歌孔子吕爲大雅始吕氏春秋周公㞢詩吕繩文王之悳引文王在上云云漢書翼奉傳周公㞢詩書深戒成王吕恐失天下引殷之未喪師云云毛序文王受命㞢周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之悳也與文王同歌韋昭魯語注周公昭先王之悳于天下也毛序文王有明悳故天復命武王

緜述文王之興本太王也與文王同歌用毛序

棫樸述文王專征郊天而伐崇也春秋繁露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事伐崇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此郊辭也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毛序文王能官人也非

旱麓美文王祭祀受福也白虎通義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文選講悳論注辟君章句文王盛悳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毛序受祖也續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吕百祿干福不明非誼

思齊美文王之悳格八神貫內外也毛序文王所吕聖佀專美大任非誼

皇矣天命文王伐崇伐密始有天下也毛序美周也續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悳莫若文王不明非誼

靈臺文王㞢明堂也毛序民始附也續文王受命民樂其有靈悳吕及鳥獸昆蟲皆非誼

下武頌武王吕太王王季文王爲祖父吕成王爲子詩㞢于成王世毛序繼文也成王生前之號見夏侯歐陽說成王政成王若曰

文王有聲武王自豐遷鎬吕有天下㞢辟邕朝諸侯也毛序繼伐也續卒其伐功非誼吕上文武詩

生民陳后稷所吕配天也毛序略同

公劉召康公述公劉戒成王也用毛序原下夾凫鷖

行葦祭公劉畢行燕射也魯韓說皆曰牛羊踐行葦而痛之恩及草木爲公劉事知此祭公劉毛序忠厚也續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福祿佀即爲公劉詠則當次公劉下而與末章祝嘏曾孫不合箋因誤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戒王奉爲法則

泂酌因祭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惪享有道也用毛序曾祭公劉藝文類聚揚雄箴公劉浥行潦而濁亂斯清則夫遮公劉左傳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薦鬼神可羞王公又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知爲祭公劉詩言明當相次原次公劉

既醉祭畢燕同姓祝嘏之辭毛序太平也續醉酒飽惪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詮鄭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下祝既有賢子孫復世尊賢內助

凫鷖嘏辭也毛序守成也非詮易林凫鷖游涇君子以寧復悳不忿福祿來成何楷曰繹祭爾雅夏日復胙此復悳即復胙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用毛序以上成王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託之與執政之詈也用毛序墨子厲王染于虢公長父及榮夷公荀子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父虢仲征之不克虢孰仲一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西方望其惠于民戒貪暴任聚斂也國語榮夷公專利聚斂于內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其不惠于虢公讒夫而望以淮夷爲念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王欲玉女皆望之執政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謂患不在戎夷而在民心厲類紂故以殷商爲鑒

板凡伯刺厲王託之與同僚也用毛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用毛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用毛序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未知王之所定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謂周書所謀告王及執政小子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蓋亡于流彘之後自獨俾臧自有肺腸周書芮良夫篇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也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惪不遠罔有代惪時爲王之患其在國人是流彘之禍良夫早言之覆俾我悖予豈不知而亡也

雲漢宣王遭亂卬天也文選注韓君章句毛序仍叔美宣王

崧高封申伯以謝以屏東都備荆蠻吉甫亡詩送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詮

烝民封仲山甫以齊以鎮東方吉甫亡詩送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詮

韓奕封蹶父以韓以禦北國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詮

江漢命召虎出江漢以斷淮夷上游之援也毛序尹吉甫美宣王未盡詩詮

常武命南仲皇父伐徐戎又命尹吉甫程伯休父先驅淮浦而後王親督進師諸臣旋虜徐醜而來庭也毛序召穆

公美宣王續序有常憲㠯立武事因㠯爲戒皮傳非誼
假樂祝嘏美宣王也王充論衡美周宣之憲徐堅初學記亦㠯爲宣王詩孟子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大祭祀祝嘏之乍毛序嘉成王次皃賢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用毛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用毛序
抑衞武公乍㠯自戒亦㠯告執政也行年九十又五猶
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日毋謂我老耄而舍我于是乎乍懿戒㠯自儆也韋昭注懿即抑篇正義引侯苞韓詩翼要衞武公刺王室亦㠯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㠯毛序刺厲王衞武公即位于宣王三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必非刺厲之詩習當从古說并無所刺原次蕩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乍用逷蠻方史記武公將

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詩蓋乍于其時篇中
爾皆自謂小子㠯呼執政周書芮良夫篇亦曰惟爾執政小子

周頌
淸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㠯祀文王也配天之誼
孔子㠯爲頌始用毛序書大傳周公歌文王之功烈憲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昜此周公主祭故言顯相不言天子鄭注士禮曰顯相助祭者也
維天之命㠯制乍告文王也毛序太平告文王非鄭㠯周公將制乍先祭告文王故云我其收之曾孫篤之是也
烈文周公在洛率諸侯助祭文王也毛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次維淸此夫周公在洛主祭詩白虎通武王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引烈文辟公二句此推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憲也疏引服虔左傳注列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也毛序祀文王于明堂誤次昊天有成命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㠯配上帝皆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詩不當下次成王開
思文周公在洛郊祀后稷㠯配天下毛序后稷配天誤次執競此即召誥用牲于郊牛二乍雒篇乃設丘兆于南郊㠯祀上帝配㠯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有瞽周公在洛乍樂既成合奏于明堂率諸侯祀文武
也毛序始乍樂而合乎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韓詩外傳言殷紂之餘民也則抱
樂奔周之太師疵少師彊與
武周公頌武始北出大武樂章之一成也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㠯崇天子六章之名傳記通再其㠯該其餘左傳楚莊日武王克商又乍武其卒章日耆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日綏萬邦婁豐年疏識卒章者首章之末句則此爲大武之一成也毛序奏大武也誤離次有客仲尼燕居日下管象武文

王世子明堂位丝曰下管象舞大武墨子曰象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

勺頌武滅商大武樂章之再成也 毛序告成大武誤離次絲衣誤此知為再成者吕遵養時晦時純熙矣之詩

遵養時晦國語洽州鳩曰王吕二月癸亥夜陳記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大武樂章名皇氏禮疏謂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吕待旦因名焉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也

賚頌滅商南還大封于廟大武樂章之三成也 毛序大封于廟誤次桓

象頌成功告天推本文王大武樂章之四成也 毛序維清奏象舞也誤離次維天之命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乍樂命曰象大傳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武王竟文考之緒功故曰文王之典文王始祭天伐崇故曰肇禋然則謂之象者象文王也

般頌望祭山川大武樂章之五成也 毛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次賚白虎通誤吕此詩為封泰山世俘篇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也陟其高山秩第而祭之

桓頌克殷年豐諸侯臣敬虎賁脫劍周召分伯武亂皆坐大武樂章之六成也 左傳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樂記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諸侯知所吕臣耕藉諸侯知所吕敬保有厥士于吕四方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吕崇天子克定厥家也毛序講武類禡誤又誤次酌

吕上周公攝政制禮乍樂之篇重次如此

天乍祀太王于岐吕追王也 毛序祀先王先公詩無先公原次烈文

昊天有成命吕定禮乍樂羣臣諸侯上號曰成告文武也 國語是道成王之悳也書序乍成王政酒誥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謂生再鄭注酒誥引或說吕成毛少成二聖之功生號為成王沒因吕為諡此吕成命二后卒佚王成之故告祭毛序郊祀天地非次天乍

時邁成王巡守東封太山祭百神朝諸侯于太山之下也 毛序巡守告柴望也國語周文公之頌後漢書李固傳注韓詩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辥君章句美成王史記本紀索隱韓詩曰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錄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位也

喬嶽謂太山成王封太山事丝見保傅管子封禪書

噫嘻孟春祈穀先祼邑響醴之樂歌 何楷說國語農祥晨正王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王即齊宮及期王祼邑響醴乃行百吏庶民畢从乃藉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畝此當在臣工前毛序春夏祈穀于上帝次臣工

臣工躬耕反執爵于太寢祝嘏之樂章 何楷說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吕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毛序諸侯助祭遣于廟與全詩皆不合原次思文

振鷺選士于辟雝也 後漢書邊讓傳注韓詩辥君章句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毛序二王之後來助祭非原次噫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用毛序原次有瞽吕下四詩依次

雝諸侯助祭文武也 毛序禘太祖韋元成傳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吕其執事來助祭詩云云劉向傳武王祀其先祖蓋誤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用毛序

有客微子朝見祖廟也 白虎通義微子朝周也毛序微子來見祖廟

閔予小子嗣成王朝于禰廟也 用毛序原次武吕下二詩依次

訪落嗣王謀于禰廟也 用毛序

小毖嗣王求助也 用毛序原次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用毛序原次訪落

豐年報祭八蜡也 何楷說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爲報塞八蜡毛序秋冬報也誤離次振鷺

載芟臘先祖五祀也 何楷說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㠯休息之黨正㠯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毛序春耤田而祈社稷與烝畀祖妣不合原次小毖

良耜報社也 何楷說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鄭說及周禮蜡祭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毛序秋報社稷詩自俶載至盈盛不得謂秋又無稷誼

絲衣繹農祥之尸也 毛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臺之尸也疏引鄭志曰高子之言非毛序後人著之然農星之祭見于周書乍雒國語泠州鳩說靈星見史記正義引漢官儀稷辰之神爲靈星

㠯上成王之頌

詩本誼　兲

執競嗣王祀武王而㠯成康配也 毛序祀武王此昭王詩

魯頌

駉奚斯頌僖公牧馬也 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揚雄法言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毛序頌僖公也續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益古者頌之誼起于美盛德之形容㠯其成功告於神明其後乃㠯頌人衞宏亦知奚斯之乍非古駉牧之事甚微強爲之說詩實無一事及于牧外也檀弓延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季友身事僖公左氏傳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于傳距僖初八十餘年豈有此事故請命之說不必見于傳記盇夫衞宏肊造傳箋乃爲追頌之說不足與辨已

有駜頌僖公羣臣燕樂也 毛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無其誼

泮水頌僖公從齊桓會盟僖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淮㠯謀淮夷之事攘人之功而不慚者也 毛序頌僖公能修泮宮詩無修誼

閟宮頌僖公郊祀僭天子侈從齊伐楚也 毛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文選兩都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竝引韓詩辥君曰是公子奚斯乍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毛傳誤謂乍廟此即用吉甫乍頌其詩孔碩之詈而加之㠯孔曼辥君曰曼長也詩誠未有長于此者若謂乍宮何至頌僖而及于將乍邪

商頌 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殷所㠯興乍商頌集解韓詩曰商頌亦美襄公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父詠殷揚雄法言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尹吉甫矣攷正考甫佐戴武宣世家戴襄相距百十六年宣襄亦七十九年或史記有誤而商頌實爲宋詩不乍于考父㠯前則于其詈知之也其去周頌儕古尙遠曾殷人有此長篇繁文縟字乎諡信與魯頌奚斯之乍同科而謂宋爲商者猶樂記之宏歌商左傳之取于宋商不利予商再同百

那頌襄公祀成湯也 見宋世家後漢書曹褒傳注辥君章句曰正考甫乍商頌十二篇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㠯那爲首毛序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㠯那爲首誤改國語校爲得校明是㠯已乍校正于周太師盇審比其音節也

詩本誼　罕

列祖頌襄公祀中宗也 毛序祀中宗也

玄鳥頌襄公祀高宗也龍旂十乘與閟宮同僭

長發頌襄公禘祀也 毛序大禘也

殷武頌先君桓公從齊桓公伐楚也與閟宮同夸 毛序祀高宗高宗時無楚名箋三章楚不修諸侯之職四章時楚僭號王位盇用韓說

此槀大旨已定有須査書改誤之處𠀤亂景迫恐不及自定後之學者幸勿視此破爛艸槀而忽弃之爲我整齊惠後學焉咸豐八年五月晦寓太平橋識

書後

詩本誼一卷亾友龔公襄箸凡其本指散言皆夙昔所論說墓有宿艸眼中不復見此人遺書散落得之摧燒投溷之餘流布人閒適滋謕耳竊與分之龔氏家學往往求晚周之緒西京之初定盦先生之泰誓答問春秌決事比近時亦閒出矣同不同未可知也公襄有尙書寫定本首二十八篇次逸書四十二篇（度訓至王佩）遺文二卷僞書二十五篇書序一篇槀艸已具與此卷同時得之君從子循省旣竟先刻此卷所言與邵陽魏氏古散二書相出入要皆大師所傳持之有故非碎義逃難者比獻年三十時客厈官讀定董子春秌槀在公襄所君亾爲吳賁念慈虬懷收得今年仍以見歸所託不必盡同要亦爲世詬病而已光緒十有五年秌八月譚獻識

毛詩傳箋異義解

棣鄂堂藏板

毛詩傳箋異義解叙

毛傳於魯齊韓後出而行之能久以敘爲子夏所傳其義長也鄭始學三家後惟宗毛凡毛義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申毛非易毛也孔氏作正義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故閎博淵深在義疏中爲最惟毛鄭互有異同兩說竝陳不知誰是遂啟後人掊擊之論因箋議傳因傳攻敘詁訓不明古義寖失甚矣說詩之難也余少治毛詩儗取兩家之旨別白而證通之今漢儒師法積久愈彰仕宦卒卒無須臾之暇年來養痾京邸思肆舊業況君愚亭

適以所著傳箋異義解就論於余君固余視學江南時歲試高等生也通籍後猶惓惓以治經爲急讀其書有三善焉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叚義若泮爲坡芑爲本褢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邇爲鄉殺爲表達爲射之類也此潛研堂問荅引而申之足以見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一善也鄭箋多破字如所云伊當作緊堂當爲棖皆是至謂邪讀如徐喜讀爲饎式讀曰慝非借其音卽借其義如此類必一一疏剔使人知鄭之叚借亦本於毛之諧聲而不得以破字爲嫌二善也近儒說詩如陳氏毛

詩稽古編段氏詩經小學及李氏紬義等書旨意在力
尊漢學故多以說文爲左證是解旅列衆說無苟同亦
無苟異總期不背於敘可以與傳箋相發明三善也曾
秋陵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如沈君其善於
說經者豈特詩云爾哉余老矣於學未有所進憶在江
南時與諸君子文字相觀摩君與陳君小蓮適經冠其
曹今小蓮已下世而君之書始出余嘉其力之勤業之
盛而毛鄭古義之不終晦也惜不與小蓮共正之咸豐
六年冬至日壽陽祁寯藻

毛詩傳箋異義解序

吾友愚亭觀察部五君儁才八詠妙義推著作之矣好深
沈之思鯑辰權奇壯學閎達中歲通籍觀政兵曹聽鼓
當官焚香退食爰因餘暇重輯舊聞作河間之功臣爲
高密之諍友余嘗受其書而讀之竊歎愚亭之兼綜者
大而博採者精也蓋自弇茲傳詩三家殘佚賈崔異異
二籍無徵即姣儀博攷墜文郁陽閎明古義科木暇鄭
之字闕唯離黍之詮要已義等煙銷說同霧晞雖學官
之早列實箸錄之罕傳獨毛公不爭標榜之門不蹈祿
利之路實事求是用晦而明繼迹於西河流衍於東漢

鄭君具鉞膺起廢之學輝旁搜遠紹之功因傳作箋發
凡起例章懷以蔦成爲義張華以脅敬爲詞非入室而
操戈羌閉門而合轍禮堂寫定帶草長留厥功偉矣獨
是師承各異傳習攸殊采鳴鳩於荀勗證碩鼠於寡戚
箋彼匪宏典之淫寂今引嘒令之篇番桓闇黯別其文
龍寵叅錯區其觥亦既兼綜衆說不拘一師未免義鮮
折衷詞成歧出或申毛而駁鄭或據鄭以難毛翳次糾
紛鈲覛匪易何以洮汰後或採集前聞愚亭乃能合五
侯之鯖通兩家之驛經神學海貫串九流義府儒宗彙
羊百氏闡幽摘滯月異日新其辨似者雖氾說詮非抉

疑若繁絲斷刃凡夫六甲五方之細瑣三摹九据之瑰奇罔不洞啓鈐鍵循採坎北括陸璣蟲魚之疏證許讓名物之鈔斯則稽古之綱謝其洽熟寫官之記遯此淹通匪獨根柢之槃深抑由鉤稽之邃密已獨愧余咫聞易失妄事丹黃寸管難窺終迷黑白亦嘗效蘇公之筆錄支白傳之胸瓻而韱纔才疏條鈔紙短以視愚亭之希蹤樸學抗手經師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樽本龍燭也同里弟殷壽彭拜手謹譔

自昔說詩者于魯則博士申培公于齊則太傅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嬰于趙則毛博士萇厥後齊詩至魏代而先亡魯詩稍亡于西晉韓詩雖存後無有傳者毛詩至河間獻王時而始立鄭康成始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後遂因毛傳而作箋孔仲達因傳箋而作正義箋與傳多異義正義亦時有與傳箋歧異處後儒或申毛或右鄭執成見者不免遷就回護之處好異趨者更多紛歧錯出之談竊思小序出自孔門師承最古背之而馳罔屬謬妄即或出或入亦不足以專信從爰主以序義參以諸說而為之解有從傳者有從箋者有傳箋本同因正義歧之而合之者有傳箋本異因正義混之而析之者明知蠡測管窺折衷鮮當而生平心力不忍棄捐遂付剞劂以為就正有道之資至校對字體則陸川呂氏錫蕃多所助云沈鎬跋

毛詩傳箋異義解目錄

卷之一

國風周南召南 共十七條

卷之二

國風邶鄘衛 共三十七條

卷之三

國風王鄭齊 共三十一條

卷之四

國風魏唐秦 共二十三條

卷之五

國風陳檜曹豳 共二十六條

卷之六

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 共十二條

卷之七

小雅六月至無羊 共二十三條

卷之八

小雅節南山至小宛 共二十四條

卷之九

小雅小弁至小明 共十五條

卷之十

小雅鼓鍾至大田 共十五條

卷之十一

小雅桑扈至漸漸之石 共二十六條

卷之十二

大雅文王至思齊 共二十七條

卷之十三

大雅皇矣至生民 共二十七條

卷之十四

大雅行葦至卷阿 共二十四條

卷之十五

大雅民勞至召旻 共五十二條

卷之十六

周頌魯頌商頌 共六十六條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一

震澤沈　鎬

國風周南

君子好逑

傳逑匹也箋逑作仇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釋文好如字鄭呼報反兔罝詩放此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鎬案說文仇讎也从人九聲逑斂聚也从辵求聲下引虞書怨匹曰逑是逑亦爲怨耦意左氏桓二年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爾雅釋詁仇匹也是仇爲

怨耦意亦爲匹意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逑俱作仇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注嵇叔夜琴賦及贈秀才入軍詩注引此詩亦俱作仇蓋逑仇二字通用故傳作逑箋作仇鄭竝不云逑當作仇也今釋關雎詩文義從傳義較直截箋云和好衆妾之怨者說太迂拙劉氏向曰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郝氏懿行曰此蓋魯詩說爲鄭箋所本陸聚緱陸堂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眞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逑章懷注引詩君子好逑竝引毛傳爲君子好匹李氏樗毛詩集解曰文王之德如此后妃之德又如此此所以爲好匹諸說均從毛義是也康成禮記緇衣注仇匹也義亦與毛同至箋詩乃易其說眞不可解逑字訓匹則好字亦宜從毛讀如字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琴瑟友之　鐘鼓樂之

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

樂后妃之事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鎬案關雎詩序無言祭事經文荇菜傳共荇菜云云以淑女有共荇菜之職故以此託興毛於首章標明興體次章三章略之者明是一例呂氏祖謙讀詩記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黃氏震日抄云關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二說得之箋於首章誤解逑字此以助訓左右以荇菜爲后妃所共左右爲淑女所助分后妃淑女爲二人非傳義也正義申毛云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所以傳義合箋義誤矣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鐘

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意正相合所謂友之樂之者指淑女卽指后妃耳孫氏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益見毛傳共荇菜等語乃是假設託興之辭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此說適如孫氏所譏李氏樗

曰左右與佐佑商王意同言將求此荇菜以供祭祀必有左右爲之助以求之者范氏處義詩補傳曰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鐘鼓相樂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觀之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此皆誤於箋說而未細繹傳義者也黃氏櫄曰諸家多以淑女爲衆嬪御之賢者謂大姒無嫉妒之行樂於得淑女以配文王此大不然夫大姒既配文王矣而又曰大姒求淑女以爲文王配豈可以衆妾配君子乎此是解首章君子好逑意亦不分后妃淑女爲二人又曰先儒皆以爲后妃勤於職采荇菜以供祭祀而衆妾皆樂助之夫詩人方言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遂言左右之欲助淑女之采荇菜何其文顛倒之甚也詩人以爲淑女未得則承先祖供祭祀者誰乎以荇菜之可以供祭祀而求之不可緩也求之不得則寤寐思之有輾轉反側之憂求之既得則有喜樂不忘之情曰琴瑟友之曰鐘鼓樂之以見其樂之之深也此說足正諸說之謬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鏻案爾雅釋詁服事也邢疏引詩寤寐思服素問八正神明論用鍼之服注荀子仲尼昭哉嗣服注史記周本紀我維顯服正義山海經西山經是司帝之百服注楚辭天問舜服厥弟注俱云服事也合從箋說爲是如傳義說成寤寐思思之矣古人雖多言重意複處究屬文義難通王氏肅云服膺而思念之正義云服膺念慮而思之附會毛義轉入支離失之

害澣害否

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義申

毛謂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見否乎公服宜否申鄭謂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卽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鎬案傳意以害澣承明上二句害否另說箋意以害澣害否總承上二句當以傳說爲是蓋薄汙二語乃是互文見義王氏肅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斯言當矣公服謂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若謂無所不澣無論三狄不可澣卽鞠展褖純色之衣不妨於澣獨不思晏平仲特大夫耳澣衣濯冠以朝孔子猶謂其隘后妃雖躬儉節用當不至此至拘問否

之諷尤屬迂見

福履將之

傳將大也箋將猶扶助也鎬案將字平聲有兩音一集韻千羊切音鏘岷將子無怒傳願也將仲子兮傳請也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佩玉而後行正月將伯助予傳請也縣應門將將傳嚴正也執競磬筦將將傳集也一集韻資良切音漿鵲巢百兩將之傳送也燕燕遠于將之傳行也僑兮方將萬舞傳行也丰悔予不將兮傳行也四牡不遑將父傳養也正月亦孔之將傳大也北山鮮我方將傳壯也無將大車傳小人之所將楚茨二章或肆或將傳齊也末章爾殽既將傳行也皇矣在渭之將傳側也敬之日就月將傳行也統觀毛傳音漿之將無作扶助解者爾雅釋詁將大也宜從毛義其餘各詩音漿之將及音鏘之將俱以從傳義爲正

桃夭篇

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正義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爲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

下二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鎬案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說與家語合夫家語出自孔門荀亦在秦火以前說自可據王肅引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杜氏佑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歷證諸書無不與毛義同康成以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

仲春為正時不知禮云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云奔者不禁明是期盡蕃育非嫁娶正時也通典載束晳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曰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斯言得之矣左氏襄二十二年傳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春秋鄭用夏正（左氏隱三年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以周正計之麥禾未熟此鄭用夏正之證）所云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此亦足以證傳義

宜其家人

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家人猶室家也正義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其為夫婦據其年盛時行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左傳云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言家人家猶夫也人（今汲古本無此字疑誤脫）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鎬案首章宜其室家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意蓋以室家為指男女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以夫婦為室家本是古義行露室家不足箋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亦此意也此云猶室家意欲合三章為一意而義欠明晝當從傳義范氏處義曰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

人亦皆相宜也李氏樗集解曰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李氏黼平毛詩紬義曰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諸說均得之集解引孔氏云家猶夫人猶婦此用疏中箋義意非也陳氏啟源曰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為宜則上二章宜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解以易後傳殊失去取之當此駮康成易傳是也至謂毛傳末章義優上二章亦應爾非也序云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上二章傳義正與序意合卒章乃推廣言之語意自有次第陳欲合三章傳義為一失傳旨先忘序意矣

公侯干城

傳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正義箋以此武夫為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為民扞城可以禦難也鎬案爾雅釋言干扞也注相扞衛疏干盾自蔽扞毛云扞也者蓋言干之用可以扞衛並非以干作扞故箋既云干也城也復以扞城申之釋文云本亦作扞其非毛傳本可知呂覽報更篇引詩作公侯扞城高氏誘注

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范氏處義曰干城言扞衛公侯如城失之矣卒章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干城亦公侯自以爲扞城箋云扞城其民蓋民爲國之本君以民爲體扞衛公侯之民即以扞衛公侯意實相成非與毛有異義正義云鄭唯干城爲異誤矣

公侯好仇

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正義毛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

仇皆爲匹鍋案此篇經文首章干城言其能衛本國之民此章好仇言其能禦他國之侮卒章腹心言其君臣之一德依箋說於義甚安毛以武夫爲公侯之好匹意義反欠妥洽關雎好逑自以毛義爲優此宜以鄭義爲長文同訓異祇求義之安耳關雎釋文云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罝詩放此此好宜從鄭音呼報反

召南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季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其粢盛蓋以黍稷鍋案以此詩爲教成之祭實爲的解禮祖廟未毁教於公宮祖廟既毁教於宗室而此明言宗室禮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而首章明言蘋藻未嫁稱女而此明言季女經稱季女而序言大夫妻者經原其始序正其終即禮先嫁三月稱婦人

之義也黃氏震曰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爲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與昏義合夫東發宗古註指爲教成之祭是矣而以季女爲已嫁者顯與先嫁二字相矛盾傳云禮之於宗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此實毛氏之誤故箋難之曰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王肅述毛以此篇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解傳禮之於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其意蓋欲牽傳以合序不知以禮爲以禮教之則魚蘋藻何所施大夫妻助夫氏祭何以云大宗之廟

大夫豈盡爲宗子乎且何以兼言士也經文明言尸之可指爲助祭乎其故在誤泥序中大夫妻三字遂至迥失傳意正義駁之是也范氏處義曰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此云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倘少爲大夫妻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齊戒以主祭此旣言大夫士祭廟復言季女主祭說太含混李氏樗集解從蘇黃門說謂未嫁而習旣嫁爲大夫妻則終身行之黃氏櫄非之謂女者婦人之通稱季者詩人之美辭季女云者猶所謂淑女也諸家旣信淑女采若菜以供祭祀而不疑則又何疑於季女之采蘋藻以供祭祀乎此言旣嫁後祭

祀與教成之祭無涉也李氏黼平曰正義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　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昏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教成之祭此云禮之於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然傳云將嫁女者下卽云必先禮之明以之字指女言李說附會牽合亦未允當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鎬案毛以爲興則多露不指時言鄭誤以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解見桃夭篇）遂至迥失傳意

室家不足

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正義申毛謂純帛不過五

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鎬案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正義以傳通箋并以合序意義甚允當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正直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釋文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虵同音移正義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從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鎬案箋訓委蛇爲自得貌與傳義可

通盖惟心志定故行皆從容自得可使人則傚之也退食自公者蓋謂自公門退而食於家耳箋以退食爲減膳自爲從公爲事意太迂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通下之義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二說均駁箋義是也說文作逶迤云袤去皃文選注引作逶迤逶迤漢衛尉衡方碑作禕隋在公唐韻古音禕與委通王氏應麟詩考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沈重讀委委蛇蛇此因鄘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句而誤然不得以彼例此妄易經文孔氏以沈爲誤讀是也釋文云虵本亦作蛇疑傳本作虵其作蛇者後人改之也陸氏佃范氏處義

王氏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穿鑿甚矣

摽有梅篇

序男女及時也正義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然則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秋冬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以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猶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云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卒

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旣盡喻去春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鄭箋毛以爲興則摽梅不指時言正義申毛謂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是也苟非期盡自依秋冬嫁娶正時鄭以周禮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解見桃夭篇此首章次章以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禮何以於仲春之月卽云奔者不禁乎三章云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夫以嫁娶正時竟可不待以禮會之則昏禮蔑如矣猶得謂被文王之化乎且以二十之女

猶待明年將以何年爲期盡乎幷序何以言男女及時乎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戴岷隱曰此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范氏處義曰此人君求賢之詩說與傳箋俱異未識何據

抱衾與裯

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箋裯牀帳也正義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時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荅張逸問曰古無名被爲裯鎬案箋義是也楚辭九辯披荷裯之晏晏兮注裯帷帳說文幬襌帳也爾雅釋詁幬謂之帳疏引詩抱衾與幬文選曹子建贈白馬

王彪詩何必抱衾幬注幬與裯古字同爾雅釋訓釋文幬本或作𢅥唐石經引詩作抱衾與裯是裯幬𢅥裯四字皆通也裯又通調莊子天下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本亦作調調又通輖汝墳惄如調飢釋文調亦作輖鄘氏鶚曰孟蜀石經作輖飢又案裯字廣韻直誅切音廚襌衣也集韻都勞切音刀衣袂也此宜從釋文讀直留反音紬

江有汜

傳決復入爲汜箋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正義決復入爲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鎬案爾雅汜注水出去復還疏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詩召南江有汜是也劉氏熙釋名汜止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說文汜水別而復入水也从水巳聲詩曰江有汜水經注七引字林水決復入爲汜均與傳義合又說文洍水也从水匠聲詩曰江有洍廣韻江有洍洍水名也以洍爲水意與箋合康成箋詩閒用三家說文廣韻字作洍箋以爲小水意是三家詩

壹發五豵

傳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正義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

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鎬案說文豵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豵此與傳義同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此爲箋所本釋獸釋文引字林云豵豕生六月也廣雅釋獸獸一歲爲豵大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豵玉篇云豵小母豬豵與豵同胡氏承珙毛詩後箋曰毛傳訓豝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日豵者蓋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相懸耳此說甚允當以傳義爲優　卷之一　敉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二

震澤沈　鎬

邶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綠衣黃裳

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上曰衣下曰裳箋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正義申毛曰綠

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閒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申鄭曰褖衣黃裏爲非制明褖兮衣兮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爲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言不殊衣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鎬案傳意以綠與黃喻嫡妾衣與裏喻隱顯衣與裳喻上下綠爲衣而黃爲裏綠爲衣而黃爲裳隱顯上下均已倒置以興妾上僭而夫人失位義極正當康成先誣禮後箋詩强詩就禮動輒破字未免有意紛更劉氏瑾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姚氏舜牧曰綠衣黃裏是傷其反背綠衣黃裳是傷其倒置嚴氏粲曰黃裏言揜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李氏樗曰以綠爲衣以黃爲裏則是綠色反見於外而黃色反隱於內此以見夫人失位也衣在上裳在下以閒色居上以正色居下亦以見妾上僭也范氏處義曰黃正色喻夫人也綠閒色喻嬖妾也以綠爲衣以

黃爲裏以綠爲衣以黃爲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倒置矣諸說均從毛義是也惠氏棟古義曰綠爲褖此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康成箋詩閒用三家但此據禮說詩乃是自用其學恐未必是齊魯詩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傳綠末也絲本也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正義申毛云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

以爲絲卽絲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申鄭云言爲褖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使失制度也鎬案上文毛意以綠喻妾此亦以綠喻妾而以絲喻嫡故曰末也本也義自正當箋云先製衣而後染絲於事理恐說不去李氏樗集解曰毛氏以絲爲本以綠爲末絲爲本者言如治絲本末不可易亦猶嫡妾尊卑之不可亂然以詩之上文觀之則其說不通矣不如王氏以爲絲本白也既綠則不可復

黃矣猶之皆女子也既妾則不可復嫡王氏之說固勝於毛而又不如黃魯直以爲均是絲也既綠則不可尙黃均是女也既妾則不可復嫡謂尙黃則與上文合也然此說亦未盡然也毛以上二章綠字喻妾黃字喻嫡以色之正閒言也以衣喻嫡以裏喻妾以服之表裏言也以衣喻嫡以裳喻妾以服之上下言也此又以功之先後言之先者爲本後者爲末因文立訓何云以詩之上文觀之其說不通乎至云謂尙黃則與上文合以本章經文所未有者添設之以牽合上二章何其迂滯之甚耶許氏謙曰綠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人以絲染治

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嚴氏粲曰言此閒色之綠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爲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爲綠豈可復以爲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二說均與毛義未合也

仲氏任只

傳任大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釋文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正義申毛謂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申鄭謂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鎬案爾雅釋詁壬大也詁壬

猶任也古今人表齊簡公壬吳語侯表作任御覽卄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壬任也廣雅釋言壬任也禮記月令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史記律書壬之爲言任也蓋任壬古字通傳說極允周禮注云任信於友道也以是稱仲氏意欠諦當

願言則嚏

傳嚏跲也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疌本又作啑又作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又云

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案劫音邱據反玉篇劫欠張口也正義中毛謂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並同鎬案爾雅釋言疐跲也跲蓋礙不行之意此經毛義與豳風狼跋疐尾同是礙而不能行意蓋以誅翦亂臣非婦人事下章願言則懷毛訓懷爲傷思而不能行傷可知矣此義甚優箋說太近纖巧正義中毛字作嚏以箋字亂入傳義誤矣

康成破疐爲嚏不過具於箋中而箋本經文則字仍作疐唐石經作嚏范氏處義詩補傳李氏樗集解均作嚏因箋而并易經文謬矣小字本相臺本作嚏云嚏跲也義從毛字從鄭亦謬衆經音義作願言即嚏不特疐爲嚏并則爲卽矣說文嚏悟解气也从口疐聲詩曰願言則嚏汪氏龍以爲後人所妄增胡氏承珙以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理或然也或因釋文及崔云疌疐毛本作疌惟與跲字意不合恐未必然

願言則懷

傳懷傷也箋懷安也正義莊姜言我夜覺恆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鎬案序云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蓋國家多故而誅翦亂臣又能思而不能行傷可知矣案之經文序義均合毛義不可易也徐氏光啟曰懷懷抱不釋之意許氏謙曰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均以懷爲思與序傳意未合

與子成說

傳說數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釋文說音悅毛數也鄭相悅愛也數色主反正義申毛謂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其處契闊勤苦之中

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申鄭謂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鎬案毛以說爲數數卽言字意特所言者不一辭耳釋文音數爲色主反深得毛旨惟音說爲悅則混傳箋而一之正義謂爲軍伍之數是以數爲數目非毛義也胡氏承珙曰數讀色主反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事爲數所說者非

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誓以死生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說爲數此說申明傳意極爲允當朱氏道行曰死生離合決不相忘此成說也執手二句即成說時丁甯但有生合無死離其矢願如此此亦合傳義惟以契闊爲離合則非毛旨耳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嚴氏粲曰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者便爲死生之別怨辭也此因下文有偕老字遂指爲室家夫婦之語非也歐陽氏修曰因念與子

生死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今則闊別不能爲生李氏樗曰上章言爲士卒必敗之辭此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二說意與華谷同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傳洵遠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正義申毛謂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乖闊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申鄭謂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己相救活義相接成也鎬案毛以洵爲疏遠與上闊爲乖闊一意上不我活傳云不與我生活也此正義云性命不得申極亦是一意蓋上章言前日之成說此章是言成說之不得遂故反覆以歎之耳呂覽季春紀高誘注引詩作于嗟夐兮云夐遠也與釋文合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釋文信即古文伸禮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漢書五行志上集注後漢班彪傳注杜篤傳注俱云信讀曰伸蓋信與伸古通用字也

　自詒伊阻

傳伊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鎬案集韻伊於夷切音蛜揚雄河東賦伊年暮春顏師古注伊是也漢書禮樂志集注伊是也太元廓伊德攸興注伊猶是也此宜從箋訓爲明曉鄭云伊當作繄說文繄戰衣也一曰青黑色並無是意字仍作伊爲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正義申

毛謂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
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
旣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
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
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申鄭謂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
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
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
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鎬案序云刺衛宣公也公與
夫人竝爲淫亂正義謂此陳正禮以責之是也毛以秋
冬爲嫁娶正時鄭以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解見周南桃夭篇

此經明言歸妻自是嫁娶正時箋以請期釋之無非遷
就其說耳嚴華谷曰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
有雝雝然和聲之雁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
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
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李迂
仲曰雝雝鳴雁聲之和也旭日始旦日始出也迨及也
泮散也古者士之親迎則必及乎冰未泮之時故家語
曰霜降而歲功成則嫁娶可以行矣冰泮而農事起則
昏禮於焉可殺荀卿亦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皆言嫁
娶之禮必得時也今宣公安於淫亂曾庶士之不如也

范逸齋曰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禮節雁
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也及冰未泮
爲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者行禮必用雁而
冰泮止昏禮爲士尚能然今宣公與夫人爲淫亂漫不
知禮節諸說均足申明傳義

中心有違

傳違離也箋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
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鎬案爾雅釋詁
違遠也疏違者離遠也說文違離也从辵韋聲羽非切
廣韻違背也廣雅釋詁違離也俱與傳意合當從毛義

釋文韓詩云違很也未識何據

不我能慉

傳慉養也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
釋文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正義徧檢諸
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
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鎬案正義誤也說文慉
起也起卽興字意孫毓引傳作興卽此知孫所見之本
傳作興與陸同今本作養意王肅改之正義依之也阮
氏挍勘記曰通志堂本盧本毛興也案興字誤考小字
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是興字可見毛傳自有作興

之本蓋此婦人黽勉有亡能興起家道夫不能知因歎之曰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反以我爲讎怨也胡氏毛詩後箋引毛鄭詩考正曰說文慉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慉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覩之蓼我篇畜亦當作慉省文假借耳此說申明傳義極允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均作慉養也是猶襲王孔之誤鄭釋慉爲驕蓋以音聲爲訓詁而按之經文意欠明順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爾雅釋訓旭旭蹻也邪

疏云郭璞作好好畜旭好亦音義同蓋正義申鄭云由養以至於驕牽合傳箋意義更晦說文引此作能不我慉叔重引詩時據三家疑此亦是三家詩

昔育恐育鞫

傳育長鞫窮也箋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正義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鎬案爾雅釋詁育養也又長也毛以一長字訓兩育字文義未甚分明鄭於育鞫之育依毛訓昔育之育以毛訓未明故特剖之曰昔育育稚也蓋言昔幼稚需養之時意實以育字作養字解竝非訓育爲稚孔誤會鄭義又云育得兩訓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今案釋言篇只有幼鞠稚也句竝無育稚文箋意蓋謂昔幼稚需養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意義甚明曉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輔氏廣謂此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是也李氏集解引程氏曰昔惟恐生養之道困窮及爾以至於顛覆此於昔育之育無著落范氏處義曰昔者未生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似續之顛覆此說更歧異矣胡氏承珙曰蜀石經恐下無育字鄭雖以昔

育爲稚既育爲長與毛異其於昔育句亦必無二育字所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者乃探下文既育言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訓以長老也若經文作恐育則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鞫四字爲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此說謬矣箋以傳一長字訓兩育字意未分曉故於昔育之育標明昔育育稚也育鞫之育則依毛訓故順言恐至長老窮匱何必再云恐育長老也下文既生既育箋云生財業也育長老也分明各句各箋而謂此箋長老探下文既育言之然

平否乎傳箋之例往往先訓字義後說文義而謂訓字義在下中隔及爾頗覆句先說文義然乎否乎正義不在傳箋本之外亦云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長字在恐字下而謂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鞫然乎否乎據石經一語便欲刪改經文何其言之太易也

褎如充耳

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鎬案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注褎然盛服貌也與傳同說

文褎袂也从衣采聲蓋褎本從衣訓爲盛服自是正義淇奧充耳琇瑩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此云盛飾自與彼傳同義蓋謂救災恤鄰道也黎失國而衛不能救徒有盛服盛飾而德不足以稱之也箋說太纖不如毛義之優范氏處義曰衛之大夫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嚴氏粲曰責其不能聽己之訴如以瑱塞耳而無聞也黄氏櫄曰褎如充耳言衛侯褎如服充耳而不聞也均兼用傳箋義非也

簡兮簡兮

傳簡大也箋簡擇正義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鎬案二章傳云碩人大德也俣俣容貌大也此簡訓爲大自是贊歎其德之大於衆工之中以此大德之人僴萬舞之任斯可刺耳正義合用傳箋文義允沓朱氏集傳曰僴僴易不恭之意輔氏廣曰此章自以爲僴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爲辱亦是不恭之意此說非也序簡兮刺不用賢也刺者乃是旁觀者以碩人爲賢而刺朝廷之不能用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伶官詩人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加渥赭

皆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物陳氏稽古編曰不恭之態出於他人評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之而故爲之又誇之以爲美此乃庸妄人耳何得爲賢諸說俱極允當爾雅釋詁柬下疏引詩簡兮簡兮蓋柬簡古字通也申公曰柬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其畫舞於此此說更岐未識何據

方將萬舞

傳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將且也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二字誤觀正義傳擇至干舞句可見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註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幷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鎬案大戴禮夏小正萬也者干戚舞也韻會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舞左氏莊二十有八年傳子元振萬文夫人曰是舞也習戎備也文選東都賦萬舞奕奕辪註萬舞干也萬爲干舞斷無疑義正義据公羊傳禮記駁傳極爲允當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指康成之說爲非而釋頌閟宮商頌那又依用箋說自相矛盾眞不可解陳氏稽古編以鄭襲公羊之誤東萊駁之允當誤矣李氏集解曰王氏以干羽爲萬舞非也鄭氏云萬舞者干舞也此說是春秋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見宣八年何休釋之曰干楯也萬舞名也故知萬舞者指干舞而言也此說得之

聊與子謀

傳聊願也箋聊且略之辭正義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鎬案傳箋義可通也胡氏承珙曰聊之本字

爲僇說文僇一曰且聊耳鳴也是僇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爲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甯爲一聲之轉說文甯所願也甯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甯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甯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爲願猶之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慭亦一聲之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慭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慭願也强也且也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慭遺一老杜注慭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慭且辭也慭爲且亦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其例正同此說是也盡經文時

用借字毛詩如可以爲眉作錯民之譌言作䚂彖彌魚
箙作服㒸之飫之作秋欧求厥甯作聿亦有盉䵼作和
之類皆是俱見說文繫傳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釋文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正義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鎬案爾雅釋詁遐遠也遐瑕古字通小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作瑕不謂矣疏瑕遠也昊北海碑陰魂靈遐顯遐作瑕大雅

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瑕遠也均與傳義合是也王肅申毛語稍迂拙張氏曰不大有害黃氏日抄引此以爲說近人情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蓋大與遠意義相近張說足申毛義質較王氏爲優鄭以瑕爲過卽毛解經文害字意陳謂遠過二義俱可通誤矣

其虛其邪

傳虛虛也箋邪讀如徐正義言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己所以去之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鎬案邪與徐音義同正義申傳箋皆是也徐又通荼易困卦九四來徐徐虞翻作來荼荼荼又通舒禮記玉藻前荼後詘注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殷武荆舒是懲史記舒作荼舒又通舍小雅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熊氏朋來經說舍與車盱協音舒便合讀作舒舍又通澤管子引鄭羔裘舍命不渝舍作澤又通釋禮記舍菜卽釋菜蓋數

字音義同皆通用

說懌女美

箋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釋文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正義申毛謂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鎬案爾雅釋詁說懌服也注皆謂喜而服從正義申毛喜樂之義蓋本於此爾雅作悅此作說經典悅字多作說也箋既破懌爲釋而語意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閒

一第13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2　版反內

美人之貽

傳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鎬案首章俟我次章貽我本屬詩人代爲此貽我法則卽上章貽我形管之意言我所以輾轉於靜女者非徒以其有美色乃美其人能貽我形管之法蓋反覆以盡其意耳箋說未允○又案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形管之法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正義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蓋詩辭皆是美靜女作詩之意則是

刺衛君衛夫人辭意竝不相悖也李氏樗曰毛鄭王張皆以爲美詩惟歐陽以爲刺時詩黃氏櫄曰歐陽公以爲貽我形管如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是特男女相遺以通情結好云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形管乃色之尤美者毛鄭以爲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群妾功過之筆而歐陽子辨之予以爲毛鄭之說必有自來不可非也左傳定公九年言靜女三章取形管焉杜元凱注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形管則歐陽之說爲不通矣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

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形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形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形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形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諸說足正歐陽之謬并足正說詩者好爲淫奔之說之謬

籧篨不鮮　籧篨不殄

傳殄絕也箋鮮善也殄當作腆腆善也鎬案王氏肅述毛云鮮少也爾雅釋詁鮮罕也王氏少卽罕意說文殄盡也一曰絕也許亦用傳義殄與腆雖古今字通用而周禮地官稻人夏以水殄草康成注殄絕也此亦宜字從殄訓從絕不必易之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不殄當讀爲腆夫鄭氏易字已是說經之病復從而右之誤矣正義以少與不絕爲非類不知王以少訓鮮竝非以訓不鮮也范氏處義曰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絕也語甚明𥳑

願言思子

傳願每也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鎬案爾雅釋詁願思也楚辭惜誦願陳子而無路注願
思也康成念字卽思字意

不瑕有害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
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釋文害毛如字鄭音
曷何也鎬案鄭意與泉水句俱音害爲曷毛則均讀如
字鄭以瑕爲過均訓本字毛則以瑕爲遠均瑕爲遐借
當從傳義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泉

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言其
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
不遠害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
有害乎黃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
謀非眞欲歸甯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
直爲君諱也胡氏承珙謂三說皆微婉得詩意是也

鄘

象服是宜

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
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正
義申毛謂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
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申鄭謂
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
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
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
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鎬案正義象骨之說誤也
傳云尊者所以爲飾正與次章羽飾衣句一氣安見象
服不指褕翟闕翟且又安見飾羽非畫羽禮記玉藻褘
衣揄狄注云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翟搖皆翟雉名刻繒
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屈狄注云屈周禮作闕謂刻繒

作翟康成所謂飾所謂刻正與此傳飾字意合仲達象
骨之說實自爲紛擾耳孫毓疑六服無言以羽飾衣亦
誤會毛傳飾字意李氏樗曰象服謂褕翟闕翟也褕翟
刻繒爲翟形畫以五色綴之於衣闕翟者亦刻繒爲翟
形但不畫以五色故謂之闕翟此說是也范氏處義曰
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此去傳箋
意遠矣陳氏啓源曰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
而孔疏不從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
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意蓋右毛駁孔不知象骨之
說已爲疏誤欲以本非傳義之說右毛毛亦不許也惡

氏棟曰象本襐字古文省急就篇襐飾刻畫無等雙說
文襐飾也此與傳義合李氏黼平曰象與襐同說文云
襐飾也玉篇云襐首飾也然則象服卽謂副笄六珈及
所配之褘褕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此謂象服兼指首
飾言惠氏禮說云象服卽象揥佩猶服也謂著於首此
謂象服專指象揥言均與傳箋意未合也

其之展也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
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鎬案箋說

較長鄭司農周禮內司服注展衣白衣也釋名襢衣襢
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蓋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
盛服坦然正白昭其敬也傳云丹縠經無明文孫毓推
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
亦是臆度語康成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謂
褘衣元褕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與司農
說略同較爲有據說文瑳玉色鮮白此上文云瑳兮瑳
兮正是言展衣之色白也禮記作襢周禮及此詩作展
邶綠衣箋云展衣白釋文云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
說文𧜵從衣㠭聲徐鍇曰詩作展假借也蓋係同聲通
用之字不必以展爲字誤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
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
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
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星昏中而
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楚室居室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正義匠人云
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
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

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鎬案序云定之方
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
其時制傳云昏正四方自是言其時特未明言何時箋
申之曰小雪時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準極以正
南北是言其制與序義正合孔以傳四句言得制非記
時者非也周禮匠人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
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是視星以
正方位本是古制傳視定準極之說未可據非也爾雅
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言楚宮楚室亦是互文
見義度日以知東西視定準極以正南北是合宮室言

之李迂仲曰鄭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爲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分宮室爲二則是楚宮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宮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宮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黃實夫曰楚宮楚室說者以宮爲宗廟室爲室家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宮室爲後于以爲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之拘也二說均是也

說于桑田

箋文公於雨下命主駕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

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鎬案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此亦以說爲舍故不復有傳碩人說于農郊亦無傳當亦同甘棠故彼釋文云說毛始銳反鄭此處作辭說解碩人叉云說當作襚輾轉支離不如毛義之正嚴氏粲曰說止于桑田之野以勞勸之蘇氏轍曰文公勤于民事雨既止見星而駕以行舍于桑田范氏處義曰帶星命駕說于桑田之閒所以訓農也李氏樗曰命倌人于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往舍于桑田皆從傳義是也白帖說勸也此用箋義誤

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鎬案家語辯政匪其止共注止息也書太甲欽厥止傳止謂行所安止也禮記大學在止於至善注止猶自處也毛傳以爲人自有所宜止息之處蓋謂禮也自賅得容止一層意箋義較略粗淺釋文引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亦不如毛義之優

干旄篇

序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正義申毛謂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申鄭

謂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於浚邑是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鎬案序意重言好善箋義較合序意視傳爲長

素絲祝之

傳祝織也箋祝當作屬屬著也釋文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鎬案箋義爲長首章紕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紕旄旗之旒縿次章組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組於旄旗以爲之飾此章祝之謂以素絲之縷維屬於旄旗也語意自有次第毛以紕爲所以織組以組爲總以素絲而成組以祝爲織祝與紕既無別祝與組

語意更倒置矣劉氏釋名祝屬也白虎通號祝者屬也是祝本有屬意不必改祝爲屬許氏謙曰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王氏安石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二說均與箋義合是也范氏處義曰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素絲纖組始成即斷取以行禮也此與箋義異幷與傳義歧非也

衞

會弁如星

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釋文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

文作𩪍弁皮變反皪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正義申毛謂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申鄭謂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云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鎬案傳言弁之用箋言弁之體意不相悖也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文𩪍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𩪍弁如星是詩本作𩪍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有錯誤當云𩪍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𩪍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至箋毛詩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𩪍讀爲會之文蓋今本佚去此說非也毛本果作𩪍則釋文不必云說文作𩪍矣箋中果有𩪍讀爲會之文釋文何以不言正義又何以不言也叔重引詩時據三家其作𩪍

者疑是三家詩耳廣韻玉篇均作𩪍亦是據三家士喪禮本作檜今本又作膾隋志作璯皆字異而義同呂覽上農篇高誘註引詩作冠弁如星則更不知何據矣

碩人之寬　碩人之薖　碩人之軸

傳薖寬大軸進也箋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薖飢意軸病也釋文薖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軸毛音迪鄭直六反正義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薖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云窮處山澗之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

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
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
今字與鎬案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
者退而窮處夫既爲賢者則雖退而窮處亦斷無怨尤
之意鄭於永矢弗諼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斯言
豈不害理遂至寬邁軸三字俱說出一番怨尤之象不
如毛義之優韓詩邁作𩦥胡氏文英曰謂有過人之才
德也意與毛傳合軸爾雅疏引作逐楚辭河伯乘白黿
兮逐文魚注逐從也漢書五行志逐進也廣韻軸直六
切集韻仲六切並音逐逐與軸音義同也范氏處義曰

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嚴氏粲曰賢者成樂於陸如軸
之卷收藏不用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數說
均與傳義未合李氏樗曰邁亦寬大之貌軸亦是寬大
之意合三章爲一意亦非李氏黼平曰軸迪俱从由得
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
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此說
是也

說于農郊

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
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釋文說本或作

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鎬案甘棠召伯所說傳
說舍也定之方中及此詩均無傳毛意蓋同說文衣部
襚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又作稅
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左氏昭九年傳且致閒
田與襚杜注襚送死衣禮記曲禮下注送死者衣服曰
襚雜記諸侯以襚疏襚謂以物送死用也又云襚者遂
彼生時之意也箋既訓莊姜始來何得以襚釋之合從
傳義文選上林賦注引此詩說作稅說稅古今字也

隰則有泮

傳泮坡也箋泮讀爲畔畔厓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

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釋文泮音判坡
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
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正義以隰者下溼猶如澤
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
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
其義猶不異於傳也鎬案說文畔田界也从田半聲廣
雅釋詁畔界也史晨奏銘飲酒畔宮泮與畔古字通也
說文坡阪也从土皮聲後漢書張禹傳注坡與陂同國
語越語故濱于東海之陂注陂厓也毛訓泮爲坡本是
厓岸意李氏黼平曰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

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按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是此說誤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是言他本作陂毛傳本則作坡耳釋文正義均引澤陂傳陂與坡二字同也

容兮遂兮

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正義申毛謂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鎬案雋公劉傳容刀言有武事是容刀乃禦備之資非尋常佩服所用傳義爲長大東鞙鞙佩璲傳璲瑞也韻會璲通作遂故經作遂箋訓瑞鄭不云遂當爲璲毛作遂正義申毛作璲也李氏集

解引蘇氏云遂與玉璲字通用是也

童子佩韘

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正義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爲沓韋攻決拾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鎬案儀禮大射儀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馮氏復京曰沓極二名一物也然禮經無言佩沓者亦無言佩極者內則云右佩決捍則毛爲有據矣說文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此亦用傳義嚴氏粲曰玦車攻作決夏官繕人作抉蓋皆同聲通用字

伯兮朅兮

傳伯州伯也箋伯君子字也正義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鎬案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下文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蓋本爲州伯衛宣公之時從王伐鄭則爲旅賁而執殳耳胡氏承珙曰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

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已執殳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此說是也

卷之二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三

霞澤沈　鎬

王

右招我由房　右招我由敖

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鎬案禮記禮運民其由之注左氏文六年傳由質要注漢書五行志上集注俱云由用也與此傳義同禮記曲禮

上由客之左注國語晉語必長者之由注荀子禮論由九月以下何也注俱云由從也與此箋箋義同漢書五行志帥由舊章注由用也從也與傳箋義竝同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義於相招意較切正義申毛謂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意稍牽彊

揚之水不流束薪

傳興也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正義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鎬案詩經不字作豈不意解者甚多依正義申毛意較爲深婉

不流束蒲

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正義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

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鎬案爾雅釋草無蒲名釋木云楊蒲柳左氏傳董澤之蒲注蒲楊柳後漢書馬融傳注蒲亦柳也傳以爲草誤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不知古音不分四聲卽讀平聲有何不協耶以此駮傳非也

邱中有麻篇

序邱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子國子嗟

父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邱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鎬案麻麥李是卽邱中所見者思留大夫之遺澤卽甘棠思召伯之意蘇氏曰隱居於邱陵之閒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此說主鄭箋而意更淺程氏曰麻麥喻賢者李喻不賢者然三章文義一律斷無同辭異意如此者段氏曰陳曰有麻

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此似美其隱居矣與序傳意未合歐陽氏曰麻麥之類生於邱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所於彼而不見錄此以麻麥李爲喻賢者然傳箋均不以爲興也嚴氏詩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此說是也路史以留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留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留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幷失其爵邑乎惠

氏士奇曰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劉卽留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淵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詩所謂邱中也胡氏承珙曰括地志云劉聚卽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劉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春秋劉康公之後有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雖未知其卽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諸說均與傳義合是也諸書作劉此詩作留者劉留同聲通用字也李氏

集解曰毛氏鄭氏蘇氏皆以爲留姓惟歐陽不以爲姓而以爲淹留之留非爲大夫姓留也若以爲大夫之姓則莊王之事跡見於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其後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邱中有麻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此說眞是解人黃氏櫄曰邱中有麻一詩古今之說者皆失其義夫詩言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則詩中所謂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皆國人思賢而欲留之之

意也諸家乃以留爲大夫氏而子嗟爲子國之子夫莊王不明而獨棄留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則春秋當書史記當載今皆不見於他經而獨見於毛氏此其爲說不免於附會歐陽公嘗辨之矣然亦以子嗟子國爲當時賢者是亦無所經見也予竊以爲嗟者詩人欲留賢者而形於嗟歎國者詩人欲留賢者而使之在國也彼留之子則其意明矣邱中有麻有麥有李固不可以爲賢者種治之功亦不必以爲隱居之地是特言國之有餉祿當留賢者以食之也竊謂毛氏訓詁具有師承以他書所未及者遂從而疑之則經之可疑者多矣況東周

畿內實有留邑之可據乎以嗟爲嗟歎細紬文義尤覺欠安其說非也顏氏之推曰傳箋韓詩皆重爲施施江南本單爲施恐誤臧氏琳曰顏說書江南者多善本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如肅雝洸潰嘒杳之類皆重申之所謂長言之也不知正文一字釋者重文因多有之若此句改作來施意味頓減廣雅施施行也與傳義近顏氏以單爲施爲誤是也歐陽氏王氏皆以食爲祿與傳箋意俱未合李氏集解是其說非也

鄭

將叔無狃

傳狃習也箋狃復也正義鄭唯以狃爲復餘同鎬案二說可通爾雅釋言狃復也疏引孫注狃忕前事復爲也漢書刑法志狃之以賞慶注狃串習也左氏桓十三年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注僖十五年傳天不可狃注俱云狃忕也蓋狃是慣習復爲之意將叔無狃者請叔無習此事而復爲之耳後漢馮異傳注忸忕猶慣習也荀子議兵忸之以慶賞注忸串習也忸與狃同

兩驂如手

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正義

鄭以如者比之外物故易傳鎬案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傳云御以正馬爲政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則毛義不可易矣

二矛重喬

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矝同巨申反沈又居陵反題頭室劍削名也方言云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

矛頭受刃處也正義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鵲毛稍也鎬案首章重英傳以為飾箋申之為畫飾此云累荷蓋謂畫飾之處刻為荷葉二矛有長短故曰累荷釋

文云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是也箋云縣毛羽與傳不合正義牽合傳箋實非毛鄭本義李氏樗曰喬高也二矛重高故謂之重喬意從正義與傳未合陳氏推曰重英重喬有師久英弊而虛備故事之意朱氏集傳因之謂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此與經文語意未合胡氏後箋云重喬累荷者喬矛有短長刻畫之處重累如荷又云兩矛之飾相負荷意己兩歧范氏家相曰重鷸者重施雉羽于矛之室題也汪氏龍曰箋釋喬為雉羽蓋從韓義不知鄭箋凡遇易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竝不言其非以毛羽為鷸羽可知二說牽合韓鄭蓋因釋文而誤耳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成二年左傳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

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鎬案箋說是也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為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杜預左傳注云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將在左康成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仲達以為士卒兵車與杜注同高克此時為將自居中央王氏詩稗疏云鞌之戰郤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胡氏後箋曰解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以臆度之詞翻一定之案適

見其謬耳王又謂鄭于時未有三軍然左氏桓元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鄭有三軍此其明證總之士卒兵車御者居中將所乘之車將居中此清人閟宮箋之所以不同也黃氏佐曰左旋是挽車盤旋以爲戲右抽是抽刃撫覩以爲樂左右兒戲而中軍之將雖作好而强爲亦豈能久哉李氏集解云王氏曰左旋者軍之左旋而歸也右抽者軍之右抽而退中軍作好者中軍高克所自將也蓋其散最後以高克所自將故也後散者豈誠好於高克而畱哉亦作好而已楊龜山以爲不然左旋右抽當從舊說左謂御者

在左右謂戎者在右中謂將軍居中也左旋謂回旋其車右抽謂抽刃以習擊刺高克自居軍中之容好貌許氏謙曰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在中唯將車則鼓懸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三說均是也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㫃从疋搯捾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搯繫傳云今詩作左旋右抽意亦與箋義同

無我䰩兮

傳䰩棄也箋䰩亦惡也釋文䰩本亦作魗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正義䰩與醜古今字鎬案說文䰩棄也从攴𠷎聲詩云無我䰩兮與傳義同醜可惡也从鬼酉聲鄭訓爲惡字宜从醜但上章言惡此章言䰩先惡後棄從傳義語意較有次第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傳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顚倒失其所也鎬案傳意以木自生於山荷自生於隰喻用人之各有其宜而忽不能然故刺之

正義申鄭謂扶蘇木之小者荷華草之茂者喻用臣之不得其宜豈山上可望見之木更有小於荷華乎且以山扶蘇隰荷華爲不得其宜將移木於隰移荷於山而可乎說文枎四布也从木夫聲徐鍇曰謂樹枝葉四布也段注枎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文選吳都賦造姑胥之高臺注姑胥卽姑蘇也傳云扶蘇扶胥亦謂蘇卽胥耳國策魏策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疏史記疏作胥胥與疏字亦通也上林賦垂條扶疏揚雄傳枝葉扶疏陶淵明詩繞屋樹扶疏俱言木之茂盛傳蓋以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小謂荷華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

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亦無小字與段氏意同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置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宜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鍇案傳意以山有橋松喻君子在上隰有游龍喻小人在下與首章一例是也箋於首章云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是大臣皆不正之人作詩者猶冀忽之

加恩澤乎首章正義申鄭謂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美德于下位此章申鄭云君子在于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于下位則祿賜豐厚夫所養之臣卽所用之臣豈用則不正者在上養則君子在上乎用則美德在下養則小人在下乎有以知其說之支離矣大戴記衞將軍文子其橋大人也注橋高也爾雅釋詁喬高也漢廣南有喬木釋文本亦作橋橋喬二字通也釋文謂毛作橋鄭作槁然箋遇改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不言者其非與毛有異字也可知正義山上之木枯槁云云亦因釋文而誤旣以枯槁申鄭而詩疏本箋中字仍作橋不作槁更不可解盧氏文弨曰喬松毛作橋三家詩作槁王肅據三家以難鄭然王肅述毛者也其云高也當是毛義若毛鄭俱作槁何以難鄭不難毛耶況鄭又竝未改作槁耶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鍇案序云所美非美然經文狂且狡童正言昭公所用非人不比下狡童篇直以狡童目昭公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童謂

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正義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二說均是也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鍇案序云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者謂其不能相倡和故稱叔伯而謂之曰爲君者倡爲臣者和也箋以倡和專指

羣臣言非序意也李氏樗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者蓋是詩人指羣臣而戒之曰叔兮伯兮汝羣臣和之則在乎君倡之汝今則不然臣之行事不稟命於君是專命也黃氏櫄曰君倡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今昭公微弱而爲祭仲所專此詩人所以悲其將亡而爲之嗟歎歟二說均與序傳意合嚴氏粲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伯叔諸大夫其亟圖之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呂氏祖謙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

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和女要女矣二說去序傳意遠矣胡氏紹曾曰舊謂木葉槁待風乃落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風喻號令也今羣臣自相倡和故刺其專此前說卻合序傳意後說又兼用箋義則歧矣陳氏啓源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左傳僖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此說甚允

俟我乎堂兮

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正義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

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鈞案堂棖古字通此詩當從堂爲是爾雅釋宮術門謂之閎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疏術頭之門名閎門側之堂夾門東西者名塾禮學記家有塾注門側之堂謂之

甃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謂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甃此詩首章言巷次章言堂謂始俟乎閭巷繼俟乎巷首門側之堂文義曉然正義並引王孫二說意似右王然序云男行而女不從語次宜自內而外王以堂爲寢堂是自外而內矣非也惠氏古義曰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魯峻碑）是堂與棖本通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此說固是然論此詩則宜從堂解不宜從棖解也

東門之墠篇

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男女之際

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即就也箋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鎬案序云刺亂也毛於刺詩多主正言以刺其不然者此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亦陳古義以刺今之不待禮而奔說自正大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詩所謂室邇人遠梁書阮孝緒尉氏人中丞任昉欲任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飲風者莫不斂衽望塵而見也後漢書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文選蕭揚州薦王暕表曰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室邇人曠物疎道親俱用此詩語蓋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古人往往以貞女比高士可目爲淫奔之詞乎李氏樗曰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此說深得毛旨

子甯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釋文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鎬案書大禹謨卜不習吉傳金縢一習吉傳均云習因也大禹謨疏習與襲同禮記祭統不相襲處疏襲因也後漢書班固傳下襲四宗之緝熙注襲重也易象上傳習坎陸注習重也因重均有繼續意傳訓習箋訓續義可通也惟箋以聲問解音字則又去毛就韓當從毛義蓋詩樂皆音聲之事不嗣音責其不能繼續音聲之事耳文中子立命篇薛氏收曰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

道則士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無倦窮而無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止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此亦以嗣爲繼續是也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正義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何爲廢學而游觀鎬案首章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此云獨學無友是以刺之者與爲所刺者指同在學校中之友夫學校中有能以廢學爲刺則尚多

力學之人未盡廢也序何以云刺學校廢乎傳意以上文二句傷其往來相見此二句乃以正言規之見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義自正當不可易也李氏樗曰詩人之意只思朋友之言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范氏處義曰我思之以近爲遠一日如三月也俱用箋義非也季氏本曰男子好遊而不來也輔氏廣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思之辭也此背序背傳并背箋而別爲異說更非所以解經

揚之水不流束楚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正義鄭唯上二句別解見王揚之水篇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傳如雲衆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匪非也此如雲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

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鎬案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傳箋意均言民人思保其室家而義不同如傳意是作詩者閔時之亂之詞兩我字俱屬局外局外者閔其男女相棄己不得救還願其得保室家一段悲憫之懷敦厚之旨至今猶可想見誠哉善於說詩也如箋說是兩我字俱爲男棄女者自謂如雲者匪我思存但願保我之妻理淺詞陋失詩教之本矣漢書顏師古注引詩有女如雲言其衆多而往來不定然箋所云無有定揣其心言之顏注合用傳箋并誤會箋義非也輔氏廣曰目之所

靚若可美也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己也陳氏組綬曰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於己者正見不動
心於彼也二說與閔亂意未合釋文員一作云正義云
員古今字楊氏愼曰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雖則
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皆云員通韓詩員作魂文選東
征賦舞賦辭注魂神也則與毛鄭字義均異矣

有女如荼

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
常釋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

酉鎬案白華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是英有白意夏
小正取荼傳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張氏曰荼有二詩
誰謂荼苦此苦菜也有女如荼此茅秀也茅秀輕白故
以狀女色是傳箋意同也爾雅蘱蒤荼疏引詩有女如
荼云茅秀也國語吳語望之如荼注荼茅秀也周禮地
官序官掌荼注荼茅莠（秀莠音義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
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
陸草也以是荼爲茅秀說自不易傳言喪服者王肅云
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是也

野有蔓草篇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正義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
非謂昏之時月也毛以謂君之潤澤不下流每章首二
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
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
無所當也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
淸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瀼
瀼盛貌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
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鎬案傳
以爲興則零露不指時言蓋以蔓草喻民以零露喻君

澤下流下四語乃是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之詞正與
序義合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
能蕃育蒙君澤也此與序傳意俱合鄭以仲春之月爲
嫁娶正時與毛義異（解見周南桃夭篇）此謂零露爲仲春之時
更與序失時意不合左氏傳鄭享趙孟子太叔賦此趙
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
善哉吾有望矣蓋皆取首二語思澤下流意如箋說賦
者果何所取義耶

齊

著篇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
刺之正義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
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
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傳俟
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
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黄黄玉瓊英美石似玉
者人君之服也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
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
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
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

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也石色似瓊似瑩
也黄紞之黄瓊英猶瓊華也正義王肅曰以美石飾象
瑱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
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
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
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
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
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
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

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
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
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
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
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黄
爲黄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
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
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鎬案禮唯天子不親迎諸
侯以下皆行親迎之禮當時失親迎之禮者當不獨人
臣則陳親迎之禮者亦不應專責人臣傳義爲長爾雅

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
名宁著與宁音義同也呂氏祖謙曰俟著昏禮所謂壻
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
以入也俟庭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
堂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此以
禮文證本詩最爲諦當又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
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此
與傳陳親迎之禮不合矣鄒氏泉曰玩呂氏引昏禮俟
於門外次道婦及寢門揖入次升自西階則齊俗所缺
者只是前面親迎奠雁御輪一截事耳此與東萊意未

符亦與毛傳義未合范氏處義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婦至則揖婦以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此既與毛傳陳親迎之禮意未合而於不親迎之中三章又分爲三層尤非文義虞東學詩衍其說誤也傳云素象瑱者以瑱訓充耳以象訓素充耳以素蓋謂瑱以象象骨色白故云素也箋以素爲紞是素字不指充耳言何云充耳以素且箋云以素

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直以充耳爲紞矣孫氏譏之是也正義謂以瓊華作充耳則經文可直云充耳以瓊華矣而必先言充耳繼言素紞然後再言充耳之體文義不甚迂拙乎廣雅尙加也論語顏淵皇疏尙猶加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注主人壻也親迎冕服此傳云士之服當指冕服言瓊華是冕服之飾冕在充耳以上故云尙之也李氏樗曰充耳以素爲懸瑱而飾之以瓊尙飾也然傳云瓊華美石箋云瓊華石色似瓊也蓋以華爲石之色刪去華字竟是飾之以玉矣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注云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此與下於庭於堂文義太不類非可以說此詩也

東方之日篇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正義毛以爲陳君臣盛時化民以禮之事以刺今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鎬案毛於刺時詩多主陳古義以刺今則此詩全篇均是言君臣明察昏姻以禮東方自是言日月之盛箋以東方爲日月不明意未的并既云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又云以禮來我則就之意稍刺謬范氏處義曰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爲言蓋謂日月始

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此說最允黃氏佐曰東方之月謂夜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及出於東方則明盛之時可以行而去矣袁氏煒曰此女蓋旦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闥自室而出於闥將行也黃氏日鈔引戴氏云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暮也李氏集解引歐陽氏云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鄒氏忠允曰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喻意也不知序云刺衰自是旁觀之辭斷非淫者所自作諸

說或以爲賦或以爲比無論與毛傳陳古之旨未合卽
與箋指陳時事之意亦未符皆非也

曷又懷止

傳懷思也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
爲乎正義懷思釋詁文懷來釋言文鏞案二章云曷又
從止謂從之爲淫佚之行思而從之語之次也并詩本
刺襄公傳義爲長

曷又鞠止　曷又極止

傳鞠窮也極至也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
復盈從命至于齊乎又非魯桓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

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正義鞠窮釋
言文鞠盈釋詁文極至釋詁文鏞案序云南山刺襄公
也則全詩俱是刺襄下敝笱篇方是惡魯桓耳蓋上文
必告父母匪媒不得言昏禮如斯鄭直魯桓既告父母
得取文姜爲妻矣襄公何又屢與之會窮極其邪意乎
序傳意當如此呂氏祖謙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
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也呂氏大臨
曰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
窮極其惡何也輔氏廣曰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
止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曷又從
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
也朱氏道行曰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窮二
字此皆狃於箋說於序傳意無當也

其人美且鬈

傳鬈好貌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鏞案說文鬈髮好
也从髟卷聲下卽引詩其人美且鬈毛以貌言許以髮
言意正相合傳義爲長正義疑美與好是一不知首章
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此云好貌美是言其德好是言
其貌不必疑其一也澤陂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
本又作婘還揖我謂我儇兮釋文云韓詩作婘音權好

貌蓋鬈卷婘儇四字音義同也

其魚魴鰥

傳興也鰥大魚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
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終其初時之婉順正義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
焉其大盈車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
喩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
也鯤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
異蓋古今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鏞案箋於異字處必云
某讀爲某此不言者其與傳本同作鰥也無疑說文鰥

魚名从魚眔聲以爲魚名則非魚子矣魚子乃是未成魚者耳馮氏復京曰毛以鰥爲大魚次章釋魴鱮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則鰥之尤大者胡氏明勛曰笱本可以制魚今乘梁之空者笱則敝也安能制乎大魚陳氏啓源曰本草鰥魚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啗故又名鱤魚又名鮨魚鱤者敢也鮨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諸說均從毛義是也

其從如雲　其從如雨　其從如水

傳如雲言盛也如雨言多也水喻衆也箋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鎬案序云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正因文姜恃齊彊盛藐視微弱之桓淫亂而肆無忌憚耳箋義迂曲其云從者亦隨之爲惡序無此意李氏樗集解曰如雲毛氏曰盛也其說得之矣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蓋言齊子之嫁於魯從之盛者如此恣行而無忌憚也如雨毛氏以爲多也如水毛氏以爲衆也如雲如雨如水皆一意也鄭氏之說不如毛氏簡而當也陸農師則曰其從如雲無定從風而已雲合而爲雨故以雨言之雨降而成水故以水繼之皆是屋上架屋也此說甚允范氏處義曰魯公不能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爲醜行其從之者如雲之紛亂如雨之衆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楊氏時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尙可得乎此解如雲如雨意亦與毛合而以歸

爲反歸于齊則非傳義沈氏守正曰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刺文姜之恬不知恥正刺莊公之威令不行也季氏本曰此詩三章皆以敝笱比魯莊公也齊子反歸于齊而從者如雲如雨如水言其衆多而勢不可遏也此更與序惡桓之旨背諸說皆非也

齊子豈弟

傳文姜於是樂易然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正義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豈爲闓易稱開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尙書郞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

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捉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明也鎬案參蕭孔燕豈弟傳云豈樂弟易也樂易云者蓋仰不愧俯不怍心體安舒之謂此於齊子亦云豈弟者正以其恬然自安而毫無愧怍之意耳呂氏詩記曰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嚴氏詩緝曰樂易安舒恬然無慙恥之色范氏補傳曰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易而無慙也李氏集解曰豈弟樂易也歐陽本義曰安然樂易而無慙愧之色也諸說均與

傳義合李氏紬義曰何彼襛矣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雝爲貴樂易乃肅雝之反非美詞也胡氏後箋曰此樂易猶言流蕩此因齊子而於豈弟有異訓說稍迂曲耳段氏尚書撰異云鄭箋改豈弟爲闓圛與發夕相儷而不知圛與濟不韻尚書之一作悌一作圛此古今文絕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此說是也

舞則選兮

傳選齊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鎬案箋說是也管子七法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注選謂簡其精練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索隱引蘇林云選音選擇之選邶簡兮箋傷擇也蓋言萬舞前擇善舞之人此美莊公善舞言舞則必爲所選正義謂美其善舞能勝人爲倫等中之上選是也下美其善射言射則必中侯兮舞射自是兩事故下句復著一射字序云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各章言射是指技藝首章趨蹌次章儀成此章舞選是指威儀李氏本曰舞則選兮禮度習也李氏紬義引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五曰興舞注謂射有舞是也胡氏後箋以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此說未允韓詩選作纂文選辭注云言其舞應雅樂也正

義謂善舞齊於樂節以韓意疏毛無當也

射則貫兮

傳貫中也箋貫習也釋文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鎬案傳箋義可通惟其慣習故能中侯

卷之三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四

震澤沈 鎬

魏

要之襋之

傳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深譏魏俗言褸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士喪禮云縫者左執領右執要縫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然則縫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

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鎬案襋既爲衣領則要自是衣褸不得指爲裳褸李氏樗曰要蓋衣之要也襋衣領也皆衣之上也李氏黼平曰史記大宛傳云竊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壓褸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阮氏元曰要領皆稅於衣不得分要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要爲裳要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胡氏承珙曰箋云褸也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裳要爲上者數說皆是也范氏處義曰要褸也襋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襋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是猶襲孔疏之誤

園有桃其實之殽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鎬案傳以爲興意蓋以園桃可食喻民力可用如箋所云是魏君竟恃園桃爲充腹之具恐無是理朱子曰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程子曰桃果之賤者

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范氏處義曰園雖小有桃可以爲殽有棘可以爲食猶國雖小亦有民亦可用李氏樗集解云王氏曰資園桃以爲殽賴園棘以爲食非特儉嗇而已又不能用其民歐曰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以歐氏觀之則王說不足取矣蘇氏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此說終不如毛氏之說爲安以數說參之益見毛義之不易矣釋文殽本又作肴正月詩釋文嘉肴本作殽韓奕釋文其肴本作殽禮記禮運釋文其殽本作肴初學記二十四引此詩作肴蓋肴殽二字通也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哉正義申毛云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申鄭云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鎬案毛以夫人釋經之彼人謂字釋經之曰字則子字即指彼人亦即指不知我者矣謂彼不知我之人豈果爲是哉而子乃謂我之歌謠何爲乎意極明順箋說近迂正義申毛云君之行是哉以箋意攙入傳意非也

季氏本曰彼人指當國之人也以當國者爲是則同流合汙之類所以爲不知我也此視箋說較長分彼人與不知我者爲兩人與毛義未合范氏處義曰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爲驕慢以我之言爲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爲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李氏樗曰彼人是哉以我士爲驕而以彼人君爲是也子曰何其子之所謂何哉疑大夫之辭也二說均用箋義非也

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鎬案數有上中下之分有古今之異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國語楚語官有十醜爲億醜注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然則傳所

云中數也亦今數也箋所云下數也亦古數也正義云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此說甚允李氏樗集解范氏處義詩補傳皆作十萬曰億是也

不素飧兮

傳熟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傳意以飧爲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曰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鄭以爲魚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鎬案箋說會傳意毛所謂熟食並非

指禮食言孟子滕文公饔飧而治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說文飧餔也从夕食餔日加申時食也正義引說文誤釋文字林云飧水澆飯也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此皆可爲禮食乎正義云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以爲飧是飧爲飯之別名飯必禮食而後備乎儀禮鄭注食不備禮曰飧不與此箋相矛盾乎正義以周禮文疏傳迴失毛義

唐

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　職思其憂

傳職主也外禮樂之外憂可憂也箋當主思於所居之

事謂國中政令外謂國外至四境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正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鎬案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樂自虞樂也毛義深與序意合不可易也姚氏舜牧曰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是職與居分兩項說且說民不說君顯背序意李氏樗曰職思其外職思其國外之事職思其憂職思其所憂之事歐陽氏修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爲周慮也二說均主箋義蘇氏轍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黃氏佐曰既思職內之事又思職外之事范氏處義曰職思謂思其職也其居謂思其所居之位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此皆以職字作職分解職思作思其職解顛倒經文范氏既云思其職復云思其所居之位語意不更複沓乎諸說皆非也

好樂無荒

傳荒大也箋荒廢亂也鎬案釋名釋親屬左氏昭七年

傳有亡荒閱注國語晉語大王荒之注淮南天文大荒落之歲注說林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注均云荒大也公劉幽居允荒傳天作大王荒之傳均云荒大也廣雅釋詁荒遠也爾雅釋言荒奄也遠奄與大字意近當從傳義正義云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傳作大正義作太太大二字通也

他人是愉

傳愉樂也箋愉讀曰偷偷取也鎬案漢書禮樂志高賢愉愉民所懷注愉愉和樂貌也東方朔傳愉愉呴呴注愉愉顏色和也後漢書文苑杜篤傳偷忍淵囿注偷忍

猶盜竊也均與傳箋意同集韻偷或从心國語齊語則民不偷注偷苟且也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注愉苟且也公羊桓七年傳注則民不愉釋文愉本又作偷是愉偷二字通用故箋云愉讀曰偷並不云字當作偷也惟釋詩意當從傳作樂字解爲安李氏樗曰衣服車馬將爲他人之所樂也劉氏瑾曰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均從毛義范氏處義曰他人當取之爲愉樂也合用毛鄭義近迂

他人是保

傳保安也箋保居也正義他人是愉謂得己之樂以爲樂他人是保爲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鎬案說文保養也周禮大宰五曰保庸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疏左氏襄十四年傳師保萬民疏國語周語聖人保樂而愛財注鄭語以保于百姓也注皆云保安也說文養字亦與安字意近箋以爲居古無明文且與三章入室意複

素衣朱襮

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作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正義釋器云黼領

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其制如深衣其異者中衣之褎小長耳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傳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綃爲黼也鎬案說文襮黼領也从衣暴聲詩曰素衣朱襮與爾雅文同范氏處義曰黼領謂之襮繡謂繡刺以爲黼陳氏澔禮記綃黼丹朱中衣注云舊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二說均是也鄭改繡爲綃蓋用魯詩而誤耳易林訓襮爲表呂覽高注襮表也漢書敘傳張修襮而內逼師古注襮表也異說不可從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詩作素衣朱宵是因箋而更誤矣

碩大無朋

傳朋比也箋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孫氏毓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鎬案孫說極允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申傳合箋頗失毛意至其駮孫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斯言不尤悖理乎陸釋文既云謂無比例復云申毛作毗至反以易傳爲申傳非

也范氏處義曰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李氏樗曰無朋
無比也言其彊盛無比也二說均得之

綢繆篇

傳興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
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隅東
南隅也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
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
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
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
時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心星在戶謂五月

之末六月之中鎬案毛以秋冬爲嫁娶正時鄭以仲春
之月爲嫁娶正時當從傳義解見周南桃夭篇

其葉菁菁

傳菁菁葉盛也箋菁菁稀少之貌正義首章申毛謂傳
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
言葉雖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鎬
案正義誤也毛首章傳云枝葉不相比者意蓋以葉喻
宗族以枝喻晉君言宗族雖盛君不能親之故宗族不
相親暱猶杕杜之枝葉不相比也正義申鄭謂葉密則
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鄭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

但不取葉爲興耳委曲周旋文義難曉李氏樗曰詩云
其葉湑湑菁菁本無枝條稀疏之意李氏黼平曰枝條
已稀其葉安得茂盛二說是也正義枝條稀疏之語實
因牽涉箋中稀少之貌一語遂至立說動多窒礙耳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傳苟誠也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
使見進用也旃之爲言焉也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
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釋文爲言于僞
反或如字正義申毛謂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
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

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申鄭云下六句惟以苟爲
且餘同鎬案廣雅釋詁一易繫辭下傳苟非其人虞注
國策秦策苟慎其道注均云誠也廣雅釋詁三易繫辭
上傳苟錯諸地而可矣疏禮記禮器苟無忠信之人疏
均云且也是苟有誠意亦有且意正義申毛處皆以鄭
義攙入而苟字仍作誠字解則毛義不可易矣李氏樗
集解引王氏云人之造言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
說成無苟信無苟舍不特苟字誤解且顛倒經文非也
正義爲言作僞言字依定本左氏成九年傳爲將改立
君者釋文爲本作僞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

作僞是爲與僞通也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作嬀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索隱引作南爲蓋爲通僞又通嬀訛也

秦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傳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正義申毛云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

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鎬案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毛意以蒹葭興國以霜喻周禮蒹葭得霜而堅實中用以喻用周禮而國可以固爾雅陸疏曰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肥彊蒹又謂之薕陸氏佃曰今人以爲簾箔因以爲名初生爲葭長大爲蘆知正義中毛堅實中用之說可據也李氏樗集解歐陽云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此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此言是也范氏處義曰蒼蒼方盛貌萋萋則已成矣采采則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露猶未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爲諸侯未能用周禮以變國俗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二說深足發明序傳之義如箋所云是蒹葭本彊盛得霜而凋傷與序傳意適相反集解引王氏云仁露義霜也而禮節斯二者襄公爲國不能用禮將無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說與蒹葭二句文義都講不去李氏謂其迂是也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正義申毛謂襄公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旣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之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

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己正近在禮樂之內鎬案正義極允詩蓋以水喻周禮得人之道全在於此逆禮以求服人則人斷不能服順禮以治人則不必有意服人人自各循於禮之中矣范氏處義曰詩人以水譬禮伊人謂國人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謂不以禮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以禮治人則易而近譬之順流而涉自一方而至中流可坐見其至也說最精當箋添出用賢人一層未免支離李氏樗集解曰鄭氏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按詩人之

意但言不能用周禮今又言不能用賢人本無此意是又畫蛇添足此說是也歐陽正義云伊人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集解是其說嚴氏粲詩緝亦從其說皆非也李子德曰水一方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君也說尤迂遠胡氏承珙曰箋破伊爲緊轉緊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此說誤矣傳義何嘗有賢人意而謂之申毛耶豈見正義申毛有得人之道一語而云然耶不知正義所云得人者乃根上得人服一語說來得人之道謂得人服之道也與賢人何涉耶又云傳箋以遡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遡游二句爲順禮則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以此說傳可也若如箋添出用賢一層意按之序文先不合矣箋訓伊爲是義甚優必欲改伊爲緊則誤矣解見邶雄雉篇

道阻且右

傳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鎬案首章道阻且長言其逆流而上則莫能以

至二章道阻且躋傳訓躋爲升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則三章且右亦是言其難至范氏處義曰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此說太迂胡氏承珙曰且右者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袒左請罪乃袒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言之傳云小渚曰沚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邱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卽所謂道來迎之者此說

甚精足補前人所未備

有紀有堂

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集注本作𣏌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

基阮氏元挍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又箋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祇釋經之有堂一事者是本義本已誤鎬案傳以紀爲基以堂爲畢道如堂明明紀堂是二事畢道如堂則堂乃畢道之取象是一事箋云畢也堂也已分畢與堂爲二事與下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語不貫段氏以畢也爲當作基也是也正義云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下云因解傳畢道如堂而

今詩疏本傳文作畢道平如堂正義依定本增之也范氏處義曰紀者道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意與傳義不合李氏樗曰基也謂山基也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爾雅山有堂郭璞曰山之崖室也然則堂者謂山之道此說是也李氏黼平曰畢玉篇作嶧云南山道爾雅釋文云畢又作嶧蓋畢乃嶧之本字也白帖作有杞有棠王氏引之曰傳釋紀堂爲山此所引殆韓詩也杞棠條梅皆木名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也若首章言木二章言山與錦衣句不類矣此說引證頗確然以紀堂爲與首章條梅不

類則一章言木未必全詩盡言木即如小雅南有嘉魚詩三章言樛木首章次章均言魚末章又言鵻菁菁者莪詩前三章俱言莪末章又言舟不亦不類乎弁舍毛傳而取義於三家亦未免過好新奇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傳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正義毛謂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

成其思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
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純用新緜曰襺雜用舊絮曰袍
鎬案下文王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李氏樗曰此葢思古之詩則疏申毛義是也蓋全
篇皆是言古之王者與百姓同欲百姓欲致其死以刺
康公之不能然耳范氏處義曰康公以私意用兵非有
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爲言謂我雖有衣與君子同
而其欲不同意與傳義不合亦與箋義不同幷君作君
子其引序文亦作刺其君子好攻戰誤也

王于興師

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箋君不與民同欲
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
攻戰鎬案毛義是也經所謂王乃是指有道時之王者
思古之王以慨康公之不奉王命而亟用兵耳箋義未
甚明曉嚴氏粲詩緝謂爲陳古刺今之作范氏處義曰
詩以康公私意用兵非有王命己所不欲二說均與傳
義合李氏樗曰說者謂王于興師秦爲諸侯之國安得
稱王毛氏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肅謂
疾其好攻戰不用王命王荆公謂皿王命以厲民程氏
謂以王道興師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
言也夫李氏以此爲思古之詩是矣思古刺今兩意並
無背戾李於王荆公程氏二說非之固也至毛傳所云
正是思古之意王肅述毛意本相合李氏一槩非之謬
矣

與子同仇

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正義申毛謂與子同爲仇匹而
往伐之申鄭謂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鎬案毛
鄭於詩仇字訓解多異處釋此詩文義從箋爲是李氏
樗曰毛氏謂仇爲匹其說不通此乃與民同欲至於興
師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伐此仇方也陳氏鵬飛曰仇怨

也吳越春秋引詩作讎讎與仇同義也

與子同澤

傳澤潤澤也箋襗褻衣近汙垢正義箋以上袍下裳則
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襗鎬案正
義釋文皆誤說文澤光潤也从水睪聲襗袴从衣睪聲
二字義不相假詩箋凡遇易字處皆云某當作某而此
箋不言者箋本亦字作襗也說文襗字是袴也與此詩
無涉汪氏起潛曰箋云近汙垢其解澤與曲禮共飯不
澤手之澤同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箋襗作澤案澤字
是也益知箋之並未易字矣范氏處義曰澤褻服也如

汗衫之類蓋惟褻服故箋云汗垢服如汗衫故傳云澗
澤毛鄭意實一貫也李氏樗集解引說文曰澤袴也誤
以釋爲澤賈氏公彥周官疏作與子同釋皆非也

夏屋渠渠

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厚我其意勤勤然正義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其屋而食無餘鎬案下章言每食四簋下繼之以不飽此章言夏屋渠渠下繼之以無餘自是均指飲食之事合之經文箋說是也楊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

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屋則立之先君食則受之今君是以夏屋爲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斷無奪屋之理二說皆得之蘇氏轍曰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是猶襲王氏述毛之誤

卷之四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五

震澤沈　鎬

陳

子之湯兮

序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傳子大夫也湯蕩也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正義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

斥幽公鎬案箋說是也此序明明止斥幽公並無刺及大夫意下東門之枌序云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是由君而及臣下兩篇自有次第毛傳與序意未合李氏樗曰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爲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昭公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也此說與正義中鄭意同是也李氏黼平曰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即以刺幽公也然玩全篇詩辭並無逢長君惡之意而謂刺大夫即以刺幽公說經亦太浮游匡衡以此

第五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頁反內

詩爲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臧氏琳曰大姬好巫而亟祭說與毛異蓋魯詩也臣學齊詩是齊魯義同此去序意更遠矣

越以鬷邁

傳鬷數箋鬷緫也以緫行欲男女合行正義毛謂女人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緫而行至於會所鬷訓麻數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曰鬷數績麻之縷也鄭以鬷爲緫言於是男女緫集合行爲此淫亂鎬案說文布之八十縷曰稯莊子則陽是稯稯何爲者釋文字亦作緫召南羔羊素絲五緫傳云緫數也蓋

鬷稯緫古字通用此詩毛以爲數王肅以爲績麻之縷是以稯爲鬷謂女人挾麻縷而行箋緫字卽羔羊五緫之緫其云以緫行卽正義申毛所謂以麻緫而行正與毛傳意合正義誤會箋意故疑其有異耳孔氏廣森曰西京雜記倍紀爲緵者八十縷之名鄭儀禮注布八十縷爲升賈疏八十縷今亦謂之宗玉篇曰越以緵邁緵數也蓋鬷緵宗緵四字皆同聲通用

可以樂飢

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飮以㾪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釋文樂本又作㾪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邇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㾪字當從疒下作尞案說文云㾪治也療或㾪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㾪下注放此正義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鎬案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傳云可以樂道忘飢蓋誘僖公以樂道也忘飢甚言樂道之篤耳孫氏引孔子

發憤忘食語最爲諦當康成添出用賢一層卻非序意李氏樗曰泌水之洋洋然若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亦可以有爲也特患無其志耳歐陽氏修曰詩人以僖公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爲陋則亦可以游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此與序傳意俱合范氏處義曰衡門謂橫木爲門其規模淺陋無怭憏之可託今乃游息於下自以爲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之足觀今乃游泳其閒自

以爲樂蓋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廢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此與序中誘掖意未合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療用鄭義也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療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不云樂讀爲療者以樂爲療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此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是因箋而改經文矣韓詩外傳子夏曰雖居蓬戸之中彈琴以詠先王

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意與毛傳合而字仍從箋作療誤矣

東門之楊篇

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解見周南桃夭篇

傷如之何

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鎬案序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正義曰由靈公與孔甯儀行父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泆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然則此云傷無禮也正與序意合李氏樗曰毛氏以爲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也此說不知作何解將以涕泗滂沱屬淫者與則與君子之傷無涉本非毛義也將以涕泗滂沱屬君子與則正義明言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何以云不應曰滂沱耶胡氏承珙曰序云刺時傳云傷無禮蓋刺者刺男女相悅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

變傳意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匳之漸此說極允爾雅郭注引舊詩陽如之何云今巴濮之人自呼爲阿陽此爲鄭箋所本與序傳意未合也

有蒲與蕳

傳蕳蘭也箋蕳當作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正義申鄭謂蕳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蕳當作蓮鎬案

正義訣也神農本草蘭名水香別錄名蘭澤草鄭風秉蕑亦卽在溱洧之閒猶謂非澤中之物乎范氏處義曰蕑蘭草所謂澤蘭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稱蕑取其氣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李氏樗曰蕑者蘭草也鄭氏以爲蓮字彼徒見上文言荷下文言菡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蕑爲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此二說均依毛義是也韓詩曰蕑蓮也王氏質曰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也樊光爾雅注作有蒲與茄臧氏琳曰樊光引詩是三家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合荷爲葉菡萏爲華葉與華皆本於莖也御覽作有蒲與蓮意箋本於

韓詩御覽作蓮因訓詁而弁易經文樊注作茄更與韓鄭異皆不足爲據也

檜

素冠篇

傳素冠練冠也素冠故素衣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祥祭朝服素鞸者鞸從裳色鎬案箋說是也正義云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劉氏瑾曰喪禮再期而大祥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既刺不能三年矣則必思能三年者而見之矣傳以十三月之練冠爲素冠則卽得見此練冠而於三年之喪尚懸殊矣安見得此練冠卽能三年乎正義以素鞸爲大祥祭服之鞸謂毛意亦以卒章爲大祥之人然傳無明文亦臆度之詞耳禮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以素紕緣冠邊故詩云素冠也正義云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是裳得稱衣此足申明箋義矣李氏樗曰此詩刺不能三年故詩人思夫行三年之喪服既祥之服而見之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服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此說是也范氏處義曰素冠者

練冠也素衣者冠既練而衣亦練也素鞸者大祥祭服之鞸也此依毛傳及正義申毛之說非也呂氏祖謙讀詩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能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此亦是懸揣臆斷語與序意終未合也正義曰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夫王與孫皆述毛者也而此亦從箋義則知鄭說實不誣矣至同歸如一二語則仍以毛義爲長

曹

不濡其翼

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鎬案詩以不濡與不稱並謂鵜爲水鳥不宜在梁猶小人不宜在位也今鵜在梁則翼不濡以興小人在位則服不稱也毛義固未的箋以不濡爲非其常亦於梁字未體認范氏處義曰鵜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翼咮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方今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匄詩說云言鵜自合求

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用其說東萊華谷皆從之李氏樗曰言鳥之取魚宜其翼與咮皆沾濡也今取飽於梁而其翼與咮皆不沾濡譬小人無德而在位也言小人服赤芾之服而無德以稱之亦如鵜之在梁也數說大指均以翼之不濡因鵜之在梁之故猶服之不稱因小人在位之故義極諦當足補傳箋所未備

其弁伊騏

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正義申鄭云夏官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箋說爲長鎬案說文璂弁飾行冒玉也从玉綦聲周禮王會王元纓璧綦十二注綦玉名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璂注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釋文馬本作騏是綦與璂騏與綦皆可通用毛意蓋謂皮弁縫中貫以綦玉之飾其采如馬之青黑色然故云騏文也鄭必破騏爲

璂非也范氏處義曰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碁曰騏皮弁之會縫貫玉爲飾文亦如騏此說深得毛意

浸彼苞稂

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申鄭曰箋以苞稂則是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云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言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鎬案說文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从艸郎聲稂

蔀或从禾爾雅釋草稂童粱注稂莠類也國語魯語馬餼不過稂莠注稂童粱也均與傳義合爾雅序釋其蕭稂稂與蕭連稱稂自是蕭屬矣彼釋文云稂童粱稅不草也康成破稂爲涼云涼草蕭蓍之屬孔疏意爲野草並無確據何如毛傳之實有憑證乎

豳

田畯至喜

傳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鎬案毛於喜字無傳意蓋以喜爲喜樂淺而易明無須

訓詁耳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饎畝之閒其飲食乎此駁箋義極爲允當不特此也說文饎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饙饎饎或从熙糦或从米僖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商頌元鳥大糦是承釋文引韓詩糦大祭也天保吉蠲爲饎傳泂酌可以餴饎傳俱云饎酒食也饎之爲食往往於祭祀時設之以此說田畯謬乎否乎正義引大夫之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以飧以囘護其說非也

七月鳴鵙

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鎬案王說是也鄭箋凡遇改字處均云某當作某此箋不言徑云五月則鳴康成所見之本其作五字無疑古五字作乂象交午也與七字相似經文作七者傳寫之訛耳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鴂則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鵙始鳴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至後鵙應陰而鳴歷證諸書無有以七月爲鵙鳴者則七月當作五月又無

疑從前說者以左氏傳杜注伯趙伯勞也以冬至去以夏至來謂伯勞之鳴自夏至冬者李氏樗也謂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者范氏處義許氏謙也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眾芳歇者朱子也夫鵙之鳴自夏至至冬七月何嘗不鳴然以之紀候宜舉其始鳴之時如五月鳴蜩蜩之鳴何止五月而詩亦紀其始鳴之時復何疑於鳴鵙耶諸說均非也曹氏植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然豳風言月皆至夏正不得以鳴鵙爲據周正也

言私其豵

傳豕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解見召南騶虞篇

亟其乘屋

傳乘升也箋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正義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鎬案荀子大略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此兼傳箋義言之蓋毛以乘爲升亦謂升屋而治之箋以申傳非以易傳並無異義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

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鎬案七月一篇皆豳民言農桑之事至歲晚務閒乃與饗飲爲樂正義謂斯饗是民自飲酒是也大夫加以羔羊謂鄉人中之爲大夫者正義引周禮地官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是也野廬無所謂公堂毛以公堂爲學校正義謂爲黨之序學是也張子曰殺羊以獻於公舉酒以祝其壽是以爲祝君之詞然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此非以祝君也劉氏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無疆之類皆謂自祝之詞禮記月令註引作稱彼兕觵受福無疆然則斯饗之非君饗臣萬壽之非臣祝君審矣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申毛云周公自言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悲見父兄之廟故念西而益悲傷申鄭云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軍士思家而歸孫毓云

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始悲箋說爲長鎬案孫說非也毛傳是申言所以西悲之故管叔臨刑公素服不舉至今事畢西歸回想情形慘深骨肉益覺悲傷如謂無緣西行而始悲是謂周公於西行之前心必不悲矣此可以說聖人乎常棣之詩作於東山之後序云閔管蔡失道閔之者悲之也是既歸之後周公慨念兄弟猶悲不能已而謂甫歸時遽疑其無緣而悲情乎理乎上文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下文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女制彼裳衣而

來謂兵服也女者女軍士也鄭意明朗以本文二句兩
我字爲周公自稱正義申鄭云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
若然則康成何必於上文箋明此四句序歸士之情乎
蓋此傳是說可悲之故箋明言念西而悲毛鄭竝無異
義孫毓以箋說爲長實未知箋說之是何意義也卒章
首四句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下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傳無文箋云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
禮此傳明言公親素服而箋又不言歸士其爲不與毛
義異也無疑李氏樗曰首四句言征夫在途遇雨濛濛
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閒于其中蘇氏

轍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其人念西而悲其室家李氏
本曰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
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范氏處
義曰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室家喜極而悲數
說均指軍士言胡氏承珙曰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
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夫以軍士西悲爲誤因是殊不
知康成本非指軍士言也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
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
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悲反
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鎬案周禮大司馬鄭注云枚如
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銜枚氏注
云銜枚止言語嚻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
項賈疏云繣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許氏
謙毛詩名物鈔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繣周禮釋
文胡卦胡麥二反或音卦徽也此說是也爾雅釋詁徽
止也與鄭注周禮銜枚止言語嚻讙意同傳字作微者
微與徽同聲通用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非也李氏
黼平曰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

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散聲春秋傳曰白
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
乎隱微曲申傳意說太近迂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
是以行陳釋經文行字以銜枚釋經文枚字釋文以士
行爲鄭音銜誤太平御覽引作勿士銜枚臧氏琳謂經
作銜枚箋無行陳字皆因釋文而誤

伊可懷也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解見邶雄雉篇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

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正義申毛云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事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眾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鎬案毛意以瓜瓣之苦喻君子之心苦以瓜之眾繫於栗薪喻君子之繫於軍事是其事又苦也正義云眾軍士皆在析薪之役以箋義爲傳義前後語意含混不清釋文引韓詩栗作蓼

云眾薪也是以栗爲眾不以烝爲眾將烝字復作何解范氏處義曰今我覩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爲甚切也許氏謙曰婦人灑埽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李氏樗曰程氏謂瓜之苦者延蔓於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食則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如此以比君子久役留滯如瓜苦而繫堅木也數說大指與毛義合惟范氏以爲屬軍士之詞許氏李氏以烝爲久尙於毛義未當耳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鎬案此傳無文毛以秋冬爲嫁娶正時不以倉庚爲紀節正義引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爲正義又云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此以箋義混入非也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李氏集解引蘇潁濱門謂倉庚飛而熠燿其羽以譬禮儀之盛此俱深得毛義逸齋云倉庚鳴於仲春嫁娶之候也此沿箋誤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釋文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銎斧也正義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鎬案毛以斧斨喻禮義禮義爲王朝所定故曰我四國不守禮義故曰破曰缺其義極爲正大

箋以爲此興周公成王詩中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成王乎序云美周公何以亦不及成王乎有以知其說之必不然矣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相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何休註此道黜陟之詩也夫述職何以云東征黜陟亦常行之典何以待破斧缺斨之時李氏集解引張橫渠云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缺破我斨斧而已范氏補傳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也然東山詩勿士行枚箋云無行陳銜枚之事范說固謬張說亦未爲當也嚴氏詩緝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而以斨竝言乃豳民所用以采桑者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此以破斧缺斨爲賦義亦淺露終不若傳義之深婉可味七月取彼斧斨正義云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今傳無方銎曰斨四字疑古本有之後來誤脫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

不能用禮則不安箋克能也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正義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讐敵尙相疑阻何須用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尙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尙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鎬案序云美周公也刺朝廷之不知焉傳於破斧篇云禮義國家之用此云禮義者治國之柄蓋以前篇言四國之壞禮義周公正之此篇言周公之能用禮義以伐柯取妻喻治國以斧媒喻禮義卽以喻周公之能用禮義故美之而朝廷不知故刺之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其不知而反覆以曉之耳箋說迂曲孫氏駁之是也逸齋補傳云伐柯者匪斧不能取妻者匪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是以禮屬成王說與傳意不合迂仲集解引王氏云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已致其仁而後

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蘇氏云斧之與妻皆以取譬周公程氏云伐柯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歐氏云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問之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夫王氏說太迂遠蘇氏以斧與妻對說語意參差不合歐氏單說序中刺朝廷之不知一語意而於美周公意無著合之傳義更無當處集解獨然歐說非也許氏謙曰伐柯非難事也然必須斧取妻亦非難事也然必須媒東人之於周公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未易見故其企望

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二說去序傳意更遠李氏光地曰楚辭荷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成王既已疑周公非信用二公不能卒知周公也此用箋意非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鎬案中庸引詩下節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見不遠人以爲道先在恕以施之傳義正與之合韓詩外傳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已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與傳義同蓋周公以禮治國故能以恕及人毛氏正說得聖人心術出其義不可易也文選註引作執柯伐柯孔叢子作操斧伐柯其則不遠改易一二字意味之深淺殊矣

九罭之魚鱒魴

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王肅云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鎬案爾雅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嵏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說文鱒赤目魚从魚尊聲魴赤尾魚从魚方聲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取鰕芘也集韻芘篠也蓋九罭爲數罟以九罭而得鱒魴則出於意外以喻東土不宜居周公而成王不知反之故序云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

得鰷魴之魚自以九罭爲大綱正義云箋解綱與魚大小不異於傳非也

於女信處　無以我公歸兮

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傳無與公歸之道也箋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鎬案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是成王尚未有迎公之意亦竝無東人留公之意箋既以爲

東人欲留周公於東都何以鴻飛遵渚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乎語意支離不貫串何如傳語意一綫悉與序義合乎

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

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服盛屨也几几絇貌箋公周公也孫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屨赤舄几几然釋文孫毛如字鄭音遜孫毓云詩皆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

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爲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說爲長鎬案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蓋每章上二句言進退有難以興周公之遠近有難下二句言周公之不失其聖語意顯而易明孫毓以箋義爲長是也范氏處義曰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爲周公也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赤舄有几几之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此說最爲明白了當楊

氏時曰狼跋之詩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週謫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俱與序義合李氏樗曰公周公也孫順也碩大也膚膚革之充盈也周公當患難之時順而受之其膚革常充盈也此解公字亦與箋義合以膚爲膚革以碩爲充盈則太浮淺矣胡氏承珙曰周公輔成王美成王卽所以美周公也說太迂曲

卷之五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六

震澤沈　鎬

小雅

食野之苹

傳苹蓱也箋苹藾蕭也正義苹藾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曰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非鹿所食鎬案爾雅云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郊經言野苹其爲陸草也無疑嚴氏詩緝云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一云苹藾蕭此

陸生之苹也卽鹿所食是許氏名物鈔從其說是也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亦就水旁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於鹿不食乎夫旣云人養豕則何物不可養就水旁食亦誠有之而此經文則明言食野之苹不得以就水旁食爲辭也姚氏識名解謂其曲通傳說究屬強解諒哉李氏黼平曰凡蓱非是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旣野水有苹水落苹枯雜於衆艸鹿亦自應食之此以野爲野水復以水落則苹枯可食其說之迂曲何如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竝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爲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鎬案人字卽指上嘉賓言王肅云

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而示我以至美之道是也禮記緇衣鄭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鄉飲酒燕禮鄭注云嘉賓示我以善道俱與毛傳意合至箋詩乃易其說因泥於卷耳大東二詩耳毛傳於各詩周行之文義各不同求其當也必欲合而一之是強經就我矣逸齋云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肯畱於列位也背康成禮注而從其詩箋誤矣迂仲云言旣知吾之所以待下者如此彼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

也此尤費解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此足以申明傳義矣

將母來諗

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恆思

其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正義申鄭云言使臣勞苦思親爲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於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鎬案說文諗深諫也从言念聲閔二年辛伯諗周桓公左氏傳注云諗告也告字意與深諫意近國語魯語使吾無忘諗注晉語使果敢者諗之注俱云諗告也此詩序云勞使臣之來也箋所云實能達出勞之之意蓋欲以將母意來告於君私情也亦至情也臣欲告而不敢告君卽以其欲告不敢告者作歌以代申其欲賦之詩其體會周至君臣一體情形至今猶宛然如繪李氏樗曰鄭氏以爲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非也夫以使臣之勞遂以養其父母之情來告於君則是君不見知也使君見知於己豈必待來告然後知其勤勞哉此說誤矣正義云以此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並非眞言臣之作歌以告君也程子曰父則主義母則主恩惟不知義故告於母此以來諗爲使臣之告母范氏處義曰今日作此勞來之歌可以告而母此謂以君之作歌告臣之母均以諗爲告而意與箋義歧矣謝氏枋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閒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忠孝兩全也朱氏

善曰此王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二說均與序箋意合是也

每懷靡及

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本皆如此此旣以每爲雖懷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

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

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竊案卒章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與首章語意呼應王肅云下傳覆說此孫毓云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均深得毛旨正義以鄭亦述毛是以傳和字本作私字因箋疑傳非也每雖二字定本既亦有之何遽疑其本無乎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每雖也常棣曰每有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每有卽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懷和雙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卽以和釋懷是本之外傳也鄭箋改和爲私烝民箋同蓋鄭誤耳毛曰雖和若作雖私義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不干涉王孫中毛謂雖有中和卽每雖懷和之義得其指矣中謂禮和謂樂傳曰中和序曰禮樂意正相合此

說最爲允當卒章傳云成於六德蓋以懷爲其一合五善爲六德二章傳云忠信爲周忠信誠也謂誠心以咨諏咨謀咨度咨詢耳箋於卒章傳雖有中和申之曰中和謂忠信也不知傳所云雖有中和卽根首章每懷意說又云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是以謂無所及爲一德夫首章箋所謂於事將無所及者乃是說懷其私懷私可以爲德乎正義曰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然以此說箋意可也若傳義則當云雖和而自謂無及正義牽

傳合箋誤也李氏集解云每懷靡及毛氏以爲懷私爲及此誤以箋義爲傳義引歐陽云其人以爲每思惟恐不及王氏以爲每以無所及事爲懷蘇氏以爲每懷不及事之憂集解均是其說程子曰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諸說大略相同於毛傳義均無當也錢澄之曰諸使臣皆用此懷故曰每懷懷字係說懷和抑說懷私未經明析含混太甚

鄂不韡韡

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釋文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正義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由鄂以承華華鄂拊相承覆均得韡韡然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鎬案繹詩文義毛義較優許氏謙曰毛以韡韡者在華鄭以韡韡者在鄂味經詞氣毛說爲長歐陽氏修曰不韡韡者韡韡也詩人之辭多如此王氏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小爾雅曰鄂不韡韡言韡韡也諸說俱從傳義是也王氏安石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此依箋說李氏集解云詩人言不韡韡不應以爲韡韡楊龜山爲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爲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蓋言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萼萼則承華以喻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今管蔡失道不能親睦如常棣之鄂至於不韡

此解鄂字從箋義解不字不從箋義并與傳義相反范氏處義曰常棣華則覆鄂鄂則承華喻兄弟也觀常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可以人之兄弟不如常棣乎此兼用毛鄭義均非也說文無萼字韡下引詩萼不韡韡韓詩云萼不煒煒何尙之謝靈運傳云萼不韡韡齊氏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曰萼鄂俱作萼逸齋云鄂萼古字通是也

無酒酤我

傳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鎬案毛義爲長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也

此以一宿酒爲正義小徐注說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姜氏廣義曰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湑之無酒當醮之此命有司之辭總不可以有無爲辭而況乎其已湑也嚴氏詩緝曰末句仍言飲此湑矣知不待酤也范氏詩補傳曰有酒則莤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說者以酤我爲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罔市利者多矣未聞摧酒

至漢始推之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遽以酤買釋經其釋萍氏幾酒亦謂察酤買過多者蓋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李氏黼平曰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註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孰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湑酒而言無湑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諸說均從毛義是也李氏樗曰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沽卽買也今且據論語爲信諸家之說皆以卒章爲天子之燕朋友如詩所謂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乃庶人之事安得爲王者乎

孔子何沽酒市脯不食豈得爲王者燕朋友之禮乎此以酤爲買遂疑爲庶人之事不特與毛義不合卽訓酤爲買箋義也而箋亦明言族人陳王之恩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合之箋義亦不符其說非也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鎬案爾雅釋詁亶誠也又云亶厚也般庚誕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史記歷書端蒙單閼二年集解引徐廣云單閼一作亶安潛夫論愼微篇引此詩作俾爾亶厚爾雅疏引某氏註引詩亦稱亶厚蓋單亶

二字通用毛傳信字卽爾雅誠字意正義云單厚者天使女以厚德厚天下何脫傳信字意當云天使女以信厚之德厚天下

于公先王

傳公事也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釋文盩直留反周大王父名鎬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詩上言禴祠烝嘗卽繼以于公先王毛以公爲事事字卽大宗伯享字意以禮證詩毛義確不可易

歲亦陽止

傳陽歷陽月也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曰歷陽月以類上碁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鎬案傳箋義同也毛云歷陽月者意蓋謂歷此陽月也鄭卽就

傳中陽月申之曰十月爲陽下遂解十月所以名陽月之故杕杜篇曰月陽止箋云十月爲陽傳無文其與此篇同以陽爲十月也無疑矣正義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此正與箋申傳義合下復云從十一月至九月爲歷有陽之月已與陽爲十月意矛盾況卒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乎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此詩首二三章俱云曰歸曰歸卒章云今我來思皆是豫計之詞首章歲亦莫止黃氏佐曰明年冬也輔氏廣曰歲亦陽止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爲近也此章言其旣至戍所則當勉於王事無苟安息也是也

小人所腓

傳腓辟也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釋文腓符非反鄭必寐反正義申毛云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申鄭云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意故易之爲芘言戍役之所芘倚謂依廕也鎬案廣雅釋詁腓避也集韻萉通作腓漢書敘傳顏注萉本作腓音義引韋昭萉避也文選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兮曹注萉避也戎車爲小

人所避者蓋用兵時鋒刃相接矢石交加小人賴此戎車庇之以避患周禮春官屏車之倅注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是也箋云芘倚亦是申毛唯破腓爲芘實屬不必耳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董氏逌曰案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者其隨物而動也李氏樗曰言此車乃君子之所處小人則隨而動也泥腓腨之說於所字意未順也陳氏啓源曰此戎車者君子之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此說避字亦近迂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正義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旣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鎬案旅占者一人卜筮而三人占之也洪範亦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說文亼三合也會从亼會人占之者謂三人合占之也毛義最古不可易也

載沈載浮

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

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云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鎬案正義旣以載爲則復云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知其作何解矣傳箋於兩載字均作任載意解正義謂非經中之載亦誤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悉依傳箋李氏集解取其說是也蓋以載爲則固亦傳箋義例此句從楊舟說自宜從任載意爲帖切逸齋云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恐其不見用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沈則浮心靡有定今旣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華谷云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東發曰載沈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數說大略相同均於傳箋義無當也

卷之六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七

震澤沈　鎬

小雅

六月篇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遣吉甫釆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鎬案詳紬經文及傳文並無宣

王自征意二章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若宣王自征何云佐天子乎傳云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明明以出征屬吉甫說猶得謂毛以爲王自親行乎首章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大常之建唯王有之遂疑傳以爲宣王自征不知六月棲棲傳云棲棲簡閱貌是言出師之前王親自簡閱然後命吉甫出征耳經文再言王于出征序云宣王北伐蓋征伐自天子出吉甫出征先奉王命箋云于曰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是也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大原是因五章有文武吉甫之語於自征意窒礙遂爲此支離之說實於毛義無當孫毓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正義於二章至卒章俱標明鄭唯以吉甫獨行爲異等語均已誤會毛義李氏樗曰六月之詩毛氏則以爲宣王自征鄭氏則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又曰常服不必作王之大常夫以毛氏爲宣王自征一誤也此詩從宣王自征意誤會經文二誤也常服不作王之大常則以爲宣王自征者更無把握三誤也立說何其謬也范氏處義解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師行之始將帥皆能明上之意謂我以王命出征非有他也蓋欲我佐天子攘夷狄以安中國耳許氏謙曰六月宣

王時詩人敘尹吉甫伐玁狁有功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也中三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諸說均得之

既佶且閑

傳佶正也箋佶壯健之貌鎬案說文佶正也从人吉聲下即引詩既佶且閑與傳意同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孔傳云御以正馬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蓋戎馬貴在整齊既

佶且閑者言既整齊而且習熟也謝氏枋得曰四牡既彊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輔氏廣曰此言其馬之壯健而閑習均用箋義尙疏

飲御諸友

傳御進也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正義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鎬案廣雅釋言小爾雅釋言禮記月令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注國語鄭語賓御在側注國策齊策令長子御注皆云御侍也賈氏公彥曰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

事之勞二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詩吉甫征伐有功王與之燕上文云吉甫燕喜禮也惟燕禮無鼈鯉之羞疑燕乃王燕吉甫上文云既多受祉蓋言燕禮已畢矣此飲是吉甫飲諸友吉甫爲主人故侍諸友正義以御爲諸友侍吉甫蓋箋以飲爲王燕吉甫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弁燕亦爲吉甫自燕豈吉甫有功宣王中興之主而燕禮闕如乎范氏處義曰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樂而喜既多受祉矣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之舉其殽之美者如包鼈膾鯉以見他物皆稱又於諸友之中得張仲之賢李氏樗曰此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諸友也包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此均沿箋義以燕與飲皆爲宣王禮吉甫與禮文未合也

于此中鄉

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鎬案正義此句無文殷武居國南鄉傳云鄉所也箋云居中國之南方文選東京賦授時順鄉薛注淮南原道以知禍福之鄉注荀子賦四時易鄉注俱云鄉方也方字與所字意近毛以中鄉爲

中所者蓋謂在此地之適中耳康成以爲美地名未識何據

克壯其猶

傳猶道也箋猶謀也謀兵謀也鎬案爾雅釋詁猶謀也書君奭告君乃猶裕疏云猶訓爲謀論語好謀而成者也箋以爲兵謀意極諦當

東有甫草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

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韰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纆也本又作韰音同或古歴反正義申毛云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申鄭云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鎬案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毛傳備言田獵之事正與序義合許氏謙曰左氏曰鄭有原圃則圃者鄭圃之名今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李氏樗曰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尤迂當從毛氏穀梁亦曰因田獵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於是駕而往狩也二說均從毛義是也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東有圃草漢書班固傳注圃博大之茂草也此改甫爲圃以圃字作甫字解誤也後漢書馬融傳詩詠圃草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豈韓詩既作圃又作囿耶此蓋因圃而又誤爲囿耳

麀鹿麌麌

傳鹿牝曰麀麌麌眾多也箋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釋文麌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鎬案說文麀牝鹿也噳麋鹿羣口相聚貌从口虞聲詩曰麀鹿噳噳此與傳義合爾雅釋獸麕牡麌此與箋義合李氏樗曰獸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麀鹿之麌麌眾多也說文爾雅以爲鹿之牝也麌麌毛氏曰眾多也

鄭氏曰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鄭氏所謂麕牡曰麌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說說文於此作從口從虞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同范氏處義曰虞人驅獸而困之舉鹿之牝者而言之尚麌麌而眾多他禽當稱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所二說均極允當自以從毛義爲是

其祁孔有

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傳訓

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鎬案下文云或羣或友明是言獸毛以祁爲大蓋謂祁有之獸儦儦俟俟或羣或友耳不得疑其言大者何物也下文悉率左右卽率此祁有之獸下章發豝殪兕豝兕卽在此祁有之中康成謂祁當作麎不特妄改經文且合下文及下章參之文氣反覺支離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甚大又甚多有矣說從毛義是也某氏爾雅注其麎孔有臧氏琳曰某氏當本之三家故鄭與之合理或然也

百堵皆作

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排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之長三丈則板六尺也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曰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長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許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鎬案板堵雉有橫數直數之別毛傳一丈爲板者橫數也五板爲堵者直數也以直數計之

則板二尺國策秦策不沈者三板注廣二尺曰板是也五板爲堵堵牆高一丈左氏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注家語儒行環堵之室注後漢書班彪傳皆云方丈爲堵正義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高一丈是也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左氏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家語相魯邑無百雉之城注後漢書班彪傳注均云三堵曰雉是也以橫數計之則板長一丈與五板之直數同故五板爲堵堵牆高一丈長亦一丈淮南原道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丈爲方一丈故曰環堵是也堵一丈雉亦一丈周

禮攷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雉長三丈高一丈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高一丈長三丈爲雉是也長指直數高指横數蓋直數則逐次增高横數則以板爲度故堵與雉之廣狹猶是板之廣狹也知板廣二尺長一丈則鄭板六尺何休公羊注韓詩說板長八尺之說均非矣知五板曰堵之爲一丈則何休以堵爲四十尺非矣知三堵爲雉則箋五堵爲雉何休雉二百尺之說均非矣康成箋詩與攷工記注不合者牽公羊傳文而誤耳李氏黼平曰鄭以五板爲堵築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杜預左氏傳註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通毛鄭兩家箋板六尺不必泥也此說含混蓋就直數計之則堵一丈以横數計之則堵亦一丈無所謂一堵之牆長六尺者毛以一丈爲板是計横數鄭以六尺爲板是但知直數而未知毛之以横數計者李氏此說亦未解直數横數之別其謂鄭板六尺不必泥含糊過去說經太不求甚解

夜未艾

傳艾久也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釋文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正義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箋以芟艾爲喻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鎬案廣雅釋詁艾老也小爾雅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注亦俱云老也首章夜未央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卒章夜鄉晨箋晨明也此章未艾自是夜半後鄉明前將旦未旦之候譬之於人將老未老之時毛傳久字即老字意疏云從幼至艾爲年久是也箋云言夜先雞鳴時意亦與傳義同惟以芟艾爲喻則意太迂曲耳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毛以爲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與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遁逃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横陳小人故易傳也鎬案傳意以良魚喻大賢小魚喻小賢大賢

求之難如魚之潛在淵而難得小賢求之易如魚之在于渚而易見大賢小賢均可致用故誨王卽所在而求之孔疏以傳小魚喻小人謂其不當橫陳小人不知毛義本無小人之意也

所謂伊人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解見邶雄雉篇

不可與明

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正義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

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鎬案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正義云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此鄭孔申明序意正與此句毛義同蓋惟夫婦之道不堅固故至相棄婦爲夫所棄其夫不知禮義不可與講明夫婦之道何疏云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乎正義申鄭謂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鄭旣改字疏語亦迂不如毛義之正當嚴氏粲曰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求明白也此說許氏謙宗之范氏處義曰不能與之相知故曰不可與明二說大指與毛義同李氏樗曰黃鳥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爲室家相棄之詩王氏蘇氏則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之說爲優當從其說不我肯穀言不肯待我以爵祿也不可與明言其不可與之明言也因無序而生異說舍毛義而取王蘇誤矣

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

好無相詬病也正義申毛謂其兄與弟矣用是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申鄭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鎬案爾雅釋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猶者道道亦言也是毛傳道字係去聲毛以猶爲道蓋謂無相責以言至於詬病康成意亦同毛而必易猶爲瘉實爲多事正義謂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以道字作道理解已誤會毛義或曰猶當作尤朱氏

公遷曰尤怨也咎也李氏樗曰毛氏云猶道此非也鄭氏作瘉亦非也惟王蘇歐陽皆曰訓圖其說爲長蓋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范氏處義曰兄弟則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朱說近理然己改猶爲尤矣迂仲逸齋以猶爲圖是說到圖害意不亦太甚耶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己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申毛謂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申鄭謂言王

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己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鎬案說文己巳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也史記律書巳取其巳盛太元元數辰巳午注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廣雅釋言巳似也巳午之巳與巳然之巳似續之似音義俱同玩鄭箋語意一氣貫下本以巳午之巳作巳然意解正義謂爲南方之位誤會箋義矣裳裳者華是以似之卷阿似先公酋矣江漢召公是似傳均云似嗣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義申之此亦宜從傳義不必以似續過文改讀如巳午之巳李氏樗曰鄭氏云似續妣祖者已成其宗廟其說非詩人之本意范氏處義曰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是也宣王作室蓋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嚴氏粲曰美宣王中興王業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李氏黼平曰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註云以巳字此詩之似原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鄭正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但讀如巳午而云巳成其宮廟也數說大指相同足正正義之誤李以箋云讀如巳午之巳謂經文之似原作巳案魏伐檀不素飧兮箋飧如魚飧之飧

文例却與此合惟無確據未便輕議經文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則君子之所覆蓋正義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聲相近故誤耳鎬案廣雅釋詁一方言十三均云芋大也與傳義合曹氏粹中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黃氏佐曰尊大不可謂居室尊大蓋天子本自尊大在於此室之中爲尊所以統眾卑爲大所以統羣小邈乎廉地之相遠懔然堂陛之森嚴蘇氏轍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數說均合毛義是也歐陽氏修曰君子增大

而新之此亦以大字解芋字而意主作室與下攸躋攸甯意不類范氏處義曰君子居之所以蕃盛也芋當讀去聲與除去協韻字書謂草盛貌不知古音不分四聲芋作平聲有何不協耶康成說經破字本不可從周禮大司徒皺宮室鄭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芋作宇蓋韓詩也夫康成注禮引詩則從韓字箋詩又改芋爲幠何意見之紛歧也

如矢斯棘

傳棘棱廉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釋文棘居

力反韓詩作朸隅也正義申毛謂言宮室之制如矢之鏃有此棱廉然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鏞案說文朸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朸抑篇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箋申之曰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彼箋廉隅卽此傳棱廉如矢斯棘者蓋謂宮室之制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耳棘朸字之假借韓與毛可通也箋義太覺迂曲鄒氏泉曰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此說合毛義范氏處義曰棘急也廉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李氏樗曰如矢斯棘言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此亦說室有廉隅而以棘爲急已非毛旨

君子攸躋

傳躋升也箋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鏞案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無言及宗廟之事全篇傳意亦無一語涉宗廟事箋以二章似續妣祖爲已成宗廟遂以此攸躋爲升祭祀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惟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說太附會呂氏祖謙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甯言其既處也此說最爲確當孫氏毓曰君子之所升處李氏樗曰君子攸躋

言君子於是升處也范氏處義曰君子升而聽事焉均從毛義是也

有覺其楹

傳有覺言高大也箋覺直也正義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楹之爲善在於調直故異訓也鏞案孝經有覺德行注廣雅釋詁均云覺大也與傳義同家語正論有覺德行注左氏昭五年傳有覺德行注均云覺直也與箋義同說文覺寤也从見學省聲一曰發也是覺字取開朗之義傳云高大正是開朗意似以毛義爲優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傳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相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

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宮室寬明之貌鏞案此二句文法與上二句一例不應上二句說室此二句說人上文攸芋攸躋都切室說不應此攸寧獨因少長皆有德之士而安王說非也箋以噲噲爲猶快快噦噦爲猶煟煟因音得義足補傳所未備惟不應上文說室此二句說時候箋正晝冥夜之說非也周禮天官序官宮正注儀禮鄉飲酒禮樂正先升注國語周語則皆官正涖事注皆云正長也素問陰陽類論下合冥冥注冥冥謂至陰之內幽暗之所也文選魏都賦雷雨窈冥而未半注冥幽昧也易升卦冥升釋文冥闇昧之義也訓冥爲幼者猶易以蒙爲物之穉耳正爲長是言其室之大者冥爲幼是言其室之小者孟子莊暴篇云爲巨室巨大也即長也何休公羊注云小寢小即幼也正義以宮室不得有長幼之義拘矣說文噲咽也从口會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噲亦快字也廣雅云煟煟光也釋文引字林煟火光貌其云噲噲其正者蓋謂快快然其室之大也噦噦其冥者蓋謂煟煟然其室之小也王氏安石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此說與長幼意未合范氏處義曰噲氣咽貌猶言

下氣也噦聲徐貌猶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奧室也君子處正寢欲其靜而無嬖氣故曰噲噲處奧室欲其和而無疾言故曰噦噦此以噲噲噦噦屬君子說以正冥屬室說於兩其字文義未洽李氏樗曰言其正晝之時則快快然而明至於夜間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詩日晝窗明快夜堂深皆本於此此用箋義許氏謙曰五章奧室西南隅也窔音杳東南隅也奧窔之間在戶之西牖之下正幽暗處也故曰冥此以冥爲奧窔之間未言何據陳氏啓源曰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是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然

以長言室於義未安並與冥幼不類

載弄之璋

傳半珪曰璋璋臣之職也箋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正義申毛謂璋見效奉臣職申鄭謂女弄以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謂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半故言漸也鎬案下文云室家君王胡氏安國曰王者以京師爲室天下爲家衆子爲諸侯以君稱嫡子爲天子以王稱然則衆子固有臣之分卽嫡子初生位居青宮亦在臣

子之列弄之璋者欲其明君臣之道故曰臣之職也義自正大似不必易之

無非無儀

傳婦人質無威儀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鎬案爾雅釋詁儀善也左氏昭六年傳儀式刑文王之典服注周書太子晉是之訓儀注國語魯語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注俱云儀善也易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吉禮記郊特牲婦人者從人者也蓋女子禮在順從無干預外事之體故事有非有善均無關於婦人若以儀爲威儀則禮記昏義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者並重婦人亦何可概無儀容當以箋說爲長

衆維魚矣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正義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衆解人共捕之意鎬案正義引魚麗之義極允蓋二氣和則萬物盛於萬物之中而獨言魚者以魚之生子最多故夢衆魚則爲豐年之兆至孔謂以

魚多解人共捕之意意欲牽傳合箋恰說似傳以釋箋誤矣衆指魚言非指人言歐陽氏修曰據詩言衆維魚矣但言魚多何有捕魚之事此駁箋義是也許氏謙曰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斯豐年之祥也此沿箋誤非也朱氏公遷曰衆維魚旐維旟皆以少變多之象夢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是以衆指人以衆維魚爲人變爲魚無論維字無作變字意解幷其說亦太不經盧文弨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𧒂字之省說文作𧒂與螽同春秋桓五年螽公羊作𧒂𧒂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𧒂子皆近岸旁

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爍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蝝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盧氏極稱其說不知說雖新而實非也旣云魚嘯子則當陰陽和時魚子皆化爲魚本無所謂蝝也何以云蝝不爲蝗而爲魚乎合以毛義爲宗本句維字與下句維字文同意異胡氏承珙曰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辥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眾有魚也旐維旟則謂旐與旟故箋云夢見旐與旟此明以與釋維字矣是也

卷之七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八

震澤沈　鎬

小雅

有實其猗

傳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旣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鎬案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猗犗犬也从犬奇聲徐鍇曰犗形之也借爲美也富字與滿字意近美字與長字意近長字當讀丁丈反蓋謂有實於山谷之閒而無不平均者其如此之長茂也不言草木而草木可知蔣氏悌生曰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輔氏廣引蘇氏曰草木山之實也李氏樗曰實草木也此亦依傳義而以實爲草木之實與以草木爲山之實已非毛旨猗倚同聲字鄭訓猗爲倚蓋以音聲爲訓詁而義太迂曲

維周之氐

傳氐本箋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正義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孝經鉤命決曰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

之別名耳以錯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於義不允故易之鎬案爾雅釋天天根氐也廣雅釋言氐柢也根柢卽毛傳本字意荀子宥坐維周之氐注氐本也與毛傳同可見傳義之不易正義疑不宜謂臣爲本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民可謂爲本臣不可謂爲本耶氐固有本義正義謂毛讀從邸故爲本非也李氏光型曰爾雅氐爲天根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本謂氐是氐本同義此說極允益見傳義之不易王氏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爲氐朝廷以尊官爲氐氐者安危

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李氏樗曰氐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范氏處義曰氐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氐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均從毛義是也潛夫論引詩作維周之底底氐二字通皆爲根柢之義鄭改氐爲桎非也阮氏校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扺與桎字形近然說文云桎足械也从木至聲正義引說文誤徐鍇曰桎之言躓也躓礙之也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與說文同阮說恐未必然

天子是毗

傳毗厚也箋毗輔也釋文毗婢比反王作埤埤厚也正義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鎬案左氏哀五年傳城毗公羊作比毗由比得聲聲與義俱同易比卦象辭比輔也家語始誅天子是毗注毗輔也荀子宥坐毗作庳注庳輔也廣雅釋詁埤助也埤毗通用字助卽輔字意箋義較直截傳以爲厚似不合臣於君之詞輔氏廣曰宜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傾毗輔天子而以正李氏樗曰外以維制四方內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俱從箋義是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傳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正義申毛謂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申鄭謂尹氏旣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宜橫加不可故易之鎬案箋義爲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引周詩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韋注云言爲政不躬親之則民衆不信也

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均與箋義同李氏集解曰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以專恣下文不自爲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之而不信也范氏補傳曰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所以不肯信服均從箋義是也

勿罔君子

傳勿罔上而行也箋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

罔其上矣釋文勿毛如字鄭音末正義申毛謂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申鄭謂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鎬案細繹傳意並非責民之辭乃是警戒師尹之辭言王雖弗問弗仕師尹勿得罔上而行也上即經之君子即指幽王也詩稱王以君子者甚多或以下章箋云君子斥在位者遂疑此君子不指王言試思此詩是刺幽王任尹氏於民何尤不責尹氏反責民之欺罔有是理乎正義申毛未得毛旨也易豐卦勿憂宜日中疏呂覽精諭勿言之而不成注俱云勿無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文選思元賦毋緜攣以倖已兮注毋勿也禮記檀弓下曰噫毋注毋禁止之辭蓋勿毋無三字音義俱同勿罔君子者禁師尹欺罔君上之辭耳箋改勿爲末意視傳義爲迂陳氏啓源曰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然東山勿士行枚箋云勿無也賓之初筵式勿從謂箋云勿猶無也若此箋意亦作無字解何必改勿爲末哉范氏處義曰罔猶無也王既不能詢問君子不能

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李氏樗曰君子之所爲王當問而察之則人之邪正可知今尹氏詆譖君子王不問察便以君子爲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說各岐異與傳義均未合也朱氏公遷曰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此解罔字與毛義合而於上句義則非矣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釋文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申毛謂教王息此民

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中鄭謂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己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鎬案傳箋意均是望幽王任用君子勿用小人辭義則箋爲長廣雅釋言己紀也釋名釋天己紀也易繫辭下傳其殆庶幾乎侯注國語周語殆不可矣注周書命訓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注均云殆近也俱與箋義同大戴禮子張問篇引

詩注殆近也亦依箋義是也箋蓋以己爲紀故曰紀理其事竝非謂己身之己紀理其事端賴正人故上云當用平正之人亦非謂王躬親爲政正義皆誤

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釋文覆芳服反長張丈反正義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鄭唯下句爲異鎬案王說意未明順箋義爲長范氏處義曰師尹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呂氏祖謙曰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俱從箋義是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

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義申毛謂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申鄭謂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鎬案文武爲有周受命之王作民父母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實有

歷久不能忘者大夫處叔季之衰慨想開創之盛不禁呼籲父母爲天下生民浩然發長歎也正義以年世已久訴上世之哲王爲非人情斯言眞非人情矣箋義亦非謬然以傳較之則意之深淺義之廣狹殊矣

民之無辜幷其臣僕

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幷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幷制正義申毛謂古有肉刑而罪有輕重重者入于肉刑輕者入于圜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圜土當役之時爲

臣僕之事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中鄭謂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鎬案周禮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敎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周禮所謂職事即傳所謂以爲臣僕蓋使之當臣僕之職事也禮唯有罪者如此今民之無辜亦然刺幽王之暴虐耳范氏補傳曰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罪之民并淪胥爲臣僕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虜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朱氏集傳曰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

僕是也二說意宗毛傳而亡國之虜則傳本無此義也箋以僕臺詁臣僕疏謂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不知經明言民烏有所謂私家之臣耶李氏集解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言幽王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又并其臣僕皆從而陷於刑網以見其虐之甚也依用箋義恐非

侯薪侯蒸

傳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鎬案傳箋義同也幽王時在位皆小人小人多以賢者自居似賢者而實非賢者傳云言似而非蓋亦指小人而言耳李氏集解曰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喻小人此說固無害然不如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其說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如中林之木非不美也而乃爲人所殘害天乃夢夢然而莫之覺察然以毛鄭之義申之言在朝者皆似賢非賢之小人故無善政及民民今方且危亡而王猶夢夢然昏而不知與下文何嘗不相貫耶劉氏瑾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朱氏公遷曰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去傳箋義遠矣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正義此傳甚略王述之曰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鎬案傳說既略王肅述毛仍未明曉箋義及孫說亦迂曲按之文義終覺未安徐氏常吉曰靡人弗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朱氏

善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二說卽申包胥天定亦能勝人之說於毛傳乘字義無當也胡氏承珙曰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而怵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誰憎乎此最足申明傳義

伊誰云憎

箋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鎬案伊訓是義甚優改爲緊

則誤矣解見邶雄雉篇

又窘陰雨

傳窘困也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正義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輈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鎬案後漢西域傳注列子黃帝先窘於饑寒釋文均云窘困也與毛訓同說文窘迫也从穴君聲後漢孔融傳注酈炎傳注均云窘迫也廣雅釋詁窘急也後漢西羌傳注窘窮也迫急窮皆困意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急亦與毛義同是也箋義稍迂

昏姻孔云

傳云旋也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正義申毛謂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鎬案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昏姻孔云

注云旋也襄二十九年傳其誰云之注云猶旋也均與傳合呂覽圜道雲氣西行云云然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管子戒四時云下注云運動貌也亦與傳旋字義合陳氏啓源曰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云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者乃借也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是說甚允王肅正義皆以毛爲指幽王然以和協鄰近左右屬幽王於義未安今玩傳義竝未定說幽王當是刺尹氏時以旨酒嘉殽與其鄰近昏姻和好周旋而不憂國事之敗壞故下文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也李氏

樗曰小人之徒以高爵厚祿遂爲酒食之歡踊爲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心慇慇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此說眞足申明傳義箋以友訓云謂相與爲朋黨不如毛義之諦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也是以知然雨無正小旻小宛箋亦當爲刺厲王釋文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正義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

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鎬案康成箋詩時多改字處毛傳則悉依經文從無易字而謂經之篇次輒爲遷移恐無此理序文本係刺厲王毛盡改爲刺幽王絕無一言申明其故恐亦無此理康成固好更張此更以更張之說歸之毛公豈不甚謬謝氏枋得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李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爲要職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則必以寵任爲先後耳皇父爲卿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楀諸小人褒姒方處於勢位根據而不動搖也李氏樗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曹氏

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爲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范氏處義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竝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八　廿四

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皆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爲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疏耶陳氏啓源曰仲達爲鄭氏左袒力辨十月之交爲厲王詩至引中候擿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謂文至厲適十世剡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卽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是姜姓何得姓剡川沸山崩卽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胡氏承珙曰正義申鄭各條皆有可辨者如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專權不得竝時而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爲大師此皇父爲卿士明係二官如常武之卿士爲南仲其大師則皇父（此毛義也）彼同爲宣王之將帥此同爲幽王之大臣雖賢奸不同何害一時有兩又云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八　廿五

曰妻王無二后褒姒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况幽王旣黜申后固嘗立褒姒爲后耶又云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牆茨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婦耶又據鄭語桓公初爲司徒褒姒尙未爲后詩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爲之此最爲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

為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為嫡處乎至孫毓評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褒國姒姓彼既為褒人所獻言其國姓安見必無姻黨如後世賀蘭敏之言武氏楊太山之言宗者乎又云下篇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為安此尤非是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為彘謂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彘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沸山崩為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褒姒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舝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尋諸說辨證詳確可以知毛鄭之得失矣

抑此皇父

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辭也韓詩云意也鎬案抑噫二字音義同漢書五行志抑人故也注抑發語辭也易震噫喪貝釋文噫辭也國語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故也詩意噫序釋文意又作噫蓋意與抑噫亦通用故鄭訓噫韓訓意均非與毛有異義正義謂噫是皇父即以鄭義申毛是也

曰予不戕

箋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鎬案王肅孫毓皆誤鄭遇改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竝無文則毛傳之本作戕也無疑上文我字是築邑人自我此予字是予皇父義殊故文亦稍變就文勢論戕字亦較臧字與下句為直貫正義云皇父非但不自知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汝徹牆壞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即以箋義為傳義亦以箋之竝未改字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

傳戎兵遂安也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鎬案毛意以幽王用不得人政亂國危師旅饑饉相因而至是最可憂者乃就天下之大勢言之箋誤以為厲王詩遂至詞意與毛歧耳嚴氏粲曰兵戎之禍已

成外患之熾也飢困之災已成內憂之迫也范氏處義曰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飢困已成不能遂民之生李氏樗曰兵勢已盛不能退是無弭亂之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能兆豐年也三說均與傳義合是也劉氏瑾曰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蘇氏轍與之同均以遂爲進意蓋以進與退字義連屬而不知已與飢成意不貫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傳以言進退人也箋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正義申毛謂

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荅而受之有譖毀之言云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鎬案詩說命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儀禮鄉射禮賓對注大射儀賓對注均云對荅也詩桑柔聽言則對箋亦云對荅也漢書賈山傳新序雜事篇引此詩均作聽言則對爾雅釋言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注皆云對遂也皇矣以對于天下傳江漢對揚王休傳蕩流言以對傳亦皆云對遂也易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蓋荅對遂三字皆音近義同遂有進義荅亦有進義箋以荅爲距與進字意相反正義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此語更混

何日斯沮

傳沮壞也箋沮止也鎬案左氏莊十一年傳注若沮岸崩山釋文楚辭顏黴黧以沮敗兮注俱云沮壞也與傳同左氏宣十七年傳左右或沮之注呂覽人不知不爲沮注均云沮止也與箋同此言謀猶邪辟何日敗壞庶可休止毛鄭義亦可通史記劉敬傳索隱引韓詩傳曰沮止也壞也兼傳箋兩訓於義亦無不是

不我告猶

傳猶道也箋猶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鎬案爾雅

釋言猶圖也釋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言者道道亦言也是毛傳道字作言字解正義謂不肯與我告其吉凶之道誤釋此處文義當以箋爲長書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謀與圖一意

國雖靡止

傳靡止言小也箋靡無止禮正義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鎬案箋義爲優爾雅釋言靡無也廣雅釋言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法尚不乏聖賢其人王宜用而任之毛以爲小於文義未協蘇氏轍輔氏廣李氏樗范氏處義均以止爲定不特與

箋義異亦與傳義歧非也胡氏承珙曰毛以靡止爲小
蓋訓止爲基止國無基止故曰小說亦牽强

民雖靡膴

箋膴法也釋文膴王火吳反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
無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正義鄭訓膴音模爲法王肅
讀爲幠喜吳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
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鎬案幽王
時國雖危亂而民人猶是何遽無大有人箋義爲長說
文模法也从木莫聲後漢書文苑杜篤傳橅未央注橅
亦模漢書蕭望之傳集注橅讀曰模蓋橅與模音義同

膴與模亦音同義可通故箋以法訓膴也王肅用韓義
述毛非輔氏廣曰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乂者焉此
猶是王義李氏樗曰膴大也民雖小而有哲謀肅乂者
王當愼擇而用之此依王訓而又與王義別范氏處義
曰膴美也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
王者有耆年者此解膴字與并解哲謀肅乂亦不同戴
氏震曰民雖靡膴膴美也言民雖無畢具美德者固亦
各有其一矣此字從韓而義又與韓異諸說皆非也

飲酒溫克

傳克勝也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釋文溫王
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正義蘊藉定本及箋作溫
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
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
以溫爲藉義鎬案禮記內則釋文云溫本作蘊蓋溫蘊
二字通故箋竟作溫藉不復云溫讀爲蘊左氏昭十年
傳蘊利生孼注蘊畜也畜與包裹義近是蘊藉乃收斂
不露之意飲酒既醉最易侈肆能以收斂勝之斯爲齊
聖王謂溫爲柔不如箋義之深細李氏樗曰溫則和而
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此以溫克分作兩層說尤非

卷之八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九

震澤沈　鎬

小雅

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正義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異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

長而云毋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讐甯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鎬案呂覽知化壤交通屬注文選長笛賦岡連嶺屬注均云屬連也兔爰雉離于罦漢書注作雉罹于罦蓋罹離一字故此經文作罹正義作離也易彖上傳離麗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離附也毛於此等語意不字多作豈不解傳意蓋謂今我豈不連屬父皮毛之氣乎豈不附麗於母之胞胎乎箋義正與大同無小異也正義以屬爲父子天性相連屬若言天性毋子亦相連屬也於義未協孫說未允正義駁之是也

亂如此憮

傳憮大也箋憮敖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正義憮大釋詁文憮敖釋言文鄭唯以王爲亂如此其敖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敖慢爲異鎬案傳義以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之大意最直截箋說迂曲朱氏集傳曰憮大也言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李氏集解曰憮作幠是大也鄭氏曰敖也鄭氏之言固有所據然此詩但言其亂如此之大不當爲敖蓋鄭氏以父母爲王故以憮爲王之敖慢無法度然

此詩乃是言天爲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歐陽氏本義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諸說俱足申明傳義正義申毛謂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父母也以曰父母且爲王自言是乃因箋而故異其說實與通章語意不連貫非毛旨也憮唐石經作幠范氏補傳亦作幠憮幠雖古字通然以作幠爲是爾雅釋詁幠大也說文幠覆也从巾無聲覆亦取大意禮記投壺毋幠毋敖注幠敖慢也義與此箋同字亦作幠

僭始既涵

傳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

萠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
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
朔正義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
容其讒言有漸也鎬案抑不譖不賊桑柔朋友已譖瞻
卬譖始竟背釋文俱云譖本作僭一切經音義五作譖
始既涵蓋僭與譖通也說文譖愬也从言朁聲一切經
音義十七引三蒼譖讒也論語顏淵浸潤之譖皇疏譖
讒謗也說文涵水澤多也从水圅聲詩曰僭始既涵水
王容受許義與毛合傳意蓋謂譖言之始入王盡容之
是爲亂生之由禮記儒行遽數之疏數說也傳數字當

作如是解蓋謂讒者說人之不善不曰說而曰數者說
不一說耳正義申毛謂讒人數緣事蓋用王說而意未
明曉韓詩涵作減與既字意不貫箋既以僭爲不信復
兼信言之意亦混雜

君子信盜

傳盜逃也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賊者窮諸盜正義
申毛謂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
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
逃避人也申鄭謂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
名之故云盜謂小人鎬案傳訓盜之意箋訓盜之名義
實同也漢書惠帝紀集注盜者逃也逃蓋隱匿之意小
人誣人過失必隱匿其情以動人聽孟子以言餂以不
言餂謂爲穿窬之類即此意李氏樗曰盜者指小人也
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
范氏處義曰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過亦非
其實有過故謂之盜二說亦不誤惟未抉出毛傳逃字
深意耳

云何其盱　俾我祇也

箋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
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

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傳祇病也箋祇安也女行反入見
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
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
我心安也釋文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正義毛於下
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
公之病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
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
言人與不入則壹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
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壹者之來見我
於女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

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㳄相成也鎬案正義申毛
傳意或然然兩章一意不如箋義之優李氏樗曰爾若
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速而行乎
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爲而不啗我也苟壹者之來
則云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安還而不入見
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之來則俾我祇安也
此皆責不入我之家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此
依用箋義說最明確劉氏瑾曰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
視也許氏謙曰左太沖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誥注
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范氏處義曰盱張

目而望也謂我冀爾之一來何其望之勤也歐陽氏修
曰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
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
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則
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
常使我心病之也諸說既與箋義異並與傳義歧歐陽
既云入我室則我心安復云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
使我心病之意尤矛盾

出入腹我

傳腹厚也箋腹懷抱也正義鄭以腹爲懐抱爲異腹我
謂置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
易傳也鎬案傳義爲正上文已備言父母之厚己此復
舉出入言之謂一出一入尙如此其餘之厚己可知毛
意本非獨謂出入之時也說文腹厚也从肉复聲亦用
毛義初學記十七引此作出入復我腹復音同義可通
禮記水澤腹堅釋文腹本作複腹複亦音義同復複皆
是反覆不已亦厚意也

無浸穫薪

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
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釋文穫戶郭反毛

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正義申毛謂穫讀如
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
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申鄭謂易
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鎬案廣雅釋言穫刈也離騷願俟時乎吾將刈注穀曰
刈豳七月八月其穫傳穫禾可穫也是禾穀言穫周南
南有喬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是木亦可言刈何云於
理不安正義復云小者刈之此處穫薪安見必是木之
大者凡小木言刈何以大木不可言刈爾雅釋木檴落
郭注云檴音穫可爲杯器陸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

其皮堅韌箋義蓋本爾雅故釋文謂字作木傍然經文作穫當從毛義嚴氏詩緝朱氏集傳歐陽氏本義李氏集解范氏補義均從毛作刈解是也胡氏後箋謂毛鄭義竝可通似混

尙可載也

傳載載乎意也箋尙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齎之以爲家用正義申毛謂薪齎是穫刈之薪尙以爲可存載於意嘗餌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爲氿泉之所浸也鎬案傳意難解正義申之仍未明曉段懋堂曰意當作車胡氏承珙曰彤弓受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

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輿薪之謂二說是也毛於首章標明興也此章當亦以穫薪之可載喻憚人之可息未息而冀其可息當亦謂未載而冀其可載故箋訓尙爲庶幾也毛於尙字雖無訓旣以爲興當與箋同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鎬案攷工記總目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左氏宣十四年傳楚申舟呂覽行論作申周羔裘序釋文裘字或作求蓋舟周裘求古字同聲通用然解此詩則當從傳義箋以爲周人則與上文西人複李氏樗曰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范氏處義曰以熊羆之皮爲裘居山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爲裘所謂服非其服也歐陽氏修曰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朱氏善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諸說皆依毛義是也陳氏啟源曰肖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文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論文字固然而以是解詩則猶是箋義非毛

旨也國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此更與毛鄭歧異矣

終日七襄

傳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正義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襄駕釋言文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肆即舍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鎬案文選顏延年夏夜詩注引韓詩章句襄反也與傳同漢書地理上集注襄駕

也與箋同傳意以星主乎夜故謂七辰而反於夜箋意以日雖不見星而星之運行自若故卽以晝分之更肆言之嘗兼用傳箋而義始周蓋謂自日至暮駕歷七辰而反乎夜也

載翕其舌

傳翕合也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正義申毛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米粟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申鄭謂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鏑案箕有四星上二星爲

踵下二星爲舌以上接下故曰引其舌朱氏集傳曰言南箕旣不可以簸揚糠粃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范氏補傳曰箕則見於南而無簸揚糠粃之實載翕其舌反若有噬於人歐陽本義曰箕斗非特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諸說皆從箋義是也蓋載翕其舌西柄之揭言其不特不可以簸揚不可挹酒漿也較上四句更進一層語有次第意有淺深玉篇翕作吸云吸引也一切經音義四引廣雅翕引也均與箋同胡氏承珙曰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不知箋云箕引舌本進不可簸揚而言之非卽以引其舌謂其不可簸揚也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傳構成曷逮也箋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鏑案廣雅釋詁構成也說文曷何也此經當合用傳箋義蓋謂我視下國之諸侯日成禍亂將何時而云能善乎箋訓何爲何者猶與曰字意未融洽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大魚能逃處淵箋翰高戾至

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正義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濟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故也鏑案毛意以天淵之上下喻朝野之尊卑然翰飛乃鳥之常不足見鵰鳶之貪殘以

戾天喻在位之貪殘義亦未安蓋戾天潛淵借以形容逃散四方之象鶉鳶之戾天鱣鮪之潛淵性也民之逃避不得已耳故謂匪鶉匪鳶而一如其翰飛戾天也匪鱣匪鮪而一如其潛逃于淵也箋義實視傳義爲優

或王事鞅掌

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釋文何戸可反又音何正義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

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掌執事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鎬案鞅掌是疊韻如崔嵬虺隤差池委蛇之類以兩字成義箋云促遽亦與傳失容意合惟分釋鞅掌二字似太穿鑿朱氏集傳曰鞅掌失容也李氏公凱曰或有勞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李氏樗曰有或以王事之勞鞅掌而失容者均依傳是也

日月方除

傳除除陳生新也箋四月爲除釋文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正義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鎬案上章二月初吉是言到西之期故文在至于艽野之下此章及下章昔我往矣是溯其始行之時采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箋云以此時始出壘征伐是謂始行之時此亦宜然蓋謂始行在正月故傳以除爲除陳生新也夏小正云正月啓蟄蓋節氣漸溫故下章云方奥也箋以除爲四月正義申毛以除爲二月皆非也此據夏正若周正則正月乃建子之月時正

嚴寒下章何云方奥耶李氏集解曰日月方除王氏以爲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閒出始以周二月至于艽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以夏之十月爲除方除則九月之閒也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也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十月爲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其時未爲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范氏處義曰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奥皆謂二月也此二說猶沿鄭孔之誤陳氏啓源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

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奧卽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奧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斷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謝之時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艽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

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卽方除方奧寒卽二月初吉也然謂至丑月未得歸而作詩則未得歸時乃是周之二月何以曷云能還必曰歲聿云莫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於隩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

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九月尙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不知以除爲二月本是正義之誤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則九月肅霜安必不得爲離歷寒暑也戴氏震曰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雅涂直魚切除涂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

歷暑至秋尙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不知所云采蕭穫菽者非謂於歲莫時始采之穫之也范氏處義曰感歲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然則西征大夫當歲莫之時繫情祭養若曰歲忽已莫蕭早采矣菽早穫矣而不得歸以致祭養之誠心愈憂耳吳氏澂曰周改月數而詩之小雅所稱六月十月

四月二月雖是周時之詩而用夏正之月蓋夏正得天時之正行於民間者久故作詩者從舊俗稱之耳奚氏廣義曰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云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二月初吉繫至于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啓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次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奧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虞東學詩曰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艽野則初行當在

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言以歲除啓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孔疏疑於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燠字之解不知歲除卽已向春春令固主奧也數說最爲確當胡氏承珙曰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云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舊生新意正同是傳意本未嘗以方除爲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還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詳此作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然蟋蟀日月其除與次三章日月其邁日月其慆均言時之易駛此言方除方奧自是實紀其時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同意不得以傳除陳生新作時之易去解也

卷之九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

震澤沈　鎬

小雅

其德不猶

傳猶若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申毛謂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申鄭謂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瘉是病名與上相類鎬案禮記弟子猶歸器注國語周語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注猶若也均與傳同召南小星寔命不猶傳亦云猶若也呂覽愼行且自以爲猶宋也注猶如也如卽若字意范氏補傳曰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之獨樂也朱氏集傳曰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俱從毛義是也箋旣改字義亦迂曲

笙磬同音

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正義申毛謂言笙磬東方之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鑮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申鄭謂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鑮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皆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鎬案正義申毛之說是也申鄭之說誤也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以笙爲磬名是一器鄭若爲二器則必以笙也磬也明之如下文以雅南籥爲三舞必云萬也南也籥也是也乃

箋於笙磬無文者其與毛無異義也可知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有鐘磬已足舉八音之綱孔必分笙磬爲二以合八音之半其實非鄭意也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此與毛義合說最明確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卽鼓笛受均于磬之明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

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胡氏承珙
駮之曰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
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鹿鳴
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竝不與瑟和卽合樂眾
器竝作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熊
說殊不足據此說是也益見毛鄭之義之不易矣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
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

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
雅雅正也籥舞文舞也正義申毛謂琴瑟堂上笙磬堂
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
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
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申鄭謂萬卽武舞故云周樂尚
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
此三舞進退皆旅進齊一　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
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竊案毛意以雅也南也均
以籥舞之舞之節奏與上瑟琴笙磬之音相和故曰不
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專指三舞均與毛異

正義申毛云謂此三舞以箋義爲傳義誤也雅者六代
之雅樂也周惟天子用六代之樂昔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封於魯得如天子之制故魯亦兼六代之樂禮記
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
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與傳大德廣所及意同周
用四方魯惟東南者正義云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三
方耳是也禮言任此言南者太元元數太簇生南呂注
南任也白虎通五行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後漢
書注引韓詩章句南夷之樂曰南任與南音義同也樂
用四夷而獨言南者後漢書陳禪傳辟注四夷之樂唯

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是也陳
氏稽古編曰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
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
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
幷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
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
五國之國也自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于南國
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
竝列于六義况樂名乎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
夷之樂左傳南籥襄二十九年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

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以其人辭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鄭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于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此說辨論最爲精確惟雅南籥平列爲三則猶是箋義非傳義耳胡氏後箋曰以雅以

南自是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其下以籥乃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南舞亦用籥也不僭者傳謂和而不僭是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斯說得之李氏樗曰二雅二南播之以籥皆不僭差范氏處義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于籥皆不僭亂也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南而奏大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協夫音也諸說皆非也

或肆或將

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其肉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上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

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篇案毛義是也胡氏後箋引秦氏五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迺卻朝踐一節矣况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斯說得之

先祖是皇

傳皇大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

暀之正義箋易傳者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暀孫鏞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歸往來安之義箋說爲長鎬案孫說是也劉氏釋名釋言語往暀也歸往於彼也禮記少儀穆穆皇皇疏皇讀心所繫往盖皇往暀三字皆音義同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傳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申毛謂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閒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以炙爲炙肉也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申鄭謂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燔之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鎬案鄭以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薦俎已具上章故以此爲從獻東萊非之謂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當以是爲薦熟之俎呂說是也禮記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云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此謂朝事時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毛意蓋以此燔炙指既奠之焫蕭而言故文係於執爨之下耳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君婦爲后也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者也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胗又作侈昌紙反正義申毛謂其爲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介爲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申鄭謂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胗美者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鎬案楚茨全詩皆言正祭不應於三章內雜入繹祭賓客牽著爲豆句說動多窒礙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

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大夫賓尸侑有二羞況天子乎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則內羞之多可知故云孔庶也賓客屬下獻酬交錯說謂既獻尸而與賓客獻酬也孔疏以爲賓謂釋日賓尸爲客謂正祭所薦以傳賓尸爲經文之爲賓誤凌次仲禮經釋例曰楚茨第三章皆言儐尸之禮執爨爲俎卽少牢下篇之殽尸俎爲豆孔庶卽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

獻酬交錯卽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斯說是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傳稷疾敕固也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正義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傳意或然申鄭謂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嘏之禮皆取黍而已此言偏取黍稷牢魚肉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鎬案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此齊字本義也後借爲齊整意說文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从人从夊詩曰畟畟良耜是畟有鋭入義與疾意近周頌畟畟良耜釋文畟本作稷畟稷音義同也說文匡飯器筥也从匚㞷聲筐匡或从竹集韻筐亦省匡匡筐一字也字从匚取方正義爾雅釋言匡正也說文飭致堅也从人从力食聲讀若敕敕與飭通也合從毛王義箋說迂曲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正義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在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邱甸之鎬案禹平水土制田定賦溝洫畎澮諸務咸備若邱甸出車之法周始有之不得以溝洫澮同於周禮匠人遂附會之也正義駁孫之說非也嚴氏粲曰言禹何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在其中矣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矣此說從毛義是也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賈疏云韓詩敶是軍陳故訓爲乘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曰乘是韓與鄭意同均於毛義未合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畝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數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鎬案箋義較確繫說文甫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禮記曲禮下曰有天王某甫疏甫是男子美稱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蓋周制計夫受田甫田猶云夫田也十千雖係舉衆義究與萬億及秭等語意有別朱氏集傳曰十

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李氏集解曰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爲一成之數毛氏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多則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言爲有依據范氏補傳曰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數說均依箋義是也嚴氏詩緝曰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此分十千爲二事非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如此正義申毛謂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則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申鄭謂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鎬案傳義爲優上文十千言取民之有制故農人不特有新穀之登且多陳粟之積若自存新穀於太倉賒貸陳穀而食之無此

人情正義以此爲民之貧者而言然周禮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蓋言春耕時民未收穫故頒粟以濟其乏之非謂農人之貸陳穀而愛存新穀也漢書文帝詔曰今聞吏廩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可見食新乃養老之道孫說不誣矣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申毛謂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用得穀故耳申鄭謂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鎬案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畍境也从田介聲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界也蓋介界同爲經畫田畝之意周制井田九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故鄭以介爲廬舍也鄘相鼠人而無止傳云

止所止息也此箋以止爲止息之處本毛義也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箋義正與此說符傳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亦是富而教之之意王肅以治道所大釋攸介功所定止釋攸止與上下文語意不貫

非也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穀善也箋穀養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正義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稷黍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鎬案爾雅釋詁易晉受茲介福虞注均云介大也與正義申毛同爾雅釋詁周禮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注周書命訓無以穀之注均云穀善也與傳義同爾雅釋詁介右也孫注介者相助之義左氏

成十三年傳王以爲介而重賄之注介輔相威儀者周禮大宗伯子執穀璧注穀所以養人左氏僖四年傳注孤寡不穀疏穀是養人之物與箋義同此當兼用傳箋而義更備以介我稷黍者謂得田祖神靈之佑助而大有我稷黍也以穀我士女者謂得稷黍之養可以善我士女也朱氏集傳曰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斯言得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釋文喜毛如字鄭爲饎尺志反攘如羊反鄭讀爲饟式尙反王如字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竝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婦人無閫外之事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

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甯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遂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鎬案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天子躬耕之禮也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

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此王后躬桑之禮也大典煌煌內外各有專任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循行郊野以惠及民之事也從無言后隨王涉歷田畝者今如箋說成王與后世子設饋以勸農人復加酒食以食司嗇紛紛於畎畝閒與野老微臣爲酒食酬酢之禮成王雖勸農心急斷無此體統鄭說何其謬也正義過泥經文以其二字力右箋說更何其謬也箋改喜爲饎（解見豳七月篇）改攘爲饟固非王肅以攘爲除草

嘗爲嘗土與上饁彼句語意不浹洽弁嘗土之法古未有聞其說亦非嚴氏詩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夫既上下相親而親嘗其饁復何故卻除從者也戴氏詩考正引毛西河說謂攘爲攘臂左右爲左右手義亦未馴孔巽軒曰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古讓字此亦疑同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其左右鄰井偕耕者嘗其家人所作爨飯孰旨孰否也予此一言見民饒于飲食漸于禮讓焉此與上田畯至喜句意未洽蘇傳朱傳范補傳均以攘爲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斯義最爲允洽

俶載南畝

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釋文俶載眾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註周禮讀如裂繻之裂正義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申鄭謂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

方言入地曰熾反草爲菑也鍇案說文俶善也从人叔聲詩曰令終有俶爾雅釋詁淑善也俶淑音義同穀梁名淑漢書藝文志注作名喜論衡作名寘淑與寘通故俶與熾通也禮記中庸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漢書甾賈傳集注菑古災字小雅采芑傳田一歲曰菑疏菑音災也載與菑音同義可通故箋並未改字也王肅義亦明曉箋義尤於以耜意合

卷之十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一

震澤沈　鎬

小雅

君子樂胥

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正義申毛謂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申鄭謂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

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鎬案說文㥠知也從心胥聲徐鍇曰有才智也諝知也從言胥聲徐鍇引周禮注有才智之稱也文選初去郡詩注引莊子司馬注胥多智也後漢班彪傳下注胥有才智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㥠古文胥同周禮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蓋胥㥠諝音義同也今釋文義當從傳說蓋謂君子之樂與天下共之而爲天下所皆樂也爾雅釋詁胥皆也傳頌有駜于胥樂兮箋胥皆也韓奕侯氏燕胥句法更與此類箋亦云胥皆也此亦不必易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鎬案桑扈四章皆是陳古刺今首章受天之祜次章萬邦之屏卒章萬福來求均係贊美盛王之詞則三章亦宜與前後一律箋說非也戢難二字傳並未說民正義所云恐非毛旨畏難而順語意尤覺未安爾雅戢聚也是不縱肆意釋名

釋言語難憚也是不輕易意爾雅釋詁那多也釋文那本或作𦍩廣雅釋詁𦍩多也詩蓋謂王者之德雖爲寬于百辟而其心豈不斂攝而無或縱肆乎豈不忌憚而無或輕易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朱氏集傳曰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此均足申明毛義

景行行止

一三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7　版反外

傳景大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鎬案爾雅釋詁景大也釋宮行道也左傳襄九年斬行栗釋文行道也鄭東門之墠傳栗行上栗也疏行謂道也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此經上句以高山喻德之高此句宜以景行喻道之大景行作大路解方與行止意緊貫釋文景行下孟反正義云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恐均非毛旨范氏補傳曰景言大也李氏集解曰景大也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朱氏集傳曰景行大

道也淮南說山引此詩高注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均依毛義是也史記行止作嚮止嚮與行音義近

賓之初筵篇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正義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醻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醻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之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

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孫毓云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舉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鎬案射禮有三一爲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一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一爲燕射謂燕息而與

之射此篇次章烝衎烈祖錫爾純嘏明言祭事其爲大射也可知王肅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然次章云樂既和奏既者已事之辭也猶謂非實祭乎毛於首章云有燕射之禮次章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而於烝衎烈祖句無傳則經文不幾虛設乎正義申之謂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德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此猶是王肅之說耳崔靈恩集注曰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呂記引董氏云呂東萊王介甫皆主其說夫崔以首章爲大射是矣若二章果爲燕射經何以云烝衎烈祖也嚴華谷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然經典無既祭既燕而射之文范逸齋詩補傳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則此爲大射明矣斯言實足靖諸說之紛胡氏從箋曰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周旋傳說直於息燕之射外添出燕射之名何其謬也後漢書孔融傳注韓詩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更與序意不合

左右秩秩

傳秩秩然肅敬也箋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正義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錦案書典禮曰秩宗有禮曰天秩秩者言禮之有序也爾雅釋訓秩秩智也蓋惟智能明禮而將之以敬故折旋揖讓循禮之序而無失也傳箋義可通

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正義申毛謂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有祭祀之大禮時則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申鄭謂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錦案廣雅釋言壬任也史記律書壬之爲言任也爾雅釋詁注壬猶任也蓋壬與任音義同也林爲國君則壬爲卿大夫文義較洽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傳嘏大也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正義嘏言既與

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嘏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鎬案爾雅釋詁純大也左氏隱元年傳疏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張注純大也禮記禮運修其祝嘏注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祝嘏辭說疏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曾子問注假讀爲嘏疏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郊特牲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經錫爾純嘏蓋謂尸與主人以大福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嘏詞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故經云子孫

其湛也傳以嘏爲大與純意同故正義以大大之福申之不如箋義之優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斞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鎬案上文云烝衎烈祖此章自指大射後祭祀而言箋說爲長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許氏謙曰釋文斞音拘挹取酒也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罍也諸說均依箋義是也惟特牲加爵止有賓長此幷及室人者正義云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是也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先言各奏爾能後言室人入又者正義云此因子孫其湛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

在其後不以酌獻之先後爲次也是也范氏處義曰各奏爾能皆奏祭畢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朝則爲君臣燕則爲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爲耦主人入而又酌以醻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之分也此謂祭畢而燕與箋義未合也說文斞挹也玉篇酌也箋云仇讀曰斞蓋仇斞音近義同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正義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

而存在乎意故曰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竊案箋意此二句根上入又說謂由加爵以至無算爵下章初筵乃言祭畢而與族人燕之事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甈李注康空

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四穀不升謂之康注康空也疏康是虛荒之名與箋意同許氏謙曰明堂位注疏崇高也康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范氏處義曰君臣既飲康爵各獻其時物所謂各奏爾時也與箋義未合按之禮文亦未符皆非也

式勿從謂

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正義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謂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竊案爾雅釋言周書成開式皇敬哉注國語齊語式權以相應注均云式用也肅意蓋謂彼醉者不自知其不臧不醉者反引以爲恥然用其醉時勿得從而謂之無俾醉者因謂之而愈肆號呶至於太怠也正義申鄭謂上文未有醉惡之事不知彼醉不臧非言醉惡乎呂氏詩記引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

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此說意太迂遠朱氏集傳曰安得從而謂之使勿至於太怠乎此意適與肅相反弁式勿二字落空矣臧氏詩考正曰勿有沒音沒勉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之甚慢此亦與肅意相反皆非也范氏處義曰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斯說得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

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申毛謂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羹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申鄭謂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

乃用鉶羹也鎬案傳意以菽專芼太牢箋意以菽芼牛羊豕三牲然禮文明言牛藿羊苦豕薇則箋義非矣箋於三章標明此興也首次章皆不以爲興亦非傳旨也正義云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三字夫旣云三牲則自然牛羊豕矣於義無異也箋中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胡氏後箋是之不知藿者菽葉之名故禮云牛藿同於羊苦豕薇之文蓋必采以爲藿至饗客時乃用以芼牛汁也若藿作芼下何以復云芼以藿耶後箋云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三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藿此牘改箋文强合傳義非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周禮芹菹雁醢正義申毛云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申鄭云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

鎬案毛於首章標明興也此章自是一例鄭不以首二章爲興非傳旨也肅說於詩義未合正義非之是矣然正義謂以此興王家之府藏富有使人取其財貨爲車服以賜諸侯於下文語意亦並未浹洽書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以水之趨海喻諸侯之朝王此亦當以泉之正出興君子之出本國而來朝泉有芹興君子之有鸞旂芹可采興鸞旂之文采可挹通章語意方一綫李氏樗曰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旂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

可以觀其旗矣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諸說較王孔爲優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釋文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正義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舟止繫

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絙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絙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錫案此篇序意謂幽王不能錫命諸侯以禮傳謂明王能維持諸侯以傳合序適相反正義所謂序皆反經爲義也箋添出諸侯治民一層非經意也說文紼亂系也从系弗聲系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系五忽也是紼乃以細絲爲之段注以系爲采之譌恐非纚爾雅作縭釋言注縭者繫也釋器縭緌也注緌繫也蓋謂以紼纚舟所以維之使止也劉氏釋名釋船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蓋筰從作是指由止而行言之纚從麗取附麗之義是指由行而止言之同是以紼牽舟而義稍别此王繫舟使止意則毛義較韓爲優

亦是戾矣

傳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謂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申鄭謂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錫案箋義迂遠正義申毛亦未允洽此章首二句以楊舟喻君子以紼纚喻福祿膍楊舟以紼纚而止君子以福祿膍而來蓋惟福

祿膍之俾得優哉游哉則君子亦於是而至矣蘇氏轍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然全篇皆是美古以刺今不應末二句忽單說刺王范氏處義曰凡所以優游享其逸樂者亦是福祿膍厚而至此也然玩此句語意與上章亦是率從句一例戾字指諸侯之至爲洽李氏樗曰厚與之福祿使之優游室家則諸侯孰不至乎斯說得之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

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斐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正義申毛謂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鎬案正義申毛義未直截箋說爲長廣雅釋詁遺隨也是貶降意與箋先人後己意符不必改遺爲隨禮記月令注日月會於降婁疏婁斂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內之亦是斂意

上帝甚蹈

傳蹈動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十一 十五

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正義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鎬案說文蹈踐也从足舀聲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从心卓聲二字同聲而義不相假箋既改字義亦不如傳之直截朱氏集傳曰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范氏補傳曰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動也李氏集解曰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爲蹈讀曰悼上帝者愬之也然以上帝爲一意言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爲蹈動也言今天驚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夫以甚蹈爲驚動我則以一句爲一意然歐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說言上帝驚動之矣我無自親近之夫朱氏以蹈爲神雖本國策然不得據以改經文范氏歐陽氏以上帝爲天以下文暱爲近王二句意不貫陳氏之說尤屬費解諸說皆非也一切經音義蹈作陶陶變也韓詩外傳蹈作慆慆疑也疑亦變動無常意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靖治極至也箋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積後反誅放我是言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十一 十六

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釋文俾必爾反本作畀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鎬案毛意以上二句言王心變動無常無自近王以取戾如王果使予治事則後日予將至而朝王於痛疾之中寓冀望之意不失詩人敦厚之旨箋說得太盡并予極予邁與卒章凶矜一例則俾予曷予文義不同者亦類視之矣釋文云俾本作畀畀是付託之辭與俾爲使同義

無自瘵焉

傳瘵病也箋瘵接也釋文瘵側界反鄭音際正義毛依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

一三八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8 版反內

也鎬案說文瘵病劣也从疒祭聲徐鍇引郭璞曰江東呼病曰瘵此經上章言瘏此章言瘵蓋謂無自瘏以自病言有次而意亦相成也大雅瞻卬士民其瘵傳云瘵病箋申之曰士卒與民皆勞病與傳義同此亦不必易之

臺笠緇撮

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正義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

知臺笠不二矣鎬案正義是也毛意蓋謂以臺草爲笠所以禦暑所以禦雨非謂笠一物臺又一物也無羊傳笠所以禦暑雨頍弁傳笠所以禦暑雨也可見此傳云臺所以禦暑卽以謂笠矣箋云以臺皮爲笠蓋以申傳耳

謂之尹吉

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釋文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一反正義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鎬案玩經文語意箋義爲長吉姞同聲古通用鄭茲未改字姚氏舜牧曰尹吉周之著姓大家凡國俗之趨向大抵都效大家之所爲故詩人特稱之徐氏常吉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謂女有禮法朱氏集傳曰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集解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皆是當時有禮法之家則女有君子之行者必謂之尹吉之女也范氏補傳曰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姞爲厲王之甥則姞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旣爲世卿姞氏旣爲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爲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爲尹氏姞氏之女也諸說均從箋義是也

垂帶而厲

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

以爲飾厲字當作裂釋文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正義申毛謂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申鄭謂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鏞案垂帶下而曰厲則厲自是言垂帶之貌箋既破字義亦近迂左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注厲大帶之垂者方言厲謂之

帶注帶之垂者爲厲與傳義同朱氏集傳曰厲垂帶之貌李氏集解曰厲帶之垂者言古者垂其帶之飾而厲然許氏名物鈔曰厲垂帶貌禮大帶垂三尺數說俱依毛義可見傳說之不易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正義毛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鏞案箋於日字上添出月字未合經旨卽以豳七月例之亦止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無言五之日六之日者正義以傳五日一御爲指常時而言語意亦多周折李氏樗曰當是時所指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也正所謂期逝不至也李氏公凱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爲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焉如之何而勿思朱氏集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然行役者斷無五日卽歸之理過五日而不

歸亦斷無卽懷怨曠之理竊意五日爲一候婦人以其君子久於行役望其來歸時以一候爲計經文爲期乃是思其歸者爲之期過期而不至焉斯不免於怨曠耳所謂五日爲期者不知許多五日矣所謂六日不詹者不知許多六日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正義王肅云白茅束白華

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鏑案說文菅茅也从艸官聲廣雅釋草菅茅也陳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釋文茅已漚爲菅此傳云已漚爲菅而茅無明文是以菅茅爲一物惟已漚爲菅未漚爲茅則菅茅亦自有別鄭菅忍茅脆之語申毛非易傳也序云得褒姒而黜申后傳義悉依序意毛當與鄭同蕭云恐非毛旨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步行猶可也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正義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鏑案詩意以白雲下露於可漚爲菅之茅喻天降妖於可以奪后之褒姒若以菅茅爲並受覆養反喻申后之見黜是意在申后褒姒並幸於王非詩旨也故傳義不如箋義之優惟箋以天步艱難爲天行此艱難之妖語未的當朱氏集傳曰步行也猶言時運也詩蓋謂天降褒姒此時運之最艱難也何之子之不早圖耶

有兔斯首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釋文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鏑案爾雅釋詁斯此也與釋文同李氏樗

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朱傳因之謂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是也箋破字說經非

漸漸之石篇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釋文將率上于亮反下所類反正義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帥東征役人久病於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

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鎬案玩詩詞意各章上四句俱言東征者之勞苦末二句接言東征如斯之勞苦故曰不皇朝不皇出不皇他也鄭以首次章首二句喻戎狄之不可伐次二句言荆舒所處之國道里遼闊不可卒服卒章首二句喻荆舒之勇悍捷敏次二句言荆舒之叛漸由于王輾轉支離詞意破碎歐陽氏修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

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幽遠爲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耳就使戎狄爲不可伐幽王從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爲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爲正至不皇出矣爲不能正荆

舒令出使聘問於王尤臆說也冢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爲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漸漸高石與悠悠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冢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入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霑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専也范氏處義曰言

士卒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廉利高峻攀援陟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閡之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于京師不得出此險阻士卒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故見雨之候又憂將帥亦罹陰雨不皇及他也憂己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詩三章皆賦也陳氏啓源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

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諸說俱極正當足以申毛傳
之旨足以正鄭箋之誤

卷之十一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二

震澤沈　鎬

大雅

陳錫哉周

傳哉載箋哉始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鎬案
爾雅釋詁哉始也釋天唐虞曰載注載始也周頌載見
載見辟王傳載始也此傳哉訓載亦以哉爲始箋云造
始申傳非易傳正義以鄭爲異誤也左氏宣十年昭十
五年傳皆引作陳錫載周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
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哉俱作載蓋哉載同

聲通用字書伊訓朕哉自亳孟子萬章哉作載亦以二
字通也周語韋注陳布也與箋敷字意合李氏樗曰陳
錫哉周蓋言久錫于周也其言哉者語辭也天之久錫
周家故文王之子孫嫡爲天子庶爲諸侯其祚至百世
此說與傳箋異釋上下文語意俱是贊美文王不應此
句說天橫亙文氣正義申毛謂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
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此以陳錫爲一事哉
周爲一事恐非毛旨不如箋義申傳之當

侯文王孫子

傳侯維也箋侯君也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正義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鎬案荀子仲尼篇侯順德注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愼爾侯度注侯維也太元守侯之素也注侯君也蓋侯訓君又訓維惟釋此經文義從箋爲長傳以爲維作語助辭則下文一句似成贅旒

思皇多士

傳思辭也皇天箋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謂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之

士生之於我周王之國申鄭謂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鎬案魯頌思樂泮水思在句首亦語辭不爲義傳說爲優王肅曰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眾士於此周國此述毛而實非毛旨且說成皇思顚倒經文漢書王褒傳引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顏師古注思者語辭也皇美也朱氏集傳李氏集解因之范氏補傳曰周公言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美又欲其生於王國此以皇爲美復分思與皇爲兩項諸說均於毛義無當也

侯于周服

箋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正義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眾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鎬案楚辭離騷孰非善而可服注惜誦戒六神與嚮服注服服事也周禮職方氏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注服服事天子也毛於侯服俱無訓依上章訓侯爲維則服字當作服事天子解謂維于周服事天子也箋義此句已不如

毛義正義於下句申鄭云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文義牽彊更甚

宣昭義問

傳義善箋宣徧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正義申毛謂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鎬案書皋陶謨日宣三德傳宣布也禮記表記昭事上帝注昭明也爾雅釋詁儀善也禮記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儀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儀爲義國語周語示民軌儀禮大射儀注作示民軌義禮記學

記足以謏聞䟽聞聲聞也檀弓問喪于夫子乎釋文問本作聞莊子庚桑楚因失吾問釋文問元嘉本作聞蓋義與儀問與聞古字俱通正義申毛之說是也箋義稍迂曲

明明在下

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鎬案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蓋周家受命本文王之明德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明德宜歸美文王方與經文序意合范氏處義曰明明則文王所脩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

李氏樗曰此詩言天命文王以造周由於文王之有明德其德則上當天意矣二說均依傳義是也

日嬪于京

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正義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則京其中小別也鎬案此詩作于周公之時明係追稱之辭京字自是謂京師正義謂孫毓京師之說爲不通誤也毛以京爲大意未明了箋以爲周地小別名則未實指京爲何地朱氏集傳曰京周京也李氏集解曰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方是時周未有天下其言曰嬪于京則詩人追稱且以爲是宜有天下是也范氏補傳曰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已用追稱則以周爲京不足疑也諸說均與孫毓同足補傳箋未備之義

文定厥祥

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正義申毛謂卜而得吉行納吉之禮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鄭唯文一字爲異鎬案

正義混傳箋而一之誤也既云文德復云文王不似經文有兩文字乎箋於上文言求昏問名此云納幣禮文之次納幣卽納吉鄭於儀禮士昏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注云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與此正同是也蘇氏轍曰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以定之朱氏集傳曰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均從箋義自是經旨陳氏啓源曰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胡氏承珙曰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

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二
說申明傳義不免牽扯不如箋義之確

維予侯興

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
起爲諸侯言天去紂周師勝也鎬案箋義較優王肅云
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是維字作一義予侯興作
一義文義未洽正義云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
滅殷此視王義較優然此篇各章重言天字此句與字
是興起爲天子乃由侯而王一大關鍵本天言之方與
序故天復命武王意合皇矣此維與宅谷永傳作此維
予宅左氏定十年傳朱其尾鬣以與之五行志作朱其
尾鬣而予之予與二字通箋云予諸侯有德者蓋亦以
予爲與也李氏樗曰予乃以諸侯之有德者興而滅商
故曰上帝臨女其克商也必矣不可疑貳其心也范氏
處義曰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朱氏集
傳曰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三說各異均與箋義
未合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
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

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女
之上是戒武王使無疑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
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鎬案書泰誓云勖哉夫子罔
或無畏甯執非敵古人臨事而懼不免懷疑詩人即本
上天予有德之意謂上帝已臨女矣無復懷疑于爾心
爾亦爾武王正義申鄭之說是也禮記雜記上客臨注
臨視也論語臨之以莊則敬皇疏臨謂以高視下也爾
雅釋詁國語晉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注均云貳疑也
此可以證箋義蘇氏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
武王然其衆維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
女無疑不克矣呂氏祖謙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
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朱氏集傳曰
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齊語韋昭注言天臨護女無有疑
心女謂武王也數說均依箋義范氏補傳曰上帝臨女
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此二句分開
說於經文語意未洽春秋繁露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
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詩云上帝臨
女無貳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周易輯解干寶曰聖人
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怠詩云上帝臨爾无

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二說均非經文本旨也爾作汝女作爾無作无義同而字則異矣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肆疾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正義釋言云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

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期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鎬案箋引泰誓甲子昧爽以證此經義亦可據惟句殿篇末如箋說則文氣未完耳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疾諷誦高誘注疾力也是肆與疾同義皇矣是伐是肆傳與此同肆伐猶云力伐蓋謂奮力以伐大商耳若爲速意則書武成云戊午師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備極好整好暇之意風俗通皇霸引詩肆作襲襲是掩取更非聖人堂堂正正之軍矣文選西京賦北闕甲第薛注甲言第一也傳以會爲甲亦以甲爲一會朝猶云一朝傳不崇朝三字卽承甲也句說下定本謂爲甲兵王肅正義謂爲甲子恐均非毛旨惠氏棟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玉裁曰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稱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此二說足暢毛旨矣

度之薨薨

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釋文度待洛反韓詩云塡也薨呼宏反爾雅云眾也王云亟疾也鎬案古音不分四聲

度與投與塡皆係同聲鄭韓二家均以音聲爲詁訓爾雅釋言宅居也書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隩既居三危既宅作三危既度舜典五流有宅五帝紀作五流有度呂刑何度非及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周禮縫人注書曰度西疏漢書韋元成傳命我度之注俱云度亦居也蓋宅與居同義度與宅同義度與居亦同義故傳以度爲居惟釋文義箋說爲長蓋謂築牆以虆所盛之土投諸版中也正義申毛謂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義終未安周南螽斯薨薨兮傳云眾多也用爾雅意此傳箋俱無文當同周南王

云亟疾非毛旨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箋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鎬案正義申毛之說是也大王之時自作郭門正門後周有天下即遵其制而名爲臯門應門古公時並

未有臯應之名也商代門制未聞其時天子諸侯必有等級古公之立二門自依諸侯之制斷無上借天子之理然執此以衡周制則不然書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惟天子有應門襄十七年左氏傳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正義以澤門爲臯門然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其非臯門也可知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是衛有庫門也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蓋成王厚待周公使其庫門得加天子臯門之制雉門得加天子應門之制若謂臯應爲諸侯之門庫雉爲天子之門則禮當云

臯門天子庫門應門天子雉門矣箋說之誤顯然可見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臯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臯應此說甚允玉篇引詩伉作閌係韓詩文選西都賦注將將作牄牄疑是三家詩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傳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箋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脤宜社之肉

正義申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鎬案爾雅釋詁禮記內則冢子則大牢注左氏閔二年傳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注均云冢大也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冢土即大社毛說是也大王時自立社後因之爲大社故傳云矣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正義以諸侯言冢土恐非朱氏集傳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此足申明傳義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

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箋白棫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槱所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正義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錫案詩意蓋以薪槱棫樸喻文王之用賢以任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次章奉璋祀事也三章六師戎事也

首章先言得人以任官下乃次第言之且玩首章並無祭祀觧意傳義爲長孫本述毛此去傳從箋誤矣歐陽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逆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爲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蒙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述首章言之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矣茂

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李氏樗曰樸枹木也棫小木也以至小之木枹然叢生猶可以爲薪槱積之則天下無不可用之材以譬天下無不可用之才在人君之所以官之如何耳惟文王之能官人如此故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臣皆趨而從事無不得其宜也范氏處義曰棫雖小木而用之爲薪以供烹飪用之爲槱以供燔燎以喻王用人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右之臣皆趨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能器使人材也諸說均依毛義是也

左右奉璋

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駮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錫案爾雅釋訓峩峩祭也舍人云

四一八

峩峩奉璋之貌與下句文合以此奉璋爲諸臣助祭自是的解君瓚用圭后及臣之瓚用璋璋乃半圭卽陽全陰半之義周禮攷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孔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是璋瓚可名爲璋王肅之說本非王基駁之是也康成祇言祭祀之禮不言廟正義申之云以言祼則廟可知是指祭宗廟而言也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孔氏廣森曰此薪槱卽周官槱燎之祭先郊後伐者出師之類祭也此與毛鄭孔三家之義均有未合其說非也

六師及之

傳天子六軍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論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鎬案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常武整我六師箋均以六軍釋之此獨有異者自是以文王未爲天子之故不知此是追美之詞若如鄭意則周王何以稱焉孔顨軒曰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此說謬甚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殷王未滅文雖沒竟以王稱不已有二王乎且首次章何以云辟王卒章何以云我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正義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

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刻金不爲雕言金曰雕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雕木尙稱雕明金亦可爲雕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鎬案箋說支離破碎傳義爲優廣雅釋言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注均云雕鏤也是雕與鏤通稱金可謂之鏤亦可謂之雕也況追正字本作鎚從金與琢字從玉意義尤合也說苑脩文篇引詩云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云言文質美也意亦用傳義惟追作雕則以傳改經非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言上下察也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正義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鎬案中庸引此言君子之道之費此經言大王王季之德之大盡謂鳶魚皆遂其性卽鳥獸魚鼈咸若之意是紀其事非譬其義故毛不以爲興也正義謂道被飛潛萬物得所是也箋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與下文作人意複沓後來解此者多以爲喻作人之妙與傳疏意無當也

以介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介助景大也正義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鎬案箋義爲長爾雅釋詁左氏襄七年介爾景福注荀子勸學介爾景福注均云介助也與箋義合毛以介爲大說成以大大福矣於義恐未安

京室之婦

傳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正義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鎬案曹下泉首章曰周京次章曰京周三章曰京師正義於首章以周室京師釋之此以京師申毛王室意是也大明曰纘于京箋以爲周國之地小別名此云周地名均未實指京爲何地其意以其時周未爲天子耳然此係追美之詞故上亦云文王之母自以傳義爲允

惠于宗公

傳宗公宗神也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號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

爲宗公者也鎬案正義非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宗廟羣公神焉而實親也聖王以孝治天下則惠宗公乃是治民之本左傳所云是爲瀆事鬼神者言之何得援以爲難乎周追王大王王季祖紺以上至后稷稱公王爲近而公爲遠遠者能惠則近者可知且王卽公之子孫天保言先王必先言公以公爲先公卽箋義也何謂當以王號之不當言公乎經傳固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然與以大臣爲宗公較之其優劣不甚懸殊乎中庸陳其宗器宗器爲宗廟之器此宗公爲宗廟之公文義正同傳義實比箋義爲長歐陽氏修曰惠

于宗公鄭以爲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德遂云順于大臣便爲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此駁鄭義甚允惟本義以惠宗公爲大姒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意欲承接首章末二句却與本章刑于寡妻句窒礙

以御于家邦

傳御迎也箋御治也釋文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正義釋詁云迓迎也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以御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十二　十六

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鎬案爾雅釋詁迓迎也文選幽通賦昔衞叔之御昆兮注御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釋文本又作迓太元親不迓侮注迓御也史記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集解引徐廣迎一作御是迓迎御三字義同箋訓御爲治迎亦有治義蓋傳箋可通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御本或作禦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迓馬作禦是御與迓俱通禦爾雅釋言禦禁也與御訓治意近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尙和助祭於廟則尙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釋文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厭於鹽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正義申毛謂文王之德行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家室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反

毛詩傳箋異義解　卷之十二　十九

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鎬案箋於上文宗公釋爲大臣遂於此說到羣臣賢才其實非詩本旨序云文王所以聖也如箋義並不足盡其聖聖乎德德乎敬在宮中則由敬流爲和在廟中則以敬將其禮由是居敬以臨民民以安其敬德而無厭倦也傳義如斯本自直截箋易之反入支離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也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
如此故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
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釋文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
又音賴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正義肆故今
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鄭讀烈假爲厲瘕說文云厲
疫疾也或作癘瘕病也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
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絕則
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
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鎬案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
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楚辭招魂厲而不爽些注厲

烈也是烈厲通也說文瘕女病也从疒叚聲箋意欲與
肆戎疾不殄相類然云爲厲假之行者意義未安傳意
蓋謂王業之大不期其遠而自遠耳正義以業大不遠
爲文辭不次不如毛於不殄傳云不絕之而自絕則不
瑕斷非作不遠解也呂氏祖謙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
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輔氏
廣曰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
玷焉二說與傳意未合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傳言性與天合也造爲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
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
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成人謂
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正義王肅云不聞道而
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文王性與道合故周
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造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鎬
案王說深得毛指卽深合經旨李氏樗曰不聞亦式言
事有未之前聞者文王行之亦合於法式不諫亦入言
不待諫諍而亦入於善也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天下之
士皆化之而好善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范氏處義

曰事雖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
文王能作成人材遂致爲成人者皆有其德爲小子者
皆進於善二說均依毛義是也箋說太覺支離歐陽氏
修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
聞何據知爲仁義不諫何據知爲孝悌學者穿鑿之弊
至於如此此論眞痛快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古之人謂聖王明
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
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斁毛音亦厭也

鄭作擇髮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鎬案說文斁解也从攴睪聲詩曰服之無斁厭也一曰終也擇柬選也从手睪聲二字雖同聲而義不相假今釋文義傳說爲長古之人即謂文王書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古猶昔也作詩者由文王之後追溯之稱爲古之人於義何妨此蓋從上文有德有造而歎美之曰古之人有如斯之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如箋說則與上文語意不貫不特破字義亦未優其字徑作擇不云某當作某閒亦有此例如可以樂飢改爲療既匡既敕改爲筐本詩烈假改爲厲之類正義謂此經本有作擇者然觀傳文則傳本之作斁無疑箋本不在傳本之外則箋本經文字亦作斁也呂東萊讀詩記董氏云韓詩作古之人無擇則作擇係韓詩與毛義固無當也

卷之十二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三

震澤沈　鎬

大雅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二國謂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釋文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度待洛反鎬案書召誥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下云我亦惟茲二國命稱夏殷爲二國與此正同傳云殷夏也明是因殷而兼溯夫夏蓋謂夏政不獲已代以殷殷政不獲將代以周次第說來言之序也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此言斷非毛旨正義駮之是也箋以崇侯配殷爲二國復以崇侯與商王並稱爲長太覺不倫詩稱四國者甚多必舉以實之鑿矣當以傳義爲允朱氏集傳范氏補傳均從毛義以二國爲夏商以四國爲四方之國是也歐陽永叔以二國爲指密崇其說以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

篇終無殷事不知序云天監代殷若不言殷政之失上帝何以眷西顧而與宅也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召誥多方作於成王之時若謂何因遠及夏世則書何以歷言有夏乎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正義申毛謂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申

鄭謂此殷崇二國政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鎬案箋說非也殷有天下本為天心所屬紂雖惡天或不忍遽廢之冀其變改說猶近理若崇則本非天心所屬復何所冀果如箋意萬一二國俱能變改上帝將何以處之乎傳義允洽不可易也程子以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以憎為增以式廓為規模範圍是已豫言與宅意下文乃眷西顧句文氣承接不洽矣

串夷載路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應對之應正義毛讀患為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伐混夷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

應鎬案毛無改字之例若經文果作患傳必不以串習釋之箋亦不以串為患若以為患則當云夷即混夷何以串夷二字連屬也釋文謂一本作患自係他本非傳箋本正義誤會惠氏棟曰串古文貫字明堂位貫鼎鄭注貫國名貫與昆通貫夷即混夷斯言甚允益信經文之不作患也阮氏校勘記曰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為路寢草露為草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眥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為誤

失之矣此說是也惟繹本章上下文語意當從傳義荀子大略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注串習也書顧命夷玉傳周書武穆夷德之用注均云夷常也國語周語載戢干戈注文選高唐賦注引廣雅均云載則也史記孝武紀路弓乘矢集解引韋昭莊子雖有義臺路寢釋文均云路大也詩意蓋謂帝所以徙就明德者周累世習於常道則當膺大任居大位也故下文言其德可配天而受命甚固也

天立厥配

傳配媲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鎬

案大姒固賢妃而受命之故不由乎此箋以上句謂文王伐混夷以此句謂大姒語意支離不貫注傳以配爲媲蓋配與媲均有合字意此謂文王之德合天配即配帝配命之配非夫婦配匹之謂正義申毛謂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以箋義爲傳義非也歐陽氏修曰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李氏樗曰此所以能配天受命堅固而不可易也此最善申毛義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傳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箋又尤善於兄太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正義申毛謂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厚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卽

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鎬案周之有天下固由列聖之功亦由太伯之讓故孔子亦歎其三以天下讓也不應專美王季竟遺太伯箋義是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傳經緯天地曰文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正義申毛謂以此王季之德比于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申鄭謂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鎬案臯矣以前詩之

稱文王者屢矣傳獨於此標之曰經緯天地曰文其非以此文王爲西伯昌之文王明矣箋云德以聖人爲匹亦是申承傳義正義申鄭謂爲文德之王申毛則謂爲文德之周王何其明於箋而昧於傳也陳氏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此論甚允其實以文王爲周王疏之誤非箋之誤也劉氏炫曰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此說深得傳旨說文悔恨也从心每聲言王季之德比于文德之王尤無遺恨正義云不爲人悔亦非毛鄭義也范氏處義曰王季之德如此可謂無一毫之悔吝斯說得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强也跋或作拔正義申毛謂以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邱曰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申鄭謂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故言畔援猶跋扈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爲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跋扈是淩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鎬案下文言伐密之事詩欲明文王之伐密非妄用兵也非貪土地也正以平其獄訟明其曲直而特借帝謂以發下文之端箋義爲長漢書作無然畔換顏注畔換强恣之貌强恣卽跋扈意玉篇作無然伴換云伴換猶拔扈也蓋畔伴援換皆音義同跋拔亦音義同一切經音義七引國語賈注歆貪也國語楚語楚必歆之注歆猶貪也廣雅釋詁羨欲也歆羨蓋貪欲之謂後漢皇后紀注

鄉亭之獄曰犴荀子宥坐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注犴亦獄也獄字从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箋謂岸爲訟蓋以岸爲犴之假借耳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釋文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正義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邪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史書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鎬案下文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明是怒以前未經整旅如箋意則此阮徂共文王侵之與爰整句語意不合謂密

人距義兵則當先言侵阮徂共後言密人之距經文云云不倒置乎且既侵三國下文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何又置阮共於不問乎揆諸文義當以傳說爲長至張以書傳亦無玁狁爲辭不知玁狁二字自係國名非此徂字可比況序又明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乎不得援彼例此也

王赫斯怒

箋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鎬案方言賜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曰賜盡也集韻曰王赫斯怒斯或作儩盡也蓋斯通賜又通儩也惟玩詩意祇言王怒未便添出臣一層傳以斯爲此蓋作語詞正義申毛謂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誤以箋義爲傳義

以按徂旅

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五百人爲旅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衆釋文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鎬案箋以上文阮徂共爲三國此但言止徂國之兵衆文氣便覺支離傳義爲優孟子引此作以遏徂莒趙注云言文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春秋隱二年莒

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故傳以爲地名旅莒同聲通用字爾雅釋詁按止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式遏寇虐注遏止也按遏音義同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

有之而言正義申毛謂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
釋邱曰絕高謂之京矣陳釋詁文鎬案上文侵阮徂共
傳以爲密須氏侵之此復言密人侵阮詞意複沓上旣
云整旅按旅此復言密人侵阮文義亦欠順當正義之
說非也依其在京言文王自據勝地其侵密人自阮之
彊往侵之時陟我高岡而密人已無敢矢我陵無敢飲
我泉矣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此
章詩正甚言師行無敵見密人之靡然從風也箋以上
文侵阮徂共爲文王侵之此復言文王之侵阮如箋意
距周者有密阮徂共四國何以上言按徂旅此言侵阮

彊而密國置之不問乎歐陽氏修曰言周師先據勝地
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斯言得之

度其鮮原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度謀鮮善也文王見侵阮而兵
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
謀居善原廣平之地正義申毛謂文王征密旣勝於是
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營建國都釋山云小山別
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鎬案傳說爲長鮮善雖
釋詁文善原似不成文此自是征密以後之事箋指爲
侵阮以後亦非蘇氏軾曰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

邑者歟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劉氏瑾曰
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是度之後作爲邑名曰程邑
初則鮮是山原是平地非地名也逸周書和寤解云王
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
伐殷秋次于鮮原惠氏棟曰鮮原乃商周相接之地胡
氏承珙曰下文岐陽渭將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
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彼傳云巘小山
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
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此說是也

不長夏以革

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
變更王法正義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王
肅云非以幼弱未足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
幼如一也鎬案此是極言文王之明德傳云不以長大
有所更卽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是也
王肅之言甚允箋說似鑿范氏處義曰不以長大變革
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者文王豈有是哉李氏
樗曰在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
夏以變革之道也呂氏祖謙曰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

也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數說或與箋義同或與箋義異均不如肅說之當

詢爾仇方

傳仇匹也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正義申毛謂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申鄭謂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方國之諸侯（箋作旁國案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說文方俱作旁盆稷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方亦作旁畫方旁二字通）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鏞案毛以仇爲匹疏謂匹己之臣

意究牽彊文王嫉惡如仇黨紂爲惡者皆仇也故方國諸侯之爲惡者謂之仇方此爲下文伐崇張本仇方不專指崇崇則仇之尤大者耳陳氏啓源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之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胡氏承珙曰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譖己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弁誤解鄭箋耳此說是也

崇墉言言　崇墉仡仡

傳言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釋文仡魚乙反韓詩云摇也鏞案左氏僖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必有高城深池自負其固也可知爾雅釋樂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是言有大意故傳以爲高大也仡說文作圪牆高皃也詩曰崇墉圪圪從土气聲此亦用毛義箋以爲將壞貌葢用韓詩摇字意不如傳義之優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傳肆疾也忽滅也箋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

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釋文拂符弗反王違也佹九委反戾也正義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鄭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爲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鏞案伐肆絕忽諸雖平列意實各句順遞爾雅釋

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疾諷誦高誘注疾力也肆疾俱訓力廣雅釋詁絕滅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其亡也忽焉注忽速貌蓋是伐是肆言其伐之力是絕是忽言其滅之速正義申毛謂忽然而滅是也漢書張耳陳餘傳贊集注戾違也王以拂爲違陸以箋佹爲戾其意同也

於論鼓鍾

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鎬案禮記王制必即天論注論或爲倫儀禮公食大夫禮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是倫論二字通禮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箋云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段氏玉

裁曰論同侖思同恖理之恖箋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恖理毛謂論爲侖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此說以傳通箋義極精鑿

不遐有佐

傳遠夷來佐也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正義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鄭唯以下句爲異言不遠其有輔佐之臣鎬案上言四方謂有夏諸國此言遐謂遠方夷國由近而遠文之次也不猶言豈不謂豈不遠有夷國佐助之乎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即引是詩與傳義合輔氏廣曰久受上帝之福廣得天下之助李氏樗曰豈有遠方不來佐助者乎范氏處義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數說均依毛義蓋上云四方來賀此云不遐有佐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之意箋義亦安毛尤說得廣大合體耳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

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鎬案如傳說則爲事之正如箋說則見事之奇三章寘隘巷等語豈非古今奇事經既奇矣當以奇者奇之則不得取毛而舍鄭也若如傳說姜嫄之妊后稷之生俱屬尋常而寘隘巷寘平林寘寒冰屢欲寘之死地古今

必無此人情正義云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不知本經履帝武敏二語卽是異之實據舍本經而欲別求明證豈不甚迂后稷果有異相如孔子文王則書傳斷無不言之理然則后稷之異其如箋說也無疑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亦與箋義同箋云肅戒不復御則后稷之生其爲帝在也可知韓詩說無父感生馬融遺腹之說皆非也至列女傳以姜嫄爲郃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

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斯眞誕妄不經矣正義云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元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然則姜嫄爲帝嚳之妃無疑鄭據命歷序之說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非也張融云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不知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則后稷之舉並不在堯在位七十載之後閟宮箋亦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本詩卽有郃家室箋云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張說欲以申鄭先已背鄭矣張融又云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然思齊言文王所以聖也祇言大任文王之母此不足以爲難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康寧也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

人不信也鎬案箋意以此四句上承克禋克祀四句下啓寘之隘巷數語文氣一貫惟懼時人不信一語則非可以測姜嫄之心適啓後人多少誕妄之談正義申鄭亦云以無夫而生不知首章箋明言爲高辛氏之世妃且明言肅戒不復御也蓋姜嫄爲帝嚳之妃生子亦是常道惟此后稷之生由履武不關人道其爲上帝之神靈赫然顯著而事出太奇姜嫄之心不自安耳

實覃實訏

傳覃長訏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鎬案爾雅釋言覃延也釋詁延長也訏大也廣

雅釋詁覃長也訏大也均與傳訓同李氏集解曰覃長也訏大也言后稷之生其體長且大矣范氏補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后稷爲兒日漸長大俱從毛義是也阮氏挍勘記曰箋云實之言適也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並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頍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此說是也邶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頍弁箋實猶是也疏實寔義同韓奕箋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大學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書秦誓寔俱作是蓋實寔是三字皆音義同也此實覃實訏

猶云是覃是訏與皇矣是伐是肆等語一例下章實方實苞五句可以例推矣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

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正義申毛謂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擁腫無用故以種爲擁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申鄭謂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擁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擁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卽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褎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鎬案周髀算經圓出於方注方周匝也與傳義近淮南汜論乃爲窬木方版注方並也與箋義近正義謂傳據地滿箋據苗均箋與傳同是也呂氏詩記引崔氏集注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均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是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大田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言將熟之時此在苞種褎之前是言苗之初生不得以彼例

此范氏復以苞爲甲則與以方爲房更無別矣爾雅釋詁苞豐也釋言苞稹也孫注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傳於下泉斯干常武長發及此詩均以苞爲本蓋訓本之豐茂與箋義亦相成也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注種卽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傳以種爲雜種蓋謂五穀皆種箋意以爲種雖五穀皆種而生則豔然不雜正以申成毛義非有異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毛傳擁種今本譌作雜種案當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甽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擁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然數

語祇言苗之生長成熟以見后稷之功俱未說及人工不應賁種忽言及隤土附根之事其說非也胡氏後箋曰此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耋之肥充然釋文云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弁注竝同則毛本作雜正義作雍以意改之耳箋以㝅爲枝葉長耋以別於苞爲本申成毛義是也

卽有邰家室

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后稷教民種黍稷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釋文

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正義申毛謂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申鄭謂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鎬案后稷卽有邰以前封國無明文閟宮及此詩言后稷者可謂詳矣亦未別言受封之國箋云改封正義云先有國其說非也傳義爲長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瑯邪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卽邰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矣此瑯邪之邰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胡氏承珙曰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逄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逄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瑯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弁謂列女傳之有合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然則稷封之邰自係姜姓自在武功釋文云今在京兆武功縣是也呂氏春秋辯土篇注水經注引此均無卽字錢氏大昕曰宋槧

本引詩亦無卽字然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卽就也則經文之本有卽字也審矣白虎通義京師篇邰作台邰合同聲通用也

以歸肇祀　后稷肇祀

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鎬案后稷未卽有邰以前堯祇命爲農師耳旣卽有邰以後奉堯命以事天乃得行祀天之禮故歸者歸于有邰也歸肇祀

者歸有郃而始祀郊也毛義確不可易箋既破字義亦未允陳氏啓源曰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郃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此說是也李迂仲指爲宗廟之祭以祀天比之魯祭非禮誣毛鄭爲厚誣堯與稷不知祈穀之祭與魯之郊禘有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

文始見於月令若書舜典祇曰類曰柴意其時竝未定天子祈穀之禮命稷爲之不可謂僭何有於誣堯誣稷耶卒章明言上帝居歆不得以肇祀爲祭宗廟也范逸齋嚴華谷朱克升朱備善皆以卒章爲祀稷配天之郊然兩章同言肇祀不應前後異義合從毛傳

或簸或蹂

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鎬案簸字從箕故以爲簸糠蹂字從足故正義申毛謂蹂踐其黍其義顯而易明文選西京賦簸林薄悴注簸揚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蹂踐也又引通俗文踐穀曰蹂與傳義同劉氏彝曰蹂以脫其穗范氏處義曰蹂者脫其穟李氏樗曰或使人簸揚其糠秕或使人蹂踐之均依毛義是也箋以蹂爲潤溼之既溼之復何能舂乎孫鑛以箋義爲長謂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復蹂也不知毛於此何傳獨者兩者字言簸蹂各有其人不得以事之次爲難也

載謀載惟

傳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鎬案爾雅釋詁儀禮特牲饋食禮不諏日注均云諏謀也爾雅釋詁方言字

林均云惟思也盖謀與諏惟與思皆音義同也箋義視傳爲明確

以興嗣歲

傳興來歲嗣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報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夏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毛謂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堯命后稷郊天未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申鄭謂箋意定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

次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鏞案如毛意歲字分屬與字嗣字分與嗣爲兩層如鄭意歲字專屬嗣字一層意義雖同而解經文氣迥異矣毛於上文引周禮皆之日數語謂所以與來而繼往其意卽謂本句然此言后稷事天之祀不應雜及嘗獮祉等祀正義申毛以來歲爲此年之秋則經典未聞稱本年爲來歲者箋義爲優

卷之十三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四

震澤沈　鏞

大雅

授几有緝御

傳緝御踧踖之容也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鏞案禮記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此詩序云外尊事黃耉養老乞言箋以緝御爲敦史相續代而侍與禮文序意皆

合是也劉氏彝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朱氏道行曰老者既加几使有所憑則道飲食祝哽哽左右之者不得稍闕故御曰緝范氏處義曰既授之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爲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加以安之也李氏樗曰緝御卽周禮所謂更僕是也諸說均足申明箋義說文緝績也陳東門之池箋緝績作衣服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蓋績續者絲縷不絕故緝有續義廣雅釋言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釋文引王肅注均云御侍也與此箋義同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傳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言其皆有賢才也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正義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

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毛之意亦爲大射也鎬案禮記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以燕養老禮也儀禮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則燕時有射禮也此詩序云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自是以族燕而兼養老經云敦弓四鍭自是以燕禮養老而行射燕時行射則禮如鄉射矍相之射鄉射也

傳引以證序賓之義最爲的確箋以爲大射非也正義謂毛之意亦爲大射彊傳合箋尤非也呂氏祖謙曰鄭康成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許氏謙曰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尙多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豈不可乎胡氏承珙曰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賅諸說足以申王肅之說解正義之

或

以祈黃耇

傳祈報也箋祈告也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申毛謂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申鄭謂以告黃耇將養之也鎬案禮記表記報者天下之利也注報謂禮也此傳以祈爲報蓋謂酌大斗以禮黃耇耳七章八章均言養老之事正義申鄭謂以此章爲始告末章爲正養恐非

以引以翼

傳引長翼敬也箋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日引在旁日翼鎬案爾雅釋詁儀禮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注文選思元賦取蜀禪而引世舊注均云引長也爾雅釋詁周書程典慎下必翼上注家語正論以燕翼子注均云翼敬也漢書杜欽傳廢奪長僉注長謂崇貴之也傳以長訓引以敬訓翼意蓋謂崇貴之恭敬之耳箋以上章以祈爲先告此爲老人之來以禮引之翼之義似未的

以介景福

箋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釋文介音戒

毛大也鎬案小雅車舝景行行止傳景大也介景皆訓大語意亢沓箋義爲長餘皆放此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言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言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鎬案細玩經文及傳文首次章言饗燕之事四章籩豆靜嘉言享祀之事此章上承饗燕下啓享祀故傳云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也正義於首次章申毛俱云成王祭宗廟以鄭義爲毛義誤矣饗燕係泛言若謂祭後之饗燕則經文爲倒置箋於首章謂旅酬歸俎以此令終謂以善名終語意似覺支離傳義爲長李氏樗曰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而復

始福無窮也惟受福如此故公尸以善言告之輔氏廣曰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朗令終則又欲其高朗之極於常久而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斯能善其終今雖未有終既有其始此公尸所以嘉告之也朱氏公遷曰昭明與景福相屬高朗又與令終相貫皆言福耳朱氏善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悠久諸說皆於毛義無當也

永錫爾類

傳類善也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盡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鎬案爾雅釋詁書太甲中自底不類傳桑柔貪人敗類傳瞻卬威儀不類傳皇矣克明克類箋蕩而秉義類箋均云類善也家語永錫爾類在類善也毛意蓋謂成王有孝子之行則無匱竭之時天遂永錫爾以類言世世皆孝子猶云象賢也下章永錫祚允言永錫福祚於子孫此章言永錫以能孝之子孫語意自有次第箋以此爾類爲人所與下章祚允爲天所與同是永錫而意解參差且下章卽根此句說下若謂以成

王之臣孝能錫類由室家以及天下遂令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意理亦未安晉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毛傳卽是此意彭氏執中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享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孔氏廣森曰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二說俱足申成毛義黃氏櫄曰詩人之意蓋以爲相祀之人有孝子之行而又能轉相教化以與其朋類也此依箋義恐非

室家之壼

傳壼廣也箋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鎬案說文壼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與爾雅義同傳以壼爲廣正義以爲宮中巷路之廣王肅以爲廣及天下一申其已言者一申其未詳者皆是也箋言及於天下先言壼之言梱似壼字兼有兩義不如傳義之直截

李氏樗曰壼廣也國語曰壼廣喻人民之衆也言旣及室家遂及民也此與傳義合輔氏廣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范氏處義曰壼者內也此章申言神錫以善凡在室家之內者均受其慶二說均於毛義無當

鳧鷖篇

正義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

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章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旣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島不常處或在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島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島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絕水島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鎬案上篇言公尸嘉告此篇五章俱云公尸上篇序云太平也此篇云太平之君子兩篇當是一事上篇正祭此篇賓尸五章一意其言涇沙渚潨亹

者取以協韻無他意也傳義爲長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旣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歐陽氏本義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耳鄭氏曲爲分别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爲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汨亂經義也二說均得之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正義抑傳以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鎬案爾雅釋訓抑抑密也注抑抑威儀審諦又抑抑威儀密靜也小雅賓之初筵威儀抑抑傳抑抑愼密也此以爲美亦是愼密意與箋訓密意同爾雅釋詁秩常也說文秩積也从禾失聲積與常意近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司農注禮記月令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又呂覽季夏注文選東京賦章淡祚之有秩薛注俱云秩常也此德音指教令說則有常之義較勝輔氏廣曰容止抑抑然甚密

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鄒氏泉曰威儀者德之符也抑抑則動容周旋之中禮聲譽者德之著也秩秩則內外始終之無間此皆以德音爲聲譽非也

思輯用光

傳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鎬案揆以文義箋說爲長李氏樗曰以思和輯其人民光其基業此依箋義是也范氏處義曰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此以輯字說祖業義未甚安且少民人一層意不如箋義之周安孟子引詩輯作戢二字音義同也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正義申毛謂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申鄭謂公劉之朝士大夫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矣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殺

得殺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孫鑛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箋說爲長鍇案玩下文君之宗之語意自是言羣臣以公劉爲君而尊奉之則此亦應指羣臣之敬君而言孫以箋說爲長是也周禮太宰注立依前南面儀禮聘禮注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俱云依本作扆此詩經文作依箋作扆依與扆古字通用也

君之宗之

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孫鑛云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鍇案孫說是也書舜典禋于六宗傳汝作秩宗傳劉氏釋名釋宮室國語晉語又不能宗人注呂覽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鳧鷖公尸來燕來宗傳雲漢靡神不宗傳俱云宗尊也左氏隱十一年傳周之宗盟賈注宗爲尊白虎通宗廟宗者尊也左氏成五年傳晉伯宗穀梁作伯尊蓋宗與尊音近義同也朱子語類問君之宗之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

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朱氏公遷曰宗字之義朱傳呂說各是一意但此方爲燕飲言之則朱子之說爲切然謂公劉自爲宗則宗字未識究作何解李氏樗曰君既飲食其羣臣羣臣遂從而君之尊之此說依箋義是也

其軍三單

傳三單相襲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申毛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

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申鄭曰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以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鏞案傳云相襲意以公劉軍制重重布置內外凡三如人之衣服單衣之外復重襲以單衣惟三單之制未聞王肅之說出於臆度且婦女豈可以充軍數若言在道防寇則此章已言至豳也不如箋說爲得據李氏樗曰其軍三單者蓋言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大國之有三軍則以餘卒爲羨今方遷豳適三軍之數而無有羨卒故其軍三單范氏處義曰周

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是單而無副許氏謙曰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單者無羨卒也諸說均足申明鄭義

徹田爲糧

傳徹治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正義申毛謂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人住之糧王肅云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申鄭謂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鏞案公劉始遷於豳使民治田取其稅以爲軍國之糧其時竝未定稅名爲徹至後有天下遵公劉什一而稅之制名之曰徹傳以爲治治田爲糧當亦指稅民而言箋以徹爲周人百畝而徹之徹蓋此詩言公劉之事作於成王之時傳據公劉時事言之箋據召康公上溯公劉故以周制言之兩義可通

度其夕陽

傳山西曰夕陽箋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正義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

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廣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鏞案卷阿于彼朝陽傳云山東曰朝陽正義申之云於彼朝陽之地則此亦謂山以西之地箋云夕陽者豳之所處意與毛同惟毛以度爲居鄭以度爲量度當以箋義爲長曹氏粹中曰豳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於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李氏樗曰既而民益衆然後度其夕陽之地以居之二

說依箋義是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鎬案序云言求賢用吉士也箋說與序意合李氏樗曰毛氏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不如鄭氏之說爲勝王氏安石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

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是而已斯說足暢箋義矣輔氏廣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王氏逢曰地勢美而天氣和則君心悅而臣言入矣蓋見成王當此之際其胸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二說與序意不合非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正義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王肅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

爲勸戒與此正同鎬案王肅以爾游爲君子樂易而來游是以下文豈弟君子夾入非經旨也如箋意爾游卽是優游二語遞說亦非經旨說文伴大皃从人半聲後漢書馮衍傳注煥文章貌禮記曲禮美哉奐焉釋文奐本作煥孟子吾王不游注游亦豫也淮南原道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注優柔也爾雅釋水順流而下曰泝游詩意蓋以此二語贊歎成王之德性謂廣大而有文章者爾何其悅豫也優柔而和順者爾何其休美也休卽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之謂也爾游爾休卽指爾性而言惟性或不能無閼須用賢以輔之下文云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蓋謂用樂易之君子以終成其德性也輔
氏廣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於此也
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呂氏祖
謙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范氏處
義曰伴奐閒暇貌優游自得貌謂成王游於巖廊則甚
閒暇休於法宮則甚自得諸說俱太粗淺汪氏異義曰
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
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
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
游而申成之然以此二語遞說終於經文語意不合胡

氏從箋是其說非也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箋茀福康安也鎬案鳧鷖曰福祿來崇崇重
也既醉曰介爾景福景大也無有以小福頌其君者箋
義爲長爾雅釋詁祓福也汪引詩祓祿康矣蓋茀祓音
同義可通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
常鎬案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也此傳
無文當與彼同嘏亦訓大語意欠安箋義爲長范氏處
義曰嘏福也誠能使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
而不已也此依箋義是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馮
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
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
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
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鎬案此章前後無言及
於祭祀何以此忽說祭祀幷此三語竝不似祭事序云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亦無言及祭事箋

說非也歐陽氏修曰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
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本章豈弟君子
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絕不相屬
且詩本無祭祀之事黃氏櫄曰鄭氏以有孝爲成王以
有德爲羣臣其意以祭祀爲說詩人之意恐不然二說
均是也范氏處義曰有馮有翼吉士之才也有孝有德
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前以翼其左右則身無
過舉季氏本曰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
臣之本於心者言人君能致賢臣以爲引翼則惟以德
自將而無爲臣化故曰四方爲則鄒氏泉曰馮者忠諒

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善事親則有
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於己則有正物之學以之引
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息於所行則其德日
修矣諸說均以馮翼孝德爲指賢人意與毛傳合惟以
引翼爲賢人之引導王輔翼王則與毛異然行葦傳與
此同彼謂王長敬耆臣此謂王長敬賢臣傳義一例不
可易也呂氏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
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朱氏公遷曰慈祥
以孝言篤實以德言呂氏即以孝德之人爲可馮翼者
然玩四有字明是四項平列東萊之說非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翽
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
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
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釋文翽呼會反說
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鎬案序云求賢用
吉士也正義云吉士亦是賢人蓋賢也吉士也二而一
者也箋過泥序文遂謂賢者所在羣士慕往非也正義
引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傳以翽翽爲衆
多是專指鳳凰亦者鳳凰自亦也王肅云集止以亦傳
天傳天以亦集止今本正義脫誤此依後箋從浦氏校正箋以亦爲與衆
鳥非也九章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
鳳凰樂德毛不以爲興故此正義申毛云成王之時有
鳳凰之瑞召公以爲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
之上多善士也此則不如箋以鳳凰喻吉士爲優劉氏
濟曰鳳隱見以時類君子之出處朱氏公遷曰禽鳥之
性必欲得所止賢士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
所使令而皆輸其媚愛于天子矣范氏處義曰鳳凰靈
物也出則爲世瑞故以喻吉士吉人也李氏樗曰鳳凰
之飛翽翽其羽以類而進咸集於此以譬藹藹之吉士

在有道之朝亦引類而進也諸說均依箋義以鳳凰爲
喻吉士是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
萋雝雝喈喈

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
生朝陽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
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箋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
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而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
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
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

雝喈喈喻臣民和協鎬案序云求賢用吉士也箋義宜以序意合覼傳較優歐陽氏修曰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黄氏櫄曰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猶鳳凰焉非高岡不翔非梧桐不棲故鳳凰鳴於高岡之上者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也梧桐之木菶菶萋萋而盛鳳凰之鳥雝雝喈喈而和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君之喻陳氏鵬飛曰比賢者必

聚於有道之朝諸說均合箋義是也論衡初學記引詩作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徐氏璈詩經廣詁曰毛傳以菶萋釋梧桐雝喈釋鳳鳴則經文當以論衡初學記所引爲正今本當由唐定本以後倒其次也然玩箋文自以今本爲正毛於菶菶二句傳乃是順經文釋之不得因下二句疑上四句也徐氏之說非

矢詩不多

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鎬案傳義以矢詩爲賢人陳詩用賢多則陳詩自多箋義以矢詩爲召康公陳詩卽指卷阿詩言謂此詩之外不復多陳義各不同正義申毛謂令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以箋義爲傳義誤也首章矢音此章矢詩首尾相應矢音文在豈弟君子之下矢詩文在君子之車君子之馬之下兩章義應一律箋於首章矢音爲賢者陳出其聲音此章矢詩爲康公之陳作此詩前後歧出當以傳義爲優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此

說申明傳義甚爲允當

卷之十四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五

震澤沈　鎬

大雅

汔可小康

傳汔危也箋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傳以汔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而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𢙈近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鎬案易井汔至亦未繘井未濟小狐汔濟虞注皆云汔幾也與此箋義同蓋謂周民亦已勞矣王庶幾可小安之文

義覛傳以汔爲危較順李氏樗曰汔毛氏曰危也鄭氏曰幾也毛氏之說以爲民皆罷勞而又危則其說不甚簡徑不如鄭氏之說爲優言告於王曰當時之民亦勞苦矣庶幾厲王可以少安之乎此說甚允左氏昭二十年傳汔可小康杜注汔其正義引作期誤後漢書班超傳注引詩汔其也易否其亡集解其與幾同范氏處義曰汔終也文選三都賦注引詩劉良曰汔已也俱與箋義不合非也漢書元帝紀引作迄可小康亦非

以謹醜厲

傳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災爲厲厲壞也鎬案易噬嗑得黃金貞厲遯有疾厲虞注穀梁定元年傳厲也注廣雅釋詁皆云厲危也與傳義同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誰生厲階注國語齊語而無大厲注太元疑貞厲注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皆云厲惡也與箋義同禮曲禮上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蓋惟爲惡故至於危毛鄭義可通箋引傳復以厲爲壞以本句厲字與下文敗字合爲一解則反覺支離耳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鎬案孫說是也范氏處義曰戎猶汝也說者謂戎之爲汝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汝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尙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李氏樗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者言王雖號小子而所係天下之事甚重不可不愼也二

說均依箋義是也輔氏廣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嚴氏粲曰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豈可樂佞諛而褻謔隨乎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然此篇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下篇序云凡伯刺厲王也均無同列相戒之意二說皆非

爲猶不遠

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鎬案爾雅釋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汪猶者道道亦言也

傳以上句話爲善言以此猶爲道道卽言也蓋以善言爲不然則爲言不遠正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也本句與上句意自一貫箋以猶爲圖訓爲謀不能遠圖下猶之未遠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併意前後複沓正義申毛謂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以道作道理解恐非毛旨

价人維藩

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釋文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被皮寄反鎬案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此用傳義汪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爲司馬之類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此說是也范氏補傳曰价與介通用古者行禮有賓則有介蓋介有佐輔之義以詩人之取喻言之藩籬外也垣牆內也屏以蔽其外翰以扞其內城則包是四者而域之者也价人意其大臣之在外爲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此更不如箋以价爲甲以价人爲甲士之尙有依據其說非也爾雅汪漢書諸侯王表引詩价俱作介介

甲也此疑是三家詩康成本之

流言以對

傳對遂也箋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毁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正義申毛謂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申鄭謂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爲流言謗毁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毁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鎬案爾雅釋言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汪皆云對遂也易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遂有進義對亦有進意傳意蓋謂彊禦多懟之人爲謗毁賢者之流言以進於王箋云王若問之則又

以對正以申毛非有異義正義云遂成其惡非毛旨也李氏樗曰流言以對言好爲流言以荅人主之問輔氏廣曰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嚴氏粲曰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數説均與傳箋意合是也

人尙乎由行

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正義申毛曰如傳此言則以尙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申鄭曰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鎬案玩下文二句語意是言天下化厲王之惡由近及遠則此

句亦宜言人從厲王之惡上下詞氣方一貫李氏集解曰其小大已近於喪亡矣而當時之人尙安而行之恬然不以爲慮也范氏補傳曰君臣上下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矣而一時之人尙由而行之不知其非均依箋義是也

遠猶辰告

傳猶道辰時也箋猶圖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正義申毛謂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申鄭謂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更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卽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鎬案爾雅釋

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猶者道道亦言也傳蓋以道字作言字意解指號令而言謂以遠大之事見諸號令以時告之箋謂爲天下遠圖以歲時告施之亦謂以遠圖施諸號令傳箋義可通也

用遏蠻方

傳遏遠也箋遏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正義申毛謂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遂令遠去使不得來侵申鄭謂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遏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

知逿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鎬案爾雅釋詁逿遠也說文逖遠也从辵狄聲逿古文逖易渙卦渙其血去逖出汪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傳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汪史記司馬相如傳逖聽者風聲集解引徐廣均云逖遠也與傳義同朱氏集傳曰逿遠也范氏補傳曰思患豫防則雖蠻夷亦將遠去而不爲患逿猶遠也二說俱依傳蓋傳義本允不必易也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

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申毛謂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申鄭謂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爲之讎鎬案說文讎猶應也从言雔聲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漢書王莽傳亡言不讎汪皆云讎對也應對均與報字意同正義謂應對物價爲之讎是也箋義爲長史記高祖紀讎數倍集解引如淳云讎亦售蓋讎售二字通用故經作讎箋釋作售本又作讎也韓詩外傳讎作酬藝文類聚讎作訓書召誥讎民釋文讎字或作酬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解詁訓亦酬字訓報也蓋讎酬訓三字皆音同義可通列女傳周忠篇讎作醻一切經音義八酬古文醻蓋酬醻古今字

淑愼爾止

傳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箋止容止也當魯愼女之容止鎬案箋以止爲容止與下句複當以傳義爲長正義申毛謂其說君子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此說謬矣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則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何莫非人主本身作則之

要耶李氏樗曰在容止之地能淑謹之而不愆於威儀此合下句爲一事朱氏善曰容止不可以不愼威儀不可以不謹此與下句爲二事皆非也

倬彼昊天

傳昊天斥王者也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正義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鎬案詩人之意深望王之矜而王不矜無所控告而愬之於天言在天而意自在王傳箋義可通

民靡有黎

傳黎齊也箋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
者正義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以黎爲不齊
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者耳鎬案傳義爲長
淮南王術百姓黎民注黎齊也與傳義同汪氏異義曰
傳義當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
義轉不齊則曲矣胡氏後箋曰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
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
貴賤謂之齊民若今之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卽黎民矣
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二
說皆是也

孔棘我圉

傳圉垂也箋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申
毛謂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己守邊之勞甚也申鄭
謂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
以爲禦寇之事鎬案爾雅釋詁圉垂也孫注云圉國之
四垂也左氏隱十一年傳亦聊以固吾圉也注圉邊垂
也水經渠水注圉邊陲之號與傳義同此經我圉正與
左傳吾圉文同於文竝無不足如箋以圉爲禦寇畢說
圉字貞於文不足矣周在西自西而徂戍於東故曰靡
所定處何云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耶正義申鄭
之說非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今王之爲政但好
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
祿此言王不尙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釋
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
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
嗇也尋鄭家嗇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
鎬案此篇稼穡字凡三見傳俱無文蓋以稼穡二字文
義易明無須詁訓如果此二句稼穡與稼穡卒痒句異

解毛當有傳以區別之此必然之事也鄭以傳無明文
遂意爲更張不可從當以王申毛爲正代食二語亦以
傳義爲優朱氏集傳歐陽氏本義李氏集解范氏補傳
均作稼穡朱氏善曰世治而行其道則祿食爲無愧世
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爲無愧姚氏舜牧曰民有靡心是
欲進而與國家爲謀爲祟者莽云不逮者衆皆謂時之
不可而止之不行也所以甘稼穡以食其力耳二說竝
與傳異而稼穡則與王申毛同韓詩外傳晉平公時寶
藏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
侯藏于百姓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詩曰

稼穡雖實代食雖好可見韓詩亦作稼穡其作家嗇者
康成之臆見耳

考愼其相

傳相質也箋愼誠相助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
言擇賢之審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正義傳讀相如
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愼之
義亦當與箋同愼誠釋詁文箋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
助也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
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鎬案箋義
爲優毛以相爲質正義申之謂用其賢之有美質者夫

既爲賢矣以之爲臣矣豈第重其質之美乎此說不如
鄭之當朱氏集傳曰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
之范氏補傳曰考擇其輔相故其所用者皆天下之所
謂善李氏集解曰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其謀猷於衆
己以爲然衆人亦以爲然故能考察愼擇其相所任之
人無非賢者均從箋義是也

貪人敗類

傳類善也箋類等夷也鎬案爾雅釋詁左氏僖二十四
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注國語晉語正名育類注
荀子儒效其言有類注均云類善也此與傳文同說文
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从犬類聲國語周語其類維何
注類族類也素問解精微論其行類也注類謂同類荀
子王制無法者以類舉注類謂比類此與箋義同此經
宜兼用傳箋而義始明蓋謂貪惡之人敗其善類也朱
氏集傳曰敗類猶言圮族也蔡氏沈曰圮敗族類也言
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范氏處義曰此章謂王既不能
用善良所用皆貪人以致敗其善類如大風之徑隧無
物不從而靡惡之敗善其烈如此諸說均兼傳箋義是
也左氏文元年杜注隧蹊徑也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
風之毀壞衆物潛夫論遏利篇云言是大風也必將有

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亦俱與傳箋意同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
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
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
梁國嚇我是也鎬案說文赫火赤皃从二赤廣雅釋器
赫赤也文選西京賦叛赫戲以煇煌薛注赫戲炎盛也
江漢赫赫明明釋文赫本作爀莊子秋水仰而視之曰
嚇釋文引司馬注嚇怒其聲又云嚇本作呼是赫嚇二

字義不相假傳訓爲炙自是赫字本義箋云口拒人是以嚇爲赫矣毛於皇矣王赫斯怒無傳自以赫爲怒貌淺而易明耳此獨以炙也訓之其不與彼同義可知陸孔以毛爲與王赫斯怒義同非也陸云赫毛許白反光也光可以爲怒貌乎弁云本亦作赫更不可解豈傳爲有誤歟王肅述毛謂反來嚇炙我以箋義幷入傳義誤正義既云定本集註毛傳赫炙也復以肅說爲傳意或然亦混傳箋而一之復云俗本誤也而未言俗本作何字定本既作赫則意俗本係作嚇然以作嚇爲誤何以肅說爲然也斯不可解矣

職涼善背　涼日不可

傳涼薄也箋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箋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鎬案說文涼薄也从水京聲左氏莊三十二年傳虢多涼德注昭四年傳君子作法於涼注皆云涼薄也與傳合是涼字本訓說文諒信也从言京聲邶柏舟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大明涼彼武王釋文本亦作諒漢書五行志涼陰之衷注涼信也與箋合蓋諒涼二字通故諒爲信涼亦爲信也今釋文義傳說爲長正義謂言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是也李氏樗曰職涼善背鄭氏以爲信不如毛氏以爲薄言民之罔中由所主者薄德之人善相棄背也范氏處義曰此章謂民之所以罔中者由在位之人有薄德而善爲反覆二說均依傳義亦是也阮氏校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

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此說甚允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箋克當作刻刻識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申毛謂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傳意或然申鄭謂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己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鎬案傳義爲長箋既破字義亦近迂大明上帝臨女傳無文箋以臨爲視正義即以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申毛此

亦嘗同彼王肅臨娶之說非也范氏處義曰舉其神之
尊者曰后稷曰上帝而訴之謂后稷既不能救我之旱
上帝又不降監我之誠李氏樗曰后稷不能佑我上天
不臨助我二說皆是也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
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
天文法倒置與傳義異並與箋義異其說非也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箋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
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
辭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

嗺子雷反正義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
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
安故轉摧爲嗺銷案爾雅釋詁文選東京賦五精帥而
來摧均云摧至也與傳義同毛意蓋謂昊天上帝不使
我民有留遺乎胡不共相畏懼以挽回天心其能與共
相畏懼者先祖耳因思先祖何其來而至乎意甚正當
箋旣改字義亦不如毛優陳氏啓源曰孫說轉至爲歸
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
民無有留遺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
毛意或如此此解摧字合毛義而以相爲助則以鄭義
爲毛義矣胡氏承珙曰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
與雨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
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助也胡不相畏本指
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于摧
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摧二字中間須增何所
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摧爲于嗟告困之辭則是
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昊天不
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句爲呼辭下二字乃所以告
之按之文義終未甚浹適也此說是也何氏楷曰胡不
相畏對大夫君子言之言我君子何可不相與畏懼乎

季氏本曰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
摧落矣安可不畏李氏樗曰無民則無君矣何不相畏
先祖之業至此摧敗矣范氏處義曰天不遺與我以民
豈不相畏併與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乎數說大指相
同與傳義背並與箋義歧非也

我心憚暑

傳憚勞箋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
極釋文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正義申毛
謂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
灼申鄭謂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猶

畏也鎬案小雅大東哀我憚人傳憚勞也箋申之曰哀其民人之勞苦者蓋憚人猶云勞人哀我憚人猶巷伯云矜此勞人義自順當若云勞畧文義未安當以箋義為長

廱人不周無不能止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申毛王肅云廱人而不周其急也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申鄭謂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為王救羣

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鎬案時逢大旱百姓困苦斷無舍百姓而周羣臣之理序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蓋其時諸臣能體王心無人不周救百姓不忍以不能而遂止上下同心愛民如子故仍叔探本而美宣王也當以王肅述毛之說為優孟子萬章君之於氓也固周之集注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邮之無常數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書武成傳救乏賙無釋文賙本亦作周蓋周賙二字通此經作周亦不必如鄭改作賙也黃氏佐曰廱人不周謂各竭精誠以回天意而救百姓無不能止無有以天意不可回百姓不可救而遂止不為也朱氏集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胡氏後箋曰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周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並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亦不應但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三說均是也范氏補傳曰廱人不周徧奔走無不能止其庶事以懼禍謂羣臣如此則

我之在尊位如何安處乎此與毛異并與鄭異夫懼禍何以云止其庶事義不可解其說非也

昭假無贏

傳假至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釋文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正義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鎬案易萃王

假有廟豐王假之虞注漢書成帝紀惟先假王正厥事注俱云假至也與此傳同說文贏有餘賈利也从貝𣎆聲廣雅釋詁贏餘也漢書食貨志上則不可得贏注贏餘利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贏有餘也此經蓋即根上靡人不周說謂爾大夫君子昭其至誠以賑百姓無復有餘財矣王肅之說是也箋義近迂

以作爾庸

傳庸城也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申毛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

故以庸爲城申鄭曰庸功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鎬案皇矣以伐崇墉傳周頌亘邦其崇如墉傳俱云墉城也以伐崇墉後漢伏湛傳作以伐崇庸禮記郊特牲君南向于北庸左氏襄九年祝宗用馬于四庸釋文俱云庸本作墉蓋庸墉古字通故傳以庸爲城周禮司勳民功曰庸太宰五曰保庸注保庸安有功者故箋以庸爲功下章明云有俶其城此不宜以庸爲城箋義爲長段氏昌武曰起發其功使之彰顯庸民功也封於謝以作其民功范氏處義曰蓋欲因謝邑之眾大以表申伯有功於民

爾二說是也胡氏承珙曰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不知箋云爲國以起女之功勞乃言申伯得謝邑之人可以大起民功並非專言封謝邑以顯其已成之功胡說誤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鎬案孫說非也尺

二寸者是天子之鎭圭斷無以此錫諸侯之禮說文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珪書作介此經亦作介介大也介圭者大圭也錫申伯之大圭命圭耳圭命於天子爲國之寶故曰以作爾寶呂氏詩記曰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也嚴氏詩緝曰特賜汝以大圭爲汝所執之瑞亦侈君賜而美大之也朱氏集傳曰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汪氏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鎭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玠圭是也傳訓寶爲瑞謂命圭

也若鎭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諸說均是也

往近王舅

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釋文近音記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曰如彼記之記也鎬案近當作迈音記其作近者傳寫之訛耳臧氏琳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迈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迈古之遒人

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迈字聲與記其同故備用之鄭从許愼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己迈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己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迈矣此說是也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曰己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己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蓋其忌記己迈五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已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迈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迈胡氏承珙曰段氏謂箋當作己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已止之已此說非是傳釋迈爲已是往迈王舅卽往已王舅猶洛誥云予往已也鄭恐人不明迈字訓已之義故謂經迈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巳午之巳已止之已人己之己讀聲皆相似故毛以迈爲已鄭讀已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巳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己爲居擬切也此駁段說是也

段謂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然玩正義申鄭數語則鄭本本作近段以爲鄭作己者更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矣

戎有良翰

箋戎猶女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正義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鎬案箋義爲長朱氏集傳曰申伯既入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范氏補傳曰周人皆喜相謂曰汝有良翰矣謂其足以爲周室之幹也李氏樗曰徧國之人莫不喜曰女有良翰矣申伯爲四國之

藉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亘翰也三說均從箋義是也唯朱范解上句周字與鄭未合

以贈申伯

傳贈增也箋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鄭唯贈送一字別鎬案古音不分四聲贈增音同義可通故傳以贈爲增孟子告子下曾益其所不能荀子注曾作增曾與增亦音同義通也臧氏琳曰案箋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

非訓贈爲送正義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胡氏承珙曰案贈从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會省曾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賸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伸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二說均是也

纘戎祖考

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鎬案箋義爲長如傳意則說成繼大祖考於文太不辭范氏處義曰纘繼也戎汝也其德足以爲百辟之法亦繼汝祖考之舊也黃氏櫄曰纘戎祖考云者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前聖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二說俱依鄭義是也白帖纘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與纘音義同也劉氏帝臣曰權德輿有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則是纘戎祖考謂周公及獻公也徐氏璈曰按元和姓纂周太王子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

河南陽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二說劉氏近之

我儀圖之

傳儀宜也箋儀匹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申毛謂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申鄭謂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鎬案玩釋文數語知毛傳及經文之作義也無疑鄭改義作儀而不云義當作儀者義與儀古同聲假借字也今釋文義毛義爲長阮氏校勘記曰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儀匹釋詁文然則鄭

讀爲儀故以爲匹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此說是也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胡氏後箋曰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宜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二說胡氏爲允

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箋愛惜也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正義申毛謂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

行之者申鄭謂愛者悋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歎傷之深故易傳也鎬案呂覽達鬱厥也愛君之厥也注愛惜長利不足愛也注愛亦惜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傳豈以爲臣有愛索隱愛猶惜也與此箋義同范氏處義曰維山甫乃秉彝之民故能舉是德惜乎莫有助之者此從箋說是也當以鄭義爲長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鎬案傳義爲長解見小雅信南山篇

纘戎祖考

傳戎大箋戎猶女也鎬案箋義爲長解見烝民篇

虔共爾位

傳虔固共執也箋古之恭字或作共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正義虔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鎬案爾雅釋詁拱執也儀禮鄉飲酒禮退共注共拱手也衛氏箋以自拱持釋文拱又作共列子說符臣有所與共釋文共一作拱是共與拱通也書皋陶謨愿而恭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史記夏本紀恭俱作

共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周本紀恭作共是共與恭通也劉氏釋名釋言語恭拱也自拱持也是恭與拱通也傳以爲執是以共爲拱取奉持之義言能守也虔共爾位言能固守爾位也箋以共爲恭亦爲拱持義若如正義申鄭謂爲恭敬則與虔固義不洽恐非箋旨

汾王之甥

傳汾大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曰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正義申毛謂釋詁云墳大也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舅

稱也申鄭謂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此外猶有茲丕公著邱公之等鏞案箋義爲長說文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从水分聲國語周語乃流王於彘注彘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日永安箋云彘在汾水之上是也嚴氏詩緝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朱氏集傳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均依箋義是也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傳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鏞案古音不分四聲實寔是皆同聲通用解見生民篇 鄭以實作是解是也其必云實當作寔則似不知實寔之可通用矣

來旬來宣

傳旬徧也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釋文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正義申毛謂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申鄭謂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爲宣布王命也申鄭謂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

爲徧旬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爲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鏞案說文旬徧也十日爲旬从勹日甸古文書皋陶謨曰宣三德傳宣布也呂覽圜道宣通下究注宣徧布也爾雅釋詁來勤也小雅大東職勞不來傳來勤也此傳於來字無文自與大東同毛意蓋謂王命召虎勤於徧布王之政教耳鄭破旬爲營非經旨也李氏集解曰宣王命召虎徧宣其政教不徒使之從事於武功也朱氏公遷曰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繼乃祖之業耳二說均是也汪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旬

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正經界修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此彊以箋義爲傳義恐非

肇敏戎公

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正義申毛謂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鄭唯戎爲汝爲異鎬案爾雅釋詁肇謀也說文敏疾也从攴每聲爾雅釋詁戎大也公事也毛詩訓戎爲

大傳例也訓戎爲汝箋例也外如戎雖小子等語箋義爲長此宜以傳義爲長蓋謂召虎謀其敏大之功以繼召公之業用是錫爾以福也如箋所云似說成肇戎公敏矣非也朱氏善曰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李氏樗曰爾當開敏其功我則錫予之福范氏處義曰肇始也敏疾也公事也自今以始能敏疾汝之事我用是錫汝以福此以肇爲開始與上召公是似意未洽後漢書朱閎傳引此公作功功與公古字同聲通用

對揚王休

傳對遂也箋對荅休美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鎬案爾雅釋言對遂也皇矣以對于天下傳蕩流言以對傳均與此同易大壯上六不能遂虞注遂進也蓋對遂音近義同遂有進義對亦有進義對揚王休蓋謂進而稱揚王之德美耳箋義稍覺破碎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孫炎曰言王命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

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鎬案古人同姓氏者甚多如商湯時有臣扈太戊時亦有臣扈雲漢爲仍叔美宣王節南山爲家父刺幽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家父來求車之類此詩云皇父十月之交亦云皇父卿士何獨疑南仲不容有二人陳氏稽古編曰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

事也胡氏後箋曰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則知傳義師承甚古也二說均是也當以傳義爲長

既敬既戒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正義箋以戒爲戒勑則敬非戒類故知敬之言警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

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鎬案正義申毛之義爲長輔氏廣曰既敬既戒歸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胡氏一桂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安殺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二說均依毛義是也朱氏善曰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卽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此解敬戒則是而解上文南仲大祖句則非矣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此作既儆既戒警儆一字也此固是鄭義

三事就緒

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緖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申毛謂豫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卽還師勿驚怖也申鄭謂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鎬案王者征討爲民而已孟子言湯征葛一日耕者不變一日芸者不

變聖人聲罪致討以安民非以擾民此詩宣王命南仲皇父征徐使民安三農之業毋或驚怖斯爲王者之師若謂三有事之臣何以不言立其君如孟子所謂置君而後去之者而但云立其臣耶箋義爲長范氏處義曰既爲觀民之疾苦而來豈宜久留處其地故速斂兵而退使三農之事無所妨而就其業也曹氏粹中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徐氏鳳彩曰甫定淮南而旋事疆理方省淮北而軫念三農民無失業則暴亂不足平矣李氏樗曰戒之不久留也不久處也當使三農就緒恐久留於此則三農不得

就緒也諸說俱從箋義是也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釋文紹毛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緩也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正義申毛謂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其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宣王能終始如一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申鄭謂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

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也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鏞案爾雅釋詁紹繼也說文紹繼也从糸召聲國語晉語使寡君之紹續昆裔注穆天子傳乃紹宴樂注均云紹繼也與此傳同爾雅釋詁論語子罕釋之爲貴鄭注左氏宣十二年傳鋪時繹思注小雅車攻會同有繹傳周頌賚敷時繹思傳均云繹陳也廣雅釋詁陳列也文選東京賦陳師鞠旅薛注陳師猶列師眾也竊意毛傳訓繹爲陳蓋謂徐方陳師之處見宣王之師皆驚動而不能成列矣故下文卽繼以震驚徐方也箋破繹爲驛非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弨故訓爲緩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胡氏後箋曰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曰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二說皆是也可見傳義之不必易矣

鋪敦淮濆

箋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揻其眾之降服者也釋文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正義申毛謂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鄭唯

以敦爲屯爲異鏞案廣雅釋詁三左氏宣十二年傳鋪時繹思注均云鋪布也說文惇厚也从心享聲集韻敦通作惇易艮敦艮吉疏臨敦臨疏敦厚也正義申毛以鋪爲布陳敦爲敦厚是也鄭破敦爲屯非經旨也韓詩謂爲大迫不如疏義之優朱氏集傳曰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范氏補傳曰鋪陳敦厚之師於淮涯之上就執其眾虜二說均依孔義足以申明毛旨

王猶允塞

傳猶謀也箋猶尚允信也王直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

實正義申毛謂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申鄭謂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鎬案論語述而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行軍以謀爲主乃聖人戰則克之方此經征徐有功歸美於王故曰王猶允塞爾雅釋詁允信也說文允信也从儿㠯聲禮記中庸不變塞焉注塞猶實詩蓋美王之謀信實故能使徐方之來同也傳義不可易

舍爾介狄

傳狄遠箋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

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釋文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正義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鎬案爾雅釋詁介大也逷遠也集韻逖古从易或省文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大戴記帝繫史記殷本紀楚辭天問逷皆作狄蓋逷古文逖義訓遠狄與逖音同假借故傳訓狄爲遠王肅述毛之說是也說文引詩作舍爾介逖用毛義而用狄之正字耳

雖其優矣　雖其幾矣

傳優渥也幾危也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及覺正義申毛謂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申鄭謂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幾近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

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鎬案傳義正是忠臣諫君危言悚聽冀其或有悔悟之意箋上言不加罰下言離人身近意稍背離經正義申明之而意義視傳爲迂范氏處義曰優猶多也幾猶危也天禍既多危故詩人多罹其喪亡詩人愛君憂國豈不憂思至於悲傷乎此依傳義是也季氏本曰罔卽上章所謂罪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李氏樗曰優毛氏以爲渥蓋天之降災罔其優渥如此其多也幾近也言天之降災罔將及我矣此優義從毛幾義從鄭不知天降災罔惟多故危毛義上下接成若謂多則近

豈少便遠乎若謂多與近各自爲義則既非傳旨亦非
箋旨也

草不潰茂

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澤於天
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鎬案毛以潰
爲遂蓋以音聲爲詁訓小雅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傳亦
以潰爲遂遂有勢不可遏果如其願之意箋改潰爲彙
意與傳遂字意不遠適見多事耳韓詩外傳草作莫誤

如彼棲苴

傳苴水中浮草也箋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

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正義申毛謂苴
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
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申鄭謂棲者居在木上之名
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
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
經再言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鎬案正義皆誤傳
文往往從略其云水中浮草單訓苴未訓棲也鄭云如
樹上之棲苴蓋謂苴本水草今棲於木上故枯槁耳鄭
與毛一意非有異也疏謂在樹爲水漂皆稱苴不知苴
從草不從木何云在樹乎苴又水草何云在樹未落及
已落乎在樹未落何云爲水漂乎詩再言如彼自是同
言民因疏云民如草草如苴亦非箋旨

彼疏斯粺

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
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米之率糲十粺九
鑿八侍御七鎬案傳義爲優李氏集解曰小人當食疏
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而食君子之祿也范氏補傳曰
小人宜食疏糲者乃食此之精粺謂小人食君子之祿
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粺與下
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胡氏後箋曰傳意以斯爲今

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富小人也或以斯爲語
詞斯猶乃斯干乃安斯寢即乃安乃寢猶下文乃替乃
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
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數說俱依傳義是也李氏本曰
糲疏粺精各有其分宜疏而精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也此謂以疏粺喻君子小人然傳箋皆不以此爲興
季說非也

不云自頻

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
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釋文

頻舊云毛如字鄭作瀕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
頻今瀕則頻是古瀕字者與音餘鎬案釋文是也蓋古
字同聲皆通用正義中毛謂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
或通用故也此說甚允不必改頻爲瀕也

卷之十五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六

震澤沈　鎬

周頌

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傳純大假嘉溢慎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
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釋文假
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
云毖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竝作順解也
正義申毛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

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申鄭曰中庸引此云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
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
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鎬案上文言
天命不已此言文王之德同天自當美其德之不已箋
依中庸文以釋之視傳爲的中庸假樂君子釋文假嘉
也孟子離婁上注引詩假作嘉並假嘉音義同也爾雅
釋詁溢慎也舍人注溢行之愼也正義訓以此嘉美之
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是也說文

誐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誐以謐我偶和反謐靜語也从言謐聲爾雅釋詁謐靜也溢靜也左氏襄二十有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書舜典惟刑之恤哉史記徐廣注引今文作惟刑之謐哉蓋假誐溢謐恤皆同聲通用字何字係聲誤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鎬案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經文所稱曾

孫則不拘此書武成武王告天地山川稱曾孫左氏哀二年傳蒯聵告文王康叔稱曾孫信南山正義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惟曾孫之稱不拘於對曾祖終是專屬一人之詞此詩作於成王時傳以曾孫爲成王是也箋以爲泛言後王則詩何不如下烈文天作稱子孫而必云曾孫耶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然玩釋文則陸本無行字也阮氏挍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此說是也

錫茲祉福

傳文王錫之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鎬案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是此詩乃新即位而祭於祖廟之辭錫福之文與辟公直貫當以傳義爲長李氏樗曰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既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乃文王錫之福范氏處

義曰成王呼辟公而謂之曰祖宗錫茲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固當永守而勿失也均依傳義是也歐陽氏修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白虎通義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大指同毛而一兼指武王一專指武王則爲異耳輔氏廣朱氏公遷顧氏夢麟嚴氏粲皆以爲諸侯錫王以福太覺望文生義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鏞案傳文安字與上大也句文義不浹當爲大字正義申毛訓長大此天所生者亦云大不云安也箋則能尊大之申毛非易傳正義云鄭上二句別訓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

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正義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鄰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鏞案方言廣遠也穀梁僖十五年傳故德厚者流光注光猶遠也論語子罕固天縱之將聖皇疏固故也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國語周語而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而咨於固實蓋係同聲通用字國語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敬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毛傳蓋依此周語單作亶二字音義同也鄭以廣爲光以肆爲故按之文義不如毛傳之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申毛謂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申鄭謂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鏞

案皇矣篇歷言帝謂文王文王篇言其命維新蓋周有天下由文王之得天此詩祀文王于明堂自宜言文王之能得天右文得天右是已然之事故曰既右饗之敬畏乃靈承之本故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也傳義視箋義爲優王肅述毛深得傳旨

立我烝民

箋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正義申毛謂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鏞案稷播百穀以育民人箋據書以立爲粒義亦平正但下莫匪爾極傳

以極爲中箋以得其中爲反其性二語文義不甚浹傳義爲長左氏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注云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其中正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韋注云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蓋立民之事所包甚廣非專言粒食也范氏處義曰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依傳義甚允

帝命率育

傳率用也箋率循育養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正義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率循育養釋詁文鎬案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衜順行也从彳盾聲爾雅釋詁循自也禮記大傳自仁率親注自猶用也蓋用循同是遵行之意帝命武王遵行后稷養民之功傳箋一義蓋遵而行之則后稷之功益傳故箋云循存正義申鄭謂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恐非

噫嘻成王

傳噫歎也嘻和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正義申毛謂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申鄭謂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敕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鎬案玩正義文義則疏本傳文作嘻敕也而今疏本作嘻和也文義不符貞不可

解胡氏承珙曰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考說文無嘻字言部譆痛也又誒可惡之詈一曰誒然春秋傳曰誒誒出出今左傳作譆譆出出是誒譆字通又口部唉譍也與言部誒然（說文當本作誒然也）同義方言欸醫然也廣雅欸譍然譍也是誒唉欸三字皆譍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譍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卽譆之假借此說是也正義以嘻爲敕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不知敕義可施之臣工不宜施之於王況毛又並未以爲敕耶

駿發爾私

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駿疾也發伐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鎬案爾雅釋詁駿大也速也速即箋疾字意惟上箋云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此又云耕發意似複沓傳義爲優桓寬鹽鐵論曰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此義正與毛合李氏樗曰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黃氏櫄曰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俱依傳義是也

終三十里

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申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申鄭謂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鎬案周制田畝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都鄙田以井計有公田有私田鄉遂田但爲溝洫皆私田也此詩爲春夏祈穀於上帝原不專爲私田而詩獨專言鄉遂所謂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箋據周禮以釋之較傳爲確鑿李氏集解朱氏集傳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嚴氏詩緝皆從箋義是也惠氏棟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此以數學說詩斷非詩旨

應田縣鼓

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釋文田毛如字鄭作朄音允鎬案傳箋皆以縣鼓爲即指應田惟以爲大鼓小鼓則異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小者謂

之應應爲小鼓是已若名鼓爲田則古未之聞說文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朄讀若引徐鍇曰詩曰應朄縣鼓異印反爾雅釋樂注應朄縣鼓釋文本亦作朄朄引也周禮小師鼓朄鄭司農注朄小鼓名大師鼓朄注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蓋周禮爾雅注之朄卽說文之朄應朄皆小鼓較有確證箋義爲是意釋文本作朄傳寫遞誤似不得以破字疑康成

亦白其馬

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

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駮而美之正義申毛謂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曰亦亦周也鎬案傳義爲長箋說枝節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傳武迹也劉殺耆致也箋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釋文耆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云惡也正義申毛謂武王繼嗣文王之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申鄭謂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鎬案傳義爲長以武爲武王與首句語意複沓禮記曲禮上六十日耆生民詩傳以武爲迹與此同嗣武猶踐迹謂象賢也若巨移反釋文引賀瑒注耆至也至老境也爾雅釋言厎致也集韻耆音指通作厎書禹貢震澤厎定釋文厎致也楚辭天問南土爰厎注厎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蓋音指

之耆固爲致卽巨移反之耆爲老其實亦先有至義故曲禮釋文云至老境也此經耆定與書震澤厎定同義正義謂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是也陳氏稽古編曰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耆昧疏誤合二文爲一　胡氏後箋曰杜注左傳於耆昧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二說足正仲達之訛後箋又曰傳云耆致也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復定女之此功與鄭須暇五年

意同此强合傳箋而一之恐非毛旨韓訓沓爲惡文義大迺順風俗迺作者定武功不知古人質樸爾女其君詩中多有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類何必改爾爲武耶

閔予小子篇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愼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

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十二周公未居攝於是之詩成王朝廟自言敬愼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鎬案敬之箋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此篇亦是作於居攝之前其說非也周紀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武王崩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丙戌成王元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攝政己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周公歸政於王據此則是詩爲成王免喪朝廟

周公攝政之後斷無疑義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正義毛以爲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

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鎬案玩此數語足見成王憂勤惕厲自覘歉然之意謂勉强以就之則恐欲繼其道而時多判渙不合所以然者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任之事耳箋云分散者收斂之意恐添出恐非詩旨正義謂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不知謙退正以求助疏語似說不去輔氏廣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强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道恐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此以猶字作尙字意解難

字作忠難解非傳義并非箋義范氏處義曰將成之事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蓋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此以將予就之爲將成其事予字便無著落李氏樗曰所謂判渙者但是欲繼武王之道猶恐判渙而不合也所以繼道而猶恐不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斯說得之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正義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鄭讀佛

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爲任也鏞案說文弼輔也重也从弜丙聲弼弼如此𢐀𢐀並古文弼漢書東方朔傳上以拂主之邪注拂與弼同禮記學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佛本又作拂蓋佛與弼音義同俱通作拂爾雅釋詁舍人注肩强之勝也書盤庚下朕不肩好貨傳肩任也肩主勝任意仔肩二字爲義亦爲勝任正義申鄭謂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也傳義未甚明曉李氏樗曰佛弼也仔肩任也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黃氏櫄曰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者也

嚴氏粲曰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諸說俱依箋義是也韓詩佛作弗毛氏奇齡曰公羊云弗者不可之深也學記其求之也佛法言尨乎淫止乎佛皆謂弗也此說案之文義未洽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

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正義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即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嘗謂將來之惡宜愼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愼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鏞案首二語曰懲曰毖懲者創於既往毖者愼於將來管蔡之事以一懲字了之毖

第六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反內

後患以下自是均言將來之事不指管蔡王肅申毛之
義是也范氏處義曰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
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桃蟲
鷦也信桃蟲爲小矣而終能爲鵰是始小而終大也予
既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於辛矣此所謂
毖後患也此說甚允

俶載南畝

箋俶載當作熾菑釋文俶載毛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
鎒案俶載熾菑音義同解見小雅大田篇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
百禮謂饗燕之屬正義申毛謂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
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
祀申鄭謂箋以下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
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
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鎒案以洽百禮句凡三
見賓之初筵豐年及此篇也傳俱無文正義申毛皆據
祭祀鄭唯豐年與毛同義賓之初筵以爲合見百國所
獻之禮此以爲饗燕之屬似覺枝節與經文義未洽下
文有飶其香有椒其馨正言進祖妣之酒醴香馨上升

祖妣饗之而邦家以之有光榮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
之安寧也不必分飶香爲饗燕椒馨爲祭祖妣也

振古如茲

傳振自箋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
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鎒案爾雅釋言振古也毛
鄭大指不殊以振爲古其義較古振古者蓋謂古又古
耳

俶載南畝

箋熾菑是南畝鎒案解見小雅大田篇

酌篇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
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
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武王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
以上本之也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謂文王
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
爲同非經養也鎒案序明言告成大武則此詩爲言武
王也無疑養晦爲取闇昧之君義自明順箋謂養是闇
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與而天下歸往矣斯言豈
不誣聖歐陽本義曰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
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尙或不爲孔子何極稱文王之

矣哉鄭氏可謂厚誣矣李氏集解曰鄭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養其惡是誣文王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解三說俱允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正義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申鄭謂龍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即寵

受人皆羨之鎬案易師承天寵也釋文寵王肅作龍商頌長發何天之龍大戴記衛將軍文子作何天之寵小雅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蓋古音龍寵聲同義可通長發傳及此傳俱訓爲和廣雅釋詁三家語弟子行荷天之龍注均云龍和也與此毛傳意合潛研堂荅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陂芭爲木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爲雝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毛詩紬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胡氏後箋曰傳於蓼蕭爲龍云寵既以龍爲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爲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諸說足申毛旨矣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傳閒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閒代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鎬案箋義迂曲王肅述毛亦未得傳旨離騷皇剡剡其揚靈兮注陟陞皇之赫戲兮注均云皇皇天也風俗通皇霸皇者天大雅文王思皇多士傳皇天也此經傳義當謂於乎周道昭見于天天乃命武王代殷定天下

於皇時周

箋皇君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正義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
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守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鎬
案箋以皇爲美復以爲君詞意亢沓肅說爲長

裒時之對

傳裒聚也箋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
是配而祭之正義釋詁云裒衆多也是裒得爲衆鎬案
爾雅釋詁裒聚也多也與傳箋義同盡惟衆故曰聚謂
聚衆山川之神配而祭之毛鄭義相成也

魯頌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申毛謂釋詁
云俶作也始也俶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
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申鄭謂以上章
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
可作用乘駕也鎬案說文作起也从人从乍呂覽長利
利自此作注淮南汜論聖人乃作爲之注均云作起也
文選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注作興也蓋作是興
起意謂奮發有爲得所未有故傳訓爲始也何氏楷曰
作卽易震卦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斯說最的
正義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其意因下章思馬斯徂王肅

說而誤

思馬斯徂

箋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正義徂訓爲往行乃得往
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
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
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鎬案肅說迂拙未必得毛指正義於此從鄭說而上章
以古始申毛又誤於此處肅說眞不可解

屈此羣醜

傳屈收醜衆也箋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

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釋文屈
邱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
斂得此衆聚正義申毛謂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
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
當爲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
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
意或然申鄭謂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
音義同也下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
宮謀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鎬
案淮夷二字至五章乃見前四章均未及伐淮夷之事

序云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宫也是詩本非專說伐淮夷
傳說爲長爾雅釋詁屆聚也薛云收斂得此衆聚與毛
同義是也左氏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孝經在醜不爭
注均云醜衆也與此傳義同

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釋文狄王他歷反遠
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
鬄除也正義中毛曰毛無破字之理瞻卬傳以狄爲遠
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
淮夷也申鄭曰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

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鍇案說文逖遠也从辵狄聲逷古文逖爾雅釋詁逷遠
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大戴記帝繫史記殷本紀楚辭
天問逷皆作狄蓋逖逷古今字狄與逖逷同聲通用字
故瞻卬傳以狄爲遠王肅依瞻卬傳申之爲遠是也康
成字作剔訓爲治蓋用韓詩義不如毛義之優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
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訟訟也言多士之於
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
還在泮宫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釋文皇
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吳作吳
音話同正義中毛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
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
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申鄭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
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爲
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
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爲不
讙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不大聲鍇案周頌絲衣傳云

吳譁也此傳無文自與彼同王肅正義以過誤申之非
也上文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如傳義乃見多士之德
下文不告于訩乃是言桓桓于征之事箋義不見德心
之意以不揚爲不大聲亦與不讙譁意複釋文云瘍余
章反是陸所據傳文作瘍而經文仍作揚盧刻釋文徑
作不瘍余章反則經文竟作不瘍矣阮氏校勘記已詳
辨之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

傳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角弓觩然言持弦
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

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施式氏
反本又作弛正義申毛謂美僖公之克淮夷以德不以
力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
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
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
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
軍之禮亟弓以備折壞或以分百矢爲兩束搜與束矢
其文當言其矢之多故搜爲衆意弓言觩矢言搜言弓
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王肅云
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

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
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申鄭謂以上言獻
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
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
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
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順利也
鎬案上二章言獻馘獻囚獻功則此乃言既伐之後故
下文明言既克淮夷弓觩矢搜是言淮夷既伐不復用
兵耳說文捘衆意也一曰求也从手叜聲詩曰束矢其
捘此用傳箋是也正義以車之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

爲言然小雅車攻云我車既攻亦第言車之堅彼言堅
此言大義各有指此不足以難毛也箋破字說經非也

閟宮有侐

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
是禖宮也侐清淨也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
宮鎬案玩此句及卒章新廟傳箋毛意以魯無姜嫄廟
鄭意以魯有姜嫄廟毛義是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康成注云周立廟自后
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

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守祧奄八人賈疏云
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周立七廟
別立姜嫄廟之確據也魯雖得郊祀后稷然僅聞有周
公廟不聞有后稷廟既無后稷廟豈有姜嫄廟之理故
傳云在周以見廟不在魯也說最明確廟在周而魯頌
之者因頌僖公而推本周公而文武而后稷而姜嫄故
即在周之姜嫄廟歌之

上帝是依

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依依其身也其德貞正不
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鎬案生民云履帝

武敏歆是依其身之明證以下文無災無害數語及上文赫赫姜嫄二語文義參之亦以箋義爲順

纘禹之緒

傳緒業也箋緒事也正義鄭以緒爲事爲異鍇案爾雅釋詁業緒也緒事也周禮內宰展其功緒注太元堅瞯喪其緒注均云緒業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注緒事也蓋即其當時所爲者謂之事當時爲之後世傳之者謂之業傳箋義實同也

實始翦商

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正義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鍇案爾雅釋言劑翦齊也注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玩爾雅本意亦有斷意故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左氏襄二十有二年傳而翦爲仇讎注翦削也禮記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注翦割截也均與斷字意同蓋論太王心跡則決無翦商之意而論詩人之旨下文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必冂纘太王之緒則翦商自如鄭箋所云文義方合今解經義則宜就經意中之書武成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太王有是心事否乎又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歎爲至德有是心事否乎蓋詩書自周有天下之後歸美前人故有此等語解者多爲之周旋其說於經旨未當也說文戈部戩滅也从戈晉聲詩曰實始戩商意與傳箋同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心曾氏鞏曰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太王雖無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諸說俱允戴氏棣據爾雅釋詁翦勤也意謂太王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家此於太

王身分則得而於經旨則未合陳氏奐補毛詩後箋申傳齊爲正謂周家有正商室之功義更懸而無薄嚴氏可均楊氏愼依說文戩字以戩爲福謂太王始受福於商意尤支離

無貳無虞

傳虞誤也箋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釋文度待洛反正義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

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鎬案如箋義與下句文義直貫大雅大明疏云閟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此說是也爾雅釋言虞度也圖度是懷疑之意無虞戒武王無庸懷疑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

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正義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

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他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鎬案傳意謂秋而嘗夏而礿是二祭箋意專謂秋嘗是一祭其義顯然正義申毛謂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之此以箋義爲傳義非也傳所云係王制文是先王之法非周禮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大祫饋食爲

大禘合祠禴嘗烝爲六享陳氏傳良曰祠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篇祭名非是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三年則祫五年則禘如遇禘之年夏行禘祭則不復舉禴之祭推之於祫亦然因一時再祭則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禘祫祠禴嘗烝祭之名有六每歲則舉其四禘祫間舉於祠禴嘗烝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此周天子之禮也魯得用天子禮當亦同之四時皆祭獨言嘗者以薦實告成得備物致享也李氏集解曰秋而載嘗言秋將

祭則夏而楅衡以見其豫備也范氏補傳曰將嘗於秋而發牲於夏敬之至也朱氏集傳曰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諸說均從箋義是也

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正義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鎬案淮南俶眞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注犧讀曰希鴻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蓋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開背受酒阮諶之言殆臆度耳依此則肅言亦自可據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傳荒有也箋奄覆也荒奄也大東極東正義申毛謂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申鄭謂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鎬案正義以毛奄有爲同有同與蓋皆是皆有意傳於唐蟋蟀大雅公劉周頌天作均以荒爲大此訓爲有蓋謂大有大東之地與箋奄字意亦同說文人部俺大也从人奄聲徐鍇曰按詩俺有龜蒙是大有之也大部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申申展也徐鍇曰按詩奄有鳧繹會意爾雅釋詁憮大也注引詩遂憮大東此訓義亦同而文字多異疑係三家詩

天錫公純嘏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正義中毛謂天乃與公大大之福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鎬案解見小雅賓之初筵篇

新廟奕奕

傳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正義中毛謂僖公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中鄭謂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鎬案魯無后稷廟斷無越后稷而立姜嫄廟之禮傳義爲長吳氏祕曰魯大夫奚斯作閟公之廟法言注此用毛義是也

商頌

置我鞉鼓

傳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釋文置毛如字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値正義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鎬案國語晉語置之者不殆注國策周策欲何置注均云置立也周書周祝地之生也固有植注呂覽知度相與植法則也注均云植立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莊子外物木之到植者釋文植本作置蓋古音置植音近故義亦同傳云置鼓即箋樹之意置既與植同義則不必讀置爲植矣臧氏琳曰鄭讀置爲植盡本韓魯義理或然也

衎我烈祖湯孫奏假　於赫湯孫

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於盛也湯孫呼太

甲也鎬案序云那祀成湯也據此則箋義爲長正義云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此說甚允李氏樗曰毛氏以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爲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爲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爲成湯而以湯孫爲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爲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此說烈祖是也至以湯孫爲必非太甲則未是書伊訓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云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漢書律歷志引書惟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書疏云伊尹祠
于先王謂祭湯也湯之父祖不追王所言先王惟有湯
耳然則太甲祀湯確有可據必欲舍有據之太甲泛祀
為何王不亦異乎

賚我思成

傳賚賜也箋賚讀如往來之來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
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釋文賚毛如字
鄭音來正義申毛曰賚賜釋詁文言賜我思成者王肅
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申鄭曰以思成者齊之所
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鎬案賚與我通文傳義較順爾雅釋詁論語周有大賚
集解及皇疏均云賚賜也與此傳義同釋詁周頌賚序
賚予也予卽賜字意

鬷假無言　以假以享　來假來享

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于設薦進俎又
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假升
也享獻也諸侯來助祭者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享
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
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釋文假毛古雅反鄭音格升也
王云至也鎬案爾雅釋詁假大也禮記禮運是謂大假

注假亦大也此與傳義同爾雅釋詁格陞也陞與箋升
字意同書堯典格于上下說文人部後漢明帝紀皆作
假于上下益稷祖考來格後漢章帝紀作祖考來假高
宗肜日惟先格王漢書成帝紀作惟先假王西伯戡黎
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作假人元龜君奭格于皇天格
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格皆作假集韻格假通蓋格
有升義格通假故假亦有升義釋經文義箋說為長禮
記中庸鬷作奏康成注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
與此箋歧不知鬷奏是雙聲鄭注太覺望文生義左氏
昭二十年傳鬷假無言杜注鬷總假大也言總大政能

使上下皆和此與經文上下語意不浹晏子春秋作奏
鬷無言誤顧氏炎武曰來假來享唐石經享作饗歐陽
氏修曰上以享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此來饗謂神來
至而歆饗也段氏玉裁曰石經誤也經例獻曰享受其
獻曰饗如楚茨閟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
享皆是下獻上之辭作享為是段說是也

元鳥篇

序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
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
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

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正義鄭以祀爲祫謂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鎬案正義申毛之義是也此序與殷武同爲祀高宗則亦同爲時祭耳若果爲祫祭則長發明言大禘此何不明言大祫乎鄭意蓋謂時祭不及歷代之祖不知契爲祖湯爲宗言武丁而先及此者正見高宗中興其功烈可以相埒觀篇中在武丁孫子及肇域彼四海等語極稱高宗之功可見

李氏樗曰鄭氏云祀當爲祫竊嘗以其說爲不然元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元鳥之詩既爲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爲祀高宗孔氏云所述之事自有廣狹是也此說甚允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傳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正義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洛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鎬案古來神聖挺生時多靈異不足爲怪姜嫄履武簡狄吞卵稷契之聖同故其生之時靈異亦同范氏處義曰是詩明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考生民之篇論之詳

矣後世以春分元鳥至祈于郊禖正以簡狄有鳦卵之異故欲慕之若當時止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禖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元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鳦卵之異亦何必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禖耶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是不知後世取元鳥之祥爲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爲天降也此論頗說得透快

正域彼四方

傳正長域有也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釋文長張丈反正義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鎬案疏申傳以域有爲有封域以箋義申傳義較明顧李氏樗曰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范氏處義曰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三說意同足補傳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傳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釋文解音懈勝毛音升鄭式證反正義申毛謂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稱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申鄭謂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鎬案王鄭之意均以爲詩人美武丁王肅謂爲武丁爲人孫子義太迂合依鄭義盡美武丁之孫子益以見武丁之功之大耳

肇域彼四海

箋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鎬案大雅生民以歸肇祀正義申鄭云肇宜作兆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康成據禮改詩本屬紛更周禮小宗伯卜葬兆注兆墓塋域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漢書郊祀志兆五帝於四郊注兆謂爲壇之營域也鄭於此改肇爲兆疏申爲以四海爲

兆域此義豈不迂遠生民以歸肇祀傳周頌維清肇禋迄用有成傳均云肇始也此無明文自當同彼王肅所云是矣

景員維河

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釋文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鎬案爾雅釋詁景大也周禮地官有土均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即土均夏官庾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即均齊此

傳訓義也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章句云詞也鄭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小雅正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作員廣雅釋水河何也衡碩人河水洋洋楚辭注十六作何水油油蓋云員古今字河何同聲假借字今釋詩文義傳義爲長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彼四海來假祁祁然大均至于河也李氏樗曰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遷郎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員均也言諸侯大來于京師也此申明毛義甚允正義云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

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此說恐非案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李氏所引誤

長發篇

序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鎬案郊是郊禘是禘郊爲配天之祭禘爲宗廟之祭劃然不能牽鄭禮記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云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耳王氏肅曰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也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逵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三者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郊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强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

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此說辨得詳盡蓋鄭合禘郊爲一一誤也分郊與圜丘爲二二誤也此篇詩箋猶沿注禮之誤合郊與禘而一之鄭於周頌雝篇箋云禘大祭也此不與彼同者以此序有大字故耳不知周四時之祭礿禴嘗烝殷則禴禘嘗烝故周言禘殷必言大禘以別於夏禘然則此詩之爲祭帝嚳於契廟以契配之幷合羣廟之主也無疑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特祫但始祖以下禘則及始祖所自出之帝爲異耳詩雖未明言帝嚳然詩言有娀方將禮惟大禘女

王皆配祔卒章云實維阿衡禮惟大禘功臣皆祭書盤
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序義實
不可易

幅隕既長

傳幅廣也隕均也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禹敷下土正
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
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正義是時契已佐禹是其顯祥久
見也鎬案說文均平徧也从土从勻勻亦聲廣韻釋詁
周徧也毛訓均鄭訓周皆是徧意不必改隕爲圓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
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
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
商鎬案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則女主亦配祔此詩爲
大禘於廟契母亦合食故詩人推有商受命之由而先
及之傳義爲長范氏處義曰是時契之母有娀氏方大
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正業也此說申毛最
允

昭假遲遲

箋假暇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
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釋文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
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鎬案箋義
難曉王肅假音格蓋謂昭事上帝神之格思是言湯之
敬以事天故下云上帝是祗祗敬也上帝是祗湯唯上
帝是敬也范氏處義曰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修罔
覺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徐氏光啓曰
遲遲形容不息之意斯說實視鄭箋爲明順

爲下國綴旒

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湯與諸

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釋文綴陟劣反
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正義綴之爲表其訓
未聞鎬案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與此傳同
旒所以章明貴賤故有章義表章與下駿爲大厖爲厚
爲類傳義較正玉篇田部引作下國畷流云畷表也畷
與綴同聲通用字流古旒字禮記郊特牲郵表畷鄭注
引此云爲下國畷郵此疑本齊魯詩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傳共法駿大厖厚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
大球也釋文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

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正義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拱執釋詁文箋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鎬案上章傳云球玉此章云共法蓋謂玉爲寶器惟天子得守之法爲綱常惟天子得主之受者受

之於天也卽承上帝命說來正義申之爲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牽涉箋義非毛旨也爾雅釋詁駿大也釋文駿本作俊駿俊音義同鄭非與毛有異義也李氏集解引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范氏補傳以小球大球爲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共爲諸侯所共之貢均與毛義未合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董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喩胡氏一桂曰駿駹是喩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皆於我乎負載也范氏處義曰駿厖謂如駿大之獵得獸則歸其主大戴禮引作爲下國恂蒙盧注恂信也言下國信

蒙其福諸說均非正旨荀子榮辱引云爲下國駿蒙楊倞注駿大也蒙厚也言大厚于下國此與傳義合厖作蒙者音義同也

何天之龍

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鎬案解見周頌我龍受之句

苞有三蘖

傳苞本蘖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光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正義申毛謂言木有

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申鄭謂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鎬案毛於三字義未及非漏也以經文明言之也下文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爲本當是以桀爲本韋顧昆吾爲三蘖經文上下語意一貫李氏樗曰木則夏桀也蘖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蘖之興注云木斫復生曰蘖當成湯之時桀與三蘖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范氏處義曰苞本也謂夏桀也三蘖旁生謂韋

蘗也謂韋顧昆吾也湯有威武故桀與其黨韋顧昆吾三蘗皆不能遂其惡也二說均甚允當毛義當如是正義以箋義申傳恐非漢書敘傳蘗作枿劉德注云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與傳訓同蘗枿一字也釋文引韓詩云蘗絕也與毛異並與鄭異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正義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以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

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鎬案疏說甚允箋義爲長

罙入其阻

傳罙深箋罙冒也鎬案罙與入連文傳義爲優李氏集解曰以其殷武奮伐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范氏補傳曰奮伐荆楚之國深入其巢穴俱用毛義說文罙周也从冂米聲詩曰罙入其阻徐鍇曰冂即周布之意叔重引詩時依三家疑此亦是三家義

湯孫之緒

箋緒業也所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正義申毛謂高宗征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鎬案正義申毛義太迂拙殷武是祀高宗之時何以忽及太甲鄭意以太甲爲湯之孫耳不知詩稱曾孫及孫不拘定對曾祖對祖之詞竊意那祀成湯以湯孫爲呼太甲是也此則宜指高宗言李氏集解曰鄭氏以湯孫爲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世中微往往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范氏補傳曰言高宗之功誠無愧於湯之孫也蓋湯既以武而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二說足補傳箋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椹謂之虔釋文虔其連反爾雅作榩鎬案廣雅釋詁荀子議兵有虔秉鉞注國語魯語以告虔也注皆云虔敬也李氏樗曰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范氏處義曰自伐斷與遷徙及方正而斲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二說俱依傳義是也爾雅釋宮椹謂之榩釋文榩木亦作虔或係三家詩康成本之

旅楹有閑

傳旅陳也箋以爲柄與衆楹正義旅陳釋詁文王肅云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言爲柄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鎬案爾雅釋詁旅陳也又旅衆也左氏莊二十有六年傳庭實旅百注文選東京賦旅束帛之戔戔薛注均云旅陳也周禮天官序官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穀梁莊八年傳入曰振旅注國語周語乃命其旅曰徇注均云旅衆也皆與傳箋義同竊意傳云陳者臚列之謂惟其衆也故可陳也毛鄭義實相成正義以箋爲易傳非鄭意也

說詩章義

〔清〕方宗誠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清光緒八年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七八毫米寬一二六六毫米

說詩章義二卷

光緒八年孟夏開雕

說詩章義敘

昔朱子論學詩大旨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嗚乎學詩之道盡于此矣夫風雅頌比興賦體裁雖殊要非明其章句訓詁不能知其言之有序非善于諷詠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然亦必講明夫文辭之法而後能以意逆志也吾師儀衞先生有昭昧詹言一書詳論漢魏陶阮謝杜諸家詩法予以爲當探源于四始六義同治光緒之閒宰棗強爲兒子說詩一部隨筆記之言甚淺近而于章句訓詁諷詠涵濡之中求其有物有序之旨以養情性謹言行則庶或有一得云光緒五年夏六月宗誠識

柏堂讀書筆記

說詩章義上

桐城方宗誠述

國風

關雎三章　首章總冒通篇二章追叙未得淑女之前三章正叙既得淑女之樂以首章窈窕淑女二句爲主惟君子必求淑女爲之配所以未得而思既得而樂也流之采之芼之有次第友之樂之二句亦有淺深

葛覃三章　此詩既成葛服後所作首章追叙葛之始盛筆意局格乃紆徐不迫寫景活相二章叙治葛三章叙服葛皆極詳細精密通篇層次步驟有序止叙事不加論斷贊歎而后妃之賢自見於言表所以有味　黃鳥于飛三句看是閒文而無此三句則過于樸實無興象三句雖寫景實即后妃和氣盛德之興象也

卷耳四章　此詩首章正叙懷人二章三章翻作排解之辭文筆乃開縱然愈排解而情思更深寫懷人更覺沈鬱頓挫矣四章收句云何吁矣也不言懷也不排解無言無語祇是吁嘆悵望而意味更沈著矣　通篇一章深一章

樛木三章　此篇祇是三復詠歎纍荒縈一層深一層綏將成亦是一層深一層但稱願其福履之綏成並未明稱其逮下之德而德之感人自在言外

螽斯三章　詵詵和集薨薨羣飛揖揖會聚意有分別有次第振振繩繩蟄蟄一層深一層　形容后妃之德上篇祇一樂字此篇祇一宜字簡當精確令人翫味不盡

桃夭三章　此篇亦是反覆詠歎宜字是主華實葉有次第室家家室夫婦和也家人則不止夫婦相和而一家之人皆相宜矣有次第

兔罝三章　此篇亦是反覆歎美干城好仇腹心一層深一層肅肅一篇之主觀其兔罝之肅肅知其必能爲干城腹心

芣苢三章　采有掇捋袺襭一層進一層反覆詠歎

漢廣三章　此篇亦是反覆詠歎數不可有凜然難犯之意首章言其可敬二三章言其可慕　正面祇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二句前後皆用比興詠歎意味深長

汝墳三章　首章是從既見後追言未見時之情二章是正位三章是歎惜慰勸之詞不狃於私情而勉以公義然又不言君臣大義不可逃而言父母孔邇立言之懇切眞摯尤有味　枚肄有次第不我遐棄是感謝君子魴魚赬尾是傷歎君子皆極沈鬱

麟之趾三章　此反覆詠歎之詞公子公姓公族有層次不直言文王后妃之德而託麟以爲言含蓄詠歎尤有意味明言則味淺蓋明言易解則不耐人思比興寓

言耐人涵泳也（以上周南）

鵲巢三章　妻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以鵲巢鳩居起興此篇但反覆詠歎不用一字贊歎意味含蓄無窮也婦人之德甯拙無巧不貴以才能見長故以鳩之拙起興居之方之盈之有層次御將成亦有次第

采蘩三章　采蘩祭祀之前被之僮僮正祭之時被之祁祁祭祀之後敘事有層次章法通體形容一敬字而不明言含蓄得妙

草蟲三章　遵彼汝墳詩是既見而追思未見此從未見之時而懸想既見君子之樂佛氏所謂幻想也而至性至情正于此見之可謂異曲同工忡忡惙惙傷悲有

淺深降說夷有次第一見心卽放下繼而說久則夷亦既見止一句已足添亦既覯止一句寫望夫歸之情如繪

采蘋三章　通首以有齊二字爲主前十句敘事有次第細細鋪敘正見無一點不盡心誠敬末二句方敘出人來樂記末句子貢云歐公醉翁亭記末句廬陵歐陽修也皆從此出

甘棠三章　勿伐重勿敗輕勿拜更輕一層輕一層正是一層深一層接連三召伯正見永矢弗忘也蔽芾二字形容甘棠正是形容召伯之庇蔭也

行露三章　首章含蓄不明言其事之不可但云謂行多露言婉而意自厲二三章乃明言之　豈不夙夜句一折何等微婉雖速我獄句一折何等剛決

羔羊三章　三章無甚層次止反覆詠歎之詞羔羊素絲形容其節儉委蛇形容其從容自得

殷其靁三章　三章首二句用反筆興起陽側下三字微有層次末二句言之永思之長　莫敢或遑總冒下莫敢遑息莫或遑處二句無甚層次只是重言詠歎情意深長

摽有梅三章　三章一層緊一層七三頃筐有次第吉兮今兮謂之有層次

小星二章　肅肅二句敬于職實命不同安于義命進

御于君而肅肅如此安命如此亦有樂而不淫氣象

江有汜三章　此詩每章五句三折筆辭意曲盡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有層次

野有死麕三章　首二章敘士之誘後一章敘女子拒絕之詞言婉而意峻所謂不惡而嚴也　有女如玉一句贊女子之德

何彼襛矣三章　此詩止肅雝二字是美之詞肅雝在他人固難得而在王姬尤難得也下二章只申言家世無一字贊美正所以見其難得也文字中用縮筆意味更深

騶虞二章　二章無層次只是長言詠歎但歎美葭蓬

燕美肥縱歎美騶虞並無一字美南國諸侯更無一字美召公美文王意味愈覺深長以上召南

柏舟五章　首二句但以柏舟自比而不直言已之見棄最含蓄有意味微我二句一折見此憂乃出于倫常至性非無酒不能解憂也意味沈厚二章言已心之無可控告三章乃自反之詞四章不歸怨于夫而但曰慍于羣小何等含蓄深厚末句寤與不寐相應四章稍露正意五章首二句又用比喻不明言含蓄之至末二句乃安于義命之詞通篇沈鬱頓挫

綠衣四章　通篇比體不肎明言含蓄深厚綠衣比賤妾得志黃裳黃裏比夫人失位也黃裳更下于黃裏有

層次綠兮二句比君之寵妾絺兮二句比夫人之失所前二章言心之憂後二章以古人自排解所謂憂而不傷也文筆先擒後縱先合後離

燕燕四章　泣涕如雨初別之情佇立以泣稍久之情實勞我心又久之情一層鬆一層正是一層深一層蓋初別泣涕多漸漸涕乾漸漸無涕而心更苦矣末章思仲氏之德與言正見所以不忍別之故非私情也文境愷惻深厚沈鬱無比

日月四章　通篇言見棄而末句皆有望之之意何等忠厚

終風四章　暴霾曀以及于曀曀一層深一層人之昏惑日甚一日似此始而悼繼而思繼而嗟繼而懷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何等忠厚

擊鼓五章　前三章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後二章從軍者自念其室家土國城漕句是勢筆力役之多已苦民矣我更非之不得其苦更甚也師以義動民自勇于赴敵平陳與宋本非衞所當爲故怨也第四章與上三章不相連筆情跳脫第五章就上章語意反覆沈鬱

凱風四章　以凱風比母見母之慈以棘心自比見已之不才吹字形容母之撫摩鞠育妙妙寒泉黃鳥是反比已之不如通篇情詞懇切纏緜沈鬱深厚眞孝子也

雄雉四章　前二章用雄雉之舒緩自得作反興見君

子之不如也三章思其歸四章勉其在外善處惟恐其犯患難也情深意正辭意愷惻前三章思之後一章忽勉之筆意跳開不即不離妙妙

匏有苦葉四章　首章言凡事當權度而行以微諷之二章正言其非以正諷之三章言婚姻之正禮當如此四章言非義之事人爲而我不爲通篇詞嚴義正正面祇雉鳴求其牡一句妙不多說通幅順敘卻又章章跳脫不黏

谷風六章　首章言夫婦正道當同心同死同死卽偕老也二章轉入見棄行道二句言已不忍去也誰謂以下言夫之棄我三章毋逝二句既棄而猶念家事情之

一第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3版反外

深也我躬二句一轉愈深四章追述從前持家相夫之勞文境乃離騷之所祖一章數折沈鬱頓挫五章昔育以下四句六章我有旨蓄以下四句極其沈鬱悲怨之意皆含而不盡收不念昔者二句轉掉得妙黽勉同心及爾同死皆昔時之所願也就其深矣一章亦昔者之事也二句回抱氣固神完

式微二章　此篇不分層次止是反覆諷勸痛哭流涕之詞樸實白道質直無文正見其忠誠悱惻之至四胡字最妙見得不歸毫無趣也

旄丘四章　首章二章四何字故為不解之詞似寬舒而實急迫必有與也必有以也代為之解意甚忠厚而情更懇切　前二章寬恕後二章責望氣象從容不迫不斥君而但斥臣立言得體其實君之過本臣之過也

簡兮四章　前三章敘為伶官之實事後一章忽然跳脫而出寫其懷西方彼美之情奇縱變化不可端倪彼美人兮二句重複詠歎一往情深　為伶官本不得意之事偏寫成得意之狀一句不說不得意而末章但懷西方彼美含情邈然

泉水四章　首章思歸之情二章三章謀歸之語思歸原知不可歸而猶謀之情之深也謀歸而追想從前之來路計度此時之去路歷歷分明深情如見確是兒女子之情話四章敘謀歸不可後之情末二句忽然跳開

欲出游以解其憂正是思之極而不可解也文情文境極其沈鬱頓挫

北門三章　通篇只是加倍寫法終窶矣而且貧終窶且貧矣而又莫知艱王事適我矣而又政事一埤益我又加以室人交徧讁我極力敘述其苦乃忽以已焉哉三字撇開筆意變幻又歸之天實為之將以上諸苦一齊埽除胷襟何等開闊文境何等脫洒　適我敦我微有淺深層次

北風三章　但就北風雨雪之氣象為言而不敘危亂之事固是含蓄亦是見幾而作之意收二句即不俟終日之意莫赤二句比小人成羣尚可不去乎　文筆有當舒緩處愈舒緩愈見胷襟之開拓有當急迫處愈急迫愈見識見之斷決以上二詩是也

靜女三章　末句一折情深語妙比二章彤管有煒二句更婉轉可愛

新臺三章　不殄不絕也比不鮮更深一層籧篨戚施以不能俯仰之疾形容宣公之仰愧俯怍也不正言其惡以籧篨戚施比況之有含蓄

二子乘舟二章　逝是一往不反比景更進一層中心養養句含蓄不露不瑕有害句微露其事而猶用疑詞何等含蓄深婉（以上邶風）

柏舟二章　實維我儀實維我特二句斬釘截鐵毅然

剪然見我止有一夫何得有二也之死矢靡他句直截了當毋也天只二句又婉曲而嚴厲

牆有茨三章　道詳讀一層深一層

君子偕老三章　首章前五句是用反筆委委二句言厚重從容如此方稱夫人之象服以下轉入正面二三章敘得極有色澤邦之媛也句回應君子偕老五句見如此只算得邦之媛也而不稱其爲夫人也語意含蓄得妙

鶉之奔奔二章　上章刺頑下章刺宣姜我以爲三字形容得愧辱之極

定之方中三章　首四句擇天時樹之二句擇地利物

產升彼五句擇形勢卜云二句總束上二章是未立宫室之前後一章是既徙居之後勤於政事秉心塞淵句又總束通篇皆憂深慮遠之謀也末句止言馬之盛而他可知矣是秉心塞淵之效也包含一切

蝃蝀三章　首二章止以蝃蝀爲比而不肯明言其事末章乃明言之然以不知命也作收仍有含蓄又爲探本之論

相鼠三章　三章一層緊一層語意似迫切而警動實深所謂法語之言也何爲何俟胡不六字最警悚令其自思而無詞以自解

干旄三章　郊都城有層次四五六有層次每章收句輾辟近褻著已之語有此警動方可免處士純盜虛聲之誚

載馳四章　首章上四句言歸正面下二句一轉言不得歸而可憂二章每二句一折上二句言不得歸下二句言雖不得歸我思難已皆是曲折頓挫之筆以下二章皆言既不得歸或怨許人或謝許人極其沈鬱極其跌宕以上鄘風

淇奧三章　猗猗青青如簀一層茂密一層以興德學之日進也首章切磋二句敘其學問自修之精密二章充耳二句敘其德貌之莊肅三章如金二句敘其德行之渾成首二章瑟兮四句重言詠歎若有不盡形容之

妙末章收四句寫其大而化氣象所謂從容中道矣

考槃三章　寤言寤歌寤宿有層次蓋自朝至暮自晝至夜皆如是也弗諼弗過弗告亦是一層深一層眞可謂遯世無悶矣

碩人四章　首句冒起通篇言其德性不外炫如衣錦褧衣也首章言其世族之盛二章言其婦容之美三章四章敘其于歸時之盛不言今日之不得于莊公而但敘當日于歸之盛感歎之意自在言外大夫夙退二句言臣子愛君如此何後來君之薄待夫人乎

氓六章　首二章敘始之私合四五六三章敘後之見棄自我徂爾以下恰接以我賄遷若卽如此直敘順接

亦甚通暢乃忽然將上文一斷三章桑之未落以下十
二句似與上文不相接而痛哭流涕沈鬱頓挫先自怨
自艾一段然後再接正文正敘文境乃有騰挪曲折之
妙恰像婦人女子神氣未及申訴而先哽咽悲涕也靜
言思之二句又回應于嗟女兮以下六句信誓旦旦二
句回應首二章反是不思二句又轉而自寬自解所謂
無聊之極思耳文筆宛轉沈鬱之至淇則有岸應首章
送子涉淇
竹竿四章　敘在家情事及家中景物而思家之情自
難已也
芄蘭二章　支葉有先後次第

河廣二章　四誰謂用筆甚善非是河廣非是宋遠何
以不歸則大義之不敢違不言而自見矣河非廣宋非
遠而不能歸情思更鬱結矣
伯兮四章　豈無膏沐句折筆鬆秀誰適為容甘心疾
首使我心痗寫思夫之專一
有狐三章　梁厲側裳帶服皆有次第
木瓜三章　以瓊琚瓊瑤報木瓜木桃可謂厚之至矣
而猶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深情厚誼更無窮矣文筆
是加倍寫法（以上衛風）
黍離三章　閔周室之意不忍明言亦不可明言但呼
天以自傷含蓄深婉知我者謂我心憂句妙在不言所
憂何事但知我有憂而已是猶非知我者也　苗穗實
有次第搖搖如醉如噎一層深一層
君子于役二章　苟無飢渴句不言思而思更深至
君子陽陽二章　上篇有哀而不傷氣象此篇有樂而
不淫氣象
揚之水三章　無甚層次止是反覆傷歎
中谷有蓷三章　末二句一轉更妙排解得妙推原得
妙　暵其乾暵其修暵其濕一層深一層嘅其嘆條其
歗啜其泣亦是一層深一層
兔爰三章　起二句比興得妙巧猾脫禍耿介受禍亂
世往往如此尚寐無吪句深痛之極

葛藟三章　首四句以葛藟之得所反興起終遠兄弟
之失所也末二句一轉更深沈痛之極用筆甚妙　父
母昆有次第　此詩是加倍寫法
采葛三章　三月三秋三歲一層深一層
大車三章　此詩恰是民免而無恥口吻豈不爾思二
句一句一折轂則異室四句一句一折愈折愈見其情
之癡也
丘中有麻三章　二章末二句皆就上文轉出來筆愈
折情愈深（以上王風）
緇衣三章　此詩宜字是主宜者言其服之稱也下二
語好字蓆字皆從宜字生出來惟宜故好故蓆也三章

末二句不改一字只是反覆詠歎意味深長

將仲子三章 豈敢愛之五句四層曲折父母諸兄人言有次第

叔于田三章 首二句起得猛勇驚人下三句申明之有曲折幹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一段學此筆法

大叔于田三章 三章自始于田至釋掤忌弓有層次火烈具舉具揚具阜有次第王維風勁角弓鳴一律學此層次

清人三章 首章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寫軍容之盛如此末乃曰河上乎翺翔刺譏之意微婉深至韻流言外

二三章皆然

羔裘三章 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有次第首章是主二章三章是贊歎

遵大路二章 兩章末二句語氣柔婉

女曰雞鳴三章 首章振奮悚惕有不安于逸欲意思次章同心一德有樂而不淫意思靜好二字極妙三章有相夫成德意思

有女同車二章 洵美且都德音不忘有次第

山有扶蘇二章 此反興法以上兩有字反興起下不見句

蘀兮二章 語氣輕佻

狡童二章 輕薄無恥

褰裳二章 淫蕩輕儇無恥口氣

丰四章 巷堂裳衣不送不將與行與歸有次第首二章悔前非後二章明今願

東門之墠二章 末二句一句一折

風雨三章 三章一層深一層但說既見君子之夷瘳喜則未見時可想矣語有含蓄

子衿三章 首二章末二句曲折末章情韻俱深含蓄不盡

揚之水二章 東楚束薪水不能流以興二人情意固結則讒人不能閒也終鮮兄弟二句說得極親切纏綿

無信人之言二句說得極懇至眞切

出其東門二章 此詩有衆濁獨清氣概讀之可使頑廉而懦立不但詩之嶢然而出其類也

野有蔓草二章 溥兮瀼瀼有淺深適我願兮與子偕臧亦有次第

溱洧二章 此詩確是旁觀之詞直敘其事而其無恥可見方秉蕑兮殷其盈矣有次第女曰觀乎二句曲折且往觀乎一轉筆妙以上鄭風

雞鳴三章 上二句是賢妃警君之詞下二句詩人申明之詞有此一申明而賢妃之賢愈見 匪雞則鳴一折妙蟲飛薨薨二句折筆妙前二章三既字四矣字何

等悚懼每章末句何等婉切
還三章　還茂昌一層深一層
著三章　著庭堂有次第
東方之日二章　日月室闥有次第
東方未明三章　首二章敘事三章慨嘆
南山四章　四章皆以收二句爲窮詰之詞蓋其惡不
便直揚明言故但窮詰其情令其羞惡之良亦不能自
出諸口矣
甫田三章　首二章正言其不可末章忽轉出一層意
與筆皆變化不可測度
敝笱三章　著意在一敝字唯唯往來無忌之意雲雨

水有次第覩其從三句非莊公之不能防閑而何
載驅四章　首章發夕是敘事二三四豈弟翱翔游敖
是言其無恥　其從如雲如雨如水齊子豈弟翱翔游
敖似誇其人衆意得毫不露刺譏正面而語言殊妙
猗嗟三章　三章句句誇美不露譏刺口吻而譏刺之
意愈深婉入骨所以爲語言之妙也以上齊風
葛屨二章　本不可而說可以是反詰之筆著眼在好
人服之佩其象揥二句他人不妨以大人貴者而如此
所以可刺也前三句似譽其美後二句始正刺之用筆
有開合之埶
汾沮洳三章　亦是先揚後抑有開合曲折之埶重頓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三句然後用轉筆力飛舞蓋反
得十足而後一轉乃醒也
園有桃二章　不知我者四句忽然縱開天下之患莫
大于可憂而不知憂而反以人之憂爲不然冥然罔思
則不可救矣
陟岵三章　不言子之思父母兄弟而言父母兄弟之
思已父母兄弟念已之言皆在孝子口中想像出來沈
鬱盡致　無止無棄無死一層急迫一層
十畝之閒二章　此陶公懷古田舍歸田園居諸詩之
所本
伐檀三章　首句喻其才之美二三句言其遇合之窮

以美才而置之無用之地中四句喻其介然自守之節
末二句方正點出檀言其體輻輪言其用所謂有體有
用之才也不稼句與開首三句全不相接筆力橫肆
碩鼠三章　食黍食麥至于食未成黍麥之苗貪殘一
層深一層收二句但言適樂土之得所而在此之苦一
字不言含蓄深妙以上魏風
蟋蟀三章　莫逝休除邁慆居外憂瞿瞿蹶蹶休休皆
一層深一層　每章前四句是正面後四句是轉出一
層意深語重沈著痛切讀之令人心敬神肅
山有樞三章　漢魏陶公太白詩中往往有此等語意
章末他人是愉他人是保他人入室一層急迫一層何

不日鼓瑟三句較前二章更迫切

揚之水三章　寫陰謀逼肖

綢繆三章　首章婦語夫次章夫婦相與語三章夫語婦如此何者喜之極而不可形容之詞寫情事真切

杕杜二章　起二句反興言已之孤獨不如杜也情詞惻然第四句一折音節悽楚同父同姓有次第同姓謂同祖也

鴇羽三章　起二句亦是反興言已之不如鳥也父母一句悽苦已極音節悲涼三章無甚分別只是反復感歎

無衣二章　豈曰二字跋扈口氣

有杕之杜二章　中心好之言好之出于至誠曷飲食之唯恐不致敬盡禮處之失其道也

葛生五章　前二章首二句亦是反興歎已不如葛之有依託也百歲之後二句語重意至

采苓三章　舍旃以下四句遠讒之法　三章俱無層次只是丁甯反復以上唐風

車鄰三章　未見既見有次第其耋其亾有淺深

駟鐵三章　首章方去狩次章正狩時三章既狩後王維觀獵詩章法本此

小戎三章　首章車二章馬三章兵甲有次第首章溫其如玉言其德二章溫其在邑言其地三章載寢載興言已之思有次第自漢魏以來從軍行及杜公諸詩多本于此

蒹葭三章　此詩不分層次只是反復詠歎起二句興象極佳迴洄四句極其纏綿

終南二章　前美之後頌之有次第

黃鳥三章　以三人分三章音節悲涼後世挽歌之所自出不言君之不仁而但歸恨于天立言得體

晨風三章　首二句反興言鳥歸林而君子不歸也收二句怨歎之詞靡樂如醉較欽欽一層深一層

無衣三章　袍在上裳在下澤在內有次第同仇總提偕作偕行有次第音節激壯慷慨漢魏以後從軍行本此

渭陽二章　節短音長此漢魏以後送行之詩所自出

權輿二章　夏屋就大者言之四簋就小者言之有次第以上秦風

宛丘三章　首章湯字渾含下二章敘湯之實事洵有情兮一句曲折而無望兮論斷謹嚴

東門之枌三章　首章尚渾二三章直敘此詩似旁人刺譏之詞觀不績其麻二句可見

衡門三章　兩可以何等洒然四豈必何等恬淡

東門之楊二章　但言明星煌煌晢晢不多綴一語怨望之情自在言外

墓門二章　兩章末二句皆一轉更深含毫邈然
月出三章　皎皓照悄慅慘皆一層深一層
株林二章　匪適株林一折妙
澤陂三章　每章末句有次第（以上陳風）
羔裘三章　陳風首章一湯字檜風首篇逍遙翱翔爲
上者如此是皆亾國之氣象也　忉忉憂傷是悼一層
深一層
素冠三章　上篇勞心忉忉此篇勞心慱慱皆賢者憂
世之詞冠衣韠有次第慱慱傷悲蘊結一層深一層
隰有萇楚三章　枝華實有次第無知無家無室極苦
之事而反極其欣羨用筆曲屈用情悱惻

匪風三章　所以中心怛弔之故不肎明言但言匪爲
風發車偈含蓄深痛末四句情韻悠永（以上檜風）
候人四章　前三章言其近小人後一章言其遠君子
此自然之埶也
鳲鳩四章　每章上四句敘事下二句就上詠歎所謂
長言嗟嘆之也意味深永首二章言其脩身正心之事
三章言其治國永世之效有次第
下泉四章　此亂極思治之詩與匪風章法略同情詞
悱惻神韻悠永（以上曹風）
七月八章　此詩極有章法首章總冒通篇二三四五
章言足衣禦寒之事六七八章言足食之事田畯至喜

形容上之愛下也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獻豜于公上入
執宮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見下民之敬愛君上也
鴟鴞四章　鴟鴞比武庚既取我子比武庚已將二叔
蠱惑得罪將必矣無毀我室比不可聽其敗壞我國家
也恩斯二句承上既取我子言極其沈痛下三章承上
無毀我室言極其迫切通篇以無毀我室爲主本是二
叔以武庚畔而詩言既取我子若武庚以二叔畔者此
立言之得體傷心之事口不忍直言也
東山四章　軍士歸家情事景象盡是上之人從旁觀
口中寫出所以分外虛活若是軍士自已說出則爲實
寫正面無此神化矣

破斧三章　此詩以哀我人斯爲主周公之愛民亦是
從軍士口中形容出所以分外悱惻動人若是自已說
出則無味矣
伐柯二章　此詩全用比譬不言正面所謂一字不著
盡得風流者也
九罭四章　末章長言詠歎最有神味
狼跋二章　此詩是反興筆最曲折以德音不瑕爲主（以上豳風）

第八一冊　續參四庫全書第34　版反內

柏堂讀書筆記

說詩章義中　　桐城方宗誠述

二雅

鹿鳴三章　示我周行一篇之主故于首章提出二章德音孔昭二句所以爲嘉賓之實所以能示我周行之本領也三章以燕樂嘉賓之心比式燕以敖更深

四牡五章　此詩爲文家代字訣又追敘法首章冒起通篇第三句一折第四句轉詩文曲折婉轉乃有情我心傷悲句上念王事下念父母寫盡忠孝之心三章翩者鵻三句反興已之不如鵻也　此詩是使臣已歸之後勞之之詞故以將母來諗作收

皇皇者華五章　首章冒起通篇首二句卽景起興每懷靡及所以必周諏周謀周度周詢也不勉其每懷靡及而述其心本如此用筆極妙有以善養人之氣象若說爾當如是則庸滯矣

常棣八章　首章冒起通篇二三四章皆申言莫如兄弟若卽以儐爾籩豆以下三章接之則文筆平順矣喪亂既平一章忽插入一翻開出無限境界末章收二句極有味通篇字字愷惻

伐木六章　首章冒通篇相彼鳥矣四句跌宕有埶神情激越　諸父諸舅兄弟皆承首章友生言甯適不來二句讀之令人氣厚民之失德二句沈密篤厚收六句乃燕樂正面正燕樂之時而猶唯恐不丰弗顧有咎失德眞厚之至也

天保六章　此詩是加倍寫法亦孔之固一句冒起通篇首三章言天之降福四章以下言先王之神降以福也第五章民之質矣四句乃一篇之主君有德于民此天保神福之根本也非此則通篇皆爲諛詞矣收復極力形容不盡

采薇六章　此詩前四章卽景起興作柔剛有次第歲暮歲陽有次第靡室靡家不遑啓處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諸語若出自戍役者言之則爲怨上之詞

今出自君上代言其情則爲周知民隱體卹深至矣前五章情詞壯烈末章情文纏緜

出車六章　前三章追敘其始出之情何等壯烈後三章追敘在軍之情四五兩章敘其室家閨思體貼及此情文悱惻篤厚春日數語極有興會

杕杜四章　此詩亦是追敘法亦是代字訣首二句是反興已不如杕杜也情景逼眞唐人閨思諸詩之所祖也

魚麗六章　此反復詠歎之法

南有嘉魚四章　亦反復詠歎以樂以衎綴之又思略有次第末二章首二句是變化法

南山有臺五章　首章邦家之基總提通篇五章末句皆一層深一層人生壽難而有德音尤難保艾爾後更難能爲邦家之基而後能爲邦家之光而後能爲民之父母能爲民之父母而後能有眉壽有德音能保艾爾後也

蓼蕭四章　此卽景起興亦反復頌美之詞湑兮瀼瀼泥泥濃濃略有淺深次第四章末句亦是一層深一層通篇以其德不爽爲主

湛露四章　此篇以令德令儀爲歸宿若非有令德令儀而厭厭夜飲則荒矣

彤弓三章　亦反復詠歎之法

菁菁者莪四章　詠歎淫泆之作以上正小雅

六月六章　韓柳紀平淮諸詩文皆從此出音節豪壯興會淋漓前三章敘出師伐玁狁至第四章方鋪敘玁狁之亂敘事不平第五章敘成功六章敘凱還此詩先敘出師後補點吉甫

采芑四章　三句一韻秦碑多用此格前篇先敘事後點吉甫此篇先點出方叔前三章敘出師末章敘功成通首音節沈雄氣象高邁

車攻八章　首章冒通篇下敘會同田獵車徒射御之盛字字莊重末二章敘田事畢唐王維觀獵五律做此詩章法

沔䑲三章　凡事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二章末二句三章末四句深明事勢痛切人情愛民者非任勞任怨不能成事功也

庭燎三章　未央未艾鄉晨有次第光晣煇亦有次第先聞聲後觀旂有次第情辭警悚有不遑假寐坐以待旦之志氣

沔水三章　水有所歸鳥有所止反興莫肯念亂將無所歸止也末句痛切二章以水之湯湯鳥之飛揚正興已之憂不可忘敬字是通篇歸宿惟敬可以防亂

祈父三章　此怨詩一層深一層

白駒四章　此畱行詩之祖前二章畱其去後二章望其來情詞懇至其人如玉句一篇之主惟其人如玉所以未去而欲畱其行已去而仍望其來也

黃鳥三章　不我肯穀不可與明不可與處一層深一層

我行其野三章　此怨詩而無深惡痛絕之詞但曰言歸思復而已末二句又曲爲原諒謬爲解說何等從容不迫忠厚之至也

斯干九章　首章敘地勢二三四五敘築室六七八九敘居室之吉祥似續妣祖言承先吉夢以下言啓後而以首章兄弟之和冒起一篇蓋必兄弟和然後能承先啓後也

無羊四章　前三章鋪敘牛羊之衆多但敘一羣三百一犉九十其多可想也中閒寫景如生韓公畫記學此末章想入非非變化不測蘇公後赤壁賦學此

節南山十章　此篇以天與民警尹氏而尤以民爲主堇于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首二章尚渾涵何用不監憯莫懲嗟極力悚動之三章申言師尹之職當如此民之所仰望者如此末二句責望之辭四章首四句申上文不弔昊天實事末四句望其改也五章首四句歸之于天沈痛末四句亦望其改何等悱惻六章以下三章極言不弔昊天俾民不寧之禍　首八章刺尹氏之用小人以逆天而害民末二章始歸咎于王之不懲其心用尹氏以致亂也式訛爾心二句致治撥亂之根本

正月十三章　此因天變而憂亂之詩沈鬱悱惻離騷之所本也首章見天變民言而生憂冒起通篇二三章申言憂不自我先二句瞻烏爰止二句皆沈痛四章論天道既克有定四句極精五章具曰予聖二句道盡庸人之昏所以獨憂也六章謂天蓋高四句沈痛前七章只言憂而未言明所以憂八章赫赫宗周二句憂其以女龍致亂亾也九十兩章憂其棄賢臣以致敗覆也十一章憂心慘慘二句言所憂非爲一身也末二章兩獨字應首章末句哀字亦與首章應

十月之交八章　前三章因日食川沸山崩而致警省二章申首章意彼月而食句法一折哀今之人二句起下四五六七諸章四章以下言外用小人內寵豔妻所以致天變之故五章言皇父之勞民害時六章言皇父之營私好貨不顧國家上文小人不止皇父一人但敘皇父之橫而他可想矣此用筆最簡妙處也首章因日食天變而哀下民七章下民之孽四句歸咎于人而非降自天將四五六章一齊收束並將首二三章一齊兜轉末章以自己所處作歸宿

雨無正七章　此詩呼天而歸咎之詞詩人忠厚不忍歸咎于王也首章敘饑饉次章敘羣臣離散三章以下就上二章而詰問之文境沈鬱頓挫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四句一詩之主腦

小旻六章　首二句不直指王而歸之于天固是忠厚亦立言之體當然首二三四章敘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發言盈庭二句道盡末世憂讒畏譏懷私誤國之人情五章言國家原有聖否哲謀肅乂六等人議論在上之人善取之耳無淪胥以敗句極力諫救之末章作詩旨意蓋惑邪謀不斷以從善者皆但知暴虎馮河之可危而不知此之危更甚也戰戰三句一篇歸宿

小宛六章　首章冒起通篇二章言敬爾儀修身也三章言誨爾子啓後也四章言夙興夜寐承先也皆本于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心而出也無忝所生句應有懷
二人五章言世亂不易處哀我二句言世途之臨握粟
二句言當審擇所處之道此上下之樞紐也末章一篇
歸宿
小弁八章　首章首二句反興已之不如鸒斯也二章
首二句正興已之所以憂者以周道之壞也三章首二
句正興已之所以憂者以父母毛裏之恩不忍恝也四
章首四句反興已之不如鳴蜩萑葦也譬彼舟流二句
指國家言五章首四句反興已之不如鹿雉也譬彼壞
木二句亦指國家言六章首四句反興已之不如投兎
死人也忍之謂忍于不念國家也七章不舒究之謂不

將國家事反覆思維也末章收二句怨之極而故為決
絕之詞正其不忍決絕之深也此詩亦離騷之所本
巧言六章　首章冒通篇起四句沈痛呼天呼父母無
所控告之詞也二章三章皆敘讒人之高張由于上之
信讒也君子如怒四句曲折委宛四五二章以君子作
寢廟莫大猷樹棻木反興讒言非不能辨讒人非不能
誅而無如其不辨何也末章深罪讒人之為亂階收四
句言既亂之後讒人亦無如何矣
何人斯八章　首章直誅其心之艱末章鬼蜮反側極
言其心孔艱之形狀也不愧于人二句令人神悚首二
三四四章正指其讒害之實五六兩章仍望其來何等

忠厚
巷伯七章　首二章敘讒人之情狀三四章勸讒人不
可為忠厚之至也五六章訴之于天末章點出自己收
二句不明己之冤而但為警戒人之詞何等深厚微妙
谷風三章　維予與女淺寘予于懷更深女轉棄予淺
棄予如遺更深大德指恐懼時相依而言思我小怨指
棄予而言小怨已亦有錯也自認小怨何等忠厚耶
蓼莪六章　蒿蔚有次第劬勞勞瘁有次第首二章總
言父母之勞三四章詳言父母之德字字讀之欲涕末
二章言已不能終養以報德　首二章言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生我勞瘁末二章言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

不卒章法完整
大東七章　首章首六句言盛時如此後二句轉到傷
今思古之情二三章正言今日之困于役而傷于財四
章言政之不平後三章奇幻變化不可端倪蓋困甚而
望天之憐之也故望織女之七襄牽牛之服箱箕之簸
揚斗之挹酒漿此亦無可奈何之極而作此無益之想
且乃天亦不憐之則困而無復之矣
四月八章　首三章言時有變易而我心之困苦憂傷
無時已也後五章皆即物起興以見已之不如也反覆
詠歎極沈鬱頓挫之致　首章先祖匪人二句所謂疾
痛則呼父母之情也

北山六章　上之政役不均致賢者獨勞而不能養父母然首章則曰王事靡盬見大義所在不敢避也二章則曰我從事獨賢三章則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若以上之人爲知我獨賢未老而故使我獨任其勞並非上之人有偏私也何等忠厚

無將大車三章　三章一層深一層有次第憂之極而故爲寬解之詞則情更悽惻

小明五章　首章首二句冒起通篇亦呼天以明心也念彼共人四句沈鬱頓挫曲折反復二三章首句追念往還時日情文悱惻涕零懷顧出宿罪罟譴怒反復俱有次第　前三章自傷自勉之詞後二章勉勵同位者

之詞神之聽之二句與起處明明上天二句相應天無所不照神無所不聽也

鼓鐘四章　傷今思古情致纏緜思古望王之改行而如古人也以雅以南望王之如先王也

楚茨六章　首章潔粢盛二章備犧牲三章備庶羞俎豆四章備禮儀我孔熯矣二句承上啓下上三章禮物孔熯此章式禮莫愆五六二章備樂以樂神入禮儀二句亦是承上啓下末章總束通篇祭畢而神報以無疆之福壽也

信南山六章　首章二句從原頭說起一章地利之勤二章天時之和三章物產之豐四五六章祭禮而以神降之福作收束

甫田四章　首章叙年穀之順成取陳食農豐足可想次章叙祭方社田祖以祈年三章叙力于農事蓋不徒祈神之福必務民之義也據其左右二句如畫出和樂氣象四章叙農夫之豐足即神報以介福也首曰食我農人次曰農夫之慶農夫克敏終又曰農夫之慶古人念念不忘農夫如此

大田四章　上篇上爲民祈福此篇民爲上祈福上曰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交相愛如此惟豳風有此氣象彼有不穫穉五句固見年之豐亦見民風之厚自楚茨以下皆盛世之事而

詩人處亂世而思盛世如此因作爲歌詩以寓懷古之情以豳風次于變風之末聖人之亂極思治也以豳雅次于變雅之中其意亦然

瞻彼洛矣三章　此詩蓋思宣王中興之盛以作六師然後能保其家室保其家邦有次第而以韎韐有奭二句作一篇之主腦一篇之提筆

裳裳者華四章　每章皆以末二句往復頓挫文情斐然首章我覯之子我心寫兮者何也以君子有左宜右有之才德也末章是一篇之主反復詠歎

桑扈四章　燕樂之詩須寓勸勉警戒之意于歡樂之中乃爲得體如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蓋勉君子心常和

樂則無乖戾之氣故能受天之祜也不戢不難彼交匪傲二句亦是寓勸勉于燕樂之中也

鴛鴦四章　此詩無甚次第祗反復詠歎而情文自深

頍弁三章　豈伊異人二句親切有味未見君子二句一折情詞悱惻先兄弟後甥舅有次第如彼雨雪六句親切動人悱惻刺心

車舝五章　此詩以德字作主德音來括令德來教所以式燕且喜好爾無射也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只是曲折之筆末二章覯爾新昏而心寫心慰亦以有德音令德之故前後相應　自瞻彼洛矣以下六詩亦是思盛世君臣兄弟親戚夫婦之閒如此和樂而傷今之不能有也

青蠅三章　營營二字形容青蠅最肖小人之情狀首章戒以無信二三章乃言讒人之害

賓之初筵五章　首二章敘未醉時之秩秩以秩秩二字總冒下皆鋪敘秩秩之狀三章不知其秩即跟此秩秩來三章承上二章轉出由未醉而入既醉未醉時如彼既醉時如此文中樞紐四章敘既醉之不知其秩舍其坐遷二句側弁之俄二句寫醉狀最肖既醉而出六句欲其改過末乃警戒正意一詩之歸宿

魚藻三章　首尾依于其蒲有次第亦是反復歎美之詞

采菽五章　首章望其來朝次章已來朝三四五章來朝後而褒之以福祿　魚藻采菽之詩亦是詩人思盛世君臣之樂

角弓八章　一起即悱惻沈痛至于已斯亡痛哭流涕之言雨雪瀌瀌二章言不久也即申上文至于已斯亡之意莫肯下遺謂無貽謀以翼子孫也如蠻如髦謂其所行如蠻夷之行童穉之所為也憂字至此始出

菀柳三章　不敢斥言王而託言上帝無自暱焉無自瘵焉居以凶矜皆懼禍之詞

都人士五章　此亦傷今思昔之詩不言今日之衰但述昔日之盛而我不見微婉深至痛切動人杜公憶昔開元全盛日一首從此詩出末章就第四章所言而反復頓挫情更悽惻

采綠四章　一匊已至少曰不盈則更少矣加倍形容思之深而念采也首二章思君子之歸無期末二章作君子歸後之想所謂幻想妄想也愈幻愈妄而情更切矣

黍苗五章　首章興言召伯之仁二三章敘南行之勞而不得歸四五章言已雖不得歸而召伯成此功王心乃寧不得已也民心之知大義如此由召伯之仁所致故起四句振作一篇之精神

隰桑四章　有難有沃有幽興意有次第其樂如何云

何不樂德音孔膠亦是一層深一層德音孔膠一篇之主非是不足爲君子又何以樂見之也末章神遠

白華八章　白華白茅白雲皆比己之潔白無玼也束比王之見棄也稻田而得北流之浸桑薪而得烘于煁鼓鍾而聲聞于外鶖在梁鶴在林鴛在梁皆有所棲託石尚得人之履而我獨見棄其傷也何如

緜蠻三章　以鳥之得所止反比己之不得所託

瓠葉四章　此亦反覆詠歎之詞

漸漸之石三章　首二章言道途之險艱末章言風雨之苦

苕之華三章　知我二句沈痛末章首二句極力形容物力之凋耗

何草不黃四章　無一草而不黃無一日而不行無一人而不將無一人而不矜其苦慘何如兕虎在曠野分也人民而以獸待之其苦慘何如句句沈痛以上小雅變

文王七章　以文王德合于天而受天命起文王之德于何徵之亹亹不已者是其德之所以合于天也文王之受命于何見之子孫之賢多士之生是其受天命之徵也穆穆二句一篇之主又其德之所以合于天之實也商之孫子臣庶皆服于周又其受天命之實也前五章述文王之德王之藎臣以下戒成王不胄直斥王而曰王之藎臣此立言之體則然猶今稱天子爲陛下也六七兩章抑揚頓挫反復詠歎念祖必修德修德乃念祖之實也畏天命必刑文王儀刑文王乃畏天命之實也起章由文王說到天末章由天說到文王神完氣固回環照應

大明八章　首章冒起通篇首四句言天命之不易末二句言商之失天命二章以下至末皆言周之受天命此詩以德字爲主王季維德之行文王厥德不回所以受天命也于頌揚祖德之中卽寓警戒後王之意　首章四句雖爲殷失天命而言實所以警戒成王也二三章述王季文王之德四五六章述文王之受天命而生武王七八章述武王之伐商收處應首章天位殷適二

句神乃不散大凡人君内有賢妃下有賢子朝有賢臣是卽天命佑之之實故此詩備述之

緜九章　緜緜瓜瓞一句振起通篇形容周家之盛如瓜瓞之緜緜也極有興象若從民之初生起亦自平正但起得無埶無神凡鋪敘文必起得有神氣有峯巒不可平鋪直敘自民之初生至戎醜攸行皆平敘太王之事惟以緜緜一句起峯提振通篇乃不平肆不殄厥慍以下又起峯巒八章束太王之事九章忽又起峯突及文王之生而受天命正見緜緜瓜瓞之實也若但敘到八章止則止能束民之初生以下而不能束全篇

棫樸五章　此篇以作人二字作主首章棫樸與人才

之衆多髦士六師二句皆言人才衆多也四章推本于文王之作人末章綱紀四方乃作人之大用

旱麓六章　此篇以豈弟作人四字爲主豈弟其本也作人其用也所以福祿攸降神所勞矣皆由于此

思齊五章　首章因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于太任二三四五章皆歌文王之德女子立身相夫教子持家安齊肅事姑安媚順一齊字一媚字形容盡致二章言文王德無閒于幽明三章言文王德無閒于隱顯四章德化異類五章德成人才

皇矣八章　首章總冒通篇言天命西顧二章三章述太王之德能應天命而及于王季三章四章述王季之

德應天命而及于文王五六七八章述文王之德能應天命通篇以德字爲主于太王曰帝遷明德于王季曰其德克明于文王曰予懷明德德于何徵之能得民心卽是能應天命卽是德充之符串夷載路太王之德之徵也四方以無侮無拂文王之德之徵也首章曰監觀四方末章曰四方以無侮無拂緊相照應

靈臺四章　首章敘靈臺之成二章敘靈臺之樂三四章敘辟廱之樂經始勿亟一句折筆　二章寫景如畫

下武六章　首二章言武王之能配天命三四章言武王之永言孝思永言孝思卽所以能永言配命之根本也五章六章總束上文繩其祖武卽永言孝思也受天之祜卽永言配命也

文王有聲八章　首章亦總冒通篇二三四敘文王之遷豐五六七八敘武王之由豐遷鎬匪棘其欲句一折遹求厥甯二句雖敘文王之事而武王亦是如此貽厥孫謀二句雖敘武王之事而文王亦是如此收後四章而神則總收通篇古人文法高古令人不覺

生民八章　首二三四敘后稷生之靈異五六七八敘后稷之能興稼穡功在萬世德垂後裔寫景細密寫事細密以厥初生民敘起以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作收首尾神完氣固

行葦四章　兄弟睦家之肥兄弟不和家必蕭索首四

句以行葦勿踐履起興愷惻沈痛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于燕樂之中仍自有激厲勸勉之道

既醉八章　此後世酬荅之詩所本起二句冒起通篇醉酒飽德古人燕樂之美如此四五兩章所述卽所謂飽以德之實也子孫賢族乃大子孫而得賢婦尤家庭之吉事故以此作頌禱之詞

鳧鷖五章　此篇反復詠歎之詞既清既多既湑欣欣略有次第來成來爲來下來崇亦略有淺深次第

假樂四章　安民安人令德之實事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安君安王之實也威儀抑抑一章亦承上安君安王而言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乃媚于天子之實

公劉六章　一篇字形容公劉之德通篇所爲皆一篇字之所發也匪居匪康一句總冒通篇此篇補豳風七月之未備七月一篇敘公劉遷豳後風俗之美此詩述公劉遷豳時刱業之艱難豳風之所以美由公劉德化之所被也一篇字足以形容盡之

泂酌三章　能爲民之父母然後能爲民之攸歸民之攸塈詠歎淫泆之中自有次第

卷阿十章　能彌爾性然後能似先公酋百姓爾主純嘏爾常矣詠美之中寓勸戒之意必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然後能爲四方之則下章亦然此戒詞也末四章以鳳凰興人才之衆多而人才之多實由君德有以感召之但患君非高岡朝陽首此寓戒意篇首矢音篇末矢詩二矢字相呼應以上正大雅

民勞五章　起句即沈痛以綏四方以定我王以爲民逑無俾民憂以爲王休國無有殘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句句切實字字沈痛人臣時時有君民國家在心中何致亂亾邪慝遠能邇以定我王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此正道也反此即謂之正敗正反矣只是反復告戒之詞重重複複亦略有次第

板八章　首章冒通篇前篇以是用大諫作收此篇以是用大諫起章法變換通篇以敬天爲主曰上帝板板天之方難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懠而末章復反覆指實之字字痛切

蕩八章　上帝本天之名詩人不便斥君故借上帝以立言首四句言上帝本下民之君自當爲下民立命奈何疾威上帝其命多邪辟乎言天失其爲天之道比君失其爲君之道也文王曰咨以下不便直指厲王故託爲文王歎殷紂以戒之末二章總束通篇蓋自二章以下皆不用舊典先撥本實故以此二語作束筆殷鑒不遠二句有神韻言外有周鑒不遠在商紂之世之意也

抑十二章　此篇以德字爲主以威儀言詞爲修德之要亦爲敗德之根首二章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五六章言無易由言而以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二句在中閒

作橫擔以要束之文法甚整相在爾室二句又慎出話敬威儀之本八九兩章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皆丁寧反復以見威儀之閒之不可不謹也於乎小子以下三章皆丁寧警戒之詞收二句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與首二章反對神氣相應

桑柔十六章　首章起四句一反一正言菀桑方能庇廕下士若捋采而盡殺之則下民病矣比上仁方能養萬民上不行仁政則下民病矣此致亂之由也冒起通篇語意沈痛末四句呼天而告哀之詞二章及三章起四句言亂末四句追問致亂之由四章言心憂五章言止亂之方在計謀慎毖在時存憂天恤民之心與用人

得其當序爵卽進賢退不肖爵祿不妄與人所謂序也此如執熱以濯止亂之要法也不如此則是何能淑而載胥及溺矣反復詠歎意味深長六章七章言其不憂恤也民以稼穡維寶而竟致稼穡卒痒天降喪亂而竟致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豈非不憂天恤民乎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言其不序爵也維此惠君四句是反筆惠君順理之君必考慎其相不順理之君自有肺腸良人弗迪忍心是復匪用其良復俾我悖豈非不序爵乎後三章皆深嘅嘆之詞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四句豫提下文不憂恤不序爵正申明此四句卽是生厲階爲梗之人卽是不能淑以

致及溺之實事也此篇以天民二字作主雖是刺王不憂天恤民而歸之于天降喪亂民之貪亂不歸罪于王立言得體

雲漢八章　首章因旱象而哀民之無辜次章祭天與百神祖宗而祝以寧丁我躬爲民請命之詞已盡矣下六章皆反復呼天呼祖宗之詞纏縣愷惻沈鬱頓挫二章自郊徂宮上下奠瘞一總提郊祭天宮祭祖宗父母上下奠瘞祭百神與羣公先正也下文分承之三四五三章呼籲天地祖宗六章自反七章爲羣臣自反皆側身修省之意天道遠人道邇必自反無憾人事既修而後可呼天佑助也八章仍責重大夫君子誠求之意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也

崧高八章　首章起埶莊重總冒通篇言申伯乃崧嶽降神所生爲周之翰足見王之封非厚于母黨乃所以蕃四國也二三四章命召伯爲申伯營田宅城廟五六七章命申伯往其封國末章敘申伯之德與首章應以總束通篇有是德方有是封非王之有偏私也首末四國相應

烝民八章　上篇先敘申伯之封後敘申伯之德此篇先敘仲山甫之德後敘其出使上篇敘封國有六章盡是敘事不夾議論此篇敘王命仲山甫出納王命後以三章贊之然後再敘仲山甫出祖徂齊不一直敘去是

夾敘夾議法具見章法之變化上篇首章以申伯之德本于崧嶽之降神此篇首章以仲山甫本于天監有周而生氣象更大以仲山甫之德更大于申伯故也人亦有言二章反正開合有神

韓奕六章　首三章言韓侯入覲受命出祖還國之事入覲在先受命在後而先敘受命者立言之體然也首章敘得莊重韓侯娶妻二章必是未出祖以前事此用補敘夾敘之法若敘在韓侯出祖之前則不倫不類且平鋪直敘矣此詩之作本敘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帶敘娶妻一段所謂芳草多情賴此妝點者也末章重申首章命詞正所謂纘戎祖考之事溥彼韓城以下八句勉

其纘祖考以鎭撫北方實墉二句勉其固守疆宇收二句勉其恪守臣節　此篇以命詞敘在首末二章與前二篇又變一樣章法

江漢六章　首章敘召公往征淮夷氣象之盛二章敘征淮夷之功成三章補敘王命召公疆理南方四五章敘王之賞功臣六章敘召公之復命　三四章王命召虎數句應在首章之前而補敘于中文法乃有錯落不平鋪直敘且以此二章作首章文埶不猛勇以江漢浮浮二章起文埶何等英邁

常武六章　此篇自首至末平鋪直敘而氣埶自然高大一章命師二章誓師三章至徐四章破徐師五章傳

其國六章徐人歸命　首章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足見王者之師全爲安天下之民而起末章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見王者除亂而已不窮兵黷武也王猶允塞四字一篇之主

瞻卬七章　起處四句不直斥王而歸于天之降此大厲立言得體後六句至第二章申言大厲三四章始推原亂本非降自天由于婦寺哲夫二句横空直接五章又申明邦靡有定士民其瘵之原由于上之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所以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也　中三章言人事之壞末二章仍歸之于天纏緜愷惻末四句仍歸之人事果能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天無不克鞏固之也反復頓挫極沈痛之致

召旻七章　此篇以天字起以人字收亂雖天降實本于人事之不修所致首章言天之降喪二三章言任用小人棄賢不用四五章言用小人之禍六章言心之愴況慮其害國家非爲我躬之災也七章亂極思治故有思于召公而傷今之人何不尚有舊邪神韻不盡天子卽天也故大雅刺人君與憂亂之詩無不歸之于天以爲不直斥人君而歸怨于天也可以爲稱天卽是指君亦可以上變大雅

柏堂讀書筆記

說詩章義下　　　桐城方宗誠述

三頌

清廟一章　此詩亦有穆清肅雝之氣象非聖人不能作也

維天之命一章　首節頌文王之德以天陪起次節言其福之流溢于後人

維淸一章　簡肅

烈文一章　美辟公之能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勉其無封靡于爾邦一片和平之音讀之令人神游于聖王之世

天作一章　首二句言太王之刱業後五句言太王之垂統

昊天有成命一章　天作高山詩頌太王之刱業必敘子孫之能守以終之昊天有成命詩頌成王之守成必敘二后之受天命以原始章法皆峻絕

我將一章　起三句言祭文王之禮中四句言祭文王之心非徒祭之而已必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然後文王饗其祀也配上帝亦非徒祭之而已必夙夜畏天之威于是保之然後天饗其祭也此皆得制禮作樂之精意所謂惟孝子爲能饗親惟聖人爲能饗帝用意高古醕厚無比

時邁一章　首節敘巡守二節敘祭告三節敘朝會

執競一章　首節頌武之烈二節頌成康之明三四節頌祭祀之降福

思文一章　后稷教稼而頌之曰思文曰立我烝民曰陳常蓋有養而後有教后稷雖主乎教稼而明倫之教實由此立之基也

臣工一章　通篇以敬爾在公二句爲主敬爾在公勉之之詞王釐爾成迄用康年誘進之鼓舞之之詞

噫嘻一章　駿發爾私鼓之舞之之詞所謂洞中民情也

振鷺一章　上節敘其來助祭下節勉之之詞溫厚和平讀之氣厚

豐年一章　和平之音足以感神人而和上下

有瞽一章　通篇順敘而自然高古以肅雝和鳴句爲主

潛一章　猶與一起有神

雝一章　起莊重異常首節敘主祭助祭之人二節敘祭物然神不馨黍稷而馨明德故三節敘所以得福之故以文母配祀文王故此帶敘一句立言得體

載見一章　首二節敘諸矦助祭末節敘祭之獲福

有客一章　此篇詞旨溫厚懇切有加無已已禉禉矣

又信矣而猶授之縶以縶其馬既去而又追之又左
右綏之情篤意厚如此此其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也淫威疑指其威儀之大美也白馬敦琢皆大威儀
武一章　武樂本美武王之功而先歸本于文王固是
實事亦立言之體
閔予小子一章　此篇詞旨愷切深至先思皇考繼念
皇祖末句總上祖考皇考能繼皇祖之序已亦思繼祖
考之序以夙夜敬止一句作主
訪落一章　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觀閔予小子
訪落二詩屢呼皇考皇祖皇王昭考望其陟降庭止保
明其身其音哀其詞痛眞足感人　伊訓太甲屢稱先

王出師表屢稱先帝皆足以感人
敬之一章　此篇詞旨親切首節述羣臣之戒次節自
勉而又勉羣臣輔弼之無已也敬之一句是一篇之主
天維二句見天命之可畏無曰三句見天道之可親
小毖一章　詞意沉痛
載芟一章　此篇平鋪直敘如畫一幅村莊田野圖載
芟十四句敘農工驛驛七句敘農田之利爲酒七句敘
農田有秋之樂末三句推開言之氣體何宏遠而博大
也通篇平敘非得此三句振起一束則直平順矣
良耜一章　章法與載芟相似末二句精神團聚氣象
高大

絲衣一章　首七句鋪敘末二句結束有力得古人爲
酒不亂之旨
酌一章　此詩氣格高大音節宏遠以遵養時晦四字
爲後來蹻蹻王之造根基
桓一章　音節高闊宏大
賚一章　音節緜邈
般一章　氣象壯闊（以上周頌）
駉四章　此詩反復頌美無甚層次所謂長言詠歎也
然亦略有淺深精粗之分思無疆思無期言其立心之
廣遠不徒爲目前計也然務廣遠者或不能無厭斁之
心或不能無急功近利好大喜事之邪心故以思無斁

思無邪終焉
有駜三章　在公明明然後在公飲酒在公載燕醉言
舞然後醉言歸次第分明首二章燕飲末章頌禱君子
有穀詒孫子二句是主腦
泮水八章　首三章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馬蹻蹻在
泮飲酒有次第四章五章頌魯侯之德與功德在首功
在後有次第五章淮夷攸服只是總提一筆其所以服
之故與其征淮夷成功之詳則于六七章細述之末章
以鴞集于泮林興淮夷之來服何等興會何等神韻
閟宮九章　此詩本修閟宮而歌詠其事正面止篇首
四句並篇末一章其餘則是因祀姜嫄而推本后稷之

生有功稼穡因歷敘后稷之封太王之興文武之有天下周公之封魯公之錫以及僖公之祭祀受福淮夷海邦之來同極力鋪張文境壯闊收仍以作廟結束通篇所謂歸題也以其德不回句爲主由其德之不回所以子孫世世受福也（以上魯頌）

那一章　文法亦是平鋪順敘而氣象靜穆簡肅末六句結束渾成

烈祖一章　祀成湯而祈福只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益民安物阜是天子之大福也以此作收神韻無窮

玄鳥一章　此篇以天命作主自契受天命而有聖德以及成湯有天下武丁中興莫非受天之命故末以殷

受命咸宜二句總束之章法團聚氣象肅穆

長發七章　此篇首二句總提通篇首二章敘契之生與其敷五教于天下之德三四五章敘成湯之德六章敘湯伐桀之功七章兼敘阿衡左右商王之功皆商之長發其祥也　元鳥篇以殷受命咸宜一句作收以總束通篇長發篇以長發其祥一句開首以總提通篇章法變化

殷武六章　首章敘高宗之中興二章追敘成湯時之盛三四五章敘天命商之臣民盡歸服于商而商邑爲四方之極莊重端嚴氣象肅穆末章敘高宗之廟此詩以首末二章爲祀高宗本文中間四章氣局宏大開闊

（以上商頌）

予官東强時公事偶暇喜讀春秋傳注以研究聖人微言大義之所在又時手鈔詩經諷誦之藉以游泳於文章涵養夫性情舟車之間常以自隨間亦剖析其章義以示幼子景虞使知言有物言有序之法嘗其會心不遠之頃往往不盡考索傳注而惟以意逆志故間有與先儒說不甚合者是誠不可爲讀詩之典要也然或亦可備文辭之一得乎今次子守彝校刊予讀書筆記因取附諸文章本原之後云光緒九年夏六月宗誠識於安慶寓舍之觀瀾樓

詩毛鄭異同辨

〔清〕曾釗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曾氏刻面城樓叢刊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六毫米寬二八三毫米

詩毛鄭異同二卷

西城樓刻本
板藏學海堂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

南海曾釗著

羣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三鄭時有異同而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義毛鄭分述之詳矣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鄭至於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即五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固宜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

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徧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奥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顧惟謭陋未敢屬稿間有穴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先我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月丹墨淩亂懼難識別遂都而錄之爲二卷焉

周南關雎首章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

處故爲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釗按爾雅釋言冥幼也冥閒也幼即窈之省冥亦幽意傳訓窈窕爲幽閒實本雅訓又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與窮究宦窔爲類說文義多本毛則毛不以爲深宮可知矣方言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窕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又曰秦晉之間美狀爲窕善心爲窈方言本於輶軒使者彼周南即詩之周南則窈窕非深宮尤可知矣且詩序云哀窈窕謂淑女容德之幽閒不得升配君子故哀之君以爲所居之宮則不辭葢以宮訓窈窕鄭義則然正義據之述毛非也

邶泉水四章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歸異爲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釗按水經注淇水篇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無流字肥古通飛易肥遯淮南九師訓肥作飛見後漢書注五十九引飛又通非非子文選盧子諒詩作飛子肥之言非也非違也違者歸異之謂則無流字是也河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瀵後人轉寫錯誤遂溷沾流字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瀵句耳流當爲源之譌流隸書作源源隸書作源形近易譌今本有瀵大出尾下句者又爲瀵字作解與正出涌出也諸句同例但犍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則其誤在漢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葢郭本爾雅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不知歸異出同下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又與毛義別也

牆有茨首章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搆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釗按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象形有正有旁此謂象旁視之形交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也冓篆文作冓冂即

冂之變亦作冖象交形兩亥下爲交上出者危也葢象椽不直上檐交檼上之形二象宋廇形丨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積故曰積材冓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古宮室皆南而宋廇在堂之左右左右東西也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也交積材所以爲葢故从木冓聲之構亦訓爲葢古者平地爲廷惟堂有葢詩曰中冓明其爲內堂也中內也說文中而也而即內之譌堂之後楣以北有室有房不取義於房室而於堂者言堂而室在其中矣且夫人於頑有母義王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譜文三子梁王傳閨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

之義而解茸字與毛同箋以爲茸成失之
君子偕老首章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謂揄翟闕翟也釗按揄翟闕翟下章始言之此章第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襐之省其說是也說文襐飾也廣雅裝襐也急就篇襐飾刻畫無等雙顏師古注襐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襐飾顏注襐盛飾也一曰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之象服猶言飾裝之服耳說文襐从衣者副之言覆衣亦覆也故襐从衣副笄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說文襐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

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玉爲笄不以象也
二章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釗按鄭注玉藻揄狄云揄讀爲搖雉名考爾雅釋鳥鷂鷮爲十四雉中二雉之名其形不同周禮揄翟闕翟既言揄又言翟則揄非卽鷂可知矣竊謂毛傳作褕正字周禮作揄假借字鄭以揄爲雉名恭誤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史獨繭之褕䘢注張揖曰褕襜褕也闕玉藻喪大記並作屈後漢書光武紀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擁注引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䘢䘢郭景純方言注俗名䘢掖屈䘢卽屈字皆闕之假借闕短也呂覽任數篇注以其短於褕故謂之闕褕闕皆婦人加上之衣飾以翟羽則曰褕翟闕翟說文褕解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俞聲一曰直裾謂之襜褕翟當連篆文褕字讀水部多此例其

襜褕則不飾羽者故以一曰別之婦人所以爲此加上服者婦人衣不殊裳形如深衣之制深衣右前衽與後衽不合內有曲裾縫於後衽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蓋不用正幅也至祭時當服褖衣故制此加上服用正幅爲之巾部褕正襦裂也褕亦襦衣正幅可知正幅則無續衽無續衽則無鉤曲之裾故說文謂之直裾其形正幅加帷故方言謂之襜褕按箋帷裳童容也古䙅圭襂閨緣加上之服蓋其遺制以羽飾襂身動則褵褵然張續漢書輿服志古䙅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劉昭注云襂如藻下之襂爾雅謂之衣旒旒卽襳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襳襹裾也孫氏慮其妨於卷舒殆未審也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

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釗謂展正作襄說文丹縠衣也作展者假借非誤也展衣宜白禮無明文鄭蓋以意說之或援說文瑳玉色鮮白以為展衣宜白之證按二章玼兮傳玼鮮盛貌。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說斯白之字作鮮者齊魯之閒聲近斯則鮮亦白矣玼之鮮可以形容青赤之翟安見瑳之鮮不可以形容丹縠之展乎總之玼瑳皆取其鮮絜之貌不必泥白色為義也

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

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釗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徙居之時傳雖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鄭又以定中為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常制言之衛為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非自王若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方中當斥旦中為夏時四月卯者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厤五月之節旦室三度中三統厤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八十年恒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恒星亦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遲十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親蠶之事其實民閒猶未畢也豳七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視定者營楚邱宮廟時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視定也中星改則南視之星亦改矣正

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

衛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釗按鄭云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是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襚音讀皆同非以襚易說字也原本當云說讀如襚後人傳寫誤讀如為當作而正義遂傅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為襚耳釋文說本作税襚通作税亦作梲史記陸賈傳橐百金稅是其證稅變也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注稅變易也

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稅說文租也得訓變易者稅脫捝皆从兌聲故義亦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在途之褧衣而更衣禕翟故有變易之義

四章鱣鮪發發傳鱣鯉也正義曰爾雅釋魚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機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

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謂毛傳爲誤　釗按說文鱣鯉也周頌潛箋鱣大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引爾雅說曰鱣鯉也出鞏穴據此則漢以前儒者皆訓鱣爲鯉道元生於北魏郭注爾雅已行注水經往往引之此獨仍漢訓蓋亦知其說非矣後儒乃遵陸郭者以爲得之目驗不知彼實誤以鱏爲鱣古鱣鱓通用後漢書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象也章懷注云續漢書謝承書鱣皆作鱓鱓字又作鱏漢書賈誼傳橫江湖之鱣鯨注云鱣或作鱓鱓一名鱔亦狀如蛇鱓郭陸所說皆其類非鱣也鱣大鯉小其實一魚正義反以毛爲誤失之

有狐首章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正義曰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申述毛裳所以配衣之義　釗按箋非傳義也易黃裳元吉坤爲裳裳在下爲陰故以無裳喻無室心之憂矣蓋詩人之憂若謂婦人見鰥夫之無爲作裳而憂之欲與爲室家有是理耶又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曰男女皆未

昏嫁之稱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謂先爲妃而後寡也與序乖矣二章無帶喻無夫釋名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無帶猶言無繫屬也禮女子許嫁纓鄭注纓繫有從人之端亦其義三章無服釋名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衣爲陽喻夫裳爲陰喻婦無服喻男無婦女無夫也故傳云言無室家蓋總上二章意言之立言之次第也

王中谷首章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正義曰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

火。釗按說文水部灘水濡而乾也詩曰灘其乾矣說文詩稱毛氏疑灘字毛本如此後或摩滅爲㷗校者疑漢與乾字不照又从與火形近遂誤爲㷗耳正義以㷗與暵義同引說文暵燥也又引易作㷗是其誤在唐以前也竊謂詩取蓷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爲與無燥乾於日與火之義說文灘水濡而乾也正與詩意合又傳云菸貌凡曰貌皆形容之詞蓷爲水所傷故既乾而其狀菸然說文菸矮也廣雅㬧也若受日與火而乾者安得有矮與㬧耶正義乃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菸也其說謬矣

二章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釗按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傳訓爲且乾也者且姑且之辭禮記祖者且也且可訓爲始有草創粗畧之義周禮注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脯小物全乾者然則肉之久乾者爲腊始乾者爲脩將乾者爲脯故說文脯訓肉乾而腊訓乾肉乾肉者肉之已乾肉乾者肉之將乾也脩訓脯不訓腊者亦以脯爲將乾與始乾之義近耳

大車首章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釗按采芑四章云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爲三公者則方叔在朝以卿士兼三公之任矣而其首章云鈎膺鞗革鈎卽金路之鈎巾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典命上公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據此是在朝八命及出爲將得乘九命之車不必封爲諸侯然後加等如鄭說也封者疆界之名出邦畿之外亦爲出封序云聽男女之訟傳云出封又云巡行邦國其殆二伯之職歟毛義爲長

鄭緇衣首章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正義曰此私朝在天子之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釗按正義非也禮記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又云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釋文朝直遥反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據此則私朝不在天子宮內審矣元端卽緇衣七入爲緇六入爲元朝服元冠衣與冠同色故謂其衣爲緇衣是緇衣爲卿士聽私朝之服記有明文而正義乃謂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是不知
卿士當未朝君之時固先與家臣朝於國門私朝耳
朝元端諸侯大夫士也以禮推之天子卿士朝君
皮弁服私朝當用緇衣況武公於爵伯也入為周
司徒則聽私朝當用其在國聽朝之服緇衣矣鄭
注書四門云卿士私朝在國門據此則私朝斷斥
卿士家之朝言之鄭此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斷
無指在天子宮內之理君朝服視朝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則君在路寢未嘗釋服玉藻所言雖
諸侯禮天子當亦然矣天子未嘗遽釋皮弁而卿

士遽易緇衣耶以此知正義之非也己丑九月十日記
女曰雞鳴首章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
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釗按箋云明星尚爛爛然
是斥凡星言與傳小異傳云小星已不見言明星獨
見也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注明星太白
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陳東門之楊明星兩見
亦謂啟明星彼箋言昏以為期者至旦猶未至耳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釗按詩譜此為厲公時詩
厲公爭國兵革不息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
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
於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曰遇遇者
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
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
逅有美之一人以綏安厭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
所詠者是也序云君之澤不下流君即所美之人益
斥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則原所以
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為思得男女會合之時失之
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興也箋蔓草而有露謂
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

之無夫家正義曰毛以為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草
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潤之令
以興民所以得蕃息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令　釗
按此述毛皆王義恐非毛旨也竊謂傳以零露為興
當是興伯者之澤侯伯救患分災以存亂國猶零露
之滋衰草衰草而得蔓延者露之潤亂國而得安定
者伯之澤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
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
子於郊子齹亦賦野有蔓草則是詩非言男女會合
審矣邂逅相遇傳解為不期而會謂諸侯未及期而

遇也若指爲男女之辭雖淫者亦必約而後成安有野田草露不期而會合者哉正義本王義以述毛往往如此或據以咎毛斯不然矣

齊雞鳴二章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曰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弟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 釗按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此鄭君注禮之說耳詩采蘩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云被卽次也是夫人於其國祭服不與王后同服副鄭已不用前說矣祭服視王后降等則朝服亦當降等此箋無說蓋亦不破毛義也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妻事夫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纚笄而朝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文孔亦知毛說非鑿空則不必強周禮注以同詩矣

著首章俟我於著乎而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 釗按劉向列女貞順傳云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又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尋此二文則壻先出不與婦並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儀也是壻授婦綏之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道升車之儀且顧而不揖降階至門亦道婦之事又安得有揖耶此箋云至於著君子揖之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氏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詩意本陳親迎之禮以刺時而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互見也

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崔崔高大也國君

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
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正
義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
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
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檢此傳文
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釗按正義
申毛非毛旨也毛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淫行言君
之尊嚴如南山崔崔然而淫行如雄狐綏綏然意本
相承與鄭云狐在山上辭別而義不別也孔乃誤解

雄狐爲二雄相隨喻夫當配妻故謂毛各自爲喻耳
考左氏僖十五年傳云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
爲君其義欲以喻惠公其象未聞。釗以己意說之蠱
巽下艮上巽爲雞說卦文艮爲狐。九家易文虞氏易注亦曰否艮爲狐雞
亦稱雄戰國策亨伏雌又曰甯爲雄飛毋爲雌伏皆以雌雄爲雞雄當與雌匹今
匹雌乃黔喙之狐也因謂之雄狐晉惠公烝於賈君
匹非所匹有雄狐之象故卜辭獲其雄狐而斷之曰
夫狐蠱必其君也襄公淫其妹亦匹非所匹故詩人
亦謂雄狐焉陰陽之匹各以其類郊特牲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別者別其類之謂晉語司空季子
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今齊襄淫於其妹非別
類矣故曰無別失陰陽之匹正義述毛乃謂雄狐爲
二雄相隨恐非傳義也夫狐必牝牡相從無二雄相
隨之理末學所及豈毛公博物而反昧此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
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
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
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釗按戰國策敢端其願注端

猶專也鄭以端訓故蓋讀若刑故無小之故說文故
使爲之也此序云故盛其車服猶言故使爲盛其車
服矣孔云與上爲句失之

猗嗟三章舞則選兮傳選齊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
最上。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
於樂節也。釗按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
引徐廣曰率音刷司馬索隱云率亦作選蕭望之傳
注引應劭曰選音刷周禮考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
鋝讀爲刷然則率選鋝讀皆同矣讀同則可通假鋝
从寽聲埒亦从寽聲孟康云埒等庫垣也。廣韵引史記

佞幸傳埒如韓嫣集解引徐廣曰埒等也等與齊同義（說文等齊簡也）傳訓選爲齊葢謂選卽埒之假借與荀子樂論云君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誖逆者衆積意謘謘乎據此則舞以齊樂節爲善毛實本荀義矣桓君也誰與等倫若在齊則倫等者齊侯也箋最上之云恐非齊人所當言矣毛義爲長

椒聊首章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釗按揚之水及此詩序皆刺昭公之詩揚之水

上二章並云從子者葢著國人將叛而歸沃也末章云聞命者葢著沃以善政結民也而昭公不知故詩又言其有朋黨以刺昭公之昏耳豈眞美曲沃哉孫毓申毛駁鄭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而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駮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封於曲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釗謂昭侯分國封桓叔於曲沃非有天子之命則桓叔仍晉臣耳而行私恩以邀民心陰有篡晉之志不臣孰甚焉正義以爲鄰國相陵斯不然矣然毓云無朋者無比例也讀比爲必履反亦非毛旨知者朋酒斯饗傳兩尊曰朋錫我百朋三壽作朋俱無傳則毛解朋字取兩物相從之意可知下章云碩大且篤是碩大與篤爲兩事此云碩大無朋如孫言是碩大與無朋爲一意文法亦不配稱謂無爲辭間爾雅釋詁無間也又爲發聲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此詩云碩大無朋無當是言間猶言碩大又朋耳朋正斥潘父之等朋古文鳳字一飛而羣從詩人言此正以見桓叔

比黨之多刺昭公之不知也

綢繆首章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斥取者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釗按鄭讀子如字毛則讀爲茲易箕子趙賓讀作荄茲曲禮正義引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詁作負茲則子茲聲義本通此傳以子爲茲猶禮記之以子爲慈矣王氏經義述聞謂嗟茲卽嗟嗞其義最確先有茲字而後有嗞字故傳直以茲爲嗞也正義訓爲此葢誤以毛讀子亦如字與鄭同耳

杕杜首章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杕特生貌湑湑枝

葉不相比也正義曰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
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
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
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
宜以盛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
直取不相比次為喻不取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
而得為稀少貌者以葉茂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
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為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
菁菁湑湑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興耳 釗按此詩實取
葉盛為興葉喻曲沃也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既盛則
末大矣而其樹又杕焉孤生所謂本之不枝者也賈
子曰本細末大弛必生心又曰末大必折殆即其葉
湑湑之謂乎下章箋菁菁稀少之貌當謂本榦稀弱
非言葉稀也知者詩云其葉菁菁則葉之茂盛不言
可喻而本榦之稀弱詩未有明文故鄭言稀少貌若
曰此特生之杜不見其本榦而但見其葉云爾菁菁
者莪是盛貌此云稀少貌者莪草也無取於強榦故
咏曰菁菁者莪是為美辭杜木也榦為本葉為末今
不咏其榦之強盛而咏其葉曰菁菁是詩人欲以葉

之茂盛顯榦之稀少故鄭申毛曰稀少貌此說詩不
以辭害意之例也正義乃謂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
宜以盛為喻故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下又謂鄭
亦以菁菁湑湑為茂但不取葉為興非鄭意矣

鴇羽首章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正義盬與蠱字
異義同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
然則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不堅緻
之意也 釗按正義殆因蠱盬聲近又皆下从皿故為
此說耳然盬从鹽省古聲說文有明文不从皿也盬
為不練之鹽故天官鹽人云凡齊事鬻盬鬻即練也

盬不練謂之鹽引申之故物不攻緻者亦謂之盬葢
不攻緻亦不練之意也揚子方言盬且也且始也有
創始粗畧之義是又因不攻緻而引申之典婦功辨
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為盬則盬可通苦正義謂
與蠱義同未聞

秦蒹葭首章所謂伊人傳伊維也箋伊當作繄繄猶
是也 釗按傳本釋詁彼郭注云發語辭左傳襄十四
年繄伯舅是賴杜注云繄發聲據此則伊繄二字義
本通說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伊本非發聲之用爾
雅毛傳訓維意以伊為繄之假故箋申之云當作繄

正義以爲易傳誤矣正義申毛云所謂維是得人之道蓋用王肅之說毛不其然

三章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爲韻

釗按正義非也三百篇豈有趁韻之句乎蓋周人尙左故以右爲迂迴迂迴者言相違也迴與違通

終南二章黻衣繡裳傳黑與靑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矣釗按毛無黻在裳之文鄭注周禮蓋本虞書黼黻絺繡及黼黻二文皆从

黹爲說耳然宗彝在虞爲六章而鄭說周制則以爲五章之首是繡於裳者亦可畫於衣矣安在黻獨不可畫耶月令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曰染則非黹繡可知矣考工記畫繢之事黑與靑謂之黻繢繪古今字鄭注論語繪畫文則非必黹繡又可知矣考工記又云五采備謂之繡說文解繡字取之繪解云會五采繡是繡字本訓不爲黹刺之用也及後借爲黹刺字而本訓亡矣鄭注考工記靑與赤謂之文五句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繡恐未然繡謂黻衣卽袞衣爾雅釋言袞黻也注袞衣有黻文是也釋名黻冕黻紩也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蓋衣配冕謂之黻冕直斥衣則謂之黻衣論語致美乎黻冕

鄭注黻是祭服之衣見邢昺疏引疏又以黻爲蔽膝非是蔽膝字作韍今按釋文出黻字音弗不作韍據此則畫黻於衣自夏已然毛不言黻所在者衣雖大名然對文則異經云黻衣繡裳則黻在衣繡在裳從可知此訓詁省繁之例也正義乃據鄭注周禮以爲黻在裳恐非傳旨使黻衣卽裳下何以又云繡裳且傳訓繡爲五色備使黻同在裳則黑靑二色皆繡文所有何得別爲黻稱耶黻本畫作亞後乃黹刺之故又从黹作黻而云不畫斯不然矣秦伯爵得服袞衣有黻文者或以攘戎之功天子賜之袞歟晨風二章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釗按

上句苞櫟下章苞棣樹檖皆木名不宜此獨舉獸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竊謂駮李名爾雅駮赤李釋文駮字亦作駁正是釋詩之文而毛乃引釋獸駮如馬者以赤李之駮狀如駮馬故引以解之王風大車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薍張逸疑其易傳而問之鄭答騅鳥靑非草名薍亦靑故其靑者如騅云此傳以駮馬釋駮亦卽其比耳

三章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釗按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論語皇侃疏亦云唐棣棣樹也據此疑何晏注唐棣棣也之文亦經後人

改竄原本當作棣也同孔注矣陸釋文止爲棣字作音不出移宅可爲陸本不作移也之一証詩考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以前諸儒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移常棣棣盖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盖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其實作移者爲長何彼襛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雅改說文移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文選注廿五引棠棣之華卽常棣之華彼傳以常棣爲移故此傳以唐棣爲棣合二傳覈之疑舊本爾雅固如此此傳不改唐爲常盖

校改未及而幸留其眞者也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汙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釗按毛意本與鄭同鄭盖申毛非易毛也襗近身衣有汙澤故名襗傳云潤澤解衣之所由名鄭云褻衣解衣之爲用意實相明也

陳東門之枌三章越以鬷邁傳鬷數也箋云鬷總也正義曰謂以麻總而行鬷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釗按此非毛義也豳風九罭傳緵罟小魚之罔也小雅魚麗傳庶人不數罟據此則毛以緵數爲一此傳訓鬷爲數盖讀如數罟之數鬷緵與數聲並近趙岐孟子注數罟密網也以密釋數則此詩鬷邁傳訓數行亦謂密比而行矣箋鬷總也欲男女會合總卽鬷緵之正字合行卽密比之意毛鄭義同

檜素冠二章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釗按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除成喪之祭朝服縞冠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縞冠仍未純吉故祥祭之服異

於吉服在縞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耶竊謂素衣卽麻衣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麻衣注引詩麻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麻衣爲白衣當卽此詩之素衣矣

曹蜉蝣首章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克已無日如渠畧然正義曰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

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釗按序云
刺奢也又云好奢而任小人則三章上二句皆爲刺
小人之辭箋義可謂確矣正義乃據卒章麻衣爲深
衣援玉藻夕深衣之文以申鄭義非也鄭於三章麻
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朝夕深衣不曰諸侯而
曰諸侯之朝是謂諸侯之朝廷言在朝之臣非言諸
侯之身也玉藻云朝服而朝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
而朝謂每日朝君據此則箋所謂朝亦謂朝君故不
曰視朝而直曰朝朝服爲大夫朝君之服則深衣謂
大夫夕服可知矣玉藻云夕深衣祭牢肉朝禮君臣

同服君夕深衣則大夫士夕君亦深衣不特私朝及
家也此箋深衣正義何所見必爲諸侯耶正義以爲
諸侯之夕服殆誤讀箋諸侯之朝句耳

豳譜正義曰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
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
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釗按王
肅此釋未得其理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云周
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
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
征卽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
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弟記周公居東不及王
故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統云三年也正義用
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正義曰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
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釗按正義以鴟鴞傳證毛無
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豳譜正義曰我
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蓋據東晉古文說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

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
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
用書古文說讀辟爲辟去之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故多據古文說
文書稱古文辟部𨐨引我之不𨐨法也據今隸釋文引說文法
當爲去之誤後人因上辟法也遂涉而加水旁耳知
者辟法也如𨐨亦訓法則𨐨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
文辟从井矣卽謂𨐨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存
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㫁解云古文斷从𠂤
周書曰㫁㫁猗無他技言部譙重文誚解云古文譙
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誚公彼所稱書亦壁中古文也

何以不删出篆文耶此彝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證也且說文辟法也必益反。此據大徐所刊唐韻大雅板立辟釋文辟亦反彝必益反。金縢釋文引說文必亦反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彝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彝此二證彼釋文引彝法也實爲法字之譌可無疑矣但廾以不變爲義彝从廾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傳云革去故也故彝从廾其義爲去辟人辟寒辟塵辟位皆當用彝後省作辟法之辟辟位之辟音毗義反毗與必同母故以四聲讀之辟除與擬辟有去與入之分而實一聲之轉猶乂治正作嬖說文嬖治也引書有能俾嬖後省作艾草之乂也然則辵部又有避何也

辵部避回避也避回也小旻謀猶回遹傳回邪也遹辟也則避是邪僻之正字僻說文辟也魏風宛然左僻此爲逡遁之義役壹主人般旋曰辟乃僻之省非辟去之用莫顓爲避去也一切經音引乃彝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謂弗辟當與史記同正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八章朋酒斯饗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傳以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箋以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稱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釗按正義釋傳箋皆非也箋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正齒位必於學則鄭解公堂與毛同矣正義下云公堂謂之大學得之而此中鄭謂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禮鄉飲酒有三冬蜡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依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大夫加以羔即飲羣臣之事其挾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

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飲有大夫來觀禮則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不知耶月令大飲烝注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豳咏諸侯之禮亦漢之郡國也故大飲用鄉飲酒禮毛鄭義同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周公恐天

第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36　版反內

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據此則書古文說周公攝政在武王崩之明年矣敬之箋云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居攝者當謂前時已攝至此猶居之而不致於成王非謂武王崩時未攝至除喪後始欲攝也鄭此義嘗與史記同但史記言周公未嘗辟居鄭則以周公辟居二年是鄭意武王崩時公攝政及聞流言而避去王親迎歸復攝與史記小異耳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此言居攝始爲之事正義乃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誖理實甚不可不辨

九罭首章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　銓按韓詩九罭取蝦芘也則九罭爲小網恆訓耳爾雅緵罟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緵本或作總說文總束聚也總罟言其細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罟緵數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魚麗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傳以緵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興小禮不可以見周公下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也箋云設九罭乃後得鱒魴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小大爲喻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南海曾釗著

小雅鹿鳴首章食野之苹傳苹蓱也釗按爾雅苹蓱其大者蘋則蓱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而傳以水之蓱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耶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蓱也則毛亦以蓱爲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蓱本當作苹爾雅苹馬帚是也毛蓋以馬帚之苹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咎毛未知其原也

伐木六章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買也釗按序云燕朋友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耶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苦皆訓粗略此一宿酒亦粗略之甚故名爲酤酒既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酋注酒孰曰酋方言久熟曰酋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則酒貲取釀久而成之義酤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申鄭云經傳無謂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斯不然矣傳義爲長

杕杜三章檀車幝幝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車釗按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爲車材即名檀車鄭注考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即棧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壇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从亶聲檀亦从亶踐从戔聲棧亦从戔則檀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訓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覺直崔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鞔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亦可寢左傳逄丑父寢於轏中轏即棧也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傳罩罩篧也箋烝塵也塵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並云罩罩者非一也釗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見釋文非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爲寘鄭申之云古者塵塡寘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

賓後訓衆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掍於訓
衆之烝故復以寘顯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
可知矣罩說文捕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
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正
義以罩罩爲非一之辭失之
南山有臺首章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爲草
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 釗按此非毛旨也傳草
也當連萊爲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例甚多如
蔨草也莣草也豈皆草之總名乎錢辛楣曰爾雅釐
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爲釐其

說是也
彤弓二章一 朝右之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
賓受爵奠於薦右旣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三
章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釗按
鄭葢申毛非異毛也傳訓右爲勸是以右爲侑之借
箋云主人獻之獻即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
吕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奠於薦右挾文引適
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
何取耶醻即醻賓之醻故小弁如或醻之賓之初筵

舉醻逸逸皆無傳並承此醻報之文也瓠葉傳云醻
道飲不云報也者以上酢傳旣云報醻不可又以報
解之要之醻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醻者報其酢故
亦云報正義乃據王肅申毛以右爲勸功醻爲報功
謂毛意右醻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
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釗按爾
雅釋地云鄭有圃田即左傳所稱之原圃元和郡縣
志圃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
官渡則其地亦大矣地大故名曰甫毛葢釋其義鄭

則斥其處耳爾雅作圃乃聲近通假圃亦大也國語藪有
圃草韋注正義以爲鄭易毛誤矣
四章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下舄字當衍正
義曰言金舄達屨者云云則本不複舄字也正義曰金舄者即禮之赤舄
也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
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 釗按小
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爲王肅僞撰則正義
述毛葢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舄
達屨也葢與諸侯赤芾互見爲義赤芾旣屬於諸侯
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舄上達天子故曰達屨

五章決拾既佽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佽比也正義曰鄭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　釗按毛傳之例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胡不佽焉傳佽助也此傳云佽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佽便利也从人次聲詩曰決拾既佽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唐傳分别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也

我行其野二章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蹏　釗按

說文無蓫陸氏釋文云蓫本又作蓄䔰謂蓄訓積釋草竹萹蓄亦非菜名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草部苗蓨也从艸由聲竹部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篴則从由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蓫猶竹部采笛而不采篴之例耳釋草苗蓨郭注未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蹏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蹏幽州謂之蓫蓫一名蓨據此則此之蓫卽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蓫牛蘈似悞今本爾雅蘈牛蘈無蓫牛蘈之文卽謂鄭據爾雅本作蓫牛蘈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蘈（御覽引）孫炎爲鄭君弟子則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是藥而非菜與下章采葍不類矣毛義爲長

斯干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　釗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言巳似也巳似義本通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凡物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巳者物必起盡而又起是有

嗣續之義故鄭以巳擬似之音明似有二音卽有二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義乃因廟制如明堂之說明堂在丙巳位遂謂箋義於巳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正月九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喩王之任國事棄輔喩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釗按輔葢伏兎別名輔與兎聲近故伏兎謂之輔伏兎車轐也（說文有轐又有輔者乘車伏兎名轐大車伏兎名輔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酺頰車也周易借作

輔葢夾牙車則从而爲酺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呂覽權勲篇云宫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即指輿輔非輿輹所附與非輔亦不离軸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即其義矣下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輻當作輹易與説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复从畐省聲輹从复故譌作畐耳説文輹車下縛也此據前會所引如此釋文雖不稱説文亦云車下縛也則今本説文作車軸縛誤葢輔在輿底小車伏兔在軫下故攷工記曰加軫與轐焉八尺也大車謂之鉤心釋名鉤心在輿下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七

鉤軸此詩詠以載則大車也故以爲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輹縛之員益也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益其革輹喻益其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爲縛杖於輻輔之益輻似賢之益國誤矣

小弁二章惄焉如擣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説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釗按釋文擣本作𤺄韓詩作疛説文疛心腹疾也毛訓擣爲心疾明擣即疛之假借或作𤺄葢校者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疒其實毛本作擣故説文不收𤺄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爲釋失之

巧言四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　釗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爲愚之假借者最得鄭旨陸氏朋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爲非耳其説誤甚不足據也竊謂遇與毚對傳以狡訓毚而不解遇故鄭訓爲馴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解精微論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八

云請問有毚愚樸漏之問是毚與愚古者恒對舉言之箋訓遇犬爲犬之馴者則遇即愚之假借無疑矣莊子則陽篇云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

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正義曰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　釗按鄭與毛異讀鄭意徂从且聲即祖之假借祖且也見儀禮禮記注周時月並改據春秋書春王

正月日南至可見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
始絺故此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爲祖者蓋仍
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與遂瑞也穫落木名也極
誅也皆一例正義乃云義出於徂讀與毛同誤矣四
月旣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十四氣之
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
可盡據又周旣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
在驚蟄後前漢末遂易之爰見四立不可改耶若鄭
以此詩爲夏時與毛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
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九

腓者幽七月爲夏七月彼云七月鳴鶪鶪卽鶗鴂也
離騷云恐鶗鴂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
百卉已腓可知矣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詩秋日
卽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中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
鼓鐘二章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釗
按說文作怞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尙作怞後因
篆文从也與从攸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卽慟
字苑柳蹈亦訓動蓋怞之假借从舀从由古聲皆同
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搯是其證
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

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
異釗按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旣異故孔
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卽治野之法稍人云掌
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敶之之
敶同左傳哀公十七年注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
中佃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佃卽中乘矣七月箋古
者丞塡塵聲同然則乘甸敶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
本與傳同陸孔皆誤也
四章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十

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菹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
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
而樹之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
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
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
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
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　釗按
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下云園廛
二十而一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
稅瓜蓏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爲國圃故官樹

之不得引爲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用瓜之法有三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則薦新之用也甸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爲菹爲一則享宗廟籩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蓏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爲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歟

甫田首章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耡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

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釗按傳例經文義同者訓於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小明傳已訓景爲大而蕐殷武文訓景爲大者景本訓日光訓大之景當爲廣之假借泮水憬彼南夷說文引作廣則景廣可通假傳以其字爲假借故重釋之凡傳之重釋者視此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乔假借作介故特訓大以顯之小明介爾景福立文與以介眉壽不同故亦特訓爲大說文介畫也畫界也則介卽界之古文阞也微也助也皆界畫之義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閡有閡則分爲兩

故可以相助也以全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本義者也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福此用助義者也舍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謂東西箱爲个个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爾雅釋言閒別也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个同此箋介舍也意謂介卽禮之个此用閒義者也字之本義及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皆無傳讀者可以意知矣正義乃依王氏爲說皆訓大失之

頍弁首章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

宴而弗爲也釗按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於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興之意也正義申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其旨矣

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釗按爾雅雨霓爲消雪霓卽霰之重文暴與消聲近說文暴古文作𣋡从日麃聲是其證故消雪亦謂之暴雪此傳此雪當爲晞暴之暴盛

陰凝於上陽氣薄之消散而下謂之霰此霰从散傳
訓㬥雪之義也正義以暴虐作解失之暴虐作暴與
㬥義別
車舝五章以慰我心傳慰安也正義曰孫毓載毛傳
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
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
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　釗按正義未綜核全傳
之例故爲此言耳如此傳果訓安旣爲字之本義則
凱風已見無煩重釋矣竊謂孫毓所載慰怨爲長釋
文云慰怨也於願反韓詩作慍慍恚也本或作慰安

也是馬融義馬融張融論之詳矣據此則馬融以前
皆訓怨鄭用師說始訓安耳慰與怨安聲皆近毛訓
此慰爲怨者以詩義與凱風異故特釋之又大雅緜
傳慰安也毛例凡與上義不同然後重釋以前之凱
風傳及後之緜傳皆訓慰安緜此傳不作慰安可知
矣慰怨也非王肅所改但王述毛謂新昏爲褒姒亦
誤箋以季女釋新昏最確說文覯遇見也購以財有
所求也淮南說林注搆謀也則从冓之字亦有謀合
求遇之意心切於遇怨望易生此覯爾新昏以怨我
心之義也韓詩作慍與怨最近尤爲古義不訓安之
證
采菽首章元袞及黼傳元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云黼黼黻謂絺衣也　釗按絺衣謂繡黼黻於裳但
裳黼黻並有詩何以獨稱黼耶竊謂黼爲黼領禮記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揚之水傳諸侯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服之爲僭故毛知爲諸侯之服也黼
領謂之襮見爾雅
五章優哉悠哉亦是戾矣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
者亦優悠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
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

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
向引詩云優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
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
與毛不同　釗按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於是爲是
亦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
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也
角弓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騂騂調利也不善
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
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柎
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

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葢別有角弓
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釗按角弓葢對木弓言之說文云弧木弓也考工記
云夫角之本蹙於𫎇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
也又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
多謂之王弓之屬注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據
此則弓之勢在角矣角之性自曲戾其曲以為弓勢
故紲檠不善及其放紘則勢欲往而反醫書所謂角
弓反張也驗今弓猶然今世以竹為弓者雖不檠亦
放紘不反為其無角勢也詩言角弓所以別於木弓

正義謂別有角弓失之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正義
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
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
釗按蹈訓動亦假借例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
也此傳蹈亦訓動是毛意蹈即悼之假借動古慟字
說文無慟周官九𢱢振動杜子春讀動為慟世謂毛
詩多古字此其一也箋讀曰悼實申毛正義不得其
理乃據王孫以述毛非是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

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
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
此則極適皆罪事故易傳也釗按小序即毛公所作
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為
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於四極之地釋地四極
言四方之所至即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
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傳殛放之殛皆作極洪範鯀
則殛死多方我其大罰殛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
於羽山釋文皆云殛本又作極周禮𢶃以馭其罪注
𢶃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釋文紀力反據葉林宗本

據此諸文則殛放本作極其作殛者乃假借字耳說文殛殊也
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葢提殛極為一
正義承其誤故以鄭為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
漸漸之石首章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為山石
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
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釗按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為編傳但釋漸漸二
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
人引經附傳正義云引經附傳不知何人段大令以為鄭氏以此詩四句皆
有箋故附傳於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為傳例失之

大雅文王四章侯于周服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釗按毛例凡常訓者不傳其屢傳者必假借者也（如隰壄也異見之類）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侯訓維爲假借不同正義據以證王義非是○大明維予侯興正義亦朋於王以維解侯按上旣云維予下何得訓侯爲維乎毛意亦當訓侯爲諸侯與鄭同

緜四章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正義曰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釗按小雅鴻雁傳宣示也傳例不重出此無傳是亦以宣爲示也箋云時耕曰宣謂時其耕而示之正義釋爲徧發土地非是公劉旣順乃宣傳宣徧也繩以通例明與此經不同

棫樸四章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釗按春秋成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不語助㳟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遐不黃耈隰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胡不隨其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濟不俔不若之類遠不作人乎言遠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義矣（下武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亦以不爲發語辭正義申鄭云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適不當反其言彼以不爲反言亦失之）

皇矣二章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釗按孔說非也混夷亦作昆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彼昆夷卽此箋混夷一切經音義串古文作摜遦二形又作慣同摜遦慣皆从貫聲昆

聲正與貫近說文琨或从貫禹貢瑤琨釋文引馬本及漢書地理志並作瓘釋名來孫之子爲昆孫昆貫也據此則串貫昆三字古相通假故鄭訓串夷卽混夷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患亦混之借正義本作患乃據爲說失之（惠氏以爲貫昆同物昆夷卽明堂位之貫）

五章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釗按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遏止往伐莒者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歷志呂旅也膂力之字本作呂益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卽莒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盂克莒舉酆三

縣事而紂惡之彼克昔即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
之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爲卒即以
其地名之故曰徂旅毛訓爲地名最爲有據較箋爲
長
六章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鮮箋鮮善也釗按公
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則此詩之鮮原
與彼之巘原同物矣月令天子乃鮮羔開水注鮮當
爲獻蓋鮮獻古通故作鮮亦作巘但說文無巘說文
詩稱毛則正字本當作鮮鮮古讀若斯有兔斯首箋
鮮白之字齊魯之間聲近斯說文𩏼从鮮聲讀若斯

凡聲近則義亦相從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禹貢
析支大戴禮作鮮支據此則小山別大山鮮者從離
析得名別亦離析也巘又鮮之假借但所在之地異
故異其文耳岐爲大山山之南別出小山故曰鮮其
山下廣平之地則曰鮮原周書程寤篇云王乃出圖
商至於鮮原是也若公劉之巘爲豳地當在梁山之北與此鮮原在岐南不同猶平陽
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滎縣皆有霍山名雖同而非一地也鄭訓鮮爲善失
之
既醉六章室家之壼傳壼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
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釗按正義
非毛旨也廣與桄通爾雅桄充也孫本作光光與廣
亦通書光被四表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云堯廣被
四表是其證廣又通橫說文桄充也段氏注曰桄所
以充拓之圻堮也必外有桄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
故曰桄充也桄之字古多假橫爲之且字解曰从几
足有二橫橫即桄字是光廣桄橫皆同物也此傳廣
當讀爲桄謂其善由室家桄充於天下國語單子引
此詩而釋之曰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廣裕即充
裕也壼訓爲廣者聲相近又壼通作梱梱門限也有
限而後可充拓猶有桄而後可充拓也壼篆作𡔷从

口即有桄限之形釋名幗恢也恢廓覆髮之上也恢
廓猶廣裕也幗說文作槶匡當也从國國从口故訓
匡當匡當猶桄也與壼从口同意故一訓恢廓一訓
廣大旨亦同也正義乃釋以巷路之廣失之
下武五章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既許
而後進故以許爲進釗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
茲來御蓋三家詩也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訓許即
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
相仵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从午聲御从卸卸
亦从午聲聲同故可通假惠氏疑許爲傳寫之誤猶未悉傳多假借例也

公劉二章陟則在巘傳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釗按釋文甗本又作巘則經本有作巘亦有作甗者正義本作甗故引釋地重甗隒以疏之但甗形如甑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竊疑此經本作巘卽鮮之通假說詳皇矣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巘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嶰之比耳其作甗者亦从犬之譌犬篆作犬與瓦形近正義乃引重甗爲釋失之

篤公劉首章匪居匪康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正義曰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之安居惟以利民爲意。釗按正義以鄭述毛非也公劉爲夏人迫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當訓爲彼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敖襄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紓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匪康文勢正與二詩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公劉居於邰正言彼居之事遭夏人亂迫逐公劉正言匪康之事是毛意不以匪居之匪爲非傳已言之矣毛時經本疑作彼及鄭訓義爲匪故今本皆作匪其實毛義爲長正義乃據鄭述毛甚未細讀傳文也

五章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鄭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人戎則戎地無冦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釗按正義

申鄭難毛非也下章止旅乃密芮鞫之卽箋云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據此則至豳之時居豳未安仍有軍旅之衛可知且傳云三單相襲也三單是述經文相襲則三單之訓也正義乃云三行皆單相重爲軍失毛義矣單得訓襲者廣雅釋詁襲重也相襲猶言相重以重訓單猶亂爲治徂爲存之比周禮軍賦之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適什而賦一此詩三單下去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言田賦什一之事當正羨並有故詩言單傳則以襲顯之也

知還豳時得備羨卒者史記周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又此詩首章爰方啓行傳云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二章云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則公劉還豳從者實衆箋以爲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非事實矣傳義爲長

度其隰原　度其夕陽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　釗按度从又則度量爲本訓無傳者義從可知也惟緜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

彼度爲宅之假借故以居顯之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述毛失之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　釗按說文賢多才也从貝臤聲臤堅也从又臣聲古文以爲賢字則訓堅之臤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卽賢之古文也賢从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之稱矣故从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臤爲賢失之

四章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也正義曰茀之爲福爲小皆無正文　釗按爾雅釋詁祓福也郭注引此詩祓祿康矣生民以弗無子箋茀之言祓也則茀卽祓之假借見於爾雅及箋矣正義以爲無文何耶茀之訓小者甘棠傳蔽芾小貌此茀卽芾字市从市市蔽厀也或作紱白虎通紱者蔽也引詩朱紱斯皇又云赤紱在股據此則茀市皆可通借毛訓蔽芾爲小故此訓茀亦爲小與箋同爲訓詁假借之例也但洪範五福一曰壽周禮生以馭其福故福莫大於壽此詩云受命長矣已爲福之大者則茀祿當爲小

祿傳義爲長

板七章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鄭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　釗按正義非毛旨也价从介聲古者以聲載義則傳云价善也善蓋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畧例善邇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价爲善

猶言儀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氏其价篆在仔上价
善也仔克也二文相並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
訓爲勁無疑兔罝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卽糾
勁之容干城卽捍衛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价人任外
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价人爲被甲之人凡被甲之
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

抑六章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
之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正義曰相對謂
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
正訓且與報德並文故以爲讎報物價 釗按說文無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五十五

售字葢卽讐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如嘖作讀譜
作唶碁古文謨之比史記高帝紀飲酒讐數倍集解
引如淳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
釋意箋釋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桑柔首章倉兄塡兮傳倉喪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
義未聞 釗按說文愴傷也曲禮云知死者傷管子君
臣篇云是故明君飾飲食弔傷之禮則傷者喪祭也
此傳倉訓喪葢謂倉爲愴之假借

雲漢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正義曰孫毓云我今
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

毛說 釗按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
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
誥墜厥命與此經先祖于摧同意言先祖之業將墜
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從高下
至地也孫乃訓以無所歸非是自外而來歸乃申引
義耳傳意不其然

崧高五章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
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
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
者所以朝天子 釗按以桓圭以下爲瑞圭乃鄭誤解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五十六

毛傳耳小東鞙鞙佩璲傳據爾雅釋之云璲瑞也言
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則
此瑞亦不斥六瑞玉矣論衡指瑞篇云異物見則謂
之瑞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
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據此則瑞
異爲初義瑞信爲第二義此傳訓寶爲瑞正寶異之
謂未可指爲瑞信也介圭受於天子珍之如瑞故以
瑞言之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
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珽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
十五玉之中珽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經

文作介或傳寫省之毛詩本當作价故郭注爾雅引作玠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二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大抵玠圭因長尺二寸而爲寶玉之大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韓奕以其介圭箋云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書顧命賓稱奉圭說文引作稱奉介圭是言享天子之事）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傳本謂寶異難得爲瑞鄭誤解之反據瑞圭以相難殆千慮之失耳王肅不得毛旨即用鄭所駁以申毛宜孫毓之以箋爲長也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正義曰旬之與營字相類　釗按旬與營字不相類乃音近耳說文趋从走勻聲讀若縈小雅信彼南山畇畇原隰鄭注周禮引作營營原隰營雖不見說文以字求之當與縈皆从營省聲矣此箋云旬當作營乃聲近假借之例正義以爲字相類益昧於聲音訓詁而加爲之說也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毛

瞻卬五章舍爾介狄傳狄遠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釗按毛凡訓大之介必有傳此介無傳則非訓大可知易豫介于石虞注介纖也一切經音引劉瓛易注介微也介說文从八人象分別之形物分則微故介本義爲畫而引申爲纖纖亦微也此經舍爾介狄介當訓爲微上經云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章即本而言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一婦人致之其機甚微而爲禍甚微天所以刺責而見變異神所以不福而見災害胥由乎此顧王不悟猶舍置之不察反以變異災害怨乎臣致之序所爲刺大壞也鄭釋介狄爲甲狄按幽王後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言狄矣王述毛又謂介爲大道尤屬泛濫恐非詩意皆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天

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曰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案元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據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兼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　釗按此詩作於成王時與天保作於文王時不同文王僅追王大王王季（見史記周本紀及合符后）其亞圉公叔祖類皆在四親廟中故時祭而得及乎先公耳成王時四親廟爲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廟有先公與其間(周初五廟及文武當祧以功德隆盛不祧於是始有七廟耳)始祖后稷雖無追王之文然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孝經又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祀后稷同先王用衮冕不得稱爲先公矣序云祀先王先公或解爲祫祭最是正義不從以爲此篇爲時祭先公乃兼言之夫祀無先公而序兼言豈正名之典乎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是祫亦得稱祀商頌元鳥序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爲祫此不破祀字者彼言祀高宗嫌合祭之義未顯故破祀爲

祫此序云祀先王先公不言祫而爲祫從可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　釗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據此則昊天當爲圜丘所祭之名若非圜丘經何以頌之曰昊天耶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彼以南郊釋圜丘則圜丘與郊同地可知矣但南郊之祀有二書丁巳用牲於郊左傳啟蟄而郊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此夏正之郊也大司樂圜丘大宗伯蒼璧此冬至之郊也(郊特牲曰用辛春秋卜郊皆魯禮天子夏正郊天日用丁不卜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皆於郊行之故周官言圜丘史記及此序言郊明在郊也(王肅張融等以圜丘與郊爲一事非是特丘與郊同其地耳)正義以爲二至之日祭於丘不在於郊失之

我將我將我享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

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　釗按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通享獻之享詩及左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證此傳云將大也明此經祀明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牲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曰大與大饗腥爲祫大饗尚腥俯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釋大失之

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微五帝又大雩帝注云雩五精帝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箋云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雩五帝亦可云上帝卽其例矣

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釗按難當讀爲儺桑扈不戢不難傳不難難也顏氏家訓書證引作不儺儺也據此則以難爲儺傳固有其例矣說文儺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桑扈受福不那說文

引作不儺是其證那安貌魚藻箋 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

噫嘻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敕也正義曰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 釗按以噫嘻爲歎聲乃鄭義耳傳訓嘻爲敕蓋謂嘻卽釐之假借也知然者國策韓策昭釐侯莊子作昭僖侯嘻與僖皆从喜聲釐既爲僖之假借則亦爲嘻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釐可訓飭卽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嘻和也和卽敕字之誤耳俗書敕字多作勑故與和形近 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噫嘻亦爲歎而敕之不知彼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嘻敕也不云噫嘻敕之立文不同未可據以爲比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卽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

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釗按經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筍虡殷崇牙周璧翣之文則經實陳異代之樂矣何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箋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六代之樂故不云諸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嫄廟與七廟無別故言祖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合樂謂春合舞秋合聲此卽媒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之

文記言凡故以春秋解之鄭二也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王廟爲一。皆學之名唐人疏義皆以明堂辟雍異地非是唐虞謂之祖虞書受終于文祖歸格于藝祖是也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從朔諸侯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邕如璧言之謂之辟雍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蓋斥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則人鬼。禮謂之三禘劉歆以爲分用一代之樂正義從之惠定宇徵士據上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祇謂劉歆分樂之說誤今從之雖不同地而合樂則同在明堂成王因致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溯其原故曰始也

武者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釗按左傳耆昧也文在於鑠王師遵養時晦之下則非釋此經之耆矣傳以致訓耆者曲禮六十曰耆釋文引賀瑒注云耆至也至老境也至致古通用毛意實與鄭同不訓爲老者耆之文从老其義爲老不言可喻故毛以致訓之見古者聲義相從之理耳鄭訓爲老者箋取明顯與傳之體不同故傳略者箋詳之王肅述毛云致定其大功正義據以爲說失之○釋文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按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政指事使人也則漢人讀耆老之耆如指陸氏強分別之亦誤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愼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釗按正義謂毛無避居之事良是惟據王肅之說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於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既不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卽政後亦當云成王卽政朝於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七年致政則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竊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則還政

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廟尙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卽政也時成王雖未卽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惟伐畔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

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廟雖云中毛實乖經義也

敬之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 釗按說文奔大也讀如予違汝弼之弼此傳訓佛爲大意以佛卽奔之假借也奔旣讀若弼義亦從之故箋申之曰輔也說文弗矯也从丿乀从韋省丿乀卽中之八丿爲右戾乀爲左戾戾則當矯之从韋省者韋獸皮可以束物之枉戾者也故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弼矯人之弗以合宜爲奔其字皆从弗奔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釗按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則靈星卽龍星本有顯文張晏之說是也獨斷謂之火星者大火也月令章句云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中有房星韋昭注周語云農祥房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高子葢以此詩爲祀農祥賓尸所歌序云

繹賓尸者謂繹與賓尸皆歌之但據有司徹賓尸爲卿大夫又祭之名今其詩列於頌者又祭與正祭異日其禮繁謂之繹又祭與正祭同日其禮畧謂之賓尸春官神仕職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鬽注云葢用祭天地之明日祭天地之明日旣別有事則又祭當與祭天地同日矣農祥爲星祭又祭亦當與正祭同日故謂之賓尸嫌與卿大夫賓尸同名故特引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辨此賓尸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然鳧鷖亦天子燕尸之詩在雅此在頌者鳧鷖意主燕飲此詩意在索祭言

祭非故在頌也〇小序毛公作鄭大序之傳也此高子云云當爲毛公所著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言毛公著之也云毛公後人毛公之後有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正義云言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蓋謂未悟小毛公之前有毛公耳

魯頌駉三章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 釗 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

作必王肅[illegible]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與箋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猲驕箋載始也調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鄭爲異毛失之矣

閟宮三章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 釗 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魯郊以冬至月與周不同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魯之郊也左傳啓蟄而郊謂周郊也周建子以冬至之月爲孟春秋謂周之八月春秋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祫也此依爲說春祀天秋祫祖郊謂之祀祫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

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祫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卽言祫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祫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道言祀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司常所謂日月爲常不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是本爲龍旂但非九旒又設日月其上故不謂之常而仍謂之

旂耳此成王特賜以異魯與諸侯不同以龍爲章即已下天子故無嫌也

商頌長發四章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爲表其訓未聞釗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綴兆舒疾注云綴謂酇舞者之位也是綴爲表行列之物聲義並與酇通酇从贊聲釋名讚纂也讚即贊字說文草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引纂文蕝今之纂字則蕝與綴聲義亦近傳訓綴爲表蓋謂綴即蕝之通假也蕝表位之用故引申之即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掇

以善睎望注表掇儀度也掇又綴之借耳

七章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釗按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爲官名矣司馬遷自序稱年十則誦古文是所據詩皆古文說也君奭稱伊尹保衡與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般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傅說甘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即伊尹在太甲時爲大保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爲成湯大甲之師保當時尊之不名故周公亦仍舊稱歟摯輖也考工記注輖即輊字也輖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平也史記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質以名爲號殷本紀集解引張晏云夏殷之王以名爲號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俔也武王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以尹爲羨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

非說詩疑亦用詩義也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達齋詩說　曲園雜纂第三

德清俞樾

關雎

此詩舊作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君分爲五章章四句今從舊說以愚論之當爲四章首章章四句次章章八句三章四章章四句每章有窈窕淑女句凡五言窈窕淑女故知五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以參差荇菜與窈窕淑女文義本甚明因次章加求之不得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而後人遂迷其章句矣窈窕疊韻首章關關疊字亦即疊韻下三章參差雙聲古人音律謹嚴大率類此

服之無斁

箋云服整也整治之無厭倦此說甚合即序所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也禮記緇衣篇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斁引此詩義亦取於無厭倦服字仍當從箋訓整治方與上言行蜀合鄭注乃云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則與箋異而與引詩之意亦不合矣

南有樛木

傳曰南南土也箋云謂荆楊之域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故言南土愚謂此說殊泥易曰相見乎離古者嚮明而治自天子諸侯至於有土卿大夫無不南面者故離爲相見之方詩人之詞如南有樛木南有喬木南有嘉魚以至山曰南山澗曰南澗大率多以南言蓋欲於四方之中舉一面以包其三面則莫如言南以南方人所常見也不然國中豈無東山西山而必言南山豈無東澗西澗而必言南澗乎伯兮篇正義曰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曰北堂以是言之言北者

義繫婦人陟彼北山言采其薇亦就婦人言舉婦人所常見者則宜言北舉男子所常見者則宜言南此亦不易之理矣古明堂之制有明堂元堂青陽總章而獨以明堂爲大名亦此義也南之外莫如東東方屬春四時之首故舉東之一面亦足包其餘三面如東門之墠東門之楊是也其或言北者則配南而言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是也其或言西者則配東而言如蝃蝀在東朝隮于西是也若出自北門則取背明向陰之義固有意言之而非恒言矣汪容甫有釋三五七篇古人之言數者始可不泥其數愚爲此說則古人之言方者亦可不

泥其方蓋古人立言之體例自漢以來久已失之而今則曰推而曰出也

麟之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按序言衰世則知此詩非作於文王時蓋周南召南乃周室未東之時所作自文武成康至於幽厲其詩皆在焉東遷後始別之爲王風不列乎此矣麟趾之作必在夷王以降故謂之衰世王室雖衰而關雎之化未泯故詩人作此以歎美之鄭君荅張逸問曰衰世者謂文王與紂之時此

言失旨夫公子乃周之公子也殷雖衰而周方盛豈得以周之公子爲衰世之公子孰是以言將文王亦衰世之君乎汝墳篇有王室如燬句亦恐指周室衰亂而言鄭以紂當之未必然也野有死麕序曰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亦言周衰世亂而文王之化猶存箋說並非

又按序云如麟趾之時而箋云似麟應之時以應字易趾字正以麟趾之時不可通也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疑此序亦云信厚如麟趾蓋麟趾是關雎之應羔羊是鵲巢之功致騶虞是鵲巢之應三詩本相同也之時二字當爲衍文

綠衣

此當從毛傳綠閒色黃正色蓋莊姜以黃自喻而以綠喻眾妾也詩雖四章而止成三義首章綠衣黃裏見閒色爲衣而正色反爲裏也二章綠衣黃裳見閒色爲衣而正色反爲裳也三四章則共爲一義三章云綠兮絲兮四章云絺兮綌兮絲貴而絺綌賤見貴綠而賤黃也如易其文曰黃兮綌兮與綠兮絲兮相對則文義自明因末章不著黃字故傳箋均失其解耳末章所以不著黃字蓋承前讀之則其義自見故可不言又或莊姜不

欲數言己貴故於末章止言絺綌之遇淒風而不著其色之貴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按箋以二句分故今說非其旨也此蓋言在位之人其號爲虛徐寬仁者其急刻則既如此矣然則其急刻者當何如邪甚疾之之辭也史記酷吏趙禹傳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當時所稱其虛其邪者殆亦趙禹之類也

莫赤匪狐

箋云赤則狐也正義曰狐色皆赤然狐實不赤瑞應編曰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邱之國然則赤者非凡狐也詩人言莫赤匪狐何邪蓋古人方言有以黃爲赤者禮記玉藻篇大夫元華鄭注曰華黃色也而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此古人以赤爲黃之證亦猶禮器篇或素或青以白爲素以黑爲青方俗之言如此也都人士篇曰狐裘黃黃論語鄉黨篇曰黃衣狐裘然則狐色自當言黃矣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毛傳泮坡也釋文曰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

破愚謂作破亦通蓋言淇水則有厓岸以自拱持而下濕之隰則不能無破缺之處蓋亦大德不踰小德出入之意女與士耽其始合不以正故以此言自解耳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釋文云旦說文作悬悬愚謂旦固叚字晏亦叚字依說文則當作暥暥說文目部暥目相戲也從目晏聲此卽言笑宴宴之本字方言暥視也東齊曰暥凡以目相戲曰暥

山有扶蘇

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據釋文無小字段氏玉裁及阮文達校勘記並以無小字爲是斯固然矣惟下文荷華喬松游龍皆實有其物扶蘇未知何木正義亦不能詳但云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此影響之談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疏枚乘七發云根扶疏以分離此皆形況之辭而非木名未足以說此愚按說文木部楈木也是木固有名楈者張平子南都賦云楈枒栟櫚字亦作胥上林賦云留落胥邪仁頻幷閭郭璞曰胥邪似幷閭皮可作索是楈邪之木與栟櫚相似故賦家每與栟櫚並言栟櫚卽椶也椶葉下垂若流蘇然楈既似之其狀當亦相同故名之曰楈楈之言湑

也車舝篇其葉湑兮杕杜篇其葉湑湑並其義也而草木之名古多用雙聲疊韵字故楈亦名扶胥疊韵字也亦作扶蘇胥蘇一聲之轉也此詩云山有扶蘇傳釋之曰扶胥木也乃其本義詞賦家襲用其扶蘇字以形容樹葉之茂盛相沿既久不知其本爲木名遂莫知此詩之所指爲何木矣

公路公行公族

宣二年左傳晉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據傳有公族餘子公行三官此詩公行公族皆與彼同則公路

卽餘子明矣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是鄭以公路爲卽公行按左傳但言趙盾爲旄車之族不言爲公行竊疑趙衰以叔隗爲內子則盾適子也本宜爲公族以趙括之故自退而爲旄車之族蓋由適子降爲餘子自同於適子之母弟也若降爲庶子則貶損太過豈以父死之後追廢其妻於禮不順恐轉非盾之所以自處矣鄭箋以旄車之族證公路自是不誤乃云庶子爲之則誤以餘子爲庶子矣杜注本之曰旄車公行之官於是孔氏作正義大暢其說於詩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

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於左傳正義曰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詩人變文以韵句耳夫此詩三章而公族餘子公行適有三官正堪分配乃置餘子不數而公行公路必變文以言之詩人之辭何其苟且趁韵如此哉且傳言旄車無以見其爲戎車詩云孑孑干旄非必戎車乃有旄也竊謂公路者掌乘車之政餘子爲之公行者掌戎車之政庶子爲之乘車直言公路戎車變言公行蓋以行列爲重且以別於公路也左傳但言爲餘子不言爲公路文不具耳杜解亦爲餘子曰治餘子之政正義因言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又云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教之此說殊誤夫卿之適子爲公族則所治者公族也凡餘子庶子皆宜公族大夫教之成十八年傳云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是其事也如正義說則公族大夫止得教卿之適子并同母之餘子不受其教而餘子則旣教適妻之次子又并妾子而教之輕重倒置所謂公族大夫者不徒擁空名乎且公有戎車亦有乘車戎車特設專官乘車竟無主掌亦非事理治經者宜以詩補傳之缺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箋云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愚謂此使字當讀爲吏古字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注引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成二年左傳釋文云三公天子之吏也是古謂天子三公謂天子之吏晉人爲其君請命特就天子三公而請之重其事也因字通作使鄭君望文說之則是因其使來就近陳請抑何苟簡之甚乎正義徒以是虢公非號公

屑屑辯論未達叚借之旨也

坎其擊缶

擊缶本秦人之樂史記李斯傳曰擊甕叩缶眞秦之聲也藺相如傳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其下即云仰天撫缶皆可證擊缶之爲秦俗說文缶部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許叔重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豈不知陳風有坎其擊缶之句而乃云秦人以節歌其義可疑說文鼓部有𧯷字解爲鼓鼙聲此字在部末近時治說文者皆以爲衍字愚疑此即坎其擊缶之本字許君所見毛詩字本作𧯷從鼓缶聲蓋亦鼓之屬許君收此篆傳寫逸之而補於部末又逸其說解乃綴以鼓鼙聲三字耳毛傳云盎謂之缶若然則缶爲土音鼓爲革音二者必當有别何得同以坎其二字擬其聲乎伐木篇云坎坎鼓我則坎自是鼓音擊鼓擊𧯷雖有别而皆鼓也故皆以坎言之𧯷之形制不可知疑是鼙屬今說文作鼓鼙聲此鼙字殆有所本也

無衣無褐

箋云褐毛布也又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愚謂衣是大名不得專屬之貴者而褐爲毛布又未知何物正義謂織毛爲之則禹貢所云織皮也枚傳云毛布與鄭箋同竊謂以此解孟子之許子衣褐則可無衣無褐非謂此也說文衣部褐編枲韤也一曰粗衣也許君列此二義而以編枲韤爲第一義疑本三家舊說蓋褐字以見此詩者爲最古而毛無傳故取之三家也編枲爲韤雖未詳其製要是足衣衣在身褐在足農家三時作苦沾體塗足或可不衣不韤歲晚務閒入此室處則既不可無衣并不可無韤矣故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歲亦陽止

毛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愚謂此言歲非言月不當以陽月爲說七月篇春日載陽箋云陽溫也此詩歲亦陽止亦當訓溫謂春日也首章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此蓋遣第一輩戍卒鄭箋謂之先輩是也故期於歲莫而歸正義云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然則第三章所遣者第三輩也故期於明歲之春而歸歸有早晚由遣有先後也正義據出車之篇春日遲遲薄言旋歸謂此戍役明年之春始得歸期云歲暮暮實未歸因言是冦既未平不可守玆小謀（疑詩字之誤）此說大謬按本篇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指第一輩而言歲莫而歸者也出車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

來思雨雪載塗此指第二章蓋黍稷方華較楊柳依依爲時較後然先章中章相距不遠故其歸時亦遇雨雪也又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指第三章以明年之春歸者正當春日載陽之時郎此篇所謂歲亦陽止也兩章之文互相備三章往來敘述甚明自陽字失其解而詩義不見矣杕杜篇首章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此言春日也故下云日月陽止次章有杕之杜其葉萋萋此言秋日也故下云卉木萋止然則陽屬春日觀杕杜之篇而益信

錫我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按此與莽制不同據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直錢三是莽制雖有此五等之貝然小貝以上皆二貝爲一朋非五貝爲一朋也五貝爲朋自是古義淮南子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爲一朋與鄭說合廣韵朋字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錫十朋也蓋古義固如此故鄭高皆循用之正義乃以莽制爲說云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此說恐非鄭義古者建國始於五國爲屬治鄉始於五家爲比治遂始於五家爲鄰治軍始於五人爲伍然則貨貝之制始於五貝爲朋必古義矣

正月繁霜

傳曰正月夏之四月愚謂夏之四月苟有微霜已爲可異其勢不至繁多且以夏四月爲正月何以別於歲首之月說者徒據昭十七年左傳爲說按傳稱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云云此二說竊謂以平子爲正太史雖云在此月然夏四月之爲正月初無塙證所引夏書辰不集于房數語亦無以明其爲在四月也且四月稱正之義據左傳正義云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爲純陰之卦正陰之月也若然則四月十月皆可稱正月乎斯亦混而無別矣禮記雜記下篇載孟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正月明指周正建子之月使一歲有兩正月則孟

獻子之言失之不審矣當時太史雖有此言而平子竟不之從益其所執者本正也而後人乃據魯太史一時之偏見以說此詩夫使此詩正月是建巳之月則魯太史何不引之以折平子乎可知在春秋時說此詩者尙無此解也愚謂此詩正月與孟獻子所謂正月同並是周正建子之月建子之月理合有霜大約此歲冱寒霜太繁多於一歲之首而氣象陰慘故詩人感之而作猶杜少陵詩云元旦至人日未有不陰時千古憂時之意如一轍也豈必巳月降霜乃爲憂傷乎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亦非必雨雪於盛夏之時而後作此詩也

如或醻之

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正義曰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醻愚按正義此說殊誤考鄉飲酒禮說主人酬賓事曰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此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東者也其下又曰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曰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下又曰賓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此一人所舉之觶奠于薦西者也其下又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注曰初起旅酬也賈疏曰云取俎西之觶者謂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爲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然則旅酬所舉之觶乃一人舉觶之奠于薦西者非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東者經文甚明今此正義乃謂既酢而酬賓賓奠之不舉至三爵之後乃舉所奠之爵以行旅酬則是旅酬之觶卽主人酬賓之觶矣說之不審遂成大誤

胡逝我陳

傳云陳堂塗也夫既云不入我門矣何以得至堂塗箋爲之說曰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此說亦迂曲而不可通愚謂陳當讀爲甸卽所謂四丘爲甸者也箋解上文梁字爲蘇國門外魚梁則此甸亦謂蘇國外之甸也周官稍人注曰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是甸讀如敶故此卽以陳爲之耳

舟人之子

舟人之子私人之子卽從上西人之子中分別言之傳

曰熊羆是裘言富也此解不誤惟以舟人爲舟楫之人則望文生訓耳舟讀爲疇史記曆書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云疇人之子當從此說謂周之故家子弟也私人者崧高篇云遷其私人傳云家臣也此私人義與彼同蓋古者世祿其故家子弟傳其父業得以有位於朝而此外寒畯之士往往由家臣以進文十二年左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論語稱衛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而孔子適齊亦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皆其證也疇人之

子熊羆是裘見故家子弟無不席豐履厚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見寒畯子弟亦得由私人而進用二者皆西人之子明西人之子無不得志者彌見東人之子之困矣鄭箋訓舟爲周讀裘爲求則周人即西人也上句方美其衣服之粲粲此句又傷其退在賤官正義雖曲爲之說而義卒不可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按士冠禮純衣緇帶韎韐則韎韐之爲士服信矣惟王朝六軍自應有將何以使未命之世子將之即偶有其事要非常法豈得遂形歌詠轉若來受命必使率師者然恐非詩人立言之法也尚書顧命篇俾爰齊侯呂伋枚傳曰伋時爲天子虎賁氏疑古者諸侯之適子得入爲王朝守衛之臣故齊侯伋嘗爲之而他國亦多有然者周官虎賁氏所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然則遇有軍旅虎賁氏實率此虎士八百人以先後王故曰以作六師若使之代卿士將則所將者不過一軍而已安得云以作六師也考夏官序官虎賁氏之前爲司右乃

勇士充王車右者諸侯世子或亦可爲之非必虎賁也司右之前爲諸子掌國子之倅鄭注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又云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可知古制內而公卿大夫士之子外而諸侯之子無事則備宿衛有事則從軍旅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此其選也夏官以司右虎賁旅賁諸職列諸子之後古制尚可想見而即可以說此詩矣

來朝走馬

自來說此句者皆從走馬二字發議謂是參西戎之俗開騎馬之風乃愚自幼讀孟子即致疑於來朝二字夫

來朝者從其未來之時計之也猶曰明日耳豈有追述百年以前之事而猶曰來朝哉誠言來朝則詩中必應及其先一日事乃於古公亶父之下不著一語即曰來朝走馬此語大有可疑求之先儒不得其說求之毛鄭仍不得其說及作羣經平議得一創解終以無徵不信刪而不存今姑錄於此竊疑來字乃夾字之誤夾與甲通周禮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注云夾讀爲甲尚書多方篇因甲於內亂正義曰夾聲近甲古文甲與夾通並其證也夾朝者甲朝也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會朝亦即甲朝也彤弓篇一朝饗之傳曰一朝猶早

朝夫經既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此早字乃甲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甲爲十日之首引申之爲弟一之稱故毛公云一朝猶甲朝甲朝之稱蓋舊時常言也會朝清明者一朝清明也夾朝走馬者一朝走馬也夾乃甲之叚字而來又夾之誤字耳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此正襲詩人甲朝走馬之義且可證甲朝之爲古人常言矣

其軍三單

毛傳曰三單相襲也單則何以相襲疑毛公讀單爲禪禪有禪代之義故云相襲也三軍所以得相襲何也蓋古有計口出軍之法大國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口軍三而以其一軍奉公家詳見春秋繁露爵國篇公劉當日疑用此法三分其民以爲三軍而用其一軍使之更番相代故曰三單單猶禪也是時公劉國小民少而又困於狄故其用民不得不多近乎後世所謂三丁抽一者至其後生齒日繁兵力益足故成周之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鄭箋以此說三單恐非其旨

戒雖小子

以小子爲刺王義殊未安抑篇鄭箋云天子未除喪稱

小子然厲王實不在喪而被以在喪之稱可謂傎矣竊謂民勞板抑諸篇凡言小子者並謂卿大夫之適子也古者世祿故卿大夫之適子亦得與聞國政周書皇門篇曰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又曰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按此篇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而篇中惓惓於宗子私子此刺厲王之詩所以兼及小子也周書芮良夫篇屢言執政小子執政指當時卿大夫小子即指卿大夫之子故又曰惟爾執政朋友小子朋友其僚屬也小子其子也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

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大夫門子即朋友小子也以左傳證周書而小子之義明民勞諸篇之小子即可以此解之抑篇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朋友小子並言與周書同其曰庶民小子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既之陰汝反予來赫

陰與赫相對成義陰讀如蔭暍人之蔭鄭箋以覆蔭解之是也赫即雲漢篇赫赫炎炎之赫故毛傳訓炙言我蔭庇汝而汝反熯炙我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非是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然考之史記齊遷臨菑在齊獻公元年當夷王之時非宣王之時正義曲徇傳說反爲史言未實過矣即令齊於此時遷臨菑亦何煩天子大臣爲之築城哉崧高篇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然則天子誠命大臣爲齊築城當屬之召伯何以屬之仲山甫哉竊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與出車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文義一律彼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然則此亦當同之蓋宣王時東有淮夷之患方命召穆公往平之江漢之詩是也而齊者東方之大國故天子特命大臣隸齊相度形勢築立城郭屯兵戍守以保衛中國此仲山甫所以奉命而往也其城東方非城齊也豈爲齊國新遷之故哉上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役所繫之重可見淮夷一日不平仲山甫一日不得歸下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蓋望淮夷之早平也若止爲城齊而往則築城自有期日未竟必不得歸已竟亦自不留無可速亦無可遲何必以遄歸爲頌禱之詞哉

鞗膺鏤錫

傳曰鏤錫有金鏤其錫也箋云鞗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考周官巾車職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則玉路惟天子有之不得賜諸侯也二曰金路以賓同姓以封韓侯爲周之同姓則所錫者必金路矣乃據巾車職玉路錫金路鉤鄭注曰金路無錫有鉤然則王錫韓侯之車宜乎有鉤膺無鏤錫也而詩乃幷言之正義因謂是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亦曲說也考廣雅釋器白銅謂之鋈赤銅謂之錫鋈字見詩則錫字亦必是說詩疑三家舊說有訓此錫字爲赤銅者鏤錫謂

雕鏤赤銅以爲鉤膺之飾雖以文義論似不及毛鄭之安然封同姓必以金路賓是有鉤無錫則其説亦自可采也

實維爾公允師

傳曰公事也箋云實維汝之事信得用師之道按此詩乃周公作大武之樂旣成而告廟也詩中追叙文武之功乃云維汝之事汝者何指乎雖金縢有爾我之稱然上文云於鑠王師又云蹻蹻王之造並稱之曰王不應於此而稱爲爾也竊謂此句乃稱述大公望之功大明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藎牧野之事尚父之功爲多故大武之樂亦及之孔子論大武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是其證也呂望爲太師乃三公之職故稱之曰公實維爾公允師言所以成此大武者實由太公允稱太師之職也長發篇末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與此文意正同

秋而載嘗

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毛意謂魯用諸侯之禮有秋而嘗者有秋而不嘗者故曰秋而載嘗別於他歲之秋而不嘗者也載乃發語之詞所以足句初無意義正義乃云毛以載爲則謂當祫之年雖爲祫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此失毛義甚矣又毛公之説以王制考之亦不盡合王制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毛謂夏禘則不礿尚有合乎禘一犆一祫之説謂秋祫則不嘗與嘗祫烝祫之説不合矣鄭不從毛傳蓋以此正義亦未達鄭意也

毛詩釋地

〔清〕桂文燦 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毛詩釋地六卷

光緒丙申九月刊成

毛詩釋地卷之一　經學叢書之三

南海桂文燦

周南　召南

周南召南

鄭氏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

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公羊隱公五年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何注陝蓋今宏農陝縣是也

說文陝宏農陝也古虢國王季之子所封也

後漢郡國志美陽有周城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水經陝縣故城注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列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卽太王城也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

案漢右扶風美陽縣地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二縣也今扶風縣東爲武功縣縣西北有周城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卽此宏農陝縣今河南陝州直隸州廢陝縣是也廢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陝原二伯所分卽此鄭譜云雍梁荆豫徐

揚之人咸被文王之德而從之雍州今爲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楡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甯夏西甯涼州甘州鎭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廸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兩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南至西傾積石北至沙漠梁州今爲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及雲南貴州北境荆州爲今湖北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荆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豫州爲今河南州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甯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西北境山東曹州府東南境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北襄陽德安二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徐州爲今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揚州爲今江南江蘇安徽兩省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甯湖北之黃州等府自陝以東蓋

徐揚二州及豫州東北境荆州東境乃今河南省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甯六府汝許光三州及直隸省之大名府西北境山東省之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湖北省之武昌漢陽襄陽德安安陸黃州荆州七府及荆門州湖南省之長沙岳州衡州三府及澧州郴州桂陽三州及江南江西浙江三省皆周公主之者也自陝以西蓋雍梁二州及荆州西境豫州西南境乃今河南省陝州屬之閿鄉靈寶盧氏三縣湖北省之鄖陽宜昌施

南三府湖南省之常德永順辰州永州寶慶五府乾州晃州靖州三州陝西甘肅四川三省及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北境皆召公主之者也

河洲

周南關雎在河之洲

傳水中可居曰洲

案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陝蓋今宏農陝縣是也而今河南陝州之北正臨大河則經云河洲乃大河之洲或以爲北方流水之通名殆非也

南有樛木

樛木南有樛木

傳南南土也箋南土謂荆揚之域

案禹貢荆州之域乃今湖南湖北及貴州廣西北境揚州之域乃今江南江西浙江之地也

漢　江

漢廣漢之廣矣江之永矣

漢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案今江水出四川松潘廳羊膊嶺南流至四川敘州府又東流至江西九江府又東北流至江蘇通州入海志文二千說文繫傳引作七千是也

漢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六字疑衍文）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案今西漢水甘肅秦州嶓冢山西南流又東南流至徽縣及徽縣以南之嘉陵江也南流至四川巴縣入江

漢志武都郡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沮水今陝西沔縣上沮水出縣北境山下流爲東漢水東南流至湖北江夏縣入江養水今甘肅秦州黑峪江也今黑峪江不與東漢水通流志云養水至武都爲漢又云東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耳漢時東漢水已不受氐道水故於沮縣下以沮水爲其源也夏水者漢水

支流今漢水至湖北潛江縣漢川縣沔陽州支分南出交絡爲邋遢湖赤野湖沙湖皆東流入江

汝墳

汝墳遵彼汝墳

傳汝水名也

漢地理志汝南郡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案今汝水出河南嵩縣西南境山此定陵當近今嵩縣也汝水自嵩縣東南流至郾城縣皆故

道其下古今異流攷漢志瀙水至上蔡入汝以水經證之汝水自郾縣過上蔡平輿二縣以今地攷之自今郾城縣漢郾縣過上蔡縣漢上蔡汝陽縣今已湮矣其下流則今汝陽以東之南汝河也東流至安徽阜陽縣入淮此汝水源流古今變遷之異也傳以墳爲大防今不能實指其所在矣

南山

召南草蟲陟彼南山

傳南山周南山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傳山南曰陽

案南山終南山也左氏傳又作中南漢志則以爲太一此山橫亙關中以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今雍岐郿鄠長安萬年諸縣相去八百餘里連緜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此山雖廣然太一一峰最高故漢志以太一當之

江有汜

江有汜江有汜

爾雅水決復入爲汜

水經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漢地理志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案今湖北江陵縣東南境紅馬湖出自大江東岸之郝穴漢時蓋於此受江者今不受江與古異也東流與邋遢湖沙湖合漢志既云東漢水謂之夏水又於此云夏水首受江明夏水爲江與漢之支分非一源也此云入沔者與沔水之支流合也

江有渚

江有渚

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

韓詩章句一溢一否曰渚

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

左氏文十年傳王在渚宮注小洲曰渚正義渚宮當郢都之南

案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縣也江陵正當大江北岸其南故爲渚宮也

江有沱

江有沱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

漢地理志蜀郡汶江沱在西南東入江

案今四川雜谷廳孟董溝東南流入江今此水自江水分出之處已湮矣

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案今江水自四川灌縣分二派南一派過溫江縣雙流縣新津縣者大江正流也此江沱則西南一派過崇慶州至新津縣復合也

漢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

案今湖北枝江縣江中有洲分江水爲二東流

復合是也漢志蜀郡之江沱於禹貢屬梁州南郡之江沱於禹貢屬荊州公羊傳言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今四川雜谷廳及灌縣溫江雙流等縣固在河南陝州之西卽湖北枝江縣亦適當陝州以西詩之江沱無由定其爲梁州抑爲荊州也且詩之江沱與汜渚竝言而曰有汜有渚有沱乃詩人約略之詞在詩人之意亦未嘗切指其處與禹貢梁荊分紀異也必求其地以實之鑿已

邶鄘衛

邶鄘衛

漢地理志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又云河内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

鄭氏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冀州桑土

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敎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

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

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封于殷墟

案今河南衛輝府東北有故邶城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衛輝府淇縣東北有

朝歌故城卽衛康叔始封之地後戴公廬漕乃今衛輝府滑縣地縣東六十里有衛南故城爲衛楚邱文公遷都於此

漕

邶風擊鼓土國城漕

左氏閔公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漕注衛下邑正義當在河東近楚邱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于曹卽此

案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二十里白馬城是其地也

陳 宋

平陳與宋

鄭氏譜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

漢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本閼伯之墟

通典陳州宛邱縣陳都

案陳國故城今爲河南陳州府治淮甯縣地宋國故城今爲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漢睢陽故城當在縣南也

寒泉 浚

邶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鄘風干旄在浚之郊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案濮陽今山東曹州府濮州也濮水逕其南其郎今之魏河矣魏河源出直隸大名府開州經濮州南東北流與運河合案泉與浚蓋竝在其側也

涇　渭

谷風涇以渭濁

周禮職方氏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注涇出涇陽漢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

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

案今涇水出甘肅平涼縣西北四十里有崆峒山即幵頭山也涇水出山之經谷經涇州又經陝西邠州長武縣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入渭渭水出甘肅渭源縣鳥鼠山經鞏昌府又經甯遠縣伏羌縣秦州山西寶雞縣郿縣盩厔縣咸陽縣高陵縣涇水從北來注之又經渭南縣至華陰縣入河

黎

式微序黎侯寓衛勸以歸也

箋黎侯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說文䣊國在上黨東北

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

案漢志上黨壺關應劭注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與許說合今山西潞安府府治即漢壺關縣地府西南三十五里有黎亭

中露　泥中

胡爲乎中露

傳中露衛邑也

胡爲乎泥中

傳泥中衛邑也

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於衛是也又瓠子河注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縣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即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郡縣志黎邱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爲名

案漢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與黎陽屬魏郡爲今河南衞輝府濬縣地濬縣之東即開州之西二者皆衞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薛瓚言黎陽非黎縣是也孟康謂黎陽即黎縣失之至鄆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爲漢東郡壽良縣地春秋時爲魯國西境此別是一黎非黎侯所寓之地鄆縣志說尤失之

旄丘

旄丘旄丘之葛兮

傳前高後下曰旄丘

爾雅釋丘前高旄丘注引此詩

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

案今在直隸大名府開州也

泉水　淇水　肥泉　泉源

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我思肥泉

衞風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傳淇水名也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爾雅釋水歸異同流肥注引此傳

漢地理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上黨郡壺關沾水東至朝歌入淇

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

案泉水即肥泉亦即泉源皆今河南輝縣百泉水也百泉水出蘇門山即漢之北山也今百泉水出蘇門山南流至輝縣南分東西二派一派今曰衞河東流經今新鄉汲縣北淇縣南今之淇河自北來會之又東北流經濬縣內黃縣西

又東北入運河一派今曰小丹河西流經今獲嘉縣北修武縣南西注大丹河入沁河此毛傳爾雅所謂出同歸異曰肥泉也東派衞河西派小丹河古皆謂之淇水經曰源泉在左淇水在右在右之淇水謂今之小丹河也若謂在右之淇水屬今之衞河言則詩人當曰泉源在右淇水在左已今淇縣爲古朝歌縣地今之淇河源出太行山又一派今曰洪泉在其南竝東流經今淇縣北屈南流經今淇縣東入今衞河此蓋漢志沾水即水經注之馬溝水美溝水也卲二

雲郝蘭皐乃以馬溝水美溝水當肥泉又謂酈道元以所出異所歸同爲肥義本舍人與郭說異夫天下之水多矣何水非異出同歸乎豈皆得名爲肥乎斯不然矣惟同源異流之水世罕有之故爾雅特著其名耳此釋名所謂源本同出分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泲　禰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傳泲禰地名箋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

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

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東郡臨邑有泲廟

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案濟水出今河南濟源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武陟縣入河臨邑故城在今山東茌平縣東與冤句之大禰溝皆非衛地也泲禰傳並以爲地名蓋衛近郊之地禰釋文引韓詩作坭廣韻坭地名字通作泥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今本亦作禰釋文禰本作泥）疑禰即式微之泥中也在今直隸開州南

干　言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漢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

續漢書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

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

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案漢發干縣故城在今山東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按下文云遄臻于衛則干言自非衛地不得

以東郡之發干當之惟水經注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御覽引李公緒紀柏人縣有干山言山蓋柏人與內丘連界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丘縣界者是也

須　漕

思須與漕

傳須漕衛邑也

漢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漕卽漕邑

案濮渠水今河南封丘縣沙河也縣南黃河爲漢時沛瀆今沙河不受黃河與古異也東北流經直隸長垣縣東明縣至山東濮州與魏河合羊里水卽魏河也濮渠水東逕須城北須城蓋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也王氏地理考以漢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爲須地按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今東平州春秋時屬魯不屬衛王氏似誤也

新臺

新臺新臺有泚

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河之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衞宣公所築

寰宇記新臺在濮州鄄縣東北十七里北去河四里

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

案鄄城今山東濮州也觀城縣屬濮州唐黃縣爲今山東冠縣春秋時晉邑通典之說失之鄙注言新臺在鄄城北岸明正統中鄄城故城爲河所圯新臺故跡今不可考矣

沬

鄘風桑中沬之鄉矣

傳沬衞邑

尚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馬注妹邦卽牧養之地鄭注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都歌也

案今河南衞輝府淇縣北有妹鄉

桑中

期我乎桑中

正義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尚書禹貢桑土既蠶鄭注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

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桑閒在濮陽南

案濮陽今山東曹州府濮州也濮水今曰魏河鄭云桑閒在濮陽南是桑中在今濮州境也

上宮

第 7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8 版正內

要我乎上宮
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案唐衛縣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上宮臺蓋在
縣境
楚宮　楚室
作于楚宮作于楚室
定之方中序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魯
僖二年齊桓公城楚丘封衛楚丘謂宗廟也楚室
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

爲後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河閒疑
在今東郡界
漢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
殷虛更屬于晉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卽此城
案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
卽古楚丘城也隋初置楚丘縣後改衛南縣金
省入白馬縣明又省入滑縣
堂
望楚與堂
傳楚丘有堂邑者
春秋僖二年城楚丘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焉注衛邑
案古楚丘城在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堂邑當
在今滑縣境矣或乃以今山東堂邑縣當之堂
邑縣今屬東昌府春秋時屬齊國非衛地在今
滑東北三百餘里非目力所能及無由望見非
也
景山

景山與京
商頌殷武陟彼景山
傳曰景山太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
寰宇記景山在滑州衛南縣東南三里
案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有隋衛南廢
縣是景山在今滑縣境也左氏昭三年傳商湯
有景亳之命杜謂亳卽偃師或乃謂偃師縣南
二十里有景山攷今偃師縣西十里尸鄉亭爲
西亳春秋時屬鄭地蓋非也

許

衛風載馳許人尤之

漢地理志潁川許縣故許國

案今河南許州治東三十里有故許城即新設石梁縣治也春秋成公十五年許靈公畏逼楚遷于葉鄭有其地仍謂之舊許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東侵舊許即此

邢

碩人邢侯之姨

漢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

案漢襄國故城今在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南

譚

譚公維私

春秋莊十四年齊師滅譚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案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

河水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尚書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案禹河故道自大伾以後皆北流入海以今地攷之自河南濬縣至臨漳縣境今濬縣之衛河蓋其故瀆其過臨漳境者今已湮自臨漳以北則漢時漳水所行至今直隸冀州又東北則漢漢時寖水及虖池河所行又東北分爲九派至至今天津縣入海此北流之河在齊衛之間自齊適衛故渡河而詠嘆也

頓丘

氓至于頓丘

漢地理志東郡頓邱縣

案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即其地也

復關

以望復關

傳復關君子所近也

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案古臨河縣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也復關蓋在州境已

狄人

木瓜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李巡云五狄者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說文狄赤狄也狄之爲言淫辟也从犬亦省聲

案狄類有五而侵衞之狄則潞子乃赤狄別種今山西之潞城黎城襄垣三縣河南之武安涉二縣直隸之沙河永平雞澤三縣皆其故土也南與衞鄰故遷都以避之

毛詩釋地卷一

毛詩釋地卷二

經學叢書之三

南海桂文燦

王

王風

鄭氏譜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

漢地理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

緱氏是其分也

案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洛陽縣西河南故城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河南洛陽縣東洛陽故城是也二故城東西相去四十里

申　甫

揚之水不與我戍申不與我戍甫

傳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甫諸姜也

國語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

尙書呂刑禮記孝經竝引作甫刑

史記謂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是吕卽甫也鄭康成曰吕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

括地志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吕在宛縣水經注宛西吕城四嶽受封于吕

案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申吕漢皆爲宛縣地卽今之南陽縣也

畱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

傳畱大夫氏

曹氏曰畱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

左氏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注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

案畱與劉古字通詩之畱當卽左傳之劉也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也

鄭風

鄭

鄭氏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京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而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詞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莘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莘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漢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縣之

案漢京兆鄭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是也歷代有鄭縣元省入華州故城在今州西北三里漢河南新鄭今河南許州屬新鄭縣是也

祭

將仲子將仲子兮

傳仲子祭仲也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
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之邑
左氏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案括地志以管城之祭地爲祭仲邑路史則以管城之祭爲周祭伯采地或疑鄭并祭以封仲攷隱元年祭公來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祭未嘗滅也鄭安得取以

封仲乎蓋鄭國自有祭邑不在畿內今案祭地有三一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之祭城一爲管城之祭城管城今爲鄭州一爲開封府中牟縣之祭亭長垣去鄭遠衞之匡蒲宛濮皆在其縣地當屬衞鄭何能有其地以封祭仲杜說非也路史以管城之祭爲祭伯采地其說長矣蓋鄭州近王畿也但其後鄭亦并之耳中牟正爲鄭地祭仲之邑當在此

京

叔于田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左氏隱元年傳請京使居之注鄭邑今滎陽京縣
公羊穀梁春秋襄十一年同盟於京城北
漢地理志河南郡京縣卽共叔段所居
括地志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
案今河南開封府滎陽東南二十里有京故縣城是也春秋襄十一年京城左氏作亳城亳在今河南偃師縣乃殷之舊都去鄭境遠當時爲周地諸侯豈越鄭而盟于此故今據公穀以爲

證也

彭　消　軸　河上

清人清人在彭清人在消清人在軸河上乎翺翔
傳清邑也彭衞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也
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正義禦敵於境在鄭衞境上翺翔河上是迎軍近河而衞境亦至河南
續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水口
水經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

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
驛七虎澗水注之下又云期水北與七虎澗合遝
期城北東會清口水
案中牟縣在今河南開封府西七十里水經注
渠水蓋今之索河清池水蓋今之清河七虎澗
水期水蓋今之東涼河磨河欒河等水皆河南
賈魯河之上源也水經注彭爲高克邑此條上
下文皆止言清不當贅及于彭彭蓋清水之誤
也彭消與軸蓋皆近清之地竝在今中牟縣境
左右者也

溱洧
溱洧溱與洧
傳溱洧兩水名
孟子離婁篇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溱洧
漢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
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說文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方汎汎兮洧水出
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飲山又東過新鄭
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
于潁
案今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流至縣南潴爲金
花泉東行爲雙泊河溱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行
經新鄭縣洧川縣南又東行經鄢陵縣扶溝縣
北入賈魯河南流至西華縣入潁也

齊

齊風
鄭氏譜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
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百里都營

丘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漢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齊郡臨淄縣
師尚父所封臣瓚謂臨淄卽營丘也
案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卽營丘也博興卽蒲
姑也今昌樂縣東南有五十里有廢營陵城此
春秋之緣陵地漢爲營陵縣隋置營丘縣此蓋
緣營聲近而轉丘陵義同而易非其地也
峱
還遭我乎峱之閒兮
傳峱山名

漢地理志作巙注山名字或作峱亦作嶩相逢於
巙山也
案峱山在今山東臨淄縣東南十五里
南山
南山南山崔崔
傳南山齊南山也
孟子告子篇云牛山之木嘗美矣注牛山齊之東
南山也
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
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

鎮其南者也
案南郊山在今山東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
名南野山
汶水
載驅汶水湯湯魯道有蕩
漢地理志泰山郡汶水出萊毋西入濟萊蕪又禹
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
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有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
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案今汶水出山東萊蕪縣西南流入運河此一
水漢志不當再見泰山郡下汶水出萊毋西入
濟八字蓋衍文也王伯厚引曹氏說謂許氏以
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
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以爲班孟
堅兩存其說夫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泲
者乃徐州之汶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入濰者乃
青州之汶也名同水異班氏故并記之曹氏以
爲班氏兩存其說誤也王氏後引曾氏之說是
也朱氏以爲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欲遷就而

合爲一水亦失之至許氏說文既以汶爲出東
虛東泰山入濰又云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
西南入泲此誠如曹氏所謂兩存其說矣夫說
文爲字書而非地志可并記而不可兼存許氏
以桑欽所言爲或說則似誤矣齊魯之間有兩
汶水今知詩人所詠乃入泲之汶水而非入濰
之汶水者以入濰之汶水屬齊東境而入泲之
汶水屬魯東境文姜自魯往齊所當經也
魏
魏風

鄭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漢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

案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城爲晉河曲即魏地也

汾沮洳

汾沮洳彼汾沮洳

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

大雅韓奕汾王之甥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浸汾潞注汾出汾陽

左氏桓三年傳逐翼侯於汾隰注汾水邊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逕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又僖十六年狄侵晉涉汾及昆都注汾水出太原南入河

漢地理志太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

說文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汾陽北山冀州浸

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管涔山至汾陰北西注於河

案今汾水出山西靜樂縣管涔山西南流經太原府太原縣又經祁縣平遙縣又經霍州汾西縣又經曲沃縣至河津縣入河

河干

伐檀寘之河之干兮

傳干厓也

案山西解州屬芮城縣北五里爲春秋時魏國其地正在河之陽詩之河干蓋即在此

唐

唐風

鄭氏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

案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卽古唐國也

沃　鵠

揚之水從子于沃從子于鵠

傳沃曲沃也鵠曲沃之邑也

案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卽桓叔所封之曲沃也鵠蓋其旁邑今不可攷已

首陽

采苓首陽之顛

傳首陽山名也

禹貢壺口雷首

左氏宣二年傳宣子田于首山注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括地志雷首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

通典雷首在河東縣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蒲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諸山獨頭山也

案禹貢雷首左傳首山卽首陽也今名中條山在山西蒲州府城南三十里

毛詩釋地卷二

一第7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9　版反外

毛詩釋地卷之三　　經學叢書之三

南海桂文燦

秦

秦風

鄭氏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
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
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
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
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

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
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
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
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
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
孫德公又徙于雍州云
漢地理志非子邑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
案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西有故秦城爲非子始
封地又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一統
志非子所封二者未詳孰是秦谷蓋在是已今

陝西西安府鄠縣東有酆國左傳所謂畢原酆
郇文之昭也即文王所宅之酆邑本崇侯虎國
文王克崇而居之故大雅云既伐于崇作邑于
酆武王既遷鎬京即封其弟于此今鳳翔府岐
山縣爲周西岐之地幽王末陷於犬戎秦襄公
逐戎即有其地是自今陝西鄠縣西陂渭水至
岐山縣皆平王賜秦襄公地今鳳翔府治鳳翔
縣城南有故雍城即秦雍都也漢志汧名吳山
在右扶風續漢志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職方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也漢汧縣唐汧原縣隴

州治明省縣入今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
汧縣故城汧山在州南八十里水經注云汧水
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
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
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
吳山國語所謂虞矣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
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入河荊山
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荊渠
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一
名天栲山山南爲周原大雅所謂周原膴膴也

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
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亙八百餘里惇
物山漢志屬右扶風武功縣注太壹山古文以
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漢武功
故縣在今陝西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惇物山
在今郿縣東南四十里卽太一之北峰也

阪

車鄰阪有漆

傳陂者曰阪

漢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卽今隴

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
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通典秦州有大阪名隴坻亦曰隴山

案尚書禹貢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鄭注桓是隴
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
民謂是阪曲爲盤也郭仲產秦州記云隴西郡
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其上懸巖吐溜北人升此
而歌曰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
野登高遠涕零雙墮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
卽隴山後漢隗囂傳謂之隴坻李賢注云坻阪

是已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
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禹貢言由西傾因阪
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
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
漢水以入沔也是則秦阪卽此道與

西戎

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在其板屋

傳西戎板屋

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
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
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
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
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又匈奴傳秦襄公
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

後漢西戎傳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
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
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

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
以西有蠻氏之戎
案西戎蓋今甘肅河州以西諸西番也漢天水
郡今甘肅甯遠伏羌兩縣南至禮縣西和兩縣
地漢隴西郡今甘肅洮州廳岷州東至渭陽秦
州等州縣地漢安定郡今甘肅固原州西至靜
甯州地漢北地郡今甘肅安化縣東至陝西中
部縣地漢上郡今山西神木府谷等縣地漢西
河郡今山西甯鄉北至臨縣興縣地六郡亶袤
二千餘里周時西戎蓋竄居于此襄公備兵甲

以討之

終南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
也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之
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尚書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鄭注地理志終南
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左氏昭四年傳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注在始平
武功縣南
漢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
太一亦名終南
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有漢武功故
縣在渭水南或以今武功縣在渭水北者當之
誤也終南山橫亙關中以南西起秦隴東徹藍
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八百餘里連緜
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此山雖廣然太一一峰
最高故漢志以太一當之

渭陽

渭陽曰至渭陽
箋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
氏于咸陽之地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
案咸陽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
今陝西咸陽縣東二十二里

陳

陳風
鄭氏譜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
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

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日衰大夫荒淫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漢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亾冬亾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亾主其能久乎

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

通典陳州宛丘縣陳都

案今地見上

宛丘

宛丘宛丘之上兮

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爾雅陳有宛丘注今在陳郡陳縣

案今河南陳州府治淮甯縣卽古陳縣宛丘卽在城中已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東門之池

傳東門國之交會池城池也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案今河南淮甯縣爲陳國故城池卽在府城東門內

墓門

墓門墓門有棘

傳墓門墓道之門

楚辭天問王逸注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梅

案楚辭王注墓門蓋陳之城門或郭門也猶左傳言秦師過周北門此與傳說異當是魯詩之說王注多魯詩說也襄三十年左氏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注墓門鄭城門猶魯有鹿門齊亦有鹿門齊有揚門宋亦有揚門也王尚書說

防邛
防有鵲巢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傳防邑也邛丘也
續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
防亭在焉
案今河南淮甯縣即古陳縣防邑邛丘俱在縣
北境已
株林
株林胡爲乎株林
傳株林夏氏邑也

續郡國志陳縣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
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王氏原引作南頓誤）縣西南三
十里陳詩胡爲乎株林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即
夏氏邑一名華亭
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
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陳之株邑
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
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氏之
邑在國都外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
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
得十里株林蓋野外之林也序言朝夕而往似
宜近而不宜遠古陳國爲今淮甯縣西華縣在
縣西八十里夏亭又在縣西南三十里相去一
百一十里豈朝夕所能往乎若今柘城縣在淮
甯東北四五十里其爲古之株林無疑已
檜
檜風
鄭氏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
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
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

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
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虢
左傳國語作鄶
鄭語妘姓檜注陸終第四子求言爲妘姓封于鄶
鄶今新鄭縣也
說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潧洧之閒鄭滅之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
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又云洧
水又東南逕鄶城南注劉禎云北鄰于虢
括地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郡縣志作）

三十二里

通典河南府密縣古鄶國有洧水鄶水鄭州新鄭縣有溱洧二水本鄶國之地

案古鄶城在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亙一百五十里滎波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鄭譜云豫州外方之北當云豫州之北外方之東也

曹

曹風

鄭氏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澤荷澤之野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正義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

輿地廣記廣濟軍定陶縣故三朡國周封曹叔振鐸于此

郡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案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也陶丘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漢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當在今山東濮州境也其水涸矣又漢志濟陰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澤蓋今山東定陶縣夏月湖也通于河河即荷澤水今夏月湖東流曰萬福河其下流至魚臺縣爲昭陽湖蓋其故瀆也

南山

候人南山朝隮

傳南山曹南山也

左氏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寰宇記作在縣東南

案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左傳曹南王伯厚顧震滄並以爲即此是也

郇

下泉郇伯勞之

傳郇伯郇侯也箋文王之子爲州伯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畢于郇服虔注郇國在解縣

東郇瑕氏之墟也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春秋釋地同
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
輿地廣記河中府猗氏縣有郇城文王子所封詩
郇伯
案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卽古郇國也

豳

豳風

鄭氏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意後成王迎而返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國語周語夏之衰不窋竄戎狄之間韋昭注豳西近戎北近狄
漢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𨙸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
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豳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
通典邠州古豳國

郡縣志古豳城在豳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又慶州宏化縣東南三里有不窋故城
案邠豳古今經傳竝通用以偏旁考之邠从邑蓋地名豳从山蓋山名而二者又相因故說文二篆竝列也古漆縣今陝西邠州直隸州栒邑今州屬三水縣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三水縣西有古豳城是也慶州宏化縣今陝西慶陽府治安化縣也不窋城在府境內府東三里有不窋冢

東山

東山我徂東山

論語季氏篇顓臾爲東蒙主孔注使主祭蒙山也

皇邢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

孟子盡心篇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水經瑯琊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頊城卽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

案東山卽蒙山也在今山東蒙陰縣南八里

四國

破斧四國是皇

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案地理志鄭氏譜竝言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是也今河南衛輝府東北有故邶城卽商國也府城西又有故鄘城卽管國也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故城後爲衛康叔始封之地卽蔡國也攷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蓋周公已封于武王時而成王以奄地益之也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舊城卽古奄國地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按左氏僖二十四年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廢管城是也隱四年傳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注蔡今汝南蔡上縣歷代相沿今上蔡屬河南汝甯府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國城昭元年傳遷閼伯于商丘注宋地春秋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明時始置商丘縣今屬河南歸德府治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舊城卽古奄國地商

本商時諸侯成王滅之以其地封魯者也

毛詩釋地卷三

毛詩釋地卷四　　經學叢書之三

南海桂文燦

混夷

采薇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箋昆夷西戎也

大雅緜混夷駾矣

箋混夷夷狄國也

孟子梁惠王篇文王事混夷注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案昆夷混夷即西戎其地漢爲右扶風漆縣今爲陝西邠州也

玁狁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左氏閔二年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注犬戎西戎别在中國者

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

漢書匈奴傳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案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雷首山在今山西蒲州府絕流爲陝西華陰渭水入河之處是犬戎在渭汭也

朔方

出車往城于方

傳方朔方

城彼朔方

傳朔方北方也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案大雅溥彼韓城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注聖水經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經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方城縣地南仲築城蓋即在此後人名之曰方城漢時因以置縣也

北山

杕杜北山陟彼北山

第八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　版反內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左氏昭公二十二年傳王由于北山注洛北芒也
案芒山一作邙山一曰平逢山亦曰郟山亦曰太平山今在河南河南府城洛陽縣東北連偃師孟津鞏三縣界汲冢周書作雒解云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卽此山也

南山
南山有臺
斯干幽幽南山

節南山節彼南山
蓼莪南山烈烈
信南山信彼南山
案南山終南山也終南山橫亘關中以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今雍岐郿鄠長安萬年諸縣相去八百餘里連緜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此山雖廣然太一一峰最高故漢志以太一當之

四海
蓼蕭序澤及四海也
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案九夷在東今朝鮮日本地八狄在北今內外蒙古地七戎在西今新疆地六蠻在南今大江以南之地

焦穫　鎬　方
六月整居焦穫侵鎬及方　來歸自鎬
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

名劉向疏云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注鎬非豐鎬之鎬
爾雅釋地周有焦穫孫炎曰周岐周也郭璞曰今扶風池陽水瓠中是也
水經沮水注云沮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
郡縣志焦穫藪亦名瓠口卽鄭白二渠也
案晉之扶風郡池陽縣今爲陝西西安府三原涇陽二縣之地如郭注之說與劉向之說遠矣

孔疏亦據郭說毛鄭詩考正云今之西安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旣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然後歸也謹案戴說是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二縣今爲甘肅平涼縣太原漢安定郡高平縣今爲甘肅固原州並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八九百里劉向言去京師千里者舉大數也

涇陽

至于涇陽

箋涇水之北正義水北爲陽

漢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

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

案今涇水出甘肅平涼縣笄頭山東南流至陝西高陵縣入渭則涇陽者今甘肅平涼縣也

太原

至于太原

國語周語宣王料民于太原

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汲冢周書略同

案國語後漢書所言夷王穆王宣王料民伐太原戎事與詩相合此皆詩之太原也或以此太原爲卽禹貢太原乃今山西太原府曲陽縣日知錄曰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

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謹案顧說是也後魏原州後廢唐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也

蠻荆　蠻髦　蠻方

采芑蠢爾蠻荆

傳蠻荆荆州之蠻也

角弓如蠻如髦

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大雅抑篇用逷蠻方

箋蠻方蠻畿之外也

尚書禹貢荒服三百蠻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國語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叔熊逃難於濮而蠻蠻芊蠻矣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吳語有蠻荆之虞

後漢南蠻傳槃瓠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謂蠻荆來威又西羌傳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

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有髳州

案荆州今湖北湖南也今湖南長沙府以南皆古羣蠻之地髦在巴蜀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今爲四川重慶府巴縣

甫草

車攻東有甫草

韓作圃草鄭箋云圃田之草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爾雅釋地鄭有圃田

漢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案圃田澤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地

敖

薄獸于敖

傳敖地名箋敖鄭地今近滎陽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鄗之間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傳又云士季設七覆于敖前馬氏補注

引酈道元曰礫石谿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

續漢書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

案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敖山秦于其地治河置倉名曰敖倉北臨汴水酈生說漢高據敖倉之粟卽此

漆沮

吉日漆沮之從

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

大雅緜自土沮漆

傳沮水漆水也

周頌潛猗與漆沮

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

尚書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導渭又東過漆沮

漢地理志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東西當作西東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顏氏注詩自土沮漆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漆縣水在縣西

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

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案今沮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境東流入洛杜水即陝西麟游縣石臼水南流入渭蓋絕成國渠而過也今漆水出陝西永壽縣西境其水南流與石臼水合石臼水入渭漆水與石臼水合故山海經水經說文皆云漆水入渭漢志言杜水入渭則漆水入杜也此詩漆水沮水杜水之源流也禹貢言漆沮并入渭而漢志水經則言沮水入洛者周禮職方氏雍州浸之洛及漢志北地郡歸德之洛水左馮翊褱德之洛水即今出甘肅安化縣北境東南流之洛水乃北地郡直路沮水之下流虞夏之時統名曰沮水無洛水之稱故禹貢雍州有沮無洛沮自入渭其所稱洛皆河南之洛耳至漢志褱德洛水云入渭而歸德洛水又云入河者蓋今陝西朝邑縣南華陰縣北渭洛交流禹時沮水今日洛河必先入渭而後入河漢時則分爲二派故班志並紀之至今日而東南入渭之瀆已湮洛止入河與古異也

沔水

沔水沔彼流水

晉語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

漢地理志武都郡沮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沮水今陝西沔縣上沮水出縣北境山下流爲東漢水東南流至湖北江夏縣入江也

宗周

正月赫赫宗周

傳宗周鎬京也

漢地理志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

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

案鎬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三十二里

褒

褒姒威之

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晉語周幽王伐有褒

鄭語褒人褒姁

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卽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褒斜水又南逕褒城縣故城之東褒中縣也本褒國又南流入於漢南鄭縣故褒之附庸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秦略取焉

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故褒國漢置褒中縣

括地志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

案漢褒中縣今陝西褒城縣也

向

十月之交作都于向

傳向邑也

左傳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師于向注向地在頴川長社縣東北

水經注云向城北向岡

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

案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水經注向岡卽在城側

蘇　暴

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左氏隱三年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注溫今河內溫縣釋例土地名曰溫蘇二名河內溫縣

又莊十九年傳出奔溫注溫蘇氏邑

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注鄭地范甯穀梁注同

又成十五年傳楚子侵鄭及暴隧

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名暴隧周圻內邑

案蘇卽溫也一地二名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古溫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暴隧今在懷慶府原
武縣境與溫接壤也
有北
巷伯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傳北方寒涼而不毛
案有北蓋今內外蒙古地也
淮水
鼓鐘淮水湯湯
尚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漢地理志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

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
百四十里青州川
案今淮水出河南桐柏縣桐柏山東流至江蘇
安東縣入海志文淮陵葢淮浦之譌或睢陵之
譌也
洛
瞻彼洛矣
傳洛宗周溉浸水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注洛水出懷
德

漢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
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
說文洛水出馮翊歸德北夷畍中東南入渭
案洛水有二一爲河南之洛禹貢導洛自熊耳
職方豫州川漢志宏農郡上雒今出陜西雒南
縣冢領山東北流入河者是也一爲河北之洛
禹貢漆沮之沮職方雍州浸漢志歸德褱德今
出甘肅安化縣北境東南流入河者是也序以
此詩爲刺幽王而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則此乃西京之詩洛葢雍州之浸矣漢志

既云洛入河又于褱德下云入渭者葢洛水至
今陜西朝邑縣南分二派一東入河一南入渭
今入渭之瀆已湮惟存入河一派耳說文云洛
入渭者凡水分派許君不兩著但紀其一故未
備也
鎬
魚藻王在在鎬
箋武王處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
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廱
傳武王作邑于鎬京

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案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

謝

黍苗肅肅謝功

傳謝邑也

大雅崧高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傳謝周之南國也

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郟之間是易取也注云謝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

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郟南謝北虢鄧在焉

續郡國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

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建武十三年樊重少子丹爲謝陽侯卽其國也

輿地廣記棘陽故謝國漢爲棘陽縣屬南陽其後省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

案漢宛縣今河南南陽縣棘陽縣今河南新野縣也古謝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境鄧州之東南卽新野縣西北也

北流

白華滮池北流

傳滮流貌豐鎬之間水北流

漢地理志右扶風鄠縣鄠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說文滮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

水經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又東滮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

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

蛇經營乎其間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鎬潦潏所謂八川李善曰潦卽滮水也

案今渭水東經陝西鄠縣北境滮水自南來注之又東行灃水自南來注之東又有鎬水潏水合流曰交水注灃北入渭東又有旱河北流入渭凡此諸水皆源出終南鄭君所謂豐鎬之水北流者也

荆舒

漸漸之石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箋荆謂楚也舒舒鳩舒蓼舒庸之屬
魯頌閟宫荆舒是懲又及彼南夷
傳南夷荆楚也
左氏桓二年傳始懼楚也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又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注荆楚本號後改爲楚又僖三年徐人取舒注舒國今廬江舒縣又文十二年傳羣舒叛楚注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廬江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漢地理志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又

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又廬江郡舒縣故舒國龍舒縣羣舒之邑
案楚熊繹始封丹陽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東七里後又徙枝江亦曰丹陽則今荆州府枝江縣至文王徙都於郢則在今荆州府治江陵縣北也漢舒縣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今安徽安慶廬州二府及六安州皆古羣舒之地

毛詩釋地卷四

毛詩釋地卷五　　經學叢書之三

南海桂文燦

摯

大雅大明摯仲氏任
傳摯國任姓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
周語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韋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
案殷商舊畿爲今河南衛輝府治汲縣及淇滑諸縣地摯國當在諸縣境內然不可攷矣

洽陽　渭涘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傳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
漢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在郃水之陽　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說文郃左馮翊郃陽縣詩曰在郃之陽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海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雝州浸
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

文毋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卽郃水也縣取名焉

案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卽古郃陽地也縣西南今有金河卽郃水已今渭水出甘肅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寗遠伏羌又經陝西寶雞郿縣咸陽臨潼渭南至華陰縣入河是今渭南縣卽古渭涘矣

莘

纘女維莘

傳莘大姒國也

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大姒之國

輿地廣記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括地志古新女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

案古莘國在今陝西郃陽縣南三十里

牧野

矢于牧野牧野洋洋

傳矢陳洋洋廣也

魯頌閟宮于牧之野

箋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

尙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鄭注牧野紂南郊地名

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

括地志今衞州城卽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

水經注淸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坶野矣

案紂都妹土在朝歌北隋置衞縣于此唐武德

時爲衞州治卽今河南衞輝府淇縣也牧野當在今淇縣南迤邐逾淇水今日衞河至衞輝府治汲縣故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

西水滸

緜篇率西水滸

傳滸水涯也箋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史記周本紀古公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

案西水滸蓋卽漆水今出陝西永壽縣西境南流經乾州又經武功縣南流入渭之漢谷河側

也此爲自邠至岐必由之道史遷鄭君竝言沮漆連類而及者耳今沮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境東流入洛在邠州東三四百里豈紆道而經此耶

岐下　岐陽

至于岐下

皇矣居岐之陽

箋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于豐

魯頌閟宮居岐之陽

箋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歸往之

孟子梁惠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漢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水中鄉周大王所邑

說文郂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縣中水鄉岐郂或从山支聲因岐山以名之也

水經注岐水　歷周原下北則水中鄉成周聚水北卽岐山

郡國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案美陽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二縣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岐下岐陽卽今岐山扶風二縣地也

周原

周原膴膴

傳周原沮漆之閒也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續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通典美陽故城在京兆府武功縣北七里

案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北有周城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卽此

虞芮

虞芮質厥成

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於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爲閒田而退

桑柔序芮伯刺厲王也

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左氏桓三年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又十年傳虢公出奔虞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

漢地理志臨晉縣芮鄉故芮國

通典同州馮翊縣芮國

案大陽縣唐改平陸今屬山西解州直隸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今陜西同州府朝邑縣

有芮國故城今日南芮鄉北芮鄉在黃河西岸縣詩之虞芮乃殷諸侯桑柔之芮伯蓋其裔也左傳之虞其始封之君曰虞仲乃仲雍之孫武王滅殷之虞國而封之仍名曰虞猶成王滅唐以封大叔仍名曰唐也今陜西朝邑縣與山西平陸縣雖隔大河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因田相爭亦近故也

涇

樸棫淠彼涇舟

凫鷖凫鷖在涇

箋涇水名也

尚書禹貢雍州涇屬渭汭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涇出涇陽

漢地理志安定郡涇陽　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說文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入渭雝州之川也

案今涇水出甘肅平涼縣笄頭山東南流至陜西高陵縣入渭

旱麓

旱麓瞻彼旱麓

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

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

水經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自安定縣南入于沔酈氏沔水注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

續郡國志劉昭注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

案華陽國志及酈注之池水即漢志池水也池
水沔水皆出自旱山蓋同源而異流者也南鄭
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
縣西南十五里旱山今日龍岡山池水今日老
洛河

密

皇矣密人不共

傳國有密須氏

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
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路鼓

國語周語密須由伯姞

呂氏春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

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
即古密國

郡縣志涇州靈臺縣西陰密故城即古密國

案漢陰密縣今甘肅靈臺縣也古密國在縣西
五十里考密有二一姬姓河南密縣也一姞姓
即此也世本應劭韋昭並云密須姞姓與杜同

阮　共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
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
正道是不直也

王氏地理考引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
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

案此章毛鄭義異毛謂密侵阮共而文王伐之
與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侵阮西伯帥
師伐密相合古密國在今甘肅涇州靈臺縣州
治在縣東北一百里相侵者地必相近此毛義

也鄭本魯詩說以阮徂共為三國孫毓異同評
謂文王七年五伐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侵
周文王伐之之事王肅孔晁皆同張融駁之從
魯詩說近焦循毛詩補疏云尚書大傳文王二
年伐邘三年伐密須疑邘即是阮邘之於阮猶
廷之於遠說文邧鄭邑也春秋傳鄭無邧邑此
邧蓋即鄔劉蔿邘之邘邧與阮同音又通於邘
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邘蓋一地也按山井
鼎考文古本阮正作邧是阮邧字同焦說申明
鄭義也徐廣言邘在野王為今河南河內縣地

縣西北三十里邗臺鎮即古邗城是在殷商邦畿之內共亦當爲殷商畿內之國疑即春秋之共國左氏隱元年傳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此爲共伯和之國後并於衞閔二年傳共滕之民注衞別邑是也今爲河南輝縣地輝縣在河內縣東北約二百里助紂侵周必其地並在殷商畿內也此鄭義也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鮮原　居岐之陽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

箋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孟子梁惠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左氏昭四年傳成有岐陽之蒐注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郡縣志鳳翔府岐陽縣蓋漢杜陽縣地貞觀七年置以在岐山之南因以名之

輿地廣記此詩所謂居岐之陽也文王始亦治焉元和三年省入扶風縣

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

書文王肇國在西土

案漢扶風美陽縣今陝西扶風縣也岐山在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天柱山山南爲周原緜篇所謂周原膴膴也詩譜正義引皇甫謐曰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此詩正義言大王於遷已在岐山此

亦在岐山之陽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又以此詩鮮原即爲宅程與詩譜疏異近惠棟詩古義又據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竹書紀年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於鮮原以爲鮮原在商周之境以正義及蘇氏皆謂鮮原即程邑爲誤竊謂疏及蘇說不誤惠以鮮原爲在商周之境而下云岐陽渭將與商地絕不相涉似誤矣鮮原蓋謂山下平原二字非地名也度其鮮原即公劉篇陟降在巘與降原

劉舉此則鮮與原對舉非連稱為地名也公劉
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傳小山別大山曰
鮮正同鮮獻古字通月令鮮羔即豳風之獻羔
是其證古者建國必先相度其山川原隰定之
方中篇景山與京降觀於桑緜篇周原膴膴公
劉篇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瞻彼溥泉
迺陟南岡相其陰陽度其隰原度其夕陽皆與
此詩度其鮮原同義鮮原之非地名可不解而
自明矣鄭箋訓鮮為善疏因言文王徙鮮原似
不若毛義為長

崇

以伐崇墉

傳墉城也箋崇侯虎倡紂為無道

左氏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注崇秦之與國

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

案殷之崇國在今陝西鄠縣東春秋之崇蓋崇
侯虎之故國周既滅之又別封諸侯也

豐

文王有聲作邑于豐

箋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作豐伊匹

傳匹配也箋方十里曰成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
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

維豐之垣

箋作邑于豐城之既成又垣之

尚書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注周鎬京也
鄭注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酆文之昭也注酆國在始平
鄠縣東又昭四年傳康有酆宮之朝注酆在始平
鄠縣東

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

括地志鄠縣東三十五里有豐宮

案今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有故杜陵城

一統志豐宮在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文王作
邑于豐時所居

豐水

豐水東注

箋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
渭東注于河

漢地理志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

過上林苑入渭
案今酆水出陝西鄠縣北流至咸陽縣入渭
郃
生民有郃家室
傳郃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左氏昭九年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
漢地理志右扶風斄縣
說文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右扶風

斄縣是也詩曰有郃家室
案郡國志無斄縣郿下有郃亭蓋斄縣併入郿也郃亭杜預謂之斄城徐廣謂之斄鄉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故斄城是其地也
隰原
公劉于胥斯原
度其隰原
鄭氏譜豳者今屬右扶風栒邑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尚書禹貢原隰底績至于豬野鄭注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逸周書度邑解史記周本紀竝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括地志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北原上
案今陝西邠州及三水縣卽古豳地
百泉　溥原　流泉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觀其流泉

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竝流故以爲號豳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原側有五泉水因名
王氏地理考引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卽其處
案漢朝那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縣北三水縣故城在今甘肅固原州東北百泉溥原當竝在其閒矣

皇澗　過澗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傳皇澗名遡鄉也過澗名也

寰宇記眞甯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豕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

王氏地理考引傳氏曰二澗當在邠州界

案甯陽城眞甯縣今陝西邠州三水縣也縣東北有水今日汃河西南流經縣城入涇蓋卽大陵小陵水卽詩之皇澗過澗矣寰宇記涇水下

引水經涇水出安定涇陽高山注引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古八水卽今之汃河也邠州西北古爲塞外邠州三水之閒古嘗有關故云入關謂之八水也

芮鞫

芮鞫之卽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垷之卽

漢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

案今芮水出甘肅華亭縣東流入涇

凡伯

大雅板序凡伯刺厲王也

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郡縣志故凡城在衞州共城縣西二十里古凡伯國

通典凡伯國在衞州黎陽縣

案凡故城在今河南衞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

鬼方

蕩篇覃及鬼方

傳鬼方遠方也

易高宗伐鬼方干寶注鬼北方國也

大戴禮帝繫楚爲陸終子季連之後其母爲鬼方氏

孟子太王事獯鬻注北狄彊者今匈奴也音義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宋均注鬼方於宋則先零
羌
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西羌傳殷室
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方
案周易干注孟子音義竝以鬼方爲北方之國
世本後漢書竹書紀年竝以鬼方爲西方之國
二說互異詩言覃及所包甚廣傳以鬼方爲遠
方最得經意蓋兼西北二者言之西方今爲西
番北方則今蒙古也惠棟據大戴禮及竹書紀

年又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證鬼方
爲荆楚謂殷武即伐鬼方之詩又以鬼方爲在
南竊謂大戴禮言季連之母爲鬼方非謂其父
爲鬼方也楚在南緊於西北豈得遂謂楚爲西
北耶竹書紀年前後互異似不足信且後漢書
殷武征西戎與伐荆楚爲二事竹書紀年誤合
爲一亦不足據也惠說失之

仍

雲漢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
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
左氏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仍
作任
案左氏公羊作仍穀梁作任古通字也昭二十
二年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任人當即仍
叔之仍杜注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大解城在
今河南洛陽縣南其小解城在縣西南氾當爲
西氾今河南氾水縣任人蓋今河南新安澠池

諸縣境内然不可考矣

四嶽

崧高崧高維嶽
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
衡西嶽華北嶽恆
周頌般篇陟其高山
傳高山四嶽也
左氏昭四年傳四嶽注東嶽泰西嶽華東嶽衡北
嶽恒釋例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南嶽長沙
湖南縣衡山也西嶽宏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

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

漢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陽西北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案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八里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恒山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

甫　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左氏隱元年傳鄭武公娶於申注申國今南陽宛縣

尚書呂刑大傳作甫刑禮記孝經同

史記周本紀呂侯漢書古今人表作甫侯

案呂與甫古字通周語富辰言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則申呂始封蓋在周以前矣其後申絕至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其地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而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則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故申城也申伯雖封于謝而其後仍國于申鄧州在南陽府之西南莊六年左氏傳云楚文王伐申過鄧是以知申在南陽縣也楚既滅申以爲縣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呂亦在南陽縣故合言之也

郿

王餞于郿

傳郿地名箋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視岐周故于郿云

漢地理志右扶風郡郿縣

說文郿右扶風縣

案今陝西鳳翔府郿縣東北十五里渭水之北有故郿城

仲山甫

烝民生仲山甫

傳仲山甫樊侯也

左氏隱十一年傳溫原絺樊注一名陽樊野王縣

西南有陽城又僖二十五年傳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續郡國志河内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王所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甫之所居故名陽樊

後漢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

案陽樊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

城東方

城彼東方

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遷其邑而

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

案太公所封國都今山東臨淄縣西北營邱城是也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北臨菑故城則在今山東青州府治益都縣北五十里又名齊城漢書臣瓚注謂臨菑城中有邱卽營邱合臨菑營邱爲一地應劭又謂漢營陵在今昌樂縣者爲營邱竝失之又按史記所言獻公計當夷王之時與毛傳不合或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至胡公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當夷王時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然此與傳因逼隘而遷之說異傳聞異辭闕疑可耳

梁山　韓城

韓奕奕奕梁山　韓侯受命　溥彼韓城

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

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非也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水經注㶟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首受㶟水於戾陵堰堰水枝分東逕梁山南又聖水經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東韓侯城

案王肅謂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與鄭說謂在夏陽西北者異潛夫論已有此說當是三家遺說非始于王肅也水經注地形志所紀最爲明確又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方城縣地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西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恒衛既從則燕地之山亦其所奠矣舊說以梁山在夏陽因以同州韓城縣爲故韓國同州今屬陝西西安府其地去燕二千餘里古

者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豈有役二千里以外之人而築城之事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況其追其貊皆爲東北之夷奄受北國當屬幽燕之域而靡國不到亦謂韓土遠在北陲也

屠

出宿于屠

傳屠地名也

說文郿左馮翊郿陽亭段注謂左馮翊郃陽亭也各本作郿陽亭誤屠郿古今字

王氏地理考引潏水李氏以爲同州郿谷

案郿谷亦作荼谷今曰南荼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大河西岸季氏詩解頤曰同州郿谷似太遠或以爲屠杜古通即鄠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近或從杜陵之說謂祖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祖餞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按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府在今長安縣東北二百四十里郃陽又在同州府東北一百里季氏故以太遠爲疑然祖餞

送行可遠可近郃陽適在大河西岸當是送至河干矣杜陵之說殆未然也且祖餞北行者不必定出北門而北行出宿者斷無自南之理季氏非適韓之道一語最爲得之

燕

燕師所完

左氏莊三十年傳以其病燕故也注今薊縣又襄二十八年傳北燕伯注燕國今薊縣

漢地理志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

案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漢薊縣今順天府大

興縣也

百蠻　追貊　北國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

箋韓侯先祖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今王以韓侯賢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周官職方氏九貉六狄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

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

說文貉北方豸種也

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

漢書高帝紀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案角弓如蠻如髦傳云蠻南蠻也自以對髦爲西夷故言南蠻此以百蠻爲蠻服之百國則是謂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周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注以要服當周禮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蕃三服禹貢荒服三百里蠻二百流即周鎮蕃之地世一見之國故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此詩言北國而曰百蠻者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是也抑用遏蠻方箋云蠻方蠻畿之外蓋亦謂九州之外通爲蠻地耳百蠻追貊並爲北國蓋今之漢南內蒙古諸部也

淮夷

江漢淮夷來求

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尚書禹貢徐州淮夷鄭注淮夷淮水之上夷民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案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南海

至于南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舍人李

逆注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

案四海卽四夷則南海亦上云淮夷耳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淮浦

常武率彼淮浦

傳浦厓也

案今淮水自河南桐柏縣北境東流經信陽州北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息縣南光州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府潁上縣南壽州北懷遠縣南鳳陽

縣北入洪澤湖至清河縣與南河合率彼淮浦蓋循此厓而行也

徐

省此徐土

徐方繹騷

濯征徐國

左氏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

漢地理志臨淮徐縣故徐國

續郡國志下邳國云徐本國

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又云泗州徐城縣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

郡縣志徐城縣本徐之國也周穆王時徐王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襲其不備而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東山之下百姓歸之號曰徐山山在下邳之縣界

案今安徽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爲徐偃王所築蓋卽春秋及此詩之徐矣正義謂此徐

當在徐州之地未必卽春秋徐子之國失之至魯頌言遂荒徐宅說文作郐云邾下邑地魯東有郐城當爲今山東鄒縣地宣王時已屬魯固與此詩之徐無涉耳

程

命程伯休父

傳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

續郡國志洛陽有上程聚故程國伯休父之國也

案今河南河南府治洛陽縣城東二十里洛陽故城卽古洛陽縣也上程聚蓋在縣境

毛詩釋地卷五

毛詩釋地卷六

南海桂文燦

洛邑

周頌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箋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尚書洛誥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鄭注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又作雒解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湊

左氏隱三年傳秋又取成周之禾注洛陽縣也又昭二十六年經天王入于成周注今洛陽

案周王城漢爲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洛縣西
北成周漢爲雒陽縣河南郡治故城在今河陽
洛陽縣東北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爾今洛陽
縣介二故城之間隋大業初營新都始移二縣
於都城內金又省河南入洛陽也
高山
天作天作高山
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
漢地理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
王所邑

續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
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四十里
案美陽今爲陜西鳳翔府岐山扶風在今岐山
縣東北十里
喬嶽
時邁及河喬嶽
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
魯頌閟宮泰山巖巖
案泰山舜典禹貢周禮職方竝作岱山在今山

東泰安府城北五里
二王之後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括地志汴州雍邱縣古杞國
案杞國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縣及昌樂縣東
南境諸城縣東北境宋地見前
四嶽
般序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傳高山四嶽也
尙書堯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
周官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又河南曰
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又河東曰兖州其山鎭曰岱
山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恆山注衡山在湘南
華山在華陰岱在博恆山在上曲陽
左氏昭公四年傳云四嶽注東嶽岱西嶽華南嶽
衡北嶽恆釋例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南嶽

長沙湖南縣衡山也西嶽宏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恆山也

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

漢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案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五里華山在今陜西華陰縣南十里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

三十里恆山在今山西渾源州南二十里爾雅前後二文互異前文乃爾雅本文後文與羣經並違此蓋漢人羼入者說詳爾雅五嶽辨

翕河

允猶翕河

傳翕合也箋何言合者河自大陸以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

尚書禹貢九河既道鄭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衺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挈鉤盤

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北播爲九河

鄭注播猶散也

爾雅釋水九河徒駭注曰今在成平縣大史注曰今所在未詳馬頰注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鬴注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胡蘇注曰東光縣今有胡蘇亭簡注曰水道簡易絜注曰水多約絜鉤盤注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也鬲津注曰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漢地理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河間國弓高

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勃海郡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案漢志言故大河在鄴東北者漢時河水自黎陽以南皆禹河故道此明禹河異于漢時自鄴始也以今地考之自河南濬縣北流至臨漳縣境今濬縣之衞河蓋其故瀆其過臨漳境者今灃自臨漳以北則漢時漳水所行歷今直隸鉅鹿新河兩縣東北行歷冀州深州衡水武邑武

強阜城獻縣河間大城青縣北至天津至于渤海乃古徒駭河之故道今曰子牙河是也漢弓高縣今阜城縣漢成平縣今武邑縣也漢志鬲縣下云平當以爲鬲津者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今山東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東北行歷直隸吳橋縣南甯津縣北又歷山東樂陵縣北直隸慶雲縣南山東海豐縣西北又東北入于海乃古鬲津河之故道今曰老黃河者是也禹疏九河齊桓塞之其分瀆故迹今不可考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七河當在此地

蓋今山東德州以北直隸河間以南皆禹河之分瀆也又按漢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德州北與直隸東光接界東光屬渤海郡漢志于勃海郡下云莽曰迎河屬幽州迎河卽禹貢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則王莽亦謂九河在此與許商說合也

魯

魯頌

鄭氏譜魯者少昊摯之虛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廷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禮記明堂位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案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考曲阜本奄國都成王滅奄乃封魯明堂位言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廣矣以今地界約考之北與齊分泰山西南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西鄰于宋東抵諸城濱海東北與莒爲鄰今青州府莒州也封

域七百里蓋有過之無不及矣

泮水

泮水思樂泮水

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禮記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又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又明堂位頖宮周學也
劉向五經通義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壅水外員如璧故曰辟雍又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壅其泮口東西門以南通北無水也
白虎通義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
說文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

水經泗水注靈光殿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
案泗水縣今隸山東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

戎狄

閟宮戎狄是膺
春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莊十一年公追戎于濟西
案今山東曹縣有故戎城

龜蒙

奄有龜蒙
傳龜山也蒙山也
尙書禹貢蒙羽其藝鄭注蒙羽二山名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疏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漢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
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
齊乘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
案蒙山卽東蒙孟子又曰東山皆以在魯東故也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

費縣界自元和志寰宇記誤析爲二謂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者爲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爲東蒙山後人惑之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龜山之名隱沒矣或更謂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尤誤也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山北有汶壤春秋時龜陰之田卽此二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

大東　海邦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箋大東極東正義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

案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注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漢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堯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漢祝其故城在今江蘇海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治東南海州治西北贛榆縣西南郯城縣東北一山跨四州縣之境是魯國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也

鳧繹

保有鳧繹

傳鳧山也繹山也

左氏文十三傳邾文公卜遷于繹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又宣十一年傳公孫歸文帥師伐邾取繹注同上又哀七年傳邾衆保於繹注邾山也在鄒縣北

史記秦本紀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

漢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

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有鳧繹也

郡縣志鳧山在兖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繹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案今山東兖州府鄒縣南二十二里有繹山鄒縣東南四十里有鳧山此繹山與禹貢之嶧陽異禹貢嶧陽又名葛嶧山漢志說文并云在東海下邳縣西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孔疏

合爲一非也

徐宅

遂荒徐宅

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經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左氏昭元年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嬴姓

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說文𨛫邾下邑地魯東有𨛫城

案春秋隱元年邾儀父注邾今魯國鄒縣也鄒縣今屬山東兗州府𨛫城蓋在縣境

蠻貊

淮夷蠻貊

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

左氏成六年傳晉伯宗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注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又昭十六年傳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續郡國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

說文蠻南蠻它種从虫䜌聲

水經汝水自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注汝水自狼皋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爲麻解城蓋蠻麻讀聲近故也

案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一名蠻中聚俗呼麻城卽古蠻子國也但周官職方八蠻鄭司農云南方曰蠻今河北猶呼江南人爲蠻子則蠻似非一種蓋大江以南多有之其地今不可盡考耳

常許

居常與許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薛是與周公有嘗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左氏隱八年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許田近許之田又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注魯地

寰宇記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

案今河南許州西南四十里有魯城後置邑即許田也薛國在今山東滕縣南四十里

徂來

徂來之松

傳徂來山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逕嬴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又南右合北汶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又南逕博縣故城東又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云徂徠山亦曰尤徠之山也在梁父奉高博縣界猶有美松

郡縣志徂徠山亦曰尤徠山在兗州乾封縣

案徂來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治東南四十里咸豐癸丑之夏嘗過山側今猶青松緣鬱云茨傳縣唐曰乾封故城亦在今府治東南

新甫

新甫之柏

傳新甫山也

後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案元和志乾州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胡朏明謂酈注無瀛汶瀛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又云五汶之外又有小汶在

泰安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新甫在新泰西北即在徂徠東南巳

商

商頌

鄭氏譜商者契所封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史記殷本紀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康成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即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

生商是也張守節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偁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注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

案契所封商地乃今陝西商州直隸州也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經但言商非言商邱服氏王肅之說非也

殷土

商頌玄鳥宅殷土芒芒

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爲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殷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皇甫謐以穀熟爲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甯陵之葛鄉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據漢地理志舊說而于皇甫謐甯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衆往耕似爲非理然考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今歸

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爲葛耕皇甫謐說不足難已又如集解引鄭君說是亳有殷地故此詩言宅殷土也

氐羌

殷武自彼氐羌

箋夷狄國在西方

漢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

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西羌也

案漢氐道在今甘肅淸水縣西南羌道在今甘

肅州廳西

有娀

長發有娀方將

傳有娀契母也箋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

離騷經見有娀之佚女注有娀國名契母簡狄也

淮南墬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高注有娀國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

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娀之虛

說文娀帝高辛之妃契母號也从女戎聲詩曰有

娀方將

案淮南高注讀娀爲嵩高之嵩此必有所受漢志潁川郡嵩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山也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張守節謂有娀當在蒲州北此蓋因桀郡安邑而誤王氏地理考引朱氏云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謹案朱說是也舊說蓋即指淮南言之山海經西山經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郭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帀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大荒西經亦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離騷王逸注呂覽本味注並言不周山在昆侖西北此朱氏所謂絕遠也竊謂淮南所言不周蓋非山海經之不周山也昆侖巳去中國數千里況不周尙在其西北耶

韋顧　昆吾

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巳姓也

左氏襄公二十四年傳在商爲豕韋氏注豕韋國

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又哀公二十一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注齊地又哀公十七年傳見人登昆吾之觀注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

國語鄭語祝融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巳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巳姓封於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傳

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

續郡國志河東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

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濮州濮陽縣卽昆吾之墟亦曰帝邱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

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迴五十步高二丈

卽昆吾虛也

秦漢東郡韋城隋唐宋時幷置縣金廢爲鎮其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五十里顧城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濮陽今直隸開州也州西南有濮陽城古顓頊之墟曰帝邱夏時爲昆吾氏所居城中有昆吾臺亦曰昆吾城也

景山

殷武陟彼景山

左氏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

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也地因景山爲名

九域志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都之書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在應天府

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

案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郡圖曰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者也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卽此詩之景山也